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四七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二）

〔清〕高廷珍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提要

列傳三

吳觀華先生傳　　華貞元

先生名桂森字叔美別號觀華延陵季子後也父給諫震華公毋孺人曹氏嘉靖乙丑歲八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乙亥給諫公歿先生年甫十一戊子遊庠辛卯廩諸生巳亥曹孺人歿先生年三十五曰吾終日呫嗶冀得寸進以慰母耳今巳矣即斷名心曰吾聞人子以不辱身爲孝遁從事問學甲辰東林書院成吳越士友會集其中先生以朋友講習不可不謹約爲朔會折衷於景逸高先生五經不可不講約爲經會恭酌於明經諸友凡相約爲會者又不但以講而以心敬新錢師遁迫欲以易授謂先生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癸丑冬設臯比東林迎錢師講易旋與諸友約曰

吾輩入東林決不可資人之勢先生益將人隱微俗腸抉出令轉向高明路頭耳師卒講甚喜曰吾道行於錫矣迨東林大會高先生推先生講席曰今日之會始眞毋赴毘陵經正堂會錢師獨以先生名㸃示衆友曰此眞道學乙卯先生年五十一以貢舉試第一師曰觀華出司教尚有人先生曰吾從東林先生遊朝斯夕斯終身焉於斯庶幾有聞耳矣丙辰倡道鵝湖諄諄以當今此學孤立責大事難相勉丁巳仲春會錢師曰一息千秋先生遁就錢師於龜山以易正焉草像衆述避作不敢居錢師沒先生偕余與恕行偕先生會龜山三年廬冢之思也嗣後歲會毘陵以繼其志謂諸友曰入錢師之門方知立身行巳之嚴名利心絲毫未斷勿得言學戊午舉家會會必手書詩禮兩條粘之壁曰居家而理止是性情調攝就詩禮可味也辛酉高先生北上以東林囑先生主盟

向秦教高先生者咸皈依先生高先生曰覲華善用易易道其復興乎乙丑毀書院人諱講學是時堅志者數人儕遠間起容有之然無講習之所矣九日會鴻山盤旋石壁之下吟曰坐談莫畏西風急玄酒斟將宇宙春兌而震也其先生之洊雷乎會逢蔡會華藏會荆溪會於山之首河之干在處提醒焉當黑夜時種得星星火以待日坎而離也其先生之繼明乎憶余初交時覺先生臨下太嚴情如不能達性稍急有不可於心則發或移時不解先生曰吾近返家庭左右前後渙然各心學問不得力正在此然庶幾所以感之者曰需而已矣後乃愈和人得先生僅有事啻色相商能得隱情如一二童僕若自率其天者先生以藏身之恕喻之人蓋久而徵矣親者如其親故者如其故笑語歡狎人自意適焉道雖孤高相與無異朋友各如其朋友謂講習不可久輟春和則會秋

爽則會歲暮爲考德課功時則會曰草野之人自相聚樂蔬無異時祟也茹淡衣素非爲節省就便濟施必以義急人難不居德曲體人情不狗情無藝之征必如其令暮夜戎之不驚駁横逆奪至則謹避之絕不向人言修形豐頤神凝氣爽格清而色榮潤意趣暢而節制自存心事顯明用意微婉無事靜坐卓然豎起如緊握然有事應酬專一無二必期了結纔了便休講論必嚴又每大段發出不到屑聽人講忻忻如也竟其說不漏一語亦不從中斷絕横起一見有不合曰且商量言而當輒錄之友有悟未到者或爭之急曰且從容其自認了悟者不爲置辨慕名而來殊不見意趣則任其去間一友根器善亟致之徐爲開導後生小子念頭向上即忘年下之以致誘掖有縉紳開講而借重先生者卒不一就其爲量大任人飛躍不束以繩度其爲教微非細心觀察不知其意

義所在也先生曰中節者天理合縫處也自然和余故審覘於容色言動處已處人之際稍得先生之和即其可見而其不可見者躍如矣余與先生相處最久親先生矣懼行已不可對先生尤懼獨知萌念處不可對先生若乃人之領取不同則又各厭所欲而去此先生風雷物物震動而歿入之也先生學力大改過勇實就氣質變化又從難克處克將去勤敏讀書日用飲食皆體察實地尊師取友嚴憚切磋乃陶鑄實功理明則心靜心愈靜則理愈明兩者交資日有進益不可量也先生一日睡起結褵豁然如大寐得醒向來諸想忽爾解脫余問作何景象先生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默識乎此一可主矣東林學脈自體必於用離體無用離用亦無體言悟必於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先生蓋經二十多年切身修証而一朝聞之豈易言歟譬如虎之可畏人盡會說終不

似曾經虎傷者出口自異爲實見得也丙寅高先生没乃叙明興以來七先生語錄合爲一編復剖其異而表其同曰與儒一脈戊辰著一班錄至如禪門直指修眞要訣則就心與氣之同而揭其端頭之異未見道即是傳雜既見道無非窮理也其謂高先生之道一以貫之夫亦見而知之也歟向問先生睡時若何曰吾睡不便放倒須收攝此心至是而靜爲致虛動爲致察無非心矣故曰乾以居之冒天下之道學者最苦物欲之累動即撲滅之終未得力先生曰不在動念時也爲胸中尚留得些子根枝看來只是心君不出頭之故心君不出頭看來又只是敬不足之故夫乾其靜也專專之爲義主一之謂本體惟是一箇本體工夫須做專主工夫一非落空主不着相不落空一即是主不着相主即是一徹成片段一可得矣數年來先生舊病時發受先生者常以藥餌勸或

謂可針而愈或謂某得老氏術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相也微笑而不答病少間輒看書尋復會友若并其病而忘之余故謂己亥以後透過名利關乙丑以後透過災禍關此則生死關頭抑且透過二氏一大事為了生死吾儒一大事為了性命生死是一己生死性命是天地民物公共性命崇禎三年己巳允復書院先生即自經營先搆麗澤堂不日成之與繆會忠餘兩鄒先生倡和其中諸友駢集喜覩舊時威儀先生曰冷淡莫如今日即今來者向學者也越冷淡越眞切庚午賓筵尊先生於乾位詔修薦廟貫錄入先生亚圖傳先生嘗謂余曰凡事放得下惟放東林不下余則謂凡事放得下故放東林不下放不下者何天理民彝不容泯滅者也又語余曰當年被難諸君恁大關係卻未知易學今有以易來者雖病臥床褥猶當强語之蓋以廣吾師之教也先生著乾坤否

泰之說直是以人道幌同造化與消息而學易金針則引向入門而拏其要領雖不得其人面授一生學易精神已世世矣從來聖賢非通即窮文序先困後井孔序先井後困反覆原只一事幸未春先生退處僻巷懸雎雄困象也時也壬申懸朱子像以沒身相潤也可知井通矣十一月朔余赴會東林先生竟於是日長逝余謂先生進道譬之山焉望而趨之一步近一步登而陟之一步超一步至頂以上已不屬山則向年豁然大悟者不容說矣天一也其下有山歟其在山中歟即上即下即內即外遯而畜也其先生之一貫歟

墓誌銘　鄒期楨

觀華先生萬曆間以明經高等薦蓄古徵君流也稱素衣何居先生志也先生早歲廩於庠膺薦時譏艾耳人謂先生厚儲遠發一第不難而先生不屑也即不然而以明經起家當新朝破格用人之際大用不難而先生亦不屑也抱淋頭易退而從東林諸先生游被禍以老每自若東林素衣故學者稱為素衣先生云先生氣格魁梧神采奕奕其尊人給諫公奇之將以遠大當其業舉子時便已手書周易朝夕玩味若有夙契若然甫甲辰歲涇陽景逸諸先生興復龜山書院會四方名公講學先生欣然偕季君揚華往為有所得歸而書之咀嚼不倦壬子猶以賓興第一游京兆不售遂謝舉業先是庚戌謀之兩兄紹華見華二公及季君為五經會名一邑當門名家共相參訂每會奉

先師像於堂集一門子姓尊卑長幼數十人輪講五經闡發聖賢教人之旨言約到身心以追琢太上不朽第一義辰集酉散萊蔬食布衣芒履綽有雅趣而子弟斌斌稟業肅如雖如尋常迎

賓燕客之所儼然杏壇一會矣三年經會燚復彷彿韓門鄭氏家會以淑子弟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更覺斐然乙卯講次貢邑令登其堂見門閥如故異之北上時景逸先生餞於東林贈以詩曰君趨北闕瞻堯日我向東林樂聖春先生微笑曰吾以倒不能無行聊結諸生之局此行也涉長江遡黃河望泰嶽一瞻天子宮闕即當返初服不能以東林風月獨讓先生也試畢適歸尋東林舊業時啟新先生有經正堂會啟新先生若先生尊人給諫華公之年友也遂於易先生往會闡其易而旨之歸而謀於景逸先生曰安可當吾世而不令錢先生之道行於吾邑耶於是迎至東林授易以兩月卒業適當日至啟新先生闢闔之義學者無不醉心而先生尤有妙契遂偕荆溪儲君恕行同邑華君始德請於先生納拜受易下帷山房日夜探索幾忘寢食每玩一卦即進

而請証啟新先生點化既有妙手而先生以過人之解發憤求之遂能直抉羲文周孔之精蘊而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歸啟新先生目送之曰吾易在梁溪矣嗣後東林有會則迎啟新先生於上座經正堂有會則偕一二同志往寒暑晦明無輟恭聽飛處樂在其中矣啟新先生沒每歲九月偕同志往龜山論學或至經正堂靜坐以志築室三年之意會辛酉冬景逸先生出山則以東林無主者造先生再拜囑以主盟先生曰諾往者先生貝贈二語今借以贈先生可矣先生出可令唐虞再見而鄉人亦何敢虛春風沂水之樂耶當是時群賢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壇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講學於首善書院三千里外遥相應和一時大儒如少墟馮先生南皐鄒先生皆聞東林有先生群然向往脉脉神交已而景逸先生請告歸見講堂四座春風淳吾道有

人適先生六袠贈以詩曰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景逸先生亦謂偕先生以東林老矣不謂景逸先生再起家少司寇晉總憲而逆璫難作禍首拆毀海內書院而尤注毒於東林承風者奉命恐後寸椽片瓦靡有孑遺獨道南祠格於邑志所載無可誰何先生不勝扼腕無何景逸先生亦不免先生哭之慟捐白鏹以佐官旗需索之費稍定乃謀之同志講學乃諸先生一段淑世苦心不虞羣小見忌如此然平陂往復天道之常不久當復興吾輩今日但肩後死之責為吾分所能為以待時可耳於是乎纂集儒一脈冠國朝從祀四先生於首而以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繼之叙述道脈淵源開步至東林遺事荒墟集同志於道南祠班荊論學相唶也已而相慰未幾逆璫敗聖天子照見景逸先生沉冤郵典屢下賜諡忠憲且以劉侍御言有表章書院之旨先生喜不能寐亟請於當道議復然景逸先生後人推殘之餘力不能辦先生曰彝者高先生見托雖力綿不敢任業許之況今日悔而復明忠憲之靈在上其敢忘諸於是同志安元咎氏小築祠旁以館守祠者而先生則獨力建麗澤堂三楹以會友構小齋三間以栖息迴垣數十丈以防斧斤牛羊之入而依庸堂則俟之當仁而大有力者而書院復新當東林之毀也為丙寅五月適與京師駙馬街天變會而重建落成之日為己巳十一月又適值京師彪虎復罪之日先生所論平陂往復灼灼不爽自是學者翩然來集先生乃以往年所受錢先生易蘊耳提面命開闢起鑰如醍醐灌頂聞者虛往實歸而於來學不便裹糧者皆於先生乎館信信宿宿友至如歸不減東林盛時光景凡歷兩寒暑上下經十翼俱徧先生之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非兩其質則有大

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察流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脉如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子錢子卦者掛出一太極掛出一箇天地儀象於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事又謂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坎乾來主坤也人心之誠也震誠之動艮誠得止也離坤廓從乾也人心之明也巽以入之兌以說之自誠明自明誠非誠與明乾坤或幾乎息此皆先生獨得之秘論學則曰敬字甚不易識故先儒言主一又言無適無適之義非精心體認不得能真識敬然後能真無事不言敬而言無事矣也故程子曰學

者須先識仁識字有無窮旨趣識仁則誠敬矣曰豈一也從仁義
禮智有覺真覺也此之謂性靈若曰穿衣喫飯運水搬柴此有生
後之覺但形靈耳至於甘食悅色正逃而蔽此覺者曰雖聖人心
即理理即心故與天為一學者終日參識終日體驗終日保任何
有已時講說云乎哉曰胸中絲毫有所為必不足與識道曰忿欲
難克惟有一段生意流行則忿不期消而自消矣曰欲念難清欲
而依附於理者尤難清語皆入微其論講學謂當今而有一言及
學者幾於朝陽之鳴矣然言畢竟非學人第一義朱子曰處貧賤
從貧賤上做工夫處富貴從富貴上做工夫此是學人第一義也
又謂道學一脈於衰世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先閉逸樂
門於權倖先閉威福門於一世先閉賄賂門皆人所大不便則學
人之不合時宜何怪其辨王學謂致良知自是千古獨解當時所

詮極完全無弊後人只認知字丟卻致字與本旨毫釐千里其辨
禪學曰不煩深辨只一言蔽之曰舍修齊而談性命論治曰治世
無奇法只要邪正分明未有人心不正而能開太平者曰春秋二
百四十年世道大壞其流毒皆坐利之一字以此卜今日世趨豈
不可畏劉念臺先生起家大京兆有防功利一疏謂中興第一疏
可也皆是救世名言先生幼有至性方七齡給諫公筮仕河南彰
德司理臨行繞膝哭者竟日十一齡給諫公見背哀毀若成人奉
母曹孺人愉愉色養事二兄如父事無大小稟而行待季弟曲盡
友于之誼遭喪從兩兄後所行一依文公禮彷其制為喪舉上下
山阪靈輀無少軒輊癸巳遭回祿僅存廳事數椽客往唁之見其
手一編不輟好行仁義每切己溺己饑之思而於親戚故舊注情
尤篤或閔其煢或恤其貧終身不厭聞人急難輒為解紛不令知

且助以金錢有聞先生計而泣下沾襟者此非聲音笑貌可為也
其訓子姓多格言莊語庚午秋一家兩得雋以其步武庚午喜甚
然不效世俗燕飲之樂第集子姓百餘人如向年家會然後一二
執友談說書詩及忠孝大義將別先生為申言曰今日之會所親
者惟是不隨末俗矯矯自立大要有三字曰讓曰忍曰厚而又曰
居家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為己之責即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
為己之責如此交相勸戒家聲庶能不墮聞者皆為感動晚年尤
養益粹晬盎可挹音咳和平於來學不問賢愚傾心開導學者有
一言可採必筆而書之居平自奉甚菲所食蔬一盂所衣布一縷
尤然有餘一二蒼頭睢睢于于了無俗態於宅旁覓小構獨居其
中疎竹數竿蕭蕭有致自號樂無逾此余嘗贈以八言先生和云
家人問我樂何事踏遍空庭無處尋此其會心何如哉平日深居

簡出即邑令下車止投一名刺千旄在浚有踰垣閉門之風友至
則啟扉酬茗挑爐香所談惟義理所証惟身心友退復扃關靜
坐終年不惹一事獨於逆璫變起羅織酷擊謂刑餘何足責獨恨
當日化為險耳郡侯曾公力衛忠憲與緹騎抗先生不勝感激於
其入覲為詩四章舉轅而送之今上龍飛登而得豐謂聖天子當
有非常舉動已而賜環之命日下鱗鳳滿朝乃舉手加額因復東
林以為鼓吹休明助謂老人從此得安衛泌歌詠太平矣其留心
世道如此己巳有建言郡邑當徵一二耆宿朝望講學黌宮報可
適王峰非鳴何先生秉鐸吾邑謂此豈異人任惟吳年伯先生乎
特借重賓筵先生強起應之適會纂修熹廟實錄詔下郡邑采取
特學博冠龍黃君吾弟公寅秉筆稔知先生隱德入立國傳以待
新朝特特隱然為一代國史之光云先生尚論國朝儒宗於布衣

中白從祀胡敬公外至吳聘君曰此翁真以聖賢自期待古今罕
見又嘗言每見陳剩夫周小泉王心齋三布衣發志處令人心神
躍躍此其所矜遠矣何必服冕乘軒以爲榮哉稱曰素衣先生即
以千秋可也先生之學其入門在窮經其祇禰在會友其實踐在
禮認八德其妙悟在直見乾元其涵養在終日乾乾一語蓋其識
趣高明壯歲卽能擺脫功名二字歸併一路而適遇錢高兩大儒
交爲夾輔故其一往深詣遂能登峰造極如此先生世受尚書而
旁通諸經至於易則性命以之嘗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易之妙
全在能玩愈玩愈無窮易方到得身上不徒口耳所著有像象述
像象金針易說講易闢問其大旨得之啟新先生而復引伸觸類
闡其未悉之與他著述不下百種如眞儒一脉一斑錄書經說曲
證詁釋春秋大全纂四書講義皇明關泰錄息齋筆記存笥草四

名家二妙集不可殫述其餘天文地理醫卜星曆之類無所不通
貫而非其好也先生疾在肝肺二家一日讀程子未有好學致病
之語稍加頤養病良已丙寅慟高先生復作旋發旋愈講易不輟
平生所見書無不讀讀無不纂纂無不手錄近年再書周易全文
妙楷精工錦帙牙籤極其珍重蓋性所嗜也今年秋季喜景逸先
生朱子要書散而復合手不能釋猶恐學者不知摘者之旨取朱
子全書按次對記命諸子曰先生此書各宜寫一部細玩方知人
要如此做功未及半覺體中作惡然猶矻矻不休眞有不知老之
將至者焉一日屈指謂諸子曰吾病至仲冬朔恐有別症易簀前
一日午刻忽呼熱水濯足晚命易一新單盥漱至再就寢半夜作
喘起坐呼蒼頭問曙星在何處蒼頭以復曰四更矣諸子環侍先
生端坐如故少頃脩然而逝果以仲冬朔日此其去來抑何了了

殆庶幾通晝夜而知者乎至此而先生渾身皆易矣知先生者方
謂之眞學謂之眞儒忠憲歿先生肩後死之責先生沒誰其肩後
死之責哉余蓋誌先生而不能無感也已

華認菴先生傳　　華允誼

萬曆甲辰間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講明程朱絕學毘陵錢啟新先生復說易東林直提人象聽若發蒙一時有志之士烝烝興起而卒成爲眞儒者惟觀華吳先生從叔認菴先生兩先生並受易啟新師觀華力大而識敏開拓心胸勇進勤從學求易殫究先生體約而思精深心審諦切入性體其於易飴飲食衣被其中終身焉勿斁也蓋先生至性孝友事父靜菴翁母呂孺人篤孺子慕弗忍暫違左右二十七遊庠三十五庚寅始就城館赴觀華五經會先生潛心大全說易每令人厭解高先生亟許曰所重不在講先生心識焉癸丑從錢師受易丙辰館伯兄燕超所伯兄自謂高先生不覺通身汗悚志升而習降特延先生相與晨夕討論摩切身心季弟汝立深信不疑即肅拜受教庚申先生赴仲冬

望會高先生特留靜坐徹夜旦凝神肅穆數問先生如何先生茫無以應益惕然內省得靜坐說教陳几上如對神明久之始知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是性體一毫意見著不得是戒懼功夫雖熟處雜念而好惡炯然知所取舍辛酉三月赴仲丁祭祭前齋戒復侍靜座高先生事來即應事不礙心應了復坐心無一事始知學問要約只是此性一性瑩然靜如是動亦如是無隱之教更切爾壬戌家季既第歸泊然榮進欽意向往亟師事高先生先生實介紹焉癸亥館陸明遠家高先生時相約過從微叩心得先生曰雜念不能無只覺得差早高先生首肯示立本兩字乙丑書院毀丙寅二月赴觀華家會高先生在坐復語以擇善立本善則生生滿前本則洗心藏密頁門下針不啻鄭重三月難作高先生脫然委化痛悼深切莫可告語惟日勤教言吝拳弗失而已壬申冬觀華復逝去先生與觀華志一道同歲數會會必詣相切磋觀華又善用易愁益遷改師孤友澤旃勝相輸委至是益不勝德孤之感癸酉館族弟家始顓專嗣之議倡自先生家季殫心力成之嗣成而虧華之道與焉嗣是家居者累年口手一編悅心研慮體之身驗之家門以內誠積而感通更粟粟藏身之愉也癸未甲申復來舍下恒半日靜坐半日送難析疑得畢商上下經易義國變後世滿置羅先生所居幸僻遠知己群集和風拂坐清氣洗人然不敢出門一步矣大約先生之學三四轉手一受命高先生述深造自得徹與融會益信聖賢之言字字句句日用所必需用則安不用則危用則吉不用則凶一切逆順得失落地分定略不由人添減惟且就勿牿分別界分清楚義理尤著殊便取用自怡悅爾故鄙恥斷壑或竟日不舉火而孔顏樂意盎盈滿懷病甚羸骨支牀怨惣勿

敢委隨瞑然後已父母喪國瘁幾不勝卒賴學力堅凝黽勉詳愼無纖毫貽悔於厥心生萬曆丙子卒今壬辰年七十有七丙申春祔邑中同志友奉主道南祠儼然與嚮昔諸君子並俎豆一堂嗚呼先生可以無憾論曰古道衰莫甚於師友如先生於忠憲於觀華諸孫心師形神在友古人哉一脈梯接以迄家季又何淵源勝合不爽也憶甲子冬忠憲解職還里先生微問曰鄉人士有識先生者否曰未也惜矣人在天中不見天先生則邇矣忠憲微笑曰弟進世非遜也相視莫逆若此哲人云亡先生時同家季閉門掃軌兀坐斗室先生收視返聽凝神不分家季整齊嚴肅儼若無思爲者而胸次淨徹天宇如洗先生恒望而愉潛蓋一之至矣家季之得統於忠憲也唯先生實啟之豈偶然之故歟

安貧說爲華訒菴作　　吳桂森

春日同志會集偶談及安貧樂道之可貴者愚曰道未易言也若貧而樂則華訥菴有焉爾騰龔君聞之欣欣向慕願得華先生之樂也爛愚請其說訥菴至則舉斯語爲爾騰請訥菴笑曰夫安貧者有道可樂也吾未知道惡能樂則貧又惡能安張子有云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愚曰吾見貧者衆矣惟先生之貌愉愉然鼻端栩栩然無時不自足者豈無道而能處之若是先生曰吾不知所以處貧也而知以貧處身愚曰處身何如先生曰貧無食矣處之使有食吾惡乎能以無食處吾身而蔾藿等於膏粱矣貧無衣矣處之使有衣吾惡乎能以無衣處吾身而韋帶等於輕煖矣故凡吾之所需求增之不能則以自減補之旣減之不足則以自勸補之是以歲不入者屢矣計吾食未能中給也吾劉得粥一溢焉午得粥一溢焉則得之於減也粥又不可繼吾揚之

鬻粱可摘庭之蔬生生可採耘之植之未嘗一日輟吾鋤者則得之於勤也愚曰減之善矣如苦而不甘何勤之善矣加勞而不逸何處貧之難正惟是勞與苦情有不可堪則何以處之先生曰吾以義處之蔾藿何味曰吾義也咀之有餘味荷鋤何趣曰吾義也操之有餘趣故凡一切世味中所必不可已與必不可堪者吾以義處之而不可已者不覺自已不可堪者不覺能堪是以入於貧或超而出之吾於貧常穴而入之也倘得爲善貧乎哉桂森曰噫唏至哉言也先生自謂以貧處身實以貧處心也心得其處矣則境遇之順逆難易若浮雲之變遷而太虛常定夫安得而不樂是故人皆求出於貧之外先生能入於貧之中求出於貧者曰勞而日拙能入於貧者曰逸而日休是道也無入不自得之道也無入不自得道有妙於此者乎請以是爲爾騰復

于景素先生傳

明史稿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爲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晩節不終不當謚忠恪因請謚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謚而謚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册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逐敢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何如主申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永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雖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愛旣弛必與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倪仲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逆君必乃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

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詔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待中宮產子必宮闈中有鐘鼓之樂若文王之於后妃而後螽斯之慶可望陛下當自知之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光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兆遘則嫌生離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速備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旣疑羣臣誘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麥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禍敢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

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甚至後日而追尊稱
始錫爵之兩諭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
初逐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
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若陛下聽斷
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待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
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
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奏
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
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鑿肅鄉人稱之無閒言

丁愼所先生傳　明史稿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
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
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飢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
封貢也可浩嘆者七征歛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
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
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
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閑十有二年起廣東
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値京察事竣尙書孫丕揚力清
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群小横甚畏
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群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
杌隉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卻并

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
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
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
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
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啟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
廷臣交訟其冤起刑部檢校歷尙寶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
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躓
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㴶召入閣邀一
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
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
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華氏諱允誼字汝翼號燕超無錫人年甫踰冠洗滌磨礪檢束精嚴于世俗脂韋波靡之習一毫不染萬曆庚子登賢書壯遊東林奉教於錢啟新先生與先忠憲公一見汗出浹背覺從前多俗情用事竟夕不寐盟心自誓屏習心遠習氣非濂洛關閩之書不讀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尤潛心易理凡卦爻靡不體認于身心天啟壬戌振鐸于揚之寶應日與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學心誠口告聞者莫不憬然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教各讓不取先生即其地築堂三楹顏曰與讓率諸生有志行者講習其中立規條以約束之皆真切懇到而尤以正人心辨是非為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俗從善去惡返正易邪之念决矣甫涖任即請祀劉鶴部靜之先生于

學官五遷賓筵惟劉學博春宇翁一人餘不濫舉也先生嘗謂弟允誼曰學者稍着科第官爵一念即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允誼佩服先生之教亦泚名儒先忠憲嘗稱先生之為人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識知先生所嗣繼者皆千秋事也年至中歲遂卒先忠憲志其墓學者稱燕超先生

余振衡先生傳　高世泰

余公諱玉節字聲子號振衡大冶人公自幼卓異博覽群書十齡應董子試遂以荅策該雅見重於有司耑業詩經能通大義於邑鄉之外以自名家尤留心世務年未三十膺貢入長安足跡所歷必詢其風土考其得失丁酉科登賢書辛丑捷南宮榜放日聞繼公石江翁訃慟絕而蘇馳騎就道艱苦啜粥深以不及含殮為終天恨自燕入楚奔走凡三千里無一人識其新貴也服除授戶部主事差榷臨清閱稅公處脂弗潤惠商恤胥催求及額秩滿旋里囊無豐貲守先人田廬嘗無少益秉清慎以訓諸子甘寂味淡者數年強起歷刑部郎時璫焰方張刑獄多濫公引法不曲平反必冀保全善類咸有徐杜之目為尊求補外得吉州下車之日賑揉民困知吉所苦者馬驛漕艘為甚乃竭慮講求祈為畫一令甲所

出大族無梗至今便之未幾會璫有燬書院之議且所在議祠璫公嘗致暇嘗與儒生講學鷺洲念先儒舊跡不忍毀慨力圖存之吉人攝其嚴正遂無敢以祠璫請者及璫敗而豫章士夫乃交口頌之蓋遇事無激烈之跡居官無苟癖之羞履璫人高張之日而能潔身守正毀譽不及可為難矣崇禎御極方期大用適妖賊狂逞撫北撫按請以公留參藩之任時小民承平既久聞風股栗又兵弛將懦皆目未按旌旗耳未聞金鼓者當事深以為慮議將主撫公曰如彼綠林小醜不能滅此朝食異日大敵在前何以禦之獨毅然主勦單車就道訓兵揀將清野足糧凡城守斥堠號令賞罰方略所布如宿餉然不數月而民有固志士多壯心遂擧剿賊鋒遁跡遂寘詳具所著佐虔制勝諸疏中捷聞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已已以勞得疾卒治後事惟掾吏數人畢簡徹笥中袍服

圖書以外曾無長物屬官入訣者莫不嗟嘆公牧身惟謙抑對物不揚才及洪滯獄諸巨戎嘗俾人驚相遜謝向非古今儀要崇朗於衷胡爲定變應卒若濟安流如此奚忝古名臣也哉

劉念臺先生傳　　明史稿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娠甫五月而坡卒既生宗周家酷貧攜宗周育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惰宗周少而穎稍長即志聖賢之學然體羸甚母憂念不置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旋里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祖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而母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光宗在東宮久輟講宗周抗疏言之帝不省時中朝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華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黨人大譁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詆帝不問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即魏忠賢也帝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行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進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誅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遂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

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厲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頊者特嚴贓

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詆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諝又安得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棄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有勤勞譴謫已耳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以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遏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

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而今猶葛藤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謂宗周語疎闊而嘉其忠盡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

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輔臣唯唯而已帝用滿桂為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誤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雖定其遺黨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宗周言爌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詿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亟正臣子臥薪嘗膽時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罵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舛所関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既歿帝出馬世龍於獄命為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漸天

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著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illegible]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慶卜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

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温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假寒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爲輦轂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痛懲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懷焚之通衢賜恤單丁下戶備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釬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釬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命釬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厰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

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繼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

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刑術以收天下汴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裕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弊正撟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叛懲天濟改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弊三房旣除亟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民更始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不稱令再擬每擬上帝輒手其疏再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處且獎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中以出政時太僕缺馬價有詔廠措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嘉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懼亟募山陰人許瑚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

諝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眞遂以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槪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貰之戮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鎭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衞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務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眞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

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鄤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淸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

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付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僞職卒爲世大詬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宗周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関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十一月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衆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放還本土永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擧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常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

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擧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埰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鈇鑕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使遇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宗周曰掌錦衣者皆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謝罪諸輔臣乞宥尚書林欲楫張國維徐石麒范景文侍郎馮元飈皆申救帝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爭之力帝益怒并命議處五府勛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光宸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慢拗

僞廷竟斥爲民逆臣先後請留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
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
駿以鎮靜爲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
泣血激厲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
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
乃發喪哭臨畢宗周趣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
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
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
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
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
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
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院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

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
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
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
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
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
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
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
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
中璫隨之恐天下鬨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
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
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
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

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
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
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
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
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
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
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
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
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
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鶻突
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
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
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
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侯
旨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炤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
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
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
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襄之略高傑一
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
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
汛地而置若奕棋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鎮以樹之安
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
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

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荅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鎭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蓋以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illegible]初倚東林樞重宗周至是恨甚遣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所遣刺者詗其生平俱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關士英以統鏚言爲信亦震恐頃

之澤清劾疏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名生靈之禍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既不爲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梃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疎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馳書約史可法綱載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危聖躬已見于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僞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寄通廷黨宗周先驅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廹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速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

其謀危君父大罪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討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即言疏實已草而良佐等知狀可法駁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既入都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爲言不省宗周再視事即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謫宗周復力言其冤爭阮大鋮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騈闐矣讒

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爲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遂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若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敎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

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
權相又甄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
敢聞者則厰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爲急刑名
而忽敎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
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
屠毒又曰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十
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
裁抑惟加派横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
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
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
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
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
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
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
舟人扶出之絶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
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

秦水菴先生墓誌銘

高攀龍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
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於家北面嚴事者爲吾師
澄泉茹先生吾同年業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往四君子潔潔法
度他子弟貌影匿避彥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
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
何者爲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
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
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爲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
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
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脩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
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痛而不生又何言

修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潤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
問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
也事所後母謹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芡孺人
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霖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
事必身先之誠心闇修於家庭至和溢發於郡守秦氏世敦孝友
彥熙真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飢
粥饑者絮凍者槥歿者以爲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爲善如水之
趨於壑火之赴於薪不可使爲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
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
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於目如臭之不容於鼻蓋其性然也
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邀余歸至則一息
如縷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拱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

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别號水庵彥熙沒祀其大及所
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異古人乎嗣
翔即其窮耶戢詠載觴偕幽人乎倫祥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
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
洋大蓋爲宇大塊爲床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宿仁寰先生傳

高世泰

丙申仲春泰釋菜於東林之燕居廟同志僉集迎主入道南祠者
三一爲仁寰宿先生一爲韌菴華先生一爲幾亭陳先生三先生
皆與先忠憲交契而仁寰先生交最久忠憲命三子師事之者十
有六年砥礪相資者三十餘年璫禍起先生從松陽挂冠隱居著
述以八十一終邑之後學皆知先生爲端人爲邃學爲循吏爲吳
中耆舊人無間然茲舉非有阿好也先生諱夢鯉字龍吉别號仁
寰少年爲名諸生丙午魁南畿先忠憲序其稿有無不讀之書無
不了之義不持一刺不取一文等語顧涇陽薛玄臺先生單供以
畏友目之六上公車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問民疾苦先郵勾
軍因上兩臺請裁三大患及平田六大議諸縣具舉浙中嘖嘖誦
神君時同志在朝將以卓異徵先生會職造監李實附魏忠賢一
疏殺六君子株連黨禍時先生亦幾爲松陽劣生所陷乃有鳳鬼
發其魄謀泄而解先生得歸歸而杜門不出惟取周易一編向與
先忠憲及啟新錢先生覲華吳先生輩所探索淵玄者益朝夕覃
思博綜約歸年而易纂全書成若課兒說苑詩經春秋輯註五經
百家類纂古今類書皆生平抄記不輟食以飴口息以爲枕者也
八十除夕夢端文先忠憲共晰不暗闇義窮有黃冠告以九九當
歸至八十一而逝先生之去來眞有關於斯道也已

姜同節先生傳　明史稿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合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及既之國道中責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不予則嗜非毛裏之親予之則將無地可給況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啟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尚寶少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賀亨陽先生傳　高芷生

先生姓賀氏名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平時寡交遊惟與同里郭宗伯文毅諸公同學齊名文毅貴顯立節于朝先生隱居明道于野雖家貧日甚仍夷然自如嘗過歲除不能具一杯羹以一毋鷄豆二升易三日糧慶歲賦詩自勵曰清若丈夫志風霜善自持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君文忠公尚幼風度端整屹如莊士先生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飢課子迄長君貴仰大書屬事云當年鷄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恩以故長君自釋褐及授命成仁一惟奉先生教不敢忘先生規風矩雅素爲鄉黨模楷比于郭有道邵安樂年二十七患耳聾自念奉親避微易由全歸一日見先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辨析凡數十條先大夫覩學楚中時傳諭浙生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一本以遵古乞言禮歸里後又重鐫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所以廣先生之教也著有思聰錄一卷首條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次條云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工夫去做效驗自在其中矣又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尊一个貞節婦做樣子便不難了又云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其學其守並可見矣嘗與山右河汾人辛復元爲性命友手書論學交最善別著三世事小錄及女箴二十四則皆有裨名教有關世道之言爲四方人士所傳誦學者稱亨陽先生

汪鶴與先生傳　張夏

汪康謠字淡東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為宗弱冠舉於鄉萬曆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鋤暴不避權貴晉戶部郎監草場歲防有功司庾臨淸値白蓮煽亂爲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備從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嘆曰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僞著爲令皆實心實政數讞積獄全活多人有洸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鎭將及僚佐利其金誣坐爲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纖毫無染舉卓異第一推漳南參藩適魏璫肆焰璫爲同門友嘗授意招致澹衷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擢衛之大中丞周起元坐贓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洶洶泣訴澹衷泣謝之乃閣其事不累漳一人益忤璫意推陞疏上遂矯旨削奪閒命遄行窘甚至鬻

藏蠹以佐行李去漳三載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祠額曰新安兩夫子崇禎改元擢福寧兵憲蒞閩海多事爲之廣什伍集亭障聚糧濟餉以元旦馳師賊不及備斬馘無算且謂使功不如使過海弁有驍勇絕人者重囚有謀勇出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奇功鬼平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尙書原本朱子之意而爲之註偕諸兄弟立約捐季出錢用資貧乏名曰偕與會宗黨賴之自初仕以至官成從未至郡邑干謁歷官二十餘載淸貧如故見地靜定遇死生利害絕不以動其心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傳剛補萊濟圍集閩瀓漫紀行於世學者稱鶴與先生

李元冲先生傳　陳鼎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編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鏹以蘇民困備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覩焉向爲江右李見羅門人傳止修之說至是與顧憲成講學黌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興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降調同憲成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謫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劘惟茲內計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

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遷通政司左參議卒學者稱元冲先生後崔魏以其疏救南星斥爲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周懷魯先生傳　高世泰

周公諱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也登萬曆年間進士初令臨海以循卓徵入為御史適趙考功儕鶴論時事忤當路有客諷公紓之公不應史奉常玉池憊召而北公時為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徵啟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公又與王銓部濟生力言其不可曾三殿之災也諸公率捐俸佐大工有所知謂公行書及臺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君之甚也且薄待吾君以好貨則捐俸假令薄待吾君以好色將何捐所知靚然而去其立朝大節卓卓如此及巡撫江南適顧端文公與先忠憲公興復東林書院公偕督學楊公觀察蔡公過東林率諸士大夫講正心修身之學遂與顧端文先忠憲訂為石交每事咨詢疏稿多屬兩先生鑒定而公之善政亦滿江左如舉劾各屬賢否會

傳織造止緘諸璫戊申救荒請蠲請賑諸疏凡此皆公一片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已也後晉秩總河三吳諸父老日夜北走叫閽乞直指鄧公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慰勉曰大得民心久著勞績促赴河任公遂行先忠憲公乃同顧端文公艤扁舟危酒以送之後逆璫斥為黨人削奪祭葬初乃復

歐陽宜諸先生傳　明史稿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臨而食之舉於鄉縣令閔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賑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郎中稍遷平樂知府撫諭生猺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猺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剔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為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于家其後關人曾櫻知常州府再復與東林無錫人合祀東鳳宰櫻曰三公祠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終

列傳四

魏廓園先生傳

明史稿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遂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孽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許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皋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㴶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

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負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抵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根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嫉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發難文言者歙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熙之際外庭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遊公卿間與馬嘗塡溢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櫆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縉紳禍由此起僑頷之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

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怒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櫆亦言中旨不宜溺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温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庭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
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忠賢客
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
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爲奸大中每欲
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
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
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
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
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
下詔獄鎭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
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渼盧化鰲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寀
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

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鎬
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
送者數千人比入鎭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藉其年七月獄
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死屍潰敗至不
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檻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
太常卿謚忠節

楊大洪先生傳　明史摘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
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
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
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
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
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
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
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
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
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覘膳薄
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

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
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淸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
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
郭二戚畹徧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
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
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貴鄭養性令貴妃移
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
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
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
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
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
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

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致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疾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俱亡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閽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閽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官內豎從殺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恪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

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紜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遇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命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是日漣遇內豎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

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散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

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燝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外廷惑流言謂選侍備受逼迫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日親諭諸臣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欲獻侍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颺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于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

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秦眷李氏於噦鸞宮
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
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
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
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
之未亡人雉經莫訴先帝一妾一女遂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霑
衣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
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
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
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
漣誣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
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

帝諸論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
論始息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
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
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甞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
務植善類抑憸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
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
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祗供掖廷灑掃
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僥
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
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

孫傑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
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
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
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
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
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
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
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

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
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
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
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
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
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
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
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
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
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
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

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騈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艮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啻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為事

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漼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為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

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斬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托門牆更相表裏迭為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漫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幺麽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為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

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恚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詔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為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

下至賓莱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

周蓼洲先生傳　明史稿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寀爪牙不少貸寀激民變刧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皭然乞假歸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臥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

以贓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憾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遂蜂擁上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刧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

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忠賢嗾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毎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即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鸞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謚忠介

繆西溪先生傳

明史稿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楊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梃擊事劉庭元倡言風癲劉先復和之疏詆發奸者謂不當詑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風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啓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入小人間一燝于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遂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

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嘿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賢直無他腸向高意稍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慍詢高僱思所以自解乃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迫我也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

韓爌謀致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爌皆具揭怒斥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憾不置明年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踰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昌期不勝刑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即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詔并予謚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謚福王時始謚文貞

陳中湛先生傳

明史稿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給事中汪若霖詆大學士朱賡甚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職方郎中申用懋推拱極黃克謙爲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爵及王錫爵嘗斥已言論德顧天埈素干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視鹺河東劾稅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欲親督湖口稅于廷劾其抗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奸論寘之法改按山東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極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尚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于廷署事大學士魏廣微御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廷總憲于

庭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詬所推仍南星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爲民文選郎張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姜埈僩聽北者于庭請先考於南報可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八事請於閩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馮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事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撻指揮非故事事聞帝方念疆埸多故欲倚武臣責下參覈于庭等言輩官起世胄率不循法度桀列彈章將不勝援故小過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且巡按代天將命而戒飭撓於武弁何以抑

驕悍帝以指揮秩宗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庭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恐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少保于庭端亮有守周延儒當國于庭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卒獲重譴去

王軒籙先生傳　明史稿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啓五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歹成擾西鄙二十餘年自家禎受任三犯三却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擢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二月攝部事邊餉不以時發至七月遼東兵鼓譟巡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怒削家禎籍尋叙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未幾總理盧象昇入衛命家禎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即命兼之中州賊爲象昇必謙所蹴勢少衰及兩人去諸將左良玉陳永福羅岱等彼此觀望馬進忠等復蔓南陽家禎督將士會勦賊不敢大逞而楚人在朝者言家禎高臥汴梁置全楚度外帝下詔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亦不能

大創其冬家丁鼓譟燒開封西門家禎暮夜自外歸慰諭加犒賞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乃定楊四者舞陽劇盜也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陳必謙既而復叛大爲南陽汝寧患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請將良玉及牟文綬等連破之四樊死馭民三海亦爲參將陳永福副將龍在田守備劉洪起等所破擒土寇略定是時流賊盡趨江北劉都震驚良玉旣平四往援擊走賊湖北給事中羅志儒言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以家丁之變已心輕之而給事中鍾斗亦上疏請更總理家禎遂稱病帝難其代不許至四月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會安慶告警詔遣良玉赴援家禎以中原方急守便宜不遣其秋劉國能等犯開封禆將李春貴等戰歿家禎拒守賊乃去敗書聞令所司議罪文燦亦已至單乃落職閒住十七年李自

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僞官家禎謀舉兵誅之未發爲賊所覺與子元炌並自經死

蔡雲怡先生傳　明史稿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幼受書即志聖學篤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發長興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遼兵不樂行譟爲變皆賴懋德藉甚事乃定天啓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柄國欲用爲吏部懋德不與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尚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爲言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尚書率諸司謁賀獨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託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須守仁拔本塞源論於諸生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衆千餘出没太湖當事議勦之懋德曰此可計擒也悉召瀕河豪家抒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當事以懋德爲知兵尋遷内艱去服除起井陘兵備久旱懋德禱即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雨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官寧遠祖大壽久鎮遼部下頗不戢懋德諷之大壽爲申約束中官高起潛倨甚懋德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敘賚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爲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興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司田荒叢賦貴吏日急催科而敗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瑩其至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鐫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對稱旨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晃等爲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潰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

駿卽統兵入衛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境懋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恃黃河為限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拒中朝亦以山西為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遇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亦不至懋德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屢挫之大慶鳳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前鳳保德俱告警太原洶洶晉王手書趣懋德還懋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卽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嶙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越二日李自成至嶙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不待氷泮遽還太原致名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懋

德先遣兵禦賊而囂城盡陷反拒官軍懋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懋德哭衆皆哭聲震原野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郎至吾亦與俱死是月晦賊游騎抵近郊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應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憤立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日賊悉衆薄城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俱敗歿明日自成具幽薄督衆力攻城上發砲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木飄瓦終夜不息守者皆仆懋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懋德調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部將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通懋德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將調雄守大南門未幾雄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藥

我下卽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再拜出遺表付友人拔刀自剄為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扶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輩可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木西門懋德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卽取弓絃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堦連呼萬歲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為呼已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駡自成立殺之文炳被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

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閻但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墜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睨視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斫頭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泰不食死福王時議懋德不守河為失策乃諡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廕餘賜卹有差

黄石齋先生傳

明史稿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遺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葢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寧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

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衿紳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議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議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議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議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週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古聖賢所經營不過兩事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鮹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鷙勢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

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才當敦尚風節則作人之道得矣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温體仁帝益不懌責以狹私逞臆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四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弭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擅權自恣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淺易則下樂巇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

復社之獄攸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
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絶倫
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淡大慮遠見
淺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絶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
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累
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
錢謙益鄭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倒置是非令陳
狀道周回奏語復多譏讓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
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爲口
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能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
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
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給事中馮元飈謂至發忮手發兩疏揣道

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之法道周請
培養人才且言勦賊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
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濬儲
令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
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
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
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
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
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上之其
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
仲竟比之猳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
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犯心飲

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閑
喪者可不去閑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
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類種其不祥以穢天下
乎嗣昌在事二年倡豁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睹矣更
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
以法治之而官長斁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
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右有忠臣孝子無請於艱難者決未
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
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屏屨今雖踰五
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
何必使被棘負塗者蔽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
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鄤脫罪下吏

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誒
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
帝傳旨怒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
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
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
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
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
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
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
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
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
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雖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有不如鄭鄤疏臣始歎息絶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周自謂不如鄭鄤安知綱常帝方爲嗣昌解道周仰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者嗣昌佯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不爲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爲天下後世崇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臣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鄤帝曰章子不得於父

豈鄤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爾言陳新甲走邪徑託捷足且其中言歎美容悅叩首折腰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盡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邊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遠故嗣昌在邊遠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駁問久之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辟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私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尊爲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特召面諭念卿中救令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咸聆獎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稍輕嗣昌憾道

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及其黨造設奸言斥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倘不顯示前日名對始末則背公死黨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爲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奬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

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鎭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尙書劉澤溥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辭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延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爲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輔臣問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爲人皆偏也因善讀書人多惜之帝不答蔣德璟曰道周家戍極慼聖恩但家貧子幼實爲可憫黃景昉陳演吳甡復相繼言帝頗頷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既還

朝尋以病歸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復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輩皆去國道周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瀕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事竣將旋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鍵至衢州遂奉表勸進及下監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然是時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愞觀望不敢出道周憤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遂近頓婺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我
大淸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於別室從容著詩文數卷臨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所居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

文湛持先生傳

明史稿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監生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舉於鄉績學砥行負盛名十赴會試至天啓二年始以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庭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其年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奮然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則六部以次白事唱六科則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使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豸繡橫玉腰

金者為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叙文辭如衆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深於九重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窺竊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祇守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退入內庭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中涓常侍之言帝王宏遠規模豈若輩所能辨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其偷安無事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覓嚴譴莫施近日舉動更可異者鄒元標去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三朝憖遺一旦以講學故不安其位空人國邇名賢有似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前鑒尚書王紀削籍策蹇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崇頂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國家爵祿名號不足為榮豈平世所宜有疏

入忠賢屏不即奏俟帝內宴為偶人戲畢因進震孟疏曰所言傀儡即偶人也見聖躬短小遂以相比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頷之一日講筵竣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鄤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尤力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為兵馬司所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為妖言以震孟及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鄤皆與往還株連及之並斥為民崇禎改元召為侍讀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都城被嚴大臣多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天巡撫方大任遂希指力詆東林震孟抗疏極陳其謬因言永光乘朝廷倉猝謀翻欽定刑書深謀密算無非續崔魏游魂方今摧抑之餘士氣已盡何忍復興黨議空人國而後已帝方眷永光不報尋進左諭

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與援思辨雪永光為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很發念必欺而飾以樸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奸邪畏林甫岸谷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以殺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令再陳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純如常語人冢宰不去此案必翻故永光得邊才之說而純如辨冤疏即繼之非合謀而何永光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由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遂疑之永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

温震孟在講筵最嚴正嘗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即出向
書爲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一日進講見帝足加膝適講五子之
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爲引下時
稱眞講官旣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復出五年郎
家推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啓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
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危疑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
魏忠賢盜國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
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
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炳謨字仲覲無錫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三畏劾時炳謨已假歸卒於家矣崇禎初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其
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恪父子皆以
學行稱於世八年正月賊犯皇陵震孟陳致亂之源言陛下初御

極廣籍諸臣彙征浦茹而謀國罔效致聖衷懷疑群邪何隙沿至
於今魑魅獻舞於離明狐鼠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
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猜忌愈深朝庭之間刻削日甚
縉紳蹇靡驕士子嗟東濕萬民失業商旅怨咨此又致亂之源也
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有司惕
功令之嚴日取鵠形鳩面之赤子笞之梏之冤痛之聲下徹於地
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調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汚殺掠慘
不可言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
不日增此又致亂之源也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
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
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
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
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財源之濟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
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覽奏報之
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
震孟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譏切時政或當帝意受容知隱不舉次
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
大稱帝旨震孟乃兩疏辭疾不許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
十人試以票擬震孟疾不入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明日命取
姜逢元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推在籍者體
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七月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故命即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
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安從子官
中書者尉震孟鄉人述其意震孟卒不往震孟既入直體仁疾愈

亦入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
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最深胡可信震孟不謂然越十餘日
體仁竄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疏
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
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尚書謝陞
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語侵震孟體仁擬斥干法
紀當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
提問震孟爭不得有憤言及譽卿疏辨侵體仁體仁因述擬旨始
末且言陞疏改擬時士升以陞劾故重而述吾騶震孟意謂當行
勘或令回奏臣以家臣所糾復維勘遂擬削籍震孟咈然曰科道
爲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天下止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
廷賞罰不足爲勸懲以股肱心膂臣爲此悖理滅法語臣不如其

何心敗日以來聚謀授草欲爲孝卿攻臣者實繁有徒臣身可殺
心不可移也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不聽遂罷
吾騶落震孟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召還諸璫鎮守內
臣不知者遂謂震孟力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
至發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震孟居功者帝意遂移共在閣
止兩月謝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抳於權奸不竟其用歸半
歲會甥希孟卒哭之慟未幾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詔
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謚文肅二
子秉乘俱有學行乘遭國變死於難

金衕菴先生傳　　明史摘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
顯名汀州知府鉉有大志少以聖賢自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
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屑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進諸生闡濂洛
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中
官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二部將別建公署鉉恥爲屈抗疏言建
署非體恐諸曹奔走承順羅及結之條隳廉恥之節忤旨不納署
既成彝憲檄諸曹謁見視堂官禮鉉憤然曰是欲屬吏我耶復抗
疏曰彝憲監視錢穀未嘗有堂屬相臨之體今乃逢陛下勅諭乖
祖宗典制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聖朝廷簡之臣子令磬折傴僂
強抑刑餘下不亦輕朝廷辱一世之士耶況從此奔趨納結彼日
驕此日諂干憲典壞士風弊胡可勝言臣自矢無躬生殺予奪一

聽至尊決不敢創剏彝憲之庭犯交結近侍律疏入益忤旨責以
沽名鉉乃約兩部諸僚有私謁者衆唾其面彝憲恨甚鉉當権稅
杭州辭疾請假彝憲乃摭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杜門謝客環堵
蕭然躬爨以養父母學日益邃有詢以宗旨者正色曰日用躬行
求之有得何宗旨爲朝士仰其賢薦章屢上十七年春始起兵部
主事巡視皇城京師陷鉉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
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
章妾王弟錝竝同日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潔

馬素脩先生傳　　明史稿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讓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座主周延儒世奇同郡也當國世奇務引大義非公事不以告十一年帝以頻歲用兵海內勞苦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郡國饋遺進左諭德父憂歸服除會延儒再相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及還朝進左庶子則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力經紀其喪時冠賊日闘帝數召廷臣問計世奇言弭亂以人心爲本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獻專刑戮人所畏闖佯不殺人所附也今欲收人心在勅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爲下詔申飭已賊薄都城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不可爲吾死而已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矣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謝陛下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以我死將辭我耶對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拜訖並先縊死世奇乃自縊

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

本朝賜謚文肅世奇砥礪名行居館閣最有聲好推引後進不妄取與居父憂時蘇州推官倪長圩其門人也以贖鍰三千金助喪辭曰蘇大饑留此賑民可也長圩以三百金犒從者立送所司爲郵邑修學費其疎財樂義如此

吳霞舟先生傳　　張夏

吳鍾巒字巒稺一字峻伯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釋氏壇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衆每課試必列第一被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碩若孫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借兄應昊北面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罹璫禍逮親戚交游俱避匿不敢送緹騎自江陰過郡城巒稺乃出迎于適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比忠毅就獄慘死轉其前後詩文書札爲端友集以表之其後巒稺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黄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巒稺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繇光州學博遷舉進士選爲長興令方赴任在途遇孫文介困思抄爲守身法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士爭師事之獨念旱潦相仍地方憔悴催徵不中額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已卯中使崔璘以巡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巒稺矢志不肯屈膝爲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不輟府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巒稺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巒稺笑不應辛巳詔覈逋賦滿除外任錢糧条罰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曰馬素脩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閏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

月二日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廡欃下年七十五嚳稱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閑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横林鎮卒葬其鄉及嚳稱歸骨從葬墓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

陳幾亭先生傳

明史稿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龍正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冤濫十一年五月熒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矜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畧曰迴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皐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戮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累累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輕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已復進特闕按贓二疏語刺執政大學士劉宇亮擬溫旨帝令改擬他輔遂擬嚴旨帝留中不下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顒舉龍正久之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眞賢才太平可立致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昏浹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冬帝復下詔求賢凡云拯困甦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甦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孔子言足食不言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言師行而金從孫武子言因糧於敵不言因金救衆爲本金銀爲末灼然易見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專意墾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

南山東救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糴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故曰生財以救粟爲本誠要務也翌日復進用人揉本疏帝皆優答焉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儒者執常理而已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墾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詣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謚曰文潔

華鳳超先生傳　明史稿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端州知府祖啓直四川參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啓二年殿試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寘於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乞假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敘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群工執掌於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摧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臻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恃籌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寖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圖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瞷徵旨爲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臣奔命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書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鉤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從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倦勤倦撫等于棊含忽用忽舍有若舉棋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爲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聰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流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悞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

者不以捍綱爲懼而矜嬌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逐使人人相戒喑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群事阿諂皇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

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遍逐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惡諸臣之擅擅莫尊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尙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惧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囑家人以身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尙書沈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共錦衣世廕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

乎黔骨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用之意其悻直寡諧或可倚仗豈知一廁揆路薰灼頓張又有如洪學者爲羽翼必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尙綜覈凡外廷一事之挨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抉摘乎洪學之言毋遇缺員必干請不至者方登啓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首擢鄧英論沈演而譎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喻義止以左右非人一語爲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亦悟而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既闋未及赴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落官十餘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卽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卿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諳卒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雉髮與從孫尙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龔佩潛先生傳　陳鼎

龔廷祥字伯輿號佩潛無錫人家貧歲獲館穀以奉二親父歿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遊馬世奇門甚敬其爲人曰吾所賞者不獨以文也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選國變聞劉公及馬公俱殉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爲文以祭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翺祭文信國狀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福王立補選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肥甘輕煖之奉少博老母歡奈何或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忍得爲是書聞者歎服已得封差候禮部銀牌未給未出都北師渡江廷祥痛哭而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過月餘子未有死責且家有老母未可

死也廷祥曰有諸孫在爰手書寄其子曰此時惟捐軀以見志而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肝腸寸裂血淚滿襟汝等須善事之殮付家人越日乃具衣冠別文廟大呼劉公馬先生曰吾今得從遊於地下矣遂登武定橋投秦淮河而逝時乙酉五月某日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

列傳五

鄒經畬先生傳

先生姓鄒名期楨字公寧無錫人性至孝讀書攻苦年三十始爲郡諸生屢舉不售經年矻矻揣摩制義偶於羣書中得王文成集辟文清粹言慨然曰讀書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爲也既從顧涇陽高景逸兩公講學東林每尋格致之義頗有所得一日從高公言及靜坐先生曰調息亦頗有益高公曰不居也先生聞之憮然又一日問操存法高公曰平日功夫何如先生曰好看書高公曰此處正好用功乃從先儒操存諸法遍參之最後獨心旨高公所論觀未發功夫一觀而用寂一語大率謂觀未發之學以主靜爲訣以主敬爲宗以禮經之九容爲把柄九容件件停當身心內外

一齊收斂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栽培本體之助至此始悟看書靜坐原非兩截無事時他念不生非復往來憧憧之擾臨事因而應之主張自在不至錯亂此眞學問得力後証驗語也先生嘗云聖賢下語如化工肖物一字不虛故其說書最解人頤弟子日益以進嘗共棲息玄宮問字屨滿斗室不能容復他徙徙之後又不能容乃就文昌閣下闢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如是者歲率以爲常特著爲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之諸負挾邪僻者皆影去自是春秋二榜科必有人金門玉堂聯鑣並進壇坫之盛前此未有後因吳君觀華於東林廢址建麗澤堂爲之左右提倡每歲聚學者說書堂中風雨寒暑無愆期故講席得以不墮其造就後學如此平生實心學問尤留心於經濟嘗纂皇明洪範經世要辭及名臣言行錄並鑿鑿可著廊廟爲人嚴氣正性雖身列章

縫而心憂社稷天啟間三案議起不勝憤激長歌短咏以鳴不平題曰委巷諸祟禎初政事一新有擬請復東林疏弭亂膺言救荒末議固人心論活井田說皆一時石畫惜未有推而行之者御史祈公彪佳巡按吳中式其盧不見題扁額曰理學真儒彼我賢良方正復不出安貧樂道雖饘粥不繼自惟玩易一二卦或編緝見聞一兩行以當渴飲飢食而已壬午卒年七十六學者稱經畬先生門人嚴穀等謚曰懿長先生

鄒忠餘先生傳　　鄒陛

先生諱期相字公寅號忠餘吾祖懿長公諱期楨胞弟也與懿長公闡濂洛關閩之學其學以無欲為宗慎獨為要邑人稱二鄒夫子云先生弱冠郡縣試皆第一與懿長公同補博士弟子員嘗讀書湖濱痊巨人宵夜夢緋衣人謝曰願有以報公天啟辛酉中副車需次將貢崇禎丙子奉旨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舉賢良方正一人補州縣正缺先生以同邑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纘曾薦授廣西奉議州州去交趾二百里無城郭宮室先生除荊棘蓋草舍一二楹聚土人講鄉約立記善惡簿人知嚮化兩廣制臺張公憐君才賢委署養利武緣所至稱仁廉庚辰升浙江都司經歷攝雲和縣事有東陽縣生員許然率其徒數百人來寇雲和先生怪然踪跡用好言遣之然去曰然兄許都反金華報至先生戒城守夜

秉燭肅衣冠獨坐廳事曰賊來願以身殉聞賊退乃罷其然之來雲和也將為都內應雲陽不至糜爛先生力也甲申聞國變掛冠歸寄居錫山雎陽廟傍借舍每向人談及國事嗚咽流涕有哭國難詩二首有句云推胸欲報無由報空使孤臣血滿巾有辨統詩和文信國正氣歌一首作詩後絕粒數日死時甲申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先生未仕時設教洞虛宮弟子恒數百人與懿長公遊主東林講席自號曰三勿居士

張泰嶽先生傳

秦鏞

先生諱雲鸞字羽臣別號泰嶽無錫人幼篤學湛於經術有聲黌序間久之以經師教授里中士出其門者甚衆顧先生之學其汲人者最優於講當其南面而施講帷所詮說與時師異考古証今精晰無遺學者羣疑滿腹衆論塞胸得其一言砉然立解迭起問難酬答精敏四座厭心聞者以為有横渠擁皐比氣象故事直指文宗按部及邑令下車率詣文廟輒講學官必以先生應先期敦趣之至期歷階而升一揖就位容止肅然講畢傳會時政間及邑中利弊閭閻俶佩當事為之動容昔唐堯臣以上堂獻茶聽講得悟先生以言論風旨悚動上官賢於堯臣遠矣邑龜山祠春秋會講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抑主齊盟遠近四集先生儼然就座宣明聖學危言微論令人汗下又不減象山白鹿一會聽者揮扇時

也蓋先生之學得之心而述之口者如此甲寅乙卯間楚黃嗣公以間為邑令知先生最深每試必首願弗利場屋為諸生祭酒有年乃嘆曰吾不以所學獻當宁施行之乃爾數數提耳無肅也於是發憤著為經正錄一書庚午秋躄躄走三千里詣闕下尋奉旨下[illegible]御史臣問狀果否言行允符學臣以賢良方正狀上閩逆特設明經之科以歸士論偉之嗟乎以先生所學如此不當如尹和靖朱聯應為崇政殿說書耶今之經筵講官卒無喻先生者其次則當造士雍備五更三老之位又其次則當如胡安定教授湖州卒以其科條施行天下凡此皆先生之所優為者而區區以訓詁之學聞非所云也論者以為先生在漢世當與鄭玄諸儒尊廟數亟夫先生固非為康成之學者萬曆之季溫陵李氏之書盛行於時溫陵之學蓋本於文成龍溪先生著論以為其說非是息

邪詖放坐此輩耳故其書曰經正而是時東林兩先生方闢明性善力闢無善與二王相牴牾先生之言實與東林相表裏夫其苦心衛道彰彰如是而或以為訓詁而已者則已誣矣鏞少也嘗執經侍先生云先生講論既畢必及時政得失唏吁久之或聞朝廷用一正人行一正論則欣欣喜而相告雖其身不離於鄉校而議思已宏遠矣先生於壁經為嗣門之學其於誥訓誓命之大尤盡心焉使其所施設得行於時當不令天下訾講學之儒為無用也

黃日齋先生傳　　張夏

黃廣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揚公鉞之後避居錫西胡埭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遵父塾游涇里四登顧端文尙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何千言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瑺焰熾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繫其子旋奉旨究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應者慨然要華孝廉國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孥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熹三朝實錄綽有史法以貢除鎭江郡博合兩庠士訂三山社入我箴箴公天心書院擢令安遠甫任捐俸拨城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獄碎候決忽流冠至斬獄釋囚脅之曰從行者賞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伴從之中塗綵以家近挈妻子仍奔赴獄明年寇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爲力請於郵部曰囚雖法恩也不從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以勸後郵部疏題得開釋其識時勢達經權類若此居二年卒於官

秦滄綠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秦名重巽字原博別號滄綠無錫人尙書端敏公玄孫少好濂洛關閩之學萬曆庚子舉于鄉得山東鄆城教諭鄆當白蓮兵燹後黌序爲燬先生至僑寓民間怡然廿之栫一聯於座右云祿薄而君恩實厚毋自薄以負其厚位卑而師道宜尊毋自卑以褻其尊其志趣不苟如此居四年士子愛戴如安定先生在蘇湖時尋以臺司交薦遷福建長樂縣令長俗故多挾睚眦忿服毒草圖命者先生廉知之令鑿毒草地爲渠毒類之風以息諸如黜奸胥懲豪棍平反疑獄禁斂公費嚴緝冠賊海之濱鯨波不作境內以安一邑士民建祠祀之性素不耐磬拳曲跽時適伏謁一上臺稍稍失度竟以此忤當事論調先生欣然束裝不少顧戀從任僅三百日時論以公之長樂眎八十日之彭澤令差多三之二云及歸放懷詩酒杜跡城市縣舉賓筵不赴閉門故令許公同坐放棹洞庭卜築乾元觀倚梓林巒者九年以崇禎丙子冬疾卒年六十五

陳並源先生傳

高隘

先生姓陳氏諱正鄉字並源無錫人父太常筠塘公東林之儒者也先生為人敦孝讓飭廉隅有父風學亦如之中萬曆乙卯舉人屢上公車不第退而閉戶讀書深求理學之奧繇筠塘公與先忠憲公同登萬曆己丑進士素以道義相切劘先生亦嘗訪道於先忠憲與之語卽大有領會先忠憲甚器重先生亟稱之曰筠塘有子又從錢公啟新學易而易理以精其所交惟馬君常先生為最[illegible]無不覩傚往至介剛直不撓見君不宜鄉飲而以勢相射者必攻擊之見有未當銓除而以賄僥倖者必指摘之不遁私牘於公門不樹聲援於貴戚邑之人莫不敬而畏之曰此真道學家風也先生家故貧耕田數畝僅供饘粥時值飢饉指其囷語家人曰吾欲出此以贍桑梓則苦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

何從此惟日啜三粟下以泉水迺藏至一粟越八日卒先生既歿先生之次子雅祉以聲華泰軍於順治戊申之歲代本郡司馬絳徹釐理西礮伏三邑三邑地磽土瘠民不聊生為繕文申請督撫具題辭豁荒糧六千五百石有奇以善繼先人之志詩云君子有孝子其先生之謂乎先生之崇祀道南也以雅祉成進士之明年歲在屠維大淵獻之春距先生歿十有六年矣余生也晚譾先生於祠考先生之行謹敘次其梗槩作傳用以俟後之君子俾觀而有感云爾

顧庸菴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顧名樞字所止別號庸菴端文公長孫幼凝重步趨不苟迨就塾父燮州公延馬文肅及吳儀部霞舟錢太守疑菴輩先後授尚書以書經名家已而從高忠憲公講求性命慨然欲弃帖括從事最上特不敢重違父意俛首揀觚天啟辛酉舉鄉試為書經名魁後屏居溼阜深自斂跡不問生產不事干謁亦不入城市不赴講會閉戶讀書於五經無不淹洽貫徹所極深研者周易一經反復潛玩曰易之學格物知至之學也號為易稿折衷諸家之說大約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易至矣近世若孫文介明維表倪鴻寶兒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又言吾祖於易理最精獨無著述僅仍傳解略為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於易不尚文辭蓋心體而躬行之矣先生之為學原本家庭以性善為

宗以無欲為指而教行以復性踐禮以克欲則其自主之階津也嘗論明儒獨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公而謂白沙陽明未免二線之差又曰端文主無欲二字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忠憲主格物二字繭絲牛毛滴水不漏並直接宋儒其議論醇正若此

施瓛如先生傳　　高世泰

憲副施公諱元徵字泰先別號瓛如世爲無錫人公生而不茹腥豐頤廣額爲文章精緻沉鷙萬曆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年二十有四首謁選得台州司理台負山濱海奸民往往嘯聚公至兼攝郡篆調和軍民寇氛以輯移疾歸癸亥補京衛武學教授丁外艱服闋除南京國子助教會思宗登極崔魏伏辜而一時瑞孽未靖公慷慨上封事如劉公宗周文公震孟姚公希孟等皆昌言宜大用時論重之遷刑曹旋擢職方司協理司事員外郎時都城有警環徼內外千里罕有擐甲死綏爲朝廷効力者公日夜警備兼稽督捕領一十八營天子嘉厥績特旨加服俸者二賞銀幣者四除武選司郎中武選向多請囑公涖事其弊一淸苞苴屏當事識保障南服擢公湖廣按察司副使時賊已踞承天距麻城僅三百

里公疾驅至麻麻有虎頭關巨盜實爲賊援公督兵先擒之賊失其援退而走蜀三楚復寧丁內艱起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參議而閩中復亂賊掠興泉漳福聞公請勦於撫軍率兵駐仙邑以三部軍並進而復以一兵截其歸路賊不支敗軍行七日而殺賊殆盡前後擒賊無算南歸後遂閉戶隱居飄然世外公初受業於本邑劉先生登第後乃遊先伯父忠憲之門忠憲一見稱爲任道之器自此益勵進修言動必以忠憲爲法研求濂洛關閩遺書務在躬行心得不爲矯激奇特之行以釣名嘗有言曰凡事要高人一着卽是私意未淨自流俗觀之似高揆之聖賢之中道無當也斯言洵得師心印而亦譬於自道矣當忠憲殉節難公旣周旋烈禍尋得追䘏復爲補疏請謚蔭後忠憲家日困止水方塘至不能守行路太息余以購復商於公公慨然倡出公議堅申大義而余得以賞酬之卒歸舊業卽池上老屋改爲祠遂官祭焉通國莫不手額以白首門生爲此昔人居塲制服不專美於前矣公雖托於逃禪往往入名山參古德好講出世法而未嘗暫忘東林先賢之教甲午乙未間督學使者及郡邑大夫有過問講席者爰採物望首以皐比推公公執卷登座或演舊聞或出新見能令人人悅服書院自拆毀後雖未復舊觀而仲丁釋菜歷數十年不廢公每祭必至登降有秩灌獻有恪逮適少長屬目心儀禮成讌飲公入座輒長唱穆然情深稱說古先諷切後學客無不聳聽者邑中同善會倡自啟新錢先生暨忠憲原以分財致善非行當年有會卽有講講卽有刻甚鄭重也歲久不無停廢得公運行之余幸從公共事按籍給散訖已衆八十一會公又深繹同善之旨恆以此教訓於家且親課諸孫長孫某登庚子賢書公稱鄉先生幾

六十年得見玄孫鋐高老終時年七十八端坐拂鬚整冠而逝

周仲馭先生傳　明史稿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父泰峙雲南布政使鑣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蕪湖以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魏呈潤罪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閻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罪且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綸自今鍛鍊臣子委褻天言厭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詹爾選賢不效而患世揚劉宗周勿獲進華允誠諸臣遑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家謫且每事嚴譴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擯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爲民鑣自是名聞天下初鑣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鑣深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

放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是非不少假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爲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用鑣言象鼎鑣男揭陽知縣張明弼時論議其薄而鑣權稅蕪湖時不能持廉遣物議爲人好名頗飾僞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于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鑣及雷縯祚嘗主立潞王議令朱統鑽劾曰廣因言鑣縯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復指鑣推嗣事主令刑部逮治而士英劾周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逮治鑣叔父維持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因言鑣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書僞撰勸進表下江南衆誣鍾爲之致臣家臣邑不能洗從逆名且鑣倡異謀罪在社稷部所司并劾阮大鋮居金陵時諸名士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主之者鑣也大鋮以故恨鑣繫獄急屬御史陳丹衷求解於士英爲糾事者所覈丹衷出爲長沙知州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鋮指上疏痛詆鑣且編詆東林謂已與大鋮張孫振有擁戴功詔并下所司究問明年三月妖僧大悲御史王懩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鑣縯祚夫其亡佗出海內怖然乃今日冒皇子明日冒皇后由二人譏訕新政故訛言繁興不立斬二人恐魚腹狐號乘間竊發求力須統鎮大鋮及劉澤清劾士皆覩其言而光祿卿祁逢吉鑣同邑人見人飄嘗竊遂得爲戶部侍郎以何者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鋮擠陷鑣縯祚鍛寔周內士英大鋮益怒而鑣友人桐城左國棅蕪湖沈士柱皆嘗列名防亂公揭避大鋮客良玉所大鋮謂鑣召良玉兵至乃賜鑣縯祚自盡

成寶懃先生傳　　明史稿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啟二年會試答策極言宦官之禍被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生邀謁魏忠賢持不可授饒州推官爲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往且捕笞其從人中使將愬之忠賢會敗獲免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乘城守擊敗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爲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爲任濬地抑勇及他冀得者二十三人爲部曹勇得南京吏部主事輿論大譁勇恬然不數日即辭朝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諭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講官羣和之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濬亦得御史而勇以先赴南京不獲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入閣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

言之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曰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君親而可齒於人類者也況儼然秉國之鈞天子是毘者乎嗣昌謂古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嗣昌所引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信如其言是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喪然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書詩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爲禽獸不止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之鵠嗣昌豈以一身去留係社稷安危耶秉權兩年一籌莫展邊境頻告流寇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濟議不畏名教不畏先聖之訓詞萬世之是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則既爲今日之賊子必爲他日之亂臣且既不知有父矣又孰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以

其爲父同年誼行譲坐何薄於親而厚於親之友耶疏入帝大怒命削籍提訊刑官擬杖徒不許嗣昌疏救亦不納乃擬遣戍命諸王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所可納不知有黨帝怒切責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皆不召最後用劉宗周張瑋言命吏部覆議久之執政合詞請擢用命刑部核奏請復故官帝以勇有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南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後披緇爲僧越十五年而終

刁蒙吉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刁氏名包字蒙吉别號用六居士北直祁州人貞惠先生諱克俊之子幼負異才能日讀千言有黃冠相之曰鳳目獅鼻山項虎背亭亭岳峙非凡相也迨涵養日充剛方厚重見者有泰山巖巖氣象持身不苟見義勇爲生平力學要在謹言行闢程朱一脉之傳舉天啓丁卯鄉試再詣春官不第因慨然謝公車一意聖賢之學搆齋曰潛室亭曰肥遯置五經四子性理綱目濂洛關閩諸書其中讀之忘寢食遠邇慕之來學者履滿戶外著希聖學規十二條以相砥礪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服衰朝夕哭臨及僞命敦趣七發書拒斥之幾及於難會闖敗得解自後肥遯志益决日惟杜門立課考驗身心案頭置一册名潛室劄記有得雖夜半必篝燈識焉取古文之發明正學者彙爲斯文正統以授學者嘗曰道

之不明禪學害之也禪何與於吾學借禪以混於儒者害之也爰作辨道錄崩辨姚江傳習錄之非先是聞容城孫鍾元先生闡良知之學以子靜直接孟子陽明直接陸子心竊向之後乃折以羣儒析其純駁衡量謹嚴絲毫不爽歲戊戌始得先伯父忠憲遺書讀之喟然謂此聖學真派也吾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順積樓一如奉貞惠禮自檢或有過差或工夫稍不精寔卽詣兩主前長跪自訟久之方起每推先忠憲爲朱子後一人欲以遺書續近思錄朱子節要之後明儒自嘉隆後統緒日歧得先生論定始有薛胡羅高之稱復上書燕山王大宗伯謂河津餘干已從祀泰和梁溪當補祀其服膺先忠憲如此事父母至孝父歿三日勺水不入口哀毁月餘鬚髮盡白治喪一倣古禮旣葬廬於中庭三年不葷酒入內母年九十三而歿先生年已六十有六號慟幾絕嘔血數升病卧猶席衰加絰不數月病革肅衣冠起凝神正坐命子濂告辭家廟母柩及忠憲主前從容而逝學者私謚爲文孝先生

石屋遺氓曰昔孟氏未得爲孔子徒竟以私淑肩尼山之統先生屹起伊祁紹衣正學迹其心師先忠憲事死如事生云時地雖隔謂之梁溪見知可也先生屢曾寓書東林與余往復論道而余徒負淵源無能效麗澤之益先澤未斬願學在人世之聞先生之風者可以興矣

陳子衆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陳氏諱撰字子衆浙之嘉善人也少善病絶意進取專心經史多所發明父幾亭先生故先忠憲門人方有明萬曆甲辰重建東林書院其時四方學者觀海來遊執經請業於先忠憲者肯趾相錯而幾亭先生寔稱入室弟子先生淵源家學晚歲研悅性理裒輯幾亭全書人之讀幾亭書者僉謂幾亭有子先生爲人謹飭端重虛己下人以余爲先忠憲從子執子姪之禮維謹其生平學問所發作而見之文字者甚多而八德齋戒二篇尤爲探天根而躡月窟備載余紫陽通志余服膺先生寔切而先生亦謬以余爲知道凡函丈牘對竿牘往來所商確皆聖賢甲裏事故余以爲東林自先忠憲而後壇坫久虛若得先生尸之庶幾老成典型於是乎在因欲倣朱韋齋公命其子文公師事劉白水與胡籍溪劉

屏山三先生故事貽書敦請冀先生至止爲兒輩矜式而先生加適于辛亥七月二十一日修書并詩箋見寄命其使日爲我往別梁溪高某使不解何語比持余札歸則先生已於二十三日午刻端坐而逝嗚呼先生已矣惟是道南一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蓋淼墜緒我其如先生何先生其如我何然于此可以見先生居平之得力于學問者深用是于去來之際洒脫如斯也爰以先生祔祀于幾亭先生之旁欷歔涕泗而爲之傳

高彙旃先生傳　　熊賜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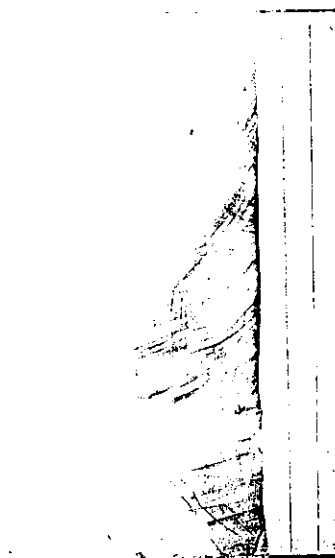
先生姓高氏諱世泰字彙旃晚號石屋遺民無錫人明倡道東林忠憲公諱攀龍從子也贈公諱士鶴於東林復建之歲生先生生而凝重如老成人性孝友與諸兄弟讀書必雁序好學彊記贈公每於夜臥蹴呼背誦日所讀書更雜問他卷中句字輒琅琅不失一字少侍東林講席忠憲公即以道器許之年十五爲邑弟子員崇禎丙子舉應天鄉試第六明年中會試廷對擬第一以嘗忌東林者擠之抑置二甲第一故例同年序齒錄多隱年先生曰父母生身之年可忘則何所不忘具以實書授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己卯奉命主廣東鄉試先是忠憲公以建言謫廣東揭陽縣典史途中發憤進道往返三時著有三時記先生至是携以爲法庚辰陞本部司員外郎郎中旋有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之命

先生初拜命疏言鄉飲濫觴優劣失實請申飭有司得優旨獎勵分別遵制明道宗經習史敦行適用舉才釐弊之條廣屬學官春眞僞偏全邪正三者之辨謂入門一誤遂徑遂差生心害政由此而致楚人士無不悚息自新者江夏故有濂溪書院因下令修葺遴選道省學者二百餘人祗謁其中立會規五則有收斂精神愼嫻威儀調劑性情等語凡初入爲弟子員者必令謁賀亨陽先生家求人模楷一冊以示矜式時武當山太和宮有內監司香稅者謁文廟脇諸生講書明倫堂諸生非之稅監怒誣陷諸生數十人以毀折宮坊入告奉嚴旨逮學臣回奏先生疏言內監借虐罪狀爲諸生辨理甚力得旨撤回寬諸生獄纂三楚文獻刻楚衡遊風始錄滴雅諸書癸未任滿回籍自是家居事父母曲盡孝養而無日不以東林先緒爲己任[illegible]闢麗澤堂更建燕居廟再得草廬

三公祠備俎豆飭威儀集一時同志恪遵忠憲遺規春秋會講四方學者相率造廬問道祁陽刁先生包鶴信忠憲爲師與先生往復論學朔南相望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休寧汪學聖參究禪宗幾二十年聞先生講道東林野服造門而請先生與言後學宗派惟程朱程朱宗派惟孔孟闡發程朱是爲正宗厭薄程朱是爲亂宗世之談性者既荒唐於禪宗之徒尤荒唐於援儒入禪之徒必欲堅持三教一家之說借誤用其精神矣留語數十日而學聖遂悟從前所學之非關中李顒學尚姚江特造東林會講先生因語之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義註那是陸象山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新建之口過也顒因答云陸王矯枉救弊其言如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未可概施之虛怯之人先生所慮極是退而語其從遊謂宜奉爲典型新安汪知默

陳二典胡峒汪佑吳曰愼朱弘施璜輩講朱子之學于紫陽書院因汪學聖遊先生門相次問學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以廣薪傳又以中庸一書與紫陽諸子答問往復著中庸問答先生之學近守忠憲遠宗朱子而尤以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爲聖賢切實要領工夫謂朱子早慮後人認作空知但說靈明知覺而於事物都不能貫通故提出一理字以實知字再提出表裏精粗以實理字葢人心之靈猶如火火必有所附麗而後見其光明物乃知之附麗處格則推致廣遠所以用而不窮之法也離物言心遂爲二氏之爲傳舍格物而單提良知終非聖門之正的爲其與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故講大學者或提致知或提修身或提誠意頭緒愈紛不如仍本聖經明文在格物爲大定同邑孤川張夏嘗贊之曰必先格物必讀補傳不雜二氏嚴辨無善於紫陽爲聞知於忠憲爲親見肫肫乎循蔡之終身惓惓乎葵藿之餘戀侃侃乎勁瑞之勁節矯矯乎挂冠之卓撰循循乎院規之補約秩秩乎家法之詒燕皆實錄也先生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攝止水祠祀忠憲暨高子節要輯年譜蹟行忠憲同善會八十六次孳孳焉守忠憲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故學者莫不知有彙旃先生其殁也上距萬曆甲辰東林之建葢七十有三年云先生督學吾楚先公受知實最深嘗拔置濂溪書院命主講席先公感先生之教遺訓家庭必毋忘東林一脈然則先生之教思不私吾楚而吾楚之被澤亦弘且遠矣

熊新公先生傳

錢肅潤

熊新延宇新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博士弟子下帷攻苦形羸骨立長老皆服其精進嘗曰聖門惟顏淵好學不幸早卒曾子獨能大聖道之傳于是哀集曾氏生平言行編爲一帙曰希曾錄朝夕展玩亦步亦趨未常少違孝事父母色養兼至毋病篤籲天請代處友重然諾見義勇爲四方學者造門請益則謂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用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弘毅不爲功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坐不弘不毅耳爰作弘毅解示學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書靡不洞悉源委而尤究心當世之務默坐澄觀籌度曾不爽毫髮居恒毋自比管葛而顧不輕於一試故人亦莫之識也崇禎甲戌流寇大起鄉

里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將終老焉諸父老請於先生謂公邦人領袖倡義眾爲所服若義旗一舉四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官軍賊宜可辦也且多出眾言激之先生不得已同眾出山糾集義旅布部伍申約束立營寨整器械旬日之間軍事大備賊聞之遁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如是者數年鄉人安堵如平時先是有勸先生應制舉者先生曰予將效魯仲連蹈東海死爾何應舉爲至庚辰辛巳間無錫高公彙旃督楚學政興復濂溪書院修明正學先生瞿然起曰吾聞高公係忠憲公從子爲東林嫡傳安可當吾世而失之始携弟祈永同出應試高公閱卷亟加嘆賞拔冠一軍待以殊禮遂入室考道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閩一脈歸而集眾衛鄉里如故亾何爲里左豪惡所忌勾引賊眾大至爲亂乃亟召義旅若干人與賊交鋒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先生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田中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嘆曰予老儒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兢兢惟恐越是懼不幸遭世亂竟落賊手循省生平有乖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先賢於地下既乃曰成仁取義孔孟訓也我心如皎日更復何恨言已罵賊不絕口遂被害時長君賜履方九齡能請父屍殮爲諸書守之勿失順治戊戌成進士入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庚戌以覃恩贈其父如子官其後賜履歸里讀書下學堂作學統全書及閑道錄皆明先生之學也次君賜瓚丙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一堂祇行並能復先生之教云

惲遜菴先生傳

高 [illegible]

先生姓惲名日初字仲升武進人初爲名諸生與復社楊維斗錢吉士諸公角藝論文即以天下爲已任聞其師劉念臺先生絕粒死爲位以哭甲午拜劉先生墓於下蔣其子汋蒐平生著述成全書排次事蹟爲年譜日初訂正并爲先生作行狀其末云日初之得從先生學也以清惠張公故清惠從先生所歸命日初亟往見曰劉先生今之周濂溪也後數年先生罷中執法乃始執弟子禮謁見先生於都門因侍問咨請先生既直舉原本覩之又責以鞭辟近裏一日先生覩以未發與發陰陽動靜一致之妙日初曰此理在心證之自見而求之書冊者不信也如中庸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何居先生曰正中庸一書歸宿也不徒曰天而曰上天之載分明有主宰是者此主宰非耳目見聞所及故曰無聲無臭吾人行止起居寤寐飲食無非此消息即至萬事萬化闔闢縱橫未嘗動著纖毫乃所謂無聲無臭也豈求之窅窅冥冥莽蕩無歸者哉日初聞教啓悅復進曰中庸既明道之所自出又從夫人之所大同者指出中和若曰天命之性非他也即此喜怒哀樂是也子思喫緊爲人於此最切首從天命起末歸天命結中間就日用人倫天下國家章王其大用極之聖神功化而一本於天德之瘁不得有幾微增損夫子謂一書歸宿悅在是乎先生曰今日所言毋已太高更須自已反觀得力安在日初曰俗儒病坐不知若使知而不行與不知何與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所以慎獨爲千聖傳心之要劉先生頷之其爲狀大略如此一日携狀過梁溪并劉先生平日所著書示余祖學憲公且曰先生壬子起官道謁忠憲相與講正有開學三書皆儒宗關鍵劉先生之學

即忠憲公之學也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說略曰忠憲先之得之悟平生祇重修持會稽先生得之修末後亟稱解悟忠憲先生以格物爲宗成乎形之謂物本乎天之謂則會稽先生以慎獨爲宗一於住之謂獨原於性之謂誠要以窮理主敬用各有當而進實相資孔門之博約也虞廷之精一也兩先生所由有接其傳學者惡容以偏廢也宗仰高劉窮理主敬之學并合如此學者稱遜菴先生

孫蘇門先生墓誌銘　　湯斌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欽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絶城内外市者罷市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絃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嘗梁溪吉水講學鄒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眞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趣就道者數矣先生堅臥不起故天下稱為徵君焉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

祖廷實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愼稱父丕振庠貢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皆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年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誦楊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内無糧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第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証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盡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學仁禮以告忱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為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遍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共勷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惬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指据調護供其橐饘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其子弟僕從厰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為之寄頓左嘗贊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坐熊經略贓者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匱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匱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依數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即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閹夜繞御床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為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

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容氏弟光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辭致芻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士垣將圮第七晝夜為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携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絶意仕進移家共城附兼山堂讀

易其中率子孫畊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為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强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亹亹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俱有調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為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飾孝事必為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為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援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牧豎亦知欽崇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措若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

倫常為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審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藏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已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蚤歲勵勵不敢將就冒認慎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為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樹微之藴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祇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為凝道之君子何疑歟

列傳六

秦大音先生傳　　　　高鑒

先生姓秦氏諱鏞字大音號弱水先忠憲公高弟也父水菴故事忠憲爲入室弟子并率先生拜忠憲於講壇誡之曰自今以後一言一行必以吾師爲法先生遂受業焉潛學力行克成父志崇禎丁丑又與余祖彙旃公同登進士文章氣誼互相砥礪旋筵仕江西淸江既又補山東蓬萊後以考選擬授儀曹𡚒公曰廣在掖廁嚴言衆中秦某淸品眞才他年公輔器也乃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未久見國事日非遂力求去歸隱於東林之南顏曰千休館歲時朔望謁祖祠外終不一至家也先生幼有孝行事父母竭盡色養撫二弟友愛特至且以道義相劘切居官公勤仁恕所至輒有

善聲去淸江時上官檄催門稅甚急乃捐俸三百金應之謂父老曰以此爲汝曹別已卯分校秋闈所得多名宿巴縣令王錫以殉節終者其首薦也考先生生平孝友型於家忠信播於鄉惠愛施於民靖獻著于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與忠憲之學如符節然居千休館後一以造就人材爲念錫之人士爭學焉年六十五而卒門下士私諡曰文孝先生且立祠於千休館猶祀忠憲於止水之義也繼復公請從祀道南祠祔水菴先生旁父子同事一師復同祀一堂豈非古今所希覯者哉

胡愼三先生傳　　　　高嵣

先生姓胡名時忠榜名時亨字伯昭別號愼三無錫人幼孤力學卽心慕先忠憲之爲人崇禎丁丑與余祖學憲公同登進士第徃來問道交最厚謁選授南昌府推官南昌省會繁劇民風刁訟宗室豐陵先生仁明淸簡具有風裁會妖賊張普微亂定策會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悍宗五閣王等肆橫搗院題恭地方以安及饒州寇叛用以盜攻盜之策悉平之時民飢盜起數出方畧定進賢萬年金谿諸邑變癸未春上寇李肅十等僭號通楚獻賊題撫張公鳳翮會虔撫林公一枉檄行監軍道事先生出奇用間以撫爲剿不越月八獻奇功悉斬元兇大書荷戈爲賊荷鋤爲民二語以安反側又念難民未甦發廩賑濟淸還子女收瘞枯骨時虔更生奉新靖安安義三縣各立生祠及陞任去闔郡士民肖像祠于東

湖講堂後祀于名宦祠南都考選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江西按臣周燦追敘平寇功特加一級所奏如淸言路正綱常收人心陳軍功淸屯淸折諸疏皆侃侃大計惜不能用先生性至孝父倖有遺金釋德早喪莆釋褐卽疏其母虞太夫人苦節得旨旌表居官重忠節崇道義如修孫許二公旌忠祠議留澹臺子祠租復梅子眞祠皆有關風化者平時究心理學著有聖學源流錄及先忠憲纂近思錄序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與先學憲公講道東林先生舉先忠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群推正學云

高若谷曰聖學之有源流由來尚矣先生遡而窮之而源流以淸至先忠憲之學得之考亭先生謂續近思錄一編可闚朱子之集成卽可闚公之願學是深知考亭卽深知先忠憲者也先忠憲之學于是有宗矣

嚴佩之先生傳

龔廷歷

嚴穀字佩之無錫人別號生軒弘治壬子鄉薦仕至安吉州知州月軒公桂五世孫公負至性孝友絕倫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餼受業於鄉經爺馬素修兩先生門家貧屏息僻庭邑長以其貧或分清俸亦未嘗走謝訓授生徒以貲養親婚弟嫁妹高第多出其門一生篤學好古手不釋卷凡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苟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處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學憲乘瑜推爲至府作董修道南祠祀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志諸書公於功名兩字絕不寘念自甲申後遂不赴試嶔惟於理學是究江南學憲張能鱗慕其名贈以額曰力扶正學敦素杜門終不一謁其孤介高迥類如此

王敬哉先生行狀

汪琬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間府之任丘自公曾祖光祿府君始來京師贅於晉故遂爲宛平縣人家譜散落不知其族望所自始凡再傳而家始大錦衣府君性孝友讀書知大義掌東廠太監陳矩賢之欲援府君爲理刑力辭不就布政府君舉萬曆中進士初仕潞安府推官以清節著一府人稱之曰王青天但飲潞安水耳自後歷官皆有聲績殁而黃文敏公其昌表其墓府君無子錦衣府君生公甫睟即以予府君爲之子稍長善屬文方及詩歌古文辭皆優爲之相繼受知於國子監司業張公鼐提學御史左公光斗二公素名知人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六年舉進士知公者欲引之入翰林公方請假營焦夫人葬未暇仕也而值流賊破京師遂挈其家播遷東南久之始歸順治三年　世祖章皇帝慎簡文學之臣以備後用公家首選仰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諸詞臣一體辦事與修明實錄尋除祕書院檢討歷侍讀遷國子監祭酒入爲弘文院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左侍郎戴公明說薦公可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遂越部議而起公於家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講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尋以　太宗皇帝配天　詔加一級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加級如故尋轉左不數月遂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自爲諸生即肆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諸子百氏無不貫穿每考論古今治亂興廢之故輒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爲經濟有用之術在弘文院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仰疏言在內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

德等五人或以其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隨死或家八闔
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賜褒揚以廣作忠之典疏既上時
論悉以爲允及在禮部感 上知遇益盡心於職掌會御史乞更
定帝王廟祀典公疏言廟祀自前明迄於 本朝皆經釐定皆祀
從來開刱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守成令王槩不及與中閒如商
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帝史稱其
節用愛民方內安寧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明之孝宗亦
與仁宗相類憂勤惕厲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當以守
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祠列宋淩三命爲將凡三致敗
一敗於富平則關陝遂陷再敗於淮西則酈瓊叛命三敗於符離
則中原遂不可復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及其積慮在
於併兵雖爲南渡名臣而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祀

詔議祫祭禮公疏言宜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
向 太宗東向又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 本朝所封啓運
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例有詔
議蔣祀周公於孔子廟者公獨以爲不然疏言周公制作前代比
諸帝王今既祀享武王於廟禮數降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義
爲褻非尊崇之得也議者謂北岳恒山立廟曲陽非是公以先儒
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下
曲陽屬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既非
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恒山絕遠遂疏言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爲
便是時天下大定 朝野又安 天子銳意刱興禮樂公既鉅儒
問學淹洽爲 上所委任而又身居禮官之長一切制度治章必
皆援古證今侃侃進白雖或 廷議紛紛亦皆俟公一言而決

上亦必從公言由是眷注日厚公有賢長子曰胥庭先生熙元與
公同爲學士至是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父子後先同列海內榮
之以爲 國家興數王氏盛事殆近數百年以來所無有也顧
天子方倚用公而公且以夙疾請告矣疏凡再上優 詔皆不許
會 世祖皇帝奄棄羣臣公治 大行之喪及議今 天子登極
禮儀日夜辦事左翼門疾大作又再疏請解任 上不得已予告
公雖里居士論益翕然推之康熙三年疾良已人咸望公復用或
私相告語曰 天子且旦暮召公而公於是歲亦甫年六十有三
動止康寧如少壯者故事當赴補公徑不肯赴遂以老乞致仕自
是迄公之歿凡十有五年終不復言出矣一時有識無不爲公惋
惜亦無不服公進退大節以爲仕宦者所難公交游滿天下少時
所親密者率多文章意氣之士既躋貴顯猶汲引不少怠雖卑門

後進輩行淵絕每到門投謁必相與握手款曲凡被公禮遇者人
人色喜謂王先生親我也諸所獎借其後率皆成名性清慎不苟
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人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公無所歸金遂令
諸僧寺且設位爲文以告曰吾用貸故人冥福有同年生宋君某
者寓赤金百兩白金千兩於公其家不之知也宋君歿公促其子
至如數與之金其子大驚願以其半奉公爲壽公笑曰如是則與
乾沒有異乎竟悉予之平居無聲色博奕之尚晩歲益嗜澹泊惟
潛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心得爲主於諸儒論難不强爲異同
及其發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數千言而悉根柢乎六經其論
詩風雅正變則謂論正變以體不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
三代以上詩與樂出於一古人以聲詩奏之樂是故詩之本在聲
孔子刪詩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

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六笙詩又補肆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則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作也因魯史之文遵周代之制槩乎無可疑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即周之春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也其說悉有裨於學者至其他碑銘之文尤見重當世子若孫欲槩其祖父者往往數千里惟公之歸其辭皆典核有則今翰林侍讀學士葉君方藹序公集曰色黝然而光昧沖然而長蓋實録也聞名賓從子姓與之觴咏及嬰遊山水間所賦詩清新整麗見者爭傳頌之有青箱堂詩十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雜著述若干卷以某年月日遘疾卒於正寢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城關外坊畏吾村之西

孫北海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孫名承澤字退谷別號北海順天大興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至吏部侍郎生平博學嗜古著書甚富其有關正學者尤莫如五先生學約及考正晚年定論二書序學約云學非博不足窮理非約不足明要博而寡要則汎濫無歸聖門所不貴也宋朱子集周程張四先生書撮爲近思錄近錫山高公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爲節要兩書指切實余讀之不忍釋手謹照原本十四類每類中語各集一處或語意重複及全集中有可入者間有損益名曰學約蓋天下之理約於五經四書經書之指約於五先生五先生之學約於近思錄節要二書雖卷帙不多而全體大用脩焉此聖道之血傳也其序晚年定論云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或謂其一生牴牾朱子晚年作定論其悔心之萌而尊朱子乎予曰否否此正陽明深詆朱子也朱子著述較周程諸子爲多陽明獨摘三十條爲定論又不言晚年始自何年但取偶爾謙抑或隨問隨答語及早年微涉頓悟與陸子靜合者俱坐以晚年自悔目爲定論予嘗考之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乃知朱子四十五始與陸氏兄弟交嗣後年益晚闢邪益堅寧有一字合於陸氏一言涉於自悔者此予所亟欲考正者也時先生年已八十有一矣蓋先生尊信紫陽老而彌篤如此不踰歲卒卒之後柏鄉魏公致書錫邑吳侯謂北海先生之學其得忠憲高公之統者也於是錫邑後學舉舉而入道南祠

龔震西先生傳　高嶦

先生姓龔名延歷字玉臣別號震西本常之武進人自湖干徙居無錫熙春里順治壬辰成進士除湖州府推官治績見李苕平讞錄時上官有以叛黨陷平人者先生不可上官怒爭之益力乃罷職歸家居好讀書早暮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靡不分類以編晚益潛心考道與先學憲公講學東林書院至老不衰著有願學編理學醇疵辨諸儒語錄諸書而自記留耕堂有云予祖業二頃比年災於澇災於暵復災於虫予曾不介意予所憂者貪泉觸水溺心靄潦焦思燥性煽虐驕陽三彭二豎蝕根蠡賊予願以仁爲穀種義爲時措體嚴經界智析莠苗毋欲速而同宋人助長毋不熟而讓荑稗弗如逐志時敏以當終歲之勤勤德鄰仁耦以承而露之灌滋樂道進修以爲逢年之銍穫彼以耕爲耕者夫

子所謂餒在其中以學爲耕者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也以田爲田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不過數年之計以心爲田者吾耕之課吾子耕之吾孫與曾孫耕之斯爲百年之計也夫爲百年之計則所耕者既深所留者不亦多乎斯言也當耕而耕始終無一計功程效之心夫是之謂純心之學

湯潛菴先生墓誌銘　汪琬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彫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諭祭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嗷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世勢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微斷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逆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

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顧

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逮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跟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

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孽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黄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檢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荊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蛾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起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

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須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 世祖顧名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羣譽大著居無何 詔選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黔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逃走山谷公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忘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盜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

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鎮西省上游地脅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値海寇犯江寧煽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詠湧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籍入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負笈往受業門下毎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旣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捕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遨山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鬪毆恐愒民財事覺即恃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故讎公悉禁止不少貸蘇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蒭巫覡尸嗣入人閨闥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猾吏蠹胥悉摇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

之若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鄉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淸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厘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絶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避不撓忌者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 旨下部究主使 上乃命九卿吏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

者逆沮公幸勿偒與論公曰彼懸前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
不暇而恐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懟且憤所
以誣蠛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示恩干譽於是公
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
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迷𠊳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
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
公介侍　皇太子講與以自代耿公老儒廷譏與衆朝不相得復
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猶
不慨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毋老
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
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秘之急　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

輿道路譁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
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閣公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
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
耶越數日　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
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
解者公啞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
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毋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
以爲難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與無
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信之得失無所不綜
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洛學編一　心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
琬在史館出入必借藉公洋溉諸　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
以硯貞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
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前被　召又欲以宮豸薦琬
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
歲訖今猶覥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墮而何
忍執筆銘諸然琬惟以直諒爲公所許倘不能自公之志而暴其
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厥遷肇與睢陽逮公之身濇久益昌爲　國純臣爲世儒碩
道繼洛閩志宗稷益維吾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
翩然引身潛蟄閭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撫江
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遠彙前席遣彼舍汝伏機以
射何变之泰而命之適屢曆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
德　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沒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
天黄岡之仰不騫不圮瘞是銘詩以竢良史

熊敬修先生傳　　高芷生

先生姓熊氏諱賜履字青岳一字敬修號愚𡻕楚孝感人其先南昌人也由順治戊戌進士入庶常歷官東閣大學士旣殁而　朝廷隆禮師傅易名褒寵賜諡文端學者則皆稱敬修先生云先生生而老成端謹垂髫時贈公弘毅先生手先忠憲遺書一編授之曰東林爲道學正宗吾少幸出學憲鈍山高公門高公於忠憲爲猶子以得諸親炙者啟迪後學俾得粗有聞知兒曹能服膺是編便是聖賢路上人也先生受簡再拜曰謹受教嗣後歷官禁近諸所論述一本東林旨趣爲宗其在閣學也　上嘗命講大學首節暨中庸性道教等義先生敷陳悃切條對曲暢每發一言　上未嘗不點首稱善後先生掌院事入直經筵胥與尚書人心道心爲對其於理欲消長辨析毫芒一時感動　當宁同列欣嘆邦如曰

能公真耆儒也東林書院之重修於滸巷湯大中丞也時先生適以讀禮僑居白門予偕兄節培竭蹶襄事事竣乞先生文以爲記先生慨門戶之糾紛慨道脈之淩替重以默識篤行爲吾黨相勸戒且以口舌軋擊意見紛拏爲當日影附東林諸公痛下鍼砭累累千言皆切於人心世道嗚呼先忠憲於明季力維正學丕振狂瀾先生遭逢　聖明累侍講幄而持論醇正至欲并消偏黨形迹此心此理易地皆然亦可見先生之私淑於東林者深而東林之流澤爲遠且長也先生詩文雜稿所著最富其精力尤在學統閑道錄下學堂劄記三書今　皇上亦屢諮而嘉之至比之紫陽涑水且有將來祀享文廟之褒寧止東林俎豆與並生嗣守先業兢惕東林之廢墜幸先生之從祀於茲也用敢約衆先世遺聞略述其生平若先生之立朝大節豐功偉烈炳炳天壤不朽於千秋萬世者自有　國史在

贊曰先大夫之督學三楚也嘗建濂溪書院首拔贈公弘毅先生俾主講席歸里後不遠千里時以所學相質證後遭流寇喪亂以守正不屈死曰吾不敢負梁谿之止水也非學有源本而秉義如此乎敬修先生稟承家學以相　天子論道經邦弘濟萬物可謂有體有用矣其與贈公相繼並祀於東林也雖顯晦不同而後先濟美有以也夫

陸稼書先生傳　　王材任

國家重道崇儒德教翔洽端人正士後先輩出其粹然一出於至正爲東南道學之宗者唯陸稼書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隴其唐宰相宣公後浙之平湖人生而粹清端嚴莊重不苟言笑孝友其天性也幼讀春秋傳過目不忘稍長博通經史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於四子書章句尋繹不厭不啻菽粟之於口被服之於身故其生平所成就皆本諸躬行實踐而其文章政事表見於外者又爲士大夫所共知宜東南學者咸以爲朱子之後斷推先生也年三十七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授嘉定知縣縣瀕海難治先生潔己愛民力行節儉抑吏胥鋤豪右民俗不變去官之日小民遮道攀號聲徹數十里不絕旣不得請因刻木爲主尸而祝之曾左都御史蔚州魏公環極疏薦廉吏第一復原官再授靈壽縣先生力行教養條上六事請於上官民咸便之在任七年以左都御史灤州梁公竝嚴爲得行取邑民之泣而送者一如去嘉定時授四川道監察御史上疏論時政敢道人之所難言直聲震天下有與先生不合者先生遂改調歸屛居泖口閉戶讀書敝廬數椽不庇風雨布衣蔬食惟以講學爲務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未嘗見其厭倦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六十有三先生之學本於程朱謂不至敬無以立本不窮理無以致知又謂明之薛文淸胡敬齋曹月川羅整菴朱子之正脈也此外則陽儒陰釋之學創爲新說叛道離經梁溪顧涇陽高景逸起而正之爲功於學者甚大嗚呼先生之於斯道也見之精故言之切造之深故辨之晰先生之爲功於學者更大矣先生始罷以薦得復用數年以爲科爲御史抗疏無所忌諱與會議持論侃侃未嘗少屈至有欲以深文中先生者賴

聖恩寬大曲爲保全歸田之後江南學臣欽

皇上獨念先生又欲起而用之而先生已不能待矣

皇上仁如天地明並日月宏開言路優容諫官扶植善類無所不至先生之遭遇可謂盛矣天不假之年未竟其施此又士君子之所共惜也昔于淸端公嘗告人曰天下淸官惟陸稼書蔚州魏公亦謂余曰昔陸稼書云州縣親民之吏民間瑣細當爲分理若爲大吏惟虛公廉靜總大綱嚴責成其於事也多不如少少不如無與民休息而已迨余巡察直隸詞訟紛如見有情罪可惡者受而理之及按其事無一字實者而文移上下耽延時日兩造之身家俱不可問然後知稼書之教我者誠至矣余在吏部澤州陳公爲冢宰告同官曰今有志於學者必自淮乙堐暨龔斷始此陸稼書之言也願諸公共勉斯語耳夫三先生者海內所謂大賢也而居恒議論必稱述先生使後學知所景仰益見善與善之相感也嗚呼俱不可及也已所著有三魚堂集問學錄松陽講義困勉錄讀朱隨筆及點定四書大全等書行世今東林後學請於瀚川大中丞張公從祀於無錫之道南祠此非以道南之祀重先生也亦非借先生以爲東林重也特出於一時學者仰止之思不能自已而大中丞亦以爲非此無以慰學者之心欲世之目爲東林者皆學先生之爲人而後無愧其爲東林且欲後之從祀東林者必如先生之爲人而後無愧於從前之祀於東林者也一舉而數善備之矣先生之成進士也出吾鄉陳省齋先生之門故知先生甚悉乃次而述之且系之以論曰稼書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由先生而溯之於二程則先生其世適也東林顧高之學亦程朱之學也由顧高而溯之於道南則先生其大宗也要其有功於斯道一而已矣

吳徵仲先生傳　　施劉曾

吳徵仲先生諱日慎號敬菴徽州歙縣人也生而穎異少好學未弱冠補弟子員始而從事舉子業江左文壇名堅素者繼而潛心理學家貧甚壹意學問聞梁谿有高彙旃先生施繼碩高諸先生主講學於東林書院四方來歸因行遊焉從東林諸君子後虛心請益研求下學上達之旨析疑問難時出識論叢之紫陽通志後返故園益向學紫陽還古兩書院中會講不輟時則有胡覺磨汪暘若汪默菴施虹玉諸先生共相討論悉守白鹿洞學規而學緊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究其得力處尤在一敬字因自號敬菴學者宗之群稱爲敬菴先生嘗先生天資高邁於書無所不讀而其尋繹把玩終身不厭他者則惟小學近思錄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諸書迄今紫陽還古之間學者嘗

起知所指歸者先生汲引之力居多大中丞考陽張公當今理學宗主也平日所傾心折服若惟先生偕汪默菴施虹玉兩先生著述且有殘編斷簡不可輕置之語嗚呼觀張公所折服於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所以爲學槩可知矣予愧鈍根俗質很游中外三十餘年未暇講求性命之學今老而歸田時與東林講會道南遺規猶在令人嚮慕之念不輟也嘗讀先生書竊嘆其義理淵探真足以分宋儒一席所著有周易粹言大學章句翼中庸章句翼已行於世其餘若周易翼四書翼周子太極圖翼西銘翼三十餘種因貧不能剞劂藏於家歲癸巳後學同人公舉先生主祟祀東林書院道南祠配宋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永饗祀典云

汪默菴先生傳　　陳鵬年

文學汪先生諱璲字文儀號默菴新安之金城里人也系出周魯成公子汪侯而分派則自唐開國越國公始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穎悟過人十齡通經史大家然不屑事俗儒章句而惓惓於尊之原道年十六即手錄理學諸書潛心體認可謂聞道甚早矣性孝友色養其尊人鄉賓惟聯公繼志守身貽親令名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弟殀憂勞成咯血症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病且殁兩發舊疾幾憊人服其至性近世希覯少遭喪亂家中落兼治生以佐甘旨贍仲季而一燈午夜雖祁寒暑而終其身弗稍懈中年僦居澳陰因占籍中楚文譽日噪不十年棄去淡如也惟力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身修教成庭內肅然生平樂與善而不妄交所師友者錫山高彙旃先生吳㴱徐俟齋先生及同里

汪石潭裘簡岸數會友而已故高彙旃先生寄詩有曰遊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於憂患中以讀易求寡過之旨故所著有質疑二十卷凡八易稿而研究愈精孝昌熊文端先生亟稱之曰足下辯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大有功於四聖近大中丞游川張公序之曰力學篤行道宗孔孟理本程朱其實踐發明處都從身心體驗吾知大易真詮自伊川紫陽而還汪子分一席矣其見重於有道如此又有語餘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錄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若干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賢書甚富或行於世或藏於家皆可垂諸不朽者年七十四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論格物致知之義闡異說闢正學娓娓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

名鈞字隣石食餼有年能世其家學

贊曰予少與隣石同庠得拜先生于濂寓齋窩儀範嚴肅望如山嶽及聆其聲欬談論如冪日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每與予及履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亾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令西安猶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固已勤懇矣今先生歿名愈尊道愈顯雖未少見諸設施而著述弘多皆大有關於名教開示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醇儒之業不徒獨行君子云

施虹玉先生傳　　蔡源寬

先生諱璜字虹玉號誠齋徽州休寧人幼穎重寡言笑塾師郎心異之年舞勺已通孝經小學四子書稍長事制舉業應試過郡見紫陽書院中有講學者先生諦聽身心性命之緒論遂恍若有所得喟然曰學者當如是矣舉業非吾事也遂絕意仕進發憤潛修卒以理學著稱云其爲人以古道自處而一生得力尤在誠信兩字每謂吾儒以誠守身以信應物自然內外交修而學始立其爲學以宋儒程朱爲的兼于濂溪橫渠及明河津餘干泰和諸子之書無不日夜精研晰其同異辨其源流而得其指歸所在其講學也在新安紫陽還古兩書院每月會講皆首推先生主講席先生必先期齋戒肅衣冠斂容止危坐正論儼然以一身當嚴師益友而於先儒語錄尤多所發明能使聽者亹亹忘倦以故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其來遊錫山也以康熙壬子歲時鄉先生前楚學憲棠楣高公以忠憲公猶子主持東林書院先生負笈遊學歷吳越遡梁溪登東林講堂慨然有吾道復興之志以彙旃先生實得忠憲公家學淵源遂執贄行師事禮高公固雅重先生每會輒推爲祭酒先生亦直任不辭其立法引掖後進也九容以養其外九思以養其內九德以要其誠而所尤諄切者惟以修身立誠深相策勵學者佩服景行一如在新安時其所著有思誠錄每日以存何念接何人行何事讀何書吐何語五者自勘座右大書毋自誣誣人毋自欺欺人以示警更有小學發明五子近思錄發明兩書皆行世最著者先生功在理學五十餘年而歿歿後十餘年諸同人公舉祀先生於東林道南祠先生之學益以大顯余雖不獲見先生而少時猶及事內祖學憲高公郎耳熟先生名學憲公諸孫函三

切節侍東林講座習見先輩典型最心折先生者謂先生既已配
食先儒矣不可無傳因櫽逑平生品概而屬予傳之如此抑又聞
之東林故老云先生始來會講也臨別時與高公約以某年月日
必赴講及期高公設榻以待或謂公曰遥隔千餘里安能必施君
之果如約耶公曰不然施生篤行君子也如失期不來者吾不復
交天下士矣言未竟先生果携其子擔囊而至論者謂非高公不
能信先生非先生不能取信於高公以此兩賢之至今傳爲講堂
佳話嗟乎重然諾矜期許此風今已渺然矣必誠必信如先生者
眞古人哉眞古人哉

宋牧仲先生傳　顧棟高

宋公名犖字牧仲自號漫堂文康公權子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
衛從
世祖章皇帝渡桑乾水水濶數丈公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　賜雕翎箭五踰年分弟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
一當改文資文康公以年小力辭又三年隨文康公歸里力學好
古所切劘詩古文詞皆一時耆宿洎公殁服除謁選得黃州府通
判丁推艱闋內陞刑部福建司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
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部抵衆立斬而官免責公爭之强得
坐衆償負而官亦奪俸時論韙之累遷山東按察司公在部久精
練法比及轉外任屢平反寃獄而作奸犯科者按治嚴明不少貸
擢江蘇布政使察出前司庫空闕銀三十六萬兩揭報清刷
聖祖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聞
夏逢龍之亂時賊連破蘄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鄰云
人西者衆懼議緩行公曰兩省地聯一江撫臣彈壓處且生變
疾抵至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枝出師托言餉不發意頗叵
測立檄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論之省中標兵單弱人情恇怯公
至鎮以無事有告變言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聚衆應賊者公
佯不省而陰授遊擊葩承吉方略夜縛二渠至立斬之縣其首軍
江廣潤兩門餘悉不問衆乃大定會夏逆亦為江省素渦敗又新
遭寇驚公先條除病民者十數事繫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名
捕正法江西遂安三十一年命仍以故官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
士民愛尚文雅公遂弛威嚴以清靜無爲爲治吳故有蘇子美滄
浪亭公至葺其遺址暇日招文士觴詠其中修無錫道南祠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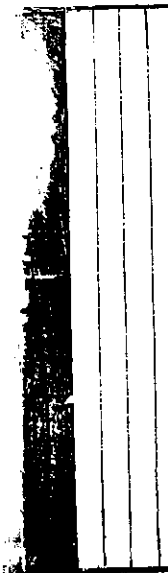
細務循舊竟治之無所更作而下亦莫有犯者在職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盜衰息屢邀

聖祖南幸　溫語褒獎至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不允最後抱小疾　命遣御醫胗視瞻　名為吏部尚書公少侍文康公於京邸熟諳掌故到吏部人不能欺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以衰病乞歸臨行慰勞再四并詢江南盜賊事公對愚民無知惟早具獄可免株連

聖祖是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公赴　闕恭賀以　先朝舊臣　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少師公自歸田後治西陂老圃日與故人子弟分韻賦詩故晚又自號西陂居上云

許時菴先生傳　　高巖

先生諱汝霖號時菴浙之海寧人也康熙辛未先生視學江南敦士習弘文教悉以實心行實政其校士也謂國家設制義取士上以闡聖賢大義微言下以覘士人立心制行歲科試牘非體認傳註精實談理者悉屏不採故事學使下車輒集諸生學宮命講五經四子雖循例奉行祗為具文而先生與子言孝與弟言弟窮經學之淵源晰諸儒之同異諄復指誨無少厭倦而大江南北沐先生之教僉以經師人師目先生焉東林之在錫也實為東南講學一大區會自先忠憲公於前明萬曆偕涇陽顧端文先生昌明正學天下嚮應迨至先生視學棟宇之弗治久矣諸生之習禮闕如先生再臨講舍兩捐俸金新堂廡以妥先賢延耆宿以造後進慨然欲重振斯席以繼往哲而開來學尋以任滿還朝而罷士林惜之先生自為諸生即以文章學問推其鄉祭酒年四十餘登第入詞館其視學江南也以贊善出最後為大宗伯予告家居以康熙庚子冬卒於海寧之里第訃聞三吳人士皆為位哭越明年辛丑請於學憲鄭公以某年月日配食宋龜山楊先生祠成公志也邑故先生扳補博士弟子方今觀察刁公邑侯胡公增志東林詢與拾萬一為先生傳不勝泰山梁木之感焉

張孝先先生傳　華希閔

張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河南儀封縣人天性樸誠少即潛心理學墨守程朱成康熙乙丑進士礽授中書舍人丁外艱回籍戊寅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囊沙築堤邑賴以安遂寧相張公督河薦公効力河工監修南岸堤工護馬家港東壩修高家堰蝦鬚溝河並著勞績再以河督疏薦授山東濟寧道濬運河追南旺水北注吏計稱最遷江寧按察司使蒞任數月

聖祖仁皇帝南廵名見　特擢右僉都御史廵撫福建時福建歲歉斗米錢四百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価驟減閩人咸飽公德永安大田等邑無賴竄伏深山中煽惑愚民公設法撫其衆餘黨遂散福州向多淫祀悉除去贖貧家女鬻為尼者數百人撫標舊多空糧為家衆地悉募丁壯補足之建鰲峰書院

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之秀者肄業其中數詣書院勗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尤以褒廉吏糾貪墨為急旋移撫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詣講學剖論朱陸異同娓娓不倦江南頻歲災侵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之食軍民多所全活又請蠲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　發帑平糶疏皆得　旨允行江南人之畏公者較閩更甚會江督噶禮與公素不相能辛卯科場事起劾總督營私壞法督勢張甚馳疏互劾遂寧相以司臬舉

詔質審

聖祖蟲得其情　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著留任噶禮革職江南士民莫不手額相告時奉　旨會察戰艦條陳分別營哨南澳舟楫立號數奸無所容尋以張令濤一案遂寧相以冢宰再至江南質訊遂解公任案成入　告蒙　俞旨着公隨冢宰赴京　召見

特命署理　倉場總督事務越二年奉　旨管理錢法尋晉戶部侍郎仍兼倉場總督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八月陞禮部尚書議

皇太后祔廟禮定耕耤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典多出公手乙巳二月既望公卒

上聞軫悼　命鎮國公奠茶酒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清恪公生平持己極嚴待人甚恕見之者如坐春風中素慕平湖陸侍御隴其推為敬軒整菴以後一人雍正二年廷議從祀孔廟公實主之嘗定大學啟本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困學錄公既歿之三年河督田公疏請特祠東林學子請於江撫張公從祀書院之道南祠

張菽川先生傳

秦松齡

先生諱爻字秋紹常之無錫人也隱居菽川之上因自號菽川少有至性篤孝友力學馬文肅公見而器之遂爲入室弟子爲有文名郡守山左宋公會五邑士子於龍城書院拔置第一屢試白下數奇不售乃棄舉子業潛心理學學以朱子爲宗自高忠憲周參洲諸公並罹黨禍人人目東林爲畏途而先生信道愈篤守道愈堅泊乎

昭代定鼎後學憲高彙旃先生既家弱水先生始識修復東林學舍四方之士來遊者雲集響應春秋釋菜畢入講堂與吳徽仲汪默菴施虹玉諸君子次第講學行行推先生俱首先生升堂即席容止肅穆衣冠儼然毋竪一義必原本六經參以心得往復回環極盡理趣湯潛菴撫吳至東林會講與先生上下議論輒首領之因延至吳郡學宮講孝經小學一時環橋觀聽者無不人人感動玉峯趙公繼之復設講座以禮請折節致敬僉謂東林有人蓋東林自彙旃高先生即世三十餘年講席不虛廢者以先生爲魯靈光也按先生平日束躬勵行垂規叠矩篤守居敬窮理之學不爲他歧所淆亂讀書靜坐老而不衰接引後學先經後史條理秩如於經尤精易詩春秋自湯中丞延講孝經旋有孝經解義其說一遵先儒而旁通曲暢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訓詁之外小學則有論註後生群誦習焉於十七史俱精熟而諸家記載亦博覽強記凡先代典章沿革前賢軼事家世譜牒歷歷道之如貫珠如指掌近修通省郡邑三志莫不受成焉尤究心先儒遺書於宋元明諸賢靡不考其師承採其要旨著洛閩源流錄有功聖學甚大殘編蠹簡罔不採訪求手錄親校卒多祕本邑中藏書家不逮也爲文淵博詳贍成一家言爲詩真率可喜不假粉澤四方請乞者

踵至倚侍立應未嘗厭倦嘗書座右云治此心須是刮垢磨光潔潔淨淨生斯世要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又云思狂思狷思中行最怕落他鄉愿一徑戒色戒鬭戒苟得常防過此物欲三關此可以知先生之學概矣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甚富不能盡刻其五經四書述朱附孝經問業小學論註洛閩源流錄悉行世云

高紫超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兄讀書聲卽牽衣請入塾授書便成誦十歲讀忠憲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試輙厭其習而先生居恒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闇然以明經老邑中士大夫至不敢以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行完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篤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于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夫小童莫不自謂先生親已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豪于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食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遣僮使往候已則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揖揖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逮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

五十餘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宕而遨遊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糧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兄子單衣裸甚出衣與服之載以歸方謀爲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產爲三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二子如子婚娶之費一皆出先生時先生饘粥不踰數十畝藉脯修以養恒日闕無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也歲己未旱庚申大水水流室中尺餘先生姊妹攜男女來就食先生庋版爲高閣令諸人坐其上雜豆爲飯共食之歡然而樂先生教人不爲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生前自慙汗愧屈而先生與語若唯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講說經義娓娓忘倦至食時則爲置食關雜以酒殽雖盡歡未嘗有諠笑聲終日不欠伸跛倚卽嘗空乏之時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既

不問家有無所得輙緣手盡晚年用益甚嘗茹粥七日先生方挈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親故有過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已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參餌謝不受先生爲學不尚議論惟致力于謹言愼行飭躬踐履間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爲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道學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詆訾咸呼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嚴介信道甚篤家不用浮屠治喪不作浮屠佛事一子疽瀕于危家人咸請禱于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跣足與人食不越盂下箸終日安坐一室手經書無所不窺尤深于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于家

林平華先生傳　陳鼎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萬曆辛丑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後適東林方興講學遂捐復講堂其後重建道南祠成又爲之記其略曰宰維吳地自讓王篳路而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更六朝五季剝蝕於談塵烽燹於戎馬非先生正學南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示外金人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於三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不盡皆熟諳情形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此直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涉功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爲玷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寇二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奈之何阨於權奸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謂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歟自東林復振後每月至會遇當道憲長四方賢哲皆一執於禮其有心衛道如此至先後試士拔馬世奇華允誠爲第一稱水鑑云其加意人文又如此凡民間有事剖斷如流按律得情吏胥不得上下手去任後民思之曰安所得林青天哉其得人心又如此官歷部曹至南京兵部侍郎卒學者稱平華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宰碑記遂入東林榜中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曾二雲先生傳　明史稿

曾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乞假歸師事鄒元標久之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劾權文牒日至櫻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齊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約訪取贖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爲申約束焉櫻持身廉爲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櫻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櫻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巡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劾罷巡撫周起元起知府行屬禮櫻獨如故實怒移檄以爾汝侮之櫻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緹騎逮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櫻助昌期應昇貲而經紀攀龍死後事出其子及僮僕於獄爲文祭之宜興毛士龍坐忤魏忠賢遣戍櫻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頻櫻以免武進孫慎行忤忠賢當戍櫻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七年遷浙江右參政用士民請詔以新秩留任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犯上杭櫻募壯士擊退之夜搗其巢殲敵殆盡士民爲櫻建祠毋憂歸服闋起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司分巡福寧先是紅夷寇興泉櫻請於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爲軍鋒果奏捷及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爲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櫻以百口保芝龍遂討滅香芝龍感櫻次骨十年冬東廠獲一男子言爲櫻行賄謀遷浙江按察使詞連吏部主事林中厚來方煒帝怒下兩人獄命撫按械櫻赴京御史葉初春先爲櫻屬吏知其廉於他疏微白之有詔詰問因具言櫻賢然不知贈所從至詔至閩巡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閱廠檄有奸人責四臣名

芝龍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櫻恩恐還去令從都下訊之四臣
乃妄言致有此事猶龍肯堂以入告力訟櫻冤芝龍亦具疏請罪
士民以櫻貧爲醵金辦裝耆老數千人赴至闕下擊登聞鼓訟冤
帝命毋入獄俟命京邸劄芝龍都督銜而令櫻以故官巡視海道
未行楊嗣昌以銜永多冤奏改櫻湖廣按察使兼右參政分守湖
南給以勅故事守道無勅帝特賜之時賊已殘十餘州縣而永州
知府推官咸不任職櫻薦蘇州同知晏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
兩人方坐事罷官以櫻言命日曙以同知攝知府事元吉以檢校
掌推官事櫻乃調芝龍勦賊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
分守登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其地明年還
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兖東
三府州縣盡失匿不以聞及兵退以恢復報而櫻所部青登萊三

府失州縣無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兵部侍郎總督薊遼
而櫻奪官逮治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盡釋諸囚櫻乃微
服遁還自詣南京刑部時福王已立法司當以贖徒唐王稱號於
福州鄭芝龍尊柄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
部而故吏部張肯堂於都察院櫻持法不撓數有所執爭薦揭重
熙傳鼎銓等皆擢用櫻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王堅延
平令櫻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二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三

祀典

流澤在人饗以俎豆禮也學者得以俎豆之事習禮于斯觀
感興起弗可替也在官之祭則於以見著令之有加隆焉志
祀典

古有釋菜釋奠之禮釋菜行于孟春而禮簡釋奠四時可行而禮
煩今制學宮之祭每歲于春秋仲月上丁日行即古釋奠也本祠
之祭酌古準今而權煩簡每歲于正月上甲日行釋菜禮春秋仲
月仲丁日行釋奠禮

釋菜儀注

前三日齋戒前一日宿院中
先師前設爵三（旁二爵先酌酒 中爵待獻官行）籩豆各二（豆在中盛菁菹兔醢 籩在兩旁盛棗栗）

[illegible]至日夙興主祭者與陪祭俱吉服（通贊唱）執事者各就位
陪祭者各就位　主祭者就位　瘞毛血　迎神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行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　酌酒　詣
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詣讀祝位
跪（通贊唱）陪祭者俱跪（引贊唱）讀祝（通引同唱）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唱）送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
身　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末學某等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惟
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茲當東林書院一歲

講習之初恭修釋菜之禮尚　饗

同日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設爵三旁二爵先酌酒中一爵獻官行籩豆各二二豆在中盛菁菹魚醢二籩在兩旁盛棗栗

七先生神位前每位設爵一分獻官行每案設籩豆各二如前。通贊唱執事者各就位　陪祭者就位　主祭者就位　迎神　鞠躬四拜興　平身　行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　詣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跪通贊唱助祭者皆跪引贊唱讀祝通引同唱俯伏　興　平身　復位引贊唱分獻者詣

七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唱送

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末學某等敢昭告於

宋楊龜山先生之神曰惟

先生倡道東南至止錫邑十八年儀刑儼在五百歲道化如新茲

當東林書院一歲講習之初恭修釋菜之禮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尤先生

小山李先生

實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配尚　饗按來緒進頭高諸先生祝文者宜于臨時一一揭此例宜識

釋奠儀注

先三日齋戒前一日宿院中午後省牲用羊豕各一以全牲獻

聖廟主祭者恭揖而退毛血用盤盛待次早瘞

先師前設爵六三盛玄酒登一大羹肉汁不用鹽醬鉶二和羹汁用菜料和去簠二黍稷簋二稻粱籩八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角芡實柿豆八韭菹切去本末取中四寸菁菹菜菔芹菹筍菹醢醢細切豬肉熟之和鹽酒料物魚醢細切魚熟之和鹽酒料物糗餅用小塊餅粉餈用小糕俎四羊首一豬首一羊前肩二豬前肩二

帛一　酒尊一

至日夙興主祭者與陪祭者俱吉服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

陪祭者各就位　主祭者就位　瘞毛血　迎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行初獻禮引贊唱

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奠帛　俯伏　興　平身

跪通贊唱陪祭者皆跪引贊唱讀祝通引同唱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行亞獻禮通贊唱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唱行終獻禮引贊唱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通贊唱飲福受胙引贊唱詣飲福位　跪　飲福酒　受胙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唱鞠躬拜　興　拜　興　平身　徹饌

送神　鞠躬拜　興　拜　興　拜　興　拜　興　平身

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　各詣瘞位　望瘞引贊唱詣望瘞

位焚祝帛訖通引同唱

祝文曰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越某日甲子末學某等敢昭告于

至聖先師孔子惟

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惟（春秋）謹以牲帛醴齋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　饗

同日

楊龜山先生神位前設爵三　巹一　鉶一　簠一　簋一　籩六（形鹽 槀魚 棗 栗 榛 芡實）豆六（韭菹 菁菹 芹菹 筍菹 醓醢 魚醢）帛一　俎四（二俎盛羊肉二方二俎盛猪肉二方）

七先生神位前設爵七　東西鉶各一　簠簋各一　籩各四（鹽棗栗芡實）豆各四（韭菹 菁菹 筍菹 芹菹）俎各二（一羊一猪）（通贊唱）各就位　迎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奠帛　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　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　詣

楊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獻帛　俯伏　興　平身　跪

陪祭者皆跪（引贊唱）讀祝（通贊引贊同唱）俯伏　興　平身　復位（引贊唱）分獻者詣

七先生神位前　跪　獻爵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通贊唱）行亞獻禮（通贊唱如前）。行終獻禮。（如亞獻禮通贊唱）辭神　鞠躬四拜　興　平身　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各詣瘞位望瘞（引贊唱）詣望瘞位焚祝帛訖（通贊引贊同唱）禮畢

祝文曰惟年月日末學某等敢昭告於

宋龜山楊先生之神曰惟

先生倡道東南至止錫邑十八年儀刑儼在五百歲道化如新茲當仲（春秋）敬舉時祭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遯初尤先生

小山李先生

貫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配尚　饗（自今以後讀祝文俱見前）

釋菜祭物

聖廟棗一觔　栗一觔　菁菹一束　魚一觔　酒一瓶　香燭一副

道南祠棗三觔　栗三觔　菁菹一束　魚三觔　酒二瓶　香燭三副

釋奠祭物

聖廟猪一口重若干觔　羊一羫重若干觔　帛一段　黍稷

稻粱　形鹽　槀魚　棗　栗　榛　菱角　芡實　柿　韭菹　菁菹　菜菔　芹菹　筍菹　醓醢　魚醢　糗餅　粉餈　酒一瓶　香燭一副

道南祠猪羊分用　帛　黍稷　稻粱　形鹽　槀魚　棗　栗榛　芡實　韭菹　菁菹　芹菹　筍菹　醓醢　魚醢　酒二瓶　香燭三副

以上係劉本孺先生志草原文

官祭緣起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施揚曾顧弘烈高攀升華焕張夏等呈為大道欣遘中天先儒再得此日公懇憲頒官祭以崇理學事竊惟吾道南矣前賢知正學之有歸斯文在茲後代卜天心之未喪豈廟貌千秋不毀而官祭一日未邀幸逢闢闔之代典永勒春秋之崇祀伏覩宋朝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道南祠在無錫縣城東隅係十八載流寓之舊區為五百年講習之公所載在志書稱為古蹟自顧高兩先生繼講席而虔修灌獻得歐林諸守令因共事而敬薦蒸嘗是則當日之私祭即當日之官祭也逮魏璫拆毀書院惟此祠不改舊觀然沿至今日而官祭竟湮矣恭遇　太宗師老大人心契西銘道隆北學三才合撰與禮樂以輔佐太平八代起衰立德功而並垂不朽所以吳風丕變窮鄉習衍義之書因

之宋儒再新下士識崇儒之要不愧同風千里洵稱曠代一時今有文靖十八世孫生員楊惟植德行允孚于閭里孝思彌篤于家庭捐產葺祠備員奉祀朝夕瞻依且明對越詠世祖清芬之澤徼憲天育化之隆但念有耑祠無官祭未免愴懷且謂撥常郡比錫山尚稱缺典伏乞　太宗師老大人表章先儒興起後學批飭毘陵道南祠事例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為令甲庶幾風高立雪國家無不舉之禮文兼且化洽横渠草野有聿修之經術矣為此連名具呈須至呈者　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大道欣遘中天等事蒙　欽差提督江南淮揚蘇松等處學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批發本學生員施揚曾顧弘烈高攀升等呈詞前事奉批開龜山先生有耑祠而無官祭殊為缺典仰學照例速議詳奪等因蒙此遵依查得宋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流寓錫邑十有八載紹興末公之孫航以樞密院編修轉常州添差通判遂占籍錫之垂慶鄉子孫世居焉其祠于茲土宋元以來尚矣其地向為庵僧侵沒賴顧高兩賢出貲價購贖而祠得復存後為魏璫撼搖幸忠憲義僕執志書力爭而祠得不毀當講學之日撫按分司頻來拜謁郡守邑侯共事趨蹌此官祭之所以不待請也自哲人云亡廟貌寂寞近有文靖公系孫奉祀生員楊惟植棲止祠旁勉修講習邑中子弟莫不欣蒸固本生蒿芬烝烈之思寔皆憲臺一道同風之效不有官祭曷昭大公此生員施揚曾等之所以公請也龜山先生之宜有官祭既不待言而錫邑道南祠係十八載講習之故宮尤千百年精氣之所聚春秋禮祭又何疑乎祠中諸從祀皆宋明以來大儒或受業于及門或私淑于後世各有羽翼之功無忝馨香之祀并合開列姓氏

同祭文粘單報明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大道欣遘中天等事承准本縣故牒該蒙　欽差督學道張批發本學呈詳生員施揚曾顧弘烈高攀升等呈舉楊龜山先生官祭緣由奉批開道南祠應官祭以崇祀典仰縣查照典例行此繳等因到縣奉此行文牒學即便遵照憲批事理查照典例具由呈縣候覆施行等因承此該本學會集生儒議得理學宗風不墜惟賴表揚先賢教澤常新敢弛報祭故周元公之祭于濂溪祭于九江與朱文公之祭于婺源祭于建陽不一而足皆地方之光而典章增重者也今東林之有楊龜山祠寔與元公文公各處耑祠相埒宜遵照本邑崇正書院祭品禮儀兩丁奉祀擬撰祭文一篇恭候裁定施行

雜

順治歲次　月朔　越　日丁　知無錫縣事黃之
璿等謹致祭於
宋先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之神曰先生之學繼程啓朱先生之
文超軼蘇惟是東林神靈所都一十八年來誨吾徒未發氣
象無欲功夫吾道南矣其在斯乎茲當春秋丁敬行脩祭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尤先生
小山李先生　寔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　鈞塘陳先生
啟新錢先生　涇陽顧先生　靜餘許先生　涇凡顧先生
玄臺薛先生　開適葉先生　弦所張先生　景逸高先生
我素安先生　覲華吳先生　經畬鄒先生　本孺劉先生
仁寰宿先生　水巷秦先生　訒巷華先生　素修馬先生
幾亭陳先生　鳳超華先生　仲馭周先生

配

尚

饗

東林後學錢肅潤高菖生顧曰䮾等呈為祀典遵批釐正後學承
籍乞成懇賜申飭振新以復舊觀以彰文治事東林書院道南祠
崇祀肇稱夫文靖學統特著夫顧高前賢倡而後賢隨講會開而
文會起月旦既本大公典章悉遵舊制肅潤等上年十一月十六
日具呈憲轅蒙批與同學先達碩儒共相討辨釐正潤等感佩天
恩約同郡縣先達公同議得在祠諸賢久經祔祀難分彼此自應
一體補復位次如江右南皋鄒公為東林前輩金沙景素于公為
道南功臣並當增入以光正學已擇本年正月上元日迎進二月
十一日仲丁釋菜顧高後裔相同講習如初理合報明又上年九
月先蒙大憲臺給示內開前賢祕論之區如有師儒生徒鋭志璽

學不妨講習其中因于講會之外復聯文會勸行格課可奈書院
荒頹多就傾圮會逢大憲臺內名總憲若汞此日振新洵是千秋
盛舉伏乞憲恩批飭遁屬所司及時修葺加意護持庶棟宇煥新
成仰作人雅化規模整舊群瞻衛道洪庥將見一邑而徧三吳彬
彬開文治之盛且由一時而傳千古永永頌令德之垂先儒叨庇
實深後裔沾恩亦靡量矣為此上呈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　日呈蒙憲示

計呈

道南崇祀先儒位次

主位

宋文靖龜山楊先生 諱時 南劍將樂人

配位

仲素羅先生 諱從彥 南劍人　德輝胡先生 諱珵 毗陵人
玉泉喻先生 諱樗 居無錫人　遂初尤先生 諱袤 無錫人
小山李先生 諱祥 無錫人　實齋蔣先生 諱重珍 無錫人
二泉邵先生 諱寶 無錫人　涇陽顧先生 諱憲成 無錫人
涇凡顧先生 諱允成 無錫人　啟新錢先生 諱一本 武進人
以身薛先生 諱敷教 武進人　我素安先生 諱希范 無錫人
本孺劉先生 諱元珍 無錫人　懷魯周先生 諱孔教 南昌人
元沖李先生 諱復陽 毗陵人　玉池史先生 諱孟麟 宜興人
靜餘許先生 諱世勳 無錫人　慎所丁先生 諱元薦 長興人
景逸高先生 諱攀龍 無錫人　少墟馮先生 諱從吾 長安人
開適葉先生 諱茂才 無錫人　鈞塘陳先生 諱幼學 無錫人
宜諧歐陽先生 諱東鳳 潛江人　洪澳孫先生 諱慎行 武進人
念臺劉先生 諱宗周 山陰人　彙旃高先生 諱世泰 無錫人

儉齋王先生（諱永圖宜興人）
振衡余先生（諱玉節大治人）
弦所張先生（諱夢時無錫人）
燕超華先生（諱允謙無錫人）
西溪繆先生（諱昌期江陰人）
大洪楊先生（諱漣應山人）
湛持文先生（諱震孟長洲人）
廓園魏先生（諱大中嘉善人）
觀華吳先生（諱桂森無錫人）
石齋黃先生（諱道周漳州人）
鳳超華先生（諱允誠無錫人）
經畬鄒先生（諱期楨無錫人）
素修馬先生（諱世奇無錫人）
狷菴金先生（諱鉉武進人）
霞舟吳先生（諱鍾巒武進人）
寶慈成先生（諱勇樂安人）
庸菴顧先生（諱樞無錫人）
蘇門孫先生（諱奇逢容城人）
大音秦先生（諱鏞無錫人）
幾亭陳先生（諱龍正嘉善人）

補祀

南皋鄒先生（諱元標吉水人）
景素于先生（諱孔兼金壇人）

復祀

蕺山虞先生（諱萬發丹陽人居無錫）
忠餘鄒先生（諱期相無錫人）
水蓉蔡先生（諱耐載無錫人）
並漁陳先生（諱正卿無錫人）
仁褧宿先生（諱夢鯉無錫人）
訒菴華先生（諱貞元無錫人）
仲馭周先生（諱鑣金壇人）
日齋黃先生（諱贇無錫人）
太巖張先生（諱雲覺無錫人）
家吉刁先生（諱包祁州人）
北海孫先生（諱承澤大興人）
子衆陳先生（諱柸嘉善人）
驥如施先生（諱元徵無錫人）
濬緣秦先生（諱重泰無錫人）
孫菴鄭先生（諱日訒武進人）
震西龔先生（諱廷歷武進人）
佩之嚴先生（諱瑴無錫人）

配位緣起

宋喻玉泉先生　龜山門人
宋尤遂初先生　玉泉門人
宋李小山先生　遂初門人
宋蔣實齋先生　遂初門人

右喻尤李蔣四先生由龜山一脉遞傳故以之配享蓋元儒虞薦發所定而邑人稱爲五賢者也

宋羅豫章先生　龜山門人
宋胡德輝先生　龜山門人
明邵二泉先生

右羅胡兩先生係萬曆甲辰三十二年顧涇陽先生重建道南祠時所補祀復增入邵二泉合前喻尤李蔣爲七先生

明顧涇陽先生
明顧涇凡先生
明錢啓新先生
明薛以身先生
明安我素先生
明劉本孺先生

右六先生係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高景逸先生將殉止水而躬進者有告祠文

明高景逸先生
明葉園適先生
明陳筠塘先生
明許靜餘先生

明吳素衣先生
明鄒經畬先生
右六先生崇禎年間所進
明張弦所先生
係崇禎年間所進
明馬素修先生
明華鳳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順治六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周仲馭先生
係順治九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秦水菴先生
係順治十二年高世寧等公送入祠

明宿仁寰先生
明陳幾亭先生
明華訒菴先生
右三先生係順治十三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鄒忠餘先生
係順治
明陳並漁先生
係順治十六年　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黃日齋先生
係順治十七年鮑鳳來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張泰嚴先生
係順治十八年鄧胤祺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孫淇澳先生
係
明惲遜菴先生
係
明刁蒙吉先生
係康熙九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宋虞薇山先生
係康熙十一年高世泰等置主補祀
明秦濟繇先生
係康熙十　年　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史玉池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嚴佩之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　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施畸如先生
係康熙十三年龔廷歷等具呈儒學　公從祀
國朝孫北海先生
係康熙十五年高世泰龔廷歷高芷生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國朝龔霞西先生
係康熙十七年王仁洨等具呈邑令韓公從祀
明成寶慈先生
國朝陳子衆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年張光庭高耆生高芷生等呈邑令曾
公從祀

明余振衡先生
係康熙二十一年高𦸈生高芷生等具呈邑令曾公從祀
明周懷魯先生
明李元冲先生
明馮少墟先生
明丁慎所先生
明歐陽宜諸先生
明劉念臺先生
明高彙旃先生
明王儉齋先生
明華燕超先生
明楊大洪先生

明繆西溪先生
明魏廓園先生
明文湛持先生
明黃石齋先生
明金狷菴先生
明吳霞舟先生
明孫蘇門先生
明顧庸菴先生
右十八位先生係康熙二十二年顧貞觀等具呈撫憲余公從
祀
明秦大音先生
係康熙　十　年孫秉禾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明鄒南皋先生
明于景素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錢肅潤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賀尊陽先生
明熊所公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高𦸈生錢肅潤高芷生等具呈儒
學方公邑令徐公詳道憲劉公學憲趙公從祀
明汪鶴山先生
明胡慎三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施璜等具呈邑令徐公詳道憲劉
公從祀
明蔡雲怡先生

國朝王敬哉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高芷生錢肅潤等具呈邑令徐公
詳道憲劉公從祀
國朝湯潛菴先生
係康熙二十六年孫繹武等具呈邑令徐公通詳各憲從祀
明吳佩潛先生
係康熙二十七年門人王列星等具呈邑令詳府轉詳學憲李
公批行從祀
明王軒蔡先生
係康熙三十三年許之漸高𦸈生高芷生等具呈撫憲宋公學
憲許公從祀
明周蓼洲先生

國朝吳檄仲先生
國朝施虹玉先生
右三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楊慶徵高芷生高𥡴等具呈邑令
涂公詳撫憲佟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熊敬修先生
國朝張菰川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芷生秦源寬高𡾰等具呈邑令
涂公詳撫憲佟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陸稼書先生
國朝汪默菴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芷生高大酉高嶒等具呈邑令
涂公詳撫憲佟封張公批允入祠

明陳中湛先生
係康熙五十六年周朝銓吳雲棟高嶒等具呈學憲林公批允
入祠
國朝宋牧仲先生
國朝許時菴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六十年祝昇平高𥡴高𡾰等具呈本學李公
詳請學憲鄭公批允入祠
國朝張孝先先生
係雍正三年王雲錦高𥡴華希閔高𡾰顧濬等具呈撫憲張公
批允入祠
明孝同節先生
國朝高紫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雍正七年孫褎仁等具呈邑令王公詳請學憲鄒
公批允入祠

添設牲牢緣起

江南常州府金匱縣爲籲詳捐設牲牢永光南道俎豆事案據紳士秦源寬杜詔王澍高崧華希閔高隆許獻高躍龍秦伯龍高廷珍鄒鳳城高文長等公呈前事內稱金邑東林書院有道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及羅豫章以下計先賢共八十有八人生雖異代此心此理皆同道出一源其人其品無二有明萬曆之季顧高繼起大振儒宗迄今隆盛之朝熊許諸公有功講席一堂共祀千古爲昭但神祠三間正中一龕係奉楊龜山先生神位旁列四龕係宋元明以至 本朝諸賢從祀之位毎逢春秋二丁行祭止于龜山龕前側備豬羊一副而從祀如羅豫章以下四龕向來祭品闕如幸遇師臺學道愛人景行先哲毎于文廟行香之後賜謁無虛更集諸生文課其中薰陶有藉本年二月初十日親行致祭于從

祀四龕之前特捐設豬羊四副將瓣香之益蒸亦血食之愈隆大愜人情堪爲定例伏懇備文申 憲載之祀典永垂無窮則配食益崇其儀諸賢之肹蠁倍著牲牢不缺于物道南之俎豆彌光將後學之薪傳炳于星日而先賢之道統浩若江河矣等情具呈前來據此當經具詳 各憲在案今奉 署督部院尹 批開仰蘇州布政司查明飭遵繳又奉 署撫部院喬 批開仰布政司查明議詳核奪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又奉 布政使司白 批開據詳道南祠旁祀諸賢捐備牲牢致祭足徵留心祀事旣據通詳仰候 各部院批示具報繳又奉 按察司刁 批開道南祠正中一龕向備豬羊崇祀旁列四龕諸賢岳峙昌明聖學均有功于世道人心羽翼龜山咸宗主于分殊理一此誠先後同揆所宜禡歆一體者也今春秋二祀祭品闕如該縣親行致祭於從祀四龕之前捐設瓣香牲醴備所未備祀典從新諸紳士崇賢念切思隆俎豆之光而該縣重道情殷大煥蒸嘗之典詢稱盛舉允協輿情據詳仰常州府轉飭悉如所請永著爲例仍候 各院憲批示繳又奉 本府正堂魏 批開先賢從祀例設祭品或編欵不敷添備以光祀典誠當永遠照行仍候 各憲批示繳各等因批行到縣奉此該卑署縣從祀先賢祀典宜備凡遇祭時捐設牲牢應請永爲定例以昭祀典遵奉批飭議詳合行詳覆仰祈 憲臺俯賜轉詳爲此卑署縣合行具由另備書册謹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雍正十年六月初十日知縣胡公名慎

署江南常州府正堂李 爲籲詳捐設牲牢等事七月十五日蒙

布政司白 憲牌內開奉 署撫都院喬 批本司呈詳該府詳覆金匱縣道南祠旁祀諸公捐設牲牢一體致祭詳請永爲定

例緣由蒙批如詳飭遵繳等因到司奉此合行轉飭仰府卽便轉飭遵照毋違等因到府蒙此合就轉行爲此仰縣官吏查照來文卽便遵照毋違須至牌者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知府李公名振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三 終

公移

會友講學求以明道諸賢退藏者事也然必當路護持誠如景逸先生云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者歟况嗣後諸賢不作遺緒莫存當路之力其所維繫又曷可少哉志公移

請復東林書院呈辭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等呈爲興復先賢遺蹟以延道脉以維士風事竊以道術日晦恒歷久而逾著學湮艸莽必有藉以更新故範俗要在作人而興教務先正學茲邑有楊龜山先生書院創自政和之世聿臻嘉靖之初從游一十八年喻工部以親炙而躬承正派興起二三百載邵文莊緣私

淑而力障狂瀾一時明道淑之宗瞻依孔孟迴邑洗異端之習講法程朱詎期習與時移教隨人息招提在望僅開演法壇場書院久墟無復譚經皐比嗟徃詰之儀形既遠恐將來之趨向漸岐久議修復未行究且榛蕪誰闢今日者斯文有幸吾道將興高山勁仰止之思倡明絕學曾國値多賢之會共襄眞傳化益溥於菁莪士式歸其鼓篋願拓昔時之遺址剏脩重光更還異代之芳規宮牆不朽伏乞念士風之宜振憐習俗之久汚亟賜主持弘敷教澤俾升堂入室歸然開道術於東南而玉色金聲卓爾迴眞源於洙泗下情無任懇企之至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呈

縣牒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據生員馬希尹等連名具呈前事到縣擬合牒送儒學衆議果否與論允乎即查勘費工估合用若干應否官民出辦逐一查明呈報以憑議復申詳修理施行須至帖者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知縣林宰

學牒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承准本縣取牒前事承此遵依行帖查勘去後隨據本學廩增附生員顧麟禎錢敬倫宰等結稱會同該學査得龜山先生書院創造有年修葺未舉今欲恢昔時之遺址復異代之芳規眞斯文大幸與論允乎者但規制煩重費用不貲邑內縉紳先生已共集銀三百兩惟是加意正學興起人文以共成茲舉者尚有待焉爲此連名具結前來卑學合行具繇牒呈伏乞照詳轉達施行須至牒呈者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教諭畢有學訓導李從謙王泉

縣申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票前事仰縣査該縣原詳修造先賢龜山祠宇逐一估計明確申府覆議轉詳等因又蒙硃批查堪動錢粮該縣設處若干其少者本府措處蒙此隨行主簿張守善議估間續蒙信票差吏孔光祚齎發銀一百兩零五錢五分一釐下縣收貯縣庫候發外今准張主簿牒稱遵依會同儒高二官及原呈生員馬希尹等前詣應造祠宇處所公同酌議應用木石磚瓦釘灰等料幷大工飯米共估價銀七百七十二兩零三分具數前來准此隨該本縣細加檢査庫有一項萬曆三十年解存各衙倉米折銀五兩一錢一分八釐七毫六系三十二年科貢項下額編進士四名每名牌坊銀二百零四兩今科止中三名存銀二百零四兩又本年許春元不受長夫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有三十一年驛徙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

錢四分二釐巳上四項共該銀三百十二兩六錢八分八釐七毫六絲查係無礙堪以動用及蒙府發銀一百兩零五錢五分一釐原申邑內紳助集銀三百兩共銀七百十三兩二錢三分九釐七毫六絲餘不敷銀五十八兩七錢九分二釐四毫四絲本縣另行設處完工合無候詳允日委官辦料刻日興舉係干動支錢糧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知縣林宰

府牌

直隸常州府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奉撫按曹批發本府請詳動支官銀建造無錫縣龜山書院緣繇奉批府縣庫貯銀俱准動支委官辦料督匠興工不敷之數聽該縣另行設處詳報又蒙巡按御史馬批開該縣庫貯無礙銀兩准照動支爲修復書院之資不

足之數於本院留充兵餉贓銀內支銷繳又蒙帶管常鎮兵備道鄒批開無錫議復龜山先生書院旣查有堪動官銀准炤府發縣委廉幹官員飭材鳩工速完具報尚少銀數另牌行助等因奉此案查先據該縣申詳前來隨該本府看得先賢楊龜山先生寓居毗陵錫山之間凡一十八年與鄒道鄉周伯忱兄弟互相切劘以故理學一脉至今猶存其淵源有自來矣無錫舊有東林書院爲龜山而創向未修葺俱已廢壞今該縣搢紳議復舊址以表揚先哲興起後學風教所關誠盛舉也估該工料銀七百七十二兩三分及各官助銀三百兩尚少銀四百七十二兩三分相應官助今據該縣查有三十二年科貢項下存剩銀二百四兩又本年許春元不受會試長夫銀二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三十一年錫山驛徒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錢四分二釐俱各堪以動支連前各官助銀共有六百七兩五錢七分仍少銀一百六十四兩四錢六分隨査本府庫貯原發放存俸根等銀共一百兩五錢五分或係遠年貯庫或係正項支存俱堪動支發縣湊修合無候詳允日准支府縣庫前項銀各官銀兩給發委官辦料督匠興工尚少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或批量助或聽該縣一併設處工完冊報等因具由申奉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爲此牌仰本縣官吏炤依備奉批詳內事理卽將本府原發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并該縣科貢等銀三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官銀三百兩照數給發廉幹官員辦料興工勒限完報完日備造某處用過工料逐項查明并取官匠結狀各五本申府以憑覆核轉報其不敷銀兩查炤批示遵行毋得違悞須至牌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知府歐陽公名東鳳以下府僚

同

直隸常州府爲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欽差提學御史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由蒙批修葺書院不敷准動本院贓銀四十兩給助之工完冊報繳蒙此案查先蒙巡按道批詳前事巳經備行該縣興工建造去後今蒙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無錫縣官吏查炤原今事理卽便行委廉幹官員作速辦料修葺務期堅固不敷銀兩准于本院項下贓銀內支銀四十兩湊結完日用過工料細數文册幷管工官匠結狀各一樣五本申府轉報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直隸常州府爲學政事蒙欽差兵備道鄒憲牌該蒙欽差督學御史楊憲牌照得無錫舊有楊龜山先生書院日久湮沒今據該府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卽便轉行常州府將原批該府動支本院贓銀四十兩量助外其原詳六十四兩四錢六分尚欠二十四兩

四錢六分再于贖銀內照數支給發縣工完造册繳報蒙此擬合
就行為此仰府卽將本院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
除批動支贖銀四十兩給發外尚少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于贖
銀內照數支給發縣修葺工完册報查考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為
此仰縣官吏查照先今事理卽查建造前祠不敷銀兩除本院批
助贖銀四十兩外尚少銀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于該縣庫貯贖
銀內照數支給如該縣庫無前項贖銀卽便差人赴府申請施行
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縣申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欽差蘇松兵備道
鄒憲牌仰縣卽將武進縣解到本道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兩固
封差吏齎送鄉宦吏部郎中顧涇陽宅上交收取回帖先繳仍置

區額一座令善書縣式登寫完日上立具縣申報等因蒙此遵依
除將區額做辦完日另文申報外原蒙助修銀六十兩照數固封
差吏齎送本官收訖取具回帖見在擬合先行申繳為此卑縣合
行具申謹申伏乞照驗施行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一日知
縣林宰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本府信牌該蒙撫
按學院道批詳動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由前事備奉仰縣卽
將本府發下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原申本縣科貢等銀共三
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官助銀三百兩照數給發庶矜官員辦料
興工勒限完報完日將用過工料逐項查明造册并取官匠結狀
申府轉繳等因又經蒙兵備道鄒發助銀六十兩共銀七百六十
八兩一錢二分蒙此隨行主簿張守善管理關有本縣顧鄉宦首
倡在內經理遵將前項銀兩照數齎送本官估買物料建造去後
各官又議講堂自備工本建造不費官銀將前助銀三百兩自行
支用訖其官發四百六十八兩一錢二分額為造建祠堂之用除
造祠堂并石橋開河築岸等費共銀三百七十三兩三錢五分遵
完工訖為照祠宇鼎成春秋之俎豆宜設講堂崇集歲月之供饋
頗煩本縣會同各官所議務須置買祠田百畝計價銀二百二十
餘兩每歲除聽辦粮外餘收米麥以供前費除本縣捐助銀五十
兩外又查前項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尚少銀七十五
兩二錢四分查前蒙按院批詳不足之數准於本院附充兵餉贖
銀內支銷又蒙學院二次行助贖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查縣庫
本院項下只有贖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係無可動另有一項歲
徵學租銀兩堪以動支本縣未經請明擅難支用合候轉詳示日

取送本官湊置祠田永為久遠之計本縣查造完祠宇用過物料
細數造册先行申送伏候學按院批示至日遵行為此卑縣合行
具由謹申伏乞照驗轉詳施行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知縣
林宰

府票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巡按御史馬批發本府呈
詳動支原批助銀建祠銀兩存剩置田緣由蒙批捐助銀准於本
院新收聽支贖銀內照數動用其留充兵餉係前院贖銀照舊存
庫此繳蒙此案照先據無錫縣議申前來該本府看得無錫縣建
造龜山祠業已落成春秋之俎豆并講堂歲月會講之供應須置
買祠田歲收米麥以供前費今據該縣議置田百畝該價二百二
十餘兩除建祠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及該縣捐助銀

五十兩外尚少銀七十五兩二錢二分五釐議請原批助銀內動
支合無俯從准照在于原批助出充兵餉贓銀內動支銀三十七
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湊買餘少銀三十七兩六錢二分零
候詳學院批助找給等因具由呈詳蒙批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仰
縣官吏查照批詳事理即于按院項下新收聽支贓銀內動支銀
三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置買祠田其留充兵餉贓銀
照舊存庫餘少銀兩候詳學院方許動找給置買完日備開田坵
四址并應收米麥數目冊報查考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三年五月
二十二日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巡按帶理學校監察御史
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存剩贓銀餘少支發學租銀兩湊買祠田
緣由蒙批准照數支送書院繳蒙批擬合就行為此仰無錫縣官

吏即於原申本院贓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及學租銀內支銀三
十二兩一錢一分七釐五毫照數支送書院置買祠田取領狀二
紙申府以憑轉報施行毋得違錯須至票者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二十六日

附前盛公嶽玄請復書院原呈（按萬曆間嶽玄兩具呈學校者皆批允修復而卒不果迄因工費浩大難于舉行且戊寅年郎樹倘此亦其徒有志而未伸之事也役雖不就願則可嘉附錄原呈以彰同善[illegible]）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應試生員盛鑾等呈為修復書院以厲
士習事竊謂士習係於風教風教由於倡率吳下士習久靡幸藉
宗師倡明斯道懇啟後學凡在陶鑄敢不思奮願吾儒之道以學
而致猶百工之事居肆以成本縣東林舊有楊龜山書院業已頹
廢基址尚存理宜修復為諸生約束之地伏乞宗師老大人查明
來歷批發該縣銳意興復以崇風化其一切工費諸生別當義助
為此連名具呈須至呈者隆慶元年八月具呈耿宗師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盛鑾等呈為懇加修復先賢書院
以崇正學以維名教事竊念本縣人文之盛雖宜于延陵季子以
來而理學人明實倡於有宋名賢攸寓今城東有東林書院遺址
乃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講學故地也寓居一十八年從遊凡數
百輩道南之澤不泯迄今具載縣志隆慶元年八月內鑾等具呈
欽勅提督學校宗師耿老大人蒙批看得前項書院既係名賢遺
蹟所存義當修復況工費一切不煩官府其事無容遲托者仰縣
行學聽行各生修葺完日具中新院選取志行文學為眾所孚者
主會于中率令原日本院當等章生朝夕觀摩毋徒文具也等因
經今已越六年諸生心力不協通邑縉紳先生慨為其議修復竊
念興舉廢墜雖受成于往年而作新教化端注張于今日伏乞宗

師老大人備查來歷弁查嘉靖年間欽勅提督學校宗師聞老大
人興復事宜批發該縣嚴加崇闢銳意作興恢復久湮之一隅俾
存名教之樂地仍令通學廩增附生員公舉堪以主會者轉申詳
奪則斯文有主盟吾道不孤托況今纂修縣志理宜釐正入刻以
垂不朽先賢後學豈不兩有賴哉事關風教所係非輕為此鑾等
連名具呈須至呈者萬曆元年九月具呈謝宗師批本縣查議速
報

縣申拆毀書院緣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奉旨拆毀書院事天啟六年四月廿八日
奉巡按徐憲牌前事內開昨接邸報欽奉明旨蘇常等處私造書
院盡行拆毀刻期回奏欽此待得常州府無錫縣有原設書院一
所擬合亟行拆毀為此牌仰該縣官吏即便督同該地方人等立

時拆毀拆下木料俱即估價以憑題解不許存留片瓦寸椽限即
日具將毀過緣繇呈馳申報等因蒙此即委本縣官糧縣丞來惟
觀勘拆去後隨據本官呈稱親詣東林處所喚同匠作估計拆毀
牌坊墻門一座價銀六兩廳屋三間價銀十八兩川堂三間價銀
十兩講堂三間價銀六十兩旁小屋六間價銀一十二兩共估價
銀一百零六兩續據本官查於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該陞
任林知縣具申兩院用價二百二十兩置買公田一百畝照原價
名民買訖又鄉官吳知州助公田一百畝亦照官價二百二十兩
變回訖又本縣鄉宦原任太常寺卿顧憲成零置基地六畝圖地
十畝照官價三十二兩五錢名民買訖其田地畝數至今稅糧黃
册以東林立戶委是二百一十六畝田屋二項通共該價銀五百
八十一兩二錢俱已照數完庫幷具勘估拆毀講堂等處各料細

數揭帖因縣問報前來據經備文造册于天啟六年二月十七日
備文粘同收過前項田屋價銀數目申府轉報今奉憲牌遵查前
項東林書院房屋牌坊匾額碑碣等項先經奉文拆毀易價貯庫
訖見蒙守催擬合申覆為此卑縣合行備繇具揭謹申天啟六年
五月　日知縣吳大朴

修復東林書院憲票

巡按察院（祁公名彪佳）票仰無錫縣官吏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
應修復合該工料若干有無堪動錢糧明白具詳幷原行拆毀文
卷一幷送院查閱毋違崇禎六年七月十二日

縣票

仰喚原管拆東林書院耆民談來泰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議今
應修復合該工料若干限次日內造册呈遞此係現奉按院憲票
查復立待申報毋違崇禎六年七月十四日

查議建復東林書院回呈

耆民談來泰呈為建復東林書院事遵蒙爺臺鈞票喚泰即將東
林書院逐一查議今查得書院舊式規址坐落城東弓河前有馬
頭牌坊前道月河橋梁門道墻門明堂麗澤堂依庸堂墻門　聖
殿左右殘書樓兩傷從屋週圍樹木悉嚴整壯麗天啟六年全區
屋宇刻期番毀慘無一柱寸椽基址用者差役坐視易價谷李變賣
得價一百五十六兩又公田二百畝基地六畝圖地十畝照原價
共易銀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二項共銀六百三十一兩二錢奉文
齎解蘇州府協助祠工守候批回在卷前項屋宇價值較昔建造
工程十僅得一蓋緣欽毀木植殘損過多求售無主故耳今奉前
因隨邀各位鄉紳會集公議以舊式建復除麗澤堂三間先年係

貢生吳桂森捐資建造計費工料銀二百兩有奇外餘馬頭牌坊
前道月河橋梁墻門門道川堂依庸堂墻門　聖殿左右藏書樓
兩旁從屋週遭樹木屋下裝摺椅桌鋪設諸項備查當年興舉設
處輸助錢糧得銀一千零二十三兩有奇陸續營造完局册籍具
在今蒙建復合具圖式略節呈覽伏候詳示定奪施行崇禎六年
七月十七日縣批准申憲批書院為有宋龜山先生講學之地豈
宜鞠為茂艸使後學仰止無地本院量捐助公費銀一百兩候另
檄解貯或建堂或贖田候銀至日該縣會同諸紳酌行繳

崇禎十三年庚辰巡撫張公（名國維）助銀一百兩修復東林書
院移文原志闕

請斷書院基糧呈

無錫縣學生員高陽生高永厚高永清高蓮生高萬生高芷生等

具呈爲聖學從新儒林同慶懇恩永蠲書院基根事竊惟東林書院自經魏璫拆毀屋材地基公田俱已變價解助大工逐字號基地稅根十二畝零今經三十年仍在先忠憲公戶內輸納子孫貧竭力不能支竊念道南祠與東林書院雖有兩名實同一址道南祠載志書察得凡邑誌所載俱免起稅窮鄉梵宇皆然此舊例也況有別處升科　國課原額本無虧損伏乞　太宗師老公祖阿臺批照免豁永爲定典旣與于艮田美宅徒急貧窶之催科庶得與梵刹琳宮均荷　國家之優䘏　天崇衛道之功軫念之仁同爲不朽矣爲此激切上呈　本府太尊宋　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迴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艮可慨然仰縣速查別處升科急議除豁永著爲例繳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知府宋公名之普

縣移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爲聖學重新儒林共慶懇恩永蠲書院基根事蒙　本府批發生員高陽生等連名呈詞前事奉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迴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艮可慨歎速查別處陞科急議除豁永著爲例繳等因蒙此遵查陞科一項桊經于順治四年有化下二十四都六圖四九里昔朱德元陳炳煥册報丈出化字號陞漲平高低蕩四則共田八十七畝九分共筭平米十一石五斗二升八合除顧玄于六年二月間告抵補使字號平田三十八畝七分八厘除去平米七石五斗二升二合餘存平米合應消出抵補道南書院基根十二畝該平米二石三斗四升卽應除豁其化下人戶錢根卽應增補至于零星各戶陞科亦應一弁增入匯簡輸賦但查陞科抵補增減錢根事宜係隸總書承管擬合移付知會爲此合付前去查照付文內事理卽將原上高陽生等告減書院基根十二畝將化字號陞漲田畝合筭平米無虧照數抵補不得違錯責有攸歸須至付者

計開各戶陞科

周三益告陞墳埒七分八厘九毫 原下字號

寶振龍陞智字號基地一分三厘 開九區

劉卿陞憶豐倉基四厘

孫瑞陞邇字號基一分 九下

錢錫英陞墩根十三畝九分三厘

趙永字陞戎字號灘蕩一畝二分 九下

吳塘陞黃字號基一分 景上

陸仲陞髮字號低田一分 揚下

黃道光陞重字號一畝二分八厘 上

高辰策陞毀字號平田五分一厘一毫 名

周詢陞河字號一畝 上

龔黃許思陞身效字號河蕩六畝

王湖陞　字號埒地三分 化下

右付總書准此

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戶房一扇承

修復書院憲牌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湯爲修復先儒書院以崇正學事照得東林書院爲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地明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於此倡明正學斯道如日中天遠近名賢同時相應檮扛國是維持綱常世道人心匡扶寔多

本院東發受書即切景慕今歲春初親詣道南祠瞻拜登講堂與
諸生考德問業徘徊久之但見垣墉頹圮景象蕭條已而屬該縣
加意整理今准　部文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　先賢讀書
之所有傾頹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舞儒生講習奉有
俞旨　本院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未有重於東林書院者典復自
不容緩合亟飭行仰司即飭行無錫縣官親詣東林書院逐行閱
視如垣墉有傾頹門牕有損壞者即設法修葺務要處處堅固輪
奐一新仍約集鄉紳耆儒循倣顧高兩先生講學遺規定期舉行
庶幾真儒輩出正學日明仰副
聖旨崇儒重道興起斯文至意毋得視為具文自干咎戾須牌
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遵奉　部行飭修先賢祠宇府票

常州府正堂祖　為請　敕修先賢祠宇等事蒙　布政司信牌
開奉　督　撫部院憲票內開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准
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除咨抄粘外合就飭行仰司查照抄
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
抄粘　部文行知為此仰府查照　憲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府蒙此合就抄粘
行知為此仰縣官吏查照　憲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一體欽遵施行毋得遲延速速須票康熙二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縣
縣詳
無錫縣詳覆遵奉　憲文內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抄粘吏科汪　條奏歷代先儒讀書之所後人景慕前徽

建為祠宇春秋致祀有傾頹者設法修葺等因今查得無錫縣在
城東林書院及道南祠係疏內宋儒楊時十八年講習故區至明
萬曆甲辰年係疏內本邑先儒顧憲成高攀龍所同興復一時講
習最盛因弁建祠以祀楊時諸賢者也天啟丙寅遭璫難拆毀院
學祠存厥後戊辰奉前旨修復邑士吳桂森倡於院址構麗澤堂
三楹而依庸堂燕居廟書室等處因工費浩繁未獲復建
本朝順治甲午年有高攀龍嫡姪高世泰葺祠及修麗澤堂併於堂
之後重建
燕居廟及祭器典籍二室共為屋七楹三十年內春秋釋菜會講
獨任修理亦不啻再三今逝世已十餘年嫡子高蒿生芷生等雖
勤灑掃弗輟講習而修葺無資祠院日就頹圮此地已於本年十
一月先奉　憲臺重道崇儒行文倡修現在興工料理再查得顧

憲成專祠在惠山高攀龍專祠亦在惠山又有城內止水祠係高
攀龍拜表投淵之地俱奉　各憲頒行祀典理合報明其餘賢祠
非抄疏列名者槩不敢混列為此據實具覆
總憲檄文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
為頒憲給示以光盛典事據常州府學生員高蒿生高芷生呈稱
切惟無錫縣東林書院建自宋儒至先忠憲公倡明正學先學憲
公諱世泰繼修講習仔肩一綫迄今數載棟宇漸圮去夏得蒙
鹽院成捐俸修祠今秋有　閩學李躬臨饗禮茲值憲節臨吳快
覩斯文有主額賜給示兼勅府縣加意護持等情到院據此為照
東林書院係有宋大儒龜山先生創始於前四百餘年而忠憲高
公端文顧公繼興於後其時海內承風名賢闓作　先中丞公與

都憲南皋鄒公講學白鷺書院實與忠憲端文而先生遥相應和至今吳楚之地文章理學後先蔚起皆賴諸先生倡導之力楚學使蘇旂先生即忠憲公之嫡姪曾著三楚文獻錄　先中丞公傳藏其中惜傳聞異詞而與南皋先生講學白鷺及力阻不建璫祠平蕩南流寇諸大事未得備載也本都院受

命撫吳駐節金閶去書院不過百餘里每思身至其地俯仰前徽得寄奠墻俎豆之思下車未久更無公便常慮講席久虛流風衰熄

聖訓首崇正學特與濂洛後裔世襲有司課績必先教化東林典型在望地方官自應加意護守據呈已經修葺合行給示為此示仰該邑士民人等知悉此係前賢絃誦之區如有師儒生徒銳志聖學不妨講習其中該府縣據寔報名本都院核其寔蹤定行優奬至于一切無藉棍徒及主客往來兵丁不許擅入混擾倘有故違

該守院人赴稟地方官立行拿解本都院以憑懲究毋得泛視特示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李　為書院務急與修學徒尤宜整飭事照得梁溪東林書院為　顧高兩公講學之地崇祀先儒倡明聖學大裨人心風教方今

皇上首崇教化興學右文通行直省修葺學宮清查祠宇綸音炳如日星寰宇咸知向學矧此名區勝地遺風未遠堂構依然經過徘徊景行共切現經　撫都院親臨展祀查飭與修該府縣方在經營整頓力圖修復舊規重興講席本院忝司學政樂觀厥成但恐人心不古畛域多端未覩菁莪棫樸之風先逞荊棘鬭凌之習或競分門戶或爭長枝流意見橫生是非蠭起陽借聖賢之名色陰圖較利害于錙銖名為孔孟之徒實則市井不若全無道氣一片私心致使見者揶揄聞之恥笑二氏為之鼓掌旁人莫不寒心豈不敗壞聖門貽羞講席比之當時少正卯誠為聖世之匪人講學如斯不如其已合行嚴示禁飭為此示仰地方有司衿耆庶人等知悉俟東林書院修葺告竣之日務延真誠學道之儒或任主持或輪司掌率模毋僞寧質毋華一應徇名躐譽之人伐異黨同之輩不得逞取虛聲致滋濫冒以玷儒風凡在學徒咸宜各備實心掃除客氣但期真切為己以求不愧聖賢靜驗虛尋得孔顏開口時與尋朱陸入孝出弟信堯舜人皆可為主敬致知在洛閩止此一脈講菽粟布帛之學相與有成化異同畛域之懷惟求自得方

上不負

聖明重學之心下不辜吾黨切磋之力若其僞儒曲學贊鼓譸張假公濟私口堯心蹠專工指摘于語言文字之間不顧猖披恣傾陷矯誣之術倘有斯人究逐講席輕則鳴鼓而攻斥重則按律以究懲必不令學非言僞之徒得肆行于大道為公之世各宜三省勿蹈叢愆須至示者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東宮日講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許　為前賢書院整飭宜嚴事照得東林書院為　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講學之地爾時道統倡明儒風振起雖樹戈矛者不乏合沙之射而勵名節者益多信道之儒羽翼聖經功堪不朽輝光史冊名

豆徒傳隨以生前講席創為没後賢祠爽爽弍憑神明有托近聞載主而升者歲增月積堂廡幾盈左席右筵姓名已徧雖談經論道兩公樂有同心而促膝摩肩一室幾難措足嗣後須切濫觴之戒務存慎典之思或者理學文章可與匹休懿躅功名氣節洵堪媲美芳型與論僉同明禋斯薦至若春秋享祀務期豐潔豆籩棟宇椽題無使漂搖風雨庭砌荒蕪須闌院門鎖鑰宜嚴一切酒徒豈容攢集百凡土棍無許侵陵蓋名佾之堂移時還念謝公之宅奕世猶聞莅茲土者倍宜留意合行曉示為此仰該縣官吏加意鑒飭示到即行張掛院門并諭司院人等小心恪守毋得玩忽須至示者康熙三十二年　月　日示

請復行抵補書院基糧呈

無錫縣紳士楊慶徵高芷生秦源寬等公具呈為尼山道脉當延

院基免糧有例公懇照舊遵行以光理學事錫邑東林書院係、宣聖燕居廟歲時致祭傍有歐林曾三公祠俱係本郡本邑守土之官其左有楊龜山道南祠自宋以迄本朝凡先賢之有功於東林者俱在配享之列春秋仲丁行釋菜禮名重天下並非泛常祠宇可比素賴當道主持近蒙　撫憲張公重道崇儒捐俸修葺親臨講學觀聽環橋洵稱盛事其祠院基地向奉免稅將新陞迥字等號田糧頂補在案康熙四十一年奉憲清查開墾荒田竟將祠院基地一併開報徵糧後因無人完納賦徵等具呈　陞任撫憲宋公犖批仰布政司確查報司行府府行縣前縣李父臺詳覆照舊優免因無新陞可抵情願捐俸代完由府詳司詳院　接任撫憲于公批允遵行前縣林父臺仍照舊代辦註冊免徵在案恭遇　老父臺家傳鄒繼學有淵源繼往開來共仰循良之保護讀書論道群推大雅之維持至基糧一事現今根脚已多伏乞批着該房查將新陞田畝循舊撥補或照前任重道美意捐俸代完在　老父臺一主裁間則先聖先賢之靈俱賴以妥佾而觀海來遊之士咸頌明德于無涯矣為此連名上呈

本縣邑尊涂　批據呈向例應將新陞田糧頂補祠院基地之稅可垂永久前兩縣任内因無新陞可補是以議捐已俸代完本縣非不樂從但恐非垂久之計今既有新陞田地准循例撥補可也該房速妥議稟覆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知縣涂公名鍾俊

縣牌

無錫縣正堂加一級涂　為陞科抵補祠基糧額事案查東林書院祠宇基地坐落在城東北六等圖迥字號共基地一十二畝歷

經免糧至康熙四十一年間奉憲清查開墾荒田前任將祠院基地一併開報徵糧在案今據紳士楊慶徵高芷生秦源寬等呈祠開列從前優免緣由前來據此合將現陞糧地頂補祠基糧額為此仰五十二年總書李元培遵照本縣陞科田地逐號註明細數科糧額總分發該書驗派入甲除去東林書院祠基原數毋得舛錯仍具遵依覆縣附查施行

計開陞科細數

四圖 清下十二二 劉卣鄭 醎字一千六百六十四號平田四分二厘

北下五六二 金時敏 兄字五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楊上廿五十一 袁弘登 大字三百八十二號平田三分五毫

付上十五五 朱金字 字一千二百八十二號平田二分八厘

天下五三四 顧大典 允元 傳字一千二百八十五號平田三分七

釐五毫
（四十畢）天上三七高寧市　字一千四十二號平田二分
元上廿二六鄒忠選字一千一百五十號平田二畝
青下八五鄧文煥劍字四百廿二號平田九釐
元下廿一八璆道生一字一千二百五十二號平田一分三
釐一毫
元上廿三六王祥瑞在字四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釐六毫
化下廿四八浦高商草字一百三十七號平田二分六釐一
毫
景上五九二顧（于侯子艮）頎字四百三十一（三）號平田二分
萬上十一三許永寧介字九百（五十五廿八）號平田（一分三分）共四分
新下三十二王以徵悲字六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三釐

天下五三三周仲超受字二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
元下廿一一吳仲常章字一千四百五十（五四）號平田三分九
釐
青上九一鄭昆宇號字二千一百十八號平田二分七釐五
毫
（四十五作）楊下西南一杜華華字一號平田一分二釐
天下五二二陸惟新唱字九百八十二號平田一分八釐九
毫
景上五九二周孟侯頎字一千五百四十九號平田一分三
釐
景上五九二周寧侯頎字一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四分
付上十五五（王沈公遠于杞）（王杞壽朱）（杞福）（壽）字字（六百廿八）（六百七十六）（六百七十八）號平田（一分五釐）（二分）（一分）（二分）
共八分
景上五九二（李培生）（周瑞侯）頎字二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一分七
釐八毫
懷下四四二黃餘三令字二千九百八號平田四分
懷下四七一劉仲加職字三千二百五號平田一分
楊上廿六十一毛翼貞字二百十四號平田五分二釐
（四十八字）化上廿九一許爾常靡字四百五十四號平田二分
化下廿八一鄒世安能字七百八十二號平田二畝
付上十六四虞智培裳字二百七十（八）號平田四分
天下一七廉殷生洪字一千三百七十九號平田四釐
懷下五五九席城瑞兒字八百八十一號平田一分一釐
已上三十一號共平田十二畝一釐二毫

計開祠院基根
逐字六號平田一分五釐五毫
八號平田四畝八分七釐二毫
十四號平田一畝六分一釐二毫
十五號平田六分三釐
十六號平田一畝五分一釐四毫
十七號平田九分三釐四毫
十八號平田一畝七釐二毫
二十號平田三分五釐
二十二號平田八分六釐一毫
已上九號共平田一十二畝現在楊上廿六八一甲高
忠憲公戶內完糧

附請蠲玉泉塋稅呈

無錫縣景雲區東北五啚民喻儒喻文喻皐喻璋喻坤成等呈為
天憐先代名臣恩免一坏塋稅事始祖玉泉公諱樗係前宋紹興
間工部尚書員外郎抗節當朝著名青史濟時難宰執稱子才之
功拔救著帝語嘉握蘭之選崇正久贍俎豆道南並列几筵昔日
鄒文莊題碣墨汁猶新近者高學憲建碑道風丕振舊葬一正坐
落景雲區天授鄉一都三啚追溯曩徽藏稱懿躅似當與泰龍岡
共垂封樹于歷山李忠定同表豐隆于膠嶺乃者本支彫謝墓道
榛荊野蕘荒烟淚灑夕陽翁仲長林茂草心悲日落狐狸魏相之
穹碑仆矣羊公之峴首哀哉伏遇天臺人倫師表理學朝宗封墓
旌賢修祠揚德枯骨為之再生往哲藉以不朽儒等係公十六世
孫犬馬私衷敢于龍簞伏乞　天臺電覽前朝御贊軫念始祖遺

骸史傳不磨綸音可據所有玄字六百二十一號一畝七分四釐
六毫墳粮飭諭該房恩加蠲免求將新報增漲陞科田畝頂補庶
君子之澤千秋不斬小人之慕百世嚮休為此哀籲具呈須至呈
者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呈　本縣正堂吳　批宋賢喻
公文章事業刊載史書最為明著衣冠之藏幸其儼在道德之緒
賴以長存與其履畝而褻前賢曷若封墓以彰　國典所有墳粮
應予蠲免准查新報陞科抵完前課可也等因于康熙九年四月
二十七日行仰該區書照數蠲免訖

計開

將懷上四十六都四啚告陞儼字一千二百六十八等號折
平田一畝七分四釐六毫頂補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四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

文翰一　記

道德之著厥有英華性命之流斯為章采鴻裁與義作者自
有大觀而東林源流與替所關捃摭弗可闕也文以載道亦
以載心誦其文可以得其心矣志文翰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　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檡善從尹常之無錫剏先賢祠附廟於學十九
年時丁元二賊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洒掃
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諭師長之員命孫君佳務居之二人者
皆鄉人也相與諏經訂禮為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先
師則與鄰國合國有人焉何廟取之其鄰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
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邪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

地是即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土崩瓦
解之勢我輿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
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
生蔣忠文寔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
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為藏書之所非鄉之先生與玉泉遂初
寔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
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猶
不敢先之繹而江西顯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覩吾諸老先生之所
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
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
能為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
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尚論人品其

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十之游先生之門者甚衆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淵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寔齋二公因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至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寔齋得之而號端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而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爲之記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曷不即玉泉遂初小山寔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乎議曰然爾定然後肖其貌是茂壍光大荒落十六月乙亥展舍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進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萃竊幸尤氏喻氏蔣氏文獻之存䩉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教臧亡而扶輿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卧疾未與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柰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致溪澤中值落其成因以請自揆愚陋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昔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爲汝其敬誦所聞告之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曰望魯可以祭泰

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祠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備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竟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爲先生之罪人

按學者宗祀楊龜山而以喻尤李蔣四先生配寔肇於此然此冠東林文翰彼此互證源流瞭如矣[illegible]

復五賢祠記正德丁丑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益至九人徵山虞薦發氏實釐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謂五賢五賢者爲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喻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遯齋先生蔣公艮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尤棣氏所爲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多且途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謂大徵山也然而班遊如故弗革益加某少游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辨乎蓋亟嚐寤歎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居以

修我學宮人或以是爲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盍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盤屋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爲堂四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請某寔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昔韓子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祀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于是乎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爲其難也而以名寔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

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按五先生祠在明倫堂西此則改建于尊經閣後仿奉楊龜山居中正位南向以四先生從列之兩旁亦雅嚴肅哉

毘陵道南書院記　　邵寶

道南書院曷爲而建也爲祀宋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劍人也常曷爲祀之公學於程門道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句吳之間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弘矣是以沒而祀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淳祐間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淑而其祀也久矣國朝成化初嘗起廢焉而不■像寓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瑯臺陳侯寔乃卜吉而別建之中祠公二周既仍術坐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目送而歎焉曰吾道南矣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

重矣然者侯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興其向往之心是之取耳然則於前乎曷徵聖道絕塞自孟子沒至於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啟之源天地間一大機會也伊洛之遊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孰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諸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爲周程志也今是院也爲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大儒之言由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爲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列公南面位中餘則道鄉先生鄒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坑治先生周公伯溫秘書先生唐公彥思並焉皆公同門同志者也外此數公則左右分列編修鄒公德久中丞喻公子才皆公門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肅簡李公元德忠文蔣公良貴皆一再傳而私淑者也猶公門人也至於龜巢謝公子蘭則聞風而興起者也師友之分主賓之儀於是乎辨然則諸公於龜山何如道鄉尙矣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嘗稱之秘書推演師說爲當時重編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立正論爲時師表文簡立朝抗論老成典刑元德力解學禁辨忠爲國忠文抑惡揚善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名教事載國史郡志皆無愧於龜山者也雖然祠而無祀可乎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爲而不可也公祀在與龜山既列諸　廟廷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祀於祠矣再舉則瀆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爲而可也以義起禮擬之釋菜郡守主之歲春秋一舉取諸田租以供田二百畝租若干石祭之餘以充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爲其不可也其費奚

出出某項爲白金若干兩基與構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存焉不足記其記維何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爲爲天下學者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爲郡後進告并爲將來繼侯者告也屬記者誰郡諸君子自太僕寺丞白君晟以下凡若干人執筆書者誰南京禮部尙書沼許有疾調理後學邵寶亦郡人也

按前此郡邑已爲祠祀楊龜山先生而道南之義則始闡發於此祠後東林建祠因取義道南云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肇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于佛老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

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啟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于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于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翻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重修東林書院記

歐陽東鳳

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與晉陵鄒道鄉諸先生講學東林之上此東林書院所由剏也而地以人重至今翕然龜山非晉陵產也以游寓也而故所講學處存之至今豈蘇子瞻所云以天下之所共有者而獨私以爲寵其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也歟而龜山者宋儒也余不佞鮮所窺測亦不願勦襲說鈴高談象罔以逆之乎竅竅之外竊謂修道之教無非所以綱維世道而共載於生生故學士大夫以道鳴者卽其平居議論之間而端緒之引隄防之植入主於人心而釀爲世道治亂否泰恒必由之蓋春秋之亂幾無世矣吾夫子曉長夜而日中之而後天有維也地有紀也故曰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然而自夫子沒一傳而得曾子再傳而得子思三傳而得孟子遂寂寂無嗣者歷秦而漢而晉以及於唐一綫之脈

若存若亡蓋至有宋周程諸大儒出而後復一光也非獨大經大法章明較著卽幾微纖悉亦一切禀於繩尺凜乎莫或假借焉於是禮義廉恥之閑因以斬然於世而吾夫子之道益尊顯其時又莫之能用越我　太祖高皇帝寔始表章朝廷里巷典則具備上以此教下以此學賢智者因而冥契於神明愚不肖者亦賴以有所持循而不至於蕩飭二百年化醇俗美莫有陂淫邪遁奸於其間無亦斬然以開先者端緒確而隄防固也然則宋儒於當代稱功臣矣彼其言曰道苟可行何須在我以俟百世何惑哉乃邇年以來率好爲忘筌蹄無轍迹之談而托其身於不儒不衲不方不圓之地語及主敬窮理等說輒啞然笑之至顯徵於國是民生遠不逮觱將長此以往其端益引而其防浸潰世道之憂寧無脈脈愧予氣力微薄不能有所轉動而東林書院亦日就於圮其逢適使然惟是晉陵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二三縉紳先生共起而修復之工既成屬記於予予惟龜山者固程夫子所目爲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爲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定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機欲闖宋儒之統哉余爲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弘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如余前所脈脈者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書院經始於甲辰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費一千二百緡有奇皆諸縉紳之所捐貲諸臺使臨司暨郡邑在列者各分俸錢及贖鍰佐之薦紳倡始者誰顧文選憲成禮部允成

高行人攀龍安封部希范劉職方元珍荊溪史奉常孟麟而陳湖州幼學葉尚寶茂才張孝廉大受同郡錢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圖並有助焉經理其事者則溧陽仲兄光蔭自成也萬曆甲辰孟冬

郢中歐陽東鳳撰

重建道南祠記　林宰

宋儒楊文靖龜山先生故閩產第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師事二程于伊洛歸載道而南至梁溪之濱邑子除令設臯比于是先生止錫十八年爲閩人欲非性之言立儒釋之防而錫始知有程氏學先生歿書院廢爲僧區四百年而邵二泉先生復之後百年復廢今選部涇陽顧公偕諸同志請當道復焉而侍御騫宇顧公寔捐厥址左爲祠祀先生祠之右翼以講堂丙舍集四方士問業其中爲規爲約亡憮亡傲辨經析疑昭若發覆而伊洛淵源不啻披雲霧而覩日月矣先是講堂成則太府歐陽公記之茲復屬不佞宰記先生祠嗣宰長茲邑凡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宰惟吳地自讓王奪路來季子歎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庚六朝五季剝蝕于談塵榛蕪于戎馬悠悠聖脈忽忽長夜非先生正

學南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事外金虜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于二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石畫皆熟情形諳事變深于兵家者之言此眞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渺功寔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爲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于靖康建炎間則女眞可無南竄二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而奈之何阨于權奸不究其用以歿此諸君子所爲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與宰于諸君子無能爲役第常讀東林會約諄諄以孟子性善之言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互相符然至諸君子立朝大節烺然炳然今且幸際熙明復見厥抱他日表彰崇而勒

鐘鼎又不第如先生之偃蹇弱宋以老也學者由諸君子之言以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洙泗是則所爲奬擕先生矣是役也役先臺使臨司守相若督撫中丞獲鹿曹公嗣山直指御史靈壽馬公起莘督學御史餘姚楊公意白備兵觀察使餘姚鄒公龍望同安蔡公虛臺太府潛江歐陽公宜諸各捐俸鍰以佐春綏費金三百七十有奇其羨九十有奇宰更足以金矢及毀淫之直共四百金營田二百畝供春秋祀及其學者餼經始于萬曆甲辰初夏成于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輸貲搆焉諸君子者顧選部公涇陽儀部公涇凡高大行公景逸安封部公我素劉職方公本孺吳孝廉公弦所史太常公玉池及葉尚璽公園適陳比部公筠塘錢侍御公啟新王孝廉公儉齋也經理其事者則顧光祿公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寔始其呈以請法得書萬曆丙午孟

春知無錫縣事後學金浦林宰記

重建道南祠記　　方學漸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閩人也崇寧間來毘陵訪鄒忠公遂與毘陵之士講學于東林十有八年先生去而士心不與俱去卽其地建祠祀之歲久祠圮今去先生將五百年乃有顧公叔時高公存之輩諸君子興于其地修先生之業而是祠復建不敏學漸桐之下士辛亥秋浮江而下就正東林謁先生之祠而禮焉諸君子因屬余記之余惟廢興之由紀綱之役載在邑侯林公記中頗悉可無贅矣無已則先生之學脉乎自周元公以主靜立極程子受之靜觀自得遊其門者甚衆升堂入奧惟先生及游定夫謝顯道三人而程子尤器先生將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已先生之學果盛著于南方若或識之祠曰道南有以哉先生沉潛篤實謫官不赴杜門靜養淳滀涵浸人莫能窺者幾十年所自得者益邃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紫陽毋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率由此入道稱爲龜山門下指訣史氏但知先生歷三縣皆有惠政入朝論列切中時弊黜安石之祀寧排靖康之和議名聞四方取重外國以爲先生之勝事不知周程之學孰守之以俟諸後而紫陽氏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閩中而排外誘遺之而潴其源也夫道大矣廣矣乾之大始於專一坤之廣始於翕聚孔子之理始于默識而顏之如愚曾之守約思之未發謂中聖賢學脉端在於此引一綫之緒而延之不窮宋儒之功不既大乎然則所謂指訣非龜山之訣而周程之訣亦非周程之訣而孔氏之遺指也或謂道無動靜恐有偏靜之虞余解之曰所謂靜者主於理也靜而主於理則中之說也天下之大本也靜而不主於理將入空虛無用之府失其本心而天理滅矣欲尋學脉當辨似是之非於毫釐欲辨毫釐當默觀未發之本體世之逐事徇物者馳于動而不知有靜耽空守寂者又荒于靜而暗於天理其不悖聖學而流入異端者幾何吾願入斯祠者毋徒肅先生之祀而務求先生之學毋徒羨學于先生而反求厥脉于自心云萬曆辛亥九日皖桐後學方學漸

依庸堂記 并銘　　鄒元標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高存之諸君子倡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構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爲記意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周三光包萬彙綏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隨珠和璧終朝服餙不如菽粟之一飽也龍山龍火藻藍縷號寒不如緼袍之蔽體也千奇萬狀洞心駴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稚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聖

人者順性而行者也賢人者守此性不失者也衆人者則逆此性而牿亡之者也順性而行者不見庸之可依未嘗作而致其情也守性不失者有庸可依反身而誠者也牿之反覆者不著不察庸之體自在也夫子發憤忘食歸本下學上達下學庸之謂也或曰子思發揮中庸中有三達德九經三重諄諄詳摯一庸烏足概之曰庸斯智斯仁斯勇不庸烏足爲達庸斯通之天下達之國家不庸烏足爲九經庸斯爲禮爲度爲文不庸烏足本之身徵之庶民故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今諸君子皆以邃學醇儒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悔焉亦未耶曰悔者心有所係吝悔亡者毋意必固我之謂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不以知知不以識識不以見見其指深且遠元標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覩無疑之域尚遠敢曰不悔諸君子自信而自知之謹攄愚衷爲記并係之銘以諗來學

銘曰關閩之學萃於龜山淵源伊洛吾道以南近接周程遠宗孔顏流風既遠隱怪是奸既及中庸大道漫漫末路如斯犹當大觀緊我顧公力肩正學洎諸君子奕奕先覺東林故區闢或不愁新曰依庸如水不染庸之一字義包玄邈精金在鑛良玉在璞洒埽應對即聖即神知者曰知仁者曰仁日用不知是曰凡民皚皚皞皞厥惟聖人聖徂神伏澆樸散淳寥寥千古誰識其真憶我夫子發憤真修下學上達不怨不尤蔬食飲水曲肱忘憂浮雲富貴性外何求心通萬古教垂千秋一心一德卒歲優游繼孔學者顏氏心齋簞瓢陋巷其樂無涯所立卓爾如呆初亥欲從末由撒手懸崖匪言可億匪識可猜德由天運絕鮮

安排亦有曾氏號曰得宗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一唯之下水盡山窮豈芀盡撤旭日融融遞相傳授忠恕爲功忠恕匪他吾性本庸彼耽奇者絕根務華贍彼名園千葉萬葩朝華夕悴覩者徒嗟惟此常德宜身宜家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誰其頁領以障狂邪標茲正宗與衆共馳熙熙穆穆坦坦怡怡游魚泳沫棲鳥躁枝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我無君誰君無我疑勿謂無奇萬古如茲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人生泡影浮萍斯寄匪鑛且礪胡成偉器從茲豎立慎獨立志始信先覺呼醒群昧勿參以三勿貳以二吾道平平真儒嘉穀精光爍爍明珠在握放之六合斂之一掬敢告同儕自求多福一陽初動天心乃復景喆無窨億萬交易萬曆丙午吉水鄒元標撰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順治乙未　　黄家舒

高學憲蔡旂既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先師又闢耳得草廬爲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祠前太守歐陽公曾公前令林公其中屬家舒爲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之重有造於東林也當萬曆甲辰講院肇建佐費醵鏹鳩工庀材殫厥經畫歐陽公林公實尸之旣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陽公記道南祠者林公也及天啟丙寅逆閹盜柄群小構扇矢集東林燔古折毀符檄旁午伐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破巢取卵懼禍者至欲繫忠憲公子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義折緹騎匿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爲始終若此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衍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方端文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

盧日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獘不入告外此卽遁粗之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爲守若令也不畏强禦同不受吏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鏹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歐陽公治行第一僅擢頴上備兵竟以閹寺閉曹老林公應內召不預臺省選曾公情執閩海內榝塞藩臬寄中蜚語賴天子燭其明珠薏苡之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月旦爲游光揚聲彈冠敍事地若乎亦曰緇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於心耳惟東林不借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爲重而後與東林交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高太丘道廣靑蠅貝錦固有詆執贄爲是身曰摳衣爲媒進者顧終不能點及三公由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爲墟野老遺民俯仰於萬恭天崇閒國運廢興吏治盛衰之際喃噓太息鏽端文忠憲爲熙寧之司馬慶元之考亭卽亟思三公爲桑枝麥穗之漁陽釜魚甑塵之萊蕪試從衣冠輿誦下質衢謠巷議田夫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淸流同調名教干城者更有幾人今日甘棠之頌與瞽宗之祭相得益章蘇壁復舉俎豆常新春秋將獻雲旂風馬神之格思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夫弟子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揖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名核定人或意爲輕重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之推挽地隔於閩楚豫章千里之遙而崇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陵谷之後駿奔者無間言明禋者無媿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卽源雒關閩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非非守先待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寔式憑之學憲此舉爲功於東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

人曾公名櫻江右峽江人

再得草廬記　嚴瑴

吾邑城東隅故有宋楊文靖公東林書院萬曆甲辰邑先輩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議興復其所葺講堂前曰麗澤中曰依庸而燕居廟則室之焉稱廟所以尊先師室燕居所以別學校也蓋諸先生嘗日退居弓河讀書談道以爲繫其事固屬于藏修者之所爲而其所祭告之地不在軒墀黄庭之間而在淵邃之室明以示夫林下拜黠不敢上擬於學宮之文廟而又有取於燕閒居息之義斯固隱而在下者學爲聖賢之志焉閹逆天啟之末嘗爲異學矯旨折毀當是之時忠憲以喬木世臣不特不能進而行其道於朝并其桑梓弦誦處亦已磨滅剗削蕩爲邱墟是可慨也崇禎戊辰下詔修復聘與素衣先生捐貲首建麗澤堂而燕居廢址如故越二十有八年爲今歲乙未忠

憲公之猶子學憲蒙旂撝而新之而又即其地之東偏復搆數楹曰再得草廬蓋詠文靖此日不再得之詩而興起者乎惟廢而後復故其地爲再得而苟非乘乎不再得之日黽勉於茲廬之內則亦何以副此燕閒居息之時哉昔劉公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如何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云遣乎夫今天下之處而不願出者蓋亦多矣顧率留連於山水詩酒以此耗壯心而消餘年謂之遣日則可謂之進修則不可乎觀學憲自歸田來朝夕子舍甚歡比爾載丁內艱甚哀而事其太公聲野先生孝謹益篤今乃又以其愛日之誠推而纘忠憲之志偕其從兄季遠與羣子弟雍容習禮於燕居廟之旁嗟嗟其消遣者耶其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耶抑乎於是尤有所感也乘時惜陰之學古今人豈有異焉然忠憲自端文沒後以一身繫朝野之望而群小講

詠卒貽顛禍斯其所處爲甚難顧其時海內賢士大夫猶稍落相望而愉愉然有倡和之樂則其所處又甚易學憲優游林皋無當世之責似較忠憲爲甚易而扶墜緒於一髮千鈞之際抑又其難學者推廢興之繇與難易之故其亦可以慨然而長思矣

重修道南祠記

嚴瑴

竊嘗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於是乎有委蓋宋四子聲自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而我梁溪爲入閩之門户則濂洛之學所以昌明博碩於吳越數千里之地者實是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還之日始矣方其北學於二程而還也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渡江以來周旋於延陵句吳之間而鄒忠公及李忠定公又皆與有故故先生遂寓茲土講性善之學者十有八年厥後先生歸南劍直至紹興五年卒夫其在錫也喻工部玉泉先生親受業而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蕭簡小山先生蔣文忠實齋先生遞相師承錫人始知有程氏之學及其在閩也一傳爲羅豫章先生再傳爲李延平先生三傳則爲朱子蓋宋祚既南自閩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而窮源

竟委則先生之所以聯屬於南北之際而誕敷文明之統者其功實首被之吾邑學者安可忘哉入明爲邵文莊公二泉先生爰繼嚮光李將四先生而起然書院猶在城闉之外迨萬曆甲辰則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暨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直能光復故址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已建龜山書院於弓河之上邑乘載之不久輒廢至是重建東林書院爲肄業之所而又因其地之東偏特祠以奉先生實榜之曰道南云蓋先生嘗日不遠歸南劍而久樂育於茲士者自宋政和間始也其在郡邑繼祠先生者自宋紹定淳祐間始也其追封將樂伯以上接乎伊洛而補廟庭從祀之缺者自明弘治九年始也其特祀先生於吾邑以報十有八年之功德而不比諸他郡邑之通祠者則自萬曆三十有二年始也當是之後歲舉春秋釋菜之禮齋宿致敬有嚴有儀東林之盛傾動海內不意天啟中書院尊有詔毀之厄而茲祠獨以格於邑乘所載得弗毀故修葺之役惟忠憲之從子學憲彙旃公主之既而先生之裔孫善嘉君亦慨焉任守祠之責至邇者數年之內典司宗祏弗懈益虔迄今歲己酉茲祠漸爲風雨所嚙飭學憲與善嘉君廼復捐金輸粟而協修焉經始於三月七日不匝月訖工嗚呼學術盛衰之故難言之矣吾觀熙甯中有王氏學蓋三經新義盛行幾流海內以召靖康之禍先生排斥之不遺餘力至當日文士如蘇黃諸人又皆崇尚釋教未免流於異端雜説之陋而先生則惟力守師説故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傳至羅李以及於淳熙慶元之際蓋五十有餘年遠矣而朱子一出卒煥然有完經翼傳之盛維時孔孟以及程朱之道雖幽沉於北而卒能丕顯於南者其誰之力也由是而觀二程之學非先生孰爲之後朱子之學非先生孰爲之

前然則後世而有學孔孟及程朱之學者其能不推先生爲守先待後之一人也與吾聞諸文莊公曰祠而不祭與無祠同祭不隸於官與不祭同計先生至今已六百有餘歲自始建祠之初至今已六十餘歲然當年閹禍之作書院毀而祠乃巋然獨存豈非有天焉以相之故彙旃公今已請於憲而爲官祭且與善嘉君修葺罔懈皆可謂善承天意者而要之學憲志賢賢善嘉志親親吾觀於親親賢賢之澤不衰而益知先生所得於程門之學爲至善而無斁後之人雖百世不忘可矣乃系之詩詩曰

揚州之域泰伯之墟爰治精華於此蜿蜒漢唐以降哲人有作南産北來宗濂繼程門領袖載道儼臨至鄒及李設絳東林人欲匪性片言木鐸教匪一傳斯文有託五峰天柱歸望言旋自吳訖越道化彌遠羅李承流考亭得派芒芒南服無遠弗届周轍既東

孔集大成宋祚雖南閩學益貞天降大任公開其始鬱葱城闕湖
化所起嗣有魁艾文莊王盟顧高接席金春玉鳴與厥斯管公傳
不替親賢之澤延及百世爾修爾葺祠宇煌煌此日不再令譽孔
彰勗哉吾儕前修是力萬俎億豆分陰所積

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碣記　胡時忠

有宋楊龜山先生學於程門載道而南留止毘陵及吾邑東林者十有八年後歸閩中吾邑人親傳其道者寔惟玉泉喻先生子才云再傳爲尤遂初氏三傳爲李小山氏蔣實齋氏謂之喻尤李蔣後人祠龜山奉四子配享稱五賢祠蓋開錫人東林之學者龜山也以錫人開東林之學者玉泉也玉泉墓在錫東郭廻溪里明宣德中巡撫周文襄公立水次東倉地當墓右乃命鳩曲其基以全墓道正嘉間邑先生邵文莊公謁墓下賦詩曰二十年來弔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正龍猶如舊地近倉廒幸不侵百世馨纓遺隴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二字還須偈一束生芻有嗣音玩其語志若悲慕之失碣而深致望於後人者此地去東林書院僅里許然自嘉靖丁亥文莊卒歷七十八年爲萬曆甲辰而東林載

闢又歷二十三年爲天啟丙寅而東林被毀居三年爲崇禎戊辰而東林奉詔復存諸先輩建復書院與起講席者前後有人不聞過是墓而弔之也飲水忘源良亦闕事吾友張子秋紹讀文莊詩而心慨之順治庚子秋言於麗澤堂講生中謂墓宜表碣宜護畢遂具辦香要諸同人出郭訪其處至則一望荆榛亂碑卧地不可辨識不能成拜問土人無答者逡巡而返張子曰幸諸君訪其後人徐爲之圖不然萬一誤拜徒貽媚笑耳久之爲康熙癸卯二月果有喻氏裔孫七八人攜宋物家譜自各鄉來張子喜甚以其事告吾友高學憲彙旃學憲慨然任背相與募工礱石大書曰宋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併刻文莊詩於碑陰擇下浣之吉自蓉湖載碑至墓集學者數十人共立之時墓道已除春草未長諸喻指大冢言曰此吾家玉泉公見者莫不肅敬將立碑工人舉鍬

用陰陽家言請暫避衆皆趨入旁舍中少頃忽工人譁曰掘地尺許得一白圓石大如盤高二尺上有篆刻衆急往觀則橫刻玉泉二字篆法奇古迥非近代手筆見者莫不爲之稱異命移置新碑前者香案然於是諸翰行祭禮學者行拜禮飲福而別余聞其事而竊思之是碣初立之年與埋沒之故皆不可攷顧久埋土中得文莊詩而復出文莊詩久作陳語得是碣出而益彰何其不相謀而巧相值也非吾張子以文莊之心爲心孰發其機緘耶昔建文忠臣黃太常公子澄潛匿崑邑馬鞍山迨萬曆初有詔下訪而墓地適有訟子孫登祭之頃忽地中有聲如雷裂出一罅見有石誌前是子孫相傳冢在此尙未審至此乃審二事頗相類意者張子方振起斯道續玉泉以來授受之緒一誠所格千載同堂墓碣石靈亦應時而出乎一時同人和文莊韻者荊溪黃珍百同邑呂誠

之嚴佩之錢礎日嚴祺先輩得七人學憲已採入東林續志中詩皆先日成未及獲碣事余向識張子於講壇引爲畏友於是役有所卜故復爲之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康熙丁卯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谿顧涇陽高景逸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爲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啓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內正人特指東林爲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修復而兵亂之餘傾圮如故儼道南一祠巋然凉烟衰草間而已猶賴彙旃高先生繼起捐持勤修釋菜增築講廬若干年即景逸先生從子也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奬道術近　特允言官請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爲士子觀摩地於是彙旃公子菖生芷生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朞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菖生芷生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爲文以紀其事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

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夸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爲者也粤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會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皆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氷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靡無地以自容又

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不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毋悍然爲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
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校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嘿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孥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已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黄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譚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谿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

竣也爲之肝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著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爲記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康熙甲戌　　宋犖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寓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故毘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谿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曆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湢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楣曰道南祠歲集友士爲會至者嘗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間閹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者踰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犖奉
命移撫吳蹐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冢宰孝感熊公學使海寧許公適有同志各捐白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永言經始於癸酉十月訖工於甲戌二月木石堅緻丹堊有耀祟堂修欄復厥舊觀既成以記請犖愧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誦所聞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賢智愚不肖之人無能自外於道學而竟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爲記誦佔嗶稗販之學而馳騖於功利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縣科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於是商遷秩之久速計官階之祟庳營汲之脂章汩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

娛其賢者亦流連觴咏旡心曇聃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未嘗誦習四子六經者乎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爲規矩師友以爲斧鋸刀俶孝弟忠信以爲材廉恥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以斬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淸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爲歸迨鈎黨之獄興闖賊燎原諸君子至於拷掠剝劉骨塡牢户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盡爲瓦礫惟恐摧折拉雜之不盡也詎今六七十年姦邪之姓名詬詈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

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厄塞于一時如日月之薄蝕俄頃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幸不斂竊於代與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雍正辛亥　　陳絜

從來風土之美惡視乎人才人才之消長視乎世教前有美盛而弗彰後欲觀感而無地司世教者必病之誠以高山景行發人向往非苟焉而已也絜自童丱入鄉校習側先生長者旁仰聞錫山東林書院爲名賢講學地生長山僻未獲游焉歲在庚戌之冬忝以學博承乏錫山見錫之人士羽儀炳蔚芳藻繽紛竊嘆人文化成之英盛於斯也明年春仲仲丁東林之子姓以舍菜請一時薦紳耆宿多與其禮王爵則大尹江公殺核有差拜跪以儀絜亦幸厠升降之班然後知先正風流不墜而錫邑人文之所從來者遠且大焉顧自燕居廟而下周覽四顧風雨漂搖墻屋漸壞蹤從前當事迭有修葺而須賴後人之相繼者急矣既逾月庀材鳩工補苴之敝者植之垣墉之缺者完之黝堊丹漆之漫漶而剝落者新之俾來游者頓以巍煥之觀而增感發興起之念明離之功則前

日之大尹舍菜而王爵者也夫吏治蒸蒸類能强勉於官守至國家興賢育才之地須之制詔布之令甲毎毎視爲緩圖應之亦不過文書之奇具卯格令之所不及如東林書院者戒維錫邑之學宮蓋葺於今守松江郡王公之宰金匱蔣公更振興東林以風厲士習相與指聖賢之門庭入先儒之堂奧而不徒儒輸嶮以榮利人文之盛愈莫可量其功不亞於學非誠以世教爲重者能之乎夫鼓舞飭勵育人才以佐

天子學官責也絜方惴惴懼無以報稱故樂公之拔我於不逮抑且埀之於後而其功爲君子之所可繼也於是乎書公名曰容字涵萬舉國府旌德縣人書之者無錫教諭石埭陳絜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終

文翰二 序引 題跋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皐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郡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將哉不可失各捐金搆祠宇同邑顧侍御驟宇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羨買田供畫蘚之餘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搆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遊者盖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共出也以行道其

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不能無事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無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寔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東遊紀小引

方學漸

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於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主齊盟者相接今毘陵諸君子遂秋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揚榷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爲之序梓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嘆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頹矣十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縮然藏于桐川闚觀自視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道之江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發廿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楚樂張公弦所顧公白餘諸君子寔主會事下榻於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聯討劇譚務尋

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爲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日越旬偕至毘陵會于經正堂錢啓新先生主之支郡名賢四集迭爲敷宣各吐心得會畢迓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爲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爰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目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聲欬一則若諸君子將來一默之軒而百朋我也萬曆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點朱餘咏引　　錢一本

癸丑冬仲五日余赴梁溪高存之吳叔美等以易相求之約比至輙寒沍冰堅屢日存之曰此貝曾故天若作之緣也稍遲不得來矣逾十日逢長至余偶效巴人一吟若諺所謂抛磚然未幾而辟玉至遂成集題曰點朱餘咏夫易可易言乎世稱易道在蜀然僅露于篋叟檐上未濟男之窮也一問當將伊川不能答噫嘻伊川于易有年一答豈其不能乃無以盡人有能心矣能心易道之所不出也以夫子之聖猶待數年之假五十之學且僅云可無大過蓋以坎離爲中大過易之前半耳坎離中處漸上坎下男抑女下是之謂窮大過云無尙在半合半離間此夫子遑遑未濟之深心猶然篋叟之所謂窮也學者無數年五十之功而輕言易不幾如聾人說金窮相終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由無大過迄無小過

遂爲富有濟矣免于窮矣夫子終身于易之旨殆子輿氏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願與諸友共求之時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冬仲至後之吉晉陵錢一本識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東林之有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剏兆於前涇陽顧先生繼起於後胡不介以學若是有善脈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夷而一一者何也善也茲脈從來遠矣自羲畫剖訣厥中傳心已揭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善即脈也無善無脈也有朱諸儒遞衍茲脈而探河洛之源發紫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爲率性循天理是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即性即心是爲善脈晦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殊輒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趣方便執善不固必至別出岐途惟是因流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

善無惡之說且浸淫于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況舉心體而槩之以無憑虛駕矣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爲山陰爲盱江甚而爲姚安陽明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爲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爲翼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爲惕然懼也懼而思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龜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爲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共識本心精求善脈以仰窺羲畫厥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名世詬也正爲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爲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爲托宿矣人有安于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

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詆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首以存理遏欲爲言逮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矣僞學之網極於彌天而衆中行應側得白滑可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蓋前賢寧爲時貶不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家濂洛而人關閩廢幾直剪荆榛深入堂奧留此如綫一脈常存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志成漫爲弁首以自觀兼矢毋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萬曆甲寅孟秋東林居士劉元珍撰

東林原志序 萬曆甲寅

高攀龍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盛衰哉程氏之學錮於紹聖閩朱氏之學錮於慶元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即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於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於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諗於予曰請言所以志予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敝可葺也器敝可新也圖書敝可更也人敝則澌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敝也曰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敝人敝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覩于志必有不忍于

一脈之滅而不續者斯脈也即以一念續矣

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語序　　周彥文

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廓清重開新運而爲一代文明之主開基之日首將朱諸大儒咸表章之設科取士經書傳註一尊程朱故自取士以來真儒輩出確守程朱家法而不變者若曹月川薛文清呂涇野諸先生其人也自頓悟之教熾而實修之學衰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漸磨既久浸灌益深視居敬爲拘囚目窮理爲學究惡言工夫壯之本體更不知操存涵養爲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脈孔孟拜官之日首闢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未幾罷官歸里三十年與涇陽顧先生竭力扶正學崇事寔修彥文不敏雖侍教有年常恨不能追隨左右故於已未春决志尙住東林就學先生每聆先生之教微言奧旨恐久而湮晦不自揣度記錄成帙請質先生而親正焉彥文藏之笥篋不敢輕以視人後待有力者梓之以公同志彥文以爲是錄也有志斯道者觀之而於學之脈絡道之源委知性復性本體工夫亦未必無小補云敬爲序天啓甲子歲季冬望日丹陽門人周彥文頓首百拜書於東林小齋中

周季純記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吳中子弟讀書者不曰讀書而曰念夫讀口耳也而直促之乎念念之一字最可思也至聖門之學不在口耳間明矣而仲尼以學之不講為憂何也蓋嘗思之讀書而僅僅申其咕嗶如小生之豢歲伊唔了不會心即映孫聰之雪聚車螢之螢祇口讀非心讀也然則講之為義其非口耳蓋可思矣雲陽周季純游於吾邑景逸高先生之門所聞先生緒論輒筆之書連篇累牘大之包衆字內細之精析毫毛同志捧而觀之如侍依庸而聆先生之金聲玉振也說者謂季純所學盡在是不知此何足以盡季純所學夫先生性道文章無行不與季純心解而力行之以須之無言之天者皆之有言默識真故詮述亦真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徒劄記而已也若區區劄記而已此夫讀于口不念于心去孔子

講學之意遠矣非季純之旨亦非先生之旨也時天啟甲子臘月

錫山友弟鄒期楨書

周季純述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客有叩高先生以孔孟宗旨者先生曰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義云何蓋夫子平生只提一學字即說聖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識學之一字即極微妙之宗旨翻以為淺近孟子平生只提一性字即說孝說弟總是證性世人不識性之一字即極平常之宗旨乃以為高美此宗旨云何即所謂繩墨也彀率也繩墨彀率云何即率吾之性窮吾之學推到至極者是也此理亘古亘今充塞天地無人不足無時不足信手拈來頭頭皆是特不許人輕覷耳客聞躍然而退具以告諸期相適季純用子錄先生商語謀付梓期相更躍曰季純其以是編為繩墨彀率乎抑以繩墨彀率公之學者乎期相不敏竊嘗讀先生之語先生之

講義廣大精微羽翼前聖啟發後來兄有不語之語不講之講藹人以和風凍日風世以立懦廉頑則斯編也其進嚮先生之繩墨彀率乎哉斯編而足以窺先生之繩墨彀率也則賴有傳習之季純在

眞儒一脈叙

吳桂森

斯文一脈所以炳燿乾坤流行今古者惟一二眞儒任其統而儒宗之品隲所以繼往開來則惟於廟廷從祀定其議國朝二百六十餘年得與玆典者四公而已然議時惟薛文淸胡敬公無閒言陳恭公未免一二致疑至王文成則可否幾於相半葢良知之說與紫陽氏原自立一赤幟也故議之最久乃定自是宗王學者導流揚波至有心學理學之名而脈若分爲二矣指門戶既闢一切窮理居敬之學視爲塵垢秕糠而流弊且中於人心於是東林君子起而維之言體則必合之於用言悟則必證之於修程朱之說復揭中天而於文成之書則研析精微爲之剖其異指其同而脈之分者復合所謂繼往開來以承千古之統者不在玆乎故謹以從祀四先生與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語錄前後合爲一編按而稽之淵源一一分明後有具隻眼與大廷議典者知儒宗眞脈的有其派而千古常炳不容湮沒也其一時並興聲氣同而道脈合者則有關中馮恭定少墟先生云天啟丙寅孟冬朔東林素衣吳桂森謹識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楨

自古權衡人物者不越言行兩端其爲聖賢之徒乎未有言而叛經常行而干名教者其爲盜跖之徒乎未有言而合經常行而依名教者辟之鴂舌其音而人以爲不祥者必鵂鶹也雖雕臟而和鳴於朝陽之梧桐者必鳳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丘山者必鵂鶹也被九苞之文而高翔千仞者必鳳也葢言行各從人之本色而是伶見有鵂鶹其質而能鳳其儀者乎吾邑舊有楊龜山先生東林書院自弘治中邵文莊二泉先生修飭後至萬曆甲辰涇陽先生偕同志景逸先生葺其遺緒而再振之二十餘年風聲丕變士之游其中者鄉面揖龜山不啻矣乃異議者嫉之而諸君子遂爲海內所共射之的嗛如矢集幾不能容其弦歌誦讀之身其一時所吐爲言所見爲行幾于鳳也而鵂鶹之矣顧按其本末而論東林何以崛起于萬曆之季也則世教頹而士習壞諸君子退而藏修兢兢焉持一身以爲之砥也顧不幸權奸志得而東林摧東林摧而權奸之焰益煽而不可制逆聖天子破邪謀除逆黨於是乎東林名節忠孝之正議道德仁義之高標乃復伸于天下是其一與一廢實爲我朝二百六十年來剝復否泰轉移之一大關今諸君子往矣所遺有顯有晦有修有短有常有變轍跡不同乃其言行具在君子乎小人乎翼風化者乎傷風化者乎所不可一日無於堯舜之世者乎所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乎虛心以觀當不待有目者而自辨也余不揣闇而存諸笥共得十八人（涇陽顧先生 涇凡顧先生 啟新錢先生 景逸高先生 玄台薛先生 本孺劉先生 靜餘許先生 鶴堂陳先生 我素安先生 燕超華先生）曰東林諸賢言行錄皆一時同堂親炙于摳趨之下所得最眞者若夫聲應氣求凡宇內名卿碩士持正論行正事者不一

其人彼黨其題之曰東林然臭味則乎而時地則暌不敢僭為攀附即三吳近地稔游於斯者恐見聞未真亦姑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知不免僭踰遺漏之罪幸尚論者有以教我崇禎元年戊辰冬

錫東後學鄒期楨書於文行社之一簞軒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相

我梁谿一帶誠如錫山屹如轔軒所至未嘗不嘖嘖甲乎內曰是固乾坤之所鍾毓而名賢之所窟宅也及攷方輿畝人物明興二百餘年名流不乏而其粹然于道德之林者邵文莊公以後指不多屈焉抑又何也吾鄉鄉語每以義斯之督為文莊惜予獨謂其不然春秋尸祝十瓶山先生之祠實唯七賢予曾持其子說以諭同志同志以為確許義斯毅起准造諸賢濟濟一堂一日千古乎亦曾覽東林志自龜山先生以下諸賢彙為一書以貫景逸高先生會先生語起東因此一重公案至今未了適公第仲兄鈞東林諸賢言行錄期相乃作而嘆曰有是哉茲編之不可無也有天地則必有日月有日月則必有聖賢有聖賢則必有聖賢之徒諸賢皆聖賢之徒也迹其言行是不一轍或得其全段或領其一體要

以廷獻則正紀扶綱家修則闢落拒詖涖官則澤單萬姓居鄉則德庇一方處常則瑞鳳祥麟履變則孤松列雪一時則教思足以淑人後世則流風足以垂憲鬼神之精川岳之靈合而萃于諸君子之一身論其言則其行直與文莊後先輝映近接薛胡陳王四先生嫡脈而遠紹道南一派真傳者也若諸賢可鈸則是三光亦可晦蝕兩儀亦可易位矣開闢來有是理乎哉或曰子之表東林偉矣乃見不越毘陵抑又何也曰從吾耳目之所逮也其與地之弦于斯歌于斯堪與諸君子俎豆于斯者予生晚耳問之未及目睹之也行俟夫後之尚論者而已矣若夫精核而約收之以備異日廟廷從祀之議則又有吳叔奚真備一脈在後學鄒期相敬書

復興東林書院序

儲龍

不肖乾游東林未三十年幾見書院之興而廢廢而復興矣其昔之興也興於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與錫邑之諸君子也其所以興者天理也易言乎天理蓋龜山之脉卽濂洛之脉也濂洛之脉卽洙泗之脉也此一脉之在千古無非天理不可或絕而不續故曰其所以興者天理也乃書院之方興也致新貸先生獨憂心悄悄處見愠于群小而不意前知之哲信若蓍蔡逮天啟丙寅忽見書院之毀矣爲黍離矣然豈天理也哉未幾而崇禎聖天子御極僅逾年而明旨煌煌允復書院此教思無窮振民育德之盛心也豈非天理也哉而三先生已往矣不覺令人且喜且嘆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繼三先生者豈容乏人於此有人焉欲肩其任未果而商言于余余曰而忘高先生之托重者乎曩昔高先生應起廢之詔而北上也慮東林之擔荷無人特造而祝曰屈指東林定屬君于是重之以四拜君亦黽勉承當歲不輟講不忍天理之一日曠離狐烏妖孽剝蝕剝膚而君已爲碩果矣茲逢七日來復之期正當剛反量力而經營之不必縣覩舊跡之盛雖一門一堂亦復也且成其始當必有成其終者毋曰書院儀羊也夫聖人有杏壇而後三千之徒有所集倘堂構落成則四方之士向道而來者朝斯夕斯雍容講習於斯將斯文之興起殆未可量君不見龜山演脉後有考亭乎此一役也爲千聖繼絕學者此也爲萬世開太平者此也爲聖王宣教化者此也爲斯民立生命者此也厥係誠重矣特其任非一人之任宜人人各自以爲任而并力一心者第衆棗如不肖如華認菴無棠吊之可裂矣以助君但有此心但能助君以言耳朱子有云以其至切至急卽今便當著力鞠躬爲書院之復在世道人心之最切最急者今聖天子聰明睿知闢除冤及此也卽今便當對揚天子之休命而鼠工命匠擔背任勞敬之敬之毋緊乃力所謂屈指東林定屬君者非他觀華吳先生也崇禎二年歲己巳季秋朔宜興後學儲乾恢觀東林之復而來也謬辱觀華先生與認菴先生之命謹序

東林原志序　　嚴㲄

萬曆中蔵邑先輩顧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孺先生撰東林志
而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爲之序時方剞劂未梓且謀始則備未及
典啟大都也余小子穀生最晩既獲睹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
往牒書諮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因爲讐訂原稿附益成
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
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孔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太伯
實始居句吳伯二十傳而季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
與札皆孔子之所爲論至德而書碑樹臬者也然則吳地之有太
伯季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起西北而不
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董氏唐昌黎韓氏稍闡孔
氏門閾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鳴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

楊龜山先生師事二程還始駐吾邑之東林紹明程氏學以迸續
乎文王孔子而太伯季札之以文教廣東南之傳者蓋於是乎益
振此東林之源而其祠所以迄今稱道南也越二百餘年國朝邵
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肄業處亦名東林更百餘年則端文忠憲兩
先生直能光復故址以詔來學計其時距龜山講學殆五百歲適
值孔子接文王之數雖末學不敢以此苟諛其鄉先生而要之數
有適叶固可誣者豈不奇哉由是道高碇積德立謗生萬曆中蜩
螗沸羹以東林爲質的幾二十餘載而鉤黨之禍遂至熹廟之季
而極會毅廟奮起旛服手披巨奸東林諸舊人差次柄用卽不肖
者未嘗不乘芽其間而以王鈇在御不復至有同文禁學之獄无
亦皇極建而淫朋比德者屏也皇天不弔殃我聖明甲申禍王既
立更有一二遺孽志圖辱而理私怨遂復執東林二字盡泥而揚

波者而廟祚且隨之以抵于盡或曰東林黨人之目幾與朝局相
終始諸君子爲天下首功能不爲天下首過乎哉嗟嗟諸君子皆
學龜山之學而今顧以其所學爲趣亡之具耶按元豐元祐間有
王學有程學從程氏者龜山也於吾邑一傳爲喻王泉再傳爲尤
遂初三傳爲李小山蔣實齋於閩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
三傳爲朱考亭宋雖南渡猶以是數公者維繫百五十有二年而亡
若從王氏則章惇蔡卞諸人不數十年汴京陷二帝狄死矣是則
程學之效燁然可睹而謂學其學而趣亡者耶且諸君子不但無
趣亡之失而其功有三昔龜山立教以無欲爲宗而或者疑其流
於禪王文成則謂吾邑邵文莊曰惟先生克辨及文成倡學姚江
以致良知爲宗而或又疑其流于禪則亦惟端文忠憲二先生克
辨故端文曰小心忠憲曰真知實踐皆學粲勃然於儒釋朱陸幾
徵異同之間是功在學術天啟丙丁之交監忠竊政幾於威莽移

劉女墾黎李顆東林多士爭先赴難而碩果尚存者又有汲黯制
淮南之風於是九錫僭物之計遲而代邸渭橋之興速此固九廟
有靈亦孰非諸君子呵護之勇也是功在朝廷滕文忠齊楚孟氏
進效死之策龜山先生以爲知命且謂言苟出於儀秦必知謀之
私而非天命之正矣嗟我毅廟躬殉社稷非龜山所爲天命之正
者乎至于兩京淪陷忠節輩出而吾邑馬文忠公華吏部公實與
其師忠憲先生步武相望使異日謂東林明教以後其君則蹈冀
古未行之孝其下則奮一堂相命之忠君臣朋友知生知死是功
在名教嗟夫悲夫諸君子勞苦功多如是而必欲坐以不韙之名
如韓非所謂人臣以爭事而亡其國者斯亦誣矣朋黨之說歐陽
氏言之甚辯余亦不必爲諸君子贅今第窮源竟委輯成一編俾

天下知東林者非猶廿陵大學白馬淸流之類蓋其地爲吳太伯故疆而其學則由龜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爲上不得無以政下不得無以教者也庶畋畋之舌鬨此可擣而邪之人或有聞風而興起者亦不愧生勾吳延陵之墟矣乎

東林原志序

姚宗典

梁溪之有東林書院其來舊矣在宋楊龜山先生剏之我明萬曆中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重葺而新之而劉光祿伯先先生爲之志因采諸梓弗傳今其鄉後學嚴子佩之慨然爲詮次本末詳列重修事蹟并諸先賢傳記立朝在野不朽諸文辭粲然成大觀焉剞劂既竣走吳門問序於宗典余何人也蓋自少稔於庭趨見我先文毅通籍以前一章鎚後起之士翱翔於端文忠憲光祿諸名公之間以道義相期勖甚厚既與忠憲光祿同朝與聞國家大計尤敎與逆璫後端文忠憲兩先生易名大典實擬自先文毅與死生不貳之交老成典刑次第彫謝沿至今日風流盡矣記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嚴子知先文毅之於東林有干城好仇之誼而以析薪負荷庶幾望余余惟憶疇昔家庭間一二舊聞蓋嘗曰顧高諸公原本龜山以厥堂奥非徒言古人之言皆能行古人之行者也其存心必依忠孝其律身必主無欲故凡遇是非邪正之際特之獨嚴不畏當路不憚權璫侃侃告君誓以七尺殉吾道是東林之楹梲柱礎皆千常之松柏爲之後人不知擧且以萊葹溷蘭臭以鸇雞儗鳳皇何比擬之不倫哉又曰講學一事在先輩尸心處尤不可及熹廟辛壬之間遼左淪陷京師戒嚴士大夫日夜潛發其狝南還首鼠觀望時關中馮恭定公吉水鄒忠介公特倡講社於輦轂之下一日公卿畢集互有諮叩酒三行忠介振音誇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以侑之恭定又颺言於衆曰國家多事食君之祿莫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吾輩備員九列各宜與起覲上死長之念爲國人矜式今日講學何可已也由此觀之東林之仕學如是朋友切劘又如是設使三事大夫盡若諸公則遼

庭安危大勢豈無賴焉而今世運傾頽河決魚爛亦厪謝數十年門戸之害肇自東林嘵嘵致缺鶻貽宗社如厨顧俊及之足以危漢清流白馬之竟以亡唐余竊不平此言夫顧高一時之東林皆馮鄒之選也諸公皆重名教植綱常之人乃所謂鬚眉特異衣冠甚偉者也讒諑寖逐沓不得竟厥用若近之羊質而虎皮妄自冊羽翼東林而究至以權賄殺其身以患得患失貲國家者原未嘗厠足於講堂一與於鱣魚鸛雀之數而可以是病東林哉抑何不觀東林之鄉又有馬文忠並吏部大節炳然輝桑梓而非山河者若而人耶生有正學死得正命前茅後勁精神在天卓哉東林斯亦劫灰桑海中之魯靈光矣故此一志也亟當懸諸日星以昭一代之冠冕俾天下萬世知其人品之在東林誠不媿關閩濂洛嚴子之功直在世道豈惟其鄉余不敏願執鞭以從事焉

東林原志序

吳興祚

道者天地之所以位學者聖賢之所從出也剖於羲畫備於危微衍於洪範至宣聖氏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約之而本體工夫易簡昭灼于是乎道學之統為古中天矣四子既逝大義日外漢儒訓詁唐儒詞章學諸土木敍文繡令無血脈洙泗之緒斬焉無遺至宋之周程張朱始知返本先從戒慎恐懼立定脚跟而其揭以教人也則融會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旨以為居敬窮理四言今學者試一居敬而其心有不正乎意有不誠乎試一窮理而知有不致乎心正意誠物格知至非即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乎則宋儒者堯舜之孫子也程朱洙泗之大宗也學者而苟志于聖賢則由程朱以求洙泗由洙泗以求堯舜亦猶之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子孫守其祖父之傳緒而可謂之才也明也善繼述者

也自後世私智者出或口誦而心離或儒名而墨行高擬生安恥由困勉考其學敬義無所夾持推諸心理欲幾于無別而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遂不能無毫釐千里之差此守先待後者所以必競競辨之也明之末季以道學為諱遂有東林黨人之號嗟乎東林何罪哉稽昔宋賢楊龜山先生游寓梁溪時講學東林其名遂著同游若胡德輝喻子才二賢俱能有功宋室其後允遂初蔣實齋李小山諸公相繼而起悉其淵源之所漸也明論邵二泉顧涇陽錢啟新高景逸諸公追蹤前後不泯其澤即其地創為書院以祀先生歲時率其徒講習于中相為砥礪其學闢邪存誠其行反躬實踐靜則有體認動則有準繩而不敢祭虛飾競新奇以從事于荒忽故其人心術光明操履堅卓雖攖大難不屈不撓以無忝乎天地之正理則其平居講學之功至此亦既效矣區區禍福何君

子所不道也

皇清接統唐虞表章理學以考亭氏為正傳舉業家有不遵註者咸
黜勿進向使東林諸君子生當此時豈不皆我　國家周召畢散
之臣哉而惜乎其不遇也史稱考亭之學得于李延平延平之學
得於羅豫章豫章之學得於龜山而龜山則親炙二程之門者也
血脉潛通授受親切今東林諸公發明考亭之道以溯之於龜山
爰及乎二程卽以是印心于洙泗就範于唐虞躔次相及若經緯
之在天也流派相從若河漢之在地也試舉象山姚江之統與為
衡量其果孰正而孰閏也耶由是觀之則梁溪之在九州地止彈
丸黑子無足輕重至于道學一脉嫡系龜傳文獻假續直可與濂
洛關閩五嶽而並峙乎天地之間祚生也晚不得與東林諸君
子同時而講道猶幸數十年後得以令於地而登其堂躡庭階竊

比講誦寂寥猶令人向往低徊留之而不能去今高彙旃先生忠
憲之猶子也示余東林志所載會約及祠堂禮器班班可考苟循
其舊而興起之不猶勝于岐陽之鼓石跡僅存曲阜之履約繶俱
化者乎予於序述之餘竊有望於後之君子時康熙己酉仲冬穀
旦三韓後學吳興祚謹序

道南列傳敘　順治辛亥四月　高世泰

張子扶綱有感於道南之緒羽翼院規而宗傳莫一也夫楊羅李
朱之為大宗炳于千古矣在錫言錫則有喻尤李蔣皆宋儒也考
亭之後為蔡西山為黃勉齋勉齋世適則為何王金許皆產於金
華為元儒入明薛胡兩先生之後惟東林君敬窮理之學守程朱
而不變斯為真且正故從祀之議羣推泰和之羅梁溪之高近自
浙著遠至祁陽燕山北平之間久有正論而未定評者徒飲淵地
之泉不識廬山之面可乎張子乃追敘文靖門庭步趨如一者得
十六人為道南列傳又甄其疵瑕在兩者弗與于溫良之列其意
甚盛命余序余乃言曰於戲古今之道有興有廢一室之學有是
有非興廢者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所能及故世治則顯世亂亦
顯惟其或顯之而至于廢雖廢而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亡廢

同無損于顯也若乃所學一非則無所不非所謂本心不正脉理
皆邪天固畀之以清明純固之氣失學則散而為昏汚雜亂心志
智質莫知所之抑亦何所不至哉甚矣道脉為一綫之微不可差
也閩之文莊丘氏曰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
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學惟楊中立載道而南使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道燦然復明于斯世此為道南二字之義也然其說
似衍于歸南歸北而非有道所繫關或又曰文莊何以不言王氏
學而言蘇學竊意維時新經行世挾勢僥以脅驅勢燄衰歇其毒
亦遂消亡不至淪肌浹髓汗漫至今而未艾然則蘇果何學乎朱
子有定評矣蚤竊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兩言也所以
為蘇氏讀尤淺夫自蘇以後非蘇而學為蘇之俗學也彼夫挾策
干時或詭尚其詞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閔失趺宕為英豪模

嘗爲蠢劣寡學多能爲有力先從後所爲知權其小作而趾高小
不售而喪氣者皆浮動之俗趣也有能跳越于朱子所言之外者
乎隨俗浮沉與時上下類非志士之所欣無如遊謬于遊合權術
之與顛沛乎得喪憂患之殊如扁舟下滄海遇風濤而失楫欲矯
而自立也誠難故東萊呂氏曰惟不溺于俗學者始能求實學何
也俗之所貴道之所賤也俗之所趨學之所恥也且夫世味移人
營競甘苦誰不究轉歷嘗但以浸易之心入之多見其淡泊以謙
履之意持之則反中藏約而內守通達變化而外應蓄德成性安
往往不得至理之所寓當年文靖立雪程門所得應不出此而何
以行學來南之日蔡京則禁挾元祐書秦檜則斥之爲僞學當其
禁之斥之而學彌明者道之顯也至于貞或禁之或斥之而久之
靖久缺于廟庭之祀直至弘治年間丘文莊特疏補入嗣後都邑

各有崇祠所以補典禮之闕失翊正學之淵源匪細故也前乎此
者雖顯而猶晦也嗟乎孔子之後不應有邪說朱子之時不應有
異同思其不應有者何以不能無則知岐路之羊不止于路而在
于竭理之不明初志之不篤也爲今之俗得毋有蘇張而不能
竊口佛老而不能醉者乎斯何足責焉獨怪夫講習濂洛而吸屑
不符克治不力驚虛悟矜捷獲我慢自高俗子爲甚故當務之急
則大道通行無分于南北聖學宗傳惟求一是而已

東林志後序

尹珩

珩幼孤日侍先大父惠州公先外大父倒觀察公遊江左年家郭
文毅門即紛聞東林話迄珩經三十年閱歷四朝頻更變故益信
東林有人歲庚辰珩已困頓老矜忽接治臺袁公臨侯一紙亟稱
楚中學使得一正人爲高忠憲公謝玄也袁故藻章鄒忠介同籍
人生平坎軻磊落摧折不磨丙戌讅柴市者吾楚舊有濂溪書院
武林葛水鑑師草創丹鱗亦復廢于乙丙年間及吾師秉憲涖楚
重新講席此道方如日月經天都人欣欣躍起而珩以是科方詣
更鳴事舉奇特頒說賓中癸未春房座常湖倪師以門下門生儀
引見馬文忠公是時同譜在座八人復有門生見門下者文忠悅
獨舉珩云此龐眉皓髮者生耶熟學憲書來稱文章德行今歲
舉楊獨得于因與珩及君闇龔伯與兩先生商論拙選明文元閩

及選中所紀學術事功常湖亦有矜色顧珩自孜形穢何敢廁足
東林然竊承十三年冰淵艱難苦恨誠懼以隕越先大父者重誣
辱于師門也頃自吾師從滄桑陵谷後剪除荊棘恢廓道南與同
人修明遺乘命之曰爾珩奉先教有年矣豈有一言乎珩拜稽首
珩惟三百年綱常之重自前除衆貞創其始延東林諸君子振其
後芬香似續炳明長夜近有以陽九之厄譏訶于數十年門戶比
之漢唐宋朋黨說圖鳴呼蜣螂轉糞于日月何傷夫朋黨惟牛李
蔡裕難才略無學術其黨無足論者若建寧元祐皆極一代端人
吉士已不得與白馬明流並論何況東林兄孟博云爲善惡惡爲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然布衣抗憤危言挑激致使公卿
側足僵氣到門東林之生徒無是也甘露無謀輕召事變致使南
牙北司互相矛盾宰相坊卑一無所施東林亮節非是比也且當

時皆以王嗣國危奸人竊柄宗社從而顛覆若我毅廟在御背卅
宸脩非如桓靈之庸懦僖昭之蹔賦徽欽之昏濁屬天降割臧我
國家乃以堯舜之主蹈恨哀平千秋萬世讀史者定當掩卷涕零
而可以危亡潰敗委罪東林門戶耶且以漢唐全盛之時新莽妖
瞾皆不崇朝而更制服色易天下如反掌若逆閹嫁禍紛紛建立
生祠稱頌功德諸君子舊百折不回之身爭一線不絶之禹血肉
狼藉視死如歸卒之彼其鼠首碩畏兆祚真人逮夫燕京遘難大
行身殉社稷惜此時老成凋謝朝宁如晨星落落而碧聲濺地依
然仗此一二老爲日月爭光比于秦淮柿咽坍水金臺文謝家衆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誰謂忠孝節義之維繫不于東林而誰屬哉
死忠慤溯流止水如磐醴泉馬文忠華吏部淵源步武皆揭揭于
耳目或者以墻仞既廣指此中一二蒙面澳涊頑鈍之尤者以爲

詬罵則同一聖人之裔也何以孔光附莽孔融見殺于曹瞞趙汝愚
見逐于侂胄師辜偏爲犬嗥是知賢則爲北地王不肖則爲安樂
公雖父子兄弟不能變化氣質又可玉石朱紫不分致慨于當時
設科之心以爲來者不拒耶昔韓侂胄使優人王喜衣冠淵袖象
大儒戲于宋寧御前因極言紫陽迂濶不可用殊不知投匭封事
偉煌金石使當時不爲權奸泥沮立朝僅四十六日豈不大有可
觀李青蓮一代人豪爲永王璘所迫遂不得與杜陵齊名至今惜
其嘲曾儒一詩幾與王喜同病是可爲譏道學者力丰且夫東林
合天下爲肺非一鄉一邑而梁溪實爲濂洛發源之所肇基于楊
文靖左右于邵文莊而剏復大成於端文忠憲天崇兩朝旋毀旋
復三十年來瓦礫烟銷有同禾黍今復拓廓于吾師之手是可見
芝本甘泉燈傳薪火青氊如故後音不容隕響也若夫道未墜地

振起在茲憲節宗風廣永江漢未能舉人所不及見聞者爲阿所
好但約略中外所及知一二事如折敗邑將軍而強鎮斂容戒軍
吏無犯作軍容兩監以去就諍震怒至尊一撤回一正法傲骨凌
霜儼是當年求正殺司寇錚剛大不回厥承家學至遭逢明聖得
行其請功在三楚矣歸一人則處勢得全快于忠憲有非人之所
能爲者矣然珩楚臣也請得言一二楚事以爲吾道不孤之一助
可乎吾鄉江夏賀文忠公分闈熹廟壬戌給事易三房每爲珩言
日夕捧家封史讀書爐夙興夜寐即一焚香上告冀感動后帝賚
一貞人以事天子已而栩栩起得一卷暗中摸索此必貞人是年
元亦出文忠門爲吾鄉竟陵劉士徵兄珩舉相慶恐即指劉文忠
謂珩士徵良不愧衙門前並而此中更有一士他日國家必當倚
賴子識之因復舉前夢中語相示余以姓名請文忠曰子自有同

朝日子自曉蓋指鳳超華公也嗟乎文忠癸未成仁于楚又五年
丁亥鳳超盡義于吳而以不負吾道者不負舉主此道良不孤也
今濂院兩祠光聯吳楚屋霜非舊俎豆時新今日昔倘亦有南歸
其人即不必爲文靖或不忝爲和靖不愧程門目送者乎願以告
今之同人以俟後之君子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皐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撑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題千里同聲卷贈方本菴　顧憲成

余憲成私淑本菴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篇得其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十類㣲風憲成宜循墻負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篤爲扁舟攜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覓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爲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銷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辭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王色若孺子行住坐卧洒洒自得非蓄深積厚何以臻茲孰此憲成之所爲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盱江並以妙悟推而與論不大遠者只爲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淛有司其門人且往往緣而爲昏耳先生至于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淛尉而造謁始往報謁頒發擬送一舟謝却之人以爲過從行汪崇正苦延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余輩亦不之強也聞者嘆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爲欣然中心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則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叩大應小叩小應不少倦也已而言別又作別語剖示玄珠叮嚀反覆令人卽欲自棄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于先生爾爾圖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爲但了此一展玩焉使凜如先生之臨其上無敢戲渝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爲先生誠不我忘但于此一寓目焉使宛如憲成之在側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庶幾千里惓惓始終其不虛也已于是酌卮酒爲先生壽送至毘陵赴經正堂之會而別萬曆辛亥九月顧憲成識

跋駱朱餘咏　　葉茂才

毘陵錢先生受易于江右名儒而心有獨得著像象管見窮極顯與才受讀有年矣癸丑冬會友高存之偕二三同志延至東林講易多士雲集匝月始竟各克其量而去蓋曠舉也亦奇逢也先生始至適當一陽始生意欲激昂晚學開拓心胸而後投以易學乃首倡雅詩而朋輩和之輒成一編因命才題其簡末才聞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為物不貳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岐一則其貫故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耳諸子見性未圓立言易詖畢泥名相高涉玄虛陋孰甚焉旨哉張子之善言易也而因易以通于詩學異而理同始異而終同易不言有無而詩可知矣才病憒廢學詩與易一無所聞惟是有無之間偶窺一斑

請先生裁之蓋人之生也性所同而質所異故參也魯回也庶在聖門已不能無殊而一傳再傳愚之脉常近塞而見為有庶之脉常崇虛而見為無則源雖一而流漸分矣而況二氏九流分道而馳其相去不益遠乎吾夫子因性牖民循循善誘詩以興之禮以立之至于易則以為天地鬼神之奥不可雅言直欲終身玩焉而不厭而性日湮陽先生設教亦毋先日用而後深微其于講易猶謙讓而未皇也蓋性道難聞而不輕抉以示人意深遠矣由今日之會慶今日之逢竊願聞先生之易學而深有得焉始則自無而有不為塞繼則自有而無不為虛終則愈有愈無愈無愈有而洗心于太極妙契于無極極則一矣一則無所能無所不能矣而詩于何有易不云乎天下同歸而殊途同歸云者太極也性也性無顯微無聲臭不可以有名不可以無名故大易不言有無誠獨窺性真高出千古而非諸子所敢望也吾以此言易可以得張子未發之旨即以此言詩亦可觸此通彼因往知來舉一而反三矣一斑之見如此惟先生終教之萬曆癸丑仲冬梁谿後學葉茂才叅之甫謹跋

跋點朱餘咏

高攀龍

啟新錢先生之於易也蓋四十年動靜食息于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熟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合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離不艮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爲象不知象之爲像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後先生可謂再闢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像象之書行于世理深文奧學者至不能句竿有知其義者吾邑吳叔美諸君謀于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問于錫之士耶龍曰然于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爲詩示學者闡關之義一時從游士賡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攀龍復申其義

曰夫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真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關斯關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直一畫綰之而先生閉關之義固像象之鈐鑰也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教下高攀龍敬跋

跋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

祝可久

余自乙卯春三月問學宜興史玉池先生始得會先生登其堂清淡無華斗範皆古遵守朱夫子家法額曰居敬曰三畏而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每領教時見容問及他務僅一兩言而止惟譚學卽諄諄然余初會時僅識先生之品高先生之學正未識先生之如何下手如何得力戊午秋復來東林久侍求學先生示之曰學以復性爲主入門最直截者莫若敬但人不識敬耳不識敬則敬只是敬識敬則敬卽是性此所以貴窮理也余參求不逾月夜坐會中任希顏周季純二君辨動靜合一之旨師云大在人身春在木人若天內木涵春之旨余默思之獨坐時目視耳聽皆動也靜何常不動日用間子臣弟友皆靜也動何嘗不靜理無動靜敬無動靜此所以盡性乎抑鬱數時忽蒙先生至教從行入門今甲

子春聞先生北上敬候行期就坐商先生之學會周季純蔣的侯與余談甚歡遂以數年記錄示余余閱而輯之適新安適覺我程君一見心賞遂授梓人余敢謂得力有年要亦不忍虛先生之教也因述其顛末如此謹跋德與門生敬于祝可久百拜書於來喜閣

高景逸先生論學語題辭　吳桂森

儒家之有語錄昉于程門皆授業諸賢所錄耳授語也迄今而程氏遺書昭垂日星與六經並重使後之學者得遡伊洛之源以接洙泗之脉在此書也則諸賢之記錄力不易矣天之未喪東林代興啟新發先生涇陽顧先生真儒輩出而天又鍾其脉于景逸高先生斯編也則雲陽季純周子所錄耳授語也先生之書又將與遺書並重矣季純亦知書中之宗旨乎先生之學本于復性而以居敬為立本以靜存為入門夫惟以靜而入故讀書窮理步步有實證夫惟以敬為本故致知默識步步臻實詣此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為性命真宗旨也是以東林之教標庸言庸行之矩而談契悟者未嘗不灰心冷志于微言片語間景逸先生死然程伯子爾將後之學者由東林之脉以遡伊洛之源在此書也則今日季純之錄其為力洵不易也夫洵不易也夫

致東林續志　華允誼

天下學人少而不學人多學矣知信正學者少而惑異趨者多被儒宗一脉孤行每有厄運宋僞昭之季往往已然若吾邑之有東林書院宋龜山先生始也龜山學於程氏學成而歸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既歸恒寓梁溪紹明程氏之學於是有東林書院書院左祠祀先生曰道南志宗也書院久且廢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議修復不果嘉隆以降則學術蓋多岐矣姚江掃除格致單揭良知其說深入人心變而程朱正脉幾處閏位於是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闡繹而救正之高先生之言曰止至善之學必繇格物入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辯性學心學幾微異同一一究晰端委專以居敬窮理兩言執一學者使不得逃於虛說於似浸淫於無忌憚之歸功于後學甚鉅然而側

目東林者自端文時已兆芽其間蘊積日深浸成水火乃至群不學之人詆諆學者乘奸閹竊國狂走趨附鉤黨羅織禍始烈當是時書院毀廟貌圮先賢絃誦之席至蕩為飛塵鞠為茂草同文之徒游內憤鬱而忠憲以蚤炳先幾取義汨羅之沚東林厄運至此而極矣毅廟嗣興不動聲色而誅夷大憝旋下明詔修復天下書院吳素衣先生捐貲構麗澤堂三楹為之兆申酉禍移宗社鼎湖載泣望帝魂消何所復猶思慮學憲高彙旃先生既歸田始修墜緒復建立燕居廟旁築精舍數楹額曰再得草廬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將茂明先業亢復吾宇後火前薪似續一線在此日矣嚮者滅沒于烟塵榛莽杳不可得而幸乃得之設復悠悠忽忽此日其可再乎嗟乎彙旃之志勤矣彙旃事其尊人聲野先生誠敬懇至念忠憲先生一體手足之愛雍雍愉愉言容所益無時不感接

神明而斯志斯事又烏可已然而今昔之時義則殊矣在昔從遺廟而今創虞德孤在昔則知章而今自宜用晦聲氣之逆合勿斷也形迹之異同勿論也藏修一室之中自審樞機自嚴師克擧好爵而利斷金豈異日事而得毋動惑否耶抑余於是重有感也忠憲之家難也在丙寅三月遺表外一不遑他及惟東致家季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蓋明以朝聞夕可之一事親擧而付之戊子四月家季直請事斯語聽隔二十餘載而師弟傳授不謀而合不介而孚要之各成其是程子云學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幾啟新先生云易始乾終未濟不見是不失爲乾龍失是則爲未濟是非存去之介辨之早嚴之獨斯庶幾戒愼恐懼君子之中庸噫東林之爲東林侯於是爲已爾實見得是夷險以之死生以之君臣師友大義皦于星日世俗誹毀爭援如蜣蜋聚噬於神

明何有而深維四十年中俯仰百變以端文忠憲兩先生至誠動物樸棫作人之雅意而未幾忽不保其終以諸黨人銜飈虐焰遮障天日處無不立毀盡而迄於今猶不食之碩果嗚呼倘亦有相而思閔傷于廢興之故者歟其廢也摧之折之人也未始非天其廢而復興也培之篤之呵護之天也而正存乎人天未喪斯文責有攸歸矣敬識末簡以諗同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

文翰三　書啟　揭　賛　雜著

請復東林書院公啟　　顧憲成

敬啟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爲正宗考錫乘先生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歲久旁落爲東林菴而書院廢矣距今五百餘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嘆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興復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則道脈繫焉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繫焉所關重大若此非藉龍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薛友馬希尹等合呈上請乃敢拜首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爲喻工部再傳而爲尤文簡三傳而爲李椭

齋蔣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劍南一傳而爲羅豫章再傳而爲李延平三傳而爲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也台臺爲斯文主盟凡在嚼聽靡不嚮嚮屬耳目爲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儼爾儀刑之如在下之開示周行振起來學聡然向往之有歸不朕九峯二泉之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于吾錫又當何如也此某等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爲台臺懇也謹布腹心惟執事者裁命臨緘無任懸企之至

按先忠憲年譜異刻此啟未刻稿中亦見焉其爲先忠憲作明矣而顧忠憲刻繫之涇陽先生蓋東林興復涇陽先生爲之倡而先忠憲翼之此公啟所以首列涇陽先生諱某[illegible]

與郡侯歐陽宜諸公祖書　　高攀龍

東林書院見於王文成公之記者不論矣嗣後督學者三議興復一見於閣人公名詮一見於耿公名定向一見於謝公名廷傑徹文具在而皆不果雖曾葺有祠堂三楹後竟毀為他構良以其規制蕪陋始未嘗為久遠之計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時則可矣故倡之自涇陽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餘金可為堂構計而必上聞于老公祖且歉求轉申兩院及學臺者蓋以此舉為多士所願因其願而重之以當途主持便可成風風則動未必不為流俗變化之機云耳公啟所未及敢私布之

答東林諸公書　　曹

龜山先生講學貴邑成就多賢遺韻相承於今為烈則其英靈精爽必有洋洋此地者建祠俎豆以酬功德實天理人情之至縱徵舊址尚存而體以義起獨不宜刱舉於今日耶至辭一至當即允

行先此附復百惟照亮是荷

東馬起莘按臺　　高攀龍

東林之舉具如公啟所陳是役也涇陽先生倡之弟輩一二同志和之其公用麁具可以不煩官府所以上聞於老公祖者念此事風化所關老公祖風化所自出非仰承明德則其事不重其傳不永即如嘉靖中曾修復祠堂三楹不數十年毀為他用今欲大其規制因以為講習切磋之地不得不鑒於此公啟所未及弟敢私布之

答商景逖書　　馬從聘

三吳夙稱文獻之邦然經術氣節為一時海內所推服者獨毘陵為最甚則賴有二三名德居高而為之倡也辱諭修復東林之舉以紹明往哲啟迪後學其意甚盛不佞叨事地方欣逢盛事敢不祇從倘完工之日不腆姓名得附祀石之末藉光不朽為幸大矣肅此奉復統惟台照

上孫柏潭少宰書　　楊廷筠

近聞顧涇老修葺楊龜山祠院此舉關道興文真不朽盛事也門生初到據府詳工資七百兩除士民醵聚外尚欠六十兩有奇即批助本院項下銀四十兩尋又加助一十兩有奇以足前數但此止據府詳大較恐土木浩繁未必七百即能告竣其間細委老師知之必詳果簡佑不妨再酌門生鄙陋表章先儒得與其事實遼有耀況老師主盟於上面門生敢少不從臾焉前此奉懇統惟台照幸幸

與林平華父母書　　高攀龍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徹龍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弘

施煌煌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鄙衷尚有不能嘿嘿而安者昔聞邑先達文莊邵二泉先生嘗建尚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屬補庵先生重行改葺矣並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諸衿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具在龍等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厲來於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修也乃龍等乏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為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庶幾翕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為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覥顏非格之賜

以致處非其據貽誚伏惶悉乞特賜鑒裁轉達於各位老公祖幸
蒙許可鏤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

會請東林書院公啟 萬曆甲辰 顧憲成

東林之役幸邀靈踐事遠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屆道駕既辱主盟伏冀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于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

與歐陽宜諸郡伯書 高攀龍

伏聞台旌將發某等扳轅無計去思何極東林之舉仰藉主持得以報成願非名賢椽筆不足以昭宣其事而垂永久某等不揣敢以記文爲請伏望台臺上念前賢之微緒寄遺跡而如存下念末學之向方待數言而始奮慨賜雄文以賁茲土譬如雷震而百蟄

具與鐘發而羣蒙皆醒所以提撕斯人之徒者豈渺小哉謹磬石以待

柬東林書院諸同盟 鄒元標

不肖西江腐儒束髮有志于道從事諸先達長者遊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坳與樵牧爲伍忽承涇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庸堂記不肖不知學姿以鄙見請正道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妨直教元標刳心以受文發後偶得依庸堂二楹聯其一云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性即天又一云光天下做個人須尊着規規矩矩踏地來有揚事要識得皜皜巍巍譬之唱嚮連者人雖不佳其言可采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貴地四方之表從此皆天皆鄉黎矣吾黨皆見逐於清時者不肖常自謚德薄猥稍不能見用於世即用於世亦無可用徒生叢端吾黨皆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尋繹千古真脈方幸錮之不亟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爲人所錮必其自錮者也

簡鄒南臯先生 高攀龍

敝邑東林之建發於顧涇陽先生明道淑人之盛心伏蒙先生不鄙賜之堂額賜之堂記又賜之左右格言觸目警心莫非至教某等何幸四方之士來斯堂者何幸先生明德光被於茲土矣夫道者道也行處便是在人之知不知何如耳知之即人即天即凡即聖於此不疑者乃真悟也而真悟者鮮矣於此不違者乃真修也而真修者又鮮矣然而古之聖人真悟真修者不少而孟子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何也其的有在也故學者學力之不至而正鵠不敢不設而不失于正鵠者抑又鮮矣當今之世于此三者非先生誰與歸耶某等既得涇陽先生爲之倡歸又得先生指示周行

將日孜孜焉真如明教所謂惟恐錮之不固矣稍有入處尚當摳趨仰里就正謹此復謝

公啟沈老師龍江 高攀龍

茲啟敝邑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講學處也歲久廢爲僧舍先達文莊公邵二泉先生嘗復之爲有祠堂三楹歲久又廢近者某與二三同志謀於當道而復之於左建祠堂祀龜山先生其費則出於當道有司所捐於右建講堂友朋講習之所其費則出於同志所捐名曰東林書院某等竊惟東林之廢也久矣幸邑乘之文在故文莊公得以尋其緒而續之文莊之再廢也久矣幸陽明先生之文在故某輩得以尋其緒而續之然則所謂不朽之盛事豈虛也哉今老師一身關千聖未墜之統一言開千秋不喪之文表章先哲嘉與後進非老師其誰與歸伏乞賜之如椽巨記其

事豈惟某輩將奉之爲圖書瑰琰惟老師之鄉二程夫子之靈謂老師之文南而道南矣謹奉敬上懇不勝惓切之至別以東林始末及二記文一會約奉覽備考

復沈龍翁老師　高攀龍

恢老師峻德丰神時時在目一舉念一舉事恐辱老師輒自悚惕此某林居功課也得來使訊知老師起居清勝爲乎額自慶東林記出老師手裁此方奉以爲矩庶幾質諸質修一不敢假借自便爲聖人門牆羞皆老師化雨所被也拜師命謹再商求一二字以聽劉王顧涇陽先生出一時明李司徒保障東南之功而東林遂爲時局大慙然丈夫言動總屬千秋豈在目睫間論世情順逆也諸不敢詳及

按先忠憲與沈龍江先生師弟相契最篤故常成而必求之記但原記爲縣志所不載惟子先忠憲未刻集中得此二故謹並錄之其記則佚搜採補入

東馮少墟年兄　高攀龍

鄙見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吾性天然完全具足無少缺欠無少污染識得後於時保之而已弟雖辨得路徑稍知向往第若少年缺蒙養之功壯年缺靜定之力至今學未成章年來幸時局側自東林弟得藉以入山屏跡天假數年未知得不負明教否耳向從張雒老處得大集日奉左右以爲嚴師今辱瑤函再須適東林藏經閣成已珍藏其中令君子之至于斯者共相紬繹如在講席矣感荷感荷弟之愚拙卽有筆劄屬未定之見未敢出之尙無以就正

東吳覲華　高攀龍

東林之事仰賴道丈甚大諸賢知淋濟如昨也弟一路受厥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器吾道之幸也壬成弟至都有治安之象無危亂之事今日反是在此殊無好況教之不能棄之不可且忍耐以觀之未敢下着也

東東林在會諸友　高攀龍

別來道況何如想東林之會益津津有味也僕在此可喜者惟海內羣賢一時畢集僕介於其間所謂蓬在麻中也連日會馮少墟云我輩除卻鍜鍊心體更無別事其言簡而盡矣以天下之大知此事者甚不多此周子所以謂至尊至貴吾輩可不勉與此間無他惟以用賢人壯元陽爲事若得同朝諸公一年在此必有可觀若決不可爲便見幾而作耳

答朱平涵相國　高攀龍

年丈得言超然于風波之外何樂如之世事壞矣他無足論可惜

福淸相公被門戶二字壓倒竟令全局折而入於小人甚乎此是何等事一代安危千秋名實擲而不顧乃區區顧一時贊譏得失耶要之氣運如此尙何言哉東林今年不敢以大會累人但從同邑相知作小學生規行矩步他邑同心者有便則過之恐是時勢當然老丈以爲何如

與東林諸友書　高攀龍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知費幾許鑽研方討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兢業方保得這箇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簡徐按臺　高攀能

東林書院拆毀事恭讀老公祖明文所以保護斯文一脈者至矣

以其策私擬東林者明旨所首及也重在拆毀變價又重在土田變價二項幷解助工而老公祖俱未之及仰見台臺苦心深心惟有鐫銘肺腑而已然某輩則何敢以此區區幻泡之物上累祖臺乎書院變價當聽本縣公估時值土田變價則有府縣原申官價當一一照價輸納仍煩老公祖細入覆疏內明書院之價及土田之數皆有當日公文及黃冊可據庶幾諸公之意解而某輩庵雞釜魚或可稍延殘息也專此露封本縣公文中上陳不一

復張秋紹書　高世泰

昨奉業師命謂告聖文內當去愼獨二字而易居敬竊有疑而未敢問繼得台教謂居敬便兼靜存動察而愼獨似尚偏言之益沉疑於衷敢抒臆以請教竊昔朱子立三條主敬法一伊川之整齊嚴肅一上蔡之常惺惺一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並未嘗分

動靜而言之亦正不必合動靜而言之蓋其三項工夫不可缺一主意則在乎遏欲存理故程子又云主一無適主一者主於理也無適者無適於欲也忠憲嘗曰惟天理至靜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亦並不以時候不以境界為言至於愼獨之義謂偏屬動者此乃時文講章以愼獨之愼無以異于戒愼恐懼之愼特拈註中幾則已動之動字强為立說以別於上文使八股之業有靠傍耳豈知幾之動者為潛滋暗長離道之欲乎昔康恕問此兩節果是一為靜存一為動察否涇野先生云只是一箇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愼恐懼便惺惺此便是動了如大易閑邪存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箇更分不得蔣道林云聖賢之學心事內外合一異於二氏者在此惟其不落靜不落動故敬直義方進德修業一脊

俱到涇野又云愼獨只是無作好無作惡無纖毫私欲便是楊誠齋云所謂愼者非警醒也有功用焉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修其身省其過其所謂愼者如此由是言之兩節之要在註中兩箇所以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此兩句乃中庸一篇之要領即千聖相傳之心法未有理欲不分而可談道者也未有理欲混雜而可言性者也朱子又云先且就睹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密如今人每每跳過稍做事睹處與聞處原不曾用功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且如屋漏暗室中如何便做得須是十目十手處做起方得忠憲與覲華皆云近來體驗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愼獨也獨者本體愼者工夫本體天道工夫人道人道下學天道上達然則愼獨之教尚偏乎哉何以大學愼獨中庸愼

獨參思無異詞也若曰偏也得毋居敬之義必合窮理而始全乎凡此皆時俗之所不講敢先布於台翁而後敢請正於吾師也且此告聖之文是泰之罪言也非得已也泰生於萬曆甲辰是為東林書院肇造之年惟時止有配位七先生今何其濟濟也固樂其多也尤虞其雜也雜則可以意為之為人情體面之事而不顧道南之一脈也道南之脈雖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白沙不得與也故自戊申之秋走兩函於南北為博訪朱子道統自黃勉齋後當誰掛線為嫡支北則蒙老之復音不可得矣南則惕老尙未見復已酉秋又寄惕老云道統一圖為五百餘年莫理之荒緒豈一人一日所能整頓然欲合天下而言之則難就鄉閭而言之則易只宜就近理其脈絡如金華四先生未聞借評於異地如越學如關學支派各自非幷東林諸賢亦只就在祠之位而尚論之庶其至正

尊其至眞崇禮其至純白告聖之後將泰宋儒六位於東廡上之
層泰明儒九位於西廡之上層其餘羣賢則依年分爲叙庶幾宗
統不淆趨向有定同人以爲宜然乎則照首而是之毋徒曰唯唯
以爲不宜然乎則搖首而非之毋腹誹曰否否敬屏息以俟命

論學揭　高攀龍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憂臣議闢講學之興國家應廢門戶
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藏而不復講學此說一
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於
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費奏
以啟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
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
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

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
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脈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
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
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
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
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
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夫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
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
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
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嚴所究也旣入相之後首參之者
錢搿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
戕害國脈率由於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
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黍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
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
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
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
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
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
忍人之覿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
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
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
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況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
之謂也非督學膠癸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
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瀾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

之黨不能無是學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古之本也知
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
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
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
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
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

涇陽先生之學以識仁爲主故其萬物一體之懷眞有視天下一
家中國一人者帀其皇皇於後學引掖陶成惟日不足自東林
倡道專揭庸言庸行爲矩以盡矯當世重悟輕修之弊然先生
天資超卓頓悟神與當衆言紛雜之際徐出片詞隻語無不抉
微破的人人心饜悅懌也至其虛懷樂取與人爲善之意溢於

容色使人樂就啟新先生嘗曰涇陽之虛景逸之公人所不能及至末年充養益粹景逸先生曰禎先生進德更在晚年益天挺之豪獨邁之勇故其含弘光大不啻汪汪千頃莫測涯涘宜其領袖羣賢冠冕一世者也至其文章名世特餘事耳

贊曰濂洛關閩脈邈中湮揭櫫表微日月重新大心體物小心繼統任重東林仁者有勇

啟新先生於書無所不覽終日矻矻一編而於易則動靜語默起居食息無非是也其精蘊見於人象絕高景逸先生曰啟新先生以乾道坤道明人道其大有功於易乎又曰昔與先生談易數年來不覺其異忽一日乾元透露處處豁通此其功深力到之候也其教以存心為先一念之萌察其非幾則克之論行之嚴則名利之私一毫未斷以為勿得輕言學也其于出處之際

尤嚴輕出之介嘗曰此關已閉自矢終身不開故一時朝野共仰如泰山喬嶽壁立萬仞云至末年輟講入山惟玩心高明木石鹿豕直與物穆同遊神而明之遂能前知去來世以此稱神奇觀先生詩曰識得坎離升降數幽明何事不通知則所自得於己者蓋有素矣

贊曰先天一畫聖聖傳心人傑之籥闢闔乾坤潛龍不拔離照常開通乎晝夜翛然去來

景逸先生之學其用功從小學入手而宗旨從大學得力修則實修證則實證故凡所剖析闡明以開示後學如心性格物未發諸疑義皆能發前賢之蘊而折群言之淆蓋其精微妙旨皆從身心得力處實實體貼由來故趣味不同而人心懾服也其應事接物無不從容中節雖極煩瑣紛劇而常自裕如人以為先生目無全牛故揮霍有餘而先生自以為皆吾用功實地也其教專以存養為主每對學者則言復性而以為必從靜坐入達主敬東林諄諄懇懇闢導親切無非指點性體真所謂滿目行生活潑潑地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也蓋先生資稟純粹質色兩關自幼不染而用功最早獨遵文公心法要訣故所造粹然如此洵天成道器而真儒的脈啟新先生曰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如高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知安行之質乎錢師極慎許可其推服如此則見重于諸名碩者更可知已

贊曰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義以身徇道義盡仁至

又總跋云顧先生見地如周元公超超獨上而其倡道東南一

時同人襟度則儼然楊龜山學者但見其高明廣大氣象不覩其貼地工夫以為顧先生得之天者獨多也錢老師方嚴峻潔矩度出程正公而精思力研親往待詣則似張橫渠每言人生而具耳目坎耳兌口震足觀聽不以天便負天聰天明言動不以天便負天澤天動凡此皆謂之乾不首出而坤不作成所謂終日乾乾形生無一息不為天用也老師門庭既峻而功夫嚴密若此不知者疑苦而不甘焉高先生氣度雍容如程伯子而步趨立教一準文公先生其接引後學全用迎機引掖故其春風和氣不覺賢愚咸被而淺深同受者要之三先生一時並興真天為斯文鼎峙而得高先生為之集其成也末學備之未能知百世論定當知其言不虛耳

東林十先生贊　　鄒期楨

顧涇陽先生　文炳斗牛氣凌霜雪融爲道德金和玉節近溯關
閩遠遡洙泗正學中興爲斯文幟
錢啓新先生　易像人象匪徒以畫惟心體之渾身是易知語知
默知存知亡其庶幾乎寤寐羲皇
高景逸先生　名世眞儒出類拔萃九龍人物古未有二修悟兩
到誕登於岸泰山其頹百世所嘆
薛玄臺先生　錚錚者金溫溫者玉道德爲舸聖賢爲鵠一臓明
月兩袖淸風廉頑立儒百世之宗
顧涇凡先生　涇臬片地嶄起二難龍躍平津氣紫凶寒貞麾邪
熾力扶其衰吾道之衞士風之維
許靜餘先生　士習茅靡始於發解天挺淸標不受世械左高右
薛終身臭味陋巷一瓢聖門所貴

陳筠堂先生　襜帷所駐人歌來暮壹秉經術以經世務雪霜嚴
肅雨露昭蘇漢之渤海宋之龍圖
安我素先生　玉樹臨風丰神映帶出入經史能見其大直道不
容掛冠早歲肩拂烟霞裳携薜荔
劉本孺先生　天生屈軼有佞必指狂瀾滔滔如柱斯砥剛腸鐵
面嚴於清霜藩衞吾道固若金湯
華燕超先生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義路禮門出入無苟爲名孝
廉爲眞士夫一瓣雖冷曉進師模

告楊龜山先生文　天啟丙寅　高攀龍

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闢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
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鄉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
郡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啟新錢子玄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
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
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眞傳東林一十八祀之遺
教也今日講堂既毁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祠靈於以明天
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倘
饗

祭告　先師孔子文　施璜

自道之南有此東林群賢踵接循宋迄今高忠憲氏再造功深猶
子世泰國寶家琛致曾五孝佩程四箴狩衡粤楚萬里聞琴布席
句吳四方盍簪嚴辨學脈以正人心著書萬言扶陽抑陰重興廟
祠春秋展欽三十餘年獨力支任孜孜矻矻墜緒是菲今其逝矣
功不可沉林有艸廬夙坐披襟顏曰再得楊氏所吟爲位於斯靈
爽應歆用伸餘慕且勖嗣音敬

告

東林或問　嚴瑴

或曰諸先輩之在東林講座者多矣乃吳素衣眞儒一脈序獨推
涇陽顧公景逸高公啓新錢公何也曰涇陽景逸爲開宗明教之
首而啓新則素衣之師也推三公志所本也曰東林屬吳地而素
衣乃以關中馮少墟繫之東林何也曰講壇有領袖之人因有某
地之目自萬曆甲辰顧高倡學梁溪於是前乎此而講學者以東
林爲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爲宗主蓋不啻濂洛關閩之
齊壹衆心矣況馮公師事涇陽尤所謂聲氣同而道脈合者不繫
之東林而誰繫焉曰鄒南皐亦與梁溪倡和而必舍鄒而從馮何
也曰此素衣之定識也按從祀四先生薛文清公胡敬公朱派也
陳恭公陸派之漸王文成公則陸派之深者也自文成有無善無

惡之說學者相率而趨於禪狂泒蕩然矣時宜以無弊者救之
救之以南皐不如其以少墟也觀南皐太平山房續集有善念可
掃及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之言其旨居然與無善無惡等故
忠憲批其側端曰不可訓曰甚好卻有弊是則畔界與東林同而
道脈猶藉以東林救者南皐也若少墟疑思辨學等集則曰吾儒
論學只有一善字曰儒佛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儒以理爲宗佛
氏以了生死爲宗曰邪固不能兼正正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
必兼二氏而見其大此蓋言言可以藥文成之弊而與東林性善
之旨不啻如匙之勘鑰璽之印塗者吾竊以息邪放淫爲事烏能
不慎之又慎而惟少墟之從乎是故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左之
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屹然爲天柱地維而獨是馮與
薛則步武相後先不若顧高之百里並與爲尤盛耳曰如是則辨

之精而擇之審宜壹軌於中行而毋少偏矣乃其流則變而爲李
膺范滂之徒至于朋黨禍成而衣冠塗炭卒以亡國是宗文成者
固有弊宗東林者亦不爲無弊何也曰朋黨之故予所謂歐陽氏
言之甚辨者是已今觀其論朋黨及唐六臣傳皆言亡國之禍由
於小人挾朋黨之說譖君子以欺其君而非由君子所致斯言蓋
今古一轍奚待余言哉若謂李膺范滂輩爲東林之學之弊余又
何能以無辨也夫性善不可見而四端可見如忠君愛國爲惻隱
以忠愛故而不能側足小人之門呈身非類之族爲羞惡辭讓是
非若無善無惡則有統同而無廉隅卽顏山農所爲專致力于仁
體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山農以其術惡天下究且無羞惡無辭
讓無是非而其所爲仁體者亦且玄虛渺茫頑鈍麻木正以成其
大不仁而無復忠君愛國怵惕惻隱之真性是其于文成猶鬼谷

門下之蘇張荀卿門下之李斯也卽文成孰料其至於是而無善
無惡之說旣倡雖欲不至是而不可得夫然後知東林性善之旨
爲無弊也性善發於孟子孰不謂老生常談然自無善無惡之說
熾行之後忽拈此二字以正告天下遂斡乎有廻瀾障川之功所
以薰而習之者知夫忠孝名節之爲善而毀閑裂檢之爲不善善
者之爲性而不善者之非性於是威不怵利不誘生死不顧而期
以直達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斯膺滂之徒所以接迹而起
也然忠憲臨難貽書華鳳超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或謂
此謙詞耳烏有性學若忠憲而區區負氣尚節如元禮孟博云爾
者邪則謂狂狷之視中行學問品格有二而性善無二爲胡廣馮
道卽竊附于中行而實豐爲小人爲元禮孟博卽不得爲中行而
不失爲狂狷安見忠憲之中行爲性學膺滂之爲狂狷而不爲小

人者偏非性學乎是故東林之中有以涵養兼氣節者有純任氣
節者而均之其爲性善爲無弊明矣曰如是則東林宜有君子而
無小人乃胡廣馮道之徒亦或不免何也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
蓋性善之同卽古今之遠可以收之於同聲同氣之列語氣稟習
俗之異卽家庭之近而不無舛錯不齊之倫如卞壺之二子一門
殉節父子同也異則有父摯韓嫣而子降匈奴如李椒李陵者矣
江萬里之弟萬頃以罵賊支解兄弟同也異則有兄歸漢室而弟
仕僞朝如諸葛亮諸葛瑾者矣魏徵之後有魏謩祖孫之直諫同
也異則荀淑之後有荀彧韓琦之後有侂胄裔祖其能逆料之乎
陳寔之家有文龍叔姪之精忠同也異則王導之家有王敦挪玭
之家有挪粱宗族其能預制之乎抑非獨此孫惠或變而爲茅百
鍊或化而爲柔如伍被諫淮南而卒與反謀沈文阿抗霸先而終

投陳室其人益往往不乏是一人之身且前後改觀一事之跡亦初終各異乃必欲盡千百里外之交游徒黨惟我是聽而無一二之敢尋不亦難歟且今之致疑於君子小人之雜者謂假道學之貽訴士林耳夫假道學不待攻東林者言東林先已慮之甚久而防之甚嚴也鄒文莊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喻文喫其淺遠而涇凡先生則謂今人講學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蓋道高尺者魔高丈入我門者壞我法諸君子方且累喻三嘆雙於勢之無可如何而急欲以登壇提命者願天下之盡爲眞而無事乎假人乃因東林之不幸有假而概譏其眞豈所謂有過中求無過耶如必求其過則熱腸輕信所謂不知人之敝諸君子亦誠有之然古之號知人者無如蘇老泉之於王荆公要亦荆公蓬首垢面不近人情故因其太矯而卜其險詐

若欺誑東林之輩則言論動作必求似乎東林之所爲我忠信彼亦忠信我廉潔彼亦廉潔我議何事彼亦議何事我讀何書彼亦讀何書此雖絕識如眉山亦恐墮其雲霧中而況識鑒遜此一等有不至如歐陽之延譽荆公趙鼎之游楊道檜者哉而亦可以株連移坐否耶故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曰如是則東林信無可訾而或又疑其空言而無用與拘俗而可厭何也曰觀林公平華道南祠記及愚序謂東林有三大功則非無用明已而今且申言之如昔人譏南宋道學之腐嘗謂金人入寇正不知楊龜山坐在何處愚謂天心之悔禍不早朝廷之信任不篤即李綱趙鼎坐在中書帥府卒不能淸鑾帳以還二帝之車而獨責龜山可乎且學未有不講而能致用者如綱於七十餘日間爲中興名相而穀則嘗以易春秋疑義與吳元中許崧老輩反覆辨難其亦以是而强綱

爲無用可乎至拘俗之說愚尤見其不然夫爭容黍足容重之類乃孟子踐形之教非道學創爲之而可厭也如不咿茶不覩書昔人已辨程子無是言抑學者亦未有沾沾從事於咿茶覩書之間便以爲雅人深致而不可厭也凡人之足厭者爲其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耳若講學諸公在萬歷天崇之間皆侃侃嶽嶽不減魏徵張九齡之儔而識者延望丰采方謂鄭公之嫵媚復出曲江之風度如生譬之論詩正如古人所云遠猶辰告更韻於楊柳依依之什而今乃等之爲厭棄之物斯何說也夫人情之與厭反者愛敬感頌而已可愛莫若晉人風流而陶靖節曰疑義相與析則講學之詩也可敬莫若方孝孺十族之誅楊椒山見殺鄒南皐廷杖而三公則皆以講學起家也可感莫若王陽明之功一奮而撲寧庶人之變俾宗社易危爲安生靈轉戚爲喜踰禍孰甚而陽明則終

身講學人也可頌莫若李崆峒之文孫文介稱其掃靡習追古道山泉激發刀斗精明品格在韓柳間而崆峒則又常與吾邑邵文莊公講學許下嗚呼吾孔子講學一言醞釀千百世魁奇俊偉之人物亦復何限而或者以可厭相譏此非無所用心之昏愚即閒居爲不善之桀黠而已矣雖然厭道學之拘俗以爲不便於任情恣肆而逃之其弊猶易知也厭道學之平常以爲無關於了生死徹性命而逃之其弊則難知也今天下此弊亦披猖矣夫顧高諸先生嚴心學性學之辨又常與管公東溟錢公漸庵輩力排佛學之非而今日吾黨之士必望而羣附焉則何爲者況其弊又有不止於此昔人問羅盱江曰何謂異端盱江曰今日秀才們便是孔子之異端今日和尚們便是佛之異端試問吾黨之逃儒歸佛者果能斷緣息想六根圓通以證性耶果能平等無諍忍辱行持以

待人耶果能六度萬行隨順無礙以濟衆生果能體取無生了本無迹以究生死耶能如是庶不負此一逃若猶未也則是以和尚易秀才既爲孔子之異端以假禪學易假道學恐又將爲佛氏之異端嗟嗟何如亟反初服以守吾東林之教之爲愈乎

兩東林辨　　　　嚴穀

吾邑兩東林其可徵有三東林據遺曰龜山先生書院久廢隆萬間有庠長盛若磐鈠圖興復具呈請之耿宗師宗師嘉允下其事於諸生僉謂以僧區言則保安本也東林支也（馬作賢勸山志大寺各有所統小寺各有所隸故兩東林菴名保安寺下院謂爲保安之所館也）以書院言則城東之東林本也保安之東林支也茲欲修復盍專於本焉圖之一徵也孫少宰柏潭先生東林菴紀略曰考邑志龜山講誦故在東林禪院右偏而王文成所評東林書院在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遥此則又

與弓河之東林相去遼絶二徵也高先生撰顧端文公行狀略曰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斜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曰不果則文莊講學止在保安東林矣三徵也由是觀之兩東林不可得而混也然歷觀諸序記中在文莊之東林而或援龜山以爲重在端文修復之東林而或援文莊以爲重毋乃近於誣歟曰非也援龜山者示獨往也援文莊者推先志也地固不可混而同道尤不可析而異也然則道不擇地今夫保安之東林其亦可以捌爲初而旅猕狄釋菜之儀歟曰非也管洛告豐祭川先河典有訓矣苟支與本並建嘗支子不祭之謂何是故予欲明兩東林之辨正以表此一東林之爲重也

重建東林書院麗澤堂上梁文　　　　鄒期楨

伏以往哲匪遐嗣宮牆而動仰止後學有待啟壇宇以示周行朝誦夕弦只了師儒本分吟風弄月豈沾朝市纖塵惟知植名教之防閑何意遘奸邪之摧折緬懷遐里痛惜城南嗣前人幾涉之音實後人莫諉之責幸明主表章爲亟奇與中天而當事倡舉惟勤風行退褎茲行耆儒吳某及諸賢後裔某等或接先賢之衣鉢起其墜而維其衰或承先世之箕裘繼其志而述其事举同方合志之伍首倡義而因得聲應氣求之歡協助於後撫東林舊址尋書院遺規未議依庸先圖麗澤文筆千尋聳長虹而俯拱春城百堞帶吉水以廻環前流引二泉而儲秀源源活水之逢錫麓擁九峯以呈祥隱隱東山之望雖無烏革翬飛之雄猶以壯巨觀亦有土階茅茨之微規聊存曾貫是蓋道不墜地文未喪天以故復見天

心泰旋地軸道南祠香火幾冷仍看裊裊繞春風燕居廟蓉蔚久沉再聽鏗鏗明夜月杏樹存寸餘萌糵他年應復成林碑文理藹丈光芒今日還騰射斗避爲門義爲路往來三益之朋左於圖右於史俯仰千秋之友莫牆將躬先賢精爽如存切磋琢磨末學依歸有託敬抒拙詠以寄遐悰

東　雲旋權日麗晴空從今掃盡人心翳萬里乾坤一鏡中

南　天光雲影一溪涵離明照徹無今古鼎立三才詎獨參

西　墻高直與斗山齊危微介處嚴毫末咫尺虞廷永不迷

北　遙望祥雲拱斗極化日悠悠帝力忘春風沂水從游息

上　數仞宮墻今古仰懸崖直上如等閒當仁由己無庸讓

下　潛底一聲聽半夜春來生意滿乾坤孵存息養無皇暇

伏願上梁之後德自成鄰文常會友聞已過道人善勿虛講習之

功蓄行信庸言直致中和之極此日今還再乃益信之當年遺
果南艮非虛語近則嗣本朝諸先輩之血脈遠則追有宋五大儒
之淵源蒲團淬困勉勤修務欲及泉成掘井飾杖肩聖神重擔令
無虧簣借爲山函丈無塵定來作者朱絃未絕必遇知音慶聖道
大明於熙朝快儒風丕振於奕世

修東林書院識言 雍正辛亥　江日容

東林書院創於宋盛於明修復於我
朝歷攷前記廢興之故詳矣顧自康熙甲戌迄今幾四十年其間
雖累次續修而不久輒壞余乃捐俸鳩工爲葺新之知自茲以往
既修者不能久而不壞而既壞者亦必有人繼起而修之東林庶
渙然不朽也然東林之不朽有不朽乎東林者在耳昔龜山先生
之學源本程氏直衍洙泗之傳故道南祠俎豆千秋而嗣後如顧

端文公高忠憲公大闢講會固皆能以其身步武前賢羽翼聖道
者也是以遭變構難東林遺址蕩然而曠世相感卒使規制復如
其舊於此見人心人性之同而實則顧高諸公之精神命脈百世
不磨滅若默有以啟之蓋思其人不忍泯其澤故諸公不以東林
重東林乃以諸公承也今者望門而入堂構秩然幸東林之不朽
必追續其所以不朽者而後爲無負於東林余愧鈍拙摽於世故
未獲仰企前賢萬一而樸誠自守恆不敢爲欺已欺人之事讀院
規讀高子遺書恍然教我而深望都人士之來遊於此者弘麗澤
之功繹依庸之義以東林之學爲其學將東林之人即其人後先
輝映余今日之修葺其爲之嚆矢乎故於工竣之日敢識數言爲
他日券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七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八

文翰四　詩

按東林倡和詩不下五百首珠玉皆雜幾介美不勝收之嘅
陛因追憶先子若谷公嘗公詩學所若可與軒詩吟望珍介
啓手抵東林倡和詩示陛常門諸公詩或詞中典勝爽氣體
高古洋洋乎一時之盛然以備諸誦尚嫌其少皆載志乘大
發其繁議志者志諸賢之理學氣節也故詩之有對理學者
宜載詩之表見氣鄉者介載外此難詞華典驕氣體高古均
可與錄秀汝背誌之以獲後之君予陛以此言賈之鄉三事
豎和鳴兄食曰此誠可以編次東林諸什家藏依此如函衆
訂之斯濂洸予
之諸[illegible]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楊時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躚躚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
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
舜蹠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
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
胡爲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
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
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卷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
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憶東林精舍寄示華生雲　邵寶

東林寺裏舊書堂三十年來野草荒百轉未忘初鳥韻一枝猶剩
晚柑香山懷龍阜神俱遠水問梅村脈故長寄語雲生爲磨石客
中新記已成章

東林書院占得東字　盛鐸

吾道南來只在東山居從倚水雲中雲開青嶂峰嶺擎水落銀河

月是弓楊子談經還有地生公說法總歸空江門想精大龍語千
載斯文感興同

和韻　　王問

道脉溯上錫城東皆是先生講學宮性善已聞推孟子道明端爲
闢中庸眷生終幄橫經坐異壓橋門立雪從遺址久蕪今復振令
人千載仰高風

和韻　　秦梁

龜山講學郭門東野蔓荒烟鬱畝宮御悟容門崇興教祇今吾並
想高風溯淡水淨蓮花茂伊洛春生雪色祇與復斯文在今日精
靈先哲樾林中

和韻　　王槩

道在南今亦在東萬方民物性相同修文德易銷兵敵主敬功難

格九重十八年來虛夜月二三門下領春風周流孔轍原無定徂
豆於今只學宮

和韻　　馬一龍

渺今乾坤孰異同祇將吾道問窮通地靈人傑逢時起奎璧圖書
在此中谿徑百年歸幻迹門牆今日振家風龍林賦復儒林舊雲
樹森森箭水東

和韻　　孫世熙

昔年遺址在江東千載猶存伊洛風魚躍鳶飛常自在行雲流水
總心融天花散雨霏林外壇杏含春入坐中邈厥是誰能繼往斯
文興起屬羣公

東林書院成追憶先子有引　　盛淳

先子㩁玄門下士追稱文玄子好古博學文章行誼卓然
於時爲四方名公所器重會取宗師倡明斯道先子黽勉
以從因念吾錫東林爲楊龜山先生講學處遂圖修復於
隆慶丁卯萬曆癸酉兩具呈學院蒙批允行將會同志鳩
工聚材斬竣厥業不幸於戊寅之三月先子即世修復雅
意竟成虛願能無俟後之君子乎垂三十年甲辰顧涇陽
高景逸諸縉紳先生通緣未就之緒經紀其成左復道南
祠右建堂羣賢將至遠近交集而龜山講學之風復振一
如先子所志焉九原有知良足慰已聊次東字韻以紀今
昔廢興之感云

道南遺澤在茲東先子殷勤覓往蹤道控江門盟定近遊朋輩
衆心同文壇倚爾凝殘雪講席依然振古風莫謂數奇功未就倡
之必和在羣公

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原韻萬曆甲辰

顧允成

此日今還得重明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浮雲遇
翳鄒呆呆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圓方
靡焕去復聚其氣消鋒芒日新又日新何用而不臧性非猶杞柳
仁義寧賊戕無爲彼敬惑吾道擲糠粃大哉鞠孔易洗心寄退藏
不效淺薄子爭妍等羣芳天地人鼎立至大亦至剛欲仁斯仁至
安所扁傍徨先生既南來道脉東林長守先與待後此此如康莊
念我踰五十從斯闇然章從前所縈絆不脫名利場何嘗一晝羅
僭決失亂羊日知其所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愚柔必明強
浩渺道渋波一葦自堪航流光不相貸迅速棹無常朝聞夕死可
仁者壽不亡苟非及時勉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獅與狂

東林新復龜山先生祠堂會講二首　許世卿

宋世儒風傳明時祠廟新虛堂開講席廣坐集名人見微玄幾洩談深道脈眞浚哀愆妙悟空負彼諄諄

道以多言勝知從無障新試看傾耳者覺盡會心人口說都成假躬行邦是眞未能諳道味藐藐聽諄諄

讀東林社中齊景公有馬千駟章講義偶成　許世卿

古來曾見幾賢豪獨有夷齊一飯高扣馬孤津披肝諫辭封孤竹潔身逃一時生死窺探徹萬古綱常整頓牢誰羨景公千駟富泰山應不比鴻毛

癸丑至日麗澤堂即事十三首　錢一本

吳叔美邀予講易東林匝月始竟予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月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之因爲詩示學者闡閉之義

切偲曾不畏霜嚴況復長隨一線添涉世未虛都是坎從躬無柄復何謙蒙泉涓滴貞初筮孚鶴和鳴慎考占千載後先今券合閉關時幾好常拈

即心即學深帥嚴毫髮無容自外添遇雨獨行爲夬夬逢川必涉是謙謙同人有笑俱蘭臭觀我無生盡贅占七日天行誰當念雷聲夜夜爲人拈

子夜先幾甚有嚴深根那畏雪交添一陽此日初來復千古同然更好謙人道自兼天地道易占久混鄒京占寃翁檐上原無得聊爲晉川戲一拈

寒極陽生輒解嚴化工生意若爲添復開有閉方成歟剝宅能安亦用謙荊棘芝蘭俱自樹麒麟妖孽不著占一堂和氣爲眞易爻象無勞屑屑拈

彖畫無文示象嚴文周爻象並非添天如浸水由來訟地亦旋山向裏謙典至互乘刪後讚靜餘全露畫前占入間賢旐知多少綴不成功便枉拈

一固獨裁敢無嚴子半回生法不添莫向天行觀剝復當於已意竊深謙深心步步開貞卜快口言言入妄占此日得來眞不再一番新在一番拈

理欲天人介甚嚴消來是減長非添準難辨下爲知旋山必登高始到謙動變消前都得象居安無在不成占盤旋註腳何時了我欲忘言盡弗拈

彝等三兩豈施嚴定性何人受減添學不煩今但遂復狂如點也是知謙精研屯馬離牛變更考霜雲暘雨占到不神方纔入手任從拈與不爲拈

伯誠温克叔尤嚴樂玩精神似日添兄弟氣求孚兩兌游揚雪立服三謙地雷合順天雷動伊洛同符河洛占宋教獨隆今亦盛一班恭爲大明拈

冥爻默象靜莊嚴嘗見消除新意添無首羣龍更出震不盈大地盡流謙足常步目隨時合主必還家至日占十八變成歸五十能無大過始眞拈

門戶譏呵屬禁嚴篋規藥石願加添玄黄酣戰成多剝好惡難平亦少謙無妄疑驚牛背兆中孚永喜鶴鳴占只將此事終吾老任有花枝不再拈

四壁精神針芥嚴不容參貳不容添家人咸履同人益小畜恒需大畜謙隨頤終非爲腹訣趣蹤幾是洗心占闔闢生意無窮已要

眞性擇也自拈

六合渕漫一息斂卷時似減放時添一天星斗名其實擔古心胸殼至誠立象原成君子務生者那爲小人占鏡花水月非無在脚未能擇乎莫拈

至後七日聽敬新年兄講易於和次韻二首　史孟麟

積威凜凜似冬嚴律轉葭灰暖氣添動不以天終用安止無貞地豈成謙皆明自識著前象心容寧須變後占誰是太和三十六宮宮春色待君拈

聲臭御無指觀瞻行生在在幾曾添化成視愧人文貴善世勞慚君子謙元遠乾坤寧俟泄形知上下始能占往來消息還誰識且向章縕信手拈

和錢啟新先生麗澤堂即事十首　葉茂才

試釋不覺曉霜嚴濟濟朋來樂事添教闡先天蒙自解功開來學履觀謙乾坤開卷深深玩從來從頭細細占況遇閉關元始復顯隨陽長及時拈及時二字本易文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與同志者勉之　自註

學易須知獨體嚴性中無滅亦無添一私未淨還立損萬有兼收又貴謙屋漏有神非實際影衾無愧是心占從今悟得閑邪法靜閉玄關自在拈

陰老邪宜不久嚴微陽脈脈漸加添天行既潮難更益神理陰培定屬謙泰華不辭拳不小鵝毛亦借聖人占莫如滄海常虛納萬壑爭歸任汝拈

容齋重陰令正嚴一陽生意暗中添人心漸長須休復造化推移亦用謙庭草未春聊發翠野梅雖臘已堪占床頭一卷先天易閒與滄翁對雪拈

酒力驅寒漸解嚴一般春意滿懷添折梅見兎堪觀象野老村童尚識謙河上有圖勤把玩畫前無字杳難占相期說到忘言處目擊無花帶笑拈

獨坐虛齋內省嚴本來無物強加添常愁涉世多遭蹇不道持盈貴守謙逐逐徒勞休咎想憧憧枉問吉凶占不如拋卻還無極嚴子灘頭把釣拈

寒宵默坐漏聲嚴活潑真幾靜裏添四聖併參方備易六爻全吉獨歸謙道窺元始天心見管測飛灰地脈占俯仰兩間求不愧須將交象反身拈

舜跖初分一髮嚴利根芟去善苗添學顏苦卓變方解似日多才禮更謙莫放緊關開別竇只從丹府覓靈占乾坤則立非容易百尺竿頭努力拈

講席初開冷乍嚴笑將春服傷冬添圖書共闡人文貴童冠相隨禮數謙竟日欣霑時雨化一時遥應德星占清朝林下真堪賞漫把金爐寶篆拈

動物惟誠最際嚴如消冰雪水平添常懷惕勵交徐信莫假温恭下士謙鶴在陰鳴聲自和豚從孚格理宜占心真感應如影響好把中交仔細拈讀中孚卦有感　自註

按先生和麗澤堂即事凡三刻此則最後改定存爲十首者敬與縣來敬[illegible]小異　[illegible]

和韻　高攀龍

風樂寒空天地嚴雷聲半夜一陽添相期勝友爲休復更失虛中受益謙有慮巳從歸處盡一元只在動中占人人自有圓圈在此日先生爲一拈

和韻三首　張大受

伊席高談立雪嚴紅爐熙後若爲添六陰盡處堪觀復一線生時
得益謙妙脫陳埜非壘守直探玄與是心占先生象像惺千古好
共吾儕細細拈

師無常任得心嚴腔子寧容一物添纍握三才機在雲微忝四聖
柄出謙持危履虎防川涉體健乾龍動吉占學易數年無大過恐
君五十爲人拈

易簡功夫屋漏嚴滿前爻畫更何添天時無往而不復人道惡盈
而好謙爐篆忘年心上易葯簾垂肆象先占兩花滿郡皐比座且
自焚香任意拈

和韻二首　安希范

巢衡孤棹氣方嚴入坐陽和頓覺添道重師資真聚萃年忘少長
各鳴謙乾坤欲發千秋秘亥子先開七日占自恨皐比忝侍晚從

前妙發乞重拈

潔淨精微易教嚴紛紛未免畫蛇添童蒙初筮真求益先覺無夢
過自謙一念慊欺應有辨六爻凶吉莫徒占不知未畫羲皇意聊
下何如信手拈

和韻五首　劉元珍

宇宙堅牢氣自嚴一陽來復本無添澄心无妄還須震受益同人
利用謙未悟畫前原有易誰知言下吉先占庖犧秘訣今全剖到
處圖書信手拈

閉關明訓察猶嚴獨復何須管氣添霹靂一聲來自巽豪雄萬事
總歸謙當風勁節尤防晚入土靈根好自占靜對哲人餘愧怍六
爻精義爲誰拈

陰陽消長界長嚴亥子先天不用添逃復有災輸未濟得輿攸往
更崇謙從來庚甲隨時轉到底乾坤有吉占造化不尸何否力微
茫一線任人拈（剝復時自註）

地械山橋戒炯嚴返觀無事復何添已從羑里尋遺跡更向韋編
竝瀰謙析盡老梅春自到射餘雞鳥象先占紛紛過眼吾何有碩
果甘來旨自拈

開道剝夷入室嚴郤從睽處得朋添閨家那得威如吉遇巷猶嫌
枉道謙矢口嗃嘻毋失節懸弧張說自相占離中兌巽從高下有
物交關不二拈（命咏家人睽自證）

和韻四首　鄒期楨

從來易旨最精嚴俗學雖將臆見添久晦斯文應有復亟攄吾道
可容謙危機須向畫前晤凶吉還於念裏占試取諸家相較勘先
天玄與屬誰拈

動幾活潑靜方嚴動靜交修學日添三月不違非遠復數年無過
見眞謙誰言善易休論易須識心占是玩占領略先生觀象訣乾
坤何處不堪拈

皐比講論正冬嚴環聽橋門日日添白鶴傳持曾蹇蹇（先生以蹇康持衣蹇）
玄韋編新絕尚謙謙語爻縣象時時易修吉違凶事事占認得乾
坤眞面目天根月窟任君拈

朝來威發令方嚴聽德潛雷綫已添始信天開真在子亦知陽進
本由謙文周孔義皆敎盡悔吝凶爻盡吉占三十六宮撒弄熟超
超玄著目前拈

和韻二首　鄒期相

潛底雷聲一震嚴機傳昔漏綫旋添吉先始信幾由動益處還知
道本謙圖畫以前原有易卦爻之外豈無占千言萬語縱橫說觀

著天根匪浪拈
身心體段向來嚴講易功夫今更添易理須臾當黽勉斯文千古
在謙謙吉凶悔吝皆由動彖象爻辭總示占透得先天消息後乾
坤只當一先拈

和韻二首　吳桂森

消長機緘旣孔嚴個中着力更須添天心可見惟來復地道能行
只一謙指出畫前元有象會來言下翕成占從今得狀羲皇秘易
簡工夫處處拈

讀易三更夜氣嚴星星活火地爐添望洋海若驚師有仰止山高
得友謙月色中庭言外象梅香一點眼前占羲皇意思憑君看莫
負天花滿座拈

和韻　張雲鸝

四聖圖書示象嚴紛紛蛇足不須添剝終乾果從根復艮止坤輿
豈貌謙商不出途羣動息后無違省只心占常將此意從容玩未
畫玄機恍惚拈

和韻　華貞元

丈夫何日不霜嚴但怕今朝負幾添旣得介心成地隊還將實意
証山謙斯文一脈憑誰續吾道千年就此占臯比摩挲非王屑拖
緣早向箇中拈

和韻四首　黃廣

或要談經霽色嚴喜逢長至日初添一陽陰管天還復三絕韋編
璧亦謙鳴和鶴陰言下合飛潛龍德彖中占聲聞轉覺如河漢那
得參前自在拈

詔參太極自精嚴千古憂心一畫添開國有功唯蹇蹇持身無咎
見謙謙貞元旬向先天覓剝復還從子夜占惺我閉關疑未質月
將根窟靜中拈

義畫無文一字嚴天心欲洩衆爻添崇謙氣脉剛成復克復工夫
總是謙河洛有靈憑世解龜龍無意任人占管窺不及千秋哄敢
乞筌蹄日日拈

誰人識得自心嚴各義津津問學添半世綸巾唯好遯三冬杏廚
見鳴謙朝懸秘笈由心悟夕敬藏書與衆占大道古來無捉摸從
今指點可常拈

和韻　錢學禮

今人寬處古人嚴一日工夫一日添原始閉關方有復要終伐邑
乃成謙爻爻會變還非易念念先幾纔得占洗到退藏真是密邦
將何幾向人拈

季春旣望東林聯講後用鹿游翁韻代講者述意　許世卿

後生憒憒未聞道先覺應須一傾倒大學規模極治平小學工夫
肇洒掃講習講帳非深草同盟同社言歸好楊柳風來梧月皓高
談細吐胸中抱朋來遠方投鑄造躬行不倦何知老指與其心令
自保揭出倫常令自討大公一念達旻旻乾乾孜孜嫌未早樂
能無求友生人嘗試嚶嚶鳴鳥

東林習靜有感　劉元珍

三窗經營討獨周誰知身世一浮鷗君乘迭換須臾景舜跖初分
萬古憂看到盡頭機自息證通來脈體全休人人共有共歸宿何
事紛紜角斗牛

同諸公集東林送吳叔美文北對大廷二首　高攀龍

從入新年飛雪頻東林今日酒堪親未舒柳葉須經月欲放梅花更浹旬我向白雲尋孔樂君趨丹陛祀王春渭城一曲勤相勸莫
日寒風此味真
同心樂聚豈嫌頻信有人間道義親散步吟詩曾累夜閉關讀易勤編句君趨北闕瞻堯日我向東林樂點春把酒莫辭今夕醉來
歲淒雪此情真
答東林諸先生原韻二首　　吳桂森
數載追隨未覺頻無端暫別憶常親遥天孤影歸何日故苑嬰鳴
隔幾旬半枝難忘真率味三盃自醉太和春他鄉此去時回首爲
望東林一脈真
潮酒時呼莫怪頻天涯分手暫相親韶華轉眼難今日歲序催人
近隔旬席上清吟風雅意燈前細語篤中存殷勤爲訂千秋約此

際交情味更真
飛瀑堂紀事與同志共勗之　　鄒期楨
萬古弦歌地良朋快盍簪交從淡處久義向靜中參風煖鳥聲悅
晴曛草色酣吾徒名教樂雅不在僊枏
東林坐雨　　鄒期楨
一番涼雨過四野響疊聲天際火雲薄樓頭秋思深忽驚諸飲冷
頓覺葛衣輕夜讀久寐矣呼童拭短檠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十首　　高攀龍
東林廿載各成翁興廢存亡似夢中惟有門前楊柳月清光無恙
轉春風
相看種木已成林愈歷氷霜氣愈沉屈指同遊二三子各須自種
不彫心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螢吟處舊升堂當人未死傾葵藿一飯君恩
不可忘
擬栽杞菊廣除中修竹寒梅也不窮試問詩人堪淚處何如杜甫
玉華宮
有成有毀是真詮大運誰能免聖賢倏忽古今成幻迹現前不動
只青天
幽人生計是雲烟蕩掃巢窠屏俗緣大道甚夷無一事凡心着處
總成愆
浩蕩乾坤到處安孰爲私舍孰爲官但教安宅能無曠秩秩斯干
本自完
竹徑茅齋此日居藤梢椓剌欲教祛白雲片片溪流靜黃鳥聲聲
樹影疎

披頭曾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草色春風依舊
有情來
最憐東林萬古心道南祠畔白雲深縱令伐盡林間木一片平蕪
也號林
按葉閎邃先生癡院詩嚴志未載而註云補刻至先生令嗣
誦耕先生和韻丙又自註云詩亡則原倡之不可復得明矣
廷珍閱邃翁先生探先生行狀丙亦止有世法逸與還遍滅
乾坤不毀只吾心之句又有誰有臺臺須保護先時傾圯卽
成從之句念先生之情見乎詞矣今先忠憲督當祀
兼倡和彙梓而先生原韻竟不獲傳惜哉
過東林故墟有感次園翁葉老師韻十首　　鄒期楨
五湖烟艇遜思翁薜闕無心閉畫工怪殺鴟鴞姤鸑鳳冥冥霄漢
也難容
乾坤開闢此東林多少昏蒙起陸沉忠毀不須悲倏忽當空皓月
在人心

惠山舊址百年荒千聖精靈附此堂涇里城南尋墜緒遺苔碣在
豈能忘
與廢都歸氣數中興匡厄蔡未為窮但須護得光明地海濶天空
盡是宮
登壇第一戒言詮鐘磬聲中接古賢講席不須爭作較昭昭旭日
麗青天
城隅片地絕風烟傍柳隨花借半椽試問世人皆欲殺菜根三寸
有何愆
肉食誰扶廟社安晴維名義佐當官無端難起桓司馬不使宮牆
寸瓦完
幾蒙訪落上徵車旋踏青蠅一旦袪璽宇不妨誅削盡吾心原自
有安居

使者承風毀講臺如逢兵燹倏成灰祠前二杏依然在好護遺根
待後來
一過荒墟一愴心先賢遺澤繫思深喜逢日月重開霽紫氣西來
照此林（祠之毀以乙丑至丁卯秋崔魏敗）

丁卯元日謁道南祠懷高景逸先生　鄒期楨

每逢元日坐春風箕得行藏共折衷底事舍中來鵩鳥忽驚天外
墮冥鴻董狐正論三朝憤孟博遺忠一綱空謾罷先賢重惆悵去
朋相對思何窮

元旦謁道南祠用去歲韻　鄒期楨

平地何人起颶風風恬白日見民衷從天霹靂驅魑虎獨野玄鐘
會聽鴻廣厦優游備彥撲淵祠蕩掃依臣空古來問學皇王業總
衍淵源定未窮

同顧子方謁道祠過東林廢址詩以嘆之　吳應箕

同展道南祠而傷東林址東林何負國草色已及紀不見從雅時
金碧連雲起巍巍九千歲遂爾安所倚萬古此東林子無忘所始

同次尾作　顧杲

秋賜暴東林巍然道南峙先帝重賢者折毀不及此講堂遂荒蕪
斯道亦已矣小人紊忠奸君子雖怒譽朝野學漸絕吾汝乃奮起
一二同心人往往隔千里春秋話相過必求是非理庶幾化黨同
他日能不倚悲風自南來哀草滿基址垣牆昔誰勤何以為後死

己巳春得表章書院之旨志喜　鄒期楨

中天旭日照荒林洗盡乾坤一片陰千古斯文原不墜六經遺訓
豈容侵春風忧愴當年鐸夜月重聽此日琴鼓吹休明在吾黨登
壇須見聖賢心

直指祁公世培興復東林二首　鄒期楨

匀吳片地峙乾坤飽食風霜道轉尊天上忽逢驄使至人間如見
馬圖存堂開麗澤延三益坊表依庸示一源旭日中天紅鶴舞蝸
螋寂寂敢誰喧
桑田滄海事何常只有斯文萬古光三載表章膺特旨一朝興復
荷巡方青天標出一輪月末學咸驚數仞牆無限教思須共飲可
容奔逐利名場

吳叔美重建東林麗澤堂賦此志喜　劉士彬

昔廬仍舊舊青氈麗澤輝煌湛露鮮鳥革一朝欣向曉斯文千載
復經天時過泰火經求璧道沐春風抖講乾為問東林家郵若何
如元祐洛中賢

復麗澤堂次劉東渠韻　鄒期楨

龜山傳下傳青氈千載依然日月鮮道裴五經遺烈火教明六字見光天羣居忝取惟敦復寄地藏修在惕乾此是吾儕第一義可處削伐遜前賢

答劉東渠韻 二首　　吳桂森

弈講新成設舊氈昔年桃李色猶鮮寒灰再活絃歌地炮門重開禮樂天講習要尊言外意静觀須後畫前乾鞏飛鳥革無從賂磨罪奠墻見昔賢

色借青荷一桌氈南來遺意久逾鮮六虛解轉調元軸方寸能開不夜天長處然消回泰否闔中基附互坤乾千秋樞紐生生脈莫把行藏判聖賢

道南祠靜坐　　繆期楨

薰風南至雨初收時有鶯聲隔院流閉户焚香成獨坐了無一事到心頭

季純宿東林過歲　　繆期楨

爆竹聲催歲事忙那知閒處味偏長儕子垂老還多累蔬糲隨緣不戀鄉兩袖春風新道宇半簾晴旭舊書窗祇因夙昔依歸在信宿相安一敝牀

讀麗院詩有感 十首　　薛宷

天啟乙丑東林進六君子木主不佾隨高忠憲棄司空後肅衣冠拜奠未幾而書院毀棄旃世丈示所錫麗院詩屆指往事愴焉追和

當時落落幾衰翁已恪斜陽不輟中拜罷六賢旋創跡城隅畫角咽悲風

風不高岡鵠在林立朝未肯成浮沉試尋百折趨東力印取千秋未死心

誰遣芳蘭九畹荒美人留影照空堂范金無術吟長句巳觸危機莫盲忌是夏余有哭忠憲長歌曰弔湘纍忘若愛貴之卷丁卯張大府問猶刻刻不已未幾先帝登遐矣自註發問

舞象龍城講院中羈囚儼雅思無窮興亡百里悲同運數點寒煙半故宮予十歲從鄉會議各先正時丁未人月也丑寅間龍興表讀戰幸而不果

拈來一晒不以詮漸愧餘波又後賢半壁長江弱於髮居然獨坐與同天我先師安邑曆酒修往都

黨碑屹屹比麥烟伊雒風流別有緣較昔龜山超一格皎然出處絕無愆東林先輩始終無受賢人半儀者

鷙鳥機忘也不安盡遭羅織博高官東林已作危巢破羽族何心問卵完當時合下見得如是

一片空明映水居萊施蔓發倚誰袪同文柴市吾師語甘載盟心兩不疎予師祝文正贊忠憲獄何逢為俊君碑面張本盡歸直以柴市自矢即甲申殉也

攜手人人萬仞登胸襟端自講壇恢如今拾礫存先德步屧逍遙曳杖來

孔林傳得易簡心勿畏投林苦不深遇盜千巖拱吳地迥從胥漢辨砥林

追和高忠憲公先生東林廢院詩原韻 十首　　宋之普

寤寐生平仰若翁於今問道正吳中如何墮皆遺墟落誰祇流風入道風

鼓雨荒祠道德林飛甍畫棟並銷沉雖然滿目禁無復無限斯人懷古心

抱南祠下暮雲荒三十年前傳講堂祭器威儀猶彷彿率由何以不愆忘

重尋講肄羽書中兕虎猶疑吾道窮雲構初成新氣象嚴廊何減
舊將宮
忠憲遺書著道詮聿新梁木仗高賢阿咸不解竹林興衛道精心
可問天
日觀謙影見江烟符劄道鄉貞勝緣何若修明方不負題詩對面
卽過愆
漢家黨錮沸長安書院戈矛到宦官在昔平燕心寄久於今輪奐
報粗完
蘇然廟貌又燕居平旦齋心鄒客祛相對光天多靜侶微雲河漢
樹烟疎
道呼先登百尺臺雜將天地自恢恢只今數畝荒烟裏日有儒流
結駟來

陽回七日見天心幾席重開麗澤深門外擬栽桃李樹東風花發
又春林

乙未新復燕居廟成敬和忠憲先師廢院詩呈高學憲 十首

蔡鑰

龜山嫡派紫陽翁脈演梁溪日再中三十年來興廢事道南祠畔
轉春風 道統
昔年朝士惡東林世道凌夷遂陸沉一畝故宮今尚在誰人認取
不渴心 講肄
憶昔門牆廣八荒先人循學早升堂自從點瑟音中絕遺訓書紳
未忍忘 鄉傳
一片書聲廢院中傳來薪火正無窮得其門入如觀海不可階升
比學宮 廢院

麗澤堂中演聖詮翛然遺躅仰前賢劫灰未燼看來復消息無多
只問天 志喜
四郊多壘足烽烟一卷殘文好作緣再得草廬逢此日願相紏繆
與繩愆 交勉
浮海居夷到處安只緣主宰是心官要知名教無成毀破碎乾坤
節自完 勵賢
儒門淡泊自堪居異學紛紜且未袪絕愛比鄰祠院靜門前車馬
到來疎 異學
燕居不日擬靈臺惟有依庸尚未恢千古同心應不少但能繼往
自開來 勉夫繼往開來須學意也
喜看新構轉傷心試望城頭草色深遺老並隨風月盡只今誰是
舊東林 志慨

追和忠憲先師東林廢院十詠爲裘翁表兄復建燕居廟賦 十首

黃家舒

得失何須問塞翁斯文興廢轉輪中誰知滄海揚塵後復見當年
俎豆風
封章朝奏夕投林阜比區區挽陸沉豈爲清流爭月旦一絲九鼎
障瀾心
負笈登龍半八荒天家麟鳳早升堂傷心柴市啼鵑血猶向傳衣
記不忘
僞禁刊除日再中玄黃龍戰已途窮草深白鹿衛留祠禾黍離條
毀故宮
寶籙難將救劫詮黨碑稽首禮名賢景仁君實如無恙應往東南
半壁天

靈光石室化飛烟魚腹君恩托後緣急難還憑孫章守破巢危卵
幸無愆
升階肅肅步趨安舊日威儀與漢官領取同游後粥何丸原魁首
紀天完 忠憲未刻遺書有天完集皆象歷代節義之士 自註
滿波古堞映幽居道服横經好攬袪不借春風種桃李數竿修竹
伴蕭疏
縱觀行宮盡廢臺始知天網本恢恢道南遺榮今如昔彪虎兒孫
掩面來
間來繼往孰同心家學淵源佩服深步兵不死阿咸在肯但風流
比竹林

東林廢院詩和韻十首　鄭敷敎

端居識得主人翁未墜斯文怵惕中不爲等閒耽唱和一般枯出

舊家風
峩峩冠劍蹈山林文獻中州未陸沉祖禰不挑千載位兒孫猶識
九原心
忍見苗裔是處荒睢陽嶽麓一空堂從教刻削門庭限定性書中
說兩忘
十二樓頭明月中瓣香片片未應窮應知風雨黃昏後收拾塵心
到故宮
石鼓無聲妙不詮相逢班草坐訪賢高山流水遺魂在辜負西風
立雪天
一線清流一縷烟書麟絕筆悟因緣纍人死去留元氣不怨君王
殛數愆
此心危處向誰安役役行休物亂官大好樓臺圖畫裏先生新木
未完全
猶有閒知近聖居苔碑荒溼襲衣袪等嘗樂地塵緣外歌咏春風
次第疎
冷寂三鐘舊講臺綱羅今古尚恢恢賢亡名在知興復此道人間
無去來
今日方知上古心星源直接見還深千秋興廢渾閒事莫漫新詩
把入林

和韻十首　周茂蘭

身經離亂忽成翁不負平生只此中人物衣冠都改舊猶存廢院
仰高風
淵源理學著東林北面清池身不沉歷盡繁霜風雪後方知勁節
歲寒心 忠憲被逮投池氣絕不仆 自註

着處烽烟學業荒何如舊址肯斯堂人趨熱鬧遺風遠三百年來
恩竟忘
興廢存亡在眼中蕭然四壁不愁窮雞鳴漏盡披衣起猶憶先朝
侍學宮 余在鄉門得與幸學大典
空談忠孝豈言詮身荷綱常賴大賢自古丹心留汗史長懸旭日
麗中天
悠悠獨坐對蒼烟體境消融近道緣但教子孫能率舊總然千祿
也無愆
閒看車馬逐長安巖穴何曾見棄官壯士每從名利失古來貞操
幾人完
市塵宜避卜山居佇望高人共執袪戴笠荷鋤今日事詩書筆硯
自生疎

當年會講聚樓臺前哲規模何日恢荒草殘林堪涕泣山間惟有
白雲來
夜來七日見天心陰盡陽回氣自深一旦鳳凰霄漢舞梧桐生意
鬱成林
和韻六首　　　葉光輔
鳳攖龍超換此翁清標熟讀父書中忠憲行狀為先司空手筆自識後同自慚不
及門前柳曾侍先生列下風余生晚未覯忠憲
盛衰興廢一寰中痛哭岐途處處窮碣斷碑橫人去後傳言是處
有深宮
平林分得一溪烟不向塵埃締世緣心地孤明如皎月也無功績
也無愆
年來無夢到長安肯羨吳儂作熱官寂寂草堂深閉後一編玄草

許初完
塵勞應不到山居鳥弄庭花草自袪風過松吟濤勢起雨餘竹靜
鳳來疎
從來不死是人心十首騷詞唱和深康熙詩為先司空倡首今亡矣寄語斯文後
死者身知不昧即東林
和韻十首　　　秦　坊
講堂遺址儼文翁廿載荒荊細雨中悵望閩河非在瀆欣逢俎豆
舊清風
燕居初建擬俑林百代威儀嘆陸沉何幸再扶梁木起兩楹餘奠
嚐同心
決紀經營一旦荒高山企仰僅空堂魯恭廢宅閎絲竹冠劍依稀
敢盡忘
午過難言日再中狂飈吹影斷無窮一絲倘得扶輪轉日觀依然
聳岱宮
六經風雨失真詮講席橫開俟後賢誰寄典型誰祭酒亞聯麗日
戴經天
石壇零亂古松烟時見山猱向木緣元祐碑豐臣罪小白知名姓
勒無愆
痛哭長沙策治安一時雷霆自中官湘沉七尺悲忠忘最喜溪流
節愈完
古堞清池有道居百年塵土此中袪東南一歐關離黍莫謂興亡
料理疎
樽俎何煩更築臺幽人掃地白雲抔酌泉自薦斯文主誰抱商家
祭器來

豁擕依然萬古心鳳麟嚴伏寄愁深梁溪不盡淵源水力砥狂波
在此林
和韻八首　　　華廷獻
垂髫負笈此門中幾度滄桑嘆路窮蕪緒已隨炎祚散斷烟猶遶
漢離宮
興亡根蒂平蕪外人物殊途寥照中斷幸劫灰飛得早緒韓不受
暮南風
力不逢年也不荒枯藤為座草為堂三都賦日誰堪賦底是寒灰
未可忘
師弟君臣沒處安殘碑何日續稗官桑田不為賢奸蓋若個彫零
若個完
藹來能指佞人心一代玄黃血未沉賢閣修書多曲筆大端興廢

居東林

廬山白鹿已忘詮薪盡燈傳在後賢縱使幾番風雨夜朝來仍是
舊老天

籬兒巳壞大家居隻手荆榛儘自袪留得箇中方寸地鋤風犁雨
莫教疎

一線東林是孔林漫天聲氣水雲深晨鐘隱隱荒烟裏喚醒千年
學士心

和韻十首　左國棅

端文忠憲暨吾翁功罪死生在此中訪舊偶來尋故址萋萋荒草
起悲風

當時詔獄盡東林惟有泪雖先自沉草就遶天三路表空留向日
百年心

誰剏閹祠講院荒先皇有詔復書堂諸臣雖死應含笑聖主深恩
不可忘

坎壈悲吟九辨中豈知天運竟終窮龍蛇正擬興遺殿麥秀那堪
問故宮

完卵何能救刼詮在原猶幸有高賢爲修石室藏書處但見靈光
夜燭天

抱城水氣萬家烟倘得登堂便息緣譏毀上書諸賊子至今淸夜
可無愆

難言廿載舊長安爲借東林博好官試問南京失守日幾爲忠孝
幾人完

茅齋蔬圃儘堪居三徑迷蒿豈掃袪獨有竹梧供鳳食新澱一院
影疎疎

時雨春風覆舊臺荒涼爲待後人恢欲留一線於今日霜雪難禁
撲面來

滄桑至此莫傷心回首草堂歲月深笑殺桃花盡朝露何如松節
得芳林

和韻六首　姚宗典

寥寥後死又皆翁偃仰無慚濤壑中縱有元規塵撲面一亭涼月
自淸風

把臂同聲易入林莫因桑海恨浮沉吾儕弱植支風雨今日猶懷
松柏心

由來筆路啟山荒何況師模舊講堂忠孝豈隨陵谷變瓣香一縷
自難忘

詩書不是假名詮一線孤明賴象賢推魏水山彈指化東林榱桷
自撐天

出處窮通安不安只須淸夜問心官請看致命高忠憲七尺身名
萬古完

先生大節凜羣心猶子遺時雲臥深仰止觀型看世世干城何患
不如林

和韻十首　施元徵

畎畝歸家出令翁興思往事悶塡中幸賴斯文天未喪中流有柱
砥狂風

從來治亂已如林不堪回首訴升沉相看莫道乾坤改萬古常然
一片心

吾道南來喜不荒往時先哲競升堂當年遺範猶如在誰謂今朝
大雅忘

天地還生大道中一開一闔轉無窮運會雖經剝將盡誰知倏忽
已還宮
此事原來不落詮凡心掃淨即真賢休嗟講席塵凝久無言轉是
羿先天
爐香一縷篆清烟稽首前賢誰再緣閩洛淵源危似綫欣傳家學
得無愆
干戈紛起地無安不問山林不問官泗水風光依舊好千秋樽俎
復能完
草萊初闢落新居程門雪滿有人祗坐得春風羣共醉數年修竹
喜扶疎
昔年整頓並登臺娟和雍容笑語催幾載靈光空寂寂風清弦詠
響重來

聖賢講學只明心心正幾於道脈深爾吁我咈稱文王益暢玄宗
振士林

和韻十首　　華時亨

彷彿當年曳杖翁白雲來往有無中月明間與山歌和村漁樵
一笛風
斧柯幾盡復成林鬱鬱芊芊氣轉沉似積迄今猶未墜祗從人事
見天心
榭柳乾坤百事荒衣冠何日掃齋堂莫言一簣艱難甚牖戶於心
正勿忘
消息於言問此中興衰屠遞轉無窮血飛紫蓋天魔慟淚向東郊
數畝宮
由來入室是真詮堂構依然想昔賢三十年來興廢歲半由人事
半由天
桃花含雨柳含烟青草池塘了俗緣閒笑誰夫無久計空餘遺蹟
掛前愆往時有鄒史建議東林廢自註
一節不得恭頭安中旨多傳出縣官時當提青多云中旨剗後故知徐有復
只今草創喜垣完
行人指點聖人居滿目風塵志欲祛為問當年禁學者伐檀應恨
計謀疎
兀然孤望一荒臺今日丕基已漸恢扇轉從眠石起一陽原是
五陰來
每從講易見天心柳色池塘帶雨深松柏耐寒霜雪後依然顛木
又成林

和韻十首　　呂自成

十五來遊今作翁萋萋春草舊庭中兩賢忠憲端文隔世風常在會舞
清風坐惠風
此地探玄說易林伊人竟作汨羅沉遙知弟子千年後遺表三行
最痛心
宇內干戈四院荒東林尙掃讀書堂偶來訪舊捫苔石遍午徘徊
饑渴忘
少入高賢月旦中當年不信一生窮而今識得窮偏好傚晛浮雲
半畝宮
無隱門風化自詮何須捉塵折羣賢招尋幾到林中坐莫負晴光
二月天
域中何日靖烽烟老望昇平尙有綠祀陶潛醒王績頻頻勸飲
亦無愆

釋菜空堂詎敢安青蔬糟見送圖官道南嗣左鄰僧舍龍象鐘魚
也自完
荒院猶堪靜者居神遊太古百家祛每持芝酒酬三益竹外人來
月影疎
小搆茅堂未築臺先賢留與後賢伻燕居依舊陳樽俎講席重登
有適來
結搆如斯易慨心此中山水自高深燕來遮莫巢新屋鳳歷能翔
寄舊林

和韻 四首　　鄒陸

閒閒十畝舊池林鐘鼓聲傳教未沉此日再新堂搆遠從君講易
見天心
蕭條竹石掠都荒兎雀平分舊講堂珍重貽謀留伊澤前賢鼓吹
未能忘

泗羅抱石此身安浩氣何曾緊一官脩竹茂林仍足戀先生原付
後人完
曾從吾祖謁亭臺坐聽談經盲味俠懿長若知三徑改夜深應向
月明來 先大父總憲公同學於諸為懿長先生 自註

和韻 四首　　劉愫

逶遙蕭艾任渠荒休諭依庸麗澤堂三徑有人心似水清冷滋味
獨難忘
祠畔蕭疎雨濺烟冥心堪共白雲縣求羊續舊盟何日且學從先
頌不愆
散步來虛問月居閒堦如水習塵祛春犂好雨堪畢犢偏覺書生
計轉踈

出世依然入世心尚留遺跡沒苦深東林有地還栽樹栖鳥將思
返舊林

和韻 六首　　錢肅潤

千年堂搆大闢翁古木蕭森萬象中誰料重游講學地兎葵燕麥
動春風
滿朝蕭艾已如林蘭芷雖芳氣自沉試看白雲吹散處悠然獨抱
歲寒心
江漢長流日再中此間講道復何窮總然林木都刊盡猶有靈光
不夜宮
人世如同弱草烟雖公嬌嬌卻塵緣好脩自古多為苦東漢諸君
各負愆 雖驗瑕當其有他故兮其好修之為也 自註
正氣曾懸御史臺誰知天綱亦恢恢覬倘死後真備見斯道千秋

任去來
後先同道亦同心芝草根長醴澤深昔日廢興今自復東林依舊
說東林 時蒙旗學憲適有興復故蹟之舉

和韻 六首　　張夏

偶拈興廢對閒翁千載修名鼎和中止水淵源今有屬轉移道運
亦家風
宮牆再闢乍鋤荒釋菜行香有此堂曾況沅湘採蘭芷泰山梁木
倍難忘
先天理數起環中剝復相因道未窮不似逆璫香火院玄明無地
弔殘宮
遺書百卷見心詮是處絃歌及象賢世忝師門私淑早城南分與
一方天

戶外高峰九點烟霽中靜坐七朝綠春來代不支風雨棟宇新成
象不愆
吾道常南天地心君家世業益高深籍咸便是眞名教臧否無須
到竹林

和韻十首　　　　施丹

再三珍重主人翁錢雲 萬古銷沉在此中杜牧 欲覓忠魂何處問
許渾 野花黃蝶領春風王建
玉露凋傷楓樹林杜甫 高原禾黍影沉沉溫庭筠 前朝舊物東流在
佳垒 宵漢常懸捧日心錢起
三徑無人已自荒皇甫冉 烏衣依舊語華堂岑參 殘經窓下居然在
劉長卿 此世偏君性亦忘姚合
坐指浮生一夢中劉滄 吳山楚澤意無窮清江 漢朝冠蓋皆陵墓

唐彥謙 重疊青山繞故宮王建
一官如幻底須詮趙嘏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甫 今日亂離俱是夢
韋莊 何人倚劍白雲天李益
忽看庭樹換風烟劉滄 弱水蓬萊付一緣斯宗可 自是海邊鷗伴侶
陸龜蒙 天青水碧本無愆無悶
敎人氣盡憶長安王勃 北闕威儀謁漢官皇甫冉 半落故園征戰後
鄭谷 幾人缺陷幾人完張喬
每見青山憶舊居張籍 高人應執化人祛宋京 柴門流水依然在
韓翃 白社鶯秋草木疎黃滔
百年多病獨登臺杜甫 浩氣常扶宇宙頹樓穎 後學未嘗忘教化
李郢 門前修刺孔融來劉禹錫
不勞金偶更降心陸龜蒙 天外山惟玉壘深杜甫 欲弔靈均能賦否

許渾 淡烟珠壑散空林劉滄

和韻十首　　李遜之

當年血碧痛吾翁同志捐軀一網中幾欲登堂談舊事黍離滿眼
起悲風
宵人指目是東林黨錮寧隨世陸沉今日頹牆遺址在是非不昧
卽良心
先人遺澤未全荒風雨漂搖舊講堂漫道東林傳護法當時朝議
詎能忘中丞公爲東林護法見天啓乙丑邸報 自註後同
聖道原如日正中一時明晦理難窮碑成元祐羣賢盡猶幸薪傳
半畝宮
玄黃舊案不須詮珍重遺書付後賢濂洛傳心千古事好留正論
麗青天

夕陽四望滿寒烟獨向林中結道緣著得書成模樣在興增瘡痍
永無愆衆翁新刊有人模樣一書
那堪回憶舊長安國學曾聞祀官宮此日磨碑看姓氏何人志節
獨全完天啓丙寅毀書院後即毀碑關于國學與先聖並
再得廬成好隱居門前荆棘盡芟鋤傳家只此箕裘在莫笑遲時
生計疏衆翁新築名再得廬在書院之側
爲尋往蹟一登臺後學心胸到此恢仰止敢忘先輩矩好從良會
樂朋來
每於弔古見人心賢聖芳規感倍深回首不禁興廢嘆門前修竹
又成林

再得草廬成與同志共咏四首　　高世泰

燕王宮畔綴吾廬左屬賢祠樹蔭餘雖聽嚶鳴終日静待栽修竹

一庭虛玉維别業多臨水楊子玄亭只著書邪笑編廬猶涴及滯
龍無悶竟何如
森林釋菜東城東雨壓青皐草自叢俎豆猶存三代制兒童供爾
四朔風冷冷琴瑟生柯翻隱隱鐘魚出梵宮（道南祠後有東林書院 白鹿後同）
道盛與天已定舞雩沂水樂何窮
詩人何處可追隨心放能求即是師與鹿偕遊常落落開難而起
醒時時此中山澤林交萃昨夜風雷爭出籬閣戶十年忘得喪前
賢靜力緊吾思（謂龜山先生）
由他龍戰自溪寧一室圖書左右銘老風陽將時抱甕諸兒侍爾
爭弘經昔年立雪傳河洛此日開風感性靈家學有源探未得聆
來三益敢辭稿

再得草廬和韻 有序 四首　張能鱗

橐觡高先生家學世德棲隱江闗樂道著書斐足城市有
東發之操而兼其學似淵明之傲而歛其才倆止風標巖
誠造謁幸不我棄倒屣歡迎一夕真十年矣讀先生草廬
四咏感而和之

由來天地一穹廬誰信勳名身外餘吾黨有心忠孝古當年何事
殿廷虛只知未許窮簪摺格物非徐習註書解佩能山深觀築及
廻舟揖問何如
久欲尋源泗水東龜山未闕尚蒙叢道南方敢君家派學北欣觀
大國風廿載孤蹤誰漢簡千秋衰草盡與宮難嗟一線如絲縷私
淑幾希正未窮
音君槃澗不阿隨别有幽居自得師挹水洗心常汲汲傷山躋岵
更時時素風五夜推謝蟋蟀三秋護菊籬看到物情咸若此這

人何處復何思
半生鹿鹿幾曾寧手自鐵規口自銘洛蜀未分時見道湖諧以後
亦譚經冀親皐比闢宗匠敢肅干旄訪巨靈猶幸東林喬木在盡
芟蕪莽復淮扃

再得草廬和韻 有序 四首　汪學聖

叢幸壬閒梁溪高大宗師督學三楚本性命以衡文章崇
大雅而正風始期與楚人士共淑忠悳之芳模重新濂溪
之廢址學聖於時方挾㮚帖括畢志經傳謬荷甄錄收復
初名爭念令日長林豐草不揣潛龍濩伏常年仰斗瞻崙
得歸陶冶聞吾師重墾燕居近築滑室裕宗在望豁灌欲
前因病避行具函先報手書立答家劄思預學聖計買柴
頭時勤誦服讀再得草廬詩春風春水恍移我鑿之情能
收龍潛益振觀海之氣撞依原韻勉和四章雖村傖鄙言
未能賡揚宗廟之美富或芳林弘構不敢竣覩夫子之宮
牆云爾

春風浩蕩想高廬匡坐鳴琴講習餘得喪有幾心自審廢與應定
念常虛龍潛不拔時占易鳳隱誰歌獨著書自昔在茲天可問伐
檀闕迹總無如
無心世用卜周東林靜鶯啼花滿叢錫水遠通濂洛脈草堂重振
舊鄉風詩書幸不遭秦酷制度何須表漢宮吾愛吾廬三徑逸泉
甘蔬潔憶陳窮
願學生平孟是師而今仰止類吾師廬成人醉春風裏草綻予浙
夜雨時白雪難浞在宅（師居得夫人憂慘當至忽庭雨白華故遠遇頌其孝感如天者云偶然掬）
也（鐵僅自註為加）絳帷不設竹為籬此間得失何從問龍戰冰堅愼自

思

乾坤誰不仰清寧敬義須參尚父銘絕伏馬沉窓行草綠鳴石磬
壁藏經斯文未墜天心定吾道常昭孔鐸靈絳帳十年觀海志嚶
歌此日出柴扃

和韻二首　鴻之圖

羨古伊人結草廬蹊桃徑柳惜殘餘談經履滿微言在抗疏名垂
往事虛竹石無多矜別業風雲所護只淋書悠悠泮水成今昔鈴
鐸聲聞尚儼如

發願當年不尚隨敢因代降歎無師惜軒古路經行處道南先生
鳳翔化示之監司皆經過此龜山在先生宮後自註字句天心入夢時庚辰八月官者參長者向子論龜
將字句藩天元七字聲歷歷皷人次日一孝廉持龜山先生刻東見貽虛後山容留琴綠南來堂奠
巍巍簫祠前不斷傳衣者皆壁泰俗敢可思

和韻四首　趙玉森

依然雲樹繞精廬此日能忘立雪餘花覆循皆紅雨潤竹添新籜
緣天虛魯戈再見方中日秦火猶留未燼書自是聖思深似海來
遊親歎竟何如

君公經書寄嶠東手闢堂階棫樸菁菁蔭又新君子澤南天重被
聖人風規拱夜協三三象指顧春回六六宮珍重分陰莫輕度隙
駒不再意何窮

機說逃名名已隨一猝吾友劉吾師直將高臥隱中意悟鄉邦超然
運社時匡廬有東林書院結社淵明不入社學海淵源非借筏盈雲屏次竹[illegible]
知君久適行窩趣月窟天心好耐思

誦到清芬適舞況君芳韻集貞銘我照處士心成史元益完人
語作經日睦國橋懷漢譯月明樽俎承湘靈千秋堂闢從今潤一

任登龍英穀稿

和韻四首　張琴

乾坤何處是吾廬重過柴桑思有餘芹藻乍舒春漸永淵源倘續
道無虛高齊擬和新青衙古壁應尊舊漆書四十年前據五地支
節又欲誰氣如

幽徑重開思水東先賢俎豆拒柸荒綱維既立三才極禮樂原階
百代風嗡嚶書探明禹穴雲亭草復函秦宮須知觀海來遊客見
道南歸樂不窮

久淹淪海少相隨故向河汾訪贊師正是文章方盛日又當風雅
復興時山蹊更用今成路桃李須栽備選餘會見六朝懷孕德門
桂安得弗追思

玄黃尚戰未能寧懷刺遊歲几杖移學海一方開講席心舟千里

伺傳經況蹈揮灑毫端舞獨倪傷幾手不棄聊借半枝山水畔提
撕常感到柴扃

和韻四首　劉雷恒

當年講得結精廬昔構於今意有餘數畝荒畦供隱逸一聲幽磬
佩清虛下雲初種堦前樹選俗惟翻架上書門外勞勞名利若此
中相望竟何如

先民遺則在江東講席依然桂樹叢論道乍開天際月談經直接
古人風非同綿蕞矜虛禮已異銅駝委敗宮漫憶通家孔李亟如
君繼述信無窮

不為沽名名自隨百年猶稚幾吾師縱然湖海烽烟日猶是春秋
俎豆時共許孤忠懸北闕幸餘荒逕在東籬來遊見此新綸典疑
烈清芬重有思

阜惝峨峩纫管寧移文不待北山銘掃除茆土開精舍間點晴窗
爲道裡心在江湖成逸老地依祠廟儼遺靈何緣得比羊求侶三
徑逢君不掩扃

乘旃內叔新搆再得草廬謹次原韻四首　李逸之

百年傳說道南廬此日重經刼火餘時有古今分旦莫道無同異
繞空虛嚮堂舊列文公訓燕室今懸楊子書好向羹墻勤晤對不
須獻賦學相如

闢門窈窕水西東三徑幽花逕砌叢日月猶存君子澤衣冠無恙
古人風況留詩史和空谷休假荆榛滿故宮莪欲登堂期問道御
忩逢世術先窮

典型在望共追隨仰止宮牆得所師前哲道規傳奕世後賢繼美
重當時陸朱異派須分祖儒釋岐途好護籬悟得個中消息在更

於何處寄遐思

世自波瀾心自寧閒來開卷見箴銘只今論友惟三益夙昔傳家
有一經陶令田園居可樂馬融絳帳教尤靈堂前玉筍成林早獨
倚虛窗敬復扃

次和再得草廬詩奉酬乘翁先生四首　陳瑚

遠俗優游此一廬獨留絕業刼灰餘帝皇王霸無千古雪月風花
有太虛白虎觀中同異席紫陽洞裏討論書十年去得惟矜字白
領玄談嘆不如

開尋精舍到牆東坐竹看花踏草叢靜挹徵君千頃水春生茂叔
一堂風走西荆棘吳遺館直北邱沙晉故宮幸有道南存俎豆可
知吾道不終窮

半生蹤跡效天隨茶竈書牀自得師浩刼正逢天實日思風難見
永和時問奇寂寞先生宅沽酒蕭條處士籬誰道此存軒對字壁
間絲竹繫人思

世事無言學管寧但看座右有崔銘雨滋薜徑迎三益月上松窗
注六經道脈龜山如授受家風止水識精靈鶴書不到潛龍地岫
幌雲關底用扃

題高乘旃先生再得草廬次龜山天子韻　嚴福孫

此日還再得翛然懷滄桑乃悲我生晚已驚雙鬢蒼側聞明盛時
東林道同光諸賢振絕學致力志扶陽窮理崇實功居敬依直方
行尊物自疑豈在吐焰芒淤興固有時人謀曷永滅煅煉及清流
禍國乃自戕大道昭日月等終擲秕糠往復運相循賢達不復藏
學憲起名家靈修嗣前芳幸逢明聖君赫焉奮乾剛奉職典三禮
夙夜嘗徬徨三殘及百身單數敎澤長拼不返故林志業馳康莊

文獻猶足徵顯言循舊章豈期文物區復爲戎馬場徹桑戒既雨
補牢鑒亡羊斯文誠在茲任重安可忘先哲有遺訓及時貴自強
致道先居肆來學藉梯航緼約理一轍汙隆道有常勉勉俟河清
大雅詎云亡再得志草廬中心遺自傷短言述所聞敢辭小子狂

壬春乘翁高先生會講東林釋菜禮成即事賦贈　張允家

重開十日講壇新愧我遲來祇浹晨下榻對談娛永夕環橋觀禮
樂偕春反身規矩從先聖論世權衡起古人最喜象賢型範在一
門師友屬天親

和韻　高並生

講席須從故得新何修不負此嘉辰交求勝已師兼友會詣將來
秋復春禮樂無非根自性聖賢祇是學爲人還思屋漏加龍惕兄

弟相期無忝親

和韻　王洸高

林木欣欣化雨新羣英來集鼓鐘晨孔庭常鎮千秋月馬帳重開十日春山水知音寧屬我烟霞會意且隨人濂溪風範今相遇草色當窗道倍親

和韻　楊慶徵

南來道派統圖新闡徹心源慕可晨禮獻仲丁求在野會連上巳氣全春家庭進問斯成教模樣留看是譜人多少爲魚呈上下當前指點性情親

和韻　高遵生

重提無欲旨彌新夜氣常存在及晨去盡巳私還自性融成天理即同春儒珍满席須求友家學探源敢讓人俎豆林間虔對越尼

山一脈覺堪親

和韻　高芸生

欣聞訪道客來新爲效趨庭侍十晨南學再逢楊子日西堂還夢謝家春此心此理原通聖庸德庸言不遠人願得執經當受益一身修處合賢親

丁巳二月十九日恭送棗旂高夫子神位入再得草廬禮成會講賦呈楚老先生教正　施璜

道南祠畔草廬新位置天然祀哲人手築當年開戸牖神存此日薦蘋蘩追思模範今何在幸與趨蹌儼若親再得光陰應重惜林間花鳥不勝春

丁巳二月十九日恭送棗旂高太老師神位入再得草廬禮畢會講麗澤堂偕施子虹玉賦詩紀盛呈楚翁世叔先生

敬政　汪師純

勝日林間氣象新濟蹌對越集同人書節再得光珠玉廟奐千秋潔藻蘋振羽鴻儀懷覲止學飛燕子幸來覲堂前並坐揚徽緒滿目行生次第春

按東林當元忠憲殉難後祠宇久廢光學忠復構燕居闕學合舊光忠憲末學之緒一時學者咸得所依歸迺丙辰崇節合從游之士如施虹玉先生輩不勝泰山梁木之感因告之先師設主專祀于道南旁之再得草廬并爲詩以紀其事時癸茝因此二律鬱然先睪重齒綠之告聖文見前卷[illegible]

東林講堂紀事和癸亥清朔　梁佩蘭

共望鹿車度碧澗綠拔花柳萬枝垂經譚東觀人文萃瑟鼓南風月令遵七子爐香儼道案七先生端揚曝胡翰允李蔚白証後同三公祠火報功特郡守邑令嘗讀特書院歐休祠在燕居廟左丞躬訪講堂致祭道南祠誰推闢府飛軒意前有信臣後杜詩大時中余

和韻　高大酉

頻年訪道對清渭師友相資麗澤垂何處絃歌雖試割使君車到雉偏隨尋常便欲覲神化分寸還常惜日時祖硯積塵需拂拭過庭吾愧舊聞詩

和韻　高柱

東代儒風箭水湄先人繼業此中垂當年立德眞堪久衛道同心曾不随一體樽卣修廟享又逢烏府禮賢時趨陪灌獻神人悦欲述奇逢一詠詩

東林紀事二首　錢肅潤

乙丑三月十有四日撫憲湯大中丞經臨錫邑特詣學宫旋涖東林書院謁燕居、及道南祠諄諭官師宜勤講習越三日高子匯培楚培徹約邑侯徐公方任兩學博會講再

得草廬同人成集爾泗不腆謬竝爰賦俚言二律用紀盛事

幾見鸞旂泮水回俄傳紫氣向東來中丞訪道崇先哲百職承風忝後陪境內絃歌由倡率林間桃李倚栽培野人扶杖卒覩化爲有賢星映上台

講道亭空址漸湮朝來講席喜重新門前逕立千年雪座上相逢一月春已喫灰寒還過刼誰知火盡復傳薪老成遐矣道型在記得歸天正此辰（是日爲忠憲公殉節忌辰自註）

和韻二首　任文煒

道脈佳氣昔昭回從遞於今賦肯來俎豆春秋豊廟食趨蹌先後覩追陪我侯戾止薰風縵多士殷盈化雨皆聽得講爾真妙諦歸家何必說天台

簪德從來原未湮欣逢後起已增新環門佇聽看花雨講幄弘開正當春任海波遲吾有道儒燈灰燼此添薪傳衣幾度於焉覓莫笑烟蘿負景辰

和韻二首　高酋生

千里熊轓帶月回殷勤訪道邇南來載瞻棖楔經營寫歷指講卣濯纓階（在祠先儒一一詳自註後開）先集恭呈希鑒定（先學憲蔡公五朝三楚文獻錄兼陽通志東林書院志中儒宗庭問答止水年譜等編）後人子立藉扶培親承色笑聆謦訓此會文光燭上台

毘刼餘灰得未湮共承飾鉞道彌新琴堂暇日同人樂絳帳開時滿座春南北同歸車一轍淵源有自火傳薪卻懷止水剛遇甲空莫敘煩嘆不辰（是日先伯閣中憲公仕歸之日）

和韻　方將

章天雲漢共昭回爲有人文覩化來穆穆胥侯歌戾止莪莪髦士樂趨陪已將繞殿薰風拂更取隨車甘雨培一望東皋饒氣象中階此日麗三台

和韻二首　秦沂

一城傳遍崇騶回籍籍中丞問道來理雜是非嚴辨析人兼長幼各追陪雲山盡有儒風被桃李無須春雨培屋圮檐崩方再建（書院講堂正在修葺）人文浮動接三台

莫愁千載講堂湮借古思今在事新優只得人兼學道點非三子獨遊春愧難出類龍稱馬漫道成材琴自薪先正流風勳後輩無違就業及思辰

和韻　孫繹武

龍峰已覩五雲回鹿洞還聞千乘來凡與槃牆通締床不妨葦布

效趨陪風承禮讓官同恪道寄絃歌士益培歡動草茅思進賦忽聽簧籟似天台

和韻　張夏

自是傳庭澤未湮仍聞弦誦綠陰新周公禮樂光昭代（新有下部錄周公後人東野氏）曾點沂雩適莫春冠蓋集時都假草品題經處孰魁新廊風莫悼雲均則道運占與歲逼辰（忠憲先師以丙寅年是日赴止水今乙丑六十年矣東林書院以猶甲辰建以崇禎戊辰建故云俱自註）

和韻　吳廣培

麗澤堂危先跡湮神君戾止慶更新（堂爲先素衣公所建徐父母新重修葺）生當斯世逢堯日幸得餘閒樂點春四座清言霏似玉千年實炬孰爲薪元臣倡始行舉吏吾道昌明在此辰

和韻二首　高芷生

爽谷年年春未回忽驚淑氣自南來先生泮水方成禮道重龜山得與陪講席弘開道與類師儒羣集荷栽培斯文千載真榮遇大道光天燭上台

千秋道脈不終湮喜遇中丞節鉞新共說廻方來問俗正因訪道及深春丹言諄切傳高座家學淵源訛析新敢望熊旛時戾止濟龍一脈振斯辰

和韻二首　高陽生

形牙萬里省方回百職惟時訪道來座接蘭香談論集庭懸馬帳倪先陪背我幸得春風長桃李能資化雨培一路福星臨廢院好憑清吳照三台

狂瀾既倒水難湮竚望中流砥柱新何日颺言抒夙夜惟知講習慰陽春藤梢蘭刺堪陳迹（前乙丑年忠賢毀院碑有藤梢棘刺句　先忠憲自誌）竹徑茅齋恐

損新追想當年堪怖處白雲黯黯道斯辰

和韻二首　張光庭

林間道運共春回快覩中丞命駕來高少兩峰神特降洛閩千載席重陪絃歌匝地閒風起松竹參天得露培從此熊幡期數至天開道近朗公台

道南識在幾曾湮此日朋來砥切新沂水詠歸知大意蘭亭禊惜餘春窮經只似昏求燭苔賦何妨老負薪講罷谿登同弔屈年年風雨憶靈辰

和韻二首　高嶁

天上星軺一驛回旌旄拂拂向東來共推論道經邦手贏得光風霽月陪春夏絃歌循禮典宮牆霖雨荷新培由來正學宗伊洛憲節依然勝鼎台

絕學於今豈易湮風規如舊望更新箕裘遠紹瑜三世俎豆爭趨麗萬春寥落荒郊欣御李衰微弱息覬傳薪年年釋菜朋來集何似前修肇甲辰

撫憲余大中丞躬詣東林講堂致祭道南祠詩以紀之兼諗同志　高菖生

台星經歲照林隅忽報干旄入邑郛俎豆千秋瞻祖德羹牆一氣效庭趨升歌肅肅神靈格賜問雍雍老幼扶自是陽回風雨後瀟天和爵應洪爐

和韻　徐禾言

東林講惺倣城隅車蓋遙臨動四郛觀聽橋門依岸序駿奔左右效鬼趨隨波世道憑誰砥起後斯文杖力扶一自高山勤仰止不教頑冶躍洪爐

和韻　秦沂

道風藉甚滿天隅堂奧堅深鄙郭郛麟定旌旄謁廟肅蛃羹拜跪繁星趨文章光被中台動鐘鼓聲聞南極扶雲霧寒梅迷一老烏皮破處擁寒爐

和韻　高覞

斯文丕振在林隅憲節欣膽駐一郛灌獻虔修歌世烈駿奔薦稷儼綴趨風高全楚餘輝映澤徧三吳藉鼎扶此日河汾多蔚起重業何敢外紅爐

辛卯歲偕弟若谷讀書東林追和先學憲公再得草廬原韻四首　高隆

楊子談經舊結廬尼山絕業斷無餘千秋道脈欣看續一寸光陰未敢虛廟貌何憑成在睹門牆重振檢遺書可知賢聖傳心處夕

暘朝乾恐不如
潛龍一去水流東數畝荒祠付草叢已爲斯文開苾徑更傳絕學振家風悠悠函丈尋傾巢複穆端居傍聖宮此外榮枯何足戀高歌一室意無窮
一東園書每自隨窮年相對只求師天人有辨能精別得喪無心正學時抱膝詩成垂短幘避喧村僻護疎籬典型未遠餘風在俯仰晨昏有所思
敢師潛修似管寧弟兄師友即箴銘幸邀祖澤容斐滕不負家傳抱一經但肅衣冠膽俎豆每從篇什識精靈由來後學津梁地再得廬成豈用扃

東林習靜讀先學意再得草廬四詠愴焉追和　高愔

乾坤何處是吾廬樓息東皐意有餘蔬圃繞基蓬戶靜松楸映月夜窗虛壯行未振沖霄翮幼學聊憑插架書今日據梧函丈裏青氊不負定何如
古祠寥落錫城東遺烈難忘闢草萊今日一廛留勝地當年絕學續高風衣冠俯仰思前哲帳座追嚴刻故宮從此道南綿道脈開來繼往正無窮
孤懷肯與世相隨屏跡衡門古是師榮辱無心觀幻化詠歌有地樂當時城邊翠色圍青草屋角青陰護短籬俯仰此間聊自得潛龍無悶有遐思
一室端居即泰寧高歌不讓古時銘十年靜力閒中得曠代聯吟此日經敢謂箕裘能繼業好憑書卷答先靈由他門外荆榛滿努力韶華且固扃

東林志成詩以紀之用楊文靖公詩作起句　胡慎

欲爲君子儒至道在講習東林數弓地倫常賴以立緇維文靖公成物本成已伊洛得正傳道南從此始羅李及紫陽綿綿衍宗派天未喪斯文賴有東林在顧高兩先生東林稱中興學者盛一時於今猶昌明恭逢
聖明世千載際昌期鄱陽觀察公本屬東林支大儒振文教已見風俗移先人久從祀俎豆千秋垂是以按臨日下車必展謁方謀廟貌新又惜前志闕爰以命諸生博考稽故籍遐文廣搜羅部序盡秩秩上下千百載吾道欣維持既多觀察功又辱觀察知不敢辭固陋簡束書蕪詞

附謁喻玉泉墓　邵寶

四十年來弔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丘壠嗟誰掃地近嚴倉孝不侵百世脊樓遺隴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兩字還須揭一東生剏有嗣音

和韻　高世泰

二泉能見玉泉心遺蹟曾從馬鬣尋伊洛有源師自得江淮可障設誰侵勒誓零落藏猶在著作搜窮窟最深片石墓旁今再勒敢云末學是知音

按康熙癸卯春先曾祖學憲公躬石大書曰宋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并刻邵詩於碑陰階同志往立之搖十一尺條舊□出嶺刻玉泉二字卿令匠者安置碑前芸□也拜祭□□於村舍因試普提菴僧及聖誥以守壟瞻望而道步韻文集原韻賦詩以紀其事甚珍思此詩雖不忘東林而作而於邵文恭未遂之志先學憲實殺成之矣愛附識於此

和韻　嚴穀

野步迴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尚堪尋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遙

風雨侵南渡出師籌策還東郊藏蛻歲年深從前虛碣今朝剏來學誰云群嗣音

和韻　錢肅潤

弔古相傳祇此心前人尋處後人尋始知荊棘終難沒且喜風霜未易侵雨字玉泉碑已立千年伊洛水逾深朝來墓下羣雞拜埊谷驚聞有足音

和韻　張夏

野步廻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尚堪尋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遙夜豈侵邑志與壟遺跡古家藏宋勅衛恩深邵公詩意今纔合千載沼碑竝貫音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八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九

典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況詩書禮樂之具乎籩豆琴瑟典籍之類器也不離乎器而道存焉欲習禮樂而舞其器有志好古而不得經史子集之富以恣搜討將孰從而求之志典守

祭器

籩叄拾貳箇　豆叄拾貳箇　簠陸箇　簋陸箇

古樂器

琴壹張　瑟壹張　塤壹枚　箎壹枚　簫壹枚　笙壹枚　鐘拾虡口　磬拾虡面　搏拊壹面架壹座　柷壹件　敔壹件　鐘架壹座　磬架壹架　瑟柱貳拾伍箇絃全　琴軫七箇絃全　琴足貳箇

典籍

文公家禮壹部計壹套肆冊　朱子冊議壹部計壹套捌冊　朱子年譜壹部計壹套肆冊　朱子註解楚詞壹部計壹套肆冊　朱子註釋韓文全集壹部計拾套肆拾冊

著述

歐陽子所見唐四庫書目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譬之艸木榮華之飄風若儒先之造道而有德者其所著述自與日星並垂然數有幸不幸焉作者亦不能保其必存也爰列其目可按而稽志著述

楊龜山先生著　文集　語錄　三經義辨　日錄辨　字說辨

羅仲素先生著　春秋解　毛詩解　語孟解　中庸說　春秋指歸　台衡錄　遵堯錄　議論要語

胡德輝先生著　道護錄

喻玉泉先生著　易義　玉泉講解語孟大學　四書性理窟　玉泉語錄

尤遂初先生著　遂初小稿六十卷　梁谿集五十卷　周禮辨義　內外制三十卷　全唐詩話　老子音訓　遂初堂書目一卷

李小山先生著　小山文集　小山奏議

蔣實齋先生著

虞薇山先生著　薇山文集二十卷

邵二泉先生著　容春堂前後續別四集　簡端錄　日格子定性書說　左觿　勿藥集　灌政舉要錄　杜詩集註

顧涇陽先生著　涇皐藏稿　大學通考　大學質言　還經錄　桑梓錄　虞山商語　小心齋劄記　東林會約　東林商語　證性編　當下繹　南岳商語　仁文書院商語　經正堂商語　毘陵商語　荊溪商語　志矩堂商語

高景逸先生著　高子遺書　周易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註　古本大學　正蒙集註　朱子節要　四子要言　就正錄　東林論學語　高子藏稿　邵文莊公年譜　高子詩稿　天完錄

顧涇凡先生著　小辨齋偶存　朱子二大辨　俳言

錢啟新先生著　像象管見　象抄　續抄　範衍　源編　滙編　匯記　鄉抄

安我素先生著　養心日劄　讀書日箋　荒政輯要　武備私考　贈族錄　名山紀遊　文獻通考刪

葉閒適先生著　典至吟　旁囂止囂錄　見聞摘錄　八貞女傳

陳筠塘先生著　四書正删正　四書翼翼知　禮樂考　欽恤

題叢　治湖實政　三方聽斷　救荒全書　中半水利　芸堂日錄　續錄　百將傳摘抄

薛以身先生著　浮弋集　積愿草錄　泉上雜語

劉本孺先生著　依庸劄語　湖畔逸農遺稿　三畏堂素業　東林志稿　從先文訣　文衡

張玹所先生著　東林商語　蒲櫚笑拈　庭學愛日　菊花小咏

許靜餘先生著　靈蘋編　中解編　太玄玄言　詩集

王儉齋先生著　儉齋文集

史玉池先生著　亦爲堂集　明道附言　語錄　奏疏

鄒南皐先生著　宋儒語略　存真集　願學集　奏議

馮少墟先生著　文集二十二卷　元儒考略　關學編　辨學

録　疑思録　會約　語録　訂士編
孫洪澳先生著　困思抄　玄晏齋詩集　周易明辨義　愼獨
義
吳觀華先生著　周易像象述　像象金針　易説　談易隨問
書經説　曲禮説　註釋春秋大全　真儒一脉　皇明附
泰録　息齋筆記　一班録　東林或問
華汾巷先生著　易意四書　閒見抄筆記
于景素先生著　願學齋述語　願學齋億語　文集　春曹書
疏
丁愼所先生著
華燕超先生[illegible]
余振衡先生[illegible]

劉念臺先生著　[illegible]子全書　語録　奏議　文集　雜著　儀
禮經傳　古學經　家語考次　古易鈔義　讀易圖說　論
語學案　曾子章句　十三子　古小學集記　古小學通記
人譜　孔孟合璧　五子聯珠　聖學宗要　明儒道統録
人譜雜記　中興金鑑録　保民訓要　鄉約小相編　劉
氏祀典　劉氏族譜　年譜
秦水巷先生著
高仁宸先生著　易纂全書　課兒説死
姜同節先生著
賀尊陽先生著　思聰録　人模楷　女箴　三世事小録
汀鶴峨先生著　書傳删補　恭濟圍集　閒譏漫紀
李元冲先生著

吕愼吾先生著　待旦堂漫談
歐陽宜諸先生著　晉陵先賢傳
魏廓園先生著
楊大洪先生著
周蓼洲先生著　燼餘集　年譜
繆西溪先生著　從野堂集
陳中湛先生著
王軒箴先生著　遺稿　疏集　退居瑣言
蔡雲怡先生著
黃石齋先生著　洪範明義　月令明義　緇衣集傳　儒行集
傳　三易洞璣　易像正　孝經百種　大滌函書　榕檀問
業　奏疏　文集

文湛持先生著　文集
金猬巷先生著　猬巷語録
馬素修先生著　澹寧居詩集　忠鏡録　澹寧居文集
吳霞舟先生著　周易卦說　大學衍註　霞舟隨筆　十願齋
文集
孫幾亭先生著　幾亭全書　皇明儒統　程子詳本　朱子語類
朱子經說　高子遺書　陽明要書　俱出先生手纂
華鳳超先生著　高忠憲公年譜初編　四書大全参補　春秋
說
侯佩游先生著
鄒經畬先生著　一鎮軒文集　經畬先生遺集　易蒙　尚書
[illegible]一　學庸解略　孝經纂　二程全書摘要　朱子節要補

朱子全書偶摘　小學偶箋　宋名臣言行錄纂　國朝名
臣言行錄纂　東林諸賢言行錄　一鐙軒劄記　誦詩偶箋
皇明洪範　經世要語　居官資鑑　弭亂膚言　救荒策
議提疏　一篑軒隨筆　字義偶箋　見聞偶述　國朝文章
正宗　養蒙詩　錫山近事紀實　醒夢吟　委巷謠　鴛湖
小咏　詩稿
鄒忠餘先生著　四書筆吉　孝經筆吉
張泰岩先生著　四書經正錄　東林講義　小學講義　孝經
贊[illegible]　尚書說統　五經總類　四書說統刪補
黃[illegible]先生著　禮樂合編　續史五編　承天紀世覽　玉岑
齋詩集　錫山史逸
秦湝緣先生著

陳埏漁先生著
顧朋菴先生著　西疇日抄　悅心錄　明盛編　做近思錄
纂端文要語　高子語要
施曠如先生著　東林講義
周仲馭先生著
成賓慈先生著　程易發　春秋五傳釋疑　十三經註略　西
銘解　崑崙洞語錄
刁蒙吉先生著　潛室劄記二卷　易酌十四卷　麟酌　四書
翼註十六卷　斯文正統十二卷　用六集十二卷　辨道錄
八卷
陳子粲先生著　省心日記二編
高貴炳先生著　紫陽通志　東林書院續志　中庸問答　三
楚文獻錄　纂高子節要　易悟　東林講義
熊薪公先生著　弘毅齋集
惲遜菴先生著　纂劉子節要
孫蘇門先生著　理學宗傳
秦大音先生著　易敘圖說　周子通書半解　參全閣文集
清江縣志　奏疏　先儒四編　皇極內篇小衍　講錄二卷
淮海年譜
胡慎三先生著　懷古堂文集　聖學源流錄　歷代廟興說
鑑階集要　冷香齋集　洪李乘略
嚴佩之先生著　生軒易說　屬比直書　東林書院志　生軒
存稿　易同
王兹波先生著　冬夜箋記　青箱堂詩十卷　續詩十二卷

文集十卷
孫北海先生著　五先生學約　四先生學約　道統明辨錄
考正晚年定論　益智錄
魏蔚西先生著　理學醇疵辨　李君平獻錄
湯潛菴先生著　湯子遺書　洛學編　補睢州志
張菰川先生著　菰川文集　洛閩源流錄　小學淪註
熊敬修先生著　兩朝國史　政治典訓　北征方略　孝經衍
義　明史　朱子全書　學統　闢道錄　下學堂劄記　學
庸　學餘　下學堂學規　歸絜閣偶筆　撰闢迴語辨　剩
語五緯　陣圖解　些餘集　經義齋集　澡修堂集　闢道
堂集　閑臺節錄　悔園存稿　古文枚　古詩枚　明文枚
明詩枚　十家文枚　三尺堂文集　困勉錄　纂禮四字

大全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　問學錄　松陽講義　困勉錄

讀朱隨筆　增删舊本四書大全

吳徵仲先生著

汪默菴先生著

施虹玉先生著

宋牧仲先生著

許時菴先生著

張孝先先生著　正誼堂文集　困學錄　居濟一得

高紫超先生著　周禮註　小學纂註　薛胡羅三先生

老子解　字毋

曾二雲先生著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軼事一

列傳既哀次成編而講壇諸賢言行之不載於傳者往往而遇也彙而觀之愈知所法矣至東林軼事原本舊志而十增其八焉要亦期于文獻有關云爾志軼事

東林軼事

楊龜山先生東林道上閒步詩有寂寞蓮塘七百秋之句盛咏廬山東林也先生或愛廬山東林之勝而移以名吾邑講學處亦未可知

國初王耐軒在東林庵一夕成梅花百咏或者稱其才艷而錢塘徐一夔氏則曰非寡慾之士不能至此知言哉抑耐軒又有筆疇及天游集二書姚江孫立峰先生謂其析衷於聖斐東陸之箕氏

又謂其爲濂洛關閩之流按是時高皇帝文治聿開而耐軒心精學問乃爾卽東林講堂猶未闢然異日者群公並起以結國朝三百年文明光大之局未必不兆於茲而或疑靖難禪位詔出耐軒手故不秩祀典則王守溪吳匏菴二先生已辨其無事久矣

隆慶元年督學耿公定向萬曆元年督學謝公廷傑曾允馴玄盛公鑿之請眾議修復不果前此嘉靖十三年督學聞人公詮已有光復故址之議

東林之復寔馬文忠公父涵虛先生希尹也先生孝友廉讓與高景逸薛玄臺葉閒適三公爲忘形交比黨禍起則偕葉公柱名用瞬踟躕林下耳已核其品當在管寧茅容之間而其初又勇於任事如此

萬曆八年庚辰張江陵柄國議毀天下書院無不覆命者卽賢守

令保護勿毀而必更其名如白鷺洲書院改爲胡西公署之類是也按是時盛公敬玄韋已議復東林因未舉行故李兌此刻若二泉書院在九龍山麓夙爲海内所矜式不知何以察相令下猶得巋然獨存豈前賢有靈不欲使不祥之徵形乎盛世故於吾邑留餼羊之遺耶

萬曆乙巳丙午間講席方盛每月三日大會之外復有一小會高先生門人秦彦熙氏爾載主之約同志數人每於月之十一日赴院講論有所得輙疏記以就正先生先生平生著述甚富惟朱子節要一書尤爲有功後學彦熙刊之以行又並刊近思錄先生爲之序曰於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斤修日用彝倫之間以爲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矣未幾秦以疾夭先生哭之慟曰吾未見好學如某者也

邑令吳受監毀東林之役書院折已并欲及道南祠時有太學沈君翼明淵同忠憲公僕執錫山志祠廟一册力爭曰講堂爲鄉紳所建或不得不毀若楊龜山祠乃數百年道蹟現載邑志是獨不可免乎役遂寢

高忠憲公自溺邑令吳繫公長子世儒至毘陵郡伯曾公櫻鶩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爲豺虎所魚肉耶遂匿世儒不使見越數日官旗受吳門義士顏佩韋等之厄欲少衰自是過梁溪遂不敢大恣需索而去皆公力也已而奉旨勘問漏洩根因撫院道勘皆有攀龍與上年被逮諸臣同惡相濟之句府詳獨以同朝共事四字易之已而石公萬程繼任蕃守擬郡時逆璫辱而掛冠者甫下車即允吳素衣之請與復書院此兩郡伯不可謂忤閹之强吏衛道之功臣哉

崇禎二年巳巳麗澤堂初復有二白雀集依庸堂甚萬雀隨之飛鳴良久而去

以上九條本嚴氏舊志

政和元年楊龜山先生年五十九歲三月四日初寓毘陵之邇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毘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歲乃自毘陵還南劍之將樂前後共留十有八載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隅弓河之上地名東林見龜山年譜

鋭湖尤公錫志補遺謂倪靜寄先生名峻遣使占城歸講學東林黃日齋錫山史遺亦載先生講伊洛之學於東林十餘年邵二泉序先生文集亦稱其以正學教後進者凡十餘年蓋錫山東林有宋五賢而後明初皆絶續之介其得中延一綫者非無由也

萬曆癸卯顧涇陽與高景逸議復東林書院因商諸同志經營規

度併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是一江右人善堪輿至邑東吳三畏家每日昧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見顧涇陽年譜

甲辰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舊奉喻尤李蔣四先生配享涇陽先生以羅豫章爲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見顧涇陽年譜

東林每會設先師繪像行禮至萬曆庚戌正月始建燕居廟奉先師神位扁止一楹顏曰燕居書院不敢擬學宮也見顧涇陽年譜

涇陽先生兄弟皆鄉居每入城即止書院院内書室多爲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爲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有數椽即涇凡小齋也萬曆乙巳涇陽先生移涇里同人堂社於麗澤堂月課多

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輙青其衿故士皆爭自奮起所奬
成孤寒甚衆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間請自爲會弁自爲
約公益喜示黃伯英曰友不厭少貴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眞示姚
元升曰諸友之會爲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
愆戾以辱東林此卽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
鄒期楨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伯英
後更名廣（見顧涇陽年譜）

巳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涇陽先生爲會主而
高劉諸公翼之予與子往及一方外老人爲客列東西坐坐定涇
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
篇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勵學語讀
一過聞者悚然能會設雞黍供客酒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

爲東南領袖風動四方眞千古一事矣武林胡嘉胤記（見顧涇陽年譜）

桐城方本菴先生學漸倡道桐川築崇實之館以待四方仝志之
來會者所著心學宗性善繹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爲之序萬曆
辛亥命册東遊時先生年巳七十有二以九月朔會講東林著有
東林會言與涇陽景逸輩問答語凡三十三條九月旣望先生將
辭歸復作東林別語一篇涇陽爰有讀會語讀別語兩跋復題千
里仝聲卷以送之

按本菴親與東林講壆且爲顧高兩先生推重而獲川洛閩源流錄所載方本菴傳不及此事想未見東遊記耳徐家瀛此書凡三卷贊儀屢議竊欽建諫禮祀道南既而復念顧高當年師友之間所進位次巳定今若例以現在則本卷豈不宿在前皋念臺之列而探之先正所守毋乏毋雜之旨則藺賢不必以東林重亦不必援諸賢以重東林也遵不敢效輩呈諸而止至於此段事甚不宜濫設用關舊聞伊尚友君子有考云爾

東林聚首諸賢當年曾共圖一小像未知雲散何處今惟葉園適

自著小像箴幷序文一首有可徵其文云人生宇宙閒第以形論
與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不死不生與
造物相終始然形可像超乎形者不可像區區委蛻聽其自來自
去可也奚以像爲乃社友高存之謂吾黨聚首敷十年所講習者
六籍之遺言所紹明者錢顧兩先生之遺緒非等常微逐交也宜
乘松柏之未凋各圖形影之彷彿以俟將來者肖像於無窮其意
良厚會有持先賢遺像至者遂命工倣而圖之予愧髯眉徒具至
道罔聞軀殼如存性靈靡著異日無面目對諸友於東林也爰系
之箴以自勅焉箴曰爾貌甚臞爾性易蔽志在破愚業因病廢甲
子旣過望洋未至何以圖終夙夜自艾日暮問途難容緩轡饑食
渴飮勿等兒戲龜山一脉法門不二俗學浮靡人趨爾避忠過省
譽涵泳道味友朋切劘日新月異造次顛沛必止於是壽考福澤

惟天所畀恭敬溫文惟爾自治形匪委形天性乃備庶其全歸無
忝厥志

景逸先生作洪平仲傳贊有云余與平仲同稱東林人東林人行
輩不一如遂確齋中立陳思岡嘉訓丁愼所元薦劉本孺元珍與
公爲一輩此六人者絕不相類而相懽何也朋友同於道也

高景逸先生與馬君常手扎云承示忠鏡錄巳作小序但恐不足
以光大刻耳君常忠孝素著今世事如此僕巳矣桑榆晚景舍君
常其誰收之前見大作挽涇臯句有先生眞士夫僕卽以眞士夫
望君常也吾雜著十五本煩收藏之後日一展玩間如與僕相對
談心耳書不盡言統祈心照

後人知先忠憲有高攀別語送魏廓園有垂絕手書貽華一縣但師弟三人先後同節而不知其臨難前更有與馬君常一扎也卿三師於忠憲家得見先忠憲親筆手扎錄以見示爾之可見一時師弟以理學爲淵源而卽以忠義爲衣鉢盡隱

欲以後死之責予文肅矣

倪鴻寶先生元璐論東林疏畧云臣從邸報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曰邪黨夫東林人爲邪黨將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邪黨矣首劾忠賢發提是秀者又邪黨乎哉夫以臣虛衷論之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其人大都稟清勁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耳而其中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膴其如脫付黜涉於不聞此尤純於君子者也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准於廉隅自後人以假借矯激坐之於是虎彪之徒公然起而背名流毀廉隅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而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以忠厚之心曲原若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見其悖也

逆璫魏忠賢東林黨人榜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燝　吳懷賢　劉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玄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萬　蔣允儀　解學龍　劉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于廷　朱國楨　孫鼐　王紀　黃公輔　涂世業　李希孔　湯兆京　章鼎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愼行

芳可壯　曾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寀　崔景榮　劉憲寵　程正巳　涂一榛　方震孺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鄤　毛士龍　李丙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淑　劉思海　許譽卿　張熊[illegible]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陽　歐陽調律　劉璞　張愼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芳　薛敷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燝　翟學程　韓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illegible]　張鵬雲　程註　趙世用　方貞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姜　蕭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僖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illegible]廷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艮輔　李喬崙　翁[illegible]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弘業　孫紹統　洪如鍾　歐陽[illegible]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翥　楊棟朝　王振奇　趙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珍　段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衆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寀　鄒洪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祚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游喬枝　韓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艮弼　陳言　李玄　王祚昌　霍鍈　楊新期　談
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
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　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
應昌　江東之　朱𤇆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
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汴　滿朝薦　沈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宰　張永禎　劉起膚　陳新芝　朱
顥　劉憲章　韓鍾勲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醉　趙德
遴　孟稱光　劉斯陛　戴塤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龐　公鼐　吳弘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陽　侯恂　徐緒芳　蕭近彭
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按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奄魏忠賢矯旨以東林黨人仍榜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凡三百有九人不過魏璫借東林名目為羅織耳實則其人與東林不相涉者有之托足東林而人品不類者有之……

天啓元年九月高景逸先生別東林諸友啟行至京以會講事屬葉開適吳觀華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爲吾輩究竟弟此行原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艸深也蓋前此涇陽先生未歿涇陽主之涇陽既歿景逸先生主之景逸之出聞適觀華兩先生主之厥後東林再復觀華主之觀華之繼景逸猶子彙旃先生主之云

按觀華吳先生殁于崇禎五年壬申東林遂無主盟……

景逸先生應起廢之詔將北上是年適吳觀華先生甲子六袠先生特造而祝爲賦詩一律云同樣乾坤同氣分就中何者號超群心通太極無形理目攬羲皇有象文一片虛靈昭白日六旬塵跡等浮雲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

按此先忠憲壽吳觀華先生詩也……

鄒經畬先生講院紀寔云東林書院在無錫縣城東隅宋楊龜山

先生講學處也年遠頹圮止存荒基萬曆間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輩俱以言事謫居林下留心學問謂不可無講習之所閱邑志得東林遺址乃請之當道議復一時上司及府縣翕然響應合邑則顧高二先生外如涇凡顧公我素安公本孺劉公開適葉公鈞塘陳公弦所張公儉齋王公各捐貲建講院一所負北向陽前爲門爲麗澤堂川堂中爲依庸堂堂後門一座爲先師燕居堂奉先師神位其中額爲中和二字摹朱文公筆堂左右書院各廿間燕居左右爲書樓堂中鐘一磬一前堂鼓一門前月池一架以木梁而道一直至箭河石牌坊一座前額觀海來遊後額洛閩中樞講院左爲道南祠自講院門首東至祠楣樹成林祠前爲門爲敞廳廳後門一座爲祠上設龜山先生神主左右列羅仲素先生喻玉泉先生尤遂初先生胡德輝先生李小山先生蔣寔齋先生邵

二泉先生有祠田百畝每歲春秋仲丁燕居堂行釋菜禮龜山祠行祭禮即於是日講學始餘月俱於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四方來學者遠近不仝而三吳士紳爲多皆諸先生遊主之蓋始於萬曆甲辰東凋片地遂成洙泗自壬子涇陽先生下世景逸先生爲政不异簇時癸丑冬特延錢啟新先生過東林講易凡兩閱月開關啟鑰人人會心壬戌景逸先生應詔起光祿以東林無主則屬之吳觀華先生而華訥菴與一二同志左右之一稟二先生遺訓乙丑丙寅閹逆璫禍起有金沙臺中逢其意旨請毀海內書院尤注毒東林當事者奉命唯謹立爲拆毀寸椽片瓦靡有孑遺只道南祠一區以志書所載原不在講院內得免此丙寅五月初旬也丁卯冬時局一翻戊辰景逸先生冤得大白郎與屢下有臺中請復書院者報可吳觀華先生與二三仝志謀爲興復乃亟請之當事

時郡守石公萬程守椒郡時避璫焰而掛冠者也立報可于是安無咎先築祠旁以館守祠者而觀華先生則獨捐貲百餘金構麗澤堂二楹墻門一座額曰東林精舍於是來學者復得所依歸云會期亦以春秋仲丁行釋菜禮於道南祠隨開講每月只朔望上午祠中奉涇陽顧先生啟新錢先生玄臺薛先生涇凡顧先生我素安先生本孺劉先生皆景逸高先生將被逮時所奉而入者也遡則奉景逸高先生及開適葉先生入焉癸酉復進吳觀華先生甲戌復進陳筠塘先生丁丑復進許靜餘先生巳卯復進張弦所先生（見鄒經畬遺集）

鄒經畬先生一簞軒隨筆記云往者雲臺先生之喪余與公寅弟往送焉邂逅啟新錢先生因念玄臺先生一生清介鯁直之節不勝嘆惜請商一私謚啟新先生曰此意甚美然何必爾說著一私字便不可矣余兄弟聞之不覺心服一日讀文莊公所述生無爵死無謚之簡言張子厚卒關中問謚於伊川伊川復書謂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復爲之謚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此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此至當之論然孔子有爵矣誄而無謚國之缺典也非弟子之失禮也故爲尊子厚之道公謚可私謚不可此語與啟新先生先後仝符後來吳叔美卒其門人亦有以私謚商於予者引此語告之議遂定（見鄒經畬一簞軒隨筆）

天啟乙丑八月將毀東林書院高忠憲公夜召儒學吏潘守命之曰書院毀矣惟是燕居廟孔子神位豈可俱毀吾念惟文廟複壁中可藏特以相托毋泄乃呼燈躬奉神位付潘時承風指切東林者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兑剝東南脂膏所造田產無數奉旨拆

毀估價入官明年公及于難其後燕居廟再建潘之子華言于衆乃迎而祀焉

盩厔李中孚先生顒童時雅慕高忠憲公每遇吳人即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康熙庚戌季冬郡守駱公鍾麟迎先生至郡辛亥仲春初二日薄暮至錫次晨展謁燕居廟道南祠畢即趨忠憲祠瞻禮遺像徘徊故池不覺泫然次日與秦斿先生會講於東林書院賢達環集得各質所疑而去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錢肅潤高葺生孫纘武等曾將理學與氣節俱行前賢賴後儒繼起公請崇祀道南以翼道統以勵儒修事具呈列舉周公順昌左公光斗周公宗建姚公希孟李公應昇楊公廷樞李公若珪胡公時忠趙公玄社華公允誼十人事不果行今惟周蓼洲胡慎三兩公入祠

湯潛菴先生斌爲江蘇巡撫時東林後學於道南一祠議出議入各持意見聚訟紛紜先生批請續祀道南呈詞有云東林書院龜山先生講學地故當時從祀皆其門人相傳即忠定南軒象山慈湖之賢猶加釐正葢先儒之慎如此顧高諸先生皆興復東林同堂講習其祀於東林固宜啟禎以後號東林者幾遍天下其間亘嘗淸修力排閹豎扶植綱常者皆可與顧高諸先生爭烈然此可謂之東林黨人而與書院無與也若盡舉當年號東林君子者而入之恐道南俎豆無地可容而其間或有名實不相副者亦無辭以拒之矣爲今日計當倣前人釐正忠定諸先生遺意而爲之亦紹述前賢之一端也且遊此地者要當講求龜山端文忠憲之學想見當日林下寂寞其修默澄而不必於諸先生之應入應出紛紛聚訟以啟門戶之爭可也仰縣抄送書院仍具文報查繳識者

以爲不刊之論見錫山志

湯潛菴先生撫吳時以大宗伯內召北上於康熙丙寅四月十七日駐節東林書院先謁道南祠懸伊洛正宗匾額香案設供行四拜禮旋登講堂拜燕居廟坐再得草廬是時官僚雲集府廳縣學及遠近紳士皆來觀禮侍講席者首引大哉聖人之道一章次引尚書全部大旨講畢先生乃徐申其說講語今載湯子遺書語錄中先生前後凡三至東林必屏呼騶緣內有燕居廟至甬道即步行而入

宋牧仲先生犖筠廊二筆云孫退谷先生承澤嘗言東林書院甚著云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爲害諸君子之名曰盡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所建後廢爲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仝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構堂開講會俱甲辰年事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曰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報曰東林殺我旣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黨之惡鍛鍊大獄撼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余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

附東祀 原配位羅仲素胡德輝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寬齋鄒

二泉

明

顧涇陽高景逸錢啟新薛玄臺安我素劉本孺顧涇凡葉園適

陳筠塘吳素衣許靜餘鄒經畬

兩廡從祀姓名開列如左

元

虞徵山

明

史玉池孫淇澳余振衡張弦所華鳳超馬素修陳幾亭成實甚

秦大音周懷魯李元沖馮少墟丁愼所歐陽宜諸劉念臺王儉

齋華燕超楊大洪繆西溪魏廓園文湛持黃石齋金捐菴吳霞

舟鄒南皐于景素宿仁袁泰水菴華訒菴周仲馭鄒忠餘陳臺

漁張泰巖黃日齋秦濟綠賀亨陽熊祈公汪鵠嶼蔡雲怡胡僎
三龔佩潛王軒籙

國朝

孫蘇門顧庸菴高彙旃陳子衆孫北海施璜如龔震西嚴佩之
刁蒙吉惲遜菴王敬哉湯潛菴

儀封張清恪公以江蘇按察赴福建巡撫之任邑侯李繼善率百
二十金爲贈公辭之固請因命以葺東林書院可也踰二年移撫
江蘇飭令修葺開講訪實行之儒以主講席得高紫超先生名委
員詣門敦請庚寅四月躬謁東林道南祠與諸生講學依庸堂諸
生繼有疑義相質而公以意授在幕諸子令各爲條疏縷答焉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二

軼事二

諸賢軼事

楊龜山先生

伊雒淵源錄云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
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
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
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
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
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
有謝楊二君長進　謝上蔡云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
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先生嘗言官司設
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
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
爲之埋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
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
之雖無鞭笞以强民其所爲有甚于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
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
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
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
余爲瀏陽日方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于道者隨所在申縣

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
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
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
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鄉之者知其文
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北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
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
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荅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
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胡文定公撰墓志銘云自孟子没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
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竊見間隙

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
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
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
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公資禀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
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叅軍不赴杜門積學渟滀涵浸人
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
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
將議事守正不傾權外艱除喪還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
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
也歲儉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
荆南教授　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
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
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
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
出處險夷亦嘗覩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脫粟若皆可於口
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
也平生於處雖敝廬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羡而求安
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
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竭子孫滿前每食
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某何求哉心則
違矣

呂舍人撰行狀云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

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
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
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
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葬餘杭用
日者之言欲浚湖豬水爲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
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
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
就家祠焉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
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
哀毁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
先生之道卽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
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

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于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渥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晉陵先賢傳云先生以程門高第倡道東南所最相友善則有鄒道鄉周伯忱兄弟故居毘陵最久成就獨多一傳而得鄒德久喻子才再傳而得尤延之三傳而得李元德蔣民貴迄今絕延學脈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

學紀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畧無毫髮

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愨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先生語仲素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年譜補編云宣和五年龜山先生自婺州還毘陵時蔡京父子專國悉改元祐之政塾師張牚字柔直閩人登進士爲小官師道嚴毅忽謂京子弟曰汝曹曾學善走乎子弟問故牚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賊兵必先至汝家何不學善走逃死子弟以告京乃就牚請計牚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問其人牚以龜山先生對遂薦之會欽差路允廸傅墨卿使封高麗因國主問龜山先生何在答以現召赴闕二臣還具以奏聞因得旨召赴都堂審察先生以足疾辭不行六年傅墨卿再薦十月召爲秘書郎仍令上殿十二月先生始自毘陵至京師入對

羅豫章先生

延平答問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云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

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曰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挂墻壁等閒窺影自相酬邀月臺詩云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白雲亭詩者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延平答問後錄云羅仲素先生嚴毅淸苦殊可畏　羅仲素都是着實子細去理會

理學宗傳云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

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玩其義以呈龜山云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學統云先生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于紀綱法度者沛乎大淳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于恭儉至熙寧元豐中晉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今皇帝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關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行而新之華

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八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後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嘗撥劇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氏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于朝

高景逸先生語錄云羅仲素先生從龜山居東林抄學庸中載

胡德輝先生

先生不邾人也延間始以避地居無錫之甘露鄉

喻玉泉先生

毘陵正學編云先生少慕伊洛之學從楊龜山遊獨得其奧陸放翁入蜀記云十二日早謁喻子才郎中樗子才來謝以兩夫符轎不待胡床手自授謁

按龜山先生與胡康侯論編伊川語錄書有云伊川嘗有一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嘗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着其[illegible]之未到近宣[illegible]嘗千才[illegible][illegible]本甚多許到中便付來又云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所錄以類相從有問異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illegible][illegible]潤非句月可了也候書成即納去則伊川語錄之得編[illegible][illegible]後亦子才裁葺之功

尤遂初先生

晉陵先賢傳云當伲胄用事專詆道學有陳御史者大言于朝曰正心誠意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自謂獨能之夷考其行則不然此固小人阿附之言然亦無其實而竊其名者有頂門之針也使講學者人人如尤遂初亭亭正氣措造理行雖有禍心之人烏得而詆諸詆之而名愈尊禁之而道愈光所願講學人檢押宜嚴勿爲小人藉口則善矣

尤氏萬柳溪邊舊話云文簡公父時亨卒闔僧普明爲相吳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鬨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發去又隔空中高聲應曰尤時亨累世積德衰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普護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服闋即登上第子孫金紫不絕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節江南已有千人郡邑後進無不遊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鐘李祭酒蕭蒲公祥蔣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皆公䎃鑄

而成者也

錫山遺響載先生送朱聯菴南歸詩云二年摩手撫瘡痍忍與廬山五老齊合侍玉皇香案側却持華節大江西鼎新白鹿諸生學築就長虹萬丈提衎哺飢民偏戀德老翁猶作小兒啼

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彙而目之以代飢之肉寒之裘寂寞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按萬曆溪譜藝諸保文篇六世孫司徒公邦朔述撰云陳寫基特達召朋入情聲發公上封事秘言二人之忍不勝時公年七十達引年歸又入年薨宋史言七十終于位誤也文集可考[illegible]

李小山先生

毘陵正學編云先生學于尤遂初得龜山之傳葉水心銘墓謂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又謂嘗以唐虞盛治在君臣和告孝宗又特奏五劄子為能言言極復事本末有序始終一志為能行有古今才難之歎

蔣實齋先生

晉陵先賢傳云自言事者前詘而後伸或一時詘而千載伸也故賢喆之士爭自發舒依古肆言遡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斯亦言事之通弊也蔣公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要自精誠出之期于捂主非賣直自榮者也噫所謂有德之言非耶

無錫縣學筆記云先生年十歲而孤母顧夫人親教以書一覽輒記家素貧為人授小學以養母已而從尤袤講伊洛之學與真德秀魏了翁最善年四十餘始擢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累遷至泰團軍僉判召除秘書正字入對上七箴三疏語甚剴切忤丞相史彌遠遂告歸端平初彌遠死復召為秘書郎上言五事累遷至集賢修撰見時事日非辭不就以刑部侍郎致仕

虞薇山先生

錫山遺響載先生進士錫宴謝宰相詩云貢鄉曾是鹿鳴賓湛露光中拜賜新要使書生酹素志幸逢賢相轉洪鈞頒來御酒勤中使藏去宮花說里人被此恩榮無以報明時擇士屬元臣

成淳丁卯登第後作　生自註

又有織自述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作何不去緣何事恐負他年首囗民

邵二泉題墓碑云龜山文獻是公延百世無慚俎豆前誰起斯人鳴教鐸漫勞今宰買碑錢宋元載籍多公論伊洛門墻有正傳安得掃清祠宇下炷香一瓣拜先賢

邵二泉先生

年譜云公年十九歲即問學于江浦莊定山先生定山答書有邵君一日千里之語　在許州作守官箴以自警復作仝官箴以相勸守官箴曰何以守官曰敬與廉敬則不忽廉乃有嚴何以守敬曰惟以畏團慾天彝罔敢或墜何以守廉曰惟以儉我用克節我体亦臞循是二者靜以衍之可否在事喜怒曷施民曰父母君曰臣子勉焉夙夜庶幾稱此仝官箴曰仝官為僚伊何其同冀非王事惟時天功王事仝襄天工仝亮惟私起爭惟公生讓詩咏攻玉易贊斷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事否則否事可則可不必在人不必在我情義相孚仝僚弟昆勿或有間斯愛斯悖德業相勸仝僚朋友勿或有間斯敬斯久小子作箴告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　作吊士亭于許之學宮義與吳

太史記之公自書碑陰謂士之品一道德其上功名次之而富貴云者宜斥不與毋貢舉必觴于學以相其志後提學西江復以名于南昌分司之亭而自爲記　考績赴京以應對抗直忤冢宰王公或謂須屬李司徒釋之公謝曰行止有命見黜敢不自安司徒吾治邑人苟藉其力免黜何以復爲政乎卒不從　病餘嘗製服見客或謂公力不能衣冠不能野服乎曰野服隱者服也予病者也非隱者也敢製服不敢野服製服情也不敢野服禮也　官京師日有憶母詩曰手線縫衣欲問寒慈顏時向夢中看世間盡道爲官好天下無如別母難前罷家青添鬓白書成國事剩心丹青燈自照礄河夜回首江南路渺漫既致仕歸聞貴州廵撫之命具疏乞終養旋有戶部侍郎提督倉場之命再具疏乞終養不允供職一年復奏不允有詩云乞歸未許養親何帝里風光戀帝里遲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裏衣在綠猶寄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是歲五月疏乞歸省得旨准省親九月又乞終養得旨准侍養聞命喜而有詩云五疏幾蒙一語俞拜扶老母望天除孤孀節操劬勞外獨苦心情喜懼餘寬處栽花占月令靜中檢藥印方書東風吹綠長春徑不羨潘家有板輿時正德七年至十四年八月除南京禮部尚書又上疏乞終養得旨准侍養遇太淑人有疾先生齋居茹素每夜具詞露禱至百拜稽顙寢側躬視湯藥承候安否疾雖少間憂勤不衰世宗即位詔起公南京禮部尚書再疏懇辭得旨云朕以鄉才行老成新政之初特茲起用既累乞終養孝誠懇切勉從所請着有司以禮存問侍親終之日來說後太淑人病劇公叢之知不可愈憂廹逾

偟百方求治無所不用其誠及卒哀慟不輟食寢俱廢或勸公老當節禮不聽凡送終之具一遵朱子家禮其所未備者更參儀禮用之　作燕居銘銘云如齋如尸天鑒在茲靈臺湛若吾得吾師勿忘勿助何慮何思彼憧與僞無或有之小子不敏請事于斯　作嘗侍亭于容春堂左亭中有屏作仲尼居曾子侍像以寓希曾之志每晨興必謁拜　室寢灾姻友餽助廵按御史許公檄縣饋銀助修宮室皆辭之揭后山貧不受人憐之句于座且爲辭以對唁者云某病且老矣而乃罹此灾變是天以警我抑以進吾德也德莫大于義利之辨辨莫先于辭受之際苟辭受以義而不以利視平生無歧焉則吾德之進于是乎在若曰吾無生矣無衣服矣無器用矣不問可否至則受之不亦愧吾平生乎是天以成吾而吾自敗之也其雖衰病且老矣敢不自勵哉敢不自勵哉　晨起謁先聖及家廟步履如常退坐存一齋方與客談論忽舊疾復作瞑目不言至亥刻而終年六十有八訃聞于朝論祭一壇官爲營葬禮部議公節行著于朝廷孝友聞于鄉里化人有道傳後有書擬贈太子少保賜謚文莊

邵經畬一鐙軒隨筆云容春堂集有官家天下論細繹其指乃是折衷大禮議論極正當而渾然不露其所著學史皆取前言往行有大關係者以己意爲之論斷鑿鑿不刊取而讀之凡國朝二百六十餘年以來大變故大危疑大是非無不可借爲定案昔王觀成子云徐偉長生平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文莊之意其在斯乎此可奉爲立言法

按先生尚論學史二書但觀學西江時所著日記而按諸價月於而文之論以是爲君子格物之義也日有所格因自號

日格子說者以爲意在王文成而無一語及良知之[illegible][illegible]考先生江西之行陽明爲刑部主事作時雨賦送焉時弘治庚申先生年四十有一矣而陽明方二十九歲越六年謫龍場始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又八年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致良知[illegible]學者則先生是書初不爲陽明起義也正德戊寅始序而出之陽明古本大學與朱子晚年定論亦於是處始出似對壘者兩先生固不以講學分立門戶也一味真修默證恪守程朱之嫡傳謹防新學之遺缺功則懋矣按先生未第時嘗聚徒講學于保安寺後之東林不久址荒迨晚退門人華雲即其地壘構東林書院居王公守仁爲之記其地非籍由先生講學故址而萬曆甲辰顧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復建書院及道南祠于城東弓河上緘後東林之教蓋天下寄自此始

顧涇陽先生

年譜云初習舉業鄉先達雲浦陳公過而試之擊節嘆賞曾語公曰子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　補邑諸生時邑令周公名邦傑手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淳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授焉退而習之至忘寢食是歲偕弟涇凡受業于薛方山先生方山書呼兩孫數教數政出締交親狎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異日無忘老夫也　丙申春公病門人史孟麟來省至榻前公曰余病百藥不愈奈何孟麟因及謝上蔡習忘可以已疾之語後數日復召孟麟謂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孟麟曰此以無心爲忘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忘之忘也公頷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　公造就英才教育不倦最先得史孟麟諸人以後四方從遊者多留涇肄業萬曆甲申先生以選司給假旋里丁長孺嘗云薦是歲讀書涇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涇弟子視卯辰間尤盛宜興王永圖時年十四公攜歸教之妻以長女永圖即世所稱儉齋先生丁酉家居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僦寓都遍至無

所谷先生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構書室數十楹居之省其勤嬾資其乏絕萃四方學者課之同人堂擇其中之可語上者朝夕繳礪期於有成時則如繆昌期當時馬世奇君常輩並留之家塾　一夕夢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已釐正矣曰何不傳先生曰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覺而語涇凡公且曰大學中庸選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綱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涇凡公曰此真千古不易之案也次年創復東林實支埔講學故地　高存之謁選請教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爲足下贈涉世之難譬諸行路者然東西南北俄而易向不自覺也惟善學者能于不自覺之時嘗與醒

耳高錄共語于小册敬佩之　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實應人與吳門文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寄之者也後起東詠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病不果後託以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脈靜之實聯合焉

一簣軒隨筆記云偶與一友談程門立雪光景予曰此游楊二子之敬而伊川先生閉目端坐如泥塑至門外雪深一尺此是何等氣象友云生平惟見涇陽先生有此一日共與先生同舟舟甚小中設小提床二矮几一共坐一提床憑几先生懸空坐一提床時河冰初破舟行不甚穩先生閉目端坐舟危危動先生亦危危動然終無倦態偶有所問先生開眼荅之荅已復閉

目自城至溪里終日如是予曰此一個活伊川也君亦可謂善
狀先生矣
丁愼所傳先生云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
騷動至以爲的于域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汨身殁而精光
更徹
高景逸傳先生云先生闢東林精舍偕同志講明性善之旨以
濂溪無欲爲宗表裏始終纖然不滓與之處者聞其卓見玆議
如發蒙窺其坦衷雅度如飲醇
高景逸先生
年譜云乙酉先生年二十四歲每日嚴立課程自卧榻至日逐
經行處壁間悉粘一圖期于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　壬辰
謁選到部寄繼成公書云稍酬生平惟守令耳乘此年力做一

出頭以後便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爲
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爲之邑中先達雖多兒意
所取法者鄒文莊王雞山二公皆自州官起腳夙志如此未審
得遂願否旣而得行人司司中藏書甚多因恣意涉獵　冬至
朝天宮習儀僧寮靜坐錄二程夫子語錄　癸巳謫揭陽縣典
史先是御史吳公弘濟有疏論列至是降補吳亦倒籍先生遺
吳公書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爲難人心淸淨中一物不可着
何處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鳳凰翔于千仞
官舍優暇編集朱子要語先生自記連日編書稍覺忙更心
便不定聽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教虛閒養心發慮之本也
先生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日逐只是顧諟明命爲工
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稍滯思調息息微若有若無訣諳
氣爲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邪調息一念只是誠無
爲着些子不得也　先生爲光祿少卿嘗粘一聯于室云得閒
且閒今日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初聞倚有
中官貼擾先生事事不已延遂帖服不敢動　先生在京一年
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宁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力止之不
使玄黃之戰再見于起廢之後嘗謂默然融化乃是道理嘲然
調停卽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并調停之意一切化之　乙丑
東林旣毀有爲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謝之曰吾嘗今日一切
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卽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于自稱湖
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東相
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
朱平涵撰墓誌謂先生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

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啟焉　一日
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憬然曰是矣一以整
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
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于何處索本卽
身卽心會歸于一道不遠人于斯可見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在燕都適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
開首善書院講學每會先生必往焉餘日則習靜于雙塔寺之
僧舍翛然自得嘗有詩云朝市得閒成大隱風塵何處不林泉
可以觀先生矣　先生謂學從格物而入其與涇陽先生闡無
善無惡之說謂樹此說者惡其着于善耳此亦坐物之未格若
物格而理明則有善而無着片言居要破盡言無善者又云語
之以善千夫閧之而不足語之以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可謂

痛切矣　啓新錢先生謂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
如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知安行之資乎
金沙于孝廉說伊弟曾附高景逸先生舟北上途中設飲招過
見先生端坐于上几設一爐爇線香一炷四書一部而已
日記云靜坐得誠神幾之意復體驗得天性與知覺運動若判
為二物必使知覺運動皆自天性中出方是學問
按先忠憲癸年日記家藏有數年原本記日用動靜酬酢往來與日間為學工夫甚詳自撿嚴審不遺毫髮其督責以德業之敬息義欲分註于天時人事之下則自丁酉年始是年為先忠憲三十六歲云[illegible]

顧涇凡先生

涇陽撰先弟季時述云弟性介辭受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
宮還談里有蔡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師
為介紹率諸子北面執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

東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遊俗遠囂收拾身心不為不受惠矣況
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耶見屬實欲相與切磨于道義非類顓
為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言乎　予兄行中居
三併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臧于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
極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為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
視之則金縢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
之即金縢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荅而察其色甚
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禱于上帝願以身代兄不
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內人不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
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泄願兄含之予曰有是哉已
而余果無恙至于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于
弟哉　吾弟端毅清栗不以私狥人人亦不敢以私瀆之對客

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裡洞徹遇不狎逆不忘往來筆札不作
寒暄語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時手裁數十幅即寂寥數字
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與羅布衣等書一段正氣凜凜逼
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色又曰季時直降龐
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二十年前魏懋權嘗謂予曰君家季
公涇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相通訊雖復聊且游戲率有趣
味可諷觀人必于其微吾以此得季公矣　楊龜山先生寓吾
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圮壞高存之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
叔時嘗欲搆一讀書處羣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
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臥病聞之蹶然而起遂偕安劉
諸君子請於當道而修復之

錢啓新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自幼穎異受句讀時輒潛出而聽里
中之說經者欣然有會庚午薦于鄉獨湛玩諸儒語錄五上春
官始第筮仕廬陵以廬陵為王文成公過化地建祠講學其中
　林居杜門掃軌謂身已不列衣冠而跡或涵公府是不安庶
民分即委君命于草莽故雖于旄在浚弗迫不輕為延接即報
謁亦懷刺及門而止如是者三十年如一日　郡守歐陽宜諸
建毘陵先賢祠有傳是堂興起後學推先生主其教而梁溪適
修復東林書院先生亦徃會焉一時四方同志雲集景從未幾
朝宁間與東林為難然先生不以是生退心曰不見是而無悶
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亦吾輩受益處徃來講習如故
　謂敬老可以興孝則同保有會埋胔可以興仁則同善有會
皆與二三同志為之舒或數舉無倦　年七十有二自營一兆

兆左搆數椽名曰寄窩自號寄窩道客作寄適長言數十首有
云擱柄騎人不騎天小子一丘躬自兆又有云委運自來真實
事即今了也信從容果于是年九月下世情真有適乎晝夜而
知者矣

安我素先生

高景逸撰先生行狀云公父僉憲膠峯公江南世富公幼不爲
嫡母所容育于周溼敗屋頹垣母子相吊成進士始歸膠山絶
口不言膠峯公遺著膠峯成進士日父桂坡給賍田二百膠峯
拓其畝千畒以別墅記以碑曰吾子孫仕者與之養廉毋以賍
辱吾家聲而任亦竟不與田而公待兩任歡甚力持其門戶教
掖其後人無纖芥焉　公豐準秀目玉標霞舉恬夷坦蕩質任
自然生平無睚眥之事世上無切齒之人　東林精舍成公別

構一室欄竹砌花讀書會友于中庚申九月東林會中聞光宗
皇帝之變公驚迷痛憤提手頓足者終日作詩有執簡廷應書
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之句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第時年甫弱冠耳官行人有偉望當
入臺省而俗于年有諷以稍增其年者先生曰安生不以給事
御史重也竟從選人授儀部主事人又以銓部推先生先生念
母請南言者曰盍少俟先生曰安生不以銓郎重也竟得南司
封諸老惋惜之曰都門一席地竟不能屈安生耶其高如此

又云先生與諸君子周旋靡間而其天資近道類于陳仲弓郭
林宗其人人以此少寬之然先生亦以厲刻將及而先瞑耳令
其不即死而從諸賢以起則先生之正色危言其不從高陽周
覲諸君子之後也者幾希

葉園適先生

華鳳超撰先生行狀云先生篤孝人也封翁性狎其野一被章
服即解去思從田間游先生仰體其意去官而家去城而鄉徘
徊山水間尊覩壹聽如恐傷之封翁歿葬之毀撫其弟玄宇公
友愛備至　先生之學以洛閩爲正宗以守己爲[illegible]爲分所
得爲者不以萌諸心非躬所允迪者不以宜諸口自其爲諸生
壁立矩矱防閑甚設嚴若處子至數歷內外卒爲名公卿猶然
故吾也與同邑顧端文先生高忠憲先師一德相成終始無間
要於各期信心不阿所好或此唱而彼和或以否而濟可辨析
爭論不能出一違心之語亦或終日危坐寂不安發而一片真
精神洽浹一堂映徹四座無不足令後學興起者昆陵錢啟新
先師講易東林先生聞而旨之有得于心二三知己往復賡和

甚樂也亡何諸同志相繼淪亡先生巋然孤峙于舉疑衆擯之
日操心益危省身愈密每與吳覲華先生覿面切磋繩愆糾過
勤不少自寬假　自督生壙祔封翁左傍有詩曰父兮母兮同
一壙猶然赤子依懷抱閑來收拾行囊好逍遙修短憑穹昊可
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矣

嶷見聞撰先生神道碑云庚戌春希孟過錫山謁高忠憲聞有
事于東林偕馬世奇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服公衣一緋衣舊
矣猶修潔不甚鵝結解盛服服綠布袍樸而整襟袂楚楚廼知
公之布素者行乎素不得不約終不以矣惡自標其貧亟至行
也　希孟以入都道過錫山謁適葉公相顧舟中擡膝時事擾
予而別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郯出闕講學此
今日本計也希孟誌識之老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

錢謙益撰先生墓誌銘云先生面目清削不苟訾笑體骨稜層
若出衣表自爲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
興至吟有論學詩三首其一漸學初學安能徹本源且從規矩
定方圓休將一握無星秤信作低昂萬物權其二頓學本體從
來只一源散爲千萬顆珠圓須從一處參詳透莫錯推移任我
權其三通學尋得山中活水源規涵方也矩涵圓悲君頓漸分
途進稱物原來只一權　績靜坐吟一首宗門趺坐儼出定還
入定寂滅歸虛無其樂無與並誰知孔顏樂瀟灑尤最勝春風
杏壇邊蘋水簞瓢境坦蕩全乎天行藏付之命浮雲任去來止
水心常淨迭觀無窮通所安在率性性定情弗遷居然有欄柄
大聖與大賢千古可印證唐虞開心宗欽哉勅以敬元公繼絕
學立極惟主靜敬握道之樞靜養心之正匪敬靜則馳匪靜敬

亦病敬與靜異名其歸全入聖吾儒愼斯傳勿向葱嶺佞　自
跋戒佞佛詩云世人佞佛者祇求福田利益爾于身心何有竊
嘗妄謂吾儕自幼習儒用以修身以齊家以經世不可一日離
而學佛者多半路出家驟窺真諦其入門工夫儒易而釋難釋
欲斷緣離塵普渡無量而儒惟隨遇盡力順事恕施其入室工
夫亦儒易而釋難如其同也吾爲其易者而難者自該精其異
也吾舍其難者而專精易者庶幾違道不遠耳惟是儒門悠悠
載胥及溺釋子刻勵彼岸立登無怪乎左儒右釋良可悼也

陳筠塘先生

朱平涵撰先生誌銘云戊申湖州大水公跪雨中泣禱歎曰設
官謂何回天救民正在今日　少退與人授有秘訣加之學問
沉潛一味以真爲主性定神清施于有政氣韵甚和精神甚旺
力量大而不疎措置瀾而不漏擊斷猛而不苛斌媚加于卑賤
鈇冷行于鬼瑣不識苞苴爲何物趨承爲何事一意爲民爲國
而至于審度時勢操縱奸訣又有微權自信可以用兵權大敵
世亦不得而窺也　自少家貧一日貸米僅得三斗踏雪橋上
墮水幾死收會金冠來刼捍而逐之幾死移居陋巷孤鬼縱橫
至卽絕跡確山遇豪宦幾斃兩致七年當行取不能博臺省一
圓幾斃而湖州權尤險勢尤劇奪其卓異升元擬臨唐公保持
行且削秩　母老謝事羣戲御和爍火日熾而公談道講學彌
義恐公孜孜常若不及
于正卿述先生云爲孝廉時名家爭延致師塾獨江陵相欲致
之堅却不往　始成進士告假出都以討協合告先生不欲以
新進攖驛遞乘騾騎上冒蘆席行酷日中邊里短衣古貌不知

爲貴人也　守湖州日題其堂云受一文枉法錢幽有鬼神明
有禁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在身　晚年好讀易啓新錢
公覲華吳公所詮易刻日謝几上客至應酬不克類讀輒呼一
舫于背人處玩味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公生而奇穎十歲能文章喜讀綱目至忠
臣孝子之際必掩卷太息
葉閩適撰先生墓表云公生平以學問爲經濟以眞心爲實事
未第時靜修東膠攻苦茹淡有言之駿異者贈公課甚嚴公益
不偸安所居湫窄取片布障日晝夜讀其中俯首舉業至一歲
得千義亡可知已惟忍人所不能忍故擔人所不能擔世見公
撥亂之畧霹靂之手多畏不敢近不知公遇事四顧本之以獨
酌之以情上下之以見聞議論然後信心而行非持偏見矜客

氣也

按先生嘗自云成進士日觀政之暇即所居蕭寺習玄宗小定經一七日氣一聚於頂有甘露自頸門滴下甘芳之氣達於臍理爲同年議一務事血拼闔入自坐中驚起以後遂不可得盡先生之學兼得力於玄宗至之恭歸里乃與修證諸先生輩同復東林講道而正脉行遂不及東林但云邑中諸老相善有份論社吾父師呐不出口而並命樁檄羅濟皆榮堂有須會諸老云不言躬行吾父有之惻門將嘗乙丑丙寅之間禍如鼎沸故不斥言東林也 高道修堂記

薛以身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於省試時論同志曰人當勵志時中靜可挹一旦紛華在目不覺炫心最是不淵名節處人以爲無傷而不知所傷實大所以硬脊梁立定脚跟在了初念　先生出入不假肩輿止隨一老蒼頭或有所避望望而去并蒼頭亦失之

高忠憲公日記云正月十七日雨雪與玄臺靜坐僧房玄臺云吾輩修行譬如六軍在教場中寂然無譁點名即應方好今日但云不以一善成名然只是一個空營

劉本孺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明足燭奸諷能疾惡啓漸錢先生嘗言吾輩不乏有心人至眼尖膽决必推本孺識者以爲水鑑　先生生而廣額鳳眸頷有異骨貫頂迨稍長風度凝遠見者肅然起敬甫受句讀即嗜學如成人七齡喪母哀哀孺泣不下粒者幾晝夜　先生持身以嚴處身亦以嚴閨門之內肅若公庭謂嗃嗃終吉嘻嘻終吝故必以整齊家規爲第一著　先生自號湖畔逸農居恒嘗以子路自任故爲東林衛道甚力　先生嘗言人品懸殊止爭真僞真僞懸殊止爭於險處過得過不得凡人流潰于隱微衷曲之際必勃發于危疑震撼之衝故觀人必于險處着眼平地而談濟得恁事　又嘗論學術之弊弊于空言空言之弊弊于敝理夫既以學自命矣却視理字如桎梏務脫落之爲快何也其中情誠有大不便者在也所以不便者何也溺於所便而離却本心之安于是跳越蕩檢更捏造一種無準繩無把柄荒唐謬悠之說以濟其放浪不羈之爲百般瘡痛皆從此出故有事學問者必欲察識本心體認天理務期却情歸性自痛自知自飯自吃並不從他人喉邊討氣息又安肯任自己身上斷生機也　又嘗語知己曰吾輩策之念毋敢少弛恐行任坐臥悉成墮落近來掃盡塵氛杜門檢點靜中意思覺與平時差別也

先生有春日閉關咏意詩云塵緣種種去眉峯高枕長吟學卧龍千古真儒留靜脈一川明月與君逢芝蘭已結羲皇侶韜鎖庸觸學鹿躍斗室蕭然吾自足箇中滋味幾人同

張弦所先生

先生偶述自序云弦綴者佩絃因號弦所從父敎也　甲辰下第歸同邑顧端文創書院于宋楊龜山講堂故址故所謂東林也左右異以精舍六人爲築予其一也偃息其中以参訂道德性命之奥暇則游戲筆硯真草臨意　知安吉州州山多于田瘠甚歲輸不如額王計者遂殿予課當調父老炎予不授爭赴上官請留疏聞得不調　賦歸以後却塵掩關栖心游漠行且四年自維生平無他長然語及鮮衣怒馬窮奢極欲弗羡也天幸予我以淡素心性喜讀書自舉業家言古今名家詩文外酷愛先賢語錄若稗官小史深詞艷典鮮所涉獵天幸予我以專一心燕閒自娛惟書画兩者若琴棋蹴踘諧戲素所不解天幸

予我以拙樸心過快意能止過拂意能忍終身無疾言遽色天幸予我以鎮定心持論寧寬無刻施予寧濫毋吝事涉貨財出入寧漏毋嗇天幸予我以忠厚心自少而以及新知舊好終身無絕交者天幸予我以耐久心登降周旋即後生小子無敢或惰天幸予我以謙抑心性不樂鞭笞無論僕隸即公庭研鞫亦鮮用束濕天幸予我以慈愛心見可欲不作垂涎羨指想家則獨償獨租官則獨羨獨罰鍰天幸予我以廉飾心

許靜餘先生

高景逸祭先生文云先生積學三十有四年始獲一舉于鄉亦旣堅若備嘗世俗悠悠之談謂人生得科目貴適意耳何不昂首而翱翔先生曰吁嗟人心如洪流如奔馬橫決從此始矣力控其轡而堅其防不以一事非禮自縱不以一介非義自戕八

皆揚揚我獨戚戚人皆繹繹我獨凉凉內不顧室家之交譎外不徇流俗之否臧五十六年若處子之弗越于房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清苦自甘晚而益窘客有持橐金謂曰此物易公片楮耳公直視曰當謁客竟出門去不顧薛玄臺先生謂友人中伯勳與顧季時最爲亮直然皆析節問學尤爲難得世徒見伯勳與俗多忤不知其心胸一塵不染見地一物不膠目光炯炯籌人情世故不爽毫髮惜乎其不用耳

先生有篤親交友二箴篤親箴云俗事勿與俗言勿聽彼與勿取彼取勿爭强邀勿赴强干勿狥汲汲而來閉閉而應郤彼紛挐守我寧靜泊然澹然何德何恨持此篤親永世無競交友箴云勿苟而合勿博而愛勿利而誘勿勢而媚勿暫而暱勿久而怠直諒者親邪妄者退爲我蓬華謝彼冠蓋不忮不求何猜何害持此交友終身無累

高景逸書靜餘說後云先生病大漸攀龍往視之詞曰向者每予作靜餘說非吾意也吾所謂靜餘者凡吾父所以教我我幼知讀書長知修檢以至今日皆吾祖改靜公之餘故也往吾祖下帷閶江吳氏挈吾往冬月衣無絮祖孫共一絮背了耳吾縣日中則衣吾祖吾祖飲酒則以衣吾夜寒衣薄衾木皆燬相抱持貼貼不敢動辛苦中吾祖策我自立語語若滲入吾肺腑歲饑吾家三日不舉火得一炊吾祖母見憐媼伐其分哺之吾祖從外入不得粥夷然臥矣吾熟于貧故熟于若貧今子孫得一飽飯君之餘也子爲我志之以示我後人

史玉池先生

顧涇陽年譜云萬曆六年戊寅宜興史孟麟來問學于諸門人

中最親嘗言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爲李間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曾鄒濂洛諸書商榷究竟益期許于驪黃之外云

先生記沈龍岡言行錄中有云萬曆癸未舉南宮時同郡周文恪公知貢舉余僅一二投刺未及晤也已余選讀中秘書座師沈文端公師會文恪于館中言余公曰尙未識師退謂余曰同郡先輩知貢舉豈可不面謁亟往見之余曰諾及往候則文恪公館師命下矣又不果次日師復問文恪公曰某人見未公曰未也師復問余何故余曰昨命在候適見館師命下念當與同館候見不敢私謁耳師曰不謂君乃若此此心是做人根基願後不可忘此一念不佞心切記之

先生自記云余以萬曆己亥起奉常少卿時各衙門入京官畢

先捐俸余謂此殊非陳善閉邪之意獨不捐
先生題時習會約云余以今上戊申立講會于明道書院從同
志請也祁寒溽暑則輟講歲凡四閱月用東林之約而吳生肩
之復舉時習會以補其輟餘規如明善書院六
先生撰宜興縣儒學碑記有云世之宗朱氏者專言窮理逮文
成之學興而宗之者遂專言致良知言窮理而不知窮者何因
認理在物而外之言致良知而不知致者何物認知在心而內
之門戶分而外者流于俗內者逃于禪均之差毫釐而繆千里
矣余嘗謂朱子之窮理乃以致良知於物而文成之致知正欲
人窮理于心合內外而一之者也堯以執中授舜非指理乎舜
以道心明中非指心乎豈堯舜而有二乎離心言理不得離理
言心不得子臣弟友種種是物孝弟忠信種種是心心緣物而

見物理即是天理理緣心而生天則即是物則是堯舜禹以一
中開脈而湯之恒性文之天則孔之矩曾思之獨孟之同然總
之有與名無別旨也無善無不善第其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第其感有善有不善第其習寂而槪其則感而槪其情習流
反其自然之才則一線之脈寂無而不能無感有而不能有習
移而不能移即理即心而性善之原豁如矣

鄒南皐先生

孫北海先生盋智錄云先生居南皐之野談道自樂從遊日衆
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爲南皐先生　先生嘗言人只說要收斂
須是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
絕人逃世外面是個寶裡面是包草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謫戍都勻衛徒跣就道數濱死抵戍所
進勻士講學從者日衆趨按御史至衛闔兵必甲裝持戟雜伍
中御史亟遣人謝對曰此君命也何謝爲　十二年春慈寧宮
災元標痛言修省有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
宮女六事忤旨朝士故揚言上怒欲杖殺鄒給事元標令其檢
曩所服布袍白蠟藥云余筋骨雖病然精神尙可杖五六十若
緹騎來即徑去第毋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申時行數請曲貸
謫南刑部照磨　初爲吏部時趨母之官過彭澤縣大不集屬
聲讓縣尉既而悔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奈何以尉忌傲心卒
好言謝過不追云
黃梨洲傳先生云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
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
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

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
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
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
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
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
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
少琳宮會館聞日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
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
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
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
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
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鑿

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盾池高
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聞講
學也實繫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
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若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
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東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
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雖是在昔謝責自皈意見
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慾前覆轍不在臣等有口慰留　先生自
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闢自以爲覺矣不知意
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謫刑部雖略有所入而流于
狂路賴文潔鄒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閒三年入計歸山十餘
年久之繆悠又十餘年過于謫停不無以神識爲宗否視先覺
尚遠凈几明窗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

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
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于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
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
中故先生于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
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
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即催剛爲柔融嚴毅
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
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馮少墟先生

翟鳳翥撰先生傳云先生己丑成進士觀禮部政謂士君子砥
襆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別介多飯中貴家先生獨擯
茶餅不與往也　遷左都御史與同官鄒南皋鍾龍源曹真予
會講都城隍廟縉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盛舉
壇諺詠之囮也國家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已乎先生曰正
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學抱頭鼠竄者踵相接也親上死長
之義非講奚明鄒忠介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
夫願與共之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至矣先生
與南皋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　先生自講學而外惟工
書法不營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喜飲奕即閒亭園而之
玩亦弗涉也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九歲時父保定郡丞友于青陽明簡簡
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且命學其爲人先生即知向往服膺蔚
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許敬菴督學關中延入正學書院與藍
田王秦關論學有契登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應館課不規

規詞章曰文人何若聖人著做人說二篇惟與涂鏡源焦漪園
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　命巡按宜太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
茂才輩講學于寶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巡鹽長蘆清課革弊
行部所至必進諸生講學著訂士篇輒與要人左用他言官林
罘削籍歸道前村寺爲吏供帳以候者不處也抵里日事講學
著學會約若干條期于求益規過又著士戒以勉諸生著諭俗
以曉衆人讀者莫不感發未幾以忤忡處一斗室足不至閾戒
客剌無得道親知無得入益精思默證辨疑似析異同因著善
力學者又九年而體漸復然後出仍會講寶慶執經問業者日
益衆當道于寺東築關中書院以居之先生爰闢天中閣詠關
中四先生詩（呂涇野柟馬谿田理 [illegible]）關學從是復振先生雖
講學而慮空言不足以倡率每刻厲躬修以示之鵠嘗簡所知

曰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畧躬行妄欲以身挽之而力未逮自歸山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荅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假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宝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也　素衣吳氏著真儒一脈叙顧高錢為東林三先生而獨先生附焉聞者遂以涇陽景逸啓新少墟為東林四大君子然論道不論地也

先生題善利圖云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要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

孫淇澳先生

黃梨洲傳先生云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官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于是

上傳改期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拚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于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于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　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篘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令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功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于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數端云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以禮部侍郎署部事請祀羅豫章李延平于文廟千秋曠典一朝得補先生初喜誦佛氏書既而曰儒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遂一意宗儒日以五事自課一靜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不廢臨池晚乃一切屏去而求之反躬一路歸于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

吳觀華先生

先生一班錄云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宜啓爭端也吾則曰有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格物知善無惡是致知

于景素先生

高景逸序先生願學齋劄記云于景素先生既以言事謫官歸

杜門讀書泮渙樂也其言曰士君子植節大難非有禮義維持之人心甚危淺涵濡決而不自覺故其讀書取足以治心砥行自諸經諸儒語史外一切弗好曰勿以岐吾意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謝安吉州判一老浙即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論學一軌程朱諸新說與舊相鑿者塞耳不欲聞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眞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議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于淡泊寂冷時無欲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怒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

丁慎所先生

先生以萬曆己卯問學涇陽時甫弱冠故擬涇陽祭文有萬曆

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等語

先生萬曆丙戌成進士涇陽與書云聞南宮之報甚慰近來士

風茅簷云論患得患失如鄙夫之為也者眞如應對唯諾間以

方之諸生之時大徑庭矣始而以為不得不然既而以為當然

久而不覺與之俱化進身之始不得不為賢者勘破耳

先生赴東林講會既別涇陽與書云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

發貧賤富貴一則允令聽者竦起足下之功于是乎大矣試播

諸詞墨傳為共寶不亦善乎願之願之

忠憲撰丁長孺誥序云先生為涇陽先生高第先生惡世之人

以理學名節市富貴利達謂不若昏夜乞哀者猶不與理學名

節也乃凜凜自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

華燕超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稍若科第官爵一念

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蓄此念即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

除而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若無父種子其言痛切如此

先生之學務勉然不妄希自然常謂人知身不妄動易心不

妄動難而不知心不妄動易身不妄動難也人知靜坐之以心

簡身而不知靜坐之以身簡心也人知一暴十寒而不知焦芽

腐種之不受暴也皆先生獨得之語儒先所未發　景逸先生

謂先生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

士千萬人而不懾人所惛惛而騖之者先生深愧之人所昧昧

而遊之者先生深嗜之人嘲先生以為迂以為腐而不知先生

所圖維皆千秋之事也君子以為確論

劉念臺先生

湯潛菴序戢山文集云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

學以慎獨為宗于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

靜存為要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于寂感凝一中發其

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揆

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肅

紀綱教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

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穿人見為迂闊而不敢貶道以從

時宜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默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

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僚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豈

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

也觀其語門人曰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微達

性之學至是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

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愿偽學依違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

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為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存由

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于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

無疑矣

劉子全書云丙寅以後先生專意養晦屏居韓山草堂大氐半

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頓見浩然天地氣象平日嚴

密功夫一旦冰釋悄然曰三十年胡亂走今日始知道不遠人

惲日初序劉子節要云先生學先存遐恥空文而務實踐凜凜以

眞儒自命矣後講于高忠憲馮恭定兩先生益研晳聖學之關

鍵逆奄難作動忍之餘一日豁然卓見不惑自此先生益以慎

獨爲功久之動靜語默皆與獨位不相悖援敬立而誠蓋
而天道而先生之學進于知天矣
劉子節要云明年正月請旌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明道學祭
賀于入國因極言東林諸君子其畧曰萬曆之季先臣有顧憲
成高攀龍者即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蓮以東林名
憲成旣殁卒攀龍晚年一出卒遭逆奄之禍以死陛下正位已
彙首表遺忠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已者推入攀龍之党以
爲世詬厲致攀龍當日以道自重未嘗輕進一人惟躬修力踐
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而獨不便于小人指爲党魁必殺之
而後快更誰爲之党者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講明聖
學如鄒從吾者乎亦有虞稽均之廟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
亦有紀綱是司討君側之奸如楊漣者乎亦有昌言封駁以激

清自任如魏大中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
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
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朝廷一人焉坐之曰党暮去一人焉
坐之曰党猶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于
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于假忠義則出于假氣節人主又
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于
至誠爲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攀龍之學陛下崇
賜表章請弗更以其地里名號設阱于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
不至竄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

蔣同節先生

先生由泉州府入覲例得薦舉人材所薦延陵六人則錢一本
于孔兼劉元珍高攀龍薛敷教陳鍬中也疏畧云錢一本理學
發風憲之貪污而官邪有儆隨自掃標讀易見羲文孔子之心
而灑落從容卓有自得是名御史又將爲真理學矣于孔兼闡
卷摘權貴之倖竇而場弊以剔後謫判官捐貲置安吉州學之
田而倖無入已義舉獨高是有功場屋又有功庠序矣劉元珍
發國奉公憤訐典之濫而以危言發相國之庇奸忠所義厭不
與日月爭光耶高攀龍崇正闢邪析支離之說而以會講茲同
志之興起月將日就不已涵養純粹耶氷玉貞操非他人必辭
數教何也一介不苟取與也廉頑立懦所關世道遠矣救水承
獻非他人必陳敘中何也以善養不以祿養也守身事親于陳
博士見之矣延陵爲臣生長之地人才甲天下而臣所舉僅此
燕亦舉爾所知之意

賀寧陽先生

先生專功理學闡明入道一日見高忠憲公依廣堂取道不違
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約
數十條允堪傚法湖廣提學秉旃公奉爲矜式時錄省郡新生
傳示誦文廟門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書一本以遵古乞言之
禮又重鐫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

周懷魯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立朝疏言甚多其疏稿多屬顧涇陽高
景逸兩先生鑒定詳見端文公集及高子遺書

歐陽宜諸先生

高子遺書祀畧云公以萬曆辛丑守常郡故事新守到任五鼎
飾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瓦器澹如也日費
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祀一郡

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入者爲傳額有士
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衿于祠祠旁有傳是堂左有德性齋右有道問學齋
又有取斯堂皆公建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了徹
濁揚清抑强扶弱尤惓惓焉　公既致其頴州兵使者而歸舉
朝命再辟堅卧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
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于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
于某

魏廓園先生

先生自序高橋別語云乙丑被逮以午刀抵錫山厥明景翁先
生攄劝于高橋之滸申以誨言諄諄亹亹忞次其畧用比韋絃
別語見高子遺書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淚潸然下先生

顏色不變曰死于王事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百金先
生堅却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日偶動一念便屬
失節

楊大洪先生

涇皐藏稿常熟修學記畧云琴川楊侯之爲令也持己以廉牧
民以慈接士以誠懲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一日詣學目擊頹
莽退而捐俸金散鏹金修尊經閣殘復祀典創置學田廣人士
詣余屬予爲記予惟世之爲令者上之清筦庫勤聽斷規規循
書期會之間以見能下之盛廚傳都篚籠務稱貴人意以博一
時之譽其于民之疾痛痾癢猶然不暇問而又何有于教化之
事哉乃侯孜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耶是必其卓越之識有
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聖人我
人而爲一體通千百世之上下而爲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於
是乎過人遠矣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令常熟時東林大興每遇講會必至無
錫與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詢治道之原或駿節
與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疾苦徒行阡陌
間以是徧知閭里利病

周蓼洲先生

殷獻臣撰年譜云公號蓼洲蓋痛祿養之不逮志蓼莪之永感
也故題其書屋曰蓼菴而綴一聯曰啖菜留先澤焚香問自心
弱冠補弟子員貽公家酷貧公藉館穀養門吾皆今日爲諸
生束脩外即無可取設他日爲官俸資外即無可取　贈公
暨母夫人相繼即世哀毀骨立幾成死孝歷六年所未嘗見其

一開口而笑也偶偕予訪友館中其家出歌舞侑酒酒未三行
忽念二尊人涕泗交下提予手促同歸得福州司李便道還家
予兄弟從德升盧王侯之滸闢其客有感訊之則曰適思二人
方在舟中痛哭一場耳已謁兩尊人柩前拜不能起悲感行路
時東林諸名公布列當途公皆與之膠漆予嘗訊公先後進
何緣遽入東林公曰曩吾司李福州其人之與吾同調者皆東
林一脈薰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豈真捐捐焉若建鼓而求
亡子以互相標榜乎哉　緹騎至時夫人諸孤皆相繫悶絕公
徐令喚醒正色諭之徑入書齋親知咸憤惋泣下公意色怡然
日間爲僧書小雲棲三字命小奚磨墨濡毫寫竟
燼餘集載先生與文湛持書云朔日已渡江回首閶闔不勝黯
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

與鹿乾嶽書云弟忽罹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
歡喜順受生死平常事不亂胸懷也　又字付大兒茂蘭云自
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郡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
攀車垂涕者卽焦頭爛額如狼如虎輩亦皆感泣乃知忠信篤
敬之果可行于蠻貊也時先生已被逮
黃石齋撰神道碑云在鄉五載日惟市一蔬既乘鈴歸四壁蕭
然人稱之曰氷條先生

繆西溪先生

從野堂集先生自叙云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
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如巷長吉也時
方爲人彈射攻其人以此孽予予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先生
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初試闈首取瀚唐公惕亭前

議移置第二　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與事不勝憤慨
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然亥之山花少子于其
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嵩爲江西事然既之上也桐
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非可草草大擧而者只爭呼
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瓢承外瓢支幾可幾幸乎
桐城默然又三月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
也皆天也時先生已被逮　入檻詩云當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
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覘
我寶園陰　又與高景逸先生書云知有今日久矣與李膺范
滂同遊地下亦復何憾幸留翁丈在是不肖弟子孫之幸也弟
不過一死然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緊要語爲弟臨去策
進者乎所諄切示之至望至望

按先生內與承斜無文襄之語極是審幾明確他日過關唐
相公論唐升恐大漢竟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
右先生曰謹爲此說以歎老師可惜也禍唐色變福唐先生
座師也朝先生之不識不隨不惜明哲保身之智以避禍王
先生台義處至被逮後從容賦詩字字從性情中流出而與
高子手札尤見一時同志不以患難措心只求學問進步
謂氣節不足以盡之中求我

王軒蘇先生

錢繼日傳先生云協院應山楊公以忤璫被逮先生逍書獄中
謂大丈夫獨行其志但要拿得定做得成利害禍福可置弗問
也　上內閣魏公瑶海書云秦晉情形台臺所必聞也河北今
又陷矣吾鄉有剝床以膚之勢奈何台臺高見熟慮當必奇謀
密策出情常測識之外者區區愚見不能救難定宜殉難未卜
台臺何途之出也讀是書公已早辦一死矣

蔡雲怡先生

汪堯峯傳先生云方公爲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
淵源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爲根
要以至誠爲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爲偕級以發憤疑問
深造自得爲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朱陸
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期
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
是也
魏叔子傳先生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
人洒北宋以來儒者之恥又百數十年而崑山蔡忠襄公起其
學以姚江爲宗尚紫陽之實踐是以所履高明而學者不至乎
流蕩而無簡　公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爲聖賢　公生平交
最篤陳龍正山西將陷公家幼女未聘陳在京師走書臨公曰

嵒知公必死欲得忠臣女為孫婦公許之而龍正亦于乙酉夏
不食八日死

黃石齋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在翰林時翰林多雍容養望乃作矯輕
警惰文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
黃梨洲傳先生云先生補編修即以終養歸等丁內艱負土築
墓終夜丙舍
錢磯日傳先生云先生以抗節死于金陵之笪橋有中書賴雍
蔡繼謨從死未死前閉一室中絕粒不食有求其筆者輒書孝
經一兩章予之人甚珍之
先生在獄中發願手書孝經一千卷每日止寫一卷出以售人
定價二兩人爭欲得之渠受價止從中取用七八分為一日供

給餘盡散與獄內無食諸囚方寫未及六百皇上知而放出

文湛持先生

汪堯峯傳先生云先生弱冠登賢書居母喪哀毀廬墓竹塢三
年未嘗見齒有真孝廉之目

金狷菴先生

先生答陳幾亭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遂次兵荒所
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帖又米鹽瑣屑之務躬自料
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
在紛擾中不敢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
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
化無不始終于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
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鈍也意欲從此加功

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導師尚何以為之鞭策
也
孫蕙門傳先生云劉宗周為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
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廿所居不蔽風雨
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
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
巳父卒于丹陽號泣哀毀僅存皮骨即葬于武進祖塋　又云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行之神骨
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為中行者也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
不忠不孝而得成為理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時至
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時
也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戶十

二年前者窮理甫起官即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為節士不知理
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廿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
不能致命遂志者也

馬素修先生

黃家舒傳先生云宣諭諸王行萬里歷二十藩府辭辭賜金三
千餘以風勵有位黃巾綠林帕首腰刃出沒輪蹄間從者驚顧
無人色公為言天子聖明開諭禍福往往羅拜去　己卯出典
江右闈聞學博先生訃一慟幾絕哀毀骨立鬚髮頓白服除奉毛
孺人殁漸下交順謂此行乞差不得當濡思親病若負情入告
采賦遂初至都冠遁畿輔遂不敢以私請甲申聞變望闕再拜
復南向遙拜太夫人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因泣下不孝
二孺人與諸僕哭失聲公止曰無亂人意　自登賢曹至秘省

守四知戒如諸生時列詞林十餘年橐無贏財汙萊不滿頃助
餉輸銅銷帶質杯應之家居角巾褐衣繩床竹架室不置鼎彝
堂不聞絲竹歌舞闔閤子孫不知朱紫紈綺為何物
嚴佩之傳先生云先生分較禮闈復典江西鄉試所鑒拔皆當
世知名士或以金帛贄見輒峻拒曰進身之初安得以苞苴為
禮願他日作第一流人則受貺多矣

吳霞舟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一時名彥如繆昌期馬世奇輩相得甚歡而李
應昇則從先生學者也迨應昇謁選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
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挑濁不隨泱行靜則照物動則
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于霄玉幹戛風
金聲中以虛貫節以方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

其珍寵路不入毀譽不聞澹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勗哉
維寅後應昇被逮抵郡寓先生家乃與議論今昔又以讀易袖
本賦之曰毋亂方寸既以貢試入都門黃道周負重望在詞林
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霞舟如見仲達矣相
與講論竟日而別
呂高培云先大父言吳儀部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
生亟相引重而孫少宰柏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劉氏妻之亦
具眼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璫禍者為江陰李侍御仲
達同死海外者為浙東錢貝外希聲未仕而守死善道者為君
錫顧孝廉所止固不愧一脈也
先生初字峻伯嘗手一扇請景逸先生教言先生為書峻伯扇
云今之讀書者未有志于求道者也以為非是不得工文詞取
科第而致富貴人生貧賤戚戚靡所樂則生不如死故不可已
也至于道得之不見其得失之不見其失凡世之讀聖賢書餅
有求為聖賢者往往以此固未嘗思百年有盡之身一旦而盡
無論天下之物無一非吾所有即吾之形軀且如朽株塊壤與
吾無與而吾之所以為吾者何物乎不知吾之所以為吾適所
謂道也夫道非一日可攫而取也以聖人之資十五志之至七
十始獲焉故種植不時耕耨無法至于日至之時無獲矣然則
將舍吾今日所事者求之與曰非也無之非道如其道則道矣
非其道則俗矣道與俗之相去如天淵而間不容髮然則何憚
不為曰不知也苟知之當見其甚于水火飲食雖欲已烏得而
已之

陳幾亭先生

孫蘇門傳先生云先生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梁溪高忠憲之
門好研經濟已而覺無所本反求諸身心曰學在是矣再過梁
溪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旦聞雞
鳴胸中豁然無一事自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
立功立言之本　又云予初識幾亭于魏廓園坐上眾指為一
時名士登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以
萬物一體為宗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
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曹允大亦云先儒好學莫不以為己立則
至於尊賢人物為己尊賢愛人為為己幾亭有心得焉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而與同里魏
忠節大中同學天啓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璫禍作忠節首
被逮逆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證學者累日時璫焰日熾有疑其

成繫者先生料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想望太平獨微窺上意將疑外廷而向內臣心憂之著定本說官皆驗　嘗散家廩千石以賑鄉人設莊田五頃以資族衆及做行同善會于邑中　己卯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或問當言何事答曰言事止論一事不若格心疏畧曰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怠此求言恤刑之誠是也疏上閣票該部知道而御筆于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等語連加硃圈精華批票曰此疏宜褒嘉改票　立冬日大雷電雨雹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于禮殊戾孔子對晉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爲冬至之日云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疏四上卒格不行　聞闖逆破潼關爲詞佩衣帶間云南箕靜聽常依王北闕闕居也致身甲申正月謁南京國子監丞三月抵家檄懸南監求退致仕五月初聞國變驚慟廢絕遂得疾乙酉六月聞南都潰輒問劉念臺先生殉節狀遂絕粒而卒　自忠憲忠節亡後與金樞部鉉劉宮允理順蔡中丞懋德爲學問友俱先後殉國稱能盡義　嘗銘于座曰人前屋漏日裏夢魂得於隨處體驗者至矣

按先忠憲倡道東林一時從遊之士皆患雲集面壁服入室弟子則以魏超先生爲外必推魏亭先生先生尊先忠憲之傳面衷章甚力嘗輯先忠憲遺書行世俾師道大光其功偉矣較序遺書有云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徵妙論于異面純實無弊勝于王識者以爲篤論厥後與先忠憲先後殉節皆援師弟之際其道德不分而爭而忠義節不謀而合是彼氏所云傳衣鉢了手延文烏足道哉

華鳳超先生

年譜云先生初授靜默于貫句同學乘間問故先生曰吾每讀一字必默思其點畫如一大字何以一畫加撇捺而成大思而不得下文讀不去矣　觀都察院政暇則聽講于首善書院時南皐少墟主講而忠憲以鄉寺分預一席燕超公偕先生往受教每會輒洗心滌慮憑先生有言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先生當下自醒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蓋真實體驗語也　八月乞假歸有以塩筴持千金乞居間覓津者先生自矢進身伊始必打破義利一關立定跟腳方可望向上一諦急揮之曰毋污我既遣去謐菴在坐笑謂先生曰情不得理似亦無害先生曰若說人情便非天理此間不容毫髮　數年以來心師忠憲向未執贄因謂謐菴若于高先生私淑已久然不得其門而入所見終未親切幸爲介紹而北面先生謐菴引謁忠憲忠憲授以主靜之學謂聖學入門無踰靜坐靜坐非冥然寂守正是凝然根極　一日徒步謁忠憲揖別門外遇新貴乘軒過摘破先生衣幾露肘先生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忠憲私喜曰此天成道器也非心體絜凈那能若是　時副院楊忠烈公漣疏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重譴鄉駕左魏諸君子不安其位閣臣魏廣微等乘間傾陷正類忠憲尤羣奸所忌坐以黨魁先生義形于色有奮志除奸意忠憲曰吾子姑留此身待用不必盡入其網乃止　琉璃黑窰差額發帑金歲十六萬先生僅一小册出入自記不假手吏胥遥料如式給値以時經費減省代償前官之逋七千有奇復餘三萬金或勸以餘數入告當得不次擢先生曰若入告上或追摘前任之多費或減額而累後任以

不支烏可以今日之偶嬴定前後之浮縮乎乃以羨金給修城上窩梁及城外遞舖餘悉封貯司者　先生官兵部時擬上崇祀真儒疏云帝王之致治本于道人臣之事君本于學學術之邪正關係治亂甚大特懇聖明亟祀真儒以明正學以醒人心事臣聞天下治亂始于人心人心邪正由于學術學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人心之所以不死綱常之所以不墜忠臣義士之一綫所以常昭揭于宇宙而不為亂臣賊子所磨滅者恃此學以維之爾三代以前人君學道以出治三代以後人臣學道以事君自孔孟闡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開來學遂尊為萬世帝王之師孔孟而後則有宋之周程張朱為世大儒歷代崇祀而我朝若曹端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蔡數儒者皆孔孟嫡派但于今則臣師故左都御史高攀龍為臣師之學遠宗孔

孟近法程朱其大旨以復性為宗以知本為要以立志為基以敬義夾持為功以天人一貫為至居家盡孝所紹明者千古之學術立朝竭忠所扶持者千古之綱維至其一段愛君愛國之誠寤寐不忘終始無間皆其生平學問得力天下所共仰也觀其聞逮之日齋沐焚香告天告君告祖宗從容詳審無異乎時遺表數言義盡仁至迄今凜凜有生氣也人知其首劾奸權崔呈秀獨炳幾先見以為功在社稷而不知其四十年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實踐于綱常名義之大成仁取義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賴聖祖神宗培養以至于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輩可謂後先輝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往時論者多以講學為諱甚至以東林為阱乃逆璫魏忠賢竊權專政以向來之攻東林者胥入下稱功頌德而後先死義若楊漣魏大中周順

昌李應昇左光斗繆昌期諸臣皆臣師平日相與切磋砥礪共肩此學者也由此觀之東林何負于朝廷而講學之功顧可泯與蓋講學一事似迂而無當實至切而不容已自天子至庶人無一人不成于學自修身至平天下無一事不根于學皇上以堯舜之資樂堯舜之道工督務蒐無不容納典謨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永歎者則又不在詩書政令之末而在幽獨隱微之地一則曰清心寡欲一則曰虛中無我即此兩言而臣有以窺皇上之深于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也雖然欲幾易萌已見難化戒懼稍弛未必無竊發之釁聽明過用或反為偏蔽之端忠邪之介未清或以混淆為公普上下之情微隔或以猜貳為精明虛公二字殆難乎其言之而臣竊仰見皇上之心方乾乾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

而在今日知必為皇上啓心沃心以孔孟之學而佐唐虞之治當無難者而惜乎其不遇也臣竊歎學問如臣師品識如臣師忠貞雖露其一端而經綸未顯其大用徒令為成仁之逢比而不能為應運之皐夔此臣之所深痛也而亦海內人心之所共痛頃者蒙恩優恤備至且特褒曰孤忠遂學秉節正終天語煌煌若揭日月臣師之身雖死而臣師之道亦幸不泯矣乃臣更比例薛瑄等以從祀請者竊謂國朝文明最盛而理學一脈先臣曹端首闢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並祀孔子廟廷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于以破除功利激發秉彝其有補于風教有光于聖治豈其微哉至東林及各處書院亦宜盡行修復蓋書院之來舊矣向毀于權相今毀于逆璫既以毀之為非自當以復之為是苟不復于聖明之世恐留為千載

道議如必日學宮自足以講道明倫試問今之學宮果何如也模不模範不範所講者何道所明者何倫而謂書院無功于學宮乎而謂有學宮並可無書院乎功利之習中于人心舉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則羣聚于學宮者祇區區章句之習以之梯榮階進則可以之輔君治世則毫無補也于是先覺者出焉建爲書院相與講習而倡明之而世道人心卒以喚醒則書院之設與學宮正相表裏以贊襄聖化何可一日偏廢也伏乞皇上敕下廷臣會議如果臣言不謬衆論僉同即將攀龍從祀孔廟并將東林書院及時修葺俾後來學相與講習其中以無負聖明之作養以無替先儒之準繩則學術可明人心可正教化可興太平可臻此皇上中興第一根本之要計也風厲世俗昭垂謨烈媲美唐虞端在此舉伏望皇上

驟然遽覽採擇追崇臣愚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疏既具會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龍超先生貽書云從祀一疏斷非今日所宜言無論倒日者必以門戶相訝即在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爲吾弟旣身任之宜務二三同志中深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意表章使先生之學大明于世而後可議及此比之目前一疏爲力更難擠子尤重非畏首畏尾之言也先生得書曰先生之學已煥如日星從祀不在今日必在異日所爭蚤晚間耳所以汲汲者以爲當聖明之世何可以此等盛舉讓之後人然而表章一說自是某身上事且留此稿徐觀機會耳乃不果上　先生分守德勝門一中涓哭如造焉忽皇車幽輅般般其當中涓起曰皇爺過衆面色若土而先生無驚色明日同舍郎來方共飯忽較尉奉賀帖鉗欽國舍郎出走靡不股栗而先生無懼色既奉旨德勝門差可觀須賞銀僉手額賀而先生無喜色　族姪某與荊溪相親故遊丁都荊溪謂曰汝家員外倘得銓司吾力易耳族某因來謁署門滿可羅雀先生方竪綿危坐起倒見問太宜人無恙外同步後庭指示隙地萊一畦此吾署中常膳豐則一腐肉經月不市因微笑曰姪來當市半觔復指几上塵書謂余尚清諸務晨夕對此較家居時學力頗進詰所主知由荊溪飯頃告以京師令叢射影生隨貧富有命不宜離親遠出姪有所冀姪某猶署越月而荊溪所囑竟不敢吐遂分俸六金遣歸　先生上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有兩僕隨京邸歸逃先生草疏時秉燭獨坐披疏對勘中有一字不着落者即抹去以根據實之始奏上預知聖明必責令回話因即草第二疏而溫閱辨疏進隨復草第三疏

疏次第上呼兩僕曰天威莫測廷杖受刑是意中事治棺十二金足矣棺停錫山勿令太太風聞俟太太百年後扶我柩進塋過方掩予骨于壤土汝歸語小主不可有違先生以小臣指斥閣部自分無生理而忠義所發披肝瀝血有之死靡悔者孰敢雖銜之卒賞聖恩寬宥焉　先生課子要令知敬惲飭行止嚴繩墨躬行以率不嚴而威嘗曰教子只宜盡心不宜着相來子云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必欲其如何則非也　太宜人年七十有七忽患心痛痛甚則一息若斷先生跪榻前以氣躡之調其呼吸漸乃來復恆臥床下伺臥起廿夜不交睫且未漱色輒露禱于天祈以身代如是者三閱月一夕太宜人語先生曰吾夢過危橋汝負我行遂得過太宜人果瘳　妹婿疾貧不能療先生索精岐黃書診脉定方解所佩銀帶銷數金付藥市

疾以瘳里中有危症難下藥得請按脈處方投劑多効　日偕認菴先生兀坐一室或收視返聽靜對竟日或送難析疑豐齋不倦時進諸子講學庸書義季子哀慟精神荼弱謂當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循循不已交資互益工夫緊則筋骸自束精神漸旺養心養身莫要于此　甲申五月哀詔至入邑哭靈不進膳解帶者五晝夜　先生有志感詩三首其一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上孤臣嚙雪毛服底干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髮無一事陰遊惜愁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白餘誰數却勞勞　又有與仲兄訣別詩云振衣千仞碧雲端妖壽由來不貳看日月光華皆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錚錚巨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倚履冠應盡只今期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　臨難謂濂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

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

張光家云光家夙聞華夫子得高子之傳丁亥正月十五日偕弟光庭過鶖湖奉家伯父書請執弟子禮夫子謙讓久之止齋受四揖仰見夫子肩背竦直目不妄瞬峩冠修髮袍袖雍然真偉人也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效驗純閑日則游思易生只用垂簾爲是次問爲學之方曰高子遺書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易解惟晉見說得親切因論時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最爲失着既知其逆即當誅而不赦矣赦而不誅又存其案則國法未伸徒以壽小人之心而翻後日之案甚無謂也留飯用五簋酒止三行情甚和洽時方學子經正節錄春秋傳義多主公羊說傍晚告歸夫子曰遺書曾見二帙即當簡出爲贈明晨將發則二書已送至舟中矣其樂于引掖後進如此

按先生自誌生時聽講東林得先忠憲[illegible]心[illegible]靜[illegible]講前于心學性學之游氣靜理靜之休孫信不[illegible]後[illegible]學于愛忠憲之門道講臺進天[illegible]己于二居[illegible]道行行赴京逢中師弟相對真同孔[illegible]之業先忠憲曾[illegible]書與異求衣先生云弟一路受風超之盍整齊嚴肅翁若往及此大被道[illegible]香進之车也說酒先忠憲所謂測上言生上從遇求往命之學必發試服身體力行賦發丹斑白沉復臨言[illegible]先生明只後死絕學之紀為遵關擬既謂明綱年讀堂怪悉表章則先生十先忠憲成不可以記常師承語宜學者推為高子後一人也（高忠憲[illegible]）

龔佩潛先生

黄家舒南忠記詠有詩云窮巷蕭然來母身酒闌燈炧倍酸辛遺傳采石騎鯨語猶記文忠絳帳人公爲諸生食貧甘旨不繼酒後言及母氏輒流涕嗚邑最爲馬文忠所器重臨難告人吾不死恐負馬老師遂自沉

胡慎三年譜云先生殉節金陵歸櫬故里家貧無以爲瘞至順

治辛卯戚友斂貲公于法孝等始克瘞孔山之陽胡慎三爲賦輓詩三章其一云忠孝寰間不兩酬求忠于孝是公優情牽陟屺迴腸絕身托騎箕正氣留說義文章真不愧成仁本分復何憂淵源預造兒名孝代養能溫祖母劉其二云浩浩恒依日月光平生悲嘯此歸藏致身寧論得君久殉社敢辭將母還碧血滿應皴筆淚靈氛五月洞庭霜昆明池上誰攜手道有南朝李侍郎其三云誰云慷慨易如麻觸念難酬國爾家夙許英靈朝止水非關心事怨懷沙山河慘結波間絮身世銷亡雨後花應有秦淮堤上月千秋照徹壁無瑕

鄒經餘先生

先生自紀學問一則云余自二十八歲將得文湍文成二先生書稍發向友之志至辛丑年于龍山閒涇陽景逸諸先生講學

更覺有動甲辰諸老先生開東林書院時借家季在以館在歷
山不能恒嗣後啓新先生講易吳氏五經會皆闢一與焉癸丑
以後設教宮中課文講書之外有暇日即過東林則時時領益
逸先生之教一日識及靜坐予曰調息亦頗有益先生曰不屑
也予聞之瞿然爾時不敢問而先生亦不指示心訣也又一日
問先生操存之方先生曰平日何如用功予曰平日好看書若
看書心有所寄否則便不免昏散矣先生曰此處正好用功予
因舉在川之嘆以問先生曰這箇不舍晝夜纔本來如是不是
着省察念頭用功去不舍也意言尚從予時恍若有會然未盡
領也退而從先儒操存諸法參之亦略有入然附時尚專功于
舉業且館課亦多不能盡情擺脫卷下一段若功作輟半之間
有所見轉盼而迷自知于箇中全未有得時抱悔恨自丁卯以

來謝去青衿累心之物已去十之七八取景逸先生諸說細尋
門路則于先生所論觀未發謂一觀而用寂矣一語大有入頭
從來亦曾下觀未發功夫然謂觀其本體耳不知這觀即是本
體此幾得程門主靜心訣若不觀此心尚蕩蕩也于主敬
二字則禮記九容最好九容件件停當便是身心內外一齊收
斂合此別無主敬之法此處略有把柄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
栽培本體之助看書與靜坐不分為兩截矣在無事時他念不
生覺非復向者往來憧憧之體而臨事時因而應之縱有猝然
之感主張自在不至大錯景逸先生云當下無邪渾然是誠不
須另覓誠此微光景時時見之而猶未能一片安敢自足也抑
程子有云有造道之言有見理之言造道之言身有之故言之
親切而有未見理之言只是參訂得極透于實踐尚隔予自謂

學以來聖賢義理無所不研窮當會講時言心言性言敬言宋
發非不微認而靜中默念還是口耳龜山先生云學者但求處
信愿慤不為非義之事古今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不可為聞道
道之未聞與不學全然則學必聞道纔不虛生一世非徒口耳
之謂也敢不勉哉

鄒忠餘輯先生言行錄云公初受業于開適葉師下惟橫林師
一見器之恐其新婚暮而始還已而處世舉目機械純以誠心
應之嘗云任汝覆雨翻雲我只爾爾人亦漸為所化　辛丑娶
期相赴端文忠憲兩先生龍山會兩先生一見器之無殊橫林
見葉師時

鄒忠餘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從涇陽顧公得讀書法從景逸高公得

養性法復與葉開適薛玄臺諸公參論弗輟而學始成

張泰巖先生

先生久與東林講會為高景逸吳素衣諸先生推重天啓乙丑
景逸有小札貽先生云楊左魏之不免也的矣即弟輩彼亦不
放過此不足為異天下事要硬脊梁漢擔者正在此一本好戲
文丈試悉凡觀之手札如此可見兩先生心膽間有契合處

施驥如先生

予揣曾述先生云少就塾即端坐朗誦若成人塾師驚異年十
二羅回祿家人呼號奔走先大夫獨入書舍收書籍數冊就廡
下讀不輟親知問候者大奇之　官樞曹時悉秉王公一介不
苟嘗曰古人兩袖清風吾且渾身是債及官藩臬冰蘗自矢楚
則有清澈寒潭之實錄閩則有只守三錢之民謠藩衙門擋[illegible]

俸薪外有供銀三錢也
先生上遺賢當起兼請謚廕疏畧云臣惟人才自魏廣微啓其
毒魏忠賢崔呈秀等恣其兇焰摧殘極矣臣以爲丙寅丁卯之
際臣當起補而甲子乙丑所摧折尤急當起補若磊落名賢如
文震孟姚希孟等已後先啓事其未起補者尚多則有恬雅無
營稍緻不及如鄭以偉葉茂才者盍急用以砥廻瀾則有難進
易退孤介絕塵如劉宗周程國祥者盍急用以振頑懦至四朝
耆碩百代名儒之高攀龍爲崔呈秀反噬抗志自裁臣嘗讀其
絕命之筆從容就義中一何忠愛悽切求之古名臣亦未易總
指項蒙賜廕殊慊公議然千秋大節未荷特表厥子世儒無辜
城旦則易名與雪寃又褒直旌忠所未竟者至魏大中忠肝似
鐵勁節如霜與楊漣周順昌等均爲亙古奇男子而大中未錄

其嗣人情尚多悒鬱臣在南言南目擊心傷不得不爲皇上一
剖陳也

按先生初攻業于劉本孺先生登第後復遊先忠憲之門
性命之學大略中先忠憲甚嗣[illegible]先生開寅[illegible]編一意[illegible]特闢
迫崇禎初官報伏奉而覺衛既要津以先遺賢未起困畀
未竟先忠憲遺得追恤尚未邀易名大典褒忠節尚未錄其
嗣先生踴躍建言請盡請之蔭功懋奏先生之乞孫台孫先
生出家說龜獨見示陛讀之淋漓慷慨帶氣節存而表下先
忠憲尤力至云從容就義中一何忠愛悽切直將與忠憲
[illegible]特[illegible]宗社之告衷一語道出誠闢徽之論也

周仲馭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嘗作十四哀詩首楊忠烈次魏忠節次
高忠憲又次周忠介忠毅繆文貞李忠毅左忠毅黃忠端諸公

按先生敦尚名節主持世道人心于東林諸君子固嘗所獻
宗及官儀部時又有論鄭建文死節諸忠一疏中有論進籍
之臣在其之臣奏疏參一語其漸爲假子義孫則皆得罪
帶號爲上大夫與足嘆矣隱先生之嘶惡者在彼則所好者
其在東林諸君子
手

戚賢慈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幼穎異七歲日記萬言讀太極易通厯
然有會祖君文私相慶曰理學之興其在斯乎八歲塾師授以
應試文卽對曰願習濂洛之學他非所好也師大奇之嘗聞無
錫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講學東林時相過從且願受教　天
啓乙丑成進士是時魏閹勢甚熾新進有諷之同謁者先生曰
進身之始與巧成寧拙敗竟不往先生爲饒州推官時至則首
謁鄒南皋先生及江右諸上官爭爲閹建祠先生獨不可
中使承閹意往浮梁督治陶器過饒太守以下咸郊迎獨先生
執不從中使索供具復捕諸合役笞之

按先生嘗謂道統之傳在實踐不在空言故出則以向先
生爲規範處則以先忠憲爲步趨而宗旨晦先生所
撰有高顧諸明道之書孫淮海先生其語錄
爲座右箴後以老病歸里彌第一樓題曰蝸廬嘗作座銘云
萬里風光樓上眼千秋事業欄前心噫如先生者可謂得正
學之旨矣

刁蒙吉先生
德州孫紫巖傳先生云先生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
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
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
乎
常山張起鴻傳先生云晨盥畢卽背誦易經一過嘗讀易傳有
得曰天地間有一部易經合當有一部程傳　先生論學者曰
舉子業自不妨道願諸生立志何如耳如仁義禮智天理也富
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意雜之天理亦卽
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意行之人欲何非天理早作
示思人每欲博一第以奉承此身而不知進而奉承此心官室

妻妾衣服飲食器用玩好皆所以奉承此身也至日不敢妄視
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懍懍焉如對帝天如臨師保則
皆所以奉承此心者奉承心至則不富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
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彛鼎金玉而隨取輒給爾諸生立志
何如耳　先生尤心服粟溪嘆曰不讀高子遺書幾虛度一生
即宅後隙地搆樓三楹曰順積五公山人題其室曰行可設忠
憲神主其上每朔望晨拜報德祠畢即登拜忠憲乘旗靜坐遵
其復七規諸功課行之先是嚴立課程黏白紙壁上每日所讀
何書所接何人所言何言所行何事必一一實書紙上入夜詳
視覺心下過不去者用墨圈志之以自戒每臨卧必自問曰刁
包汝今年望六矣德加進乎業加修乎今日昔是如何處諸是
如何說事是如何應心是如何求逐端静考一端或差或不稍

實詰朝即謁貞惠忠憲兩主前抑罪自新　平生未嘗作一誑
語作一媚態人有過正色諫之不少諱炻恒木訥似不能言及
事至當言或利害關柔梓者則議論風生上下傾聽故州有大
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　流寇之變兵臨城下毀家
糾衆千餘人誓同固守人皆感泣力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瑞鴟
張諸所設施多不近情每起而沮抑之有偵役田青所者馳報
張皇二瑞遂徘以搖惑軍心將行梟示動色力爭至脫幘厲聲
曰必欲殺無知乎請先殺刁包二瑞氣索乃止州每行燕二瑞
直據上坐無不人人希望眉睫唯諾惟謹而目不一視不交一
語二瑞脾睨謂若使居官亦楊左績耳故衆方狎語見至則一
座寂然其剛直起人畏憚如此　嘗值敵退流民載道于西關
設屋數區貯粮之有疾病刀傷者給以醫藥後先近千人有山

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六人往送之方啓行八
拜以重其托家人皆感激泣誓盡歷六府無一婦不得所者山
左人祿是尸祝之　居恒與北平退谷孫承澤蔚州庸齋魏象
樞締為神交各以所得遞相質正每有疑義必往復辨論不苟
雷同　先生將革瞑目端坐二子再濂再洛及姪再雍侍側謂
役事曰諸所藏板宜守也問以田產據首不荅徐曰覺孙曾中
無一事
樗亭張光家傳先生云先生為人剛方厚重見理明決氣無凝
滯不覓假于巳不苟同于人其學原本六經尤精于易春秋尚
論諸儒皆有以洞其本末衡量謹嚴錙銖不爽折衷高子以定
其指歸寓書東林與高子之稍子藁旃先生往來問答者垂數
年而先生之于粟溪不啻親炙矣

易簣之日囑子再濂曰我于忠憲受罔極恩生不得親炙死當
配食我死可設主侍忠憲主傍不必另龕也
高藁旃先生
汪啓我傳先生云居父母喪築石屋山間用寓廬墓之意凡喪
祔祥禫禴蒸嘗為一遵家禮不事佛家紙錢荒唐
荊溪史夏龍撰神陰記云公孜門內之行竭天性之誠太翁年
暮牀頭置咿鳴鶏鷄初鳴即整衣冠抱火煮參必精戒翁力疾
啓窦扉而公已捧参覲問安榻下不爽時刻十年如一日
湖廣監察御史汪諱承詔特舉盡職學臣疏內有云高某每評
隲試卷必焚香禱天日非私門桃李是樹實為皇上甄拔真才
仰酬知遇也又云修復梁谿書院不鼓籌院與濂溪書院並行
課藝理學文章卓然為一時文衡之冠

備曉于諸經皆有著述而斷斷然朱子是質曰吾與朱者所以
質孔也識內學者其後如魏柏鄉張武承皆篤守朱學柏鄉畫
讀朱人書而武承撰斥餘姚不遺餘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

祠稱三先生

錢穆曰偉光生云先生重忠節崇道義修孫許二公旌忠祠
搢紳當予祠祖殺梅子貞祠皆有關風化先生究心理學上溯
考亭下參忠憲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請講道東林先生舉忠
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羣推正學

嚴佩之先生

錫山志云先生始為名諸生中歲落拓無榮進意嘗謁高忠憲
書數日吾今是將誰與歸當江南宜在時將上書陳時政錢闕
有禁不果既而寓跡湖山間東林修復之役時與講席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二終

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高䢵高陛高廷珍高陛許獻同撰䢵等四人皆
高攀龍之裔獻亦攀龍同縣人也其書分建置院
規會語祀典列傳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軼事十門
意在博搜廣採而體例冗雜頗甚所附諸人又多
冒濫乃至孫承澤亦厕其間

增修雲林寺志八卷

〔清〕厲鶚等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增修雲林寺志八卷》提要

增修雲林寺志序

靈隱爲吾浙首剎前此之有志
也始自昌黎白珩子佩氏近則
仁和孫治宇台氏吳門徐增子
能氏相繼重修
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幸駐蹕山中

御書雲林二字爲額則在徐氏癸
卯輟簡之後
天文煥爛佛日重光曷可無紀前
志雖三屬草脫漏尚多曷可無
述茲幸巨濤和尚爲主席苦行
宏願信於檀施舉七十餘年之

土湮木腐者一旦事新旣落成從事於志請於予予郡人也素耽林壑留意西山之勝也久何敢辭又得同學張君曦亮爲佽助謹撰次前志所未備者勒成八卷門類則仍舊焉書成題曰

增修雲林寺志其有缺略以俟後之君子

乾隆九年春二月旣望樊榭居士厲鶚書於雲林之面壁軒

增修雲林寺志卷一

錢塘縣舉人候選知縣臣厲鶚
仁和縣生員臣張熷恭紀
本山住持臣僧義果

宸恩

康熙二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駕幸靈隱寺

御製飛來峰詩一首

巖岫嵯峨洞壑奇懸藤古木半迷離冷泉亭子清溪上誰識源頭混混時

御製靈隱寺詩一首

靈山含秀色鷲嶺起嵯峨梵宇盤空出香雲繞地多開襟對層碧下馬撫烟蘿羽衛閒來往非同問法過

又

親灑宸翰書雲林二字

賜名雲林寺三十八年

聖駕再幸雲林

賜金佛一尊香金五百兩及
御書禪門法紀額又
御題一聯云
禪心澄水月
法鼓聚魚龍
御製雲林寺詩一首
無爲幾事少問俗駐林邱衛蹕森巖減笳烟鑾趯浮
鳥啼香界古花綴梵筵幽野徑春風引轉鋪細草柔
御製靈鷲詩一首

何處飛來一塊石嵌空巖竇作玲瓏下臨丘淵淙淙
冷上蔭長松謖謖風
四十二年
聖駕再幸
賜御書金剛經一卷心經一卷
御製再過鷲峰詩一首
愛此清幽一徑深馬隨泉響入雲林蒼苔古洞何年
鑿脉脉韶光自貫心
四十四年

聖駕再幸雲林
賜住持臣僧慧輅
御書金扇一柄石硯一方四十六年再
幸又
賜人參二斤香金四十兩
世宗憲皇帝恩頒帑金五百兩齋僧一千衆監其事者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一日
爲嚴州府知府臣蔣林
本寺無田惟有山地二十六頃有奇錢課無辦雍

正六年前住持臣僧智廣將寺內殿基園場地一
頃十四畝土山四十一畝歲該條漕銀六兩八錢
零并寺戶攤加鄉丁銀一十二兩零漕米五石五
斗零漕截銀一兩四錢零呈懇督臣李批准
今上皇帝乾隆元年督臣嵇　題准豁免乾隆二年
前住持臣僧明覺復將寺外官路并飛來峰亭基
共徵地四十四畝零土山六十二畝零石山八十
六畝零歲該條漕銀三兩七錢漕米二石四斗零
漕截銀六錢續懇督臣嵇　題免二次奉免之外

尚存徵地三十八畝零土山七頃二十四畝零中山二十四頃零石山一十四畝零水蕩二畝零歲該條漕截并徵銀三十六兩八錢漕米一十七石零今住持臣僧義果監院臣僧德球德語于乾隆四年呈懇前撫臣盧具題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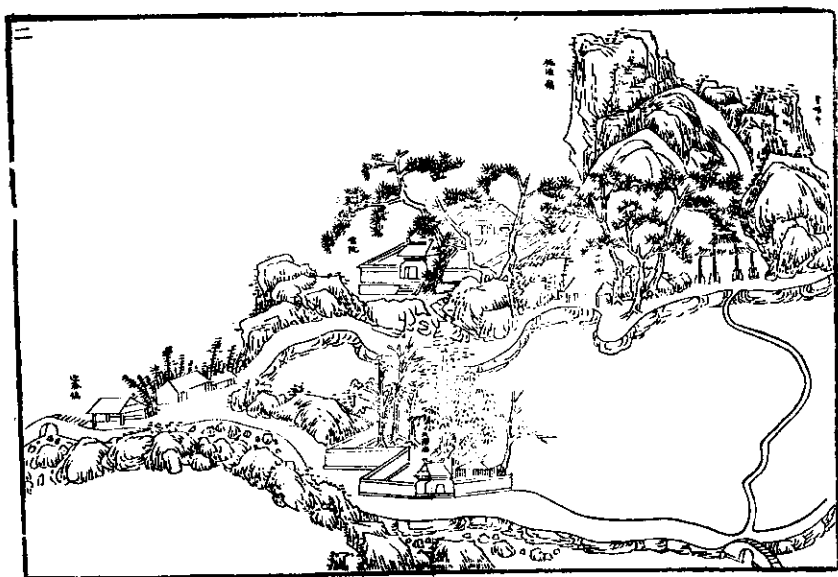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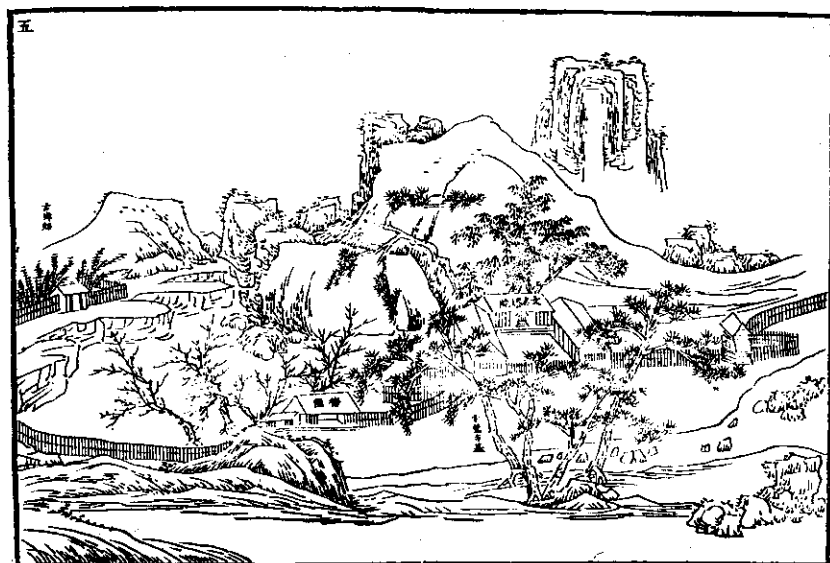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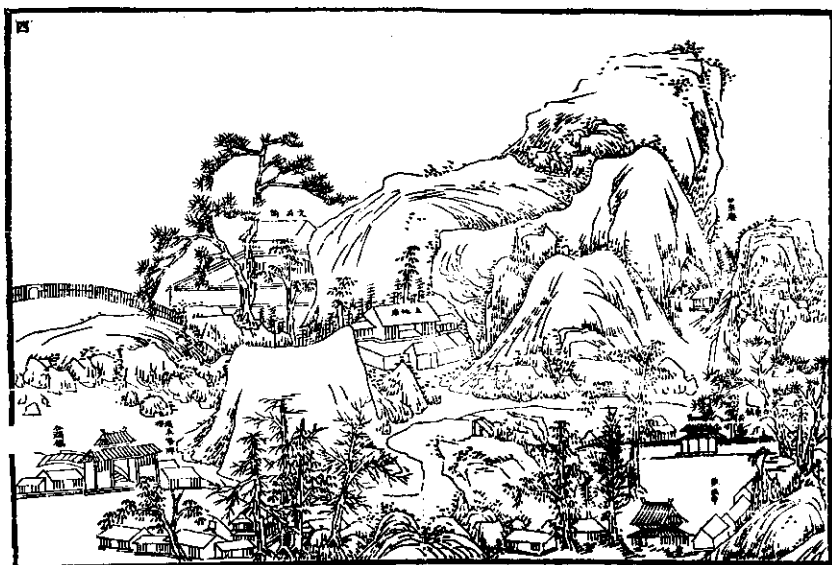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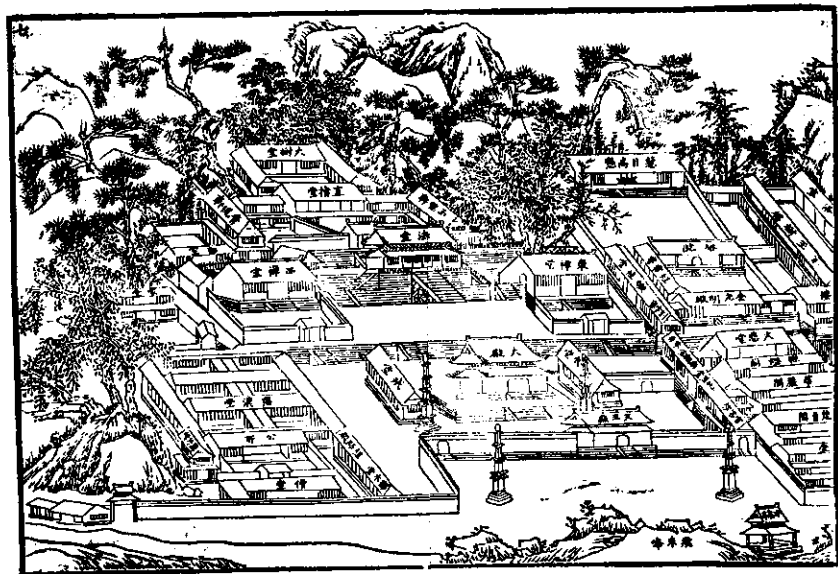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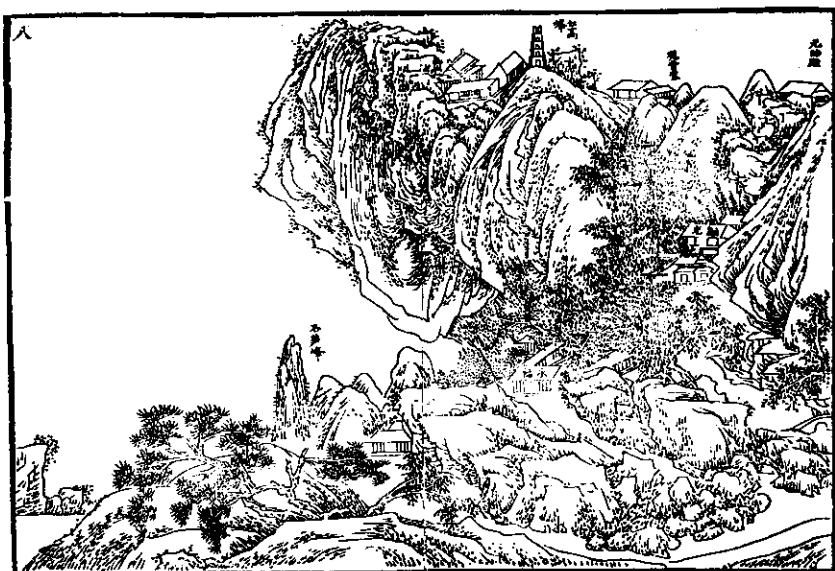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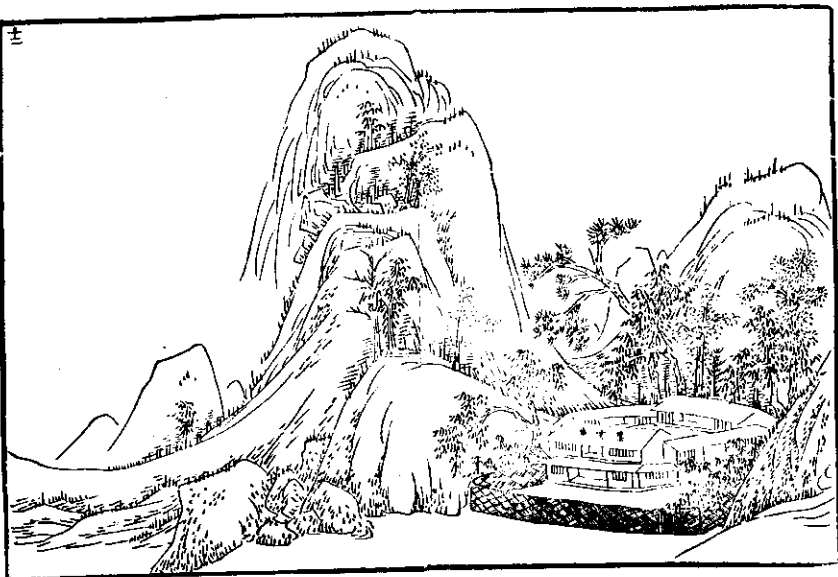
恩旨准於乾隆四年爲始通數全免勒碑以垂永久

二

四

八

十

十一

增修雲林寺志卷二

錢塘厲鶚太鴻增輯
仁和張熷曦亮同輯
住持義果巨濤參訂

山水

武林山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錢塘注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祥符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廻一十二里又曰靈隱曰靈苑曰仙居也又按十三州記云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廻三十里在錢

塘縣西南十二里靈隱寺正坐其山寺之東西澗二水東龍源橫過寺前即龍泓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錢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入於錢湖蓋錢源之聚滙也

稽留峰太平寰宇記云許由葛洪皆隱此山忘返故號稽留

理公巖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鷲院之右陸羽寺記云昔慧理宴息於下後有僧於巖上周回鐫小羅漢佛菩薩像慈雲法師所謂訪慧理之禪巖吊客兒

之山館是也近主僧行果始作闢道屬之巖中以

祠理公

白猿峰遵式白猿峰詩序云西僧慧理畜白猿於靈隱寺詩云引水穿廊走呼猿遶澗跳

龍泓洞咸淳臨安志云在理公巖之北晏元獻公云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後有人就洞兩岈鑿住世羅漢十六尊

玉女巖咸淳臨安志云太平寰宇記靈隱山南一石狀似人形兩髻分明俗謂之女兒山顧野王地志

云靈隱山南有玉女巖

葛塢晏元獻公輿地志云在靈隱山吳方士葛孝先所居也陸羽寺記云晉葛洪亦居此

卧犀泉按鄭戩靈隱天竺詩集序云若夫玉巖青壁犀泉龍湯峰攢千叠松排萬蓋山之境也據此則青壁澗卧犀泉皆在靈隱天竺之間

白沙泉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隱寺西普圓院方丈之西有泉自白沙中出

茯苓泉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隱西無垢院半山古松婆娑下有甘泉博物志云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因名

石人嶺咸淳臨安志云一名馮公嶺在靈隱寺西極高峻有石人卧路傍故名

蓮花泉在飛來峰頂石岩無土清可瀹茶見陳善杭州府志

梵宇

大殿　天王殿　地藏殿　伽藍殿　金光明殿

祖師殿

法堂　東禪堂　西禪堂　嫩桂堂　南鑑堂　齋堂　雲水堂　擇木堂　大悲堂　官客堂　直指堂　法壽堂　羅漢堂

指南閣　聯燈閣　華嚴閣　青蓮閣

青猊軒　面壁軒

駐蹕軒

響水樓　看月樓　鐘樓

公務寮　浴寮　茶寮　打掃寮　值作寮　知客寮　尊宿寮　山寮

冷泉亭

以上俱乾隆七年新安汪光祿諱應庚暨子寧波府知府諱起同本山住持僧義果重修

輪藏殿　梵香閣　春淙亭　延壽堂　庫房　總管堂

以上俱重建

古蹟

袁君亭陸羽寺記刺史袁仁敬造

翠微亭咸淳臨安志云紹興十三年韓蘄王世忠建後廢乾道五年周安撫淙重建

石橋亭咸淳臨安志云在武林山中路近翻經臺

月桂亭咸淳臨安志云在月桂峯下

靈山海會之閣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鷲寺淳祐十二年理宗御書扁

普圓院咸淳臨安志云天福二年吳越王建舊名資嚴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古跡有石筍白沙泉鄭公菴

法安院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隱寺西天福三年吳越

王建舊額廣嚴唐長慶中有詩僧結菴於院之西自號韜光常與樂天唱和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

巢雲亭在寺內見咸淳臨安志

徐衷墓在靈隱山石筍院徽宗朝賜號沖晦先生

慕容妃墓在九里松唐家衖東

周殿撰杞墓在九里松水岡塢咸淳臨安志云杞建炎三年知常州值苗劉之亂倡義勤王以功除右文殿修撰

曲水亭舊在香林洞側一曰流杯亭有水臺盤爲梅詢靈隱十詠之一

將軍教場墓在行春橋水竹塢內俗呼唐三寶墓紹興末因廣教場此冢獨高大衆欲去之方舉鍤間有黑蜂數百飛出不可向是夜戎帥夢一人高冠朱衣曰吾錢王之子葬此已久祈勿毀方怪之詰朝得本軍中遂留此墓

靈隱天竺寺門在飛來峯牌門東俗呼二寺門又名方外門慶歷八年太常博士元居中書扁知杭州府蔣堂立至今不易

谿因閣在迴龍橋萬歷辛亥方伯浮渡吳公捐俸建
橋亭題曰覺路津梁上供準提佛題曰谿因閣又
爲複閣曲軒以對溪流扁枕石漱流
方等懺堂在寺內萬歷壬子介如石公講楞嚴義海
于寺尋葺此堂集三學精通禪者修方等懺法
石佛菴在靈隱山直指堂後梁簡文帝所造迦葉維
衛石佛二尊萬歷間僧如臘持準提咒芟披荒莽
中見石佛像身如法剌血𥨊建仳菴後建準提閣
前後皆竹湯煥書竹林精舍

錢和墓在天竺靈隱西兩山之間吳越王之後仕至
直秘閣知荆南府
忠勇廟在九里松祀宋統制張玘
超然臺在石筍普圓院內方丈左右金漆板扉皆趙
清獻諸賢蘓秦良黃眀題及文與可竹數枝如張
擬得父子吳傳朋等題字甚多歲久暗淡猶隱隱
可見
宋理宗貴妃閻氏檳宮在顯慈集慶寺寺地舊屬靈
隱

隆親永福院宋溫國陳夫人香火今廢永福寺隆國
黃夫人功德咸淳九年建俱在靈隱寺西
宜對亭在九里松葉紹翁書見名勝志
月波亭靈隱遺事云大松數圍正與月波亭對
錢塘縣舊治水經注云浙江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
塘故縣
杏園堯山堂外紀云錢塘莫維賢居靈竺間繞舍栽
杏號曰杏園
白閣錢塘舊志云明郎重生古菴建白閣於靈鷲山

呼猿洞祀許由及唐宋名賢爲樓三楹中祀其父
經邦足不入城市遇節序祭祀歸家信宿巳卽還
山如是者二十年
附錄
湯莊在靈隱寺西舊爲明副使包涵所別墅原名青
蓮山房倚蓮華峰跨曲澗臺榭之美冠絕一時外
以石屑砌牆柴根編戸內則曲房密室行其中者
宛轉不能卽出今猶稱包氏北莊爲前少宰湯公
右曾別業自題有連峰紫翠看皆好喬木風烟畫

不如之句

白雲山房在飛來峰之西白雲峰下爲副使翁公嵩
年建中有愛吾廬得樹軒環山樓流泉繞屋嵐翠
在庭多植梅桂松竹剝啄罕到習靜最宜

增修雲林寺志卷三

禪祖

如璧禪師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
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人皆與之游往來襄鄧
間始有婚宦意遇白嵓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
令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
無所用心聞鄰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
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
能何哉徑往白嵓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槖與其

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叅諸方
陳了翁關于東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
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病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
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爲請疏其畧云
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
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
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
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

僧智融俗姓邢名泚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

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鄖中官至成和鄖出入禁庭
賞賚殊渥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
公貴人挽之不可又游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殆遍
聞靈山之勝遂投迹爲終焉計獨行獨坐或至移
晷人不知其能書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
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遇其適
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蚸巖石尤爲古勁間作
物象不過數筆寥寂蕭散生意飛動作詩不多語
意清絶每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

休紹熙四年五月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

佛行道昌禪師俗姓吳氏湖州府歸安縣寶溪橫洋
人六歲投鹿苑禮澄公爲師十三祝髮受具堅持
淨節粹有成人風至十五擔包行腳不憚寒暑尋
訪耆宿究取上乘時妙湛師住湖州道場山道價
擅一時四衆皈仰師首和謁一日問妙湛曰不起
一念時還有過也無湛曰須彌山你作麼生會師
於言下領畧自後機鋒挺出有無礙辯罷參歸實
川士人莫倚施米麥豆六百斛懇令住持何山左
丞葉公寓卞山與師契厚每魚鼓相從伊蒲共饌
爲方外忘形之交繼住平江瑞光移穹窿又遷四
明住育王山皆創成法席一新寺宇先是妙湛住
淨慈有大通所傳雲門大師摩衲已八代相授至
是妙湛對雪峰大衆以此衣授師衆謂不失其宗
人皆榮之葉公帥建康時蔣山新經戎燼屋僅數
椽公奏請師住此山不數年樓閣化城若自天而
下實公規制盡復舊觀翠華駐臨安靈隱方丈暫
虛師被旨住持時丞相湯公喜師履踐禪悅德臘

俱高欲以激昂有衆奏授佛行大師時年七旬餘
卽告老還靈泉幽隱爲出塵之所退居其間自號
月堂杜門謝客以娛晚景值淨慈闕住持十方衲
子懇府帥王公親入山敦請師不得已承命忽以
辛卯歲正月上澣擊鼓辭衆遠近咸集無不泣留
侍者宗本求語師曰吾平生拈古頌古其語已多
尙何言哉端然而化師年八十有二僧臘六十九
夏葬全身於寺之東隅松隱曹勳爲之塔銘

寒巖升禪師建寧府建安人俗姓吳母游氏初生有

肉如環在其左乳人皆異之年十四依本府龍居寺出家肉環隨隱天資聰慧十九為僧即有遊方之志以父早世未忍捨母母殁遂之長樂會圓悟高弟佛智禪師端裕演法於西禪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莫能當佛智移杭之靈隱師為首座佛智歸師亦還鄉後住支提承天石霜漖潭諸大剎示寂於鼓山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山陰陸待制務觀與師游愛敬之如師友謂丞相子充為之銘

臨安府靈隱荆叟如玨禪師婺州人天童穎禪師法嗣住後上堂云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惟有者箇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曰是甚麼千年桃核裏原是舊時仁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爛東瓜

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家子母程氏世業儒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叅浙翁于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叅于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啟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入山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云森羅萬象明鼎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為貪程太速又上堂云一升三

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鞵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又上堂云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一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以上增補前代諸禪師以下續前志五岳濟玹禪師後）

靜堂正嵓禪師金陵郭氏子明初始祖以軍功授杭州衛指揮遂家焉師生三歲穎異不凡有異僧見之曰是兒滿水牟尼珠也七齡絕葷腥母匪飼之

歡喔十歲喪父依靈隱復初靜主即喜聞宗門語錄時葛岷贍沈無回兩先輩講學湖上師執贄受業迎機通辨沈謂葛曰是子非浮屠將奪我席即彼法中亦透網金鱗也十三薙染十五謁無盡大師於天台復歸靈隱從古心律師受沙彌十戒次圓具慈山達觀二大師泊耶溪蓮居並豎法幢學流雲會師徧詣質疑所至避席三峰漢和尚開法淨慈師往見峰訶云此識解依通即流轉生死根本師惘然自失苦心參究目不交睫者七晝夜倦劇擬卧忽聞板聲通身汗下囫地湛明即作頌以呈承蒙印可靈隱耆宿請住本山名刹中類若寮薜壁師顏其居曰破堂宴坐自如雲門具和尚駐錫廣陵延師首衆兩載佐鎚脫穎不一至片語解紛微言了義具公自以爲弗及也戊子冬仍歸靈隱以寺五刹之首而圮廢不振今日興起者非具和尚不可緇俗僉諧迎主法席師亦屢住大刹最後駐錫淨慈煥然鼎新丙午夏忽罹無妄逮訊金陵事白釋歸退隱普寧村院庚戌夏徒衆堅請還

南屏歸不肯入方丈曰吾從此逝矣以七月二十日沐浴跏趺書偈而化師博涉儒籍理徹詞秀所作詩文雜著頌偈共若干卷行世弟子奉全身建塔于慧日峰左

乾菴賢禪師具德和尚法嗣住靈隱三年

三目源禪師紹興某氏子具公法嗣住靈隱二年

碩揆原志禪師鹽城孫氏子具公法嗣住靈隱十三年著有借巢詩集及語錄行世詳見塔銘

證南參禪師杭州人三目和尚法嗣住雲林三年

匡瀑戒青禪師系出桐鄉徐氏八歲而孤即作出世想至十五懇母辭兩兄從師覺如于靈隱寺披剃得高峰錄讀之恍然有所得年二十忽省壽相匪堅詠偈遁去參具老人於邗溝天寧看傳燈錄城東老母才見佛來便以手掩面及至十指無非是佛處豁然有省作偈曰眼花不少老婆婆平地無風自起波十指莫嫌都是佛祇緣避溺反投河復參豁公于皐亭讀大慧錄中狗子佛性語不覺無字從口中出乃大悟如衣中珠亟入方丈陳所得

縶公與師相視而笑乃陞座告衆付以衣拂後主湖州弁山法華寺二十餘年其終也告衆曰來時無心去時無口不作偈泊然而化

諦暉慧輅禪師吳興金田沈氏子也師生於前明天啟丁卯六歲而孤家毀于役及母李終師乃捨俗出家徧參諸方遊學至靈隱禮具德和尚拜直指堂下仰見直指二字愀然曰彼以直指我以直會忽聞戶外鳥鳴聲頓覺大千一時俱直時具公座下五千人惟師少年機鋒奮迅遂嗣法焉師秀眉

大耳儀觀偉然歷住諸剎學侶雲集後住靈隱最久

聖祖仁皇帝南巡幸寺

賜名雲林師曾被

顧問

賜有禪門法紀額及金扇石硯人參香金等物雍正三年三月二十日示寂春秋九十有九僧臘七十有四以佛法歛塔於飛來峰頂雲間張比部棄爲之銘

超然閩言法師桐鄉費氏子幼不喜茹葷常學跏趺坐七歲父母捨入靈隱山中祗園菴禮仲也師爲弟子爲人淳朴受具於本寺碩揆和尚朝夕提策令勿放逸師曰某甲鈍根不善參悟惟知念佛耳和尚曰念佛亦可了生死師依教奉行精嚴戒律二六時中惟一句彌陀勿問他事海昌陳文簡相國曾讀書菴中與師契厚後陳公撫粵西適菴中大士殿傾頹師不憚跋涉往謁陳公公欣然捐資重建師歸山後道力愈堅乾隆丁巳六月二日忽

名徒衆謂曰我行矣汝等念佛送我卽說偈曰吾年七十七世緣俱已畢坐斷兩頭關得箇眞消息且道如何是眞消息嚮合掌端坐而逝

敏巖智廣禪師秀水馬氏子神儀挺特幼厭俗塵薙染于里中旃檀菴受具於資福靈機和尚遂投貽慶宜潔和尚座下學毘尼律二載後參諸雲林諦公深得法要住吳江之長慶杭州之龍井于雍正三年繼席雲林凡六年修葺傾頹力懇當事奏免山稅爲叢林所倚重無疾端坐而化有訥菴語錄

行世

聞竹上志禪師秀水人齡年即辭家從鎮江超岸寺宜潔和尚受具足戒與敏巖友善同得衣鉢于雲林諦和尚主禾中天寧二載嗣受雲林串雍正十年秋饑寺僧絕糧爲海衆持鉢過蘇得疾順世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九夏有忍菴剩語

晚山上峻禪師杭人王氏子少穎秀爲博士弟子過三十餘不第遂棄妻子入雲林禮諦公下髮習三摩提朝夕叅究得其奧吉稱入室爲雍正十三年

秋住雲林方丈五閱月以歲儉鉢單蕭索讓于同門巨濤退掃先師塔院日以精進爲務示寂時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二

元微明覺禪師山陰人俗姓屠幼學佛於杭之擊竹菴即有志願了衲衣下事從雲林諦公得戒在寺服勤左右無倦色時時習禪定有所證入諦公年近期頤寺衆若饑多散去惟師三條篾束肚不以爲苦諦公稔其堅忍知爲法器因授記莂初主皐亭顯寧寺雍正十三年雲林虛席紳士請進院住

持三載告寂曾乞免飛來峯並寺基征稅至今賴之

且惟德傳禪師嘉興崔氏子元微禪師法嗣在寺守龕十月

山止高禪師嘉興陸氏子生三齡即解趺坐念佛韜光尺玉禪師過其門師見之合掌微笑師甚異之因丐其父爲徒下髮後常叅究性宗性好文字遇名流游韜光者必乞其吟詠彙刻爲一編曰韜光紀游集雍正丁未立秋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號

而逝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一

止安長老宜興人久居雲林公務寮爲人拙實操作勤苦每見常住乏資糧住持終年走四方托盋不足供大衆棟宇傾朽無緣重新每當食與嗟忽于乾隆五年擇閏六月三日發願焚身聚薪坐其上與衆訣曰某甲去後願韋天感應使雲構增輝香廚充滿遂擲炬自燔高聲念佛而色怡然無恐觀者如堵莫不讚嘆希有昔元漳州開元寺釋定世因峒賊之攻郡城不陷生焚以答僧恒白爲詩以

美之若止公者自恥素餐特發弘誓與夫食人之食而無尺寸之補者相去何如哉

巨濤義果禪師丹徒章氏子也年十一父母命出家于焦山日夕頂禮觀音像及長薙染操行清苦自名華草行人陳太守滄洲甚器重之出叅諸方受具于京師西山潭柘寺德彰和尚至杭侍雲林諦公執役九年無怠容師命叅三不是話禪堂中時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語未竟師打一竹篦因有省即呈偈云一擊敲開海底天塵塵刹刹盡歸源當陽拈出無私句鐵馬嘶風躍九淵師領之旋受付囑敏若廣主席任監院事雍正壬子繼席雲林未幾入長安於法門多所保護乾隆戊午復進院道風丕振咸汪光祿蔣松大捨淨財廢墜一新論者以為靈隱至明季夷為烟燐　國朝具和尚鼎建將及百年漸就摧圮中興之功非師其誰與歸

法語

清聳禪師

靈隱清聳禪師上堂示衆云十方諸佛常住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佛智端裕禪師

佛智端裕禪師被旨補靈隱上堂云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如光影裏活計摵拂子云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云叅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是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

瞎堂遠禪師

瞎堂遠禪師勅住靈隱乾道八年八月六日獨名入內觀堂延坐賜茶上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對曰陛下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所以道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上曰夢幻旣非且鐘聲從甚處起師云從陛下問處起上復問前日在此閑靜坐忽然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朕從者裏有箇見處師云陛下作麼生會上曰明鏡絕纖塵師今日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上曰亦未嘗欠缺

石皷希夷禪師

靈隱石皷希夷禪師上堂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曰和尚棒敎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作禮而出頌

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知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石田法薰禪師

石田法薰禪師住靈隱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曰末後一句分付蔚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趣辦終焉計龕全身於院之後山

癡絕道冲禪師

癡絕道冲禪師叅松源於靈隱源門庭峻絕笠棲八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以八字打開挂搭

渠自是渠當面蹉過耳師聞其語口耳俱喪徹見曹源於妙果龜峰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自是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東谷光禪師

東谷光禪師上堂云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烏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光坼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

妙峰之善禪師

妙峰之善禪師晚住靈隱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

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拂子擊禪床左邊曰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曰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悅堂祖誾禪師

悅堂祖誾禪師住靈隱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曰閩中師曰彼處佛法何如住持曰饑卽喫飯困卽打眠師曰錯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

元叟行端禪師

元叟行端禪師元宵上堂云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麽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麽處起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礙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卓曰頂門也少者一粒不得

東嶼德海禪師

靈隱東嶼德海禪師頌俱胝竪指曰深深無底高高絶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

竹泉法林禪師

竹泉法林禪師至元四年主靈隱上堂云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覩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叙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定誵訛

性源慧明禪師

性源慧明禪師住靈隱上堂舉香嚴和尚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衆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道住持事繁浴佛上堂舉藥山儼禪師因遵布衲浴佛次山問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麽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者一個那一個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漫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將誵訛拍禪床曰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用貞輔良禪師

用貞輔良禪師晚住靈隱示衆云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法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

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黄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以上補前代諸禪祖法語以下補本朝諸禪師法語

豁堂正嵒禪師

豁堂禪師住靈隱啟七期示衆師良久云夫心本無依境原非住心境雙忘脫體自在譬如空輪絶朕隨器量以方圓海量無涯儘江湖而斟酌斯則無煩起作任意施爲弗假穿通了無礙隔自古及今超凡越聖法爾圓明不勞修學所以從上人活計步步絶行

蹤塵塵迷處所向萬人叢裏奪標目無一人在千仞峰頭走馬度如歷塊幸有如是神通何不直前揮霍諸仁者但向衲僧衣線下薦取不欠絲毫若於故紙堆中尋覓還成糟粕雖然如是猶是時中受用未是劫外風猷直須獨奮全提一俱坐斷把住向上牢關截卻從前蹊徑稍有叅學氣息如或未然且向七尺单前究取

聞竹上志禪師

雍正九年二月初六日師住雲林進院山門云各各從此中出入誰能踏着者裏可謂主中之主如何是主中主揮拂子云指揮自在韋馱云靈山付囑諒不敢忘輔正摧邪全憑主張伽藍云賓主相投事事合節大衆慧命須精著力祖堂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慧命相傳豎拂子云惟憑者著監齋云一日三餐事事具足清衆蒙恩諒須扶荷大殿云覿面相逢無處迴避作麼生相見展具云理長則就便禮三拜據室云據祖父之室行祖父之令直饒臨濟德山到來必須一一驗過

敏巖智廣禪師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二十六日闔郡紳衿本山檀護耆宿新舊兩序請師繼席陞座拈香畢乃云昔日大覺世尊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向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擊節宗猷可謂肝腸火爇曲爲今時新雲林亦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向此靈山會裏撾鼓陞堂拈花豎拂發揚妙義可謂子續父機義難推委我思世尊所爲大事與新雲林所爲大事同別且置還有過於此段大事者麼有則請試比於大衆前也遂呈起拂子云可有高高若此厚厚若此大大如此潤潤如此知得根源識得落處佛恩皇恩以及師長檀護之恩一時報盡且道報恩一句又作麼生以拂作揷香勢云所供是實

巨濤義果禪師

乾隆三年戊午仲冬下浣七日重住雲林織造部堂蘊赫訥大護法設進院齋請

陞座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聖明逾日睿算同天恩被萬方量周四海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次拈香云奉爲當道宰官諸大護
法同乘福慧共植菩提永作　皇家柱石恒爲佛法
金湯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織造部堂蘇大護法
德威福脩補衮調羹樂善培元台星朗照伏願綸音
不次壽等椿松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本寺各房
耆宿同扶慧命白業精修嘉會重逢眞如共契復出
香云此一瓣香炎寒遍歷不憚辛勤末後知遠承恩
有地奉爲　欽賜禪門法紀上諦下輝先老和尚用
酬法乳歛衣就座僧問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卽今因緣已具時節已至如何是時至理彰句師云
山山煥彩進云如何是爲法爲人句師云物物增新
進云畢竟以何爲驗師便喝進云恁麼則先師公案
重拈出枯木花開大地春師云果上座慚愧問最勝
覺場人天普集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云實無少法
當人情進云恁麼則好音在耳人皆聽草偃風行得
自由師云大衆證明進云或有箇入林不動草入水
不動波底作者來時如何相見師云不將語默對進
云郤將甚麼對師云仁義道中放過一着進云幾覺

東風添意氣梅花先已占春魁師云儘教訨脚問慈
雲迷六合杲日麗天衢如何是陞座句師云飛來峯
點頭不謬進云眉間橫寶劍肘後佩靈符如何是爲
人句師云冷泉水入耳無差進云千古懷祖胄一喝
定綱宗如何是正令全提句師云風光普遍進云恁
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切莫
錯會問今日十方聚會請轉法輪未審這箇法輪作
麼生轉師云春風正當令進云指迷善巧處處開通
則且止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枯木開花進云知

命一機生生不息作麼生和尚示他個個沾恩去師
云步步着實地僧打○相云謝師答話師云切莫動
着乃云金剛心與華藏界斷於中有一句子光吞萬
象氣絕諸塵識得者可以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可
以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誠爲無量妙義中眞實義百
千法門裏殊勝因本無來去不涉見聞秖在當人委
悉直下翻騰如或未然驀豎拂云郤在山僧拂子頭
上放光動地去也現前諸兄一箇箇眉橫鼻直迥脫
根塵更須一條白練與千聖同途共挽頹綱勉成大

丈夫事方堪慶快生平若以威音王那畔檢點將來纖毫不動遍界春回何妨大家出手驅出巖前石虎收回陜府鐵牛纔顯得澄潭月皎枯木龍吟瑞彩盤空鷲峯起舞且道如是作畧種種嘉祥畢竟以何爲驗擲復擊拂子云堯天舜日贍無盡正法昌隆賀太平下座

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轉輪殿上梁

師云天上重施雨露恩巍巍寶藏轉金輪竚看慧日舒光處照耀靈山面目新大衆還見面目新麽如見但有利益莫憚勤勞爲梁爲棟架起雲霄功歸檀度瑞產嘉苗卓拄杖一下云更向這裏培因結果管敎恒處菩提座不動須彌福壽高

乾隆六年十月十六日法堂重上梁

師云昔日祖翁建法幢於靈山顯寧義法叔和尚請法匯此一梁以聚十方龍象弘揚妙義闡發綱宗只得天雨四花同聲讚歎其如年深歲久日致摧殘義果景仰餘光因緣補葺普請大衆齊出隻手共助無爲且現前一句作麽生道豎拄杖云刹竿扶起天人

喜唱道重新第一枝

梵香觀音閣上梁

師拈拄杖云一番提起一番新草綠花香遍界春寶閣重開呈舊面莊嚴端藉箇中人即今人天普集瑞彩雲臻梁棟橫空千祥拱照畢竟時至理彰一句作麽生道卓拄杖云恰喜善財齊着力不須彈指證圓通

庫房上梁

師卓拄杖云此一住處久蘊於懷直至今日方能復還舊觀重開生面從此寶藏興焉貨財殖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且道畢竟是何三昧復卓杖云好日好時齊着力大家同唱太平歌

釋迦佛開光

師拈筆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恁麽會得何榮何辱誰苦誰甜王宮與鷲嶺無正亦無偏入山又出山體性總安然塵說刹說不墮言詮以筆點眼云即今借彩重新刷炯炯光華照大千

彌勒開光

師拈拄杖云寬着肚皮緊收布袋天上人間獨稱尊貴山門頭逢人便笑內殿裏見佛不拜匡時濟物儘有慈悲跣足科頭了無罣碍以杖作點眼勢云頼有這點光明亘古亘今不壞旣不壞因甚要山僧點出顧左右云摩醯照出塵沙界萬象從茲脫體新

藏佛同地藏菩薩開光

師云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大覺與能仁光明皆顯現三教同源不隔一線普度羣生豈忘悲願拔濟三途頓超十善欽仰無窮愛戴無倦俱稱萬德尊榮因甚麼又要重點光明聻不是奇特人難明向上事卽今事已現前如何是奇特一句咄光彩還他舊光彩發人真信一番新

羅漢開光

師拈杖云法化報三身却從這裏薦得戒定慧之學豈更節外生枝遨遊四海習定天台圓陀陀光灼灼照徹十虛各顯神通同歸淨域澄澄湛湛爾萬象平吞假聖鎔凡通身抖擻不盡西天東土異類心跡全降若然衛法頓令法幢振起若然助福管敎福慧

駢臻如許妙用縱橫畢竟以何施設卓拄杖一下云人間天上稱如意莫不承其正眼開

山門金剛開光

師云金剛正體普鎮大千保護靈山威而不猛若要放出光明重增精采須是山僧併力始得何也聻以杖指左云這一位同聲相應指右云這一位同義相親復卓拄杖云從此又添新氣象山門振起舊家風

韋馱菩薩開光

師云三洲普護願力洪深六度齊修威權獨顯靈山全賴以增輝古刹重新而現瑞以致摧邪輔正衛法安僧檀信皈崇人天共慶得此種種嘉祥莫不向一毫頭上放出光明了也大衆且道卽今光明在甚麼處發現聻遂以筆點云摩醯灼破乾坤潤海衆雲臻盡荷恩

觀音大士開光

圓通無礙遍界巍巍隨緣赴感誓願非違故得龍女獻珠善財參禮心境雙融事無不喜妄執鐲除悟迷空空遂舉筆云請看點出光明藏一片慈心普濟人

送止菴行人入塔係宜興縣人庚申閏六月三日端坐自焚其身年四十三歲

師云至眞無相貌與言絶言詮覷破箇中意何曾有正偏止菴上座獨步趍先一生惟勤行業不知着意求元欲圖歸隱六月炎炎杲日當午端坐怡然心無罣礙火化青蓮四十三年倏忽了干三昧周全漫騎驢子歸天嶺還請遂遊靈鷲邊大衆且道如何是靈鷲邊事遂舉靈骨云幢標金刹千秋壯名著西湖又一賢

增修雲林寺志卷四

檀越

翟育材仁和人官職方員外郎天聖九年捨鹽橋住宅爲靈隱下院見咸淳臨安志人物表

李衛字又玠徐州人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直隸總督謚敏達公於雍正間開府兩浙多惠政去後民多思之常捐俸倡修雲林大殿有碑記載志中

張秉字容川華亭人官刑部郎中嘗捐金百兩爲諦暉和尙造塔且爲之誌銘

汪應庚字上章號萬松歙人僑籍江都從事夙沙之業樂善好施其天性也如賑饑寒助昏喪修學舍贍貧士諸事不惜重費無不舉行

世宗憲皇帝嘉其行義

欽賜光祿少卿銜以褒異之庚申歲返新安遊雲林寺見棟宇將頹慨然修建壬戌秋日忽感微疾合掌西向而逝家人皆聞白梅檀香徧滿室中子四明守起克承父志捐金告竣

人物

李紳字公重無錫人中書令敬元曾孫號短李穆宗名爲翰林院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時爲相居位四年出鎭淮南布衣時曾游靈隱天竺二寺有追昔遊詩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第進士太和初官殿中侍御史有候仙亭詩

潘閬字逍遙大名人居錢唐人稱潘閬巷爲秦王府記室參軍秦王繼恩得罪下獄捕甚急閬遂髠爲僧而逃後事解授四門助教有宿靈隱寺詩

薛映字景陽蜀人進士及第累知制誥歷禮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謚文恭有曲水亭詩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王介甫愛其才以吳夫人之妹妻之有遊靈隱寺詩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舉進士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以殿中丞致仕有錢塘百詠載靈隱山水古蹟甚夥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中官監

察御史累遷給事中以直學士致仕有入靈隱寺詩

葛庠字養直丹陽人有隱操號後湖居士有宿飛來峰下詩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宣和中歷尚書右丞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卒謚忠定有遊靈隱寺詩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年六十一始登第歷官樞密院編修官自號竹坡居士有登北高峰詩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以父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試登甲科顯仁太后北歸有迎鑾功歷昭信軍節度使加太尉卒有贈靈隱長老詩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登紹興二十年進士名試館職累掌內外制歷左丞相拜少保益國公以少傅致仕卒謚文忠有佛海圓鑑二塔銘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病乞閒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謚文穆有冷泉放水詩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登第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卒贈少師
謚宣獻有觀冷泉亭放水詩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布衣工詩慶元中上書乞正奉
常雅樂得免解訖不第嘗寓居西湖有寄銛朴翁
靈隱詩
葛天民字無懷山陰人初爲僧名義銛字朴翁後返
初服有泛舟入靈隱山詩
王埜字子文金華人登嘉定元年進士歷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有登靈鷲新閣詩
高翥字九萬號菊磵餘姚人游江湖有詩名寓臨安
最久有靈鷲詩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祁門人紹定五年進士仕至吏
部尚書郎有避暑冷泉詩
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嘗登科旅寓湖山有冷泉夜
坐詩
周密字公謹自號弁陽老人四水潛夫寶祐間爲義
烏令入元不仕寓居杭著武林舊事備載靈隱山

水事蹟
董嗣杲字靜傳杭人宋末棄官入道挂冠西聖觀著
西湖百詠有冷泉亭香林洞諸作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中統初授中書省詳定官
尋轉翰林修撰兼國子院編修至元五年拜監察
御史多所論列權貴側目出爲平陽路判官進福
建閩海按察使召至京師擢翰林院學士大德八
年卒贈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著秋澗
集有靈隱寺詩

曹伯啟字士開濟寧碭山人至元中薦除冀州教授
累遷御史臺侍御史由廉訪浙西遂引年歸鄉人
表所居爲曹公里天曆中拜陝西諸道行臺御史
中丞辭疾不起士論高之卒贈河南行省左丞追
封魯郡公謚文貞著漢泉漫稿有遊靈隱寺詩
傅若金字與礪新喻人家貧力學爲同郡范梈所知
得其詩法以布衣至京師蜀郡虞集廣陽宋褧以
異材薦佐使安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著清江集
有題李遵道畫靈隱道中二杉圖詩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世居武威徙家合肥登元統癸酉進士歷翰林待制至正十八年守安慶屢敗諸寇陳友諒合兵來攻城陷死之贈淮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追封豳國公謚忠宣著青陽集有賦九里松詩

李孝光字季和樂清人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赴京名見於宣文閣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於官著五峰集有靈隱十詠

張昱字光弼廬陵人左丞楊完者鎮江浙用才略參謀軍府事遷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左丞死棄官不由張士誠禮致之不屈張氏亡明太祖徵至京師閔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徜徉西湖山水間年八十三卒著廬陵集有冷泉觀猿詩

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領至正辛巳鄉薦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退隱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明洪武初卒自號曲江居士著江月松風集有冷泉亭詩

淩雲翰字彥翀錢塘人元末蘭亭書院山長洪武初以薦授四川成都教授著柘軒集有冷泉猿嘯九里雲松二詩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洪武初徵修元史除國子助教著清江集有靈隱十詠

高啟字季迪長州人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擢戶部侍郎放還尋坐危法著缶鳴集有次靈隱復見心長老見寄詩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居湖州元末授安定書院山長明初徵爲太常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以事竄嶺外未半道召還抵京投龍江死著靜居集有寄靈隱良泐二長老詩

馬洪字浩瀾號鶴窗錢塘人善詩賦清修苦節聲價益重嘗居九里松

陳贊字惟成餘姚人天順間官太常少卿致仕投老西湖嘗和董靜傳西湖百詠於靈鷲古蹟題詠殆遍

劉英字邦彥號賓山錢塘人景泰中郡邑交辟以母

老辭著湖山詠錄有同沈石田諸賢遊冷泉詩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廷對第二授翰林編修累遷禮部右侍郎著篁墩集有公餞靈隱寺詩

趙寬字栗夫吳江人成化辛丑進士官浙江提學副使著半江集有登韜光遇雨詩

沈周字啟南號石田長州人景泰中郡守以賢良應詔辭不赴嘗游湖上與劉邦彥徜徉靈鷲冷泉間傳有詩書

史鑑字明古號西村吳江人嘗與沈啟南汝其通同遊靈隱有詩

董澐字復宗海鹽人嘗從王陽明講學於姚江著從吾道人詩藁有韜光詩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弘治進士官國子監博士著迪功集有靈隱寺贈靜公詩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以嘉靖大禮建言廷杖發鎮海衛充軍著弘藝錄有飛來峰詩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進士仕至廣東提學副使著西湖游覽志載靈隱寺事蹟甚詳

張時徹字唯靜鄞縣人嘉靖進士巡撫四川江西進兵部尚書著芝園集有北高峰詩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進士任廣西按察僉事歷副使著白華樓集有訪峋嶁山房詩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諸生入胡梅林幕府著櫻桃館集有千佛閣詩

祝時泰字汝亨號九山閩人戶曹員外

高應冕字文中號穎湖仁和人光州太守

王寅字仲房號十嶽新安人庠士

劉子伯字安元號望湖仁和人庠士

方九叙字禹績號十洲錢塘人承天太守

童漢臣字仲良號南衡錢塘人江西憲副

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人隱君

以上社友六人嘉靖間主西湖八社曰紫陽詩社曰湖心詩社曰玉岑詩社曰月岩詩社曰南屏詩社曰紫雲詩社曰洞霄詩社其飛來詩社則靈隱

寺三天竺九里松北高峰集慶寺普福寺石人嶺韜光澗西冷泉亭呼猿洞諸勝屬焉童南衡主之

周詩字以言崑山人著虛巖集有靈隱寺詩

王穉登字百穀長洲人國子監生著客越集有冷泉亭詩

樊艮樞字尙默進賢人萬歷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使著三山二酉等集有韜光菴詩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布衣僑居嘉定著松圓浪淘集有北高峰九里松韜光諸詩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啟壬戌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言事鐫級崇禎初復官後以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卒謚文肅著葯圃詩藁有韜光詩

姚思孝字永言江都人崇禎進士歷官大理少卿有岣嶁山房詩

梁以樟字公狄錦衣衛人崇禎進士商邱令著邛否集有登韜光詩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著眉公全集有青蓮山房詩

黃道周字幼元漳州人天啟進士歷官坊局謫江西布政司都事被逮下詔獄遣戍福藩時進禮部尙書南京既下督師婺源死之著大滌函書浩然詠有韜光詩

陳子龍字人中更字卧子青浦人崇禎進士除惠州推官丁憂服除補紹興推官舉卓異天下第一陞吏部主事改兵科給事中乙酉死難著湘真閣詩稾有韜光詩

張遂辰字卿子錢塘人少穎異工詩文一游成均歸隱湖上晚以醫名游西山靈竺間詩甚夥

吳偉業字駿公太倉州人前明辛未榜眼入 國朝官國子監祭酒著梅村集有韜光詩

張綱孫字祖望錢塘人爲西泠十子之一著秦亭集有靈隱寺詩

曹溶字潔躬秀水人前明進士 國朝官少司農著靜惕堂集有冷泉亭詩

周亮工字元亮祥符人前明進士 國朝官少司農著賴古堂集有韜光詩

王士祿字子底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考功郎著
西樵集有韜光詩
朱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檢討
著曝書亭集有松霱山房雨宿詩
嚴繩孫字蓀友無錫人召試官中允著秋水集有韜
光詩
秦松齡字對巖無錫人順治進士召試官翰林著蒼
峴山人集有韜光詩
潘耒字稼堂吳江人召試官檢討著遂初堂集有韜

光詩
陳祚明字引倩仁和人著采菽堂集有冷泉亭詩
吳農祥字星叟仁和人著澄觀堂集有班衣園詩
趙吉士字天羽新安人官農部著寄園集有韜光詩
厲士貞字烈士儀真人康熙進士有韜光詩
汪懋麟字季甪江都人康熙進士官比部著百尺梧
桐閣集有冷泉亭詩
柏古字斯民華亭人有韜光詩
陸繁弨字拒石仁和人著善卷堂集有韜光詩

宋曹字射陵鹽城人官中書舍人有靈隱詩
徐廷壽字存承閩人著尺木堂集有靈隱詩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進士官少宰翰林學士
著懷清堂集有韜光詩
繆彤字歌起長洲人大魁官翰林有韜光詩
龔翔麟字天石仁和人官御史著田居集有石筍峰
詩
王式丹字方若寶應人大魁官翰林著樓村集有韜
光詩

查嗣瑮字德尹海寧人康熙進士官翰林著查浦詩
鈔有韜光詩
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由進士官翰林著秀野堂集
有雲林詩
沈元滄字麟洲仁和人官文昌令有韜光詩
吳焯字尺鳧錢塘人太學生著薌園集有冷泉亭詩
沈廷瑞字樗厓宣城人眉生徵君之孫著東鄉集有
雲林詩

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藝文

重修靈鷲興聖寺記

宋 樓杕

靈隱前天竺後名與天壤齊介兩山間一蘭若曰靈鷲寶石澗泉嵌空合流中分而兼有之考諸志實維晉莖法師卓錫之始理咸和初自西天來見茲山而鷲曰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爲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迺披荆棘迺闢梵廬地以人而顯至今巖以理名訪其塔猶在更

唐表章至吳越尊尙至國朝駐蹕隱竺之價日增是刹幾蕪廢不治猶齊魯之邾莒緇素愴焉聞於神皋嘉熙元年春妙選吳僧行果主之始至喟然曰吾少長茲境目擊而心憫之院無大小也人無古今也是山則前日之舊也吾其勉行之越明年作山門易向而南明年兩廡成又明年觀堂成位置合宜事可則而物皆可久也稚靚遂修丹碧奪目規畫一出其手內外偹矣始欲築丈室建寶閣盡挹乎四山之秀不求諸人而聞者樂施不知其役而見者與敬於是靈

鷲復粲粲余愛山水成癖坐冷泉憩香林屢嘗造其廬月異而歲不同難矣哉修鱗泳波茂樹當道徑窈橋横眞使人意消於烟霏空翠之表吁顯而不扶危而不持聖門之所嘆孰謂浮屠氏其專如果哉果北峰暮年之法子兄事古雲晦嵓遡其源已不凡兼而有常其心休休然士之寓者客而游者入出一待之以衣食察其色久不倦視其槖匪有餘此蓋有大過人者起廢細行也願力宏固有家法在遂書

重修靈隱寺記

明 張瀚

吾杭自錢氏有國南宋建都兩山諸刹依然勝概其間勅於先朝如虎林山之靈隱寺尤爲冠絶東晉咸和梵僧慧理建後析而兩之東靈鷲西靈隱宋景德四年復合爲一啟覺皇殿彌勒閣高宗駐蹕數臨幸賜金額莊田以後興廢靡常迨洪武中住持惠明恢復如舊永樂初善才增塑三世金身宣德間災住持良玠重建隆慶三年復燬於雷火止餘直指一堂時海寇紛擾寺僧德明等圖復力不贍萬曆壬午陸司寇光祖知僧如通足任斯役令僧衆亟迎比至首築

壇趺坐其上說楞嚴法華諸經遠邇諦聽罔不來助於是棟梁榱桷之材甃砌礎墁之石金雘丹堊之飾覆螯磚甓之需智士運謀壯夫輸力不三數年大覺殿巍然中峙就彌勒閣舊址爲藏殿後爲直指堂又後爲方丈左爲妙應閣右爲選佛齋壯麗周匝雅飾莊嚴數十年瓦礫之場輪奐一新落成之日宜記其本末以垂永久僧衆相率請余余遂次第其事系之銘

紫竹林記

國朝 陳元龍

杭州湖上諸山名勝甲天下而靈鷲峰爲最面峰即古靈隱寺也

聖祖仁皇帝南巡御書題曰雲林因遂稱雲林寺入寺稍折而西百餘步有三摩地焉曰紫竹林上接韜光下臨靈鷲蒼松左峙碧澗右繞桂竹交加翠陰茂密雲林之勝槩盡是矣中供大士像寶色莊嚴逈異諸相有禱焉輒應歷來住持皆清修苦行如古尊宿海內聞風而瞻禮者南自閩越北至燕齊不遠千里重趼裹糧殆無虛日以大士之靈棲絕勝之境於是毘耶十笏之地爲雲林增重登紫竹林者如身遊佛國也元季楊廉夫遊靈隱寺詩有僧住栴檀紫竹林之句前明黃貞父李長蘅諸公亦嘗横經于此蓋山川之靈秀佛乘之高深自古與文人學士結世外緣也予弱冠時奉先君子命與仲叔兩弟偕許時菴大宗伯俱以諸生鍵關於此者數載親見仲野溯岻二禪師修持整齊人天擁護之盛迨通籍居京師與山中遙隔者二十餘年旋以養親假歸曾一過之而二禪師已辭世仲野之徒超

然克守清規禪板梵音肅焉如昔喜山門之不替畱連憶舊者久之及予出撫粵西超然遠道來謁以重新殿宇告且屬爲之記予許之而未遑屬草也自後予再入國門出守

山陵歸參綸閣蹤跡如雲顛毛似雪廻念讀書山中時甲子重新紫竹林之名勝眇乎若隔世矣今年春超然復貽書曰憶公與二先師結方外交時山僧以小沙彌侍側今公壽逾八十山僧亦將七旬俯仰今昔一時主賓僧俗惟公山僧在耳紫竹林之藺若與公

似有宿緣可無一言以示後人乎予老矣退食之暇
蒲團趺坐輙神遊于祇園甘露之境傾以
聖恩深重未敢乞身形枯心瘁學殖荒落安能繼鐵崖
黄李之後以文章翰墨留爲湖山佳話而追遡生平
遊歷之處惟紫竹林夢寐不能忘則洵有宿緣未可
知也異日者倘能蒙
恩放歸買艇湖頭與超然師扶杖同行結香火之社豈
非予之大幸乎姑書此以俟之是爲記
大中丞常諱安

重修雲林禪寺碑記

兩浙聲名文物爭雄天下而名山巨浸亦甲秀東南
唐宋之際蘭若琳宮纍坡塿谷其在錢塘者至一百
二十七所而靈隱寺爲五山之一枕倚岩壑吐納烟
雲敞麗幽奧真如所隱自晉咸和中僧慧理飛錫於
此始建道場洊歷五季隋唐遞有興廢逮吳越武肅
王敬禮延壽禪師恢宏雲構選界聿新南渡後高孝
兩朝屢臨幸焉元末燬於火明洪武初主僧惠明光
復如舊嗣此住持善財艮玠德明如通等相繼興修
迄乎季世龍象潛靈漸就頹落

國朝順治己丑具德和尚來主法席道風丕振學侶
雲從遂乃廣締勝緣經營十有餘載千楹櫛比百栱
穹窿雖曰重修其功實與開創者等康熙己巳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
駐蹕茲寺
勅改今額
天章飛藻鷲嶺增輝其後
翠華四幸
宸翰屢頒又有金佛香檀之

賜而主僧諦暉亦蒙
寵錫誠異數也
今上皇帝御極念茲寺爲
聖祖臨幸之地
勅免本寺山場地蕩征稅若干使緇褐之徒得以定息
繩床身心無擾蓋我
朝之加恩雲林者深且厚矣自具公以來更歷七十
餘載不無摧剝今主僧巨濤爲諦公法嗣開法是山
慨然以興復爲己任適光祿少卿廣陵汪君諱應庚

字上章來遊武林一見契合大啟毘尼之壇度僧六百三十九衆旋指淨財次第興修自大雄寶殿外爲殿者五爲堂者十五爲閣者五爲軒者三爲樓者二爲亭者二爲寮者八他如玉樹林獅子窟塔院悔園以及庖湢庫圃之屬無不崇飾若夫繚以周垣固以屑基鑄千僧之鍋塑天龍八部及五百應眞之像此煥儼之見於寺內者而寺之外則梵塗以便遊侶築堰以蓄飛流凡合澗興隆之橋龍泓之洞鷲峰之徑咸作而新之有加於舊經始乾隆六年十月落成於九年十月費白金二萬兩有奇皆光祿君偕子震潛同爲喜捨而鳩工役財則巨公獨力所任也夫給孤長者以祇樹而布金波斯匿王以栴檀而刻像要皆破慮至之慳證香身之果歲壬戌余奉

帝簡開府兩浙適當茲寺鼎新之會寶坊金容華榱玉砌與疊巘秀峰輝映於翠微之表知其于過去劫中修無上慧未來劫中植無量福行見塗毒之鼓常鳴龍潭之燈永續幽祇協讃海岳崇瞻雖劫盡恒沙而淨業終以無毀矣工既竣巨公請予文爲記爰䟽其顚末勒之翠珉以告來者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鄭江

佛氏之有輪藏自梁傅大士始也嗣後叢林效之且徧天下俱供大士像於中雲林輪藏殿具公始建於順治庚寅迄今幾及百年棟宇頹廢所爲輪藏者亦皷側摧剝而不能轉乾隆庚申新安光祿少卿汪君上章來游茲山慨然以重興爲巳任而以是殿爲之首落成之日予適過寺見夫傑構翔空若地涌出入門翀聳則如天樞激而地軸動月駕旋而風馭行瑤窗寶網眩金碧於無定天龍帝釋儼生氣以飛空徐而察之則集衆有力負之而趨且聆夫大聲起於足下又如艮霄歌鏞之響寫𡨴袁氏皷角之鳴地中偉矣哉象教之力宏矣檀護之施廣矣主僧巨濤和尚謁予文以爲記予惟傅氏之設輪藏轉經也然三藏十二部卷帙繁而重庋之於輪非數百人莫能轉令所供者諸佛菩薩像則數人能勝其任況轉佛卽轉經乎且佛氏所重者以心轉境不以境轉心故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若夫成住壞空大地山河皆太

虛中一微塵耳何有於輸昔村婦薦夫財少而輪自轉則其能轉有不係於輪者惟此心之精誠歷刼常新亦歷刼常轉汪君之輸財巨公之集事可云轉大法輪將有不與土木丹青俱敝者矣於是乎書

梵香閣記　張烱

雲林漸山啟基神構暉煜飛楹繡栱布與高驤大殿東西隅齋堂後為梵香閣順治丁酉具德法師重興茲寺所建雍正甲辰鬱攸弗戒欽焉堙毀乾隆壬戌住持巨公纂修堂宇新都汪光祿應庚誓願樹緣一

切莊嚴爰及茲閣煥爾再新於是禪窟園成遠近馳仰瞻層軒之聿崇悟離垢之妙諦矣夫法界真靜斷滅五根宣芬散馥常參鼻觀諸天與人同止厭氛濁之上升和雜各捨本住持旃檀而歸命故佛法中香為佛事騰異香於波利則逆風而闡表殊迹于龍池則撥沙而出無量無邊烟雲滿於十方非空非木根枝列夫三品若乃虔供養而塗身潛神慮而結願從聞思修發戒定之馝馚依定入慧證密圓之馣馤足則發明無漏熱一塵而具足豈必合境有異擣萬蕊

而為珍哉然起滅生乎現境沉水可作桑根之想淨名顯乎法相靈芬還升頂穴之中印度之女散花而禮識普達之王傳芳而禰應帝釋所摩石上猶餘郁烈兜婁所沐壇前頓爾猛熾要以心無染着多摩因之靜起體不受觸陀羅常在應身是故曼殊氤能使衆欲清涼伊蒲掩冉可除一切熱惱受牛頭之嘉產火不能然鵝象藏之微薰疾不能害至如奉石鹽於兜率賚青棘於終南濡螺貝而郄敵燎薰陸而拒邪西天印土縷縷成穗毘耶城邊䬽䬽滿鉢塵氣焚

滅一銖而普薰三千世界天樹開敷四布而周徧五十由旬斯皆耆山之廣運王舍之神機惟幻翳之全消乃融貫其真理今巨師解脫知見作大德之苾芻光祿識精元明效伽羅之焚濯故能結此冥慈共成善果修櫳膏靄共烟縷以浮空清風韻響偕天花而飄拂凡我道衆信翮高翔胸無滯疑乘香象而截流心有劑和置淨器而浴佛則茲閣之建洵乎功提無外也予居近名藍情皈禪慧眘言靈宇合讚修檀爰焚平等香息心了義而微妙典以記之

五百羅漢殿記

杭世駿

在昔涅槃經義謂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値盜攘去并剜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夫所云阿羅漢者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颰經云應眞瑞應經云眞人皆無生之義也或言

名含三義無明糠脫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名殺賊具智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要而論之修六度之梵行標三乘之通號均爲超越凡倫優入聖域者矣後世寶坊琳宮徧閻浮提界然非名藍巨剎則五百應眞之宇時或鈌焉雲林向爲五山十剎之一百栱千櫨霞開鳥翥飛甍繞霤虹拖蜿垂其西禪堂之下爲羅漢殿創于何朝未詳所自具德大和尚來主法席中興締構實建今處時順治戊戌也逮今乾隆癸亥八十餘

年榱桷頹瘁法身兩立主僧巨濤慨焉憫勝廣募檀施精心建立幽祇協贊歙人汪光祿應庚獨奬勝緣爲布金之須達一切興作咸委巨公於是百廢修舉而羅漢殿工未竣適光祿奄逝令子明州守起踵成之像設閎安四周列坐妙相莊嚴奕奕有生氣飛梁八維環楹交峙寶墉回互殿如田字之形俗因名曰田字殿吾杭梵宇以百數有此殿者惟淨慈雲林今淨慈悉巳劃頓而雲林金碧丹黝慈容親序東西向背毗接偶居嚴飾之工常雷花龕夫佛示像法因垂

像教故金姿寶相月面蓮眸皆無爲之寂不盡之靈之所託也今五百應眞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則凡見形而入道者於玆殿之興廢所係豈不重與殿既成巨公乞言於予余肅瞻靈儀敷具頂禮契正覺之冥符儼法相之常住敬刊樂石而爲之記

清犢橋新建春淙亭記

厲鶚

清犢橋當鷲峰之陰跨北澗之上對理公巖之口橋

舊無亭乾隆癸亥巨公重新雲林寺飭餘材贍覽成之登斯亭者仰挹山翠俯聽泉響炎曦陰霖有所芘而物色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輸也巨公問名於予余以合澗橋舊有春淙亭盍取蘇文忠兩澗春淙一靈鷲之句見貝廷臣清江文集中今亭廢久矣宜移其名於此巨公曰昔亭之澗合而今亭之澗分昔亭廢而名存今亭新而名替天下推移起滅之幻有如是乎然其爲春淙則一也當夫天根見秋潦縮斯澗也若斷若續涓流如綫其聲滴瀝幽咽或有時而涸四顧林谷萬籟悄然此非君子之潛德未施而吾宗之憩寂入定時耶若夫土膏脈動山澤乃通斯澗也如風雨交作震動巖岫又如奏洞庭之樂五音繁會璁琤激盪自遠而近此非君子之乘時利見而吾宗之當機倡導時耶以是名斯亭也意深矣遂書以爲記

乾隆甲子春正月二十二日郡人厲鶚

蒲菴文集序

元　歐陽元

由唐至宋大覺璉公明教嵩公覺範洪公以雄詞妙論大弨其道於江海之間一時老師宿儒若我先文

忠公及韓琦蘇軾莫不歛衽嘆服皇元開國若天隱至公晦機照公倡興斯文於東南一洗咸淳之陋趙孟頫袁桷諸先輩委心而納交焉晦機之徒笑隱訢公尤爲雄傑其文太史虞集嘗序之矣訢公既寂叢林莫不爲斯文之慨翰林修撰張翥榮示豫章見心復公所爲文以敏悟之姿超卓之才禪學之暇發爲文辭抑揚頓挫開合變化蕩乎若春雲之起於空也皎乎若秋月之印於江也遡而上之卓然並驅於嵩璉諸師無媿也

銅佛讚頌序 炬公住持靈隱

元　釋天如

至正甲申夏錢塘照菴炬菩薩大會緇素於寶石山作佛事者四十八日以慶銅彌勒佛及觀音勢至像成亦以張其化使益廣而益遠也原其造像之始約化四十八人各施銅錢一而念佛千聲以爲例如是四十八人人各轉化四十八人遞遞轉化積四百八十萬錢冶以範佛佛身長一丈六尺二大士稱之相好纖悉具備既又梯山以登之營大殿以安奉之乃有今會於是四方士頌賛交集謂其可賛者有三錢

唐佛刹巨細千萬計而未始有銅像一也募施之法取少而化廣異乎常二也合衆善以爲會高下之機普攝三也錄須成卷待余序余於三者之外容有說焉初像之未成也全佛是銅及其既成也全銅是佛曰佛曰銅二名一體蓋佛不自佛從緣而生也推緣生而類通之令悟世間萬物物物皆佛也此外復有說焉凡一人一念之興一錢之施則其全體銅像已隨念而應之矣一念既爾念念亦然然則應念而成之佛又何止四百八十萬哉此外猶有說焉以多人念佛之心展轉流布自今世後世以達乎無窮則佛隨而應之亦復如是而無窮也橫應之廣既如是竪應之遠又如是其數量可思議哉是由照菴宗性具之學而得其旨將使人人同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說以至重重無盡互互無礙曰理曰事周法界無一而非佛故其一機之發一像之成遂能致廣遠之化者如是以余知照菴之化如是故序其贊須之卷如是

偈酬禪偈序

明　徐一夔

偈者詩之類也佛說諸經必有重偈以伸其義觀於吾書春秋列國大夫之聘中國既修詞令以達事情未復舉詩明之蓋亦此類偈或五言七言惟便於誦讀而不叶以音韻詩多四言而以音韻叶蓋被之絃歌故也詩自漢變爲五言唐變爲七言頗嚴聲律爲釋氏者出言成偈大畧亦近於詩吾鄉佐上人字東州處靈隱禪窟還台省親有密心嚴師者爲偈一首以贈其行其言七言其句八句詩之類也上人姿敏慧參扣直指其同袍之友慮其愛親之心不勝求道之志更相提擎斬振祖道而非世俗嘲風咏月之具故不曰詩而曰偈上人徵余題辭因筆於首簡

送塤上人歸四明序

徐一夔

豫章復禪師唱道靈隱山中合儒釋以爲教從之者甚衆有塤上人者氣冲而守恬且有志於道事禪師有年將歸四明造門言別且請贈會予亦以被徵赴京師未暇就筆又介其師之友大淵禪師以爲言余謝之曰吾與上人所趣異塗所習異業今茲之別余方違親戚棄妻子以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上人

之高踪逸跡如孤雲野鶴以翱翔於太虛之表其情又不同也其何以爲上人言哉然余聞之古先哲人有深於佛者謂佛之道與易論語合其言非欺我也上人之師既合儒釋以爲教是宜不以我爲異而有所請也豈余知有未深乃反以爲異耶上人行矣四明雪竇屏峰疊壁嶄絶空青傳聞異時多古佛化現上人歸卧雲簝益卯其道所造當益深余老且病得請而歸即將絶濤江而東過上人之廬而叩其所以同者

韜光紀遊集序

國朝　常　安

西湖北峰之勝惟靈鷲最奇遊者至冷泉亭仰矚林木下視流水憩息徘徊興盡而返不復知寺中西折有曲澗縈紆層巒綿衍邃深幽寂之巢塢也巢塢有菴名韜光唐代宗時蜀僧韜光卓錫於此與郡守白公善往還酬答地以人傳而韜光之名以著迨後蘇子瞻趙閱道輩寄烟霞題名壁石躡其遊者日盛昔人典型續而不墜自唐宋元明至我朝天下名賢鉅公碩士高僧登臨憑弔撫景留題者多矣皆散漫無紀惟禪鐙一焰至今耿耿豈吾道之不若彼哉無人焉爲之彙而集之俾鴻篇藻句湮沒於古苔荒草中供山僧煮茗具耳婁東顓菴王太史西清學士東海名儒敦好古之雅懷韜人文之炳蔚可謂收拾明珠還之合浦極一時之美事己丑歲予會至浙一躋其巔垂今三十餘年宦遊四隅時遇浙之士大夫劇談韜光欣然神往壬戌春來莅兩浙偶偕彭少司農石源尋幽討勝入竹逕循磵而西巖岫奇窱覓泉滴瀝白雲滿衣襟殊不知有人間世歎曰

此眞可以韜光矣啟窗眺江海始信駱丞樓觀門對之句爲不虛俯視四山排闥入檻飄飄乎如列子御風佳處任人自領而已因更得汲泉啜之縱觀所藏卷册數十餘年來遊者咏者又若而人軒而藏之亦復裒然成集想當年白傅韜光同此樂趣遂賦詩一篇付山僧冀附作者之林山僧復請弁集首是爲序

武林山辨

明　邵重生

武林杭之名山因以名郡而古今皆朦朧未有直指的名爲某山者舊志以武林門右土阜俗稱祖山者

當之爲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稱虎林成化志引楊正質虎林山記爲錢王時祖山在郭外有異虎其山自名虎非避諱也又引宋樓攻媿詩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且宋淳熙志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安有又避唐諱之說決非城內無水小山明矣與薛公通志同惜偏而未全一統志列武林山當矣下曰一名靈隱一名靈苑一名仙居乃以武林山飛來峯二山爲武林山是矣特認而未的至沙門契嵩武林山志與四水潛夫武林舊事直以飛來峯爲武林似矣又局而未廣近田公西湖遊覽志陳公萬曆志皆不列武林山而以靈隱山一名武林山豈惟齟齬不明而名言更不正今余爲辨者三以侯質之君子凡郡邑之著稱者必以郡中佳山水祖山蟻垤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於東晉先秦兩漢厥名伊何愚意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而言也高聳者曰山峰如脊者曰山嶺至岡陵丘阜皆有分別而一山字足以槩之故武林之名乃靈隱天竺諸峯之祖名也自慧理旣來之後有飛來之名焉有靈

隱之名焉有靈鷲之名焉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焉至於蓮花佛國白雲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理發之而爲武林之支名至於南高北高五雲雙桂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濫觴也其曰形勝烏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西源善住興正瑞雲慶化集慶秦亭又土人之私諡也自有諸名而武林反以無專主而晦如子姓衆多而又著則祖父之名遠而晦久而亡此常道也如羅浮有七十二峯皆謂之羅浮山黃山有三十六峯皆謂之黃山武夷有六十三峯皆謂之武夷山是可辨者一也羅處約靈隱碑曰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盧襄西征記杭地北環靈隱國朝楊太守開西湖疏曰杭州南跨吳山北兜武林觀前人之文曰右曰環曰兜三字則非一二山之指其可辨者二也且武林山者必當求武林水杭南北二山之水孰有大於三竺靈隱之溪乎南則從捫壁嶺水出嶺合雙桂永清月桂諸塢北從石人西源合白沙韜光諸塢正與舊志合曰武林山有二水南出者曰南澗北來者曰北澗若惟以靈隱寺山爲武林山則惟有北澗

而無南澗若惟以飛來峯爲武林山則飛來峯無水不出澗若以靈隱飛來二峰爲武林山則南澗從天竺諸峰來發源不全況舊志云西湖滙武林山水泰時名武林水至漢方有金牛明聖之號南北二山凡有水流入湖者皆武林山其可辨者二也質高人之偉見稽形勝之現存吾於武林也奚疑

九里松說　國朝 孫治

袁公仁敬之樹松也左右各三行行九里起行春橋至靈隱而止及下竺焉是爲九里松也萬歷志載九

里松之見在者下竺路十一本靈隱集慶一百一十九本共一百三十本郃虎菴之爲山志也相去十餘載所記行春橋至張家亭八本至黑觀音堂五十一本至飛翠亭七本至飛來峰二本迴龍橋至靈隱門十二本下竺路十本共九十一本其未作已十亡其五余爲童子時猶見有二十餘本及於今日所存者不過十數本矣嗟乎松盡而九里又何有矣無其實者以名存之千載而下得與泰山五大夫並傳者則猶賴乎此耳

賜佛照禪師宸翰　宋孝宗

禪師所奏菩薩十地乃是修行漸次從凡入聖夫復何疑方知脚踏實地十二時中會無間斷以至圓熟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任作止滅脫此禪病常如禪師之言常揮劍刃卓起脊梁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處兢兢業業未嘗敢忘今俗人乃有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兹事至大豈在筆下可窮也聊叙所得耳

靈隱觀老奉勅住天童䟽　樓鑰

海內名山最說天童法席禪林的派還須臨濟當家詔旨一頒人心俱嚮某神鋒峻發正令全提西湖水不抵辨口瀾翻北高峰未如道行高聳一光一造都成陳迹三章三要正賴舉揚豈惟祖師椽可供作證明直得衣冠巢許同伸勸請呼猿洞日任他萬壑爭流宿鷺亭前便看一錫飛下

靈隱翻蓋僧堂䟽　釋居簡

未除滲漏可容一日安居既已揭翻豈怕七間開却倘有拼㩉之託遂無風雨之虞行住坐卧在其中泉

君五福造次顛沛必於是還我三椽

靈鷲修造疏　釋居簡

千年箕裘得人則成住一日鐘鼓失度則壞空擬控衡三竺之雄冀復還兩晉之舊補其罅漏首法堂翼兩廊扶持顛危襟蓮峰帶雙澗便便惟諾爾誓將以就緒爲期戛戛其難哉豈敢言信絲而已

請印鐵牛住靈隱茶湯榜　釋居簡

玉虎何知先動山中消息雲龍早貢首膺天上平章價雖重於連城產獨珍於雙璧恭惟其寵光五葉一杯分萬象之甘彈壓羣英數水劣諸方之勝方圓制度清白華滋笑溈源春夢不到池塘吞老圃秋容尤高節操頰牙騰馥四河袞袞無邊襟袖生涼兩腋颼颼未已洞庭君子封下邳箕裘不墜洛誦孫父事副墨文采難藏試從師友淵源欲起烟霞沉痼恭惟其攪雜毒海設醴奚爲開甘露門飲河而止直指單傳其來有自俱收並畜待用無遺薦醍醐一味之醇擷芝朮衆芳之助行精進定是上藥草起一生成佛於膏肓見善知識如優曇花慰千載得賢於季孟

靈隱修前後兩殿榜　釋居簡

入雲表刹化成南度莊嚴倒影浮圖彈壓北高巍峭桂子從廣寒飄下蓮花自天竺飛來一龕長放光明誰名彌勒孰是彌勒兩地平分風月有甚文殊即非文殊欲策勲輪奐之餘忍袖手傾危之際扶持得起同享泰山磐石之安蓋覆將來遂有陵雨震風之託

韜光菴修造榜　釋居簡

喚韜光歸舊隱安用草北山之移思白傅詠廿棠尚可明南國之教花偈曾煩招隱門鳴終不寒盟排闥送青來知何日了問春從此去更幾時回宜速加鞭未堪勒駕把茅欲墮隻力奚爲藕問倘遂帡幪一盂盡歆藜藿飯猿臺畔起四三椽栗之翁布地園中須百萬擲蒱之手

淨慈瀨翁住靈隱方外交疏　元　釋天如

惠遠送修靜過虎溪神交方外妙喜招子韶來徑塢機契室中悠悠古人實勞我思濟濟多士復見此老其人通身手眼貼骨爪牙斥宗敎似是之非得佛心不傳之妙一筆萬言雄辯仲靈覺範愕爾於前五年

三跨大方寶掌永明瞠乎其後別利器於盤錯先鞭
策以馳驅登見山堂誦東澗詩修乃祖盛時之舊好
掬冷泉水洗許由耳振先民絕世之高風三轉法輪
一貫吾道

石賦 飛來講徒聚石作供爲之賦　釋居簡

石奇而怪兮有惜不惜眡人兮猶人眡石夫二三子
悠然會心攀高陟遐隱搜細尋捫蘿鳥輕鑰雲景沉
俯闞嶔嶔側行岑崟磅礴巖阿裴回磵陰洗濯雨蝕
摩挲蘚侵獸駭始蹲鷲回欲升介如其質鏘乎其音

如考琮璜如擊球琳如獲大貝如致南金室邇兮其
何能及石遠兮聳無傭直屹如林兮若拱而揖百夫
睍兮無用其力若夫坡陁兮盤峭峙兮桓王佐才可
就而不可驟權奇兮巧玲瓏兮小市鄽隱可致而不
可馬俯踈礱而巍揷挂綺疏而瓌植立中不倚凜姿
淡如郄步欲前偃僂反趍匪卑嫖尊匪親簡踈匪璞
貴雕匪瘠貴腴蔭之以綠蕉密葉之凉友之以青琅
方寸之虛澤之以金莖沆瀣之清鐫之以石皷斷缺
之餘堅不可鐫頑可澤與將爲無身之堅乎抑爲瞽
叟之頑乎哉或曰是石也皆有飛來之一體始焉飛
來終焉飛去固蕩誕謾紿兮不可復據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趍吾恐昧者不知兮防之不預因作而言曰
小子識之庶乎一得兮有補千慮

靈隱釋寶達傳贊　宋　釋贊寧

印沙牀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寶器疑其範
築江沙巧成坐榻歟膽佛鑑者何通曰仰鑑燈耳以
其陸鴻漸貞元中多游是山述記記達師節儉而明
心之調度也

靈隱千佛贊　宋理宗

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現在在月無去無來
不生不滅栴花開時前村深雪

永明壽禪師畫像贊　釋居簡

客吟燈殘猿啼月落衲帔蒙頭千岩萬壑指破凡夫
爲等覺妙覺齊大小乘於錢索并索縱大辨于談笑
寄虛懷於冥莫所謂百軸宗鏡之文如泰山之一毫
芒巍巍堂堂煒煒煌煌非心亦非佛破鏡不重光

嵩禪師贊　宋　釋惠洪

歐陽之學宗師於世其徒喧鬨攻我以喙童首儒林氣索力屈公於是時粹然一出天縱之辨武庫縱橫璝璣捍我如護目睛義如串肉理如析薪一時名舉搢動縉紳世尊舉身毛孔俱笑如公語言筆下皆妙六物不壞未易致詰豈其踐履明驗之力宗教之衰河壞山摧冠巾緇衲其寒如灰誰扶座驛見冰雪容拜起而嘆涕落無從

長老端裕眞贊　宋　孫覿

竊捨牀鵲巢肩鴉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天師子吼遍大千

杲和尙畫讚　宋　王庭珪

硉硉矹矹如𥑮融太華高不知其幾千丈軒軒轟轟如驚雷喚鶴聲徹乎九天之上道在眞空空郎無相以相求之如盲摸象乘機應物河嶽震響眼如掣電舌如奔浪轉大法輪說無盡藏當恁麼時有識之者箇是徑山和尙

大慧禪師眞贊　宋　陸游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底妙喜

佛照禪師眞贊　陸游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龍安主僧仁遠出德光頂相求贊　周必大

靈隱山前口說喃喃龍安寺前目視眈眈彼一此一前三後三語息則默學人更參

夢觀法師遺像贊　元　釋溥洽

右街三考左街昇跨罔籠基只一倂遍界光明藏不得又分京浙百千燈

跋佛智與升菴書　宋　陸游

此一編佛智禪師與其法子寒岩升公書也議論超卓殆非世所及三復嘆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雙淸堂書

跋德光與梁世呂頌　周必大

大慧禪師住世時杜撰長老人人謂得其道今四十年電滅無餘惟佛照禪師眞朴實頭之的嗣旣壽且康續佛慧命微斯人吾誰與歸梁光遠得此頌藏之

二十年若識本來面目是名叅禪不然予復贅名故紙之後是結兩重公案也嘉泰壬戌八月

題痴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　元　釋大訢

魯直謫居瀘戎雖瀕九死而怡然自得效蜀人法事茗飲愛其風致作賦紀之後百餘年當宋季淳祐間蜀阻兵革痴絕禪師蜀人也思歸其鄉而不得讀魯直賦悲之書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皇元天歷改元之秋又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亂比𢈪服順然不無傷殘也予雖非蜀人覩痴絕所書能無感慨佛言世界衆生悉由宿業流轉惟有道者持以定慧之力能安行而順適彼外之貧富夷險無一毫加損於我也魯直知道故謫居異土如享廊廟鐘鼎之樂痴絕悲蜀禍之慘知宿業之不可逃惟修定慧足以勝之然則作賦與所書爲後世貴重者以其道也金華樞要堂篤志於道得而甚秘惜之或者玩其詞之趍勝而議其書之工拙者無取

題趙孟頫書靈隱寺碑　明　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礱石攻木範金植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託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其所託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寺當元皇慶壬子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燬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剏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壯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詞翰墨之外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栩栩然求之于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予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予言爲然

募修雲林寺引　國朝　李衛

嘗聞佛教之興由於西域寶剎之建盛於西湖蓋秀

氣乃結名都而異境多歸淨土如雲林者創由晉代廓自
熙朝海負江環久擅東南勝槩山奇水冷素稱吳越禪宗飛來鷲嶺之峯俗壓難到散下蟾宮之子佳話常留伏念
聖祖仁皇帝幸浙省方每荷
翠華暫駐硏雲染翰聯
御筆親題香雷垂其飄氳瑞照掛其則耀近因運臺歲久蘭若年深燦爛芬榛漸被雕飄剎落摧巍殿宇旋驚風雨飄搖維茲名勝之區可無中興之侶適有住持智廣者虔思補葺立願增修將用舊基以維新永護
宸章於歷久但頹垣廢瓦早須布施之金綺井丹楹端賴發心之士用是弭祈檀越廣種福田多寡隨緣工程計日高僧勸善諒非藉此營私君子平施或可因而成事

靈隱寺題名　國朝　朱彝尊

靈隱寺肇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峯理公巖冷泉經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鐫佛像土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眞伽所鑿蓋本於夏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烈女未有鐫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友撰臨安志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眞伽未至浙中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於巖下周迴鐫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峯石像唐以前已有之審覩厥狀及剜奇古望而知爲六代遺跡今烟霞洞羅漢六石

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土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辛巳三月同遊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珽擢玉周松靄巖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并序　宋　釋契嵩

法師諱紡旻信陽王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卽有出族之意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畢出家旣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頗

然有道器卽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
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
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及禍師
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
也吏果不入寺問師第坐其起釁者止此豈古所謂
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卽師衆
日本府請大長老惠照公鎭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
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凝
然千餘間益偉其舊慶歷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

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疾
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
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恪
心見于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
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
以資政大學士涖杭特還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
孫公大師衣冠賁游不翅百人預會爇香聽其所說
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
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

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
年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
初忽感微疾而卧先終一日與衆語將授寺與今知
禪德語氣詳正如平不衰十三日雞鳴起漱洗問時
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
十九日入塔于呼猨洞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
以其行狀求衆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
人於其敎有德有賢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
隱故天下名寺固我佛法倚之張弛也嗚呼普慈于

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于法有功乎予故不讓
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
旣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
墜斷可見矣

靈隱佛海禪師遠公塔銘　宋　周必大

師姓彭氏名慧遠眉山人先世儒業父寧母宋氏師
年十三因其兄從釋氏問曰欲何爲乎兄曰求解脫
耳師曰然則我亦可爲也願與兄偕父母許之事藥
師院僧宗辨問質所疑辨察其異語之曰吾不用汝

侍奉也其往叅叢林度有成而歸吾猶未老也即視
髮走成都習經論學於大慈寺留四年乃遊諸方即
請甚衆復還襃帽靈巖寺依黃龍南公之孫徽禪師
兩歲若有所悟徽可之翼日即告行同志挽留不聽
曰師以為可而吾終未釋然也聞圜悟勤禪師住成
都昭覺造焉一日圜悟普說師豁然有得仆於衆中
衆披起之乃曰吾夢覺矣至暮與圜悟問答無滯圜
悟大喜以偈贈師有禽鐵舌轉關捩之語衆目為鐵
舌遠自此機鋒峻發常居其上首紹興乙卯春眉守
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圜悟去世嘆曰哲人云亡繼
之者誰乎廼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蟠山壽聖寺
一年遷琅琊山之開化又移婺之普濟侍郎蘓伯充
一代耆德日與師談論俄徙衢之定業時妙喜杲公
謫梅州有傳師偈頌往者妙喜駭曰老師暮年有子
如此因以書寄法衣逮其歸相遇甚懽妙喜極口稱
歎之自是人益歸重俄徙光孝閱十年安定郡王趙
表之侍郎曾天猷俱為世外交後過南嶽住南臺有
龍王璉方廣行皆月菴高弟道行湖湘竊謂曰此間

壁立萬仞遠將何所置足乎及聞其議論超詣始大
嘆服璉率其屬環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
天台歷住護國國清鴻福三寺乾道丁亥沈尚書德
和守平江以虎邱比不得人力邀師至則接物利生
無倦戶外屨滿緇素悅服名達闕下五年有詔住高
亭山崇先寺六年遂開堂於靈隱賜號佛海禪師惟
聖上神睿得道虛心應物屢召師入內相與問荅而
其道益尊明年夏有日本僧覺阿通天台教乘頗工
書能道諸國語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
覺阿留三年作投機五頌而去他日因海商附其國
園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其為遠人所敬如此淳
熙三年閏九月旦師上堂說偈數十句末云相喚相
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師有
弟曉林亦出家且得法於師方住國清至是招以來
若有所屬明年感微疾果以上元安坐而化龕留十
日顏色不變是月二十五日葬烏峰之塔壽七十四
僧臘五十九後事寶林主之傳其道又有了宣齊己
了乘師玉靖紹鴻如本尼法真皆住大刹云其始識

師於虎邱晚乃見之靈隱愛其辨而有宗峻而能通故樂與之語師旣葬而林數以銘爲請且曰吾師遺言也久之乃爲銘曰

禪有頓門　無言爲宗　世或待喻　假言以通
惟其善鳴　譬如雷風　言而非言　以開羣𫎇
猗歟遠師　心傳大雄　如應響谷　如待問鐘
旣得其承　龍象影從　明詔再錫　又彰其逢
發明正宗　摧折妄庸　法席屢遷　道奕九重
於古有光　爲譽益崇　順緣而歸　自昔所同
明月攝彩　浮雲無踪　我爲銘詩　刻劃太空
如彼戲論　記其初終

圓鑑塔銘

法不孤起道不虛行續佛慧命必有其人其人謂誰佛照禪師其人是已師諱德光姓彭氏臨江軍新喻縣人曾祖崇善祖堯調父術皆樂施喜釋氏嘗藉鄉里貧戶計口給錢宣和辛丑歲母袁氏夢與僧入室有孕生師骨相奇麗伏犀貫腦袁州木平山有妙應大師伯華者善相謂此子他日空門梁棟也初入小學讀書十行俱下父母繼亡依伯父循以居一日延僧追修師視佛書若素習然紹興辛酉大悲禪師宗杲南還過邑師年二十一望見曰此古佛也吾安得事之自是有意出家後二年師拾光禪院受業爲足菴普吉研究宗旨日以精進吉還閩命從月菴善果於東禪服勤三年是時妙湛佛心圓覺乾元越山諸禪刹名僧相望師一一咨叩闖江西百丈道震嚴冷寶峰擇明峭拔俱入其室一日見饒州天寧應菴曇華送化主頌歎曰此眞臨濟種草亟往依之雖箭鋒

相直然碍膺未決復從果老于潙山果入寂還江西謁典牛天游於雲嵓見萬菴道顏于圓通會曇華移廬山之東林婺之雙林師皆從之丙子歲聞大慧住四明阿育山喜曰緣法在玆矣已而果大徹慧示以贊畧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慧歸徑山明月一堂師奉事益虔遇其說法坐下爭執筆抄錄一歷耳根終身不忘有問輙舉其慧解蓋天資也慧入塔分坐仰山乾道丁亥台守李侍郎浩延住鴻福閱五年徙孝光郡城大火寺亦焚

湯師念災餘財施必艱航海過泉州入境喜捨厚載而歸殿宇一新師自號拙菴曰我平生多得拙力孝宗皇帝雅聞其名淳熙三年詔開堂靈隱寺遣中使賜金是冬召入觀堂西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捷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明年再對進宗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接丐閑山林七年夏上用仁宗待大覺禪師懷璉故事亦以育王處之逮移御重華趣令入覲漏下十刻乃退紹熙四年改蔣徑山師力辭孝宗曰欲時相見耳慶元元年許還育王

歸老東菴盡斥錫賚物直數萬緡置田歲增穀五千石助堂供費詳見陸待制游記中師常曰佛經有大報恩七篇謂釋子當由孝以弘其力乃即水陸堂東偏設位歲時祀其祖禰云嘉泰三年仲春忽語云我將行矣三月十七日手寫遺表及遺書常所厚者二十日晨興集衆叙別斂衣收足說偈而逝三日入龕容貌如生塔全身于東菴之後請謚于朝勅特賜普慧宗覺大禪師塔名圓鑑僧臘六十夏嗣法者遍滿四方得度者一百二十餘人我公貴卿多從師遊海

東國人往往望風歸敬初璉六十歲自汴京來育王壽八十三師始終適同茲其異也八月侍者正珣持遺書來謁先師與公幸接鄉隣同受阜陵異知以塔銘見屬其行述則同里兵部章侍郎穎爲之予閱時節因緣銕犴啐啄從上諸聖不能彊爲聆筏刻劍徒增我慢又況對御法語世已流布得道源流接物機要叢林門弟各存語錄姑叙住世大畧如此銘曰

我聞萬生　各具佛性　人有未見　或見未盡
偉哉光公　宿習戒定　頓入悟門　遂傳心印

福慧兩足　行解兼進　巍巍孝宗　見聖由聖
與師晤言　謂發深省　晚歸東菴　不倦接引
八十三年　報緣已竟　勿云明鏡　昔見今隱
一物本無　何用照映　勿云空谷　有叩誰應
十方皆空　何論銷殞　摘葉拈花　繫風捕影
持問塔中　解顏微哂

松源禪師塔銘

陸游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于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羣兒中未嘗嬉宕稍

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菴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我道隆興三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浙江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

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一堆爛柴聻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佛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于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于明道至忘寢食

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口頭上自是機辨縱橫不可觸木菴遷靈隱遂命師爲堂中第一座旋出世于平江澄照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邱天下名山惟冶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彼言以畀師雖聲如潮

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麼擡腳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山光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元關佛祖罔措跏趺示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春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

一榻得書不覺起立弔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開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其談叅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崮崒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知師眞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眞子孫也

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劫叅禪于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入道場衆如濤瀾金鏃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知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堙川法力所持此塔歸然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元　黄　晉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丈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衰麻之衣既爲書徧別交遊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龕留七日顏色不變天方連雨闍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

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爲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衆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清既捐私財造塔且置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爲永久計而未有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來謁銘按狀師諱祖誾自號悅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儒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危甚禱于觀世音大士而刲股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祝髮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卽往見正叟心公于東林見別山智公于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乂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卽拂衣去見靈叟源公于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寂謂師曰吾必不起

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依誰倫曰柏山介石和尚妙喜三世孫其往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方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黄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乃遺馳書於徑山偃谿聞公聞與語而契嘆曰介石雖往賴有吾侄在師歸廬山東巖日公在圓通請師分座衆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眞孫以禮聘師出世于西林辯香酬恩歸於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晏坐一室軍士挾刃以臨之刃及頸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刃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宅軍士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還開先法會益盛名聞于上二十年被命還東林東林大剎而恒產素薄屋壞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謂廬山以匡先生得名賜寺傍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祀焉元貞元年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

慧禪師并金襴法衣以榮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行宣政院俾師主之師嘗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饑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峻峭多此類居四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隆祖道爲己任至

於崇屋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末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廓等得度弟子慶哲賢希清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於諸方師自髫年受學于馮先生去非先生爲時宗工師熏炙之久間出緒餘施于世諦文字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于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始予徒玩師之文而敬慕焉玆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卓焉過人坐鎭叢林荷擔大事末後一着照映古今竊媿世之知師者淺也庸采狀所述序而銘之曰

惟通慧師一世偉人少遵僧詰長探竺墳游戲如幻發爲至文日是瑣瑣匪道所存朝夕咨訪直指心源刊條落葉洞見本根乃受智印乃啟度門乃膺帝眷道譽彌尊蔭注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返其眞勿豈吾終厥有餘言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寶篋巍巍眞身表以靈塔勒以貞珉飛聲焯實垂之無垠

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至中土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爲二而心印獨付於曹溪派別爲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輙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成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具叟云放汝

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大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聻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卽延入侍司是時泉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既告寂師至淨慈依石鞏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眞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度江而謁覺菴眞公於承天復叅雪巖欽公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巖云因甚語言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巖云獺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送師歸衆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浙右虎嵓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百餘篇皆眞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覩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未後辦香卒歸于藏叟居五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至大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辨行宣政院尋舉師主中天竺師嘗久廢

之餘爲樹門榜而正鄰刹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還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郎拂衣去養高於艮滸之西菴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白於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於朝泰定甲子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爲幸徑

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礎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叅堂去又勘一僧云碁盤石砍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荅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峻峭多此類師以呵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爲朝

野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炫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八月辛巳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吸之尚未舍試問諸若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䌫發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於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於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于吳楚閩越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書行業俾溍書之茲碑溍忝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於宗門中嗅薝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倚著狀所述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羅傳就開我人巍巍大慧
垂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
據師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
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
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非別徑山巷蒼
上與雲齊眞身常住大慧焉依贊述虛空非愚則惑
而書其文刻此山石

碩揆和尚塔銘　王澤弘

天童密雲悟公得法十二弟子而三峰爲最三峰漢

月藏公得法十四弟子而徑山靈巖爲最徑山具德
禮公得法六十七弟子而靈隱爲最靈隱於諸兄弟
如中條一峰秀出霞表即今拈椎豎拂者徧天下棒
喝錯互魔外横行而師以一座當軒如雷發蟄如日
馳照非惟震耀徑山之聲光即三峰來願螆與不惜
觸犯忌諱起臨濟七百餘禩一綫九鼎之綱宗歷一
紀二紀三四紀以迄於今求其繫以弗墜不得不以
師爲中流砥柱矣師既示寂之四年庚辰春弟子棟
忍二公遵遺命將歸塔靈隱徒步三千里至京師以

狀乞銘嗚呼哲人徂謝末法艱危彼刹竿相望者寧
復有聞直指堂塗毒鼓聲而死盡偷心移所寶惜歸
之無礙光者乎是則可慨也已師諱原志字碩揆鹽
城孫氏子父陞字玉庭母趙生三子師其長也天性
孝友不樂嬉戲稍長豪邁不可羈靮七歲就外塾塾
師講大學致知格物語牽合師笑曰此曾子教人誠
意一個方法耳不明則疑疑則誠意去疑得明非誠
意不能也塾師大驚既而講毛詩凡書義兩騎處師
出一語如斬絨絲舉座嘆服及其爲文滚滚不藉思

索如夙搆人皆以科名期之而不知其爲宿根秉願
中人也師父玉庭公尚氣任俠以明末四方變亂結
客梁宋齊魯間加意老成凡伍諸狙諸狙怨常欲死
公順治丁亥公卒爲諸狙所害師泣血逃荒數年而
後得逞於仇手刃之遂還鄉里告祭父墓部署其母
與弟得所然後辭去庚寅師年二十三至通州佛陀
寺去氏祝髮師事元璽老宿未幾投靈隱具公受戒
辛卯具公結制皐亭佛日寺師從衆薙法歸一無夢
無想二公案七日傍僧問威音王劫前如何是學人

自巳公曰麻三觔乾矢橛僧曰不會公曰初三十一中秋賞月師豁然有省因呈偈曰夜來消息枕頭傳報道火燒水底天喪盡毒龍哮石虎爪牙突在萬人前其公深肯之自是橫機無讓法門有識之士莫不嘉嘆矣巳亥命居座元代公唱明三峰之學蹴踏龍象鼓鑄洪爐師握一竹篦勘辨方來未嘗不電激雷奔當之者震慄也康熙壬寅其公上堂手書付囑首提三峰爲滹沱正宗別開生面機先一句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着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右伸縮

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此四則語於四郎一全一郎四乃楊岐之正脉隆祖之磕睡虎也三峰常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今碩座元悟處機語一一符合楊岐正脉斯得人矣是年師住揚州上方癸卯住泰興慶雲所至諸上善人莫不羅列香花傾城爲供座下數千指環繞數萬衆一切興壞起廢不假思議而成皆若順風揚塵之易師遏山水爲妙聲化樹木爲寶網東南法席未有盛於斯者也丁未具公示寂揚州之天寧寺戊申住徑山庚戌造

塔徑山之天開嶺奉藏具公衣鉢爪髮遂過靈巖候繼起儲公既退靈巖喜而不寐顧謂西堂不菴[illegible]曰碩姪知我喜則知我平日之憂也今見碩姪始終不與世心和合一意以從上法道爲已任千百年後知三峰老和尚有孫如此其兄有子如此退翁早不失郤一隻可喜也靈巖門下牽多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人而期望於師乃如此則徑山囑付六十七人臨化獨諄諄在師者總皆以三峰全副擔荷楊岐正脉者委之也是年母年八十師買地梅谷靜室供養所

謂正續道人也蓋先受戒具公法名濟燈云壬子住三峰初進院聞靈巖訃上堂曰徑山先師見背小子痛哭哀毀不至滅性以吾靈巖猶在我先師同心同眼同佛口出之分身也思先師而不見見老人如見先師老人卵我翼我提奬我自不間於先師今何以報其深恩良久搊膺曰只有者一着隨顧衆曰會麼復搊膺曰更有何人知此心師以重興三峰爲已任披肝瀝胆傾倒於清涼一席至則責負如山征徭似火墻不蔵苫廩無宿積跱師中寒病已七閱月扶杖

甃甓罔顧茫茫廡下數百衆無以餬其口不三日遠邇贏糧輕齎陸續成辦供衆之外以其羨爲修造資雖規模草刱而氣象一新己未應鎮江五州之請庚申應揚州善慶之請辛酉住靈隱一切鼎新莊嚴整肅雲水如歸凡夙根道妙者靡不就其鑪錘丁卯師年六十　和碩康親王命天來和尚棒衣鉢到山請師說戒一時戒子千餘人座前繞禮者幾三千餘衆焚香堵觀撫軍率官屬齋筵聽法咸謂其公五千衲子下揚州惟師繼其盛已已

車駕南巡二月既望

幸靈隱問答稱

旨賜

御書雲林二字

命易寺額

賜帑金二百兩當是時朝野歆騰而師以爲法門慶不自以爲喜也師住靈隱十二年辭院去緇素扳留至於涕泣師皆不顧於是空三峰之人迎之境上師日罔老僧未了事也癸酉再住三峰蓋師之去三峰

已十四年矣山中地氣高寒風雨發作無時昔之修葺者今已圯壞師告於介衆叶於神謀身徧嚴務昔負析枅夏雨冬霜瘃膚灌頂師不避也昔者新之闕者補之惟大殿未成師猶惡焉丁丑師年七十師以四月十七日生誕彌之後殿前古樹忽發一枝六月二十四日示微疾七月七日有白鶴東來盤旋飛舞由法堂轉方丈長唳數聲而去是晚師夢造林泉勝境樓臺殿閣儼古梵王刹龐眉秀頂數百人請師說法遂陞座曰威蕤九霄鵬生六合偶去偶來有何儀

式心向何生性成何色遂拈香云日月有窮天地無極寤卯舉似開顯等亦不知其木壞山頹之讖也七月中元午刻沐浴更衣說偈偈曰昨欲行時月不圓今進一日月嬋娟從今要見三峰面劈破乾坤作兩邊書訖開顯等又問封龕舉火誰屬復索筆書曰三峰之龕誰敢來封若不封卻宗說何通大書八字貼在當中當中當中久坐無功萬仞峰頭行大道增一把火看負龍書訖過筆與侍者坐脫而去世壽七十法臘四十七遺命歸塔靈隱師前後開法三十六年

八住道場鍛鍊學徒眞誠愷切說法自闢谿徑如蜀道初開如泰山日出不求合古法皆自與古法合非復千百世之眼目非灼然足當楊岐正脉未有能挽回末法者也仕宦至其地者挹風味造請無虛席寶坊所坐川揺獄震有自來也梓行八會語錄雜著尺牘詩偈如千卷借巢集詩偈自吐胸臆論者謂在寒山栯堂間翰墨似顏平原握筆透爪師皆不以措意也嗣法弟子指薪溥隱嵩繩燈傳暉攜水月宗楷證爾嶽湖練飛量雙乾勤蒼際隆括梅問夢持鑑自

諾惺忍修梁嵩巖耀青雷震崑湖發脫三賢雪舟度明巖照遙岸融笑拈印轉菴正在鈞延川回望七來寶根受潤鯢化誠確三傳雪林遇七來復凡三十人剃度弟子開和開如等若干人暨得戒弟子萬數師氣宇高則襟度等夷坦無邱陵不立崖岸其於祖父一言一語不敢背違路馬許田不少假借持身衛道如冰霜而愈堅如金煅火而愈栗蒙衆謗而不恤犯衆怒而不顧諍所當諍辨所當辨孤行獨往雖貴育不能奪矣不菴嘗與師書曰山頭老師曰吾兄不求合於古而自無不合於古是眞實語是滿服語是沒定語從其口出者不敢於語外復置一念惟默而祝曰凡今之得座披衣號爲人天師者無問先一葉同一葉後一葉及二葉三葉以至多葉如是如是不獨滹沱之統持以不墜卽諸宗亦多榮藉之幸不菴靈巖高弟一杖遠引罵盡一世惟於師深所心折由斯觀之卽師之生平可知矣比二公來乞銘而不菴亦已化去金湯無人誰爲搘拄俛仰法門嗚呼是眞可慨也已銘曰

徑山之子三峰之孫楊岐正脉終古乾坤心心相契
一線無哀三十三世道行彌尊寶坊高踞緇素雲屯
挽回末法雷掣雷奔茫茫溟渤嶽嶽崑崙維水有源
維山有根如星中月如風中旛冷暖自知何恤人言
悠悠蟪蛄十里聲喧龍豈尋遊鳳寶孤窩歸骨越山
藏鉢吳門亡則俱亡存則俱存三十弟子誰報師恩

諦暉和尚塔銘

張棠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廓然無聖脫屣生死其生也無法爲法其死也不宜有銘雖然不宜有銘法也無法

為法則亦可銘和尚諱慧轄以明天啟七年丁卯十月初八日得四大於吳興金川沈氏父濟母李以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二十日舍四大於錢塘雲林古靈隱寺春秋九十有九僧臘七十有四余與和尚潛遠之契垂三十年乙巳三月十一日夜示夢余從京師走書江南告弟突山曰和尚將入涅槃也癸果以是日示疾俱指二十日午時為報年之限及期命鳴鐘自升繩床趺坐點首三而滅遺命坐三日入龕門人智廣等以佛法斂丙午九月十三日于飛來峰側起

塔安神和尚秀眉大耳步律音鏞六歲而孤家碎於役及母李終乃檀那身命自拔人間遍叅諸方以求止泊順治已丑二月遊學至靈隱禮具德和尚一日拜直指堂下仰見直指二字憬然曰彼以直指我以直會又聞戶外烏啼聲一時大千俱直時具德和尚弟子五千人碩德踞戒林植山宮而師以年少依位而立寶身突兀常住不遷乃嗣法焉歷住興福妙濟師林天竺龍井諸寺終於靈隱初

聖祖仁皇帝賜寺額曰雲林因為雲林寺後

南巡輙舉

賜和尚

御書曰禪門法紀又別

賜御書黃金佛像白金等物和尚三身八勝而六時一真露地白牛無得無捨常遣余往西草堂行梅花下花千餘樹如雪香動心魂和尚行未嘗一仰觀至草堂坐謂侍僧曰聞梅花香乎曰聞曰爾等看花去及返終亦不觀九十後便不酬不對一以師子音接十方佛當機者不諭則曰和尚耄矣詰不可曉偶落六

通則曰和尚昔云然今果然銘曰

醍醐味醻薝蔔香袞斑其相紛羊啞狐哈和尚智度七十四年縣解尻首苴腐人天一佛既無千佛乃有演暢宗極下足撒手峯昔飛來師今飛去無去無來導師常住

祭佛照禪師文　宋　釋居簡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八四川兩浙兩廣七閩江淮東西荊湖南北叅學比丘某與諸比丘衆注香煮茶奉微供于鄮之東菴佛照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

師之所自立亦難矣哉方其升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小魯晚入雙徑之室然後登泰山而小天下妄庸醜正歟羣困折不可柰何而後已卒能横翔捷出縛虎兕鞭龍象搏扶搖跨閶闔阜陵英主也曰兢兢業業常如禪師之言史莭隱帝者師也謂其氣雄萬夫陸放翁山陰耆儁也贊其話行四海非有大過人一舉二賢者以若此他日行輩鼎立更迭而逝師則巋然獨殿諸老紛紛晚進競爭春妍秋新露零一掃而盡於是時也方挲毗之木蘭洲之宿莽凌霜厲雪以

自怡收卷波瀾一菴至樂忍死不敢寧殆逸體今亡矣夫昧者謂其果亡矣有法門名無盡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則師常在而不亡尚何悲焉

祭元叟和尚文　元　釋大訢

公與先師齊驅宋季潛子器之震動一世後七十年惟公獨在越州汾陽高出行輩如見先師床下受拜策我駑蹇箴我狂隘我來金陵不阻書誨我脊茲山犂華所届倚公之重雄冠海岱累請於朝待命不至胡以訃聞德音未沫濟北之宗薞焉孤寄承乏何人

化為異類所恃惟公庶幾知我公復往矣而我何恃如舉九鼎畀之孺稚胡力之任不顛以躓孰云潰潦可接巨派孰云焦壤可沃霈霈猶不遐遺置我鑪錘有赫其靈光吐虹霓尚聆後訓蹉烈飈厲平生幾何萬古長喟吾宗是慟匪私我涕

增修雲林寺志卷六

詩詠

候仙亭

唐 沈亞之

新創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嶺北嘯猿高枕聽湖南山色捲簾看

宿天竺寺寄靈隱寺僧

張籍

夜向靈溪息此身風泉竹露淨衣塵月明石上堪同宿那作山南山北人

翻經臺 見咸淳臨安志

白居易

一會靈山猶未散重翻貝葉有來由是名精進幾開眼巖石無端亦點頭

杭州天竺靈隱二寺頃歲亦布衣一遊及赴鎮會稽不敢以登臨自適竟不復到寺寺多猿猱謂之孫團彌長其類因追思為詩二首

李紳

翠巖幽谷高低寺十里松風碧嶂連開盡春花芳草澗徧通秋水月明泉石文照日分霞壁竹影侵雲拂暮烟時有猿猱擾鐘磬老僧無復得安禪

入烟不隔江城近水石雖清海氣深波動只觀羅刹相靜居難識梵王心魚扃青鎖龍宮寶雁塔高摩欲界金近日尤聞重雕飾世人遙禮二檀林

遊靈隱天竺二寺

徐負

丹井冷泉虛易到兩山真界實難名石和雲霧蓮花濕月過樓臺桂子清騰路回橋巡像設羅穿曲洞出龍城更憐童子呼猿去颯颯蕭蕭下樹行

題靈隱寺皖公院

鄭巢

寒山葉滿衣孤鶴偶清羸已在雲居老休為內殿期

嵐昏鳴磬早果熟飯猿遲未得終高論明朝更別離

界石守風望天竺靈隱二寺

釋清晝

山頂東西寺江中旦暮潮歸心不可到松路在青霄

賜靈隱住持德光

宋孝宗

欲言心佛難分別俱是精微無碍通跳出千重縛不住天涯海角任西風

宿靈隱寺

潘閬

遶寺千千萬萬峯滿天風雪打杉松地爐火煖黃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

曲水亭　　薛　映

臺盤䟽石渠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賓告醉言歸主稱歡未倦雖非禊飲辰豈謝蘭亭譔

翻經臺　　姚　鉉

康樂悟元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花石

鍊丹井 靈隱十詠之三舊志所遺　　梅　詢

仙翁道未成棲神在巖石斫彼山下泉窮年鍊金液

洞陰春始綠苔甃秋涵碧緬邈不可期凭欄望鳧舄

翻經臺

靈運曾此臺冥心住幽寂重繹葉上書深藏林中跡遺文傳竹素野蔓侵苔壁登覽殊未休碧山日將夕

北高峯塔

高塔列遠岑亭亭幾百載鈴聲苔夜風輪影落滄海

閒雲伴危級晴日平烟彩欲下生暮愁千山閉輕靄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蘇　軾

推倒牆垣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巧歷如今也被謾

同顧保之遊靈隱　　王　令

閉門不見春色到出城始見江梅開行探幽泉至高絶共坐巨石聊徘徊時逢天風吹過客還有野鳥驚人來林間聊惜所未歷歸鳥空載斜陽回

和鄧溫伯內翰九月七日約遊北高峯　　韋　驤

幸奉清游入翠微陰雲淌日照旌旗登高預整孟嘉帽訪古聞詩白傅詩桂子正傳飄箸客菊英先喜泛琉璃公歸晋宿湖山暮恐誤郊關竹馬兒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楊　蟠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色凝諸嶺雷送春聲落後邨今夜青燈妨月上古人白首把詩論來朝山水終濡汎策杖相隨討澗源

隋眞觀法師塔

東閩人不識野寺在樵漁葉落年年滿春風爲掃除

白沙泉

不見泉來穴沙平落細聲夜高寒月漾銀漢太分明

北高峯塔　　郭祥正

聳出諸峯上湖邊正北看夜深雲霧散獨卧斗杓寒

石門澗

啟閉何人見湍流一澗分仙家無路入空鎖石樓雲

靈隱浦

有靈何所隱深浦老蒹葭漁父一舟泊却疑秋漢槎

合澗橋

兩澗飛來處雲深合一橋更無岐路别從此入烟霄

呼猿洞

隔澗白猿子呼來驗是眞一從滄海别啼嘯不知春

葛塢

二葛既成仙猶存煉丹處有時化鶴來徘徊不知去

韜光菴

逢人寂無語結草自棲禪但見岩花笑麗肩不記年

西菴 契嵩禪師舊栖

釋子能儒言迥出思遠上菴中閱遺編光燄高萬丈

卧犀泉

有角翻害身沉泉避刀剸故依金地慈非憚滄波遠

青林洞

青帝晝行躍岩前春不歸儘從霜與雪君看碧依依

白沙泉

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試清甘味須烹石鼎茶

翻經臺

盥手天池水熏毫海渚香翻成多少帙㙲石尚輝光

靈隱寺　鄧　肅

松葛擁翠入雲間雅稱高人養道閒自是紅塵飛不到一溪流水遶青山

老木森森小逕斜淡烟横鎖兩三家晚來欲寫蕭疎景舉目遥岑望更賒

冷泉亭　徐　渭

畏日炎炎爍太虛倚欄冰雪冷生膚百川萬壑非無水洗得人間熱惱無

宿飛來峰下作　藴　庠

吳中未歷佳山水湖上懷思去惘然雲去雲來兩峰寺鷗飛鷗没夕陽天客愁官渡落花雨歸夢下湖春水船想到對床成夜雨何須朧月向人圓

入靈隱寺　劉一止

石泉苔徑午陰涼手擷山花辨色香度嶺穿松心未

厭好開翻爲愛花忙

靈隱寺　　　李綱

我昔曾遊飛來峰白猿晝掛峰上松奕然靈光如彩虹鐘磬自響金仙宮宦游漂泊西復東雖欲再到無由從帝居約天陋瀛蓬蟠坳截筆待重瞳逆鱗聊試摩䶎龍謫墮劍浦山重重征鞍來此尋舊蹤恍如夢落烟霞中朱樓寶殿飛玲瓏寒泉幽石欣相逢門前池館虛今風一洗塵慮清心胸明朝南去隨征鴻惆悵勝遊回首空

次韻葉兵部九日不出十日登北高峰　　　周紫芝

登臨一笑與誰同此事人間未易逢莫恨清尊負重九且看黃菊笑西風江連北海潮初上山近丹霄路欲通向晚歸來得新句便知雲夢落胸中

贈靈隱長老　　　曹勛

一笑相逢語上方水雲踪跡覺清涼未論丈室葛藤話且喜齋廚蔬筍香開挂瘦筇隨意立却愁款段入城忙宿山更作他時約枕簟茶瓜冷不妨

冷泉亭放水　　　范成大

古苔危磴著枯藜脚底翻濤洶欲飛九陌倦遊那有此從教鷲雪濺塵衣

觀冷泉亭放水　　　樓鑰

冷泉淺濁使人愁開板橫坡去不收聽側細泉穿亂石始知別是一清流

夏日寄朴翁時在靈隱　　　姜夔

風吹松樹枝懷我松間友雲從北山來令我屢回首山雲夜夜起山雨侵人衣遙知竹窗裏自吟新雨詩

靈鷲寺　　　高翥

靈鷲名山萬古名幾回無事繞廊行殿前流水晴猶急塔上春雲晚自生鶴傍經牀聽梵語鳥窺齋鉢候鐘聲我來借得團蒲坐歸去閒眠夢亦清

靈鷲寺三首　　　湯漢

靈鷲古道場攝乎大國間一日忽翬飛四顧無靦顏

又

引泉巳成沼對石宜啟窗他年澗上橋爲子書春淙

取東坡兩澗春淙一靈鷲之句

又

南澗靜者徒小試扶顛手期畢棟宇工拂衣入岩岫

登靈鷲新閣　王埜

山從西域來寺自東南有林泉既奇秀岩穴更深黝住僧奮空拳經始亦已久俄然幻傑閣丹碧照林藪相輝靈隱前更勝天竺後理公坐厓屋千歲骨已朽坡翁昔曾遊遺何今在否洞猿不待呼清晝時一吼

次趙貴方九里松獨行韻　杜範

道機已熟絕閔閑縱步來尋輿裏山殘雪點衣消酒

醉晚風吹鬢帶詩還妙年羨子歡悰足宦步愁予樂事慳安得相從塵網外快將如意碎青珊

避暑冷泉　方岳

火雲散鱗甲萬瓦如炊燖東華車馬塵磯纖不自禁誰能半日閑脫身此窺臨百錢買漁蓬橫截南北岑追隨二三子未害山水淫邂逅十八公供作笙鶴吟頗聞彼上人振鬣萬馬瘖試讀沒字碑往聽無弦琴空堂無枯秀契我同向心清涼一味禪揮王開煩襟笑指亭下泉杉竹涵幽深薜橋橫三澗能怒飛出林奔雷吼春壑晴雪生午陰人間正炎熱去作三日霖

西湖泛舟入靈隱山　葛天民

晴嵐漠漠水溶溶落葉遮船翠蓋重秋色盡爲漁者占山光多向道人濃雲迎合抱前村樹倜遶飛來小朵峰送罷夕陽迎素月樓臺高下自鳴鐘

禱喜天竺山靈鷲過冷泉　張蘊

降香天竺去瀹茗冷泉來新徑石間過危亭木杪開烟山晴若畫霜葉濕如灰點檢經行處今年未見梅

月夜遠上人游方過靈隱　薛嵎

一點靈光在月生滄海深此中難著語何處可相尋野寺齋無定窮冬日易陰聽松行九里却坐冷泉亭

九里松　鄧林

松是山靈一手栽堯天長就棟梁材能斜怒起春風急似怪遊人喝道來

冷泉亭　徐集孫

山遠源深絕市聲許由因此隱方成一生獨喜枕流好萬事無如酌水清野衲洗心滋味淡騷人照影利名輕軟紅塵裏渾如醉誰識斯亭可濯纓

挽靈隱僧珏月窗

秋月只清輝窗明人不歸嘔心成宿病蛻骨悟前非書偈辭禪院緘衾寄母闈猿啼泉石冷客淚爲君揮

冷泉凭欄　陳　起

此山泉石勝還思日日登那知三生前不是住山僧

靈鷲寺手中烏啄食　潛說友

靈鳥渾覺不相猜啄食翩翩手上來自笑老軀頑似石彼渠認作出生臺

題靈鷲　黄初菴

屋畔危岑聳佛青客歸僧定掩雲扃洞猿牢穽循墻過几上偷翻貝葉經

贈北磵　許　棐

天下名山行脚遍依然形影瘦伶俜支吾寒若袈裟耐變眩烟霞筆墨靈對客敬如堂上佛讀書適似藏中經石頭路滑終難到不是詩禪莫扣扃

冷泉亭　俞　桂

步入侵雲嶺亭高路恰平池邊幽樹古水底細沙明無友詩難詠逢僧話轉清此中真勝地林寂鳥無聲

香林洞　董嗣杲

日月岩頭古翠埋綿雲深隔洞門開蒼藤隨石無根活靈杞何年有種栽氣凝野烟蘇蘚過暖熏山雨誤蜂來空亭誰領幽芳坐雲鶴同行損綠苔

石笋峰

異種休夸王板禪嶄然一角立峭頭遠尖自抱雲根壯叠誰疑雨簷纏夢裏三生空過眼胸中千畝漫流涎此龍難入寧僧譜出土摩霄是幾年

隋觀法師塔　釋遵式

五六百年內金軀亦化塵方知新塚土盡是古人身白髮爭名急青山送骨頻除師靈塔外一一好沾巾

游靈隱山　釋智圓

峭拔侵霄極靈蹤不厭尋開思曾有夢歸隱豈無心絶壁烟霞麗幽巖洞穴深那堪思悲理殘日白猿吟

冷泉亭

亭幽無俗狀清景滌煩襟砌壓寒流淺簷分積翠深晚花開照影古木冷垂陰凭檻不能去澄澄發靜吟

鍊丹井

仙去遺踪在冷冷翠岳邊冷光涵碧甃暗脉洩寒泉
月映冰壺淺秋澄古鑑圓羽人居止近閒汲灌芝田

冷泉獨賞寄冲晦　釋契嵩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游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
欻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
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香林洞　釋惟政

香林接幽洞香乳無時滴日暮白雲歸擘之不可得

鄞公菴歌　釋雲知

呼猿澗西藏石筍丹桂蒼松遶鷲嶺幾年陳迹絕纖
埃一旦佳名出清景山家時喜來五馬相攜欻曲空
巖下遂許誅茅結小菴異日功成伴瀟洒菴成可以
資靜觀目前直見江湖寬鄞公政簡每頻到試茶笑
傲浮雲端物外似忘軒冕貴此中深得林泉意野人
陪著病維摩游戲自同方丈地芳猷從此流千載且
得而今光勝槩

謁嵩禪師塔　釋惠洪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固有異要知手則然
晚世苦凌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跡者紛紛等狂顛
韓子亦儒衣偭強稱時賢兇陵作詬語到死不少悛
後世師韓輩穴據尤可憐走名不自信遂隊工語言
譁然皇祐間飛蚊鬧暗闐田衣動成羣愁瘦空自懸
縮頭不敢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
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鋋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
作書肆豪猛揮斤莫敢前羣兒雖覓敬應論已不專
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
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

入門寂無聲修竹滿空軒永懷儼然姿骨目聳清堅
僮奴豈知此佳此亦彌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山巔
再拜不忍去聽此遶澗泉吁嗟末運中那復斯人焉
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相諸祖肩
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願攜折腳鐺結茅西澗邊
歲時還松檜來此掃頹磚

靈隱山次趙然韻

君亦工詩若入神冥搜物象故應貧客兒亭下幾相
見巾子峰前便卜隣夢裏筆期生蕊萼胸中鏡嫩拂

塵埃何當鋤斧住山去要看青原一角麟

訪韜光祐公不遇　　釋如璧

紫蕨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道人閉戶不知
處黃栗留鳴鵲在巢

次韻靈隱小軒

小軒容膝趣清深只有溪風夜月侵絡石靜移春後
蔓陵苔危露雨中心松窗舊草秋蛇帖棐几誰磨雪
子吟他日幽人問往致茂林修竹似山陰

題靈隱集句　　釋紹嵩

古剎藏幽勝山門九里松飛空花片片落磵水淙淙
葉積池邊路雲生戶外峯幾回留我宿吟到五更鐘

張鎡　賈島　徐俛　曉瑩
鄭谷　靈一　簡長　誠齋

韜光菴　　釋斯植

石澗長松行十里杖藜從此得遲留青霄望去山河
遠白水看來日月流老樹葉殘霜鬼哭斷崖雲冷洞
猿愁韜光名在人何在千古茫茫幾白頭

元旦領客登北高峯　　釋若簡

雲繞簷楹埽不開欄杆直下是飛來笑看白玉芬陀
利領畧風烟又一回

冷泉亭放歌

截住冷冷透碧沙放開袞袞怒飛花石疑初裂遂婆
麓鯨擬橫奔海若家般地鼓徐翻霹靂噴巖用壯激
碒呀憑闌小住觀流止不獨揚瀾一笑譁

靈隱方丈新閣

鄉來屋老捫嵩稜欲上看山渺不能衡跨半天開複
道直從平地到危層上方近聽嬰兒語前塔遙分竺
寺燈昨晚亂雲收急雨憑高如看海濤崩

月夜遊冷泉亭　　釋永頤

地靈泉上寺松壑定深清獨聽子規叫況逢山月明
樹藏春洞黑石擁夜泉鳴日出喧車馬終非隱者情

冷泉亭　　元 方回

寺門不須入林磵瑩清襟老樹幾前代冷泉如我心
縋蘿猿接果龕石佛添金別有真天趣月寒秋夜深

飛來峯　　尹廷高

湖山獨愛飛來峯孤烟長嘯寒烟中丹霞赤壁藏梵
宇布襪草履來仙翁松根詰曲絡山骨水光雲氣相

冥蒙傳流來自天竺國擬奪造化開洪濛吾意此語特虛幻豈有重濁能淩空山川大地太始奠何假提掇逝西東詩人好奇故踵襲眩惑千古欺盲聾是邪非耶姑勿論且坐挹此亭間風

靈隱寺二首　王惲

山緣松竹烱光潤寺倚峰巒地位雄凭檻忽驚靈鷲上世間眞有化人宮

旋開僧牖覩山麗閒逐遊人行市同買得幾錢乾果子步穿深洞引猿來

游靈隱　曹伯啓

岧嶢鷲嶺梵王城秋氣平分寶界清火宅久居心獨苦雲林初識眼增明禪關已被猨猱透仙洞誰教鬼鑿成慚負半生泉石約暫來偷暇濯塵纓

冷泉亭　周權

昔人來自天竺國縹緲孤雲伴飛錫天風吹落凝不去化作奇峰聳空碧至今裂峽餘雲髓桂冷松香流未已翠光圍住玉壺秋不放晴雷度山趾道人宴坐無生滅烱烱層胸照冰雪夜深出定汲清泠寒猿啼

浙西巖月

古杉行題陳兵曹所藏李遵道畫靈隱道中二杉圖　傅若金

靈隱道中古杉樹上與雲霧相膠葛李侯一見爲寫眞霜雪蕭蕭起毫末此杉蒼茫幾百年鬼物扶持人所憐貞心豈容螻蟻蝕老榦或有蛟龍纏山靈萬里那得致見者皆驚棟梁器暗壁尋常度雨聲晴窗彷彿生秋氣吾聞大廈衆力持此杉誰能久棄之君不見道邊不材木擁腫百圍安所施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之江浙左丞　余闕

結駟向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自度小春橋偃蹇成芝蓋蕭瑟蔭蘭橈相送將何贈期君保後凋

靈隱寺　黃鎭成

路入西山窈復深法筵應有聖僧臨兩峰塔影天垂蓋千佛林光地布金牛笛儻逢圓澤語龍宮還見闕仙吟空中更上藏雲洞水樂泠泠奏八音

靈隱十詠　李孝光

靈隱寺

南洲崇西極大山樹崇闕經營編齊梁宏麗自吳越王水生虹蜺金樞孕初月稍高得縱觀川流淨如髮

冷泉亭

寒漪亂方樹倒景蘊晴宇濫觴側江海盈縮見寒暑下土方鼎嘆神物閟霖雨水上有仙人不得與之語

蓮花峰

怪石蟠厚地神功謝琢飾水深玉井凍風多日車側空聞涉江詠尚見嘉樹惜匪石有遺誠我心不可易

飛來峰

石室藏素猿丹穴養元鶯刻畫鬼力窮疏鑿禹功舊貝葉多蟲魚漢玉泯螭紐棟宇何王作後人遂奔走

鍊丹井

人生百歲期乃欲此金石鬼神守丹火能虎泛元液寒泉石巳凍繁露秋易碧往者汲井生高峰有飛鶡

呼猿洞

猿靜不自操棲宿有常處朝飲旣在澗暮止依在樹冥冥青楓林上有飛鳥路思爾不可見去隱南山霧

水臺盤

幽幽南山下中沚有鼓石窪尊絕制度曲流泛醪液自鑑媿濯足臨深懷衽席惟應洗心者能使百慮失

翻經臺

高臺亦荒蕪雲氣久已寂伊人樹貝葉後來念遺跡蟲魚出華言科斗藏壞壁岸然不可見風雨日易夕

高峰塔

地勢傾東維華岳持厚載靈戸俯河漢孤標拔江海初日謝芳暉蜿蜒貫華釆楊舲指吳興遙見出晻靄

龍泓洞

陰風肅然至神物在洞府雷火走石閒虎氣上幽處泄雲無時出積雪自太古詘蟠混泥塗作解致雷雨

冷泉亭觀猿　黃玠

俯石瞰寒泉飲之不盈升照影忽自笑相看面如冰搖搖松樹枝山猿呼欲應漸老筋骨疲愛爾解飛騰

遊冷泉亭　錢惟善

絺綌生涼坐酒醒暫於樹底弄清冷煮茶博士那知味覓句賓王尚有靈石上白雲終日濕洞中瑤草四

時青我來不宿空歸去夜夢廬山漱玉亭

懷靈隱朋獨孤書記　葉　顒

每憶湖山下烟嵐半有無西風肥芋栗細雨老菰蒲世事秋雲散禪心夜月孤輕包速瘦策吾亦夢江湖

閏三月四日夏仲信太守邀遊飛來峯和顧子經照磨韻　陳　基

千巖萬壑響奔雷分得西天小朶來雲氣滿林山罨玉松陰繞舍榻生苔煙霞遠蹟何當遂猿鶴留人未擬回今日使君犧白髮醉歸城路近三台

冷泉亭觀猿　張　昱

舊從巫峽看猿㹊此日山中復見之黠與樵蘇爭墮果捷於風雨下高枝月沉夜澗魂先斷風攪霜空叫轉悲應記往年梅嶺事玉環付與老僧知

和僧遊西山　張　雨

我愛飛來與靈鷲空洞嵌岩爭穴穿壞衲深依蕭寺住老猿爽抱白雲眠百年山中皆樂土二月江南惟漏天遲晴一過繙經室肯爲挈壺從幻仙

至正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翰林學士黃公晉卿

福建廉使貢公泰甫訪予靈隱蓮峯堂泰甫有詩因次其韻　釋至仁

蓮華峯頭梅雨晴閣老聯鑣尋友生衣冠慣識烟霞舊龍象爭看奎壁明海上兩衣韓子意山中沽酒遠公情詩成珠玉寫厓石出林一笑天風清

絕句五首荅靈隱竹泉和尚并簡徑山古鼎禪師

二

昔別中峯下江南春雨時每思相送處黃鳥囀高枝

三

十載不相見浮雲無定居荆吳千里意鴻雁一行書

四

佛日峰頭沒顛風劫外吹千年甘露味總在木爪枝

五

鷲嶺宗風盛龍門道望尊不知滄海月還照舂令原

梅花如白玉江上吐寒香南國驚春至思君空斷腸

次韻送智西堂歸靈隱　釋清珙

一榻平分鑑古軒熏爐相對坐忘眠山林禮樂無今

昔時節因緣有變遷樹影高低深夜月猿聲長短五
更天兩冬不得梅花信又約梅花到冷泉

冷泉亭　釋德淨

佛國煙霞境飛來不記年山空聲自答樹密影相連
崖裂藤垂澗峰高塔近天幾番鐘鼓動驚起定僧禪

九里雲松　明　凌雲翰

九里開雲萬樹松縱行記得舊時蹤黃金曾飾宋儒
字芻狗豈知秦代封風露橫陳鳴鶴鸛波濤澎湃舞
蛟龍我來朗誦靈山句清氣飄飄欲滿胸

冷泉猿嘯

飛來峰高多白雲野猿啼處夜將分三聲忽向嶺頭
渡一箇真如峽口聞哀雜澗泉遥歷歷清和蘿月白
紛紛亭中自傳曾留記明月重來看刻文

靈隱十景　貝瓊

蓮花峰

亂雲交蹙對孤石竦岧嶢地識金仙隱岩看玉女朝
香爐分秀色太華並高標恐有裁肩雪千秋尚未消

龍泓洞

遥遥羅剎國近接梵王臺海客然犀入山人採乳回
林間無日月地底有風雷聞道蜿蜒去寒潮自往來

葛洪井

洗藥源頭路通人有石門水涵青壁靜雲與紫霞奔
鼓翼朝飛鳥連肱夜飲猿仙翁今不見濯足弄潺湲

合澗橋

橫水東西落幽人日夜過宛宛龍赴壑隱隱鵲填河
緬想赤城路潛通滄海波遠公不送客芳草襴邊多

連岩棧

危棧梯空上人行杳靄中險應踰鳥道幽已出龍宮
日月三天近風雲一徑通何時倚飛翠極目送孤鴻

飯猿臺

猿父識猿性身與羣猿居應同支遁馬豈識狙公狙
共息貝多樹時分香積廚黑衣今不至長嘯意如何

夢謝亭

相傳謝康樂曾寄杜明師此客今爲土何人更解詩
山空黃葉晰蔵久緣苔滋日暮高亭坐悠然動我思

理公岩

山僧住上方高處更蒼茫不雨雲煙濕長春草木香
削成看小朶幽絕擬空桑漫識跏趺處白猿今亦亡

題名塔

雁塔高千尺東南遠建標江山留過客日月記前朝
鐸受天風震梯經劫火燒四賢誰復繼千古意寥寥

呼猿洞

白猿呼不至洞口白雲重澗落經霜果巖留桂月松
相傳來萬里獨嘯應千峰碧玉環猶在何人識舊蹤

雪蓬小朶歌送傘方舟還靈鷲

蓮婆雪嶺高崔嵬橫絕青天飛鳥回山中小朶更奇
峭石作蓮花千葉開巨靈擘山斷山脉一峰夜雨東
南擲千金乾竺空有名萬里蛾眉盡無色攢青疊翠
分西湖洞口白猿猶可呼咸和之年有慧理卓錫尚
愛飛來孤木杯高僧兩眉雪身如濁水青蓮潔緇經
石上不知年桂子年年落秋月

次韻靈隱復見心長老見寄兼簡泐禪師　高啓

高堂鐘鼓壽龍鷲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

印道圓學士許詩名幾趣北闕聽天近獨坐南屏對
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花新散滿瑤京

送僧悟歸靈隱

遊方應未久柳色變新年在路逢春雪還山訪冷泉
錫催投寺錫燈照泊江船去意休多問無言即是禪

寄靈隱良泐二長老　張羽

兩禪相對一燈懸鷲嶺龍宮地悄然七百年來無好
句泉聲空繞寺門前

寄靈隱寺不虛上人　卞榮

禪窟儒流得妙傳千番貝葉寫詩篇前身不是韓京
兆今世相逢賈浪仙花氣滿湖熏琬酌雨聲連日惱
春眠明朝候我來靈隱掃榻焚香石供前

理公巖　陳贄

離龕營結傍山根聞有於菟為守門施食臺荒花自
落翻經人去石猶存雲遮湖上山千疊月照巖中像
一尊隣寺今餘幾僧在數聲清磬送黃昏

合澗橋

綠樹層層怪石重東西磵遶梵王宮橋間流過雙溪

合雨後聲喧萬鼓雄遊客乍聞成久立老禪無聽似
真聾碧闌我昔曾來倚俗累都教一洗空

閻文振方伯王景端都閫諸公公餞靈隱寺

程敏政

錢塘門外日初紅萬頃湖光一境空白塔碧松山向
背畫船垂柳路西東放生宇識唐遺碣行在名傳宋
故宮弔古有情詩不逮一林啼鳥自春風

飛來峰下舊祇園勝覽平生第一番方丈雲深疑伏
虎洞門風冷罷呼猿天開圖史丹青筆水雜游人笑

語喧相對東皇須盡醉一時那得聚高軒

偃蓋松間載酒行才驚飄泊過清明五年別向茲山
會兩月春無此日晴石古誰參圓澤偈井枯猶帶葛
洪名酒酣又是分攜處情比江湖逝未平

登韜光菴遇雨

趙寬

層層林樾繞羊腸千仞廻盤入上方城市紅塵應洗
盡更教疎雨動新涼

送祥公歸靈隱時劉完菴作古感慨有作

沈周

飛花送酒春三月芳草留人雨一川蠟燭未銷香炷
在舊遊如夢話前年

韜光菴

史鑑

韜光古精舍遠迹西山岑崗岫層迴複雲嵐杳深沉
流泉激修竹綠蘿被芳林密葉蔭朝陽芳柯承夕陰
杖策遵微徑逝將支遁尋行行未易即遙聞鐘磬音
徒倚絕塵想冥思諧道心寄芳詠招隱松風和悲吟

冷泉亭口號與劉邦彥別

君去我獨留持杯勸君酒明日虎跑泉還來看山否

題靈隱祥禪師所寄扇

山月窺人色皎皎松風振瀑聲泠泠匡牀醉倚忽驚
起老僧時誦楞伽經

韜光次白香山韻

董澐

磵道盤迴上菩提自一家竹分泉過嶺藤附石開花
問臘看松樹休糧倚蕨芽丸鎗明月夜木客爲煎茶

靈隱寺

朱朴

合澗橋頭水飛來洞口山烏盤蒼壁影僧掩翠微關
松露晝還滴巖花秋更斑一年嘗一到一到一忘還

靈隱寺贈諦公　徐禎卿

聞有千年寺長松信許深冲虛半棲閣落日更登臨舟楫窗中小藤蘿天際陰江流明霽石淵響空林蟠據雄都會風烟異古今幽貞余有慕詩義爾能尋雲葉無言健淵魚本自沉終期白蓮社來就玉山岑

飛來峰同楊凡川王碧巖侍御宴　邵經邦

靈鷲山峰擁世尊諸天玉女似兒孫空山石竇移雲足響谷巖風斷雨痕驄馬動摇初出郭錦帆羅列駐

深村不辭迂遠隨流水細酌松花月滿尊

繙經臺　張芬

南本繙經處風流謝客兒明霞傳蛹語止水濬須眉河岳歸雄伯塵沙禮導師荒臺有遺跡千載見殘碑

北高峰　張時徹

複嶺盤青漢危峰峙碧空瀨霞標海樹日月走江虹桃片千巖落松陰萬壑重紫薇真可到脫屣會相從

游飛來峰　張瀚

長松十里晝陰重引入飛來第一峰洞裏紫霞明日月天邊青靄插芙蓉小橋不斷橫溪路古寺先聞隔樹鐘戀賞頓忘城市遠歸途幾處暮雲封

訪岣嶁山居　茅坤

將軍少擊劍聰與世浮沉獨着黄冠去言依青嶂深林中看虎嘯花外聽猿吟誰謂閒關久猶逢空谷音

飛來峰　王世貞

濤聲不斷舞苔虬忽爾贊嘆萬玉抽劫盡修羅移佛土願深阿育湧南洲懸崖宛轉疑龍藏叠嶺騫騰盡鷲頭自有真如飛不去幻軀天地任沉浮

千佛閣

靈山高閣迥千佛一燈傳萬古西湖月年年照冷泉

岣嶁山房客至留飲　李元昭

峰巒開霽景洞壑斂春陰蝶粉霑花面蛛絲繫草心青霞飛醉盞白雪汎鳴琴且盡山陽賞無勞問解簪

游靈隱寺夜宿澗西房詩帖　飛來社　祝時泰

九里入松陰山門隱雙樹南北兩峰高鷲嶺英靈聚茲遊詣夙期年光暢春暮僧筵佪園葵隨雲散幽步石橋度鳴泉荒苔澗西路別搆烟霞深巖巒迴迴護

茶鼎分龍團八窗藹春霧日夕映晴嵐月明濕華露
藹籟此中寂能使初性悟黃粱夢已醒白髮心何慕
明發期復來山中有眞趣

又　高應晃

宴游遵山阿珠林開遠嶂橫空聳絕壁兀突奇千狀
與客窮攀躋逍遙得前賞掃雲坐巖石嘯歌出天上
覽物眷彌重撫化心超曠曲徑既紆窕荇巾亦疏放
日落峰廻陰谷空泉逾響月升澗西樹水光同蕩漾
愛此佳景幽穿林復長往鳴鐘老僧候聽經鳥相向

握蘭徒結勤此志孰與亮禪關且莫閉分燈同俛仰

又　王寅

朝晞靈山遊暮適澗西住別搆分禪關仄徑引叢樹
瀑泉奔橫梁晴雷倒飛雨厓峭綴軒窗地偏剩幽趣
谷氣嚴春寒月明徹秋素蔬酌良夜懽蘭襟嘉朋聚
何必遘道林高談盡元度詞社振希音烟霞本深痼
任性矢終年勞生戒所誤塵網既近人還當縱遐步

又　方九叙

厭諠慕幽棲借陰晞夕憩梵宇枕山阿層巒延遠睇

水石互清華松篁紛蔽翳綠澗蓀芳椒依巖擁禪砌
嵐翠罨簷牙靈籟響雲際曖曖日將頹淒淒風且曀
稍覺朝歡闌還因宵賞滯高閣謝塵囂流泉滌夢寐
況復偶羊何寧須狎支惠尚了欣遠遊稽康慵作吏
苟非賢達人詎知身似寄

又　童漢臣

哲朋邁良晤琳宇托深寂鐘磬激空雷松藤挂禪寂
高澗馭雙流層峰峙千石唄誦傚維摩莊嚴仰帝釋
雲蟄試龍鉢月皎呼猿夕沙界儼三千根塵覃八百

展榻乞伽罪茹齋咲芝栢丈室羅廣座普願參十力
吁嗟畏途子俛仰迅駒隙眞理苟不悟飈輪安可息

冷泉亭　王穉登

暮瀑流花急春流飲鹿渾潺湲一片雨終日在山門

自玉岑逾行入靈隱次秦冰玉山人韻　黃汝亨

愛此長林好相攜朝爽行流泉清瀝瀝遠樹綠盈盈
乍展秋容媚微窺午影明深山惟鳥道古路有松聲
取徑非新得探幽覺妙生勝遊矜道侶靈境儼曾城

便倚雲峰卧徐將竹葉傾醉餘譚未已初月遡前楹

人日同匡山諸子集韜光菴分得山字　　樊艮樞

春回雙樹欵柴關勝日同人一共攀風引磬聲花外轉雲依泉響竹間還僧嬾蘿月禪心冷客醉梅花吏事閒清興坐深忘漏永橫將晨策更登山

黃貞父孝廉講授靈隱山中寄訊　　錢希言

學士題詩處山阿直待君鷲濤窗外寺鷲嶺幔中雲

取水猶刳木炊烟只飯芹客嘲何必解行有薦雄文

靈鷲看紅葉期沈無回不至同吳伯霖鄒孟陽方回嚴印持閻子與小飲冷泉亭解后郤古菴江邦申分韻得山字　　李流芳

故人紅葉下頻期來此山經旬始載酒惆悵不同攀邂逅愜心賞歡焉開客顏寒巖愛晚氣移席臨溪灣泉光照酒白木葉上衣斑況接隱者論暫令人意閑

同聞師兄鮑豁父登北高峰宿絕頂僧舍卽事　　程嘉燧

雙峰徑轉石林著攜客捫蘿宿上方澗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東來島嶼吞江郭西去雲山猜故鄉夜久禪心同寂歷松風諸嶺一何長

九里松

水流花落竹陰迴石路人稀空翠來元是游春看松客共穿香店摘青梅

入韜光

灌木夾修篁泉聲緣澗長自同籃轝入更喜酒瓶香

筍切雲根白瓜淘雪乳涼老僧宜野性敧倒共繩床

坐月金蓮池

竹根松月白泠泠暗石荒藤坐小螢邦笑林僧也歸去夜泉何事不同聽

靈隱夜歸二首

桑路沙中盡峰陰松杪多稻香明露葉溪雨颭風荷

又

霮䨴夏雲裏僧窗殊可嘉前山有飛電催上採菱舟

庚午冬游韜光　　文震孟

斜陽竹樹影蕭蕭獨有幽蛩破寂寥萬境不波心似
水滿庭紅葉映山椒

廻龍橋　　錢千秋

鷲嶺東來跨石梁冷泉飛濺定中香橋邊曾作靈山
會小閣長熒佛火光

岣嶁山房　　姚思孝

披戶無人至如探畫半縑竹香容我飽雲液許君廉
涙語何妨韻幽襞隨意添仙凡俱是障坐此即安恬

登韜光　　梁以樟

四山青欲下衆樹密難名時有竹光入遠聞泉水聲
颱拌石子落猿挂翠微行對境忘言說幽情去復生

青蓮山房 即包莊　　陳繼儒

名園極華麗反欲學村莊編戶晒柴葉纍牆帶石霜
梅根常塞路溪水直穿房覓主無從入裴徊走曲廊

又

主人無俗態築圃見文心竹暗常疑雨松吟自帶琴
牢騷寄聲伎經濟儲山林久已無常主包莊說到今

偕倪鴻寶朱美之邵先之施曾方陸夢文姚有

僕何壽平過西冷抵玉泉同入靈隱登韜光有
作　　黃道周

茲峰久不到重到倍岧嶤慧力歸眞宰頑心獨老樵
村烟未破面野竹尚尊腰欲就此中宿聽松試當潮

上韜光道　　陳子龍

澄氣發層徑午峰秀披扶孤亭喬木下散曠存清娛
水涸溪尚靜雲暝山復殊廣堂鬱朱草別澗生青蒲
懸輿攀絕巘返杖送幅途迭映媚樵路虛折限人區
幽篁疊娟姿飛泉歷虛無鳴鳥谷中怨巢鼪松際俱

高閣抱雲氣迢遞開江湖四山闃無人秋響相奔趣
物慮勞光采遐心適可符

岣嶁山房翠雨閣　　汪姬生

貌僻幽人揹此樓岧嶤怪石澗西頭寒生六月疑飛
雨短葛輕綃未可留

晚尋岣嶁山居　　張遂辰

寺右岣嶁宅崖盤路不窮穿林人踏葉響地水連筒
草閣寒雲半石橋秋磵中卑看蘿上月一片墮松風

靈隱磵中坐冷泉亭作

靈隱由合磵橋而北巖洞窈窕屈曲通明峭壁至削雜木壽藤倒懸斜倚根懸石外紅碧蒙幕一路抵寺門爲佳絕寺門翠屏環列下臨溪水冷泉亭踞其上波澄黛蓄淡然意深

靈鷲最幽隱翠壁寺門前磊砢百千石一一青蘿懸石邊殘雨晴新綠洗新泉泉香發深磵山氣彌靜專況彼長松外凉影何蕭然鳴禽不知處忽爾下空煙我欲理古曲遺音誰與傳恍逢白石上亭上方醉眠

從磵西上韜光

韜光由澗西盤折而上徑仄谷寒筧泉潺湲多蘗灌蘿蔦承翳日光每踞石小坐廻風墜雨幽不可禁昔以樓觀海日門對江湖爲勝益勝在攀躋不在眺望

鷲宮已深隱古路尚密茸乃復更西上屢折得奇踪斷橋接空磵泉竹響淙淙我來晝孤冷境清難久從山風下橫照石雨墜幽松蒼蒼不可極時聞隔湖鐘即此正迴絕遙心廻且重詎矜江海觀何地無高峯

冷泉猿嘯之一 西湖八景　無名氏

冷泉亭下北山陲曾見雌雄共引兒慣聽山僧朝說法能隨木客夜吟詩松披日暖人遊後蕙帳風寒鶴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雞啼老野棠枝

虛白亭　釋來復

洞然一室生虛白包括須彌百千億臥遊恍訝玻瓈宮幻出諸天帝青色常作清靜觀廓達含太空水晶寒映座上月玉氣晴射窗間虹神光圓照徹中外萬物朗融無隔礙空明一色鏡涵天觸目如居欲摩界我坐此室依靈光閒浮大樹多陰凉門開冷泉境路

入無何鄉道人不起那伽定夜明簾捲當銀潢扶過毘耶城趨出摩竭方身本無來亦無往安用三千獅子牀可知有相皆非實明暗色空誰辨晰莫教童子窺習禪誤作水光投瓦礫掃除聖解并凡情純清絕點泯見精忽驚兜率海天曉紅輪輾破琉璃青

虞僧孺辟穀靈隱山賦寄　釋如愚

不飯凡僧飯聖僧若爲辟穀碧山屑洞雲溪水皆相食郤道人閒飽愛憎

癸酉同僧彌游韜光已丑初夏重來過慧光禪

師屆指十八年矣爲賦此詩僧彌已亡不勝今昔之感

國朝 吳偉業

峰斷江天𣑯樓高海日紅鬆屆千丈雪衣破五株松扶杖孤雲裏開窗暮雨中聽泉還洗鉢好作淨名翁

宿靈隱贈晦公

侯 汸

古亭鳴澗記來真忽見澄潭映碧新劫火再興靈鷲寺儒宗今現法王身松臺印月知何夕禪榻移燈話昔塵私愧支硎難足老浪拋二十二年春

再過靈隱寺贈三日上人

張綱孫

雲門夙昔透禪機又向蓮峰麈尾揮座下不驚狂象舞潭邊常見毒龍歸殘鐘石語三車法涼露香生七寶衣白喜陶潛來入社登樓重宿白雲扉

冷泉亭

曹 溶

寺門雜衆嶺邀我入盤雲天地深無象溪山綠未分遙空飛磵坼清梵老松聞幽意何人覓沙邊問鶴羣

上韜光

十年重作冷泉遊絕頂依然架竹樓輸與道人閒坐穩春晴天濶數江鷗

獨過韜光

周亮工

寺裏登山去韜光景色偏空林無垢葉絕巘有清泉此地真岑寂看人自往還蕭然茶話後吾意已逃禪

遊韜光用關六鈐韻

王士祿

岧嶢靈境極探尋徑轉時聞谷鳥吟厨溜引泉銜澗過齋鐘出寺到山深飛飛戲蝶揹荷葉颯颯鳴蟬散竹林司馬遊來成倦客一椽還擬寄崎岑

遊韜光

笪重光

探幽策危磴石頂得寒泉坐對不知夕身世兩悠然

偕諸君過靈隱寺雨宿松霱山房限韻二首

朱彝尊

湖雲乍合山雨微平岡細路風吹衣過橋幾處甎塔湧到寺一道巖泉飛斬新白花戀照眼依舊青竹圍開扉攀蘿捫葛信公等我與僧彌暫息機

正喜餘霞射東谷何期簷溜滴階頭且貪是夕翦燈話判作來朝著屐人慧遠酒邊能發興屈顛肉罷詎生嗔貓頭之筍一飽足況有青青鴨脚芹

松霱山房六咏

四松逕

松子落五粒松釵橫十尋我來凡幾宿夜夜警皐禽

山茶院

二十四春風一百五寒食自開雪中花至今好顏色

清籟居

一夜雨鳴樹不知其幾重推窗看曉色對面北高峰

西㵎

山僧斸茯苓洗此西㵎水宛轉流樹根涓涓鳴不已

栗園

布葉密如櫟結實小於椽時有鼯鼠至翻飛不露身

竹筧

流泉半嶺來續以青竹管穿過白花籬忽注僧廚滿

韜光　　嚴繩孫

遲識韜光路幽修慚晚尋竹分諸院水林合數峰陰

風雨丹楹古莓苔綠字深靜看前輩語遠愧百年心

有吾鄉高
忠憲公詩

靈隱寺

轉知靈隱寺此日足幽尋自昔傳飛錫于今尚布金

江流消劫火山響答潮音桂子丹崖古蓮花碧殿深

到來惟瀑水近處即長林夜誦聞猿語朝參見虎心

未能捐慧業已是異塵襟落日荒荒去春烟細細沉

秖應掃花雨息影鷲峰陰

遊韜光菴　　秦松齡

復與諸山異藤蘿一徑通鳥歸孤寺外人在百泉中

竹密亂生綠林疎間落紅坐來殊自失何處置微躬

雨宿韜光　　潘耒

山行晴復雨小住亦為佳瀑怒欲崩屋雲寒時墮懷

無松便靜坐煮蕨稱清齋豈必吾廬好嚴棲願始諧

冷泉亭和蒸友樂天留仙　　陳祚明

峰插蓮花峻泉豬德水清石從天上墜蘿掛鏡邊生

㵎響孤亭逼松風列岫橫來游軒冕客遂有掛瓢情

癸亥五月三日同次谷過韜光留題　　沈受宏

我從此地尋精藍幽勝最愛韜光菴泉聲竹色轉曲

磴絕頂一望窮東南湖作杯盂江作帶諸峰雲氣相

吐含鷲嶺却在山腳下濃青萬樹浮烟嵐快哉高閣

谽谺巖仙篭遺蹟同禪龕菴中上人我舊識彈指十
載過門三老者修髯致瀟洒少者騷雅頗足談我來
蔬筍輙具飯所喜煮茗多芳甘空囊那得金布地破
費香積應懷慚此別匆匆適閩粤炎天遠道愁難堪
回思靈山隔塵外清景月嶂兼風潭明年定期襆被
到坐卧十日依瞿曇

丁巳嘉平遊韜光　王　撰

攀蘿探絶勝高覩極長空海色晴嵐外江流宿霧中
竹深千嶂靜寺遠一泉通輸與樓頭客清吟思不窮

班衣園懷古二首　韓世忠別墅　吳農祥

夾岍芙蕖合陰蜺薜荔疏角巾依石室高枕倚雲廬
故國多戎馬將軍御蹇驢清涼老居士問訊更何如

又

尚見思陵記樓臺有御題威儀開輦道曲折向丹梯
導騎還持蓋高僧共杖藜名園有勝賞日日醉如泥

夏首登韜光　趙吉士

澗水依山曲層陰失晝天一樓浮海日百雉接江烟
篠簜留春意松杉結大年此間棲託好聚石與談禪

韜光夜坐　厲士貞

曲磴隨溪折巖高泉勢供泉聲不斷徑樹影若連峯
石静留雲宿樓虛待月封清心忘就寐松響入山鐘

坐金蓮池上二首　汪懋麟

春去才逢一日晴深山四月喜聞鶯忽來小閣驚飛
雨都是山泉滴瀝聲
韜光絶壁好禪關今古游人自往還何事題名留片
石高吟只數白香山

冷泉亭

此亭不厭百回坐一杖還從四月來遊女漸稀山寺
靜渚禽初下夕陽開泉聲雨後響尤急梵唱晚來心
欲灰忽憶蘄王舊時事跨驢攜酒亦悠哉

韜光呈晦公　栢　古

靈鷲萬峯頭疏鐘出寺樓江湖烟外渺巒嶂檻前收
泉亂晴疑雨松深夏欲秋天空飛野鶴振翼遠滄洲

晨步韜光道中示移暉上人　陸繁弨

昔徑凌晨步籬花帶露垂溪雲流不盡海日起何遲
往事每多悔他生未可期不如歸白社杖履日相隨

靈隱寺　王又旦

碧殿金鋪十二重講筵坐繞百芙蓉道人不解風旛論獨愛門前六二峰

晚過靈隱寺訪晦山和尚　宋曹

曳屐夕陽動疎鐘晚寂然黑猿窺古佛紅樹鎖飛泉道氣千山外秋風一杖前不須復參眺飯罷學安禪

宿靈隱妙香上人房　徐延壽

雲藏孤寺迥北面見高峰石色埋苔蘚泉聲戰亂松泥香花下屐月冷枕邊鐘僧恐明朝雨呼歸鉢底龍

韜光　湯右曾

澗橋徙倚老松根肅肅岩扉晝不喧坐覺清風生石壁行窮修竹見山門依依烟郭江光繞點點林鴉海氣昏却怪白沙春漲潤遊人指點說湖痕

遊韜光贈山止上人　王原祁

捫蘿歷磴倍添幽乘興還須到上頭竹樹平分雲外出江湖一望閣中收山僧欲話當年事刺史空傳昔日遊為愛嵐光應惜別愛君佳句更淹留

韜光看泉　繆彤

潭影當窗靜泉聲入竹幽曉時長帶雨夏日竟同秋花有金蓮放魚多赤鯉游香山詩句好讀罷向林邱

冷泉亭　李德

一脈西山水分流過此亭凭欄諸念冷倒影衆山青花落憐春色人來是客星乾坤餘我嬾白眼為誰醒

同邵宮詹靈隱寺觀說戒　龔翔麟

前游詩債未曾勾又向湖邊上釣舟靈隱寺前天竺後綠肥紅瘦麥初秋

寶馬香車赴道場華鯨法鼓震僧廊風流二老開相挈也逐叢林灌佛忙

石筍峰

石筍槎牙勢分明走犨龍欲拼霄漢上時有白雲封卓筆誰相擬采芝人未逢再來猿已熟拄杖得從容

九日飛來登高　張需懷

良朋九日共相招一徑攀躋倚碧霄漁浦霞明當落照海門風急上秋潮重巖細菊開樽得絕澗飛泉出樹遙歸路上方鐘磬晚松陰竹色冷蕭蕭

靈隱訪諦暉和尚　邵錫中

六橋迤邐虎溪深三竺岧嶤龍樹陰石湧樓臺排漢
出潮迴鐘鼓帶星沉高僧廬阜開蓮社才子魚山賦
梵音借問西來何所道洞門閑鎖白雲心

上北高峰　　譚　宗

登山便不憚攀躋起北高峰曉塔暝雲鳥春泉養洞龍
海風朝影殿天樂下蹤松一自西陵別那知此地逢

癸巳孟夏游韜光巷還坐飛來峰下作呈山公
開士　　王式丹

層巖岸崿俯清流騁目登臨古上頭近郭烟横不斷

樹隔江山入最高樓窗摇竹色精廬近門聽潮聲古
刹幽坐玩奇峯不歸去欲移家具住杭州

甲申九月廿七日宿韜光作　　查嗣瑮

夜氣初澄萬里秋尺咫寸越兩悠悠忽驚紅日當窗
起天外金光海一漚

靈隱寺　　顧嗣立

高峰勢挿天北有青蓮舍石橋俯碧溪澗草青可藉
入門寒颼颼陰鬱類長夏江聲走雲根湖光流樹罅
猗歟梵王宮仙居誰與亞魚鱗排屋簷蘚磴任陵跨

佛殿敞以宏講堂清且暇徐行入佳境悠然如啖蔗
穿廚繞曲房石上寒潘瀉山春草木香嵐氣爭變化
巖半一聲鐘飛墮石梁下

遊雲林寺　　大中丞常諱安

武林山水自天開牽率遊人往復迴石筍楊梅爲輔
翼涎花月桂是輿臺泉多咽砌供猿浴松老留雲任
鶴偎慚愧香山白太傅政閒數數入山來

秋日與程風衣坐冷泉亭

寺門臨石瀨秋葉響楓林嵐氣變朝暮溪光自古今

危亭面峭壁偃松羅清陰接飲有山猿對啼多野禽
日影不得到烟靄空蕭森冷態異澗流塵囂任浮沉
鑑茲寒碧色寫我清曠心與子成舊侶閒坐發幽吟
憶登釣臺上懷古覓知音

飛來峰尋理公飯猿處

秋雲壓徑山木秀清霜點苔石痕瘦老樹垂藤百丈
懸瀑飛寒玉環峰走白猿何處叫西風夕陽洞口烟
濛濛聞道當年僧慧理齋餘香飯施猿公飯猿有臺
儼壁立我來不見衆猿集與於月夜得聞聲不似巫

山韻悲咽理公理公導禪津頑石點頭猿亦馴鷲峰
終古不飛去花龕深處四時春

壬戌秋日偕程風衣陸虛舟遊韜光菴

金天氣森爽晴光媚秋容西流大火盡百卉零露濃
幽興窅然發遠欣二客從登舟復攬轡迤邐循高峰
雲林暫休駕鷲嶺插層空言尋古巢塢紆廻一徑通
松篁飫眼碧楓柄染未紅捫葛叩禪室澗泉響淙淙
老僧具袈裟迎我蓮池東趺坐嗅妙香清涼心地融
小蛇名蜥蜴出沒未化龍與語多微諦潛心南北宗

相邀登傑閣恍若跨蒼穹四望渺無際肯惜目力窮
江濤與海浪如聞聲洶洶衆峰兒孫立湖水一盂同
亭午日色淡古梵鳴寒蟲老僧呈詩籍始自香山翁
沿革六七代留題盡名公就中論佳句頗覺時賢工
莅浙斯遊最所嫌太匆匆回瞻杳烟霧落日已下舂
率客返歸路林鴉噪夕風舟中仍小酌擬咏繼前蹤

觀雲林寺竹竿引泉

山腹流泉漫浩浩穿雲絡石縈巃嵸瀉聲落梵王
家錢源龍湧東西抱林坡犖确寺後斜山僧兢把泉
源討截竹刳心曲折通挽得銀河落晴靄跳珠走玉
響冷冷不與溪流爭故道涓涓滴滴入香廚餘波猶
得灌瑤草漢陰老人悄桔槔此方更比桔槔巧試看
齋鉢溢清泉海衆不愁生熱惱

秋日同程風衣遊飛來峰

秋霜拂拂襲衣寒靈鷲峰頭木葉丹浮世易隨駒隙
過與君同作畫圖看山空四面皆通徑泉冷終年不
起瀾莫謂宦途多逸興良朋好景欲并難

秋日登北高峰

虎林最高峰勢欲摩青蒼衆峰如兒孫羅列侍四旁
分星侵斗度占位居坎方火雲秋不收海氣騰朝光
澗流汩汩響野草霏霏香探幽性所便陟巘復緣岡
攀環三十六拾級褰衣裳須臾臨絕頂極目高鴻翔
慈塔廢已久禪扉亦荒凉殷勤懷古意四望空茫茫
舍策坐團蒲安所得壺漿路遙恐莫致悔不理游裝
宦遊四十載寓目皆難忘斯地愜素心信稱雲水鄉
小詩聊記事但愧不成章

冷泉亭

峰下流泉泉上亭泉聲亭影闘清泠石危長倩松根
護澗響難教俗耳聽月照洞中猿浴子葉飛嶺畔鷲
梳翎我來倚檻觀魚樂時有天風語塔鈴

早春陪彭少司農石源遊雲林寺

北峰之麓靈鷲前龍宮丹碧護泠泉蒲牢一聲集緇
侶法螺香梵傳諸天幽境四時宜探討當春巖壑鋪
芳草花綴柔條爛熳紅鳥鳴高樹間吭好我有嘉賓
佐大農書林武庫羅心胸自是西清著作手曾持玉
尺衆所宗臘日浙東有疑獄

詔命我公理直曲片言初讞稱平允賓筵乍啟帳歸
促請公乘輿作閒遊問水亭邊上小舟九里松陰迎
節蓋行行直到澗西頭古寺稽年始晉代雲林
宸翰輝朝采海氣遙升日氣中江聲時雜鐘聲內懷古
登樓思渺然延清佳句至今傳之（延清宋之問字）試憑鏡檻觀
魚樂不覺塵氛盡蕩捐共言此遊乃艮覿道合心同
情更適公如有意記長篇山靈應喜百朋錫

癸亥仲春八日陪少司農彭石源重遊韜光和
白香山藕東坡韻二首

我來曾叩此禪門秋菊春花景自分冰泮蓮池分淨
水光生佛頂覆慈雲離離雪影當窗見隱隱松聲徹
耳聞同上羣峰最高處頓將塵慮釋紛紛

紆迴竹徑疑無路掩映杉扉却有家束縛久如轅下
馬登臨暫去井中蛙野鳶日暖爭修羽仙杏風和漸
著花嘉客莫嫌生活淡冷泉亭畔酒簾斜

重九前一日偕友游韜光　沈元滄

翠竹丹崖仄徑通昔年曾宿此山中寒泉聲裏三更
月晚桂香邊一笛風不待逢仙悲往夢久思投社作

禪翁吟殘茗枕消閒日未識高人許我同

題雲林寺　張卿雲

六朝金粉屬蒼茫鷲嶺嶤嶤直指堂不是五丁輸鬼
斧何由千佛剩靈光猿聲實帶湘江雨桂子終留月
地香百劫紅塵飛不到欲將心印問空王

同巨觀游韜光　景星杓

初從雲林登俄就石橋轉曲磴屢迴互叢篁倏隱顯
攬衣徑烟緣穹然造絕巘不知天復高下視羣峰淺
孤龕栖一泉南檻面雙筍小閣巖桂側翻經談輿典

且從龐眉僧茗龕午供飯

冷泉亭看水　吳焯

陡覺寒聲起翠陰漏溪銀竹映森森幾棱石齒鎖巖
腳萬族雪花飛水心雁蕩成秋通海尾魚山有梵聽
潮音不知此地頻來往使我中宵[illegible]雨時

靈峰院晤濟明君兼看徐杉亭畫壁

偶為聽泉向夜行寺門未啟客知名年來竹徑坐孤
闕聊共龕燈話半更風雨瀟參詩一軸雲山駘蕩壁
雙清頻年我慣游吳會裙屐徧敎此處迎

癸亥春日錢塘明府王諱緯偕張司馬過金沙
港時行童進茶茶品不一坐客訝之明府戲曰
雨前雨後總名茶囑主僧作出句義果以雲外
雲中皆是客應之坐客甚喜明府復偕義果遂
聯成律

禪關靜掩在金沙為訪桑麻暫駐車緯雲外雲中皆
是客果雨前雨後總名茶緯先春滴露成團鳳果微
笑迎風落講花緯慚愧山僧清供薄一甌嫩色泛晴
霞果

秋日小憩白雲山房　汪坤

乳竇峯前路秋聲入徑聞寒泉千澗落翠竹半窗分
石瘦堆黃葉山深貯白雲結廬塵境遠趺坐到斜曛

白雲山房　陸秩

卜築依靈鷲軒楹在翠微竹聲留石几僧影到山扉
白髮人真澹青山願不違一枝如可借願息漢陰機

白雲山房　杭世駿

白雲深處掩蒼苔文練晴窗面面開曲水疏流花徑
去奇峯多抱小樓來愛晴拭几頻看畵掃榻留賓漫
舉杯最好萬竿修竹上一層青翠飯猿臺

冷泉亭　桑調元

適從絕壁來如漿潮白汗少憩面渟泖沁骨不待盥
潭潭虛白光一鏡涵止觀清極少鯈魚石髮風漪散
春淙雨後盈落澗飛瀧悍喧靜本同波對境發三歎
今晨游屐稀孤影漾泉畔山林其許我猗玗稱泿漫

飛來峯

造物娛畸人墮此嵌空石幽淙一滴寒春苔幾重碧
洞陰小沮洳正可度臘屐霽散雪竇烟四鏬天光坼

探奇思遥夜破碎穿月魄黠猿攀蘿窺識我非生客
陰房透底虚衒徑削面窄静聽冷泉飛倒硼聲崩濤
老樹蟠巖根棧雲掛孤策莞彼脚㧞塵鄙於烏頭白

新夏同沈方舟陳懶園翁允大厲樊榭游靈隱
過冷泉亭遇雨時方舟自金陵還期而不至者

家兄静山　　蔣宏道

老友還故山艮脅成小訂買舟發明湖斟酌極幽勝
披翠竟靈峰窅窦猶可認樹老雲氣封泉冷雨聲應
接膝坐空亭曠言得心印彷彿竹溪遊缺一興未盡

歡笑復流連永日同一瞬再期踏清秋但恐踈雙屐
西顧霽景微林中響烟磬

坐冷泉亭　　鮑鈖

雲林何限好亭古近招提石㵎泉猶澀春山綠未齊
梵聲松影裏樵唱寺門西借問呼猿處空巖鳥亂啼

題岣嶁山人舊隱　　釋正嵓

幽心懷蕙草春晏掇餘芬山色深不見谷聲如有聞
唐虞今邈矣巢許事空云欲識當年意茗望白雲

過雲林訪巨濤和尚　　沈廷瑞

檥棹行經葛塢松松陰拄杖愡遊踪雲林突兀前朝
寺梵唄高寒清曉鐘法席重開皈淨侶香臺遥映孱
靈峰老夫久矣息塵慮白社流風樂景從

冷泉亭

孤亭跱徙倚萬象縱流觀對此一泖淨令人毛骨寒
影垂霏濕翠響激溅危湍我亦忘機者欣欣魚鳥歡

止宿雲林丈室與巨公話別

山房隣絶巘一榻枕雲眠凉沁深秋後燈明古佛前
心清聞定板鼻觀溼香烟萍水孤蹤客禪棲別有緣

題新修雲林寺圖爲巨濤和尚作一百韻　　厲鶚

擅秀明湖曲鍾祥竺國鄰溯分龍蚴蟉峰聳鷲翱翔
洞古聽猿嘯巖廻得虎馴筧流空際雨花界定中春
叢宇原依晋緇經漫數秦駱丞吟海日達叟弭濤神
樹識西天粟叢標北戸鈞崇基先薙草表刹屢揚塵
兜率英規在耆闍異跡陳

聖朝恢正教尊宿導迷津諱具德和尚　白業䨀椎妙青霄結
構新金繩除劫燼寶綱闢荒榛簷翼翔霞外亭楣揭

水濵禪棲何玅眇信皷更鼙鷁億衆持芳饌烝徒侍
氍巾郅隆當繼治
皇豫歷時巡雉扇松門轉鸞鑣柰苑遵
奎文通八解
宸藻照三身鑾迴吹仙籟雲深拱紫宸傳燈誠有數慧
錫承需人獅座安逾甲鯨鐘叩過申梦橑隨雹落丹
粉共霜泯嵐瞎諸天像山棲禮塔民中興看慧命大
事問前因一鉢來京口雙牖駐潤濟巨公碣丹徒人經營閱
臘檀施歎酸辛洪願匡緇侶清修感上賓寓公延

杖履至詛本慈仁謂汪光祿萬松發甓書函悟登階覺地親
宰官今世現長者夙緣伸須達應同號伽陀更不磷
黐家金罔吝和氏璧非珍廣度毘尼戒宣揚如意輪
剞裹輸梓杞吳越名陶甎九乳雄樓峻千香傑閣匀
睟容臨丈六紺殿測由旬締造蹤仍舊莊嚴力與均
朱甍舒鳳翅雕砌甃蚪鱗栱畫拖虹彩楹形麗燭銀
風琴鳴窣窣岫幌映紛綳台岳尋靈驗高堂拜應眞
屋環田字樣材藉匠師掄劉塑形疑活曹衣摺似皺
攝儀齊儼肅列坐若嶙峋相好唐兼梵魔摧喜復瞋

以上叙度戒僧六百建轉藏殿鐘樓梵香閣重修大雄寶殿田字殿塑五百羅漢像僧坊閎並
餚靜院隙重紉剎腐欒櫨具傾欹板築頻闔開藍毿
菜層庇睦州薪浴房朝初換齋庖午鼓振孟富畱取
穫子敬栺餘困改箔勞烹冶精鋼聚令辰飛廉欣搆
炭屏翳怒融鋹爐啟圓穹蓋泉投萬斛蝱湯蓮炊漱
灑王粒漲璘瑞法食充虛腹馨聞動佛脣精乾寧委
土米汁可行輪以上叙修禪堂寮舍等及重鑄香廚大鍋勝境奚煩擇程
功尚未竣透迤鋪灑路次第補堙隃岍峭幽淙駛橋
堅暮靄屯鏡险搖綳柄波底涌華振望景肝爭鶩朋

遊趾集闐到遲尋月桂去便詠汀蘋婦孺瞻彌切熒
修浴倍淳魚王方溯淛蛇種亦歸閩核果供摩勒笔
筆獻屈眴浮圖楊衒記洒掃宋雲論以上叙砌寺外路築石門澗坼
與及修冷泉亭新建迴龍橋春淙亭慨彼稱懸薄惟知巧算緡涼軒凄
象篔烘館熨豹茵幺鳳偏欹舞妍蛾雅試顰臘夫殫
瑣瑣酒史棄諄諄龍彭謀攀資賢名背友荷霍奴驕
使氣鄧析訟連媢聾賄塡溝壑輸資謝主臣竟令空
室賦豈植福田畛智讓生生烏心慭趯趯魏渡江雖
弭楫旋里有紆紳粟濟翳桑餓囊審庇葛貧膠庠甦

淵斛穤稊逮垂鶉稅代償遁戶財堪慰厚危榮加卿
寺秩眷侍比閭諏社櫟纔辭欽陔蘭適守鄞（時光祿今嗣山守四明）
善根簪紱盛淨域煥巍琛宸旦傳無盡恒河永
弗湮 中丞揮巨筆太史染貞珉（落成時大中丞常公撰碑文侍讀鄭筠谷先生書丹）
璣貝須遣哲摛翰李此晨還淅東紺滑細
寫素毫純小李堆濃綠迂倪尚淡皴若頭峯碧潤石
腳渲蒼崢點綴稽晉躅微茫帝釋郭靜推界畫范
綴出闌楯影蟲琉璃道烟橫合衛幽四闍羅夕旖百
丈倚秋旻八部楞迦肯珍池長壽倫面龐休類覓腕
勁欲揮尊繞磴森梧竹周墀雜蔦蓀徐熙赤鸚鵡韓
幹白騏驎絢合驚懷倲澄覜止目嘲裓珠過笠澤輭
錦送淮垠險韻差肩陸奇思直尾鉤憑增武林事久
久歲踰椿

癸亥秋游雲林訪巨公於面壁軒

去年秋山聲蕭颯面壁軒中寄禪榻曉起推窗失四
山白雲正滃翢尼塔今年秋霽風灑然鑁頭重舉舊
因緣隨時喫飯看山坐不是諸方五味禪

巨公重建春淙亭於清繞橋詩以落之

高僧能復古華構樹陰開倚檻宜聽水登橋好看山
魚隨落花出龍帶暝雲還只在斯亭下來春賸占閒

春淙亭次樊榭韻　陳　章

冥然亭子影忽照迅流間倒溅三春雪平臨小朵山
酌時誰識味聽久竟忘還晚共高僧話交頭拄杖閑

冷泉亭同題詠（附錄）

三月十八日石田西村二君拉予遊西山予與
汝其道先行憩冷泉以俟少焉二君至予詩適
成諸君繼作石田仍寫圖而為山中故事例予
錄於上蒹葭倚玉媿不稱也　錦　英

雨晴林壑淨朝暉一路看松入翠微芳草似留客
卧黃鸝渾欲近人飛相逢巖叟收茶早久別林僧會
面稀同在冷泉亭上坐賦詩題壽澹忘歸

次韻　沈　周

入林兒子送斜暉洒面風清色漸微白髮再來渾覺
老青山久住不重飛老僧古寺相逢熟故國遺蹤欲
見稀千箇長松卧房近吹燈還照鶴羣歸

同作　史　鑑

久圖山澤遊若爲風雨欵驚雷破重陰及晨陽已顯
逶迤入幽深厲揭渡清淺靈山傳飛來合澗互回轉
蘿垂手可捫松高蔭堪假陽压丹霞凝陰洞蒼雪滿
秀色如可攬絕巘竟誰棧衆竅因風號羣芳逆春衍
追念平生歡歷歷猶在眼幸逢新相知巳少舊遊伴
老僧久見招相携集閑館解衣任盤礴覽物適蕭散
形忘慮則消情至心莫展寄言同盟人對酒歌勿緩

又　汝泰

肩輿侵曉别春城路繞西湖苑轉行滿眼青山曾識

面倚雲高樹不知名同遊喜有同鄉客勝日還尋舊
日盟忽聽奔雷鳴澗底問人才道是泉聲

沈徵君冷泉圖眞蹟舊爲靈隱僧房物藍秀才
謝青購得之爲先大夫壽在余家二十年矣鄰
蜀軟紅言歸未遂對此恍置身故山林壑間不
覺神往因和鏞汝二君詩并記得圖始末

龔翔麟

曾倚孤亭送落暉雲林風景記依微泉聲咽石奔難
住嵐氣侵衣濕不飛歲月漸催塵跡老鄉山久別夢

遊稀吟詩看畫生惆悵白髮滿頭猶未歸

桥舟自别錦軍城日日銅街信馬行畫裏青山逢舊
識眼前烏帽咲浮名秋風縱爽蓴鱸約烟水終尋鷗
鷺盟記取歸時携卷軸先來亭上聽泉聲

次鏞賓山先生韻　吳焯

晨坐高齋竟落暉柢緣讀畫悟幽微聽來畢靜水生
響看到出神峰欲飛往事重題無感慨昔遊如夢記
依稀回思羣展經行處空惱耕烟閤筆歸（簑田居先生曾屬王石谷臨摹此本）

又　沈嘉轍

卧看詩畫兩相暉遐想當年結思微古木三秋猿已
去寒泉六月雪橫飛風流往蹟誰能續墨瀋猶香知
者稀曾憶晚來成醉後一亭烟靄坐忘歸

又　厲鶚

石瘦林香起夕暉風中似有磬聲微好山招隱貧難
買妙畫通靈久亦飛題字尚留前輩在聽泉今見解
人稀頻年不踏松陰路卧以遊之却忘歸

又　施謙

石翁乘興寫春暉三百年來古意微雲氣未隨芥狗化泉光猶作翠蛟飛依然照眼林巒秀淒絕聯吟者舊稀笑指孤亭留戲語投閒會見幾人歸

又　趙昱 追懷川居先生

飄蕭落墨染晴暉幻出靈機思入微流水縱橫秋影澹亂峯黙刷白雲飛興乘野趣僧過早夢破花香客至稀我獨烟霞已成癖閒瓢結得便忘歸

又　趙信

琴書一榻拄清暉坐展淋漓畫入微花逐泉聲來蛫外寒侵木葉傍簷飛相過笠屐三生舊此景湖山半壁稀觸撥心情思往事老僧曾約在雲歸

又　丁敬

清詩直比謝元暉寫入丹青更入微林影尚如翳石瘦泉光渾覺抱亭飛山中故事看誰續畫裏高流得見稀片紙真堪敵瓊玖幾經遊屐憶人歸

又　陳章

明湖翠岫逗清暉冷燭他鄉夢境微對雨會心泉不斷聽風閒日葉都飛家山無那悲常隔殘楮如斯見亦稀塵土行縢能借我客中展處當身歸

又　姚立德

山僧有約占餘暉拈取松花一笑微院靜幾時叅佛去泉喧終日礙雲飛小亭風景常如舊此憏流傳見亦稀好與安心聊位置筍蹊拾句但將歸

又　趙一清

詩情真似謝元暉畫裏探幽思入微流水有時鳴汩汩棲雅不定故飛飛孤亭延賞襟懷得古老行吟歲月稀攜向松間少投憇未妨斜日聽催歸

坐冷泉亭作　符之恒

寒松韻長吟吹落風前句幽子忽自得晚影一亭聚遙見破衲僧擔笻入深塢山空擁春雲商略中宵雨

靈隱寺贈諦輝禪師　鮑鈐

三年曾一到雲水素相親僧老頭顱白山空花草春午齋叅玉版香界轉風輪舊識栴檀味從師證法因

冷泉亭　馬曰璐

鐘韻一星星幽尋獨此亭山從入寺好泉欲過時聽冷氣怯春服清暉隱翠屏我來嵒下坐刻石記曾經

和樊榭春淙亭即用原韻　張四科

誰復斯亭舊風泉礀戸間清寒徹危檻幽響答空山
宿鳥驚仍下浮花去不還明湖徒夢想眺聽愧君閑

春淙亭和樊榭作即用原韻　閔　華

重構此亭古潺湲一水間帶花流別澗和雨響空山
目送行雲去心期飛鳥還我來憑檻久清話與僧閑

增修雲林寺志卷七

遺事

明僧大善西溪百詠序云北高峯塔唐天寶年建中藏古佛舍利初建塔時有一花犬每隨工匠銜甎石置塔所至領吻流血於荒榛間得一石佛缺左耳犬即跪古寺基出耳湊合又一僧夜坐塔下虎欲噬之忽大蛇從塔頂噴霧作雨虎即吼而去按此事出太平廣記

李翺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春注曰即靈隱天竺二寺吳虎臣云按杭州無武陵山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

太平興國八年秋詔通慧大師贊寧撰大宋高僧傳三十卷王內翰元之贈詩有詔修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一老身之句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泛舟絕湖而來飯於普安院徜徉靈

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九十餘幼在院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政和中僧惠雲於冷泉亭前又作小亭郡守毛寶文友命去之爲詩并序云昔人以爲冷泉亭極其妙因加小亭其上然冷然水光滃然山幸以故去者過半予以謂不必加工但去其尤贅者斯善也如明境中而績畫非不美好所以爲清明者逝矣拂拭舊翳舊觀復還詩云而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蔽蒙眼界已通無礙物胸中陡覺有真空試尋栴檗鷲時變洞中事却聽猿啼與舊同白猿事萬事須臾成壞裏我來閱世一初終

宋丹陽葛澧作錢塘賦中有云傍西深入巖谷益秀上下天竺靈隱靈鷲爭出奇巘互獻重岫烟籠黛染澤通雲覆九里之松徑陰陰萬脈之冽泉瀰瀰數語簡而能該

周益公玉堂雜記云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大書東坡頼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之詩於屏間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絶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峰宛然天成景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潺湲人間炎熱何由到眞是瑤臺第一重

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若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贓罪廢爲庶人貧無以餬口來從師覓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尚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曰朕老矣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

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即以諭宰相宰相謂
贓汚狼藉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
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明日孝宗再諭宰相遂
復原官予大郡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
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宋楊郡王取無著禪師塔爲壽地遂啟其塔乃陶龕
容色如生髮再至肩指爪皆繞身舍利無數番三
日不壞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
惆悵啟頽甎路邊多少麒麟冢遍眼無人贈紙錢

南宋時有僧於韜光菴降仙請至釋子蘭以下十八
凡七十三釋皆唐人能詩者各書一詩語極奇絕
曲盡其景見武林舊事惜其詩之不存也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遥家居常頂一字巾跨
駿騾周遊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
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
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
緒無聊頼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强挽之行各
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値暴雨衆至迸避李奔至冷
泉亭衣袂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拊矜
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
心而悒怏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
敬心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
常員也韓曰世忠郤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
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
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
李遂陞京秩修箋謝韓王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秘監陸放翁嘗問松源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

旣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獻偈曰幾度驅車入
帝城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
空要眼聽

放翁西湖春游詩云靈隱前天竺後鬼削神剜作峯
岫冷泉亭中一尊酒一日可敵千年壽此翁之躭
玩鷲峰幽勝可謂極矣

乾道初臨安靈隱寺後山茁一蕈圓徑二尺寺僕見
之喜其光明潤澤採以納長老長老驚詫以爲目
所未覩謂之曰我固願食異味然合院三百人今

不過能及十之一非我法平等意也於是賫餉楊
郡王楊亦訝其大曰是當以奉玉食乃奉獻於孝
宗詔以賜靈隱蓋初不知其所從來也迨復持至
寺已經日盤內頗有汁沾濡兩犬在側爭舐之俄
頃間皆趺足若狂暇突毛顛仆地死諸僧乃悟爲
毒物使之入天庖寧不大爲咎累亟瘞諸深坑而
不暇窮其根本惟藉爲乘所御自是神物護持楊王
亦大貴人長老不私口腹故皆脫於意外之禍
瞎堂禪師舊畜一猿頗馴因衣之命曰猿行者淳熙

三年正月十五日遷化至期諸王卿相皆至師陞
座說聖遂入方丈扃閉久之衆窺窗隙並無聲欬
惟見猿持卷侍側亟入師已化矣猿書乃辭世偈
也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皆宋朝祖宗功德寺
也淳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迎
靈隱寺前名顯慈集慶寺土木之工過於諸寺人
名之曰賽靈隱寺
閻妃以特旨奪靈隱寺菜園建功德寺住持沖號癡
絕退院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
礙渾不礙十洲三島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
宋理宗取靈隱下菜園爲閻妃建集慶寺內司分市
材木於郡縣旁緣爲姦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雞犬
不寧雖勳臣舊輔墓皆不得自保或作詩諷之曰
合抱長材卧壑深於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
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閻妃之卒也即葬寺後寺
中存理宗御容一幅燕游圖一幅明監司陳邦佐
題詩云黃袍前顧紫袍隨樂事宮中此一時春色

錢塘渾似昔御街芳草正離離
九里松左軍教場內向有馬三寶墓至元十五年六
月內有軍廝名狗兒者因樵采墾土得一鐵券上
有字云雁門馬氏葬於橫衝橋後又有十字云至
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蓋古人知數者耳始知橫
春橋本橫衝橋云見武林舊事
明初夢堂噩公叅元叟端公於靈隱機鋒交契命掌
內記噩公嘗游越中詩人劉孟熙唐處敬輩集曹
娥祠見一僧敝衣坐船尾衆方分韻賦詩殊不知

顧忽作禮有剩韻乞布施一箇拈蕉字與之噩郎
應聲賦詩云平别飯罷促高梢撑出五雲門外橋
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翻晴雪浪
花舞絲弄晚風蒲葉搖西北陰沉天欲雨卧聽蓬
韻學芭蕉衆驚曰公非噩夢堂乎遂邀入社
永樂七年閏四月一日王希範遊西山記云西經行
春橋逾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峰下蓋西山第一佳
處也其高不逾五六十丈巖石瑰怪特異若犢駭
若阜立若烏喙若豹躍若蛇趨若棊置劍植衡從

假仰盆玩盆奇上多異木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
出石外冬夏常鬱鬱然丹葩翠蕤蒙冪聯絡種種
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瓏相通中外
鑿佛像泉自石脉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洞
久而始散有寺在山趾曰崇隱有亭曰冷泉澗經
其下始出沸激久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平瑩跋
石漱波毛骨爽徹同遊者余弟淵挑役者黄鄖阿
總約而不至者張懋升秀才也

增修雲林寺志卷八

雜紀

題名 碑碣附

李谷題名 在飛來峰頂

治平甲辰五月七日趙郡李谷容之從男侑奉命
謹題 正書摩崖

元國書 在飛來峰書分七首後題至元二十五年八月□日建功德主石僧録滋涉里兼督摩崖

理公塔石刻 一開寶八年募衆重建釋迦磚塔一座在清漣橋靈山里見舊志

天削芙蓉四字 在理公岩見舊志

周伯琦理公巖記 在理公巖

理公巖昔高僧慧理師嘗燕宋焉在錢塘虎林山
天竺招提之東玲瓏幽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
人慧苣房觀堂起廢紺敝爰闢是巖窈窕綠復霏
如堂皇雲涌雪積發洩靈藴後七年左丞綏寧楊
公之弟元帥伯顏清暇游悄快奇樂靜指金庀工
截鑿巖石刻十佛及補陀大士像金碧炳赫怳躋
西土冀邀福惠壽我重親利我軍旅冰釋氛沴承
奠方岳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爲虎林奇觀實荳公

執行精慤有以致之居吡號曰菩薩益非夸益天竺和尚允若師臘巳八十與苣同志徵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温記并書（篆書摩崖）

龍泓洞三大字（在洞額）

龍泓洞　金華王庭書（正書上三字徑八寸今巳剗去傍欵存）

龍泓洞三字（在洞門元江淮釋教都總統所經歷郭門書見昔志）

龍泓洞鑿佛題名（在洞內庸順元年歲次辛亥四月三日鐫記小楷文不錄摩崖）

烏重儒題名（在龍泓洞）

泉州刺史烏重儒寶歷二年六月十八日□□過遊此寺（正書摩崖）

孫覺等題名（在龍泓洞）

孫覺張嶶戊申十一月晦同來（正書摩崖）

穡頌等題名（在龍泓洞）

穡頌于咨蔣之奇頴叔岑象求巖起李杞堅甫熙寧壬子（正書摩崖）

高荷題名（在龍泓洞）

子勉游（行書字徑五寸）　熙寧丁巳（小行書摩崖）

李琮等題名（在龍泓洞）

李琮朱明之楊景畧黃頌胡援林熙元豐二年五月四日游靈隱洞（正書橫寫文右行摩崖）

胡宗師等題名（在龍泓洞）

陸德輿戚之遊與膺致道與𦬊中淳熙戊申中伏後一日避暑同來（正書摩崖）

潛說友題名（在龍泓洞）

潛說友君高父（柳葉篆字徑八寸）　咸淳乙丑閏月（正書摩崖）

亢氏也先帖木題名（在龍泓洞）

皇元至王庚寅春吉日副崇敎亢氏也先帖木（正書字徑三寸摩崖）

郝璿等題名（在青林洞）

太平興國二年戊寅十二月二日郝璿與知府正郎范轉運使副劉杜巡檢太保翟戸部判官杜通理孟同至此（正書摩崖）

查仲道等題名　査應辰等續題（二刻在青林洞）

江右查仲道錢塘周世科西蜀曹山□□□庭訓

□後百有四年兵部查公曾孫朝散大夫提舉兩浙常平等事應辰祭推周公曾孫承議郎通判越州軍事稽復同遊此洞敬觀遺刻實崇寧改元歲次壬午□月二十有八日也（俱正書摩崖）

胡承德鑿佛題名（在青林洞）

弟子胡承德伏爲四恩三有命石工鐫盧舍那佛會一十七身所期來往覩瞻同生淨土時大宋乾興□□四月日記（正書摩崖）

錢德範等題名（在青林洞）

臨安錢德範前陽僧貽孫同游皇祐二年六月一日（正書摩崖）

沈立等題名（在青林洞）

立之中行伯披子雍子明熙寧辛亥九月廿三日同游（正書摩崖）

晁端彥題名（在青林洞）

晁美叔熙寧八年七月八日題（正書字徑三寸摩崖）

趙善郊等題名（在青林洞）

浚儀趙善郊國安詡夫子美必愿立夫成紀李劉

公甫宛陵奚梲和甫開封向士逢吉甫古栝朱方叔君猷嘉定十有五年末伏日避暑來遊（隸書摩崖）

石景衡等題名（在青林洞）

石景衡叔平杜僎升陽同游（小字正書摩崖無年月）

道宗等題名（在青林洞）

道宗用晦行甫己未三月三日遊（正書摩崖無年月）

射旭洞鑿佛題名（在洞門）

清□弟子陸慶并妻李氏一娘造觀世音菩薩一尊乾興元年四月日記（行書摩崖）

冷泉亭碑（舊在亭上吳越寶大元年癸未立石見成化杭州府志）

吳越經幢（在寺門）

大佛頂陀羅尼經幢（左）　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咒經（右幢經文俱不錄）　新建佛國寶幢願文　蓋聞慧炬西然法雲東被眷言興建實煥簡編我國家裂壤受封帶河礪岳既勤王而繼世諒荷寵以乘時言念真宗聿懷多福於是旁搜勝景廣闢宏規築湖畔之山岡構城西之佛閣莫不遐森杞梓妙選楩楠營窣漢之基址列倚天之像設釋迦化主

中尊而高儼睟容慈氏彌陀分坐而淨標妙相仍於寶地對樹法幢雕琢琅玕磨礱琬琰勒隨求之梵語刋佛頂之秘文直指丹霄雙分八而伏願興隆覇祚延遠洪源受靈貺於祖先助福禧於悠久軍民輯睦猶宇肅寧宗族以之咸康官寮以之共治四十八願永符法處之良因八十種好更倩雲摩之圓智衍大堅固不可稱量凡在含生同躋覺路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建 時大宋開寶二年巳巳歲閏五月日 二幢同並正書

經塔 在寺內殿墀下

大佛頂陀羅尼經 二塔經文同並正書無題欵

梁簡文帝石像記 舊在寺中至道二年正月承奉郎守將作監丞梅詢撰寺僧刻石見成化杭州府志

景德靈隱寺記 舊在寺中羅處約撰見錢塘縣志

重修靈隱寺記 舊在寺中皇祐四年端明殿學士朝請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李淑撰見成化杭州府志

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 舊在寺中宋寺僧萸菴道淵集見錢塘縣志

司空相國書 舊在寺中見輿地碑記

嵩嶽大師影堂記 舊在寺中見輿地碑目

張奎等題名 在靈隱山

太常寺太祝張奎拱微太常寺太祝張覲經臣進士□文安□□康宅辛巳□夏十日同游謹記 正書

摩崖

王兢等題名 在靈隱後山

王兢皇甫彥李閎王愼修俞侯同游宣和四年三月十一日 正書字徑三寸文右行摩崖

沈遼等題名 在靈隱後山

磨達善述素道與炳之來癸卯重午 正書摩崖

物產

唐時靈隱寺多海石榴花白公詩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

八面松舊在寺門外乃造北高峰塔時瘞銜塼犬於松下許太平廣記

贊寧律師嘗著筍譜有云木竹笋出靈隱山中中堅亦通小脉笋堅可食採竹作杖可愛新婦竹笋出武林山陰其竹圓直韌可爲籖筍則三月而生可

食扶竹筍今武林山西舊謂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條皆對抽並引鶴膝竹出靈隱山節密而內實畧如天壇藤間有突起者又記天目僧詩云我本無根株只將爭為命此可備山中故事也

方竹格古要論云出西蜀杭州西湖飛來峰下亦有之

田子藝品泉以龍泓武林為第一

陸次雲湖壖雜記云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鷲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為証二

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夜一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於峰頂皎如白雪映月逾潔辛卯冬青蓮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衆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徐吟越溪而去

林洪山家清供云一日過靈鷲訪僧蘋洲留午粥甚香乃酴醾花也

著述 題額附

武林山七志一卷明仁和郎移生汝宣著移生後更名重生隱居靈隱山中因著此書

靈隱寺志八卷明昌黎白珩子佩撰萬歷壬辰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元洲張瀚序

冷泉亭三大字舊在亭上冷泉二字白居易書亭字蘇軾續書見武林舊事

冷泉亭三大字舊在亭上盱江左贊隸書見西湖遊覽志

冷泉亭對聯圓機風與溪相荅妙義人同石共談
世宗憲皇帝御製華亭刑部尚書臣張照書

面壁軒堅覺寶成屬婁水大學士王掞書

春淙亭三字海寧大學士陳世倌書

石叟塔院慧日舒光屬華亭大司寇張照書

面壁軒直指心宗屬華亭大司寇張照書

圖畫

沈周飛來峰圖見眞蹟日錄

沈周靈隱山畫卷自題倣大癡道人見江村銷夏錄

程嘉燧冷泉亭圖見名山勝槩記

李流芳西湖卧遊畫冊冷泉紅樹圖見檀園集

增修雲林寺志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是編成於乾隆甲子以靈隱舊志脫漏尚多且

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幸駐蹕山中

賜名雲林寺不宜仍用舊名故因前志而增輯之首紀

宸恩次山水次禪祖次法語次檀越人物次藝文詩詠而以遺事雜記終焉

宋東京考二十卷

〔清〕周城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東京考二十卷》提要

一事一蹟之在當時絕無足異惟後之人悲弔往事往往考其城郭宮室之制園苑之觀美及渠洫關梁之營置以至一閣一亭無關政治風俗之大而尋其遺蹤慨然如見當年事而發歌泣之情於無窮或所傳聞異詞則不惜近徵博討以求一當昔人謂讀書得誤字為快夫人情何快於誤倘亦好學深思從疑索信而懷古之情有不能自已焉也梁因宣武軍之舊建都於汴五代干戈相尋視國都如傳舍無復創制顯庸之志遂一切因陋就簡以至於宋而始稱漸備宋祖鴻開國之謨繼世因之海內太平百姓豐樂無事工築營繕之興踵事增華靡不窮極其盛盛極而衰蕩焉無存什一於千百亦其天時人事相環之理不得不有如是也獨是宋之距今未遠也漢晉以下之蹟往往見於故都可道說而宋近在數百年內其賢君相之德業學士大夫之文章悉於今為烈而獨東京已事忽湮泯磨滅至求其故蹟而不可得豈不惜哉此亦有由矣汴濱大河河水數以決告而又衝東西南北為戎馬四出之地無險阻絕塞之可憑故名區奧境半沉沒於洪波巨浸之中而烽燧之餘蹂躪燼燬問其故老而杳無復有存者斯東京之徵信為倍難景物之留而可稽者不得與他都會齒豈

非地勢之遺不同所致而然哉夫政治載於史風俗載於志其繁簡文質之爛然青簡不變也不變者無庸考惟是陵谷之遷移境遇之顯晦或蹟是而名非或名在而蹟去非實有得於見聞之餘則名與蹟相謬謬與謬相傳非但如魚帝帝虎之訛可以心揣而得也後雖有博古之君子其何所從而正之周子石匏客大梁三載隨境討搜凡書之所有必求信於目目無可信則訪之耆舊以求信於耳至耳目無可信則仍參之稗官野史覈證其見聞之所得俾其城郭宮室園苑渠溢關梁閣墓及他蹟之非一而足無不織悉臚列而東京一百七

十年間遼炯然若目前事雖間及於前不過遡其沿革之原或偶及於後亦不過推其沿革之委其意總求覈乎宋之東京而止故曰宋東京考也誠於此得其沿革之故以想其時之盛衰而政治風俗之大亦未嘗不略見於此矣且吾則更有感也宋祖欲留都洛陽晉王諫止之謂國家之固在德不在險夫其始之興也固以德而其後之亡也則以無險之可恃有國者觀前之所以興與後之所以亡修德而無忽於險則雖以此書為得失之林可也雍正辛亥夏太原王瑛拜序

凡例

一建隆已前東京非宋靖康而後宋不東京東京者考宋一百七十年遺蹟也蓋自河淪兵燹東京之陳蹟無存代往星移憑弔之間見皆非或訪之故老或證之典籍曾不得什一於千百寧止曰討索故實亦聊寓盛衰之感云爾

一蹟大而城郭宮室小而關梁井墓隨境搜羅罔不備載至若因蹟而有事實因事而有論斷則皆采緝百家諸子之記載而各附於蹟之下俾觀者務得其詳且以見蹟之顯晦然有所關非等鳥音卉

色之過耳目也

一蹟之附見別條者不復再見本條之下如樓閣之已見於宮城亭館之已見於民祠者悉皆略而不載以避重出汲古者錯綜考之庶乎其具焉

一蹟之創置沿革偶有溯源循流前後並載而後止及乎明代者蓋以

本朝或於宋之遺蹟間有興舉增華則其因仍改易自有志乘可稽無復多贅

一採摭事蹟或有字句隱僻疑義難解悉為援引曲證附註本句下庶使覽者無遺焉

一事蹟各以係據之書冠於其先乃後彙群書並註
撰著姓名列諸卷首用備稽考
一事蹟有證諸稗官記乘而異同互見無可折衷者
則爲之微信於聞見而祇以按字冠之或雙行注
於本蹟下非敢妄有臆斷
一考證務核其實寡言貴提其要故凡採諸事蹟既
不嫌旁羅尋索而又每多刪繁削冗較訛正謬期
於簡當無竒至考核未周引據未備管蠡之見遺
憾實多不能無俟世之博洽云

目録

採摭書目

太平御覽 李昉等

三朝寶訓 呂夷簡

三朝聖政錄 石介

兩朝寶訓 林希

四朝國史 [illegible]

兩朝志 [illegible]

聖朝職略 龐元

九朝通略 熊克

皇朝政略 [illegible]

建隆遺事 王禹偁

聖宋掇遺 余靖

國朝會要 章得象

續會要 虞允文

中興會要 梁克家

神宗實錄 呂大防

哲宗實錄 蔡京

東都事略 王偁

皇朝事實 謝枋得

宰輔編年錄 徐自明

宰輔拜罷錄 范沖

文獻通考 馬端臨

職官分紀 孫逢吉

通鑑長編 李燾

續通鑑長編 李燾

宋史 脫脫等

宋史地理志

宋史河渠志

宋史列傳

宋史任伯雨傳

宋史拾遺 [illegible]

水經 桑欽

戰國策 [illegible]

陳留風俗傳 圈稱

史記 司馬遷

水經注 酈道元

皇覽冢墓記 [illegible]

兩漢博聞 楊侃

東觀漢記 劉珍等

西京雜記 葛洪

炙轂子錄 王叡

續述征記 郭緣生

遊名山志 謝靈運

唐書 韋述

元和郡國志 李吉甫

翰林志 李肇

朝野僉載 張鷟

寰宇記 樂史

括地志 魏王泰

地形志 魏收

清異錄 陶穀

翰林續志 蘇易簡

金坡遺事 錢惟演

禁林讌會詩序 李昉

萊公雜說 寇準

晉公談錄 丁謂

乖崖語錄 張詠

僧史略 釋贊寧

涑水記聞 司馬光

訓儉 司馬光

溫公詩話 司馬光

溫公續詩話 司馬光

歸田錄 歐陽修

六一詩話 歐陽修

王魏公遺事 王素

韓魏公家傳 子思彥

韓魏公別錄 王巖叟

王沂公筆錄 王曾

王沂公言行錄 弟舉

呂申公家傳 [illegible]

楊文公談苑 宋庠

景文筆記 宋祁

聞見雜錄 蘇舜欽

蒙求 范鎮

東齋記 范鎮

張洎集 [illegible]

東坡集 蘇軾

宸奎閣記略 蘇軾

仇池筆記 蘇軾

伊川文集 程頤　家塾廣記 呂希哲
呂氏日記 呂希哲　傳講雜記 呂希哲
孔氏雜說 孔武仲　談苑 孔平仲
珩璜新論 孔平仲　錢氏私誌 錢世昭
隨手雜錄 王鞏　聞見近錄 王鞏
續聞見近錄 王鞏　甲申雜記 王鞏
元城語錄 馬永卿　晁氏客語 晁迥
龜山語錄 陳淵等　南遊記舊 曾紆
隆平集 曾鞏　紫微詩話 呂祖謙
紫微雜記 呂祖謙　墨莊漫錄 張邦基

名臣言行錄 朱熹　湘山野錄 釋文瑩
玉壺清話 釋文瑩　水南翰記 李如一
緗素雜記 黃朝英　王氏畫苑 劉道醇
洞天清錄 趙希鵠　延漏錄 章望之
國老閒談　閒中今古 陳頎
晁氏雜說 晁補之　青箱雜記 吳處厚
演繁露 程大昌　繼古叢編 施青臣
意聞記聞 陳子蒸　默記 王銍
洞微志 錢希白　儒林公議 田況
圖畫見聞志 郭若虛　遺史紀聞 詹玠

斐然集 胡寅　冷齋夜話 釋惠洪
三餘贅筆 都卬　鐵圍山叢談 蔡絛
宜春苑詩注 范成大　劇談錄 鄭景駢
昨夢錄 康譽之　風月堂詩話 朱弁
曲洧舊聞 朱弁　清波雜志 周煇
蠡海錄 王逵　鼠璞 戴埴
北轅錄 周煇　畫墁錄 張舜民
至正集 許有壬　寶章集
侯鯖錄 趙令畤　東京記 宋敏求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話腴 陳郁

行營雜錄 趙葵　硯岡筆志 唐稷
玉照新志 王明清　揮麈前錄 王明清
揮麈後錄 王明清　輶軒雜錄 王襄
師友談記 李廌　止齋集 陳傅良
雲麓漫鈔 趙彥衛　趨朝事類
避暑漫鈔 陸游　老學菴筆記 陸游
老學菴續筆記 陸游　能改齋漫錄 吳曾
文昌雜錄 陳襄　暇日記 劉跂
卻埽編 徐度　國老談苑 王琪
墨客揮犀 彭乘　後山談叢 陳無已

後山詩話 陳無己　西溪叢語 姚寬
朝野雜記 李心傳　可談 朱彧
鄰幾雜誌 江休復　海語 黃裒
萍笑錄 徐鉉　寓簡 沈作喆
盛事美談 　道山清話 王暐
暖姝由筆 徐充　澠水燕談 王闢之
東軒筆錄 魏泰　貴耳集 張端義
捫虱新話 陳善　朝野類要 趙昇
嘉謀錄 　夢華錄 孟元老
自警編 李善璙　桯史 岳珂

愧郯錄 岳珂　物理論 楊泉
蓼花洲閒錄 高文虎　孫公談圃 劉延世
塵史 王得臣　地理通釋 王應麟
困學紀聞 王應麟　楓窗小牘 袁褧
燕翼詒謀錄 王栐　避暑錄話 葉夢得
石林燕語 葉夢得　石林詩話 葉夢得
海錄碎事 葉廷珪　錦繡萬花谷
字訓 沈括　夢溪筆談 沈括
補筆談 沈括　聞見前錄 邵博
聞見後錄 邵博　[illegible]堂野史 林𠃍

御製艮嶽記略 徽宗　艮嶽記略 張淏
雲谷雜記 張淏　華陽宮記 釋祖秀
海嶽書史 米芾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揮麈錄 楊萬里　容齋隨筆 洪邁
容齋三筆 洪邁　容齋四筆 洪邁
容齋五筆 洪邁　容齋續筆 洪邁
俗考 洪邁　青瑣高議 劉斧
竹坡詩話 周少隱　清溪寇軌 方勺
野客叢談 王楙　委巷叢談 田汝成
泊宅編 方勺　林水錄 彭年
水議 王回　歸叟詩話 王直方

江行雜錄 廖瑩中　宣和書譜
傅獻簡公佳話 　賓退錄 趙與時
林靈素傳 趙與時　中吳紀聞 龔明之
麟臺故事 程俱　茅亭客話 黃休復
厚德錄 李元綱　水衡記
庚溪詩話 陳肖巖　括異志 張師正
倦遊錄 張師正　遯齋閒覽 陳正敏
宣靖妖化錄 　研北雜志 陸方
豹隱紀談 周遵道　成都今古記 王剛中

苑洛志樂 韓邦奇　稽古定制
新舊官制論 黃琦　日格類鈔
省括編 姚文蔚　祕笈新書 謝枋得
碧湖雜記 謝枋得　鶴林玉露 羅大經
五侯鯖 彭儼　靖康朝野僉言
元亭涉筆 王志遠　都玄敬詩話
閒中今古錄 黃溥　四六談麈 謝伋
名賢詩話　南州異物志 吳萬震
有宋佳話　方輿勝覽 祝穆
九域志 王存　辛氏秦記

一統志 李賢等　雲烟過眼錄 周密
癸辛雜識 周密　齊東野語 周密
志雅堂雜鈔 周密　歲時記
愚見紀忘 和娜　月令通考
歲時廣記 陳元靚　輟耕錄 陶宗儀
月令廣義 馮應京　禪通紀
宋史筆斷　宋學士集 宋濂
太平治迹統類 彭百川　說楛 焦周
天中記 陳耀文　田居乙記 方大鎮
治河通攷 吳山　說略 顧起元

資治宋元通鑑 王宗沐　震澤長語 王鏊
世史正綱 邱濬　路史 羅泌
讕言長語 曹安　埤雅廣要 陸佃
畫論 湯垕　國相寺記 李夢陽
兩山墨談 陳霆　函史 鄧元錫
焦氏類林 焦竑　真珠船 胡侍
七修類稿 郎瑛　廬陵集注
資治通鑑注 胡三省　翰苑群書
新增格古要論 王佐　山堂肆考 彭大翼
山堂考索 章如愚　芝田錄

廉吏傳 黃汝亨　說史雋言 張大齡
農田餘話 真逸　玉堂漫筆 陸深
金臺紀聞 陸深　堯山堂偶雋 蔣一葵
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異物彙苑 王世貞
世史類編 王世貞　名山記 慎蒙
續文獻通考 王圻　彙書詳註 鄧道元
鴻苞集 屠隆　玉堂鑑綱 葉向高
升菴詩話 楊慎　丹鉛總錄 楊慎
丹鉛餘錄 楊慎　尚友錄 廖用賢
可如堂遺編　綱鑑正史約 顧錫疇

冥林　支允堅　　汴京遺蹟志　李濂
墨林快事　安世鳳　　眉公筆記　陳繼儒
書畫史　陳繼儒　　書蕉　陳繼儒
群碎錄　陳繼儒　　智囊補　馮夢龍
棟字篇　沈自南　　湧幢小品　朱國楨
緇門崇行錄　釋袾宏　　藏書　李贄
初潭集　李贄　　六研齋二筆　李日華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紺珠閒錄　柴為楫
考古類編　柴紹炳　　冬夜箋記　王崇簡
曬緩軒雜述　朱朝瑛　　分甘餘話　王士禎

居易錄　王士禎　　筠廊偶筆　宋犖
日知錄　顧炎武　　揚州鼓吹詞序　吳綺
天祿識餘　高士奇　　妙貫堂餘譚　龔君弘
宋稗類鈔　潘永因　　史學提要箋釋　楊錫祜
河南通志　鄒守愚等　　開封府志　錢綸
祥符縣志　朱天麟　　無錫縣志　徐永言
太上律科　　太上三尸中經

宋東京考卷之一

嘉興石鉋周城緝

京城

按宋史地理志東京汴之開封府也五代朱梁為東都晉漢周皆為東京藝祖仍周之舊為都亦曰東京舊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二門北曰望春即舊曹門初名和政南曰麗京即舊宋門南面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西曰崇明即新門西二門南曰宜秋即舊鄭門北曰閶闔即梁門北三門中曰景龍即舊酸棗門東曰安遠即舊封邱西曰天波即金水門以上各門初皆仍梁晉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惟保康一門大中祥符五年始創之新城周廻

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大中祥符九年增築元豐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詔有司度國之南展築京城移置官司軍營新城創於周其城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十三門周世宗顯德三年以其土嫌取鄭州乕牢關土築之俗呼為臥牛城南三門中曰南薰東曰宣化即陳州西曰安上即戴樓東二門南曰朝陽即新宋北曰含輝即新曹太平興國四年改寅賓後復西二門南曰順天即新鄭北曰金輝即固子北四門中曰通天即封邱天聖初改寧德後復東曰長景即陳橋次東曰永泰即新酸棗西曰安肅即衛州門以上初皆因周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汴河上水門南曰大通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順濟後復北曰宣澤舊南北水門皆曰大通熙寧十年始分名之汴河下水門南曰上善北曰通津天聖初改廣津熙寧十年復惠民河水門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

水門上曰咸豐下曰善利舊名咸通熙寧十年改上南門曰永順熙寧十年賜名後復於金輝門南置開遠門即萬勝門舊名通遠以上皆太平興國四年賜名天聖初改今名惟含輝通天大通通津等門雖改而人猶舊名也城濠曰護龍河
闊十餘丈濠內外皆植楊柳粉墻朱戶禁人往來城門
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惟南薰朝陽順天通天四正門
皆直門兩重以通御路也

北轅錄　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古大梁城也

國朝會要　自朱梁建國以汴州為東都皆因藩鎮舊
制但改名額周顯德初始廣新城周廻四十八里二
百二十三步

畫墁錄　周世宗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
以馬力盡處為城也

侯鯖錄　舊城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汴州城
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闕城亦曰
裏城新城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廻
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
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蓼花洲閒錄　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
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衹書朱雀
門須著之字何用普對曰語助上笑曰之乎者也助
得甚事

東京記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
城三年正月發京畿滑鄭曹之民命薛可言等督之
仍命韓通總其事王朴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
皆朴定其制踰年而成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為敵樓
作甕城及濬治濠塹

癸辛雜識　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宋神宗又展拓
之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
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址
尚存

桯史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
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
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
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
築故城即當時遺蹟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
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
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
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
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撒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
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

中至以表記雨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其張皇也靖
康戎馬南牧秸罕幹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
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
一抨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睹至是始
驗

夢華錄　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
整望之聳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二百步置
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
修造泥飾專有京城所提總其事

歷史　哲宗陵曰永泰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

以犯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朋有永泰神
乞改廟額詔從之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
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熙寧間因內璫馬首
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練為大扇或加以
青囊盛之用蔽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
詔禁止

退朝錄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五年
九月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六月始許中書
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

愚見紀忘　汴之外城門名各有意義如云鄭門以其
通往鄭州也酸棗門以其通往延津即舊酸棗縣也
其固（一作網）子門未知其義近閱宣和遺事內載上清
寶籙宮成浚濠水深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
門橋二橋之下叠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
來不覺又都城治革云西面門從南曰順天門俗名
新鄭門次曰利澤水門汴河自此入城次北曰開遠
門又名萬勝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固子門歐陽公
歸田錄亦云欲於固子橋然則以叠石為固而名其
橋因以名其門也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橋梁之

固以為固所依阻故曰固或曰固作顧視也汴城固
作之形北視黃河為子而子不敢來害其母此臆度
之說無所據

括異志　天聖明道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即曰
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
王孫女為后

孫公談圃　元豐元年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
千為儲直元祐初公為御史按圖視閒發屬來山乾
艮例皆發掘將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
況天子眾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特土

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舁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開封府志　今省城即宋之舊裏城創於唐德宗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歷宋金元皆土城明洪武元年重築始內外甃以甎石周廻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廣二丈一尺池深一丈濶五丈門五東曰麗景南曰南薰西曰大梁北曰安遠東北曰仁和外建月城三重上各建樓其西舊名望京又建角樓四敵臺八十四警舖八十三東西南甕城內皆有漢壽亭

侯廟而北門甕城內則元帝廟也崇正十五年李自成攻開五閱月不克乃決黃河灌城蕩為泥沙矣

四京

按地理通釋東京開封府舊城即汴州城唐建中初李勉築周廻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本朝曰闕城亦曰裏城新城周顯德三年韓通築周廻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本朝曰國城亦曰外城大內據闕城之西北宮城周廻五里即唐宣武節度使治所梁為建昌宮晉為大寧宮建隆三年遣使畵西京大內按圖修之乾德三年導五丈河通宮城為池西京河南府開寶八年修洛陽宮室九年幸西京四月有事南郊京城周廻五十二里大內據京城之西北宮城周廻九里三百步南京應天府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邱也周為宋國漢為梁國隋唐為宋州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景德四年陞應天府祥符七年陞南京（正殿曰歸德）高宗即位於此北京大名府漢屬魏郡後周置魏州唐置天雄軍後唐建鄴都曰興唐府晉建鄴都曰廣晉府後漢曰大名府慶曆二年陞為北京（正殿曰班瑞）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以應天府為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

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御容

仁宗慶曆二年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石林燕語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真

宗謂太清宮於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南京慶曆二年契丹聚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昌朝故昌朝薦程琳代已只領大名一路後昌朝再鎮固求兼領乃從命之迨昌朝罷則不置熙寧初陳升之守北京遂以昌朝故事兼領

東都事略　太祖幸西京有遷都意李懷忠乘間言曰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洛臣實未見其利會晉王亦

以為言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晉王叩其指太祖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不應晉王出太祖謂侍臣曰晉王之言若從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不果遷遂還京師

震澤長語　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狃於治安未有為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為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為慮遠矣

燕翼詒謀錄　真宗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中興之祥此正殆非偶然者矣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改河南府學為西京國子監置分司官以為優賢之所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為之崇寧四年七月丙午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視京師則具體而微矣

雲谷雜記　初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為戲群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劚之果然太祖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貫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泰

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發太祖拜安陵奠哭為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張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此乃朕之皇堂也以何得石馬埋於其中又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考古類編　宋仍五代周之舊即汴開封府為都曰東京皇祐莫馬命河南府為西京而山陵爰都祥符以建應天府為南京應天者故宋州也為封國之所自起慶曆中以真宗嘗駐大名制契丹於幽薊為重鎮建以為北京

六一詩話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獲宴遊之樂其詩有賣花檐上看桃李拍酒樓頭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留守錢文僖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三盃語雖淺近皆兩京實事也

韓魏公別錄　太宗真宗嘗獵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於石公留守時以其詩藏於班瑞殿壁中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韓

終來進道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武備不當更導之耳

溫公詩話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凌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蝶亂雨匀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宮城

按楓窗小牘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太祖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之制按圖修之周迴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初仍梁晉之舊曰明德太平興國三年改丹鳳大中祥符八年改正陽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今名）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

門曰東華西華（舊名寬仁神獸闕寶三年改今名熙寧十年又改東華門北東向門曰謻門）北一門曰拱宸（舊名元武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寧十年改門內西橫門曰臨華）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長慶（熙寧間改左右長慶陽門曰左右嘉肅）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乾德六年賜名左承天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其上詔加祥符二字而增符之）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祥符門內道北門曰宣祐（舊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大寧明道元年改今名）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初曰月華月華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正衙殿曰文德常朝殿也（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南門曰抜理）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初曰左右功改明道）

（元年十月改今名）大慶殿（舊名崇元乾德四年重修改曰乾元太平興國九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三年改今名）北有紫宸殿正朔視朝之前殿也（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舊名長春明道元年改）次西有皇儀殿（開寶四年賜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又次西有集英殿御宴及試舉人之所也（舊名廣政開寶三年曰大明淳化間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曰會慶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殿後有需雲殿（舊名承華後改瓊華熙寧初改今名）東有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舊名紫雲明道元年改）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舊名簡賢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今名熙寧間改北橫門曰通極）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後苑東門池北向改殿成明名宣和門承明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又有延慶（舊名萬歲大中祥符七年改）安福觀文（舊名集聖明道二年改肅儀慶曆八年改今名）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舊名清景明道元年改）延春閣（舊名萬春寶元元年改）福寧殿（舊名延慶明道元年改）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建感真閣又有龍圖閣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群玉蕊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即壽昌閣慶曆元年改）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迎陽（即宣和門明道元年改）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即玉宸殿明道元年改）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後有穆清殿福寧殿北有

柔儀殿（初有殿無名章獻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寶慈景祐二年改今名）柔儀殿北有欽明殿（舊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觀文又改清居治平三年改今名）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天聖二年建名曰長寧景祐二年改）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五殿（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命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發京東西河北淮南江東西路工匠給役內出乘輿物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其費以故改諸殿名）後苑有流盃殿又有慈德殿楊太后所居也（景祐元年賜名）觀稼殿觀種稻也（景祐二年創建）延曦閣（在崇政殿西景祐三年賜名）邇英閣與延曦同為侍臣講讀之所（在崇政殿西南景祐三年賜名）隆儒殿（邇英閣後小殿皇祐三年賜名）慈壽殿皇太后所居也（治平元年賜名）慶壽宮保慈宮皆后宮也（熙寧二年建）玉華殿（在後苑）基春殿（在玉華殿後熙寧七年建）睿思殿（熙寧八年建）承極殿（元豐三年建）崇慶隆祐二宮（元祐元年建）睿成宮神宗所居東宮也（紹聖二年賜名）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二年四月殿成）殿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寧初復作大觀三年徽宗製記刻石賚蔡京為之聖瑞宮皇太妃所居因以名宮顯謨閣（元符元年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元年改熙明尋復舊）玉虛殿（元符初建）玉華閣（大觀初建在宣和殿後）親蠶宮后宮也（政和元年建）燕寧殿（在延福宮北奉安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御容）延福宮（政和三年秋作於大內北拱宸門外按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令其地乃百司供應之所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庫悉移他處又遷兩僧寺兩軍營而作新宮焉）南向殿因宮名亦曰延福次曰藥

珠有亭曰碧琅玕東門曰晨暉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
二位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群玉其
東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叠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
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其西則有繁英
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瑶碧清音秋
香叢玉扶玉絳雲十五閣會寧之北叠石為山山上有
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
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澗
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曰杏岡覆茅為亭修竹萬竿引
流其下宮之右作二閣曰宴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

山亭二峙鑿圓池為海跨海為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
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
疏泉為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
又為茅亭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
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岩壑幽勝宛若天成西抵
麗澤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
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
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舖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
元後乃罷初蔡京命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
分任宮役爭以華靡高廣相誇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

故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
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
澤者也而晨暉出入最多尋又跨舊城修築濬濠水作
二橋東曰景龍門橋西曰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叠石為
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
江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邱門江北有龍德宮初
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為之及作景龍江夾岸皆植
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途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
宮歲時次第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擷芳園山水
美秀林麓暢茂樓觀參差猶艮嶽延福也政和三年四

月作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采繪飾落成
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蓊鬱矣此特大概耳其雄
勝不能盡也

國朝會要　今大內即宣武軍節度使治所朱梁建都
遂以衙署為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為大寧宮但改名
號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古制建隆三年發
開封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月太祖命有司畫洛陽
宮殿按圖修之自是皇居始壯麗矣

聞見前錄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軍置建昌宮
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藝祖受禪即遣使圖西京大内按以改作
日格類鈔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内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撤一新之又按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石林燕語　京師大内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為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群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卒不敢易其故處
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元天安景祐中宋史載明道三年改令名有龍墀沙墀凡正至大朝會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宿於殿之後閣百官為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仁宗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閤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閤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閤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蕃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閤門國忌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閤門亦即庭下拜而授閤門使蓋以閤不以殿也惟垂拱為日御朝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中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為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令名故

常厭而不用以為治后喪之所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謻
門而無牓張衡東京賦所謂謻門曲榭者也薛綜注
謻曲屋斜行依城池為道集韻謻字或作簃以為宮
室相連之稱今衢東華門墻而北轉東面為北門亦
可謂斜行依墻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元按亭洪筆前代宮室中有謻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又按字訓謻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畫墁錄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
殿與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

延英後第二橫街方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
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
慶殿排行殿後即是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即鳴
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
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翼日
諭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屏上刻
行室二字
麈史　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
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正

又有續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
馬出入皇城門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
冬氈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進
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
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
而已
嘉謀錄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
居太宗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
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以天數或對以至誠必有

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頷之而
行歸後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贓法
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
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
萊公準也
溫公續詩話　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
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
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
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實事也
涑水記聞　唐日御宣政殿設細仗兵部旗旛等於廷

朝官退皆賜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本朝御文德殿行入閤之儀熙寧三年沈括被詔修閤門儀制為文德入閤非是當喚仗御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沈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衛御之詔可令朔望御文德殿始此閤門有舊入閤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五龍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外舊制凡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陛朝官盡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横行次日百官仍赴內殿起居近年連假後多便起居而横行之禮廢矣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晝殿壁怒曰豎子可斬此乃天子廨舍耳汝豈得之耶

三朝聖政錄　太祖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常出麻屨布裳以示左右曰此我故時所服者也

宋東京考卷之一　全

宋東京考卷之二

嘉興石鮑周　城緝

宮城

侯鯖錄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迴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宋東京宮城周迴五里

退朝錄　本朝視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添差之官不理政事也）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朝宰相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謂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群臣無一日不朝者

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退

一通英閣講讀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為隆儒殿學士

隆儒殿在通英閣後叢竹中黃山谷詩隆儒殿角對横經是也

海錄碎事　唐制天子日御前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陵寢有思慕之感則御便殿見群臣謂之入閤前殿即宣政殿若今文德殿便殿即紫宸殿立仗必

於前殿與仗則自東西閤而入故也
丹鉛總録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社
詩所謂春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閤朔望不御
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閤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
朝是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閤之制已不明問於
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談録　學士竇儼嘗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
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
天寳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
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昇世宗禪位太祖

改明德門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爲相
貶朱崖而楊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
傳獻簡公佳話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
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説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
謂之崇政殿説書云
避暑漫鈔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
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黄幔蔽之門鑰封閉甚
嚴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
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
陞階獨小黄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黄
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出階下不敢仰
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
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
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洩靖康之變兵人入廟悉取禮
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
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
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
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
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文獻通考　宋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

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
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内侍省都
知押班率内供奉官以下
北隆遺事　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而材無
適中者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截用太祖
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其愛物如此
沂公筆録　舊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
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御極之
初親總庶務嘗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
到闕已數日而未入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

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爲定制

補筆談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晋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簰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話腴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檜然横礙殿簷真廟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歸田錄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爲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圜丘斯爲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塡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榜金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昌朝時爲侍讀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鑒戒何必諱

二老堂詩話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未辭其事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黄門接入上先坐後幖黄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起方轉照壁衛士即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朝野類要　孔毅父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皇朝類苑謂之正衙法座（按舊古法座即古曰正座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之）香木爲之金飾四足墮其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内臣馬上抱之謂之駕頭駕頭至則宣贊喝引迎駕者起居也又沈存

中筆談謂是中貴官捧月樣杌子於馬上今係閤門宣贊舍人

本朝殿名最多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則垂拱殿遇忌前假及祠祭日分則御後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大禮奏請致齋則皆大慶殿賀拜瑞聖壽賜晏則紫宸殿晏對蕃使則長春殿試進士則崇政殿若賜晏則集英殿郊祀稱賀則端誠殿諸般若直堆垛子則射殿之類又有内殿如萬歲後古迹英藥珠凝華福寧脩思等殿今上皇帝建緝殿及北宮後宮之類又不一也

宋稗類鈔　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殺諫官非吾子孫刻石東京内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其後王荆公變法呂惠卿爲謀主章惇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言誠如日乎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帝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閉甚嚴先命乙携一往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内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半道傷足甲遂先到帝歎曰信有命哉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北歲収實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嘉歎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明年此木遂花得實數斛上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

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進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

錦繡萬花谷　仁宗景祐二年置邇英延曦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詔蔡襄寫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陽門之東北向延曦在崇政殿西南向賈昌朝以經筵進對爲二閣記注録命章得象等接續帝學

景文筆記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案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曰洞耳

鞠堂野史　治平中修福寧殿築基址毀心數尺地隨築隨陷乃穴所陷處深丈餘得一石上有八字不可辨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詔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洪都不守其後累更申酉皆無它虞不知其何祥也

青瑣高議　仁廟時後苑有水亭將壞方議修整帝以記年月日詔苗達而問馬達乃籌於上前奏云若人則其人見病必恐不起如物則將壞之兆帝甚喜賜束帛以旌其術

行營雜錄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猳猪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至大則殺之

更養稚者累朝不改不知何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
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衛士忽獲妖人急欲
猳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使後畜之
蓋猳血能解術云
山堂肆考　仁宗慶曆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三十
軸凡三十五字
慶曆五年仁宗幸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
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
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哲宗時程頤侍講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寬涼處講讀給事顏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
展邇英閣
咸平二年爲皇太后建萬安宮萬安殿治平元年以
皇太后所居爲慈壽宮慈壽殿熙寧二年皇太后居
保慈宮又建寶慈徽音二殿
志雅堂雜鈔　宣和殿所藏殷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
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
朝會必設于外廷
癸辛雜識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
相類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
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齊
水霹靂則仙樂競奏雲霄間石竅中騰麝烟起如霧
玉虛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炫耀
奪目每上元上必於此館三官殿燒香禁中錦莊前
有射垜太祖始受禪即暫坐於此有茅茨不剪之風
焉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
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治燕都擇汴宮
牕戶刻鏤工巧者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而燕用二
字乃先兆也

容齋三筆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
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
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奸臣導諛爲
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觀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
戒然未有若政和間蔡京所爲也京既柄政招權璫
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
福宮而極其工麗矣
世史類編　淳化二年太宗修正殿頗施采繪右正言
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
皇祐元年後苑刈麥仁宗御寶歧殿觀之謂輔臣曰

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藝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工氏畫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圖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爲誰實少年新進上喜賜緋褒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於上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脚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數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然

碧湖雜記　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內有玉華閣即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群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

晏於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幃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裡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閣妃出見

鶴林玉露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盃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乃被寵眷是可歎也

金臺紀聞　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蘂夫人費氏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答曰此我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

雲麓漫鈔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仍如常制

書畫史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鎔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故自靖康土宇

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
紙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
愚見紀忘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六更馮深居
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盞銀燈破夜涼歸去東華
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
水雲序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
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僉名謝道清（謝后名道清降元表簽名）后
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
更蓋內帳樓五更絕柝鼓便作謂之六更亦謂之蝦
蟇更嘗疑及更古今通用何宋時獨用六更耶近考

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受禪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
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蓋符太祖卜世於陳摶睡到
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
更而外方則謂之攢點也
開中今古錄　宋太祖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
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鐘意恐有不虞之徒
竊發於五更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
鐘也
豹隱紀談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
更絕柝鼓便作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

謂六更也
俗考　漢書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
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唐六典太史門有典鐘二百
八十人掌鐘漏故詩云促漏遙鐘動靜聞其漏五五
相遞凡二十五點故李郢詩云江風徹曙不成眠二
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
世國祚長短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於是宮掖及州
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前二點以
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今猶沿之故曰一更三點禁
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太祖以鼓多驚寢遂易以鐵

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陳嚴棠
詩殘點連聲殺六更汪元量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今
報更鑿鑿鼓將盡則雲板連敲謂之殺更
四殿（各置大學士以大臣為之）
觀文殿（即延恩殿也按宋初有文明殿學士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學士稱呼同真宗諡號無禁中無此殿額乃改為紫宸殿後又以紫宸不可為官稱乃以延恩殿改名觀文殿皇祐元年詔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令後須曾任宰相乃得除授）
歸田錄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
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
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為真宗諡號遂改曰

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以紫宸非人臣所宜稱遂更曰觀文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果不可以不學也

西溪叢語　觀文資政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鎮被遇獨厚還紫宸之目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執出鎮優遇者則除之

堯山堂偶雋　宋朝百官致仕宰執換東宮官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其謝

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畝畝猶兼玉殿之清名自是以為例

資政殿 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不悅訴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特為置大學士以處之

退朝録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寇萊公頗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命為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都省以都省自有印也

宋稗類鈔　王冀公欽若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政為優因以公為資政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寒賤不能獨寢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忽中人獨召公詔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至行在上與公對飲欲罷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更公笑曰尚未寢乎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載解襪褫帶幾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寒生遭際聖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抵掌笑語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迨曉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談頗疎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

謝既而同出殿門執陳手曰夜來數談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

端明殿 初名承明殿明道二年改端明殿置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

歸田録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戩王素是也

燕翼詒謀録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並依舊中興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退朝録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

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後食於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爲之後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之慶曆中以同永定諡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罷參知政事爲之何右丞郯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宜稱又改爲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换僕射因置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資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保和殿 政和三年建

六閣 皆累朝增建以藏宸翰之所

龍圖閣 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奉太宗御書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宗正寺所進屬籍世諸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學士並赴內殿起居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幷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新增格古要論 龍圖閣眞宗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

宋史拾遺 真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署播若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談錄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環侍問九經書弁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山堂肆考 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謂侍臣曰朕退食之暇無所用心即此圖書以自娛耳

路史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秘笈新書 蔣樞密之奇爲淮漕求字於徐守信徐書

龍字而闕三點蔣曰何書之不全也曰他日當爲足此是歲寒計稱旨除龍圖閣直學士及回特前字見徐徐索筆爲作三點未幾遂進老龍

長編 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近臣獻詩十首執政請以爲龍圖閣學士上曰十首詩豈如孔道輔一言乃拜龍圖閣學士

天章閣 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之西龍圖閣之北明年仁宗即位奉安真宗御製並圖籍符瑞寶玩之物國史宗正寺所進屬籍祖宗御容潛邸旌節亦安奉焉東曰群玉殿西曰蕊珠殿北曰壽昌殿南曰延康殿內以桃花文石爲流盃之所以在位受天書祥符名曰天章取爲章於天之義天聖八年置待制慶曆七年又置學士直學士

東齋記　仁宗嘉祐間召群臣天章閣下觀書幷閱瑞物親作飛白書令搢笏以觀歐陽修爲記王珪爲跋

名臣言行録　仁宗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因問天下利病事時參知政事宋元憲公庠獨進曰臣等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

寶文閣在天章閣之東西序群玉蘂珠殿之北即天禧初所建壽昌閣也慶曆初改曰寶文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寶文閣命王珪撰記立石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始置學士直學士待制恩賜如龍圖英宗御書附於閣

四朝志　龍圖天章寶文閣主管四人以入内内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及符瑞寶玩之物謂之閣長

退朝録　治平二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其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明年五月丞相遣朱衣召當制舍人呂縉叔除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乃觀層構邃在西清記去歲之夢與詔文相合若符契焉

顯謨閣元符元年曾布鄭洧仁各中請建閣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擬閣名乃以閣續建閣藏神宗御集以顯謨爲名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謨閣爲熙明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續奉旨仍以顯謨爲額

山堂肆考　徽宗崇寧三年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乃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

湧幢小品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顯謨閣直學士閣中所貯乃熙寧元豐實録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顯謨則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其說甚謬考宋朝諸帝多優文事燕長書畫每易一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各置直學士顯謨爲神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實録也

徽猷閣大觀二年建藏哲宗御集詔曰君子有徽猷是爲詢德之美觀道之成於是乎在置學士直學士待制

石林燕語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於後而以天章閣藏御集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爲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爲閣

燕翼詒謀録　舊貼職止於直龍圖閣直祕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赴工者衆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閣直顯謨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

等

敷文閣 藏徽宗御製置學士直學士待制

錦繡萬花谷　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負圖之義真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爲章之義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寶文取寶書爲訓之義神宗曰顯謨 神宗大新政事故以丕顯文王謨爲名 哲宗曰徽猷徽宗曰敷文此六閣之所建也

卻埽編　國朝創立諸閣以藏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名爲官稱惟天章難以爲稱初置時嘗以王贄爲直

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惟龍圖有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之然初無班綴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壓與諸修撰通謂之貼職爲之者衆矣 按雜壓以官職泥序進遷之列以定品秩高下序其列位也

祕笈新書　元祐中蘇轍奏神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以藏爲不朽計

宋東京考卷之二　全

宋東京考卷之三

嘉興石韞周城輯

諸司

內諸司 按朝野類要自內侍以下在京禁中置局分應奉內司子局者皆是也

按內諸司皆在禁中如皇城司 舊名武德司太平興國中詔改今名掌禁庭出入 引進司 四方館 掌文武官正謝辭國忌賜香諸道月旦正至表章郊祀朝會官貢舉人進奉使京官致仕官道釋父老陪位之事 內客省 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賜物回詔之事 東西上閤門 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遊幸及贊導三公群臣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專之舍人以下但通班贊名而已 內弓箭庫 南外庫 軍器衣甲庫 軍器弓槍庫 軍器琴劍箭庫 掌藏兵仗

器械甲胄以備軍國之用 供備庫 太平興國二年改爲內物料庫掌內外賂遺米麪鉛蜜棗豆百品之料 軍器什物庫 宣德樓什物庫 掌收貯什物給用則按籍而頒之 翰林司 即茶酒司也 內侍省 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爲黃門九月改黃門爲內侍省 入內內侍省 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改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與內侍省號爲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爲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供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職略公入內內侍省號北司內侍省號南班 內東門司 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察之 合同憑由司 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付有司祇給 御醫院 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管勾往來國信所 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 內藏庫 掌受歲計之餘積以待非常之用 奉宸庫 掌內庫金玉珠寶 景福殿使 延福宮使 殿中省 掌郊祀朝日冬至天子御

毅及祥祐后廟神主武太廟供其繖扇　六尚局曰尚食掌膳羞之事　尚藥掌和劑診
候之事　尚醞掌酒醴之事　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　尚舍掌次舍幄帟之事　尚輦
掌輿之事　諸閣分內香藥庫後苑掌苑囿池沼臺殿種藝雜飾以備遊幸之事　造作
「所」掌天子器玩后妃服飾彫文錯彩工巧之事　翰林院掌天文書藝圖畫醫官等局凡執伎以事
上在馬者宗　龍圖天章寶文等閣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
之宗奉　明堂頒朔布政府

太平治迹統類　宋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境外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藏滿三五百萬即遣使於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

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爾會晏駕不果

石林燕語　太祖初平諸僞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儲之號曰封樁庫凡三司（謂鹽鐵戶部度支也）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諭近臣欲俟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之外橫斂於民故不隸於三司今內藏庫是也又曰內香藥庫在諟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爲庫額曰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看內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

資治通鑑　太平興國三年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諭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容齋三筆　神宗嘗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

家帑藏之富可知

文獻通考　乾德三年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爲內庫號封樁以待歲之餘用帝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稅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

五年周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
其籍
神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
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
輸直亦不鈎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
塗鮑牖以為固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
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
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鐵圍山叢談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
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

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
日而止因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
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
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
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
朝物也玻瓈母諸璫以意用火煅而模寫之但能作
珂子狀青黃紅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
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
許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不歇於是太上
始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

號曰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
玉為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相
示以為誇炫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
始也按南州異物志蘇門荅次國右大食國也西去一貴從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艷海面波發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交戲於上而遺沫於洋水朔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其涎初明粘粘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為上滲沙者次之魚食者為下每香一兩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準中國之銅錢九千文
眉公筆記　奉宸庫有玻璃母二篚初不知其美諸璫
分去後爇之作百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
食國所獻即于闐古名也今產不見志

暇日記　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良玉一塊廣
尺厚半之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擬名曰
鎮國神寶宰相龐籍篆文劉沆書牌
避暑漫鈔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
述太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
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
貯毒藥之所也典掌官吏三十餘人於是親筆爲詔
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支遣顯屬虛設此皆前代用
以殺不廷之臣者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
典刑豈宜用此可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

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馬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四朝志　內東門司主管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幾察之謂之門司

朝野類要　唐以來翰林院諸色皆有後遂效之即學宮樣之謂也如京師有書藝局醫官局天文局御書院之類是也

涑水記聞　李迪在翰林時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後

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令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

癸辛雜識　庫前有葦林太祖初受禪時用葦爲火把秦隴成林後大內焚葦頗燒蓋後茂云

韓魏公家傳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甲申雜記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祗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寧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智囊補　陳晉公恕爲三司使眞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省括編　李允則嘗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丕

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晏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晏救火事當不測

函史　禁中有宜索多內臣指科請復舊制傳宣合同司爲檢防毋網遞至遲內臣監視乃收受綱運物往往暴廡下內臣故延緩不視燥濕不時以敗壞責償韓忠獻琦請罷內臣無遺從之

外諸司

按外諸司左右金吾街仗司六軍儀仗司掌清道徼巡排列奉引儀仗以肅禁衛凡儀仗以時修飾選募人兵而校其營補之事法酒庫掌造供御及祠祭凡祭祀五齊

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税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諸縣及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倉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廄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

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税和糴和市芻粟並隸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

神宗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幷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值二十萬緡於榷場貿易至期年終償其值從之元符三年改名平準務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作大觀東西庫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既優京吏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寖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

至用三十萬緡牟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

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賣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内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内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關雜買務以見錢售之

內出金帛〻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
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
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榷貨務掌折博斛米金帛之儲以朝官諸司使副內
侍二人監太平興國中以先平嶺南及交阯諸國入
貢通關市議於京師置務易院大中祥符中併入榷
貨務
雜買務舊曰市買司太平興國四年改至道中廢咸
平中復置以京朝及三班內侍三人監掌貿市百物
凡宮禁官物所需以時供納雜賣務景德四年置掌

受內外獘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以內
侍及三班二人監後亦差文武朝官
文思院隸工部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及絲繡裝
鈿之飾凡儀物器仗權量輿服所以供尚方給百司
者於是出焉
左藏庫國初左右止一庫置使領焉太平興國二年
分為二庫淳化二年分置左右藏各二庫四年廢右
併入左政和六年修建新庫以東西庫為名
職官分紀　大中祥符二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閱
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十
萬至長安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知今府庫充
實倉廩盈衍上曰誠賴天地祖宗國儲多備然亦自
計臣之功也謂再拜
夢溪筆談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
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
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
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
城東者令赴城西倉營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不許
傭僦車腳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
力制其驕情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後山談叢　太祖置竹木務於汳上市竹木於秦晉由
河入汳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汳納材於場置事材
場於務之側有卒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
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啟聖院乃其材也已
百年矣梁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供雜物
而領以三司修造矣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
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
出為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文思院奉帝后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

一物

涑水記聞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何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

歸田録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賞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每温顔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麈史　神宗留意軍器設軍器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修及製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故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十一司所謂火藥青窑猛火油、按海語猛火油樹津也一名泥油出佛打泥國大類樟腦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焰愈熾以制火器其烨甚烈帆檣樓櫓連延不止雖魚龍遇者無不焦爍也又按肸蠁録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盛夏日初出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為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防城庫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之不閱月池上皆赤黄又別為池而甃馬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金火大小木

大小爐皮作麻作窑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雲麓漫鈔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略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蓋俚俗以為食為馬料誤矣

隣幾雜誌　章仲鎮云章伯鎮勘會蒸歲給禁中蠟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陳相伴房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得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於供帳庫屋因名文思院使亦不

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時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文思院

梀宇篇　考工記桌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按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聞見近録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麴院後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需一庫未成可輟之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

朝野類要　上自三司下及倉場庫務皆為百司或謂

之有司又謂之京局

文書詳註　宋初軍器領於三司冑案官無專職熙寧六年廢冑案乃按唐令置監擇侍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設吏十有三總局五掌繕治兵械什物之事凡製器以法式授衆工其弓矢干戈甲冑諸戰守之具則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給財旬會其數以考其程課而輸於受藏之府若知規創裁制工作之利者聽其自言以類參驗令殿前馬步司覆按可否以聞

山堂肆考　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因馬

不得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諸邊州市馬自是閑廄始充矣

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詔於景龍門外新作四院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廄使閑廄使為崇儀使内廄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於邊外市馬勿得輒直改天廄院為騏驥院天駟監為天廄坊

真宗咸平二年群牧司總内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秋冬入廄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賜宗正寺殿曰玉牒殿堂曰屬籍堂

燕翼詒謀録　國初宗室尚少隷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為之尚賢而不以齒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令又複以五歲為限矣

可談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繼宗子盡故諸孫仲字復嗣爵判宗人人謹厚練皺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疏冗選宗子之賢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為難令鄭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

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鄭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清波雜志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

澠憧小品　包孝肅為三司使凡竟庫供上物舊皆派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宋稗類鈔　大觀間京師和劑局一日請得內帑藥犀百數中一株大絕常犀因不敢用復納上朝廷命工

解以為帶工覩之極駭歎以為聖德感召所致蓋倒透中反成正透而猶黃蠟中有異雲一朶雲中天矯一金龍飛盤拏空角爪俱全遂為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

宋東京考卷之三　全

宋東京考卷之四

嘉興石鉋周　城緝

三省

中書省

按文獻通考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宰相之所涖辦東府焉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者凡除省臺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臣遍郡橫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新舊官制論　國朝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為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為宰相副貳初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焉

燕翼詒謀錄　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慮其專擅援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乃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視事殿庭別設甎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

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殺以儒學見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至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給班為一其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

石林詩話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編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

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廻鑾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按野客叢談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嫌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閤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還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擬魯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為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

元豐既行官制舉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分於始此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褭褭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因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一日過中書與荊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荊公他日復題詩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汲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
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趨立班始得遥相見親洽爭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
友牓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
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
官鄧范不惟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
則仁裕所不及也

聞見雜録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

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
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

筆録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
從容賜茶而退其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
並熟狀擬定進入上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
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柳古
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
仁浦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臣
且憚太祖英睿乃請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疏其事
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焉從之自是奏御寖多
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今遂為
定式自魯公始

鶴林玉露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
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文靖為相
同年馬亮曰外議以公為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
實無補萬一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
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徇所陳施行一事
則所傷多矣

退朝録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
帶館職洪（正字犯宣祖廟諱）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

大學士以此為次第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
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
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
集賢殿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
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
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
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
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
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

皆三入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輒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為參知政事後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輒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勅齊銜銜並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輒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開寶六年六月勅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勅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

復有釐革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東都事略　神宗元豐五年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制

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餘號退傅

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為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

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事事自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夜夢人持弓矢射中其僕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

請吏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辭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為定制云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文正呂文靖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文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與聞之比呂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常程細務而已

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蓋自建隆

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纔二十有四人蓋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朝野類要　宰相入堂前有朱衣乘騎對引若無常朝之日則入府第入堂治事謂之宅引入堂

容齋隨筆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知天禧以前惟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容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相二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

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容齋五筆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為中丞胡翼之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士大夫相與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敘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歷史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僦屋熙寧間撤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

韓魏公為相日曾魯公為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為

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
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人以為得宰相
體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
之遭變為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
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也本朝近年惟
潞國文公致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溫公
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
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其慶下安厚卿為樞

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歸田錄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俱
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
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
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晏有司已
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晏此事亦前世
未有
談圃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
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罷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
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

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
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
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後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
三入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
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
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硯岡筆志　本朝宰臣從容進退享有高壽者太傅張
公士遜樞相張公[illegible]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陳
文惠公堯佐八十二富韓公弼八十一杜祁公衍八

十李文定公廸七十七龐穎公籍七十六文潞公彥
博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
宋史　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
福壽世罕其比
祕笈新書　國朝三公之官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勳文
潞公以舊方得之自此曠年不拜
編年錄　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公著相哲宗
謚曰正獻從祖蒙正相太宗謚曰文穆父夷簡相仁
宗謚曰文靖一族之中為宰相者三人而公著父子
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

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務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
賢於父遠矣

治平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
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
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
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此
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

長編　康定元年詔中書别置廳與樞密議邊事遂置
一廳於樞密院之南

名臣言行録　歐陽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一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

資治通鑑　元祐二年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
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
一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政和六年詔蔡京改都堂爲公相廳命京總治三省
正公相位

漫笑録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安禮尹京
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
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
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
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
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聖宋掇遺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
居第百官不得間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
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仇池筆記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
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
諸公應須簡要逼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
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

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
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
可歎也

蓄史　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宰相不
被罪雖没猶貶中書仍屢絶省公卿名宅則朝廷安
也

揮麈前録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
宋元憲故石揚休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
止四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
亦以廷魁至鼎席

揮麈録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魯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泰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呂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本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

國老閑談　魯宗道爲執政嘗一小室醉畫山水退朝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不許入

龜山語録　王魏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王魏公遺事　中書嘗有事關密院違詔格寇萊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遣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

可談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廳爲公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父子入侍曲宴（按朝野類要有旨内宣留臣下賜宴謂之曲宴與大宴不同之義也）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宰相禮絶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客禮也惟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青瑣高議　本朝丞相呂公蒙正丞相夷簡一門二丞相居政地二十年鈞陶群品運斡元化四國畏服天下以和終始一節玉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丞相賈黄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一自廢條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爲賢相美哉

玉壺清話　徽宗内侍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以故得幸爲太傅封涇國公蔡京與貫内外相倚人稱京爲公相貫爲媪相

宋稗類鈔　太祖親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

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
云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
秉政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曰
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携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
如常日啟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吏有
私用者偶倉卒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
張皇耳

尚友録　熙寧中蘇頌贈梁燾石硯曰留爲異日玉堂
之用後頌拜相燾在翰林草制用此硯也

堯山堂偶雋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
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
所御扇焉

函史　王珪自執政至爲相十六年諛悦固位無匡救
時目爲三旨宰相以上殿進呈云取聖旨帝可否訖
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六硯齋二筆　丁謂既導上以神仙之事爲玉清昭應
宮使又自謂化鶴之裔妄言仙鶴事時稱爲鶴相

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
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

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
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
宦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
勳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
元豐間始以唐六典而定官制

按宋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呂正獻公著與父文靖夷簡居其二文忠烈彥博王文正旦父子入相者二家韓文定忠彥與父忠獻琦及文清父子也身爲宰相者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公亮一人而已

嘉興石匏周 城 輯

三省

門下省

按門下省初在嚴祇門外學士院北明道元年改爲諫院而徙舊省於右掖門西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須降分送所隷官司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

雲谷雜記　門下省掌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

朝野類要　三省者門下中書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爲一謂之制勅院

南遊記舊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　王溥罷相歸班（按研北雜志原制兩省官員立謂之蛾眉班）

名臣言行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呂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石林燕語　本朝沿襲唐制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是也既久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

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爲之長則出令之職事既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以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對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

燕翼詒謀錄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而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國朝淳化四年太宗推考廢職始於惠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

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
七月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
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尚書省

按文獻通考五代時尚書都省在興國坊今梁太祖舊
第太平興國中徙於利仁坊孟昶舊第頗爲宏麗中設
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廳東西廊分設尚書
侍郎廳事二郎中員外廳事六掌施行判命舉省内綱
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内外辭訴奏御史失職攷百
官府之治以昭廢置賞罰曰吏部曰户部曰禮部曰兵

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
奪者總而決之

可談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内西切
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内西南其
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
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
頌章惇曾布更九相惟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
以存沒或投竄廣南或貶削散官

甲申雜記　陳刑部纘公密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illegible]
尚書省圖局官與宋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
筆親制一圖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帝親幸遍覽
悉如初制詔有敢易一門一窗以違制論樂省皆遷
官

寓簡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
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户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
於廳壁蘇子容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
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石林燕語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
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模極雄壯其照壁屏
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

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
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
未嘗足多有空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
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
司會竊處有刀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者多
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筆談　國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爲三省長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官制行皆如故
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

珩璜新論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

聳誤矣

朝野類要　尚書省樞密院僞官於入局日分詣所議事上都堂禀白宰執施而行之謂之過堂

三歲大禮干預行事官皆質明赴尚書省受誓戒然後致齋

編年錄　元豐五年十二月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創建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審曲折皆出旨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爲門下中書省都堂爲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爲中書門

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置官儀煥然一新矣

元豐五年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令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

拜罷錄　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宣和七年復於尚書置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爲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廳爲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並依元豐成憲

退朝錄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鞾鞵又按穀子錄穀類三代皆以皮爲之禮云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靸鞵遇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例也

愧郯錄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勑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賞帖多兆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今世爲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康成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

已有尚衣尚冠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
書丞然則尚書之稱尚書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
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周官之長若今尚
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
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
六尚令内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輟耕錄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
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尚書秦官
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
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
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
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収之僕射亦秦官僕猶主
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
反關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
部収在寅射反下愚意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
蓋今人但見讀尚書之尚作時亮反僕射之射作神
夜反便非哂之不究其義故也
委巷叢談　元豐間置尚書省後二十四曹繁簡絶異
京師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
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襴袴刑都比門

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
湧幢小品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
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
視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熟宋事援而
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
耶

官治

樞密院

按樞密院在闕門之西南中書省之北稱西府與中
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
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
院但行東院印元豐改官制徙建於中書省之西議者
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
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然以密院聯職輔
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
亦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邊機軍政為職而契
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
中興會要　樞密使國朝首命趙韓王普為之與中書
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先後上言兩不相知
祖宗亦賴此以關異同用分宰相之權

新舊官制論　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
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淳化三年以張
遜知院事寇準溫仲舒同知院事治平中郭逵以檢
校太保同簽書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
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爲二府
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
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
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
益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馮鑑續事始云代
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
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
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
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
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
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
院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
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爲直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
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

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
之密學
西溪叢語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
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偶班
同知院并參政用拜命先後爲立班之序
老學菴筆記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
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
文獻通考　宋興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
二府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
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
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勅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
行事關軍機及內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
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
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
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可
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
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
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
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

密退侍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
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歸田録　國朝之制大晏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䟦
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
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内諸司使副
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别班謝於門上故朝
中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内臣
為之故嘗與内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
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
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為兩府𥳑權進用禄賜

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内朝侍晏賜衣等事尚循唐
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内諸司故事使朝廷制
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編年録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
次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簽書樞密院事其名
雖多要之均為一等執政官惟知院為長恩數差别
武臣擢預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五年肇新官
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
熙寧二年四月甲辰上令中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
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家塾廣記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
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
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事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
退朝録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院同知院然使與
知院不並置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
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
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
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非
舊制也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
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
之失也
景德四年六月勅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
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
後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燕翼詒謀録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
高若訥為樞密使執政時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

草詞罷之以示貶黜其後悉以前宰相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若訥故事也

韓魏公別錄　慶曆中公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續聞見近錄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大神宗御右掖

門視之領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啟上深然之即於欄前出宣付近璫而去時論以為得體

名臣言行錄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則可免面墻矣

揮麈錄　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言邊事係國安危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令宰相兼領仁宗然之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呂許公時為首相以內降紛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時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兼判或曰二府體均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兼樞密使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詔以王正仲胡完夫為館職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幹語俞執政啟上所以上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官創自此也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用武臣熙寧中王荊公怒李評罷去命

曾令綽為都承旨自是始更用文臣矣

塵史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圍田發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也

容齋隨筆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

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

容齋三筆　舊制樞密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院及王繼英為使馮拯陳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忌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陳升之三至西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於是知院與副使並置矣

容齋四筆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他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按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於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宋稗類鈔　陳文忠堯叟為樞密一日薄暮忽中人宣召引入禁中列一小殿先後至者凡七八中使乃奏班齊惟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鎬時尚為館職良久乘輿出晏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如常人賓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曰本為太平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晏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罷之上語笑極歡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諸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堯叟等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為東京留守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晏出宮人為侍眞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晏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曰今

日之晏本為大内都巡檢使陳曰若為大内都巡檢使上何不覲為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衆人皆以為榮

宋東京考卷之六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宣徽院

按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内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會宴饗供帳之儀一應内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其吏史則有都勾押官前行後行其給使則有知客押衙道引行香之屬舊制南北宣徽使共院異廳南院使資望比北院使稍優然事皆通掌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却埽編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比北院稍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焉

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之職官志及會要略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二

官以處官者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迨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於宋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罷廢云

故事宣徽院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事以先後入敘位熙寧四年詔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下著為令九年詔令後遇以職事侍殿或中書樞密院合班問聖體及非次慶賀並特敘二府班官制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初王拱辰治平中知宣徽院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明年檢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尋遷南院立班序位視參樞元豐六年拱辰除安武軍節度使再任自此遂罷使名不復除獨太子少師張方平許依舊領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遷太子太保而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儀品恩數如舊制在京人從視參樞六年以馮京為南院使而張方平亦復使名中書舍人韓川言祖宗設此官禮均二府以待勳舊未

嘗帶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宮保文官也不宜混并不聽方平亦固辭不拜七年馮京亦以使致仕紹聖三年議者言官名雖復而無所治之事乃罷之

沂公筆錄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甲申雜記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為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使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團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為異恩也後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為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座主陰有力焉

登聞檢鼓院

按登聞檢院在左承天門外初仍唐制為知匭使雍熙元年改匭為檢後改曰登聞院又移置鼓司於丹鳳門外南街北廊以達下情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真宗景德四年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院判院之名始此仍差內臣監門不得關預公事隸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

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寃濫及奇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者並先詣鼓院若為所抑則詣檢院

能改齋漫錄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寃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

雲谷雜錄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慶五年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撾鼓公車上奏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撾登聞鼓乞

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窮寃則撾登聞鼓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謂憫聽撾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為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獄訟者揮鞀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文獻通考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本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北廊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諫司諫正言凡文武臣僚閤門無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

隆平集　景德中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自此匭函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為檢匭凡言大事及朝政得失或訴寃未辨者悉令檢匭以進即言涉奇邪無得通聞置理檢使理之

伊川文集　伊川差判登聞鼓院上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麈史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撾鼓司求亡豬者上手詔

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撾鼓司來問朕覓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寃民

山堂肆考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撾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豬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亦訴於朕大可笑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寃民矣

堯山堂偶雋　李丞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撾鼓乞復用綱欽宗遣內侍宣諭衆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乃退汪藻有啟賀曰士訟公寃競舉首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

令事汪書舉以語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待漏院

按待漏院在左掖門南百官早朝聚集位次之所也

朝野類要　內宮之前待漏院所以候宮門開門及閤子呼報排班則穿執而入也又名待班閤子

可談　早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啟關放下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侍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冬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肉臡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云

談錄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每覲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寨下耳

天祿識餘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睦親院

按文獻通考仁宗景祐中詔度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宗室十位聚居賜名睦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為宗正以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初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時會見仁宗立睦親院以壽春郡王允讓知大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務以身先之教養子孫崇向藝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責勵莫不勸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因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闥非所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

官誥院

按祕笈新書國初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誥身案並集於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內凡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將校誥身及封贈官誥院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元豐五年行官制文武誥身屬吏部蔣官誥屬兵部封贈及命婦誥屬司封加勳

并將校誥局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吏人隨事隸本部七年并司封司勳誥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大觀元年復置尋改為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鑄印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為文中興以來因仍不改

贖綾軒雜述　唐宋拜官即給告身大約如今之誥勅大小皆然蓋先核其可否而後用之既用之即授以階爵而訓戒之誠重之也

審刑院

按文獻通考淳化二年八月己卯始置審刑院於右掖門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並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府司錄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督促之有宽滯者以聞

燕翼詒謀録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慮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野客叢談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龐謚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

公廉鯁直無所廻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凡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

御史臺

按御史臺在右掖門東澄清街北臺門北向取陰殺之義云

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

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非向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歸田録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牓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文昌雜録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鞲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辭訟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門而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喤之比也

燕翼詒謀録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入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

按宋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中丞為臺長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浸廢至真宗增置言事御史神宗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按唐百官志監察御史其一察官人善惡

其二察戶口流散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舊闕大夫廳事踵鄰都制度闢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乃命置大夫廳事闢門東鄉哲宗即位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闢門北鄉仍故不改

舊史　御史臺印左庾史字倒屈入用來少有中丞得免者

東都事略　建隆初劉溫叟拜御史中丞一日晚歸道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

按故事非肆大眚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
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
驚彼耳目也太祖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
罰
廉吏傳　劉溫叟字永齡建隆間拜御史中丞憲府舊
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
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
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
明年重午又遣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
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

乎太宗待晏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
太祖再三賞歎
寓簡　國朝舊制御史員闕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
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
員舉者未上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
姓名用之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英宗可謂知
人也哉
三朝聖政錄　許王為開封尹被中丞彈奏太宗正劾
之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罪彼中丞推鞫上曰朝
廷之制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當亦糾擿汝為開封

府尹豈可不舉劾卒罰之
筆談　禁中惟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
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塵史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
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
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
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
間者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鬖然之狀御史皆以
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西赤令皆赴公參

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
半濶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
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
不相遠凡決人未常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
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
杖殆唐所製也
御史儕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
初程顥入臺為御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
向火
洛人李賓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

時鄧綰文約任南牀（按宋時侍御史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號曰南牀）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願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

沂公筆錄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與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錄　御史臺有閽吏隸臺中四十餘年諳時

每以所執之梃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為中丞閩望甚峻一日視其梃直驚問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曰昨見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後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之繁若此使中丞宰天下如此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自覺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梃復橫矣

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公聞之即求去（按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微舍人為小鳳）

諫院（有司馬光題名記）

按仁宗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乃以門下省為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離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方為諫官亦有領他職而不與諫諍其由他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

涑水記聞　慶曆初歐陽修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襄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好竭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宋稗類鈔　仁宗慶曆初急於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蔡工部周詢並除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襄時為校勘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魚聞之乃曰予不與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

從之乃遷臺御史即除蔡知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
亦稱職
墨客揮犀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
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為難上曰忠鯁之言固若
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
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名臣言行錄　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
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刻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
以為龜鑑
慶曆中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文忠公首被選以太

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韓魏公家傳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
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集七
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略曰諫止
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職官分紀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
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
非明職分勸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長編　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
數宗道因對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守臣職
也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
飡之辱乎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慰諭良久他日念
之因題殿壁曰魯直
容齋隨筆　嘉祐元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
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
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
洙聞諫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
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
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
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
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
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
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
侍御史李光所駁令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
與故事異
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直為諫官
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曰戇草
藏書　劉安世為諫官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
俟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皆蓄縮悚汗目之

曰殺上虎

田錫天資骨鯁遷諫議大夫上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真宗手詔褒奬每見錫色必莊嚴嘗曰是朕之汲黯也

可如　徽宗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紹瑞承奉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院聞之力諫上悅即日詔內藥盡縱之勿復留惟一白鷴畜久而馴不肯去上以麈尾逐之竟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於麈柄以識其諫

湧幢小品　勒石始於李斯題名始於漢文翁禮殿三

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朝集院

按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剏建以待士大夫之聽除授者

燕翼詒謀錄　真宗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以朝官注擬於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外院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壓不可得也故

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故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措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湧幢小品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有朝集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嘉興石懿周　域輯

官治

太常寺

按退朝録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壽寒林屏風時稱絶筆其後爲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爲廨舍既成而已立爲皇子遂爲太常所請焉

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大中祥符

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爲同知院即博士也

文獻通考　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續會要云官以兩制充）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元祐初除呂純禮爲太常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

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年省紹興十年復置

隣幾雜誌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閑慢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廻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閑慢差遣耶

聖朝職略　治平中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

修至是書成

九朝通略　崇寧中米芾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

苑洛志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太祖謂其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補筆談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壹但聞走馬過門李郎鄧獻臣立談間改杜子美贈鄭

廣文詩猶之曰景純通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遣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磨𧇊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為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予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評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御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為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毫首領角廝羅新歸附磨𧇊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閹求景純為墓志送錢三百千故有磨𧇊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槪處詩扇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學士院 即翰林院

按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故謂之北廳又云北廳者謂其在浴堂 殿名 之南便於應召也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録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甚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牓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退朝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唐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為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牓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語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即扃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牓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
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
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為三
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
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
監遷知開封府後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
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
世尤以為歉也
俗稱翰林學士院為坡蓋唐德宗時學士召對浴堂
嘗移院於金鑾坡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寓直無常

處駕在大內則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
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
不常居之爾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
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
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
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
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韓持國刁景純
胡完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
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
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
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
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
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
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
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
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
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
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

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
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
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
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
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
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
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
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皆文具故事而已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
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

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麗泰甘泉之從
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勑設用樂他雖宰相亦
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勑設不用女優自和
叔始

金坡遺事　學士院有雙鵲常栖於玉堂後海棠樹上
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
召之事因謂之靈鵲龍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
玉堂之設密通紫閣每夜漏既下宮鑰並入有大號

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
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
重乎哉

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
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公事蓋防纖微問或
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藝祖
以來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館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
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
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權直之名始此翰林
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
俱閣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
若左右史少監之類止稱權直天聖元年詔學士遇
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持鎖
院機密之謂也試
士撰麻皆如此
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勑
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執政議事則繫
鞋蓋與侍從異禮也

按唐翰林學士只取六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
者皆為學士延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
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

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其孤遠
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或
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
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
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
舉武政路矣

避暑錄話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
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
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
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所謂北門也學士僅

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
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
通為三以照辟限其中屛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
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屛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
闢王丞相将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頗厚乃旁取西
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
所見矣

翰林續志　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
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
出授授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

久廢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學士院後置
鈴索焉

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辟延袤數丈
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
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内務不
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新學士入
院上事宣徽告報勅設儀鸞鋪陳帟幕大官備珍饌
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
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
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侍者優假其顔
色逍遥卒歲非神仙而何

宋公白賈公黄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又云鼇宫
鼇島焉

元城語録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書玉堂
之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王堂殿名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待詔黄門故云久汙玉堂之
署至英廟時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
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
不避甚矣

會要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

太宗嘉之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
賜謂宰相曰俾可召至中書授之令榜於廳額永為
翰林美事易簡請以二詩刻石帝為書真草行三體
命待詔刻石以賜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
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饌各賦七
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進呈翼日帝曰
朕誦讀數四可知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繼古叢編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迨後翰苑則名
玉堂之署嗣又因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
矣余考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蘭臺之宫亦有玉

堂（按宋玉風賦尚祥中庭北上玉堂）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天上神仙髀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至唐人梅花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又如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則又皆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云

七修類稿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註玉堂殿在未央宮是知實嬖幸之處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於

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繼古叢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

澠水燕談　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閣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前廡有大槐樹意以為祥

說楛　宋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

說史雋言　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奏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魁岸跣足而坐儀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

國老談苑　太祖一日祖裼幸翰林院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

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豈復爾朕用此猶常愧之

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續通鑑長編　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直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退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談錄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絕詩一百二十章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有所顧問無

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
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
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
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也作宰相須
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談苑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俾其黨因奏對言穀
宣力實多微覘上旨太祖曰頗聞穀草制皆檢前人
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
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

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太祖以其怨望決意不用
舊制學士朱衣吏一人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
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
重金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
下幾時黃及為學士又作詩云眼赤何時兩腰黃幾
日重
翰苑群書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
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
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某盛度丁謂

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歸田錄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
至望見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
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
上束帶竟穀乃趨入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
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
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
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
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於相國寺羅
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
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
不得與是歲昭文韓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
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
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
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
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也
青箱雜記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
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

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侍讀侍講學士自此始

職官分紀　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按翰林志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旨雖宸翰雜學亦資其檢討故謂之視草

沂公筆錄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儀對上時燕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詰其久不出笑曰竇儀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儀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 按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例坐御解帶後坐謂之再坐 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按宋故事凡召公人以下即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堯山堂外紀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巳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乃自窗格引燭入照之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堯山堂偶雋　學士院辟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

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巳

楊文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鄰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廬陵集注　太宗時賈黄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補筆談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麟臺故事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林學士扈蒙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文苑英華　續命學士蘇易簡等共成之凡一千卷

道山清話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顧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允墨智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節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騣妹由筆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錢氏私誌　王岐公珪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仁宗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於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晏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持不

令下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鍍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簪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晏罷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翼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幞頭於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恭才思短澁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曰這個學士上何須鍾愛

盛事美談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出內門傳付從史後曲晏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文僖各賜一朶又嘗侍晏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

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

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末云右謹具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日押字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為龍圖紹聖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

司馬溫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
所不樂者循資得待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
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龔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
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覆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
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揮麈前錄　蒲宗孟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
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
令故東坡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弘文
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隨手雜錄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内東門小殿
時子瞻半醉還命汲水以漱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
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
旨學士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對曰適已起居矣宣
仁曰有一事要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對曰常州團
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
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是出自官家曰
亦不關官家事曰豈是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
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
士知之此是先帝之意先帝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
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稱曰奇才奇才
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
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學士須盡心事官家以
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
語余如此
後山詩話　熙寧初荊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鎮議事
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詔起公曰而伯善養
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
公固辭不至其表有云六十三而致仕益不待年七
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
來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禁林燕會詩序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
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様錦
袍二也特宣草麻秘物三也改賜内庫法酒四也月
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
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
臣之優異也

宋東京考卷之七　全

宋東京考卷之八

嘉興石埏周　城緝

官治

翰林院

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蘇文元迴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內翰億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晏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李文正昌武兄弟入院三家二竇兩吳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者又有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宇文仲班仲通三洪文惠文安景盧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未有也

退朝錄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蔣林皆待詔楊照度亦召入院其學自代宮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而一不拜

隱發雜誌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賦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頭跡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入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蓋謂兩府始得用青涼繖也

玉壺清話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廳閣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疎縱

續會要　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為本院勅令格式五年御書摛文堂牓賜學士院

墨莊漫錄　崇寧三年邦恭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宇文粹中

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
北扉亦盛事也
四六談麈　熙寧初韓子華發拜相其弟持國維在翰
苑神宗前期諭令草制注意厚矣持國辭兄弟之嫌
得請元符末曾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
麻示眷寵也
震澤長語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
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
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
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
玉堂漫筆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
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天祿識餘　宋學士王珪召對蘂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崇文院 即三館

按青箱雜記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
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為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本
極湫隘纔蔽風雨周廬 按兩漢博聞宿衛之廬周於宮也 徼道環於其
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輒移他所成之太
宗太平興國初車駕臨幸顧謂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
以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規度左昇龍

門東北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命內臣督其役晨夕兼
作不日而成輪奐壯麗甲於內庭尋下詔賜名崇文院
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
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
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
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文獻通考　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
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
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
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
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庫弼等並賜以科
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
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
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
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
送史館於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
太平興國元年詔中外購募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
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
祕閣淳化二年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筭陰陽術數兵
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

祕閣三年上製賛親書并篆額勒石立於閣前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祕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
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
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
太清楼本補寫既多損蠧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
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
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吏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
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
覆視録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
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募賜官吏器幣就宴輔

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内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
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録
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
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者嘉祐四年右正言
充祕閣校理吳及言内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
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史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
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
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蠧敗又選
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歳
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
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
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
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
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
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
十四卷賜賚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
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
刪去重複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
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
言前代崇建策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化

成天下今三館祕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
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
讎之時務存速畢身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
更無兼本照對卷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
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
令在館供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
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奥多有脫誤須
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
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
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

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秘書省見校對黄本書籍可

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黄本書郎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宜及今有所搜採

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建崇文院為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秘書省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以崇文院為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命

覿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適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闕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

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奬其書録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闕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脱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內帑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

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顒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顒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秘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闓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闓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録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惜哉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總爲崇文院及端拱初建秘閣擇三館書籍眞本并内出古名畫墨跡等藏之亦在崇文院中淳化元年詔秘閣次三館秘書省仍隸京百司凡邦國經籍圖書悉歸秘閣而秘書所掌當祭祀祝版而已元豐正名以崇文院爲秘書省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之

東都事畧　國史院編修韓絳論唐宗置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内太宗肇修三館史立秘閣於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又益以内帑四庫三聖數臨幸親加勞問人人力道

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

資治通鑑　端拱元年夏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至務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晏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玉壺清話　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選三館書以置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和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自扃鑰誡其所掌鑰函

巾冪嚴祕難啟奈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笑曰請
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
因強拉祕鑰啟窺至密遣閤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
閣賜飲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陞祕
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
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鍾
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俚無足取夫孝
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為卿寫孝經本刻
於閣以敦教化也

退朝錄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為之所所以遂館命
修撰文字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
一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皆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
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
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
徽南院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
院又修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寧
宮史館領日曆為置修撰二員宰相為監修自置編
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書史　我太祖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圓文皆細上
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

字大印麤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
帖近三館祕閣之印文雖細圈乃麤如半指亦印損
書畫也

石林燕語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
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祕閣世
傳為閣帖是也後禁中被火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
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
希白摹刻於廨為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
於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
燾取淳化所遺與近世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又為
下矣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閣多一時名
士率論資考次遷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无咎俱
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
戶部侍郎无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為
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
大笑按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待摘便乾土人因取藏之以謂之枝頭乾

洞天清錄　淳化祕閣帖版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跡
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刊於
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跡甚多其間有蘭亭者是也名

曰太清樓帖

揮麈前録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寖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為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巳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為書庫目曰秘閣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送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帙別無差訛方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

八年榮王宮火延燔三館焚爇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秘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從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又置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秘書省建言置補完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十人為參詳官餘為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上嘗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熺提舉秘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古録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秘所藏之書亦良備矣

揮麈後録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卷帙既浩博并厚其廩祿賜給以役其心後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圖畫見聞志　太平興國間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蹟圖畫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秘閣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點檢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

萬卷寶之秘閣以進御退餘藏於閣内又從中降圖畫并前賢墨蹟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觀圖籍賜宴又以供奉僧元靄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又有天章龍圖寶文三閣後苑有圖書庫皆藏貯圖書之府秘閣每歲因暑伏曝曬近侍暨館閣諸公張筵縱觀圖典之盛無替天祿石渠妙楷寶蹟矣

夢溪筆談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

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容齋四筆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宰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惟秘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秘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宗也國士比為仙玉檻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秘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

寶章集　元符中秘閣從以至道後建紹聖閣所購書摹石寶章閣盡作硬黃紙次第而庋

麟臺故事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等為編修官直秘閣事杜鎬為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上乃詔付秘閣先是淳化中太宗命學士蘇易簡與三館文學之士撰集此書易簡等各涖他務尋罷其事至是復詔成之

寶元二年仁宗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六篇釐三十門為十馬號寶元天人祥異書召輔臣於太清樓出而示之命發於秘閣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沙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而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秘閣刪定後又專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秘閣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墨客揮犀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處以雌黃塗之常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

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研北雜志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舉數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為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

宋稗類鈔　文潞公為相日赴秘書省曝書晏令掌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甚喜即借以歸

水南翰記　内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穿隆高

敞相傳謂之木天（言知天之穹窿故云木天今以翰林若為木天蓋起於此）

函史　太宗初即位創崇文院建秘書閣於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之本治亂之原也徹是何觀乃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館鈔四部書為太平御覽一千卷采諸經史切治道語為御屏風十卷日盡一卷以為常宰相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世史類編　太宗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

說略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又詔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又別為書庫曰秘閣又禁中龍圖閣後苑太清樓及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為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至徽宗時總閱國以來所撰集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靖康之難蕩然靡遺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目又一萬四千

九百四十三卷其後至宋亡史又續載之凡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震澤長語　前世藏書分散數處蓋防散逸水火之虞也宋時三館秘閣藏書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日知錄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

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
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
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矣

宋東京考卷之九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集賢院

按集賢院在左昇龍門裏太平興國二年與昭文館史館同建總賜名爲崇文院又謂之三館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爲祕閣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修撰

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無領

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燕翼詒謀錄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爲集賢殿修撰政

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秘書省殿以
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賓退録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
有自常僚超拔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
有冷熱之目近世士大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秘
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六年改
東都事略　宋綬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聽於
秘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
在館閣世以為榮
談苑　國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

職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
學士
文獻通考　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
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
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
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
判之
容齋隨筆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
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
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

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翰林續志　徐諧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銳意群
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
寄宿之所爾

國史院

按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
修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除樞密
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
殿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已下及
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厤隸國史院每修前

朝國史實録則別置國史實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
士已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
官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
祐後罷國史院隷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
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
老學菴筆記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重撰太祖史凡躬
承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
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録紹
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
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

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宗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黄書之目為黄本然世罕傳

王照新志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黄秦鼂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采引甚多至修新史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從前史臣悉行遷斥

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齊東野語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黄刪改每一卷成輙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跡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哲宗實錄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㕔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蒙求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此始也

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退朝錄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黄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黄吟苦似猿

聖朝職略　蘇頌以為五朝正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翰林續志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

麟臺故事　天聖宋國史成始於修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眞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輙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

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進
承之修史丙午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書皇
即以見為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
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
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類聚
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
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
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輙將成書擅行刪
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
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

袤以高宗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
王旦亦會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湧幢小品　宋太祖晏駕錢若水監修實錄有馹大號
蚪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
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
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
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彙書詳註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王禹偁延譽於帝曰
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藉甚禹偁嘗與
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
教修史二千之才似六經

太學

按太學在南宮城之蔡河灣建隆中立後為國子監真
宗以書庫逼隘易其隣吳越王錢俶所居禮賢宅中隙
地十步以廣之設齋二十每齋各有爐亭元豐三年增
置八十齋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即宮城南門外
營建外學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
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
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
舍亦令出居外學金貞祐間改築汴城監當城所經壞

而徙之東南城下至元改為汴梁路明洪武三年改為
開封府儒學永樂五年遷府學於麗景門內西北而以
宋太學諸碑刻移置其中
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
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
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始命畢
仲衍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
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
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創立辟雍增生徒共三
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

大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
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
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録各五人分為百齋
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
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
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
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
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

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
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
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
文臣為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貢舉人謁先
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熙寧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
子監僅容釋奠齋廳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
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才三百人請以
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
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
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
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
始僅足用矣

聖宋掇遺　慶曆四年春仁宗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
下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改錫慶院為太學有
司請下湖州學取教授安定先生胡瑗所著教規為
太學式至今著為令

國朝會要　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
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

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繪圖頒之天下郡邑
其執圭立戟並從王者制度

畫墁錄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舉子稍
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
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惟小三館
秘閣令廳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
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
乃千數人矣

麈史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
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

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巳
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
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
却之如此者三乃碎其奏擲於地中令颯懷歸他日
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悟卒用其人

辟後雜誌　胡瑗卒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復此事

東軒筆錄　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

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
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聲
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癸辛雜識　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
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隄蓮池尚有辟水遺意
太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
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
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為贊獨先聖贊太
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石碑數種
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
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墨林快事　袁正巳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二經立於
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
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巳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
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澹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
蔡襄猶為變調經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
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風月堂詩話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
有詩云再拜新儀聽魯璧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
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稷講無逸也然繇

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則唐
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耶不然安得謂
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
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捫虱新語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
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
有數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
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於
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止史約　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居

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山堂肆考　神宗元豐二年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内舍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上舍之試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

考古類編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其後復試其行藝以次第升於内舍若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俟殿試下等俟省試崇寧建辟廱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徧天下於是由州郡貢之辟廱由辟廱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仁宗時命藩輔皆立學時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以身先弟子置經義治事齋使之服習道藝科條甚具朝廷乃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為太學程而召瑗為國子師訓導諸生率以有立程頤請太學就瑗學瑗異之命分教事神宗尤鋭意儒學遂頒用三學法罷科舉

開封府治

按開封府治在京城内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代梁都汴號為東都置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漢周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為汴梁路以府治為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明初罷司改路仍為開封府治

皇朝政略　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

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

清異錄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爍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日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祕笈新書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已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禀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糾察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

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
領尹以文臣充
老學菴續筆記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後
但命近臣權之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
字意謂京尹師祖宗曾為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
太宗嘗為尚書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為者雖郭尚父
之勲業亦避之也
容閒記聞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筯開封府三司
印文尤麤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談苑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
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
饒州
歷史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
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之數夕環步
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
純佑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
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文嘉
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
國朝會要　范百祿知開封府囹圄空虛僚屬欲百祿
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
格豈尹功耶
愧郯錄　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
月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
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昭成
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
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
元年八月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
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
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作制詞有所

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二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亟
者皆誤也
四朝國史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上言曾祖顥祖
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獲攝尹懼弗克荷負徽宗曰
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東坡集　張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
記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遣毫髮不遺吏民大驚
以為神不敢復欺
宋史　包孝肅公拯知開封府極峭嚴未嘗有笑容人
謂其笑比黃河清（黃河水渾甚難澄清包公嚴厲無笑容故以其笑比黃河之清）

開封府志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闗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閭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言宫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牌司拯令大開衙門人皆徑至前自陳曲直吏民不敢欺

宋稗類鈔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釆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隣幾雜志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鬬競事城裡外悉

府尹主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惟府事愈多節日清明尤甚鬬競日至數百件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咎居潤而晉王荊王以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指痕甚深

縣志　呂夷簡真宗時權知開封府為治嚴辦有聲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相繼知開封府

月令通攷　開封府正月夜放燈剽竊惡少年禁錮之歲以為常陳文惠公堯佐為守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悉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焦氏類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智囊補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押書判云不用勘案決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決之時舉子會省試於

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祥符縣治

按祥符縣治自戰國後皆為浚儀縣梁惠王都大梁開溝池引北浚水遂置邑曰浚儀是也舊在城內宣化坊晉天福元年徙崇仁坊周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邱門外路東宋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西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於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浚儀縣為祥符縣金李興燬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明洪武初移置按察司東南以元稅司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於水復徙於天漢橋北

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五等四千户為望三千户已上為緊二千户已上為上千户已上為中不滿千户為中下五百户已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户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於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

梧古定制　宋制凡公宇棟施无歎門設梧板諸郡正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鵲

紺珠問錄　縣治門樓唐制為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著於籍受代者以籍稽查今俱改為更鼓樓殊失先代之制

六研齋二筆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縣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即鼓角樓也

貫耳集　熙陵書戒石銘賜郡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蓋用蜀檮杌中所載孟昶文也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區區愛民之心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然

真珠船　戒石銘乃宋太宗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為守令警至今尚後經熙陵表出詞簡理盡遂成王言

群碎錄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

異林　郡邑戒石銘乃蜀檮杌所載蜀王孟昶文宋熙陵摘其四句樹石今因而不廢

按郡邑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宋太宗擇取銘中爾俸爾祿四句頒行郡縣刻石置於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謂之座右至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復頒黃庭堅所書恭本於郡縣命其史刻石庭右明太祖則命立於甬道而謂之生明三字以為警戒元至元間別有四句以天有昭鑒因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御廟

按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先是使臣並罷凡民有鬪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府韓維之請九月詔許留後使臣一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舊東四廂使仍舊存留以備諸般差遣元祐四年知開封府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尋罷紹聖元年復置

宋東京考卷之十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壇

南郊壇在南薰門外壇三層七十二級壇面方圓三丈許有四踏道正南曰午階東曰卯階西曰酉階北曰子階周設壝墻三重其側又有南青城即祭天之齋宮俱為金兵燬廢

文獻通考　宋初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壝之外丙地高一丈二　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圜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工等廟今請自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禋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裏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多臨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院不復撰進

退朝録　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厤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黄鐘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録以此二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袞宋元憲也謝賦詞謂公為宗袞遂建明堂之禮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知開封府為橋

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尚書兵部主宰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事頗相通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

澠水燕談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箭勘契之儀其制以竹為箭長三尺錢金飾其端絨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閤吏閣扉以問曰南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大宋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號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幹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啟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鏤鼠別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筆談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契勘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者謂之關伏箭熙寧中罷之

畫墁録　熙寧已前凡郊祀車駕還内至朱雀門外忽有緑衣人出道中躧蹋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抳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内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

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夢華録　駕御玉輅詣青城齋宮所謂青城自來止以青布幕為之畫砌甃之文旋結城闕殿宇宣政間悉用土木蓋造矣

燕翼詒謀録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真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頗艱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

奉太宗並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則是以三帝配
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楊畋力諫乃定以太祖配之
令南郊又以祖宗並配矣

呂申公家傳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令之郊與古之
郊何如呂公著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
衛事物釆而已

六一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
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
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
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

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
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六雩告謝於
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謬乃
傳者誤之耳

談苑　江隣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
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歲會
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萬貫祿令
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宋次道云李長主
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後月給
千貫

研北雜志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法物制
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
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丁丑歲河
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嘗見
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
紅錦緣青絁為下裙絳韋為絡金銅鈌長短至膝前
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馬虵具裝蓋尋
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裝入悉已焚毀
質即令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
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紫桃軒雜綴　宋三年一郊官無大小皆蔭子其各自
轉考必蔭蔭授之官又行蔭典凡一官出身子孫弟
姪以及外孫與甥惟不及壻耳兩制大臣平生有瀕
死之疾遇醫得起者有恩可推亦准本官陳乞噫何
其濫也

考古類編　太祖乾德初詔有司遵行故典合祭天地
於圜丘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太宗太平興國初郊奉
太祖配雍熙中從禮儀使扈蒙請以宣祖配天太祖
配上帝淳化四年蘇易簡從請親郊祀奉宣祖太祖
同配常祀則分主從之仁宗嘉祐二年詔以太祖太

宗真宗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祠
三聖皆侑嘉祐中改以太祖定配神宗熙寧初詔令
詳定今年冬至當親郊否學士王珪曰王制喪三年
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
也請行之元豐六年冬至郊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
位是時群臣議郊祀分合言人人殊至哲宗元祐七
年親郊詔令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
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
日指揮亦以廷臣從違未決也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主曾布之說詔罷合祭

北郊壇（在封邱門外式如南郊壇其北又有北青城即祭地之齋宮俱為金兵焚燬）

文獻通考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
為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
郊四祭（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感生帝皇地祇神
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
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
宮城北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於北郊
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阬塹
及車馬之迹又兩壝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
壇位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壝禁人耕墾樵牧奏可
即徙壇於方丘之西焉

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
悉設以幕幄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曰三歲
一郊次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
一勞永逸省費多矣

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於方澤詔
以其日為景貺節

談圃　南北郊牲用犢取其繭栗者（角之形如繭栗言其小也）牽特
時必先引其母然後能行及殺時其母哀鳴人不忍

聞攝祀者多避之

四六談麈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
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

後山談叢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
中郎中易知素貪饕賜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
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英宗不許
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
夫乎

天祿識餘　宋陳襄郊議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
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鐘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
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函鍾
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居易錄　汪懋麟雜志載宋時一郊費六百萬後至一
千餘萬今每歲南北郊　駕必親祭亦無冗費而昭
事之誠通於神祇最得禮意不知宋時何以所費不
訾乃爾

感生壇 在南郊高七尺廣四丈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常以正月上辛祀感生帝

雩壇 在南郊壇之左每歲孟夏大雩祀昊天上帝壇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為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

高禖壇 在南郊仁宗景祐四年築每歲春分日祀青帝本許克禮以郊之歲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廣五尺設三壝壝各二十五步青石北長三尺八寸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圭帑青色牲用牛羊各一豕一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禖
壇在南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
之人殆不容足祀官奠獻或側身拜於褥位乞令修
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言高禖壇
高九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為主伏羲高辛配侑
高禖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架實為狹
隘酌獻奠拜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按祀儀青帝壇
廣四丈高八尺今祠高禖既以青帝為主其壇之高
廣請如青帝壇之制從之

太社太稷壇 在新城門外西北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四出陛五色土為之太稷壇在社壇西制如社壇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半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享之

五方帝壇 在南郊青帝壇高七尺方六步四尺每歲立春日祀赤帝壇高六尺東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每歲立夏日祀黃帝壇高四尺方七步每歲季夏日祀白帝壇高七尺東西七步南北七步一尺每歲立秋日祀黑帝壇高五尺方三丈七尺每歲立冬日祀壇各飾以方色

四方蜡壇 在四郊神宗元豐六年定壇各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壝各二十五步每歲臘前一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

先農壇 在東郊壇高九尺周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每歲上辛後亥日祀先農行耕籍禮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
為籍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於其中建神倉於東南
取辛之知田事者為籍田兵
權管幹籍田王存等言請以南郊鐵麥殿前地及玉
津園東南荒地八百四十餘畝并民田共千一百畝
充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
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進呈從之

先蠶壇 在東郊從桑生之義真宗景德三年築其壇二十五步每歲季春巳日享先蠶氏神宗元豐四年詔徙壇於北郊

文獻通考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蠶壇之側度

地築公桑蠶室蔽養蠶以供祭服其飄繭殿可以燕
戲為名
壽星壇 在南郊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秋分日享壽星及角亢七宿
朝日壇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各二十五步每歲春分朝之
夕月壇 在城西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各為階降入坎中然後升壇兩壝各二十五步每歲秋分夕祀
風師壇 在城西高三尺周三十三步每歲立春後丑日祀之
雨師雷師壇 在城北各高三尺廣十五步二壇同壝每歲立夏後申日祀之
臺

造字臺 在城東北二十里時和保世傳倉頡造字之所唐岑參詩有空階有鳥跡猶似造書時之句
靈臺 在城南二十里戰國魏侯[illegible]所築一名梁惠王臺
陣臺 在城西二十里即戰國梁顏率三陣臺七下步海之上是也
吹臺 在城東南三里許一名平臺按九域志即繁臺也古師曠吹臺漢梁孝王增築之為鼓吹臺一名梁臺古人見詩歌於名名矣雖梅聖俞詩云在昔梁惠王琢楚歌歌吹筆蕭無復開黃土化林李當時秦兵竊今杰歸序地明引鼓吹繁中州勝覽則環聖俞詩而以業為梁惠王築矣俗呼為二姑臺後改為為王繁祀商於其上則亦祀古之言治水者為河悲也許見後之姑廟下
水經注　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其城有列
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梁王增築之以為鼓
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迹今層基孤立於牧澤之右
方一百步許晉世喪亂乞活馮居削墮故基遂成二
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
天中記　水經注睢陽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
東有一臺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
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兎園在平臺側
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
不甚高俗謂之平臺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
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
為複道自宮東出揚州門左門陽即睢陽東門也連
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
城中也梁王與鄒枚相如之徒歡遊於其上故亦一
時之盛事按續志謝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夫謝
居江左賦假相如安得云於此賦雪耶通志因之俱
誤

元和郡國志　汴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倉頡與師子
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其側因名繁臺
林水錄　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
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
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蘪塊立無復蘩睹之望
矣

道名山志　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為劣

青箱雜記　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祖嘗閱武於此改為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為繁臺則繁臺之名始於此也

名賢詩話　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誇鳥食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教空放馬頭回則知繁臺乃吹臺也

丹鉛餘錄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

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名雪臺

分甘餘話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繁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艱切非是

愁臺　在繁樓門外

蘇臺　在兔園中梁孝王築按續述征記云浬道似蘇故謂之蘇臺

嶽臺　在縣治西九里許

困學紀聞　唐律曆志測景在浚儀嶽臺按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嶽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嶽臺圖經云昔魏王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獨樂臺　在陳州門外

硯臺　在陳州門外都人九日於此臺登高宴聚

晏臺　在城東十五里春耕藉田於東郊祀先農畢享胙晏百官於此

觀耕臺　在先農壇東每歲三推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耕藉

迎秋臺　在固子門外後唐莊宗時築都人九日於此登高

百花臺　在固子門外蔡京築

拜郊臺　在城南十里其東又有東年郊臺

沙元臺　在城東南鄭店保臺上有鄭安平鄉元季兵燹惟臺存焉

池

玄池　在祥符境內一名晉卿又名清卿晉簡狄浴於晉卿之水有玄鳥遺卵吞之遂生契

蓬池　在城東北本春秋宋之蓬澤一名百尺陂後因為池瀰漫遠闊南入尉氏境下有溫泉焉晉阮籍詩徘徊蓬池上回首望大梁按續述征記大梁南七十里尉氏縣有蓬池唐明皇更名福源池天寶初士大夫禊飲於此後累經黃河淤平

太平御覽　漢志曰開封蓬池在東北或曰宋之蓬澤也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蓬逢忌澤是也

鴻池　按宋史記浚儀有鴻池魏獻公射鴻於此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矣

講武池　在城南乾德三年鑿太祖選精卒習戰其中特臨觀之後經河水淤平

文獻通考　太祖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開寶六年詔賜名講武池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東都事略　太祖嘗幸講武池劉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其酖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別酌賜鋹鋹大慙頓首謝

辛氏秦記　宋太祖即都城之南鑿講武池始習水戰將有事於江南

金明池在新鄭門外西北周廻九里餘周顯德四年欲伐南唐始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幸其池閲習水戰政和中於池內建殿宇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北去百餘步有仙橋朱漆欄楯下排雁柱中央蓬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有殿正在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臺上有橫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樓之南有宴殿殿西有射殿殿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於此後為金兵所燬

聞見近錄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聖二年上元駕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

文獻通考　開寶九年太祖幸金明池習水戰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為廻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迨真宗朝歲習不輟

石林燕語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車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晏蔡魯公為丞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輙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老學菴筆記　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晏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補筆談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

引船當梁上卽車出澳中水船乃竟於空中完補訖
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
永無暴露之患

退朝錄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圯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官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遊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卽踰曲江之盛也

談圃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

僧曰羅乂神笑封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内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歸叟詩話　王荆公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云謹厚者亦復為之耶

湘山野錄　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轝出南薰繚繞都城遊金明抵暮諸宜秋而入閤卒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書一闋於牌曰閑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月令廣義　宋太宗得吳越錢氏龍舟城西開金明池每歲二月教池

名山記　金明池在府城西周世宗時鑿宋太祖幸此觀習水戰前賢題咏甚衆

歲時記　每歲三月一日開金明池御史出榜曉示許人遊賞

有宋佳話　元符中上巳日賜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穎叔唁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厄蔡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紫桃軒雜綴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為布策成兆曰將有遷徙曰損丁乎曰無妨也苗疑之

執其稚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今朝廷廣池將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領之卽以奏聞已而掘池果有龜殆踰萬數下令無傷輦送他水

凝祥池（在晉濟水門西北會靈觀側真宗時鑿夾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雁游泳其間橋亭臺榭棊布相峙每歲清明日放萬姓燒香遊觀一日）

澠水燕談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晏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之子）奏云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於理

畢莊漫錄　京師五嶽觀凝祥池有黃蓮花甚奇

蓮花池有二一在城東北時和保一在城西北永和保

凝碧池在城東南繁臺之側即古牧澤真宗時改為池後為河水淤塞

後山詩話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當直學士盧多遜應制賦詩韻限兒字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上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聞見後錄　宣和殿聚殷周鼎鐘尊爵等數千百種城陷金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辟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於大梁之墟云

園

梁園一名梁苑或云即兔園在城東南三里許世傳為漢梁孝王遊賞之所按史記梁孝王漢文帝次子景帝之同母弟竇太后少子太后甚愛之賞賜不可勝計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是曰兔園李白梁園吟云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都穆遊記云梁王池亦有名求水揚洪波池水坊志云苑中又有修竹園枚乘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是也

西京雜記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岩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及賓客弋釣其中

太平御覽　圖經曰梁王有修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選集諸方遊士各為賦故館有鄒枚之號又有雁鶩池周迴四里亦梁王所築又有清泠池池有釣臺謂之清泠臺

芳林園在城西北固子門內太宗居晉邸時太祖賜為燕晏之所及即位因號潛龍園內有池沼渟泓三年帝幸其池謂近臣曰昔尹京日無事嘗飲池上今池邊之樹已成喬木矣因顧數坊使郭守忠等曰汝等前以藩邸從我今亦皓首矣何光陰易過如是酒乃登水心亭習射中的者上親斟清釂舉大白詔群臣盡醉後廣其地號奉真園天聖七年後改名芳林園余兵燬之久失其所

畫墁錄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綬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為揖酌也

瑞聖園在通天門外

玉津園在南薰門外內有方池開池為車駕臨幸游賞之所

朝野類要　殿前馬步三司輪差借觀察承宣之官環衛四廂之職以伴著使射於玉津園勝則有金帶壓轉官資之賞

山堂肆考　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哲宗時文彥博致仕令有司備冊禮餞送於玉津園仁宗時契丹使者邪律防至王德用與之較射於玉津園即此

函史　太祖嘗幸玉津園晏群臣酔旁仰明日謂侍臣

曰沉湎非令儀也朕昨醉踏之甚自悔

下松園（在新鄭門外）

含芳園

藥朵（一作梁）園

童太師園（俱在城西水門外）

蔡太師園

王太宰園（俱在新鄭門外金明池南）

養種園（在城西南水門外金水河側四時花木繁盛可觀）

王太尉園

一丈佛園子（俱在城西南）

馬季良園（在裏城外西南）

景初園（即教坊使孟景初園也在城西南泰聖寺前）

奉靈園（在陳州門內西北）

靈禧園（在陳州門外東北）

同樂園（在固子門內嶽宗觀）

王家園

麥家園（俱在新宋門外）

李駙馬園（在望春門外）

以上諸園皆都人遊賞之所但歲久無存

夢華錄　上元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

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無非閑地並縱遊人賞翫

嘉興石鲍周城緝

苑

瓊林苑 在新鄭門外俗呼為西青城乾德中建為宴進士之所與金明池南北相對其中松柏森列百花[illegible][illegible]政和間於苑之南隅創築華觜岡高數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砌池塘柳鎖虹橋花縈鳳舸入有月池梅亭牡丹諸亭之類不可勝數

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改為富國倉遂遷於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備為鬼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朝野類要 在京則賜及第進士晏於瓊林苑中興以後就於貢院

文獻通考 元豐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苑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宋稗類鈔 路公出鎮西京奏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官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内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迥高元祐日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襃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為警絶

山堂肆考 太平興國中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於崇政殿始分三甲錫晏於瓊林苑進士及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若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伎而用之庶野無遺賢

宜春苑 有二一在固子門外號西御園一在麗景門外東北號東御園初為晏進士之所每歲迎春於此一名迎春苑後改為富國倉

宜春苑詩注 宜春苑在舊宋門外即東御園

山堂肆考 麗景門外有宜春苑宋人號東御園王安石詩云宜春舊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苔蘚移鞍坐綠陰樹疎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

景華苑在景龍門外與撷芳園東西對峙徽宗時建

容齋四筆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閹官容佐取以為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遊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憩藉清影紙鄣冢欲藏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為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摽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

老學菴筆記　淩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牧苑在城北陳橋東北牧養馬駝牛羊之所 以上諸苑俱為金元兵燬失其故處矣

樓

望京樓卽汴城西門樓也樓舊無名唐令狐綯登樓詩有同上北樓望京闕便名樓作望京樓句因名

賓津樓在新鄭門外金明池之內中築帝則諸軍呈百戲於樓下

明月樓在城內天漢橋南街東明洪武元年因其廢址為稅課司

長慶樓在城內潘樓街京豐宮火墟下

紅翠樓在城內安業坊

王樓

狀元樓俱在城內新橋東北

登雲樓燕王元儼所居俗因呼為八大王樓後為巨璫譚積有之又稱譚樓

癸辛雜識　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祥宮移至者岧嶤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巨璫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和樂樓在城內舊名莊樓

得勝樓在城內勝橋側

慶豐樓在城內西北隅

鐵屑一作薛樓

楊樓

玉川樓

欣樂樓

潘樓以上五樓俱在城內土市子街東西

會仙樓在城內當州橋北

熙熙樓（在城內第三條甜水巷）

豐樂樓（在城內景明坊舊名樊樓汴京酒樓此為最宋建劉子翬詩有憶得承平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之句）

夢華錄　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每一瓦隴中各置蓮燈一盞內西樓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也

揮麈後錄　艮嶽成詔翰林學士王安中登豐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瑞雲深萬井喧闐已下臨金碧

樓臺雜禁籞烟霞岩洞卻山林巍然適構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尋

宋稗類鈔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樊樓或以為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紫於此後為酒樓因名礬樓一名白礬樓

明樓（在南薰門外西南）

清風樓（在城西南龍津橋西南都人夏月多乘涼於此）

看竹樓（在宋門外）

宜城樓

班樓（俱在宜秋門外街北）

蜘蛛樓（在宋門外）

劉樓（在宜秋門外金梁橋下）

八仙樓（在東水門外）

集賢樓

蓮花樓（俱在舊鄭門外乃之官河東陝西五路之別館尋常餞送置酒於此）

晏賓樓（在新鄭門外金明池之右）

以上諸樓俱燬於今無

退朝錄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六街鼓號曰鼕鼕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此後金吾之職遂廢之矣

閣

資聖閣（在府治東北相國寺內唐天寶四載建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及佛牙等凡有齋供取古方開都人夏月於此納涼所謂資聖薰風是也金季兵燬）

癸辛雜識　資聖閣登雲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記滿晉言山河大地凡為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緣業深重所致

鴟夷集　蔡魯公師成都一日於蔡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雪自指毛女謂蔡曰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

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資聖
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
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
後貶長沙卒於東明寺因就叢焉

熙春閣 在景龍江頫芳園中政和三年建

研北雜志 汴梁熙春閣舊名壺春堂徽宗稱道君時
居之在頫芳園中俗呼為八滴水閣汲郡王暉仲謀
有熙春閣遺制記

圖象徽調閣 政和六年方士王仔昔以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議建閣於天章閣西賜名圓象徽調九成宮名來安改帝鼐為隆穆餘八鼎皆改焉

館

信陵館 在城內信陵君延士處

同文館 在閶闔門外西北安州巷建以待青唐高麗使臣之所

瞻雲館 在宜秋門外建以待諸番國使臣之所

班荊館 在封邱門外之東即陳橋驛改以待番使之所

玉照新志 陳橋驛在陳橋封邱二門之間唐為上元
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也後改班荊館為
虜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國朝議一建言遂命羽
流居之錫號曰顯烈觀擾攘之後久不知如何耳

禮賓館 舊名香驛院在金梁橋南汴河南岸建以待回紇于闐使臣之所景德三年又改為禮賓院

瑯林館 在城東北東神廟都人遊安之所後淪於水 以上諸館俱燬於金兵

門

夷門 在安遠門內夷山之上

水經注 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
睢陽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
門即侯嬴抱關處也

史記 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夷門魏有隱士侯嬴
年七十家貧為夷門抱關者為公子無忌盡封厚遺
之不受

賓退錄 侯嬴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門東曰夷門則
夷門者乃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
非也

林水錄 鄭綠生曾遊北邑殘夷門弁吹臺終古之迹
緬焉盡在

高門 在國子門外西北二里即梁惠王故城之門也已廢久至今土人猶名其鄉曰高門亦曰梁王城

沙門 在城西東和保沙積深厚其形如門故名

小陡門 在城西北永安保疊石砌閘以蓄汴水

亭

倉垣亭 在城東北二十里廢久無存

信陵亭 一名公子亭在府治東北相國寺前大中祥符中建保康門始移亭於麗景門外

太平御覽 圖經曰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卽魏國公子無忌勝概之地

博浪亭 在城北二十里一名博浪城漢張良令力士擊秦始皇處一云在陽武縣東南三里

新亭 在城內唐汴州刺史令狐楚建劉禹錫有記

看街亭 在南薰門內東南車駕行幸登亭觀馬射於此

汴河亭 在汴渠上

大梁亭 在宣秋門外西北

迎曙亭 在後苑中仁宗時建

晁氏雜記 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為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為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

延漏錄 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小亭牓曰迎曙帝不悅卽時回輦翼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 二說互異未知孰是

蝦蟆亭 在金明池內寶津樓西

流盃亭 在城內西北隅

以上諸亭俱廢久無存

堂

明堂 徽宗政和五年八月詔立明堂於大內之丙地徙祕書省於宣德門之東以其地為之

文獻通考 蔡攸言明堂五門廊廡蓋以素瓦而門堂則以琉璃其地則隨所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為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窗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楯並以丹雘塗之堂為三級級崇三尺共為一筵改火珠為雲龍之象階庭植松梓檜之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云詔以玄堂犯聖祖之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為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佑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敷佑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陽總章平朔太室五門並御書牓之

資治通鑑 元豐間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政和五年內出圖式宣示於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於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繼聖堂 在府治東太宗習射之所後廢

東京記 太宗尹京日官署東建堂習射大中祥符二年閏二月真宗臨幸宰臣請以繼聖為名許之

講武堂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臺觀馬

資善堂 在京禁苑之所也在城内元符觀南大中祥符八年建天禧四年復御所此

海錄碎事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詔皇子就學新堂宜以資善為名

東都事略 天禧四年詔中書樞密院及諸司非大事蒞委皇太子資善堂裁處以聞

燕翼詒謀錄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士遜崔遵度為友講學之所為資善堂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後元良就學之所皆曰資善

石林燕語 仁宗初為皇太子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使曹利用兼少保參政王曾樞副錢惟演兼

賓客詣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學從之

繼照堂 即府治正廳聽事之所也

辟幾雜志 學士周起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庭無留事以真宗判南衙聽事之所為繼照堂奏云陛下昔日居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焉

迎端堂 哲宗朝建退繹萬幾之所也

蔡公雜說 哲宗朝常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朱幾藏宗由端邸即大位

梅花堂 在府治正廳之後即所謂後堂也後改為公生明堂

癸辛雜識 開封府後衙有蠟梅一株人以為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二州號小江南蓋太行障其後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

汴京遺蹟志 今開封府猶稱古南衙其後堂稱梅花堂皆襲宋之舊也

拱參堂 在府治内錢藩尹開封時建後廢

清虛堂 在城内東南隅王鞏建蘇軾有記後廢

三槐堂 在望春門外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子旦果相真宗遂號三槐王氏因名其堂曰三槐金季兵燬

東都事略 旦少好學父祐器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真宗即位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是年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石林燕語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嘗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以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當以趙普所居位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且謂祐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祐到彼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祐力為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

州彥卿竟亦無他後祐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楚晉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至其家問其子弟言之

文正公遺事　先晉公知公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其槐今老蔭茂可愛

尚友録　王祐字景叔太祖命使魏州曰卿還當與王溥官職及還將論或藏之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曰

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函史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父祐事太祖為知制誥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命祐行察之以百口保其無他且曰五代之世多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以為戒太祖深納之又嘗按獄全活數百人因罷官歸手樹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東坡集　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遑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桂籍堂 在太學內

山堂肆考　太平興國中進士中第賜題名於桂籍堂此題名之始唐人題名於慈恩寺乃進士自題也

九龍堂 在城西南隅景福坊大中祥符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詔令修葺謂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趨不可勝計乃塞其池後廢

三聖堂 在宜秋門外百步許即都亭西驛以待西番祭于闐新羅渤海使臣之所三聖者祀觀音大士義勇武安王清源妙道真君也按夢華録云都亭西驛在寶相寺之東相對都城志宋末兵廢明洪武初

周藩即其舊址創立廟宇乃移白衣殿之神祀之於內其三聖之像仍皆不改景泰中居民甄義等奉衆重修明末後廢

寶籙堂 在金梁橋西南徽宗建為曹仙姑所栖之處後姑化去遂為女冠所居又名曹仙姑巷明洪武三十二年黃河入城淹沒圮壞有端修葺呂祠堂記碑移置延慶觀內今亦無存矣

宅

禮賢宅 建隆初吳越王錢俶貢奉加常數帝亦厚賚之令有司造大第於南宮城太學東連亘數坊名禮賢宅開寶八年來朝詔館居之

宣和書譜　開寶八年朝廷將舉兵平江左李煜密賂晉於儼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王一旦明天子易位酬勞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儼表其書來上藝祖嘉貝

忠江南平與其子惟濬妻孫氏來朝藝祖遣皇子至
睢陽迎勞對見禮皆從異等賜禮賢宅以館之而宅
之締構宏壯供帳什物種種畢具俶至如歸焉
楓窗小牘　余邸寓於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
錦風烟因念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
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壽楊朱門雕砌完
若猶在而於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
朝供奉錄太祖太宗雖所賜優異然忠懿歸國之初
舉朝文武闔寺皆有餽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函史　太祖開寶中吳越王俶來朝賜禮賢宅以居親

幸晏之命與晉王爲兄弟封其妻孫氏爲王妃
睦親宅　即玉清昭應宮舊址也景祐二年仁宗以皇族散處都城或暌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址作睦親宅以處之
東都事略　仁宗建睦親宅乃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
好學趨義則褒勉委曲進之於善若不率教始勸諭
之又糾戒之至不悛則正其罪而上聞故人人莫不
畏愛而心服
慶曆五年三月己未詔大宗正寺曰朕思古之人君
莫不厚親戚以輔王室治邦家而化天下宋興八十
餘載宗室蕃衍宜令睦親宅諸院教授官課經典文

詞以聞
神宗實錄　吳申字景山英宗擇官教導宗室以爲睦
親宅都講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爲賓主講官位主席
之東隅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爲序若
講官分賓主至再移書大宗正宗正不能決因內朝
出二書英宗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
彙書詳註　至道元年太宗將爲皇姪等置師傅執政
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等降乃以教授爲名咸
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蒞南北宅教授南宅者太祖
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宅者魏悼

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
蕃衍宅　在天波門西藥市橋街蔵宗諸王居之
王魯公宅　在宮城北隅泰寧坊即樞密使王德用居第
編年錄　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皙人皆異
之其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
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
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志不宜又
典機密罷爲武寧軍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
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
丁晉公宅　在保康門外水櫃街即宰相丁謂居第

野客叢談　丁晋公謂治第保康門外楊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景宗貴仰以其宅賜之其正寢乃向日所築之地也景宗章獻太后弟也

初潭集　唐待制肅與丁晋公為友宅又相對丁將有譖殛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戚門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宋東京考卷之十二

嘉興石鑑周　城緝

宅

李文靖宅在封邱門內即丞相李沆居第

訓儉　公為相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世蔭之官廳事則已寬矣

自警編　李文靖公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問之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一動我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宅在望春門外即太尉王旦居第

長編　旦性冲澹寡慾奉身至薄所居至陋上欲為之治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宋修撰宅在城東南隅春明坊即宋敏求居第

初潭集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

道家為善本住春明坊昭陵時小大夫喜讀書多僦
居其側以便借置故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當
高一倍陳叔易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
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研北雜志　宋宣獻公綬楊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
以家所藏書後與父皋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本
予敏求敏脩並以文學見稱於世其藏書之盛有以
也
蔡太師宅（在宜秋門外府治西南即宰相蔡京賜第）

老學菴筆記　蔡京宅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
下望之如蟻餘悉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
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閒架亦狹乃即撲水下
作卧室
正史約　徽宗時乘輕車小輦頻幸京第命坐傳觴略
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
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宋稗類鈔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
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令小鬟焚香久之鬟白香
已滿閣近北卷簾舜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其蓬婷
滿室靄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覩而無烟火之烈
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
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朝野僉言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八日夜遺火焚蔡
京宅火光亘天隣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
家召禍造端乃蔡為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隣實本
天意
王丞相宅（在宜秋門外即太宰王黼賜第）
編年錄　初黼既得秉國念無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
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副焉四方珍異悉

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帝待遇日隆恩
數異於他相名其居閣為得賢治定後帝幸黼第始
悟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
資治通鑑　宣和五年十一月丙寅帝幸王黼第觀芝
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賜第於城西開徑門與師成
宅對街以相往來乃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
幸觀黼之室閣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宮禁喟然而歎
其富樂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下五刻開龍德宮複道
小門以還是夜諸班禁從皆嚴衛達旦翼日猶不御
殿殆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貴耳集　王黼宅與一寺為隣有僧每日於黼宅旁溝
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
城破黼宅老幼絕食僧即以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
熟送入頼之無飢

宮

太一宮 有四一在城東南蘇村為東太一宮太平興國中建一在城西南八角鎮為西太一宮天聖六年建一即五嶽觀舊址為中太一宮熙寧初建一政和間改龍德宮為北太一宮俱廢久矣

退朝録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
福君綦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
冠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大遊

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
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
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
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
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遊
小遊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
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
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即蘇州建
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
之名乃建東太一宮八年宮成合千一百區凡十殿
四廊圖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
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太一五嶽儲副佐命十二
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瀆本命等神及四直靈官三
十六神將像五百二十四軀

中吳紀聞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
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故令
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
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
稱者

國朝會要　天聖六年司曆言五福太一自雍熙元年
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一行綦當入蜀郡之坤宮曰
黃庭可於都城西南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
西太一宮前後東西凡四殿又建齋殿塑像自內出
始鑄印給之

文獻通考　熙寧初即五嶽觀舊址營中太一宮蓋自
天聖六年至熙寧五年壬子四十五年五福太一行
綦自黃庭宮移入真室之中下臨京都之中故也
太常禮院言中太一宮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
一惟五福君綦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按史

記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
皆天之尊神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太一星在紫宮門右天一之南號曰天之貴神其佐
曰五帝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疫疾灾
害之事
漢武帝時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置壽宮神君（壽宮奉神之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
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
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
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神所欲言下之於巫）又置壽
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
書其名曰畫法（謂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殊
絶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夢溪筆談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
天一太一四曰地一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
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氣太一
十曰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
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
太一蓋誤加之也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
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
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
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
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棊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
正
容齋三筆　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
推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
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
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今陽九百六當癸丑
甲寅之歲為灾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
以消灾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
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

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請稽詳故事崇建宮宇
迎五福太一於京師詔度地於集禧觀之東於是為
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為宗社
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
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
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嫠恤緯之慮時
無星官曆翁考步推曆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宋史劉敞傳　西太一之役使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
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南坤維按

者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山堂考索　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

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宋稗類鈔　京師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臨觀題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著子全多欲壓枝却得君王留一顧故應雨露亦饒滋

河南通志　襄城楚芝蘭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水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伎詣闕自薦以占候有驗擢翰林天文授樂源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必遠趨江外乎衆論不能奪遂從其議

鄂州張虛白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祕訣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一宮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

景靈宮　有二在城內端禮街之東西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建奉藝祖以下御容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

文獻通考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

宮天聖元年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御容榜曰奉真治平初就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豐五年神宗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符二年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於顯承殿為館御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為齋殿

資治通鑑　元豐五年八月庚申帝以先朝御容多寓

寺觀乃作十一殿於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朝野雜記　景靈有東西宮蓋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按兩漢博聞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曰重也謂高帝廟）即景靈宮之東西為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於馳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為館御首哲宗次之號

舊宮為景靈東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以下神御皆寓溫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忠簡為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永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為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

揮麈錄　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舊域建奉先資福院為慶基殿以奉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又有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獻明肅在崇真之傍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三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饗先後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乃詔有司神御之在京師寓於佛祠者皆歷撤而遷之禁中由英德而上五世合為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列東西序帝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容衛公王名將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凊之

室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儷極永隆曰大定后曰輝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娛曰雲遊曰凝神曰天遊曰冷風曰太霄曰丹臺曰靈毘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於新宮大赦天下繪侍臣像於後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隅為顯承殿以宣光殿故址為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馳道之西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

併撤府寺創為西宮建大明殿以神宗為館御之首涓日遷奉親祠為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璺史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列朝帝后前後各一殿皆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曰宣光紹聖初內相林希言宣光乃元魏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更為顯承（後改曰嚴奉）議者以為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神宗就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開封南司閱牘見黨進家狀元私家無祖像令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圖畫見聞誌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建孝嚴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畫諸屏扆墻壁先是三聖神御殿兩廊圖畫創業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游豫宴享之儀至是又兼畫一應仁宗朝輔臣呂文靖以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龍圖燾主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寫之鶯行序列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歎其盛美

聞見前錄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涕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退朝錄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為相既拜命謝恩即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為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遙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即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朝野類要　四孟之月駕詣景靈宮朝獻自神廟建如此在恤制內則權止

東萊詩話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仙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迴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上清儲祥宮（在新宋門裏街北至道元年上清宮成慶曆三年火其後復修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之祥也因賜名上清儲祥宮命蘇軾撰碑文以紀其事）

東京記　端拱元年二月太宗詔取晉邸時太祖所賜金帛建上清儲祥宮至道元年八月宮成帝御書額金填其字賜之慶曆三年十一月火熙寧元豐間靈

惠法師王太初再營之元祐初宣仁太皇太后出妝
粉錢重建

談圃　上清儲祥宮太宗建之為民祈福神宗以其地
居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
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至正集　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蘇碑作內不五十年而
火以其地為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
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後事修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
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詆以失
實毀之令蔡京別撰焉

雲烟過眼錄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
大書甚佳舊在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王子才
乃與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為彼文壓倒則
此老必叫屈

續文獻通考　鄭榮本禁軍戍辟州還夜遇神人謂曰
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醫術救人大中祥符七年賜
名自請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瘋民多
求之皆刺臂血和餅以給焉

居易錄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
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隣
幾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
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
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選之淮西事為譬非元和間人
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
以為直言淮西事者誤婁堅以為東坡詩尤誤矣

嘉興石鲍周　城新

宮

玉清昭應宮在南薰門外官路西大中祥符元年議營是宮安置天書有司料工須十五年乃就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夜大雷雨宮內火起至曉宮室殆盡從存長生崇壽二小殿泥雍王曙等以為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荅天戒乃下詔不復繕修以長生崇壽二小殿改為萬壽觀

談圃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董其役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置壁龕廡

下以其餘材建五嶽觀世猶謂之太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嶽皆焚獨道院在耳

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旦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呂申公夷簡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康靖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因以為優閑不任事之職然宰

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宮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退朝錄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宮觀使而景靈會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勾康定元年李康靖公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學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師

端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勾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袞乃加以都管勾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宋史　大中祥符元年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沂公言行錄　真宗建昭應宮王沂公曾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槁惟此疏倘存

續聞見近錄　錢若水撰昭應宮碑成上賜玉帶令服之而謝三日乃止至今被賜者閤門以為例

遯齋閑覽　按祥符中治昭應宮用李廷珪墨為染飾

令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

筆談　溫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太守亦未嘗遊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鼂氏客語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中吳紀聞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為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埒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自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時論韙之

厚德錄　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勘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容齋三筆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荊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賫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工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柟櫧溫台衢吉之檮永澧處之槻樟潭郴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宣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綠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虢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兖澤之墨歸歙之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鍮冶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二十區不及二

十年天火一夕焚蕩但存二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議之士猶為盛世惜之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若掩之之為愈也

王氏畫苑　大中祥符初上將營玉清昭應宮勑劉文通先立小樣圖然後成葺丁朱崖命移寫道士呂拙鬱羅蕭臺仍加飛閣於上以待風雨畫畢下匠氏為準謂之七賢閣者是也天下目為壯觀

大中祥符中玉清昭應宮成召張昉畫三清殿天女

奏音樂像昉不假朽畫奮筆立就高皆丈餘

茅亭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詔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令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田居乙記　仁宗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燔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樞密副使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太后詰其故雍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修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續文獻通考　大中祥符元年作昭應宮貯天書初帝議即宮城乾地營昭應宮以奉天書召丁謂問之對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以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已而王旦密疏諫帝果如謂所對答之旦不敢復言

大中祥符五年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神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

宋稗類鈔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瑰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楩柟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甍栱欒楹全以金飾入見驚恍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襞積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為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中宵

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亭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競進諫乃止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名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章其後章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録詩以進真宗閱前章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復閱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為幸也

玉堂鑑綱　大中祥符七年真宗親謁宮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史學提要箋釋　真宗嘗言夢神人傳玉皇命云趙玄朗為人皇九人中一人帝之始祖奉為司命真君號聖祖詭言降延恩殿有異香黃光建玉清昭應宮奉之七年乃成

山堂肆考　祥符中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宮焚香祈禱禁音樂三日翼日執政有抽死蝗以進者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乃止

天禧中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在京宮觀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背文曰永鎮福地諸郡道正副掌之

九成宮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像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皁東方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北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皁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為中祠祭用登歌享用素饌後於帝鼐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資治通鑑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加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行酌獻禮

容齋三筆　政和七年帝用方士言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奉安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

寶成宮（大觀三年方士魏漢津沒於京師賜號嘉成侯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以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以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以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崇祀事祀黃帝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其成功持盈二殿為中祠幣用白磁庶堂為小祠並用素饌）

文獻通考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九鼎而各以其方色祭之抑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郟鄏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乃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數聖賢其褻慢不經甚矣

玉清神霄宮（在宮城內福寧殿東徽宗誕生之地也政和三年建初名玉清和陽宮七年改今名）

世史類編　政和六年九月辛卯徽宗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

迎真宮（在南薰門外玉津園東政和三年十一月徽宗南郊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冠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臨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其信神仙之事矣）

上清寶籙宮（在景龍門東與景暉門相對政和五年建）

宋史　徽宗因林靈素之言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又作仁濟輔正二亭於宮前命道士施民符藥徽宗將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政和七年徽宗幸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輙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許士庶入宮聽講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宣靖妖化錄　寶籙宮之建也極土木之盛燦金碧之輝危殿傑閣瑤室脩廊為諸宮之冠云

林靈素傳　政和五年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宮前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

宋稗類鈔　相傳徽宗親臨寶籙醮宮一日敕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上歎訝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知此宿乃本

朝蘇軾上大驚先是崇觀間以黨籍禁蘇公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為是故也

朝元萬壽宮在城内汴河之側金兵燬之後延慶觀即朝元萬壽宮之齋堂也

癸辛雜識　朝元宮殿前有太石香鼎二製作高雅闕熙春閣朝元宮元有十餘座徽宗每晏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朝元宮塵皇臺亦上清移來者下有青石礎二刻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温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内

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離時嶽廟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旁也

觀

建隆觀在閶闔門外西北周世宗建初名太清觀太祖以建隆改元遂更名為建隆觀重修殿宇廊廡總一百四十有九區後取杭州昊天上帝銅像奉安於中大中祥符元年以唐秘書監賀知章七代孫道士裴住持是觀加葺昊天上帝殿後皆燬於金兵

倦遊録　陳摶隱居華山太平興國初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隆觀扃户熟寐月餘方起

談苑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緣幹入洛鏁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啟户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背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畫論　任從一待詔畫龍比之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稍加怪怒建隆觀翊教院玉皇殿後是其真跡崔白所圖又得其要玉皇殿中羅睺邊有一龍頭是其真跡

續文獻通考　甄棲真字道淵單父人幼舉進士不第遂入建隆觀為道士年七十五遇許元陽許可學仙因授煉形養元之訣漸返童顔步輕若飛後尸解去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二卷

河南通志　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潛邸時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命懷隱與副使王祐等校正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卷御製序引名曰太平聖惠方

會靈觀在南薰門外東北普濟水門西北大中祥符五年創建内設延真獻殿記禧齋殿而則崇元殿以奉靈寶天尊二夾殿則奉中茅小茅真君東西列五嶽聖帝五殿左右二夾殿則奉五嶽之儲副佐命之山羅浮括蒼霍山抱犢少室武當等十山真君初名五嶽觀觀成賜名會靈觀南有泰霞園觀東有疑

神池中有崇禧殿觀西偏有小池中亦建崇禧殿奉扶桑大帝暘谷神王洞淵龍王等神續置明麗照冰二殿後皆燬於金兵

國朝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詔會靈觀池以凝祥為名園以奉靈為名觀以奉五嶽帝仁宗時觀火既重建改名曰集禧

歸田錄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

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甲申雜記　范蠡叟為右丞時五嶽觀災或曰可速修之其像甚靈昔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蠡叟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聰直言斯盛德也

圖畫見聞志　大中祥符末營會靈觀命李隱寫五嶽山形於壁及盡山水於五殿屏扆觀其危峯疊嶂遠水疎林可謂盡美矣然而鈎描筆困槍淡墨焦斯為未至爾

王氏畫苑　荀信真廟時為翰林待詔攻畫龍水天禧中會靈觀凝祥池御座殿屏扆上寫吐霧龍觀其蟠伏踴路波濤旁湧使人驚賞後移入禁中

醴泉觀在東水門裏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詔於其地建醴泉觀後復建於京城金季兵燬

天慶觀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令天下州府軍監關縣皆建道觀一所以天慶為名荅神貺也

朝野類要　天慶觀諸州皆置建之以奉聖祖天尊大帝真宗皇帝尊聖祖為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蓋仿唐尊老君故事也其詳載於國史又祕有聖祖天尊大帝降臨記

祥源觀在繁臺東南宋初有人於此地見龜蛇因建真武祠天禧二年泉湧祠側汲之療瘍人有疾疾

者飲之輒愈乃就其地建觀總殿廡神廚鐘經樓齋堂道院僻舍凡六百一十三區其正殿曰靈真以奉真武像加號靈應真君東聖藻殿以安御製贊西齋閣殿湧泉之所前廣聖殿西開祥齋殿南有靈泉圍東有凝碧池即古牧澤改為池也後皆燬於金兵累經河溢淤平

國朝會要　醴泉觀本拱聖營地也天禧二年閏四月詔拱聖營醴泉所宜立觀以祥源為名仁宗時觀火既重建改名曰醴泉東水門裏亦有醴泉觀與此不同

文獻通考　天禧二年閏四月京師拱聖第十九營有湧泉疾癘者飲之皆愈詔建道觀名曰祥源

海錄碎事　天禧二年拱聖營真武祠有泉湧飲之愈

疾詔就其地建觀以祥源為名

平陽觀在宜秋門內即楊六郎宅址也

佑聖觀有二一在宣化門東普濟水門西北金季兵燬一在府治西南馬軍衙橋之西觀前有積水風若靈異明正德初改為大道宮

玉仙觀在南薰門外金季兵燬

萬壽觀在景龍門西北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別殿也天聖七年六月丁未玉清昭應宮災屆獎殆盡惟存長生崇壽二殿并章獻太后本命殿後稍修葺改崇壽殿名太寧殿徙奉玉皇銅像增繕寶慶延聖二殿及府藩齋殿崑玉池亭久奉章懿太后御容殿改名萬壽觀後皆燬於金兵

兩朝寶訓　天聖七年七月宋史六月載玉清昭應宮災上以所存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燕翼詒謀錄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餘兩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所存殿為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真宗朝盛禮縟儀屡舉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元符觀在城內齋宮堂北

壽星觀舊有壽星塑像故名嘉祐中更塑真宗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曰崇先觀

祥祺觀在新鄭門外金明池之右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南山觀在安遠門裏街西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延慶觀在城內汴河之北浚儀橋之西舊為朝元萬壽宮齋堂即軍節舍即朝元萬壽宮之遺址也元世祖時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建元末為宋太保劉福通焚之惟存齋堂明初為寶泉局鑄錢之所後移局於蔡河淤而齋堂頹毀洪武六年設道紀司於內十年都紀鄒惟真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之殿內有宋時許名公石刻甚多悉已散失無存

閒中今古　開封維宋建都之處予每追訪古蹟故老僅能道其一二形似而已府學中諸碑刻多宋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間有嵌廟牆詩文亦首尾弗全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學子言不特此耳為在位之人取為他用者甚衆後於延慶觀東偏道士房見一石刻乃蘇子美所作詩瓜果浮沈酒半醺滿牀書史亂紛紛北軒涼吹開疏竹臥看青天行白雲因錄於此以見當時士大夫其所著述何可勝數如此詩者不過一時口占尚刻之於石則其他大述作而為世所珍重者不為後人柱下之石能幾何哉

鴻烈觀在封邱門外之東宣和五年詔以其邸賜為鴻烈觀命羽流居之燬於金兵

四聖觀在相國寺橋之南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西五嶽觀在南薰門外街西建奉五嶽之神明洪武二年五月為雷火所燬

延真觀在南薰門裏西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玉霄觀在宜秋門外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以上諸觀皆道士居之

文獻通考　宋自真宗興崇道教置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以宰相為之副使判官都監及集禧觀醴泉觀東西太一宮提舉則以兩省兩制丞郎及防禦諸司使副為之掌奉齋醮之事又有譯經潤文使亦以宰相為之熙寧後增置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而時相欲以宮觀之祿處不奉行新法之人遂無限

員亦無執事而釋老之事則如歷代領之祠部郎官又屬鴻臚寺至徽宗時以道教改隸秘書省

洞源觀在宜秋門外寶相寺西仁宗景祐二年富平郡王姑施氏願入道為女冠乃以崔懷道私第八十間改為道觀賜名洞源後燬於金兵

宋東京考卷之十三　全

宋東京考卷之十四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寺

相國寺在府治東北大寧坊本北齊建國寺天保六年創唐為鄭審宅園唐睿宗景雲初僧慧雲睹審宅後園池中有梵宮影遂募緣易宅為寺鑄彌勒佛像高一丈八尺值睿宗以舊封相王初即位因賜額為相國寺明皇天寶四載建資聖閣東塔曰普滿西塔曰廣願真宗咸平四年增建吳廊三門前樓迎取穎川郡銅羅漢五百尊置於閣上元豐中增建東西兩廊又立八院東曰寶嚴寶梵寶覺慧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金元兵燬明洪武初重修置僧綱司於內而併南北大黃景福三寺入焉成化二十年改賜額為崇法禪寺累經黃河入城廟廬僧合多被漂蕩所存者惟聖容殿結搆奇絕蓋舊殿也

談叢　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一作預浩曰

他皆可能惟不解卷檐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卧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夢溪筆談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余以為非誤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

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数光明瑩徹爛然滿目後有人迎至京師神異之跡不可悉数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王氏畫苑　王温不知何處人善裒鑾彩畫其精功妙技為古今絶手先是唐中宗神龍二年有汴州安業寺沙門慧雲往濮陽成寺得彌勒瑞像様高一丈八尺後歸寺鑄成欲於安業寺安置乃為本寺僧衆嫉而拒之慧雲乃於安業寺東偏别營建國寺而安之睿宗延和初建國寺被毀其像将還入安業有瑞光

會官吏般奏尋勅改建國寺為大相國寺後賜御書額乃省安業寺爲焉則今之京師左街大相國寺是也寺之大殿彌勒瑞像則慧雲所鑄者也其金像彩畫則温所裒者也洎觀其金像彩畫聖容能具種種大慈大悲端嚴相好誠得當來下生善現救護之意又觀頭上肉髻髮紺琉璃色於身圓光中有千萬億毘東迦寶以奉莊嚴則温之功不可謂不至矣識者曰夫裒鑾塑像之羽翼是即是矣故得預十絶之一而勒於寺之碑者正謂是也

神宗勅高益畫相國寺廊壁會上臨幸見益寫門有王戰像詔問鄉曉兵否對曰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上善之後畫崇夏寺大殿東西二壁善神雖長於大像但稱其筆凡畫止神則用意最善

相國寺高益畫壁經時圮剥上惜其精筆將營治之詔高文進曰丹青誰如益者對曰臣雖不及請以蠟紙模其筆法後移於壁毫髪較益當無差失遂與李用及李象坤翻傳舊本於壁畫得益之骨氣文進自畫後門裏東西二壁五臺峨眉文殊普賢變相及後門西壁神大殿後北方天王等以其能遷待詔仍賜所居

圖畫見聞誌　治平乙巳歳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溝渠失治寺庭四廊悉遭浸没圮塌殆盡其牆壁皆高文進等畫惟大殿東西走馬廊相對門廡不能為害東門之南王道真畫給孤獨長者買祇陀太子園因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牢度叉鬭聖變相西門之南王道真畫誌公變相十二面觀音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大降魔變相今並存之皆奇迹也其餘四面廊壁皆重修後復集今時名手李元濟等用内府所藏副本小様重臨倣者然其間作用各有新意焉

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其一大殿內彌勒聖容唐中宗朝僧慧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其二睿宗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國寺為大相國寺御書牌額為一絕其三匠人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三門下善神一對為一絕其四佛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為一絕其五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一絕其六明皇天寶四載令匠人邊思順修建排雲閣為一絕其七閣內西頭有陳留郡長史乙速令孤為功德主時令石抱玉畫護國除災變相為一絕其八西庫有明皇先勅車道

政往于闐國傳北方毘沙門天王樣來至開元中封東嶽時令道政於此依樣畫天王像為一絕其九門下有瓌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為一絕其十西庫北壁有僧智儼畫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圖為一絕也

夢華錄　相國寺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跡左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右壁畫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大殿朶廊皆壁隱樓殿人物莫非精妙

燕翼詒謀錄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太宗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麗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

歷史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曰破賦所

演繁露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為贅遂命除之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為可傳然扁題字數奇不

偶者往往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則是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諸卿守相印文凡不足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嘗增之字遂倣效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額槪增一之字以求合於古殊失本意

鐵圍山叢談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有欲廢其教之意一日微行至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為醉

皃捫胸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内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馬皃乃舍之去藝祖還内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其所覘此皃在否且以其所吐物取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藉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歸田錄　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上微笑而頷之遂為定制至今行幸焚

香皆不拜議者以為得禮

聞見後録　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俘獲付主藏籍收不以為貴也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黄金可得李墨不可得也

燕記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乃自内庭出是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冥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故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手書般若心經一卷於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字頗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被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

國老談苑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黄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曠職乎上悅其直給内帑三千緡以自罰由是北門不常開

石林詩話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

翼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内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箭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一作載）羅漢云

鶴林玉露　五代時嵓截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

可愛作碧鮮賦題辟問周世宗命小黄門録進覽之
辭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
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
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
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

癸辛雜識　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
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
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
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中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
翁草書悄逾石色皆如玄玉

說楛　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宋時地屬信
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
移亭于近東

智囊補　王荊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
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遊驚心
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荊公罷
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於貧
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
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
為法字女戴笠為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乃吳
言合之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寇盜攻剽為賊民蓋
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祥符縣志　慧雲俗姓姚氏湖湘人幼有超塵志往南
嶽依初祖禪師稟承慈訓獲戒營福後行腳汴城夜
宿繁臺見城中有異氣入覲歙州典午鄭審宅圃池
中有梵宮影參差殿閣儀像兜率慧雲喜曰吾聞知
華嚴經說琉璃地上宮殿之影此不可思議之境界
也遂發願募緣易宅鑄聖像高一丈八尺當睿宗即
位掘得古碑乃北齊建國寺基慧雲叩像顯放祥光
人爭瞻拾奏聞勑建賜額相國寺嗣以壽終葬於汴
之東郊寺庄塔亭存焉

續文獻通考　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舍於
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
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熙寧中王韶
謀取青唐上言番俗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五部甚衆
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命智緣入番中說結吳叱臘
歸化而他族皆因歸欵召還以為右街首座

康定元年仁宗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是何經
曰仁王經帝曰既是朕經何在卿手僧無對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無錫管氏子元豐中詔闢

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
後塔於蘇之靈巖山

無錫縣志　神宗闢相國寺召宗本主慧林對延和殿
有司使習儀而後入既見賜坐盤足跏趺侍衛皆驚
變色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更善其直哲
宗即位加號圓照禪師

筠廊偶筆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
沒於河順治中撫軍賈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
莫易以他木而取為長几儼然青玉案也又寺內舊
有薝蔔一株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蔓延數
丈結實纍纍往來遊人識詩紀異者甚衆

上方寺　在城東北隅安遠門裏夷山上即開寶寺之東院也一名上方院晉天福中僧榮微課初建於明德坊名曰等覺禪院乾德間詔遷於豐美坊即今所也慶曆中開寶寺靈感塔燬乃於上方院建鐵色琉璃塼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改曰上方寺俗稱鐵塔寺舊有漆胎菩薩五百尊并轉輪藏黑風洞洞前有白玉石佛後殿內有銅鑄文殊普賢二菩薩騎獅象蓮座前有海眼井世謂七絶元末兵燬井亦失其處矣明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緣重建天順間修葺勅改祐國寺

癸辛雜識　光教寺俗呼為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層
銅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
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
皆以漆胎妝飾金碧窮極精妙

汴京遺蹟志　上方寺塔前有行書碑一題曰大宋東
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乃咸平戊戌尚書職方郎
中賜紫金魚袋王嗣宗撰隴西彭太素書字體疏暢
頗類西安聖教序汴城石刻惟此為最

開寶寺　舊名獨居寺在安遠門裏上方寺西北齊天保十年創建唐開元中明皇東封還至寺改曰封禪寺太祖開寶三年改曰開寶寺重起繚廊朶殿凡二百八十區內有二十四院惟仁王院最盛端拱中建塔極其偉麗初釋迦佛舍利塔在杭州佛書所謂阿育王七寶塔也及吳越王錢俶歸宋太宗遣供奉官趙鎔取置寺內度龍地瘞之時木工喻浩有巧思超絶流輩遂令造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其土木之宏壯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大中祥符六年有金光出相輪車駕臨幸舍利乃見因賜名靈感塔慶曆四年塔燬於火其殿宇廊廡後俱燬於金兵

歸田錄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
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
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
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
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浩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
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
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楊文公談苑　帝初造塔徬浙東匠人喻浩性絶巧
乃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幕但聞椎鑿之
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周旋

視之持巨梃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
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低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
數十步乃大河潤氣浮浹經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
正矣浩素不茹葷求度為僧數月死世頗疑其異

玉壺清話　郭忠恕畫樓閣重複之狀梓人較之毫釐
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時將造開寶寺塔浙匠
喻浩料一十三層郭以浩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
計之至上層餘一尺五寸收殺不得謂浩曰宜審之
浩因數夕不寐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扣其門長
跪以謝

儒林公議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
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為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
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
見佛像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
開通飛樓為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
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歷
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為之福如是其
效乎

鞜軒雜錄　端拱中造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三百六
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侍御史田錫上疏曰衆
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行營雜錄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裡通
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
僧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
上仙

筆談　開寶寺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
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
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
足異哉上從之

談苑　余不脩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寺塔時盛暑上

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嚏在我面上

燕翼詒謀錄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己巳晏新進士呂
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醵
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為
供帳歲以為常

續文獻通考　康定元年仁宗一日幸開寶寺問僧是
何人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何師作主僧無對

尚友錄　張九哥慶曆初居汴京雖盛冬單衣流汗浹
面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故
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索黃羅疊剪為蜂蝶狀隨

剪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為羅王曰

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灾王亦斃

天王寺在安遠門外創建無考後燬書辭乃張世祿筆極寺紀明洪武二十年僧勝安重建

寶相寺在宜秋門外世傳古鎮和尚證果之處五代唐明宗長興元年創建晉高祖天福三年賜額內有慈尊閣與彌勒佛大像俗名大佛寺又有羅漢洞及羅漢像五百尊元末兵燬明洪武二十年僧善春重建

癸辛雜識　寶相寺俗呼為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聚水石龍鐫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惠明寺在望春門北周太祖廣德中創建金季兵燬

顯靜寺在陳州門裏周顯德二年創建四年賜名金兵燬之

顯聖寺在閶闔門外西北白溝河之南俗名菩提寺金末兵燬

歸田錄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

冷齋夜話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過雨涼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襪而履水魯直意無行強要之俄覺大風吹髮毛骨為戰慄道士曰且斂目惟聞足底聲如萬壑松風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張開千門萬户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接之見仙官裁玉麈尾仙女擁侍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伎摇手頃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報慈寺在城內安業坊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安業寺在城內安業坊釘秤巷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乾明寺在城內安業坊席箔巷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顯寧寺在金水門外炭場巷北始建未詳周顯德四年賜名金季兵燬

婆臺寺在陳州門裏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華嚴寺在新鄭門外西始建未詳燬於金兵

仁王寺在安遠門裏始建未詳每歲九月重陽日寺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謂之獅子會遊人最盛金季兵燬

乾寧寺在望春門外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奉聖寺在城西南十里許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奉先寺在城西金明池西建以祭宮人之殉燬於金兵

聞見近錄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啟李太后梓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啟卜由是群疑悉解

一軒寺在城內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雲老寺 在儒林街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孝嚴寺 在城西北隅舊金水門內西太尉楊業家廟也雍熙丙辰五月業死節朔方其子請改家廟為寺以薦其父太宗嘉其孝乃命其請賜額曰孝嚴宋南遷燬於兵火明洪武二十二年僧本福重建

明福寺 在蔡家橋西南武成王廟之西始建未詳金宣宗時綫廢毀

慈聖寺 在蔡家橋西北尚太宗女駙馬都尉吳元扆宅也天聖二年詔建寺奉真宗神御初識名慈聖叶大后荒有此二字以賜今名金末兵燬

甕兒寺 在相國寺西北始建未詳洪武四年改為兵馬指揮司而寺隨以廢

廣福寺 在廣福坊上方寺之西南始建未詳後廢為大梁衛營

惠安寺 在上方寺之西南俗名破塔寺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宋東京考卷之十五

嘉興石匏周城輯

寺

天清寺 在宣化門外繁臺前周世宗顯德中創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節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寺內有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太平興國二年重修元末兵燹寺塔俱廢明洪武十九年僧勝安重建

點記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庚溪詩話 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綠綺琴懶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國相寺 在天清寺南即天清寺之前樓也明洪武十七年僧勝安因樓廢址改建佛殿名曰國相寺

白雲寺 在天清寺西北即天清寺之白雲閣廢址也明洪武十九年僧勝安圓真於其址重建殿宇仍其名曰白雲寺

國相寺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有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鶴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珈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國初剗王氣塔七級而去其四

馬

興國寺 有二一在馬軍衙橋東北本唐龍興寺也太平興國間復建金季兵燬元即其廢址改為文濟王府明洪武初為宋國公馮勝宅一在城西南開唐保始建未詳金末兵燬元初僧湍講主擊木魚化緣重建改名木魚寺

國朝會要 興國寺乃唐龍興寺也開寶二年詔重修太平興國元年賜今額

遺史紀聞 汴都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宗廢為龍興倉國初寺僧屢擊鼓司求復為寺太宗怒遣中使持劍以諭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為倉廒以貯軍儲汝何故煩瀆帝庭朝命斷取汝首且戒曰倘偃蹇怖畏即斬之或臨劍無懼即未可也既諭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中使以聞上為之感歎即日如其請復改為寺

楓窗小牘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鐵佛寺 有二一在新鄭門外西北金水河之南始建未詳一在相國寺東相傳亦本寺禪院俱廢

巴婁寺 在城西金水河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鴻福寺 有二一在城西金水河北始建未詳元末兵燬一在城東北沙高門崇寧元年建明成化中燬

本貲重修

地湧佛寺 在陳州門內之南草場巷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法雲寺 在麗景門外雲驥橋西神宗熙寧四年創建元末兵燬

續文獻通考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隴城辛氏子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崩宣就神御前說法賜號圓通善本大通董禪師穎人仲舒之後哲宗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大觀三年寂有異禽翔集鳴於庭而去法雲惟白佛國禪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徽宗親賜序白靖江人

旌德寺 在城東北南神岡上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十八聖寺 在封師門外之東國有白塔又名白塔寺始建未詳元末兵燬

清鐘寺 在城西北永安保蓮花池後

普求寺 在城南白墓予岡西北

崇夏寺 在麗景門外之東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景德寺 在麗景門外迤東周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多居隘詔就寺之蔬圃別建下院賜額天壽寺俗呼東相國寺真宗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後有定光釋迦舍利磚塔累經兵燹河患久為平地矣

竹坡詩話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一作三學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謂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顧少見

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僕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僕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側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予游京師猶及見之

麈史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穀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伯氏試鄭與余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

鬬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穀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一統志　志言落髮東京景德寺相貌奇古語笑無度時從屠酤遊飲啖無所擇衆以為狂然事多前知仁宗嗣未立然建內侍至志所志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

河南通志　志言本姓許氏自壽春來居東京景德寺為人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勁初不可曉其後多驗有具齋薦鐌者則并食之臨流而吐化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舟且沒見僧操絙引船而濟客至都下志言謂客曰非我汝奈何客猶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後卒仁宗以其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

南大黃寺　在城東北母寺保張耳冢之西始建未詳元末兵燬明洪武十五年僧本受重建併於相國寺

北大黃寺　在城東北陳橋保南仁宗曹太后勅修元末燬於兵明洪武二十年僧法正重建併於相國寺

景福寺　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始建未詳元末兵燬明永樂十年僧福寶重建併於相國寺

保福寺　一名母寺在城北母寺保元于氏母子二人修建後淪於河

以上皆僧寺

天祿識餘　宋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打瓦尼寺　在城內土市子街東北惠和坊始建未詳元末兵燬明洪武二十年尼僧義果等重修

兩浙尼寺　在城西金水河側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十八壽聖尼寺　在城西金水河北始建未詳金季兵燬

僧史略　初僧尼受戒同壇太祖惡之開寶五年二月
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尼有合度者只許於
本寺起壇受戒蓋自此始別立尼受戒壇也

祠

桂香祠 在太學內祀文昌司祿宋仁帝君左右桂祿二籍仙官後太學徙而祠存乃改稱梓潼廟凡應試士子祈禱有應

三餘贅筆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
梓潼為四川屬縣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
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
賞功進爵故援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

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讕言長語　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
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謂其神為周時賢
士張仲死後為之梓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為吳會間
人張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三化之說近又刊七
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畏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
之前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司祿但一星耳有是
星則有是神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
焉

蠡海錄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
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耳大天地豈可
以聾啞哉

真武祠 在繁臺東南開寶初有人於此見龜蛇因建是祠天禧二年泉湧祠側療疾輒愈乃改建為祥源觀而祠遂併入焉

讕言長語　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
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
嫌名玄朗改玄為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
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
坐脚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訥宋學士濂皆嘗辨
之

續文獻通考　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
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
也武蛇也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名
後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
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為靜
樂國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
虛元君授以道祕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
脩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
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傅會之說殊為
誕妄

異林　世真武像俱有龜蛇相傳以龜蛇為妖真武服之非也武當志謂北方七宿成形為玄武玄武者龜蛇也玄之色赤而黑龜蛇則皆鱗甲武之象也真武北極之神龜蛇亦以象形云徵此則所傳者或以為真矣

紺珠閒錄　真武即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為真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故祠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蚩尾蚩乃海獸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赤帝祠　在城內安業坊祀祝融之神一名大神廟徽宗紋建火星觀於太乙宮側右正言任伯雨有疏諫北火盜祠不知剏於何時特未詳

小龍祠　在城外汴河上

鐵圍山叢談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出附運綱之舟尾有柁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柁而上婦怒爨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船七百餘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者沒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除小龍夜出大漕客懼乃焚香祝之曰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小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携至都輦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取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釂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盒貯龍親加封識焉降付都門外汴水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啓視龍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敞其祠宇焉

嘉應侯祠　在城外東南隅熙寧間百姓共立相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為神隸東嶽主幽冥事京東州郡往往有祠所謂張太尉是也又稱舍人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禱有感封嘉應侯後廢焉

許真君祠　在上清儲祥宮內真君晉人也為旌陽令風著靈異之蹟政和六年賜號神功妙濟真君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書之竹簡藏之篇中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祠後廢

朝野僉載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為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

續文獻通考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南昌人生而穎悟從吳猛得神方祕法以修煉為事晉太康初為蜀旌陽令尋棄官東歸遇諶姆傳以道術遂斬蛇誅蛟悉除民害慮豫章為浮州蛟螭所穴乃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下施八索勾鎖地脉由是水妖屏息周遊江湖諸郡殄滅毒害乃歸舊隱精修至道寧康二年一百三十六歲忽一日羽蓋龍車自天而下遂登車與

其弟子家屬四十二人同時昇天雞犬亦隨焉

昭靈夫人祠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夫人漢高祖母后也陵寢為河水淤平後人即其地建祠詳見後昭靈陵下

紫薇雜記 羅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毅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李衛公祠 在城西南關后保祀唐將李靖

尉遲公祠 在城南祀唐將尉遲敬德

三賢祠 在城南三里許吹臺上二始廟後舊有三龕塑碧霞元君像明正德丁丑巡按御史毛伯溫改塑三賢像而為之記三賢高適李白杜甫也嘉靖辛酉巡撫都御史蔡汝楠益以李夢陽何大復改為五賢祠按志書高適李白杜甫天寶中聚梁宋間共飲吹臺之上慷慨學歌旁若無人杜詩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是時白甫皆以謫然去國而適則封邱尉耳

包孝肅公祠 公名拯字希仁嘗尹開封有異政歿後汴人思之立祠於府治廳事之北始建歲月未詳明成化間知府孫瑜徙建於府治之東潴隙地

廟

倉王廟 在新鄭門外金水河北明後為金兵所燬

皐陶廟 在祥符縣獄

洎宅編 今州縣獄皆立皐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武成王廟 在雷家橋西南金季展城毀廢

彙書詳註 建隆二年藝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所畫名將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豈宜受享命去之乃詔張昭竇儀高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終無瑕者配享按唐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春秋二仲上戊祭之牲樂之制一如文宣出師命將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肅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以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於左張良田穰且孫武吳起樂毅列於右仍以張良為配建中二年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其形焉

皇朝事實 太祖建隆四年詔曰武成王廟從祀神像齊相管仲宜塑像升於堂上西河守吳起宜畫像降於廡下

祕笈新書 慶曆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阮逸為教授未久議者以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孫吳哉遂罷武學以立學無謂故也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仁宗嘗建武學議中輟識者惜之乞復置武學

以追成先朝之志詔從之

山堂考索　武學置於慶曆三年以阮逸為教授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

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

歸田錄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曰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詩曰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譚今日一尊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

呂氏日記　仁宗朝胡瑗嘗上書請興武學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教習之必有成效擬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吳起廟（在府治後金季燬）

二相廟（在城內祀子游子夏燬久莫識其處）

皮場公廟（在城內東北隅）

燕翼詒謀錄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成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

場即皮剝所也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詔封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為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汴京遺蹟志　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或曰皮場公即鄭大夫子皮也代父子展為上卿執國政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父命餼國人粟戶一鍾鄭人德之立廟以祀而汴城距鄭不遠故亦廟祀焉

二說未知孰是

緋珠閒錄　皮場廟宋時即建於貢院之右在萬壽觀之晨華館建中靖國元年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不知何義今浙省皮場廟亦以神醫活人為示顯異神像以神農為主俗傳是明太祖處治贓吏剝皮場恐非是然瘍醫何以誤為場字宋置廟何以與貢院為隣士人試禮部者皆禱於廟更不知何取

二郎廟（在南薰門外一里許即蜀中灌口二郎神也始建木許每歲六月二十四日二郎生日最為繁盛勅賜號神保觀明正統十三年四月汴旱祈雨有應知祥符縣米榮重修按成都今古記李昭王以李冰代蜀郡守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民思其惠立廟於灌口）

可談　駙馬都尉李遵勗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勵子

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尊二郎廟出聖水治病癒
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
水李聞大怒即杖其子且曰使爾子果當死二郎豈
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文獻通考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
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謁榜通
衢云某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
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宋稗類鈔　蜀中灌口二郎云是李冰第二子初封王
號至徽宗改為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

語之曰我向封王有血食之奉今祭我以素食故無
威福之靈今須復封為王當有威靈相助魏公遂乞
復其封每歲人户祭賽殺羊萬頭廟前積骨如山

趙王廟 在城東北分寺保祀漢趙王歇并後廢

劍客廟 在新鄭門外軒龍灣西後廢

樊侯廟 在望春門外祀漢樊噲後火廢

單將軍廟 在望春門內西北隅祀唐將單雄信後廢

旗纛廟 在城內後廢

鼠璞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
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
旗二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
望之次日祭之號衙禮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
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德安公廟 在保康門外即夷門山之神也景德四年加封德安公詔修葺其廟令開封府春秋致祭後廢

崔府君廟 在城北相傳唐滏陽令崔珏死為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於此置廟六月六日誕辰進人甚盛後詔修殿宇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已廢

河南通志　唐崔珏字子玉定平人德宗時為滏陽令
時縣有虎害一孝子為虎所食珏乃以牒攝虎虎至

服罪一縣以為神卒葬滏陽民立廟祀之

宋東京考卷之十五　全

嘉興石鈞周城緝

廟

東嶽廟 在城內東北隅祀泰山之神一名泰山廟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封為東嶽天齊仁聖王四年五月尊稱帝號明昌正祀典詔稱東嶽泰山之神

謝言長語 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肇於宋中葉唐光
天開元間封爵為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廟之爵
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
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㢒縣於其方嶽
而不徧於天下爾雅祭山曰㢒縣謂瘞牲幣挂儀物

陳北溪曰泰山魯鎮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
州何謂巋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為立寢殿
於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高皇帝改正
嶽鎮海瀆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搜
神記據東方朔謂虹氏即東嶽帝君一何悖耶

異林 張南軒論祀嶽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
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
瀆甚矣

玄帝廟 在府治西南隅即佑聖觀後改為大道宮祀北方玄武之神

風伯廟 在城東北祀風師也大中祥符間建每歲於立春後丑日致祭鄭康成周禮註以風師為其星蓋東北為其星位次丑亦應箕之位也

玉皇廟 在南薰門外官路西相傳為玉清昭應宮遺址天聖七年夏六月宮燬於火僅存長生崇壽二殿詔不復修改為萬壽觀乃以崇壽殿更名太霄殿奉玉皇銅像後燬於金兵明成化丁亥道士董道靜募緣興建玉皇廟於此地又移五嶽觀五嶽四瀆像於中殿蓋五嶽觀在教場之西宙通此地洪武己酉為雷火所燬止存諸像董道靜因移置於是廟

五龍廟 在城東即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大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

文獻通考 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
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
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三官廟 城內外有數處始建俱未詳其後最著者在宜秋門外二里許

孔氏雜說 劉馬傳有張陵者即今俗謂張天師是也
真誥有張生白亦是也本傳注張脩為太平道張角
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為人禱病為書三通一上之
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三官真誥有被
考於三官者是也

宋學士集 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
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為尤甚蓋自其祖
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
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

通一上之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府三官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三尸廟 在保康門外祀三尸神也始建未詳後廢按修真家言凡人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乘人寐時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躓下尸名彭蹻每遇庚申日守夜不寐則三尸不得上奏

玄敬詩話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寐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寐許鄖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是物矣

芝田錄 朝士夜集終南太乙觀拉道士程紫霄同守庚申紫霄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太上三尸中經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於天魄入於地惟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為禍患三尸分居人身上下為人之孽上尸名

彭倨在人頭中令人眼暗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勇動淫邪不禁其尸形似小兒或如馬狀長毛二寸人死即出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其九蟲類多如蛔蟲白蟲之類蹤人五臟多致殺人令人多病種種動作亦有人身少者養道之心欲調去之凡庚申日燕夜不卧守之如疲少伏莫瞻熟此尸即不得上告

天帝

太上律科 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異類併集善惡之業賞責不遺經曰三守庚申三尸震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絕五神長靜不惑不淫真靈衛佐與天地相畢每夜臨卧叩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呼三尸名即不敢為害

城隍廟 在城內西北隅

瀾言長語 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城隍之有廟殆亦以枝配食者之靈祭城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此儒者之正論今多塑像寢殿立配又置兩廊之獄如東嶽七十二司之謬可供一笑儒者察之

紺珠閒錄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於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為否之初六亦猶城圮而其土復填於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爾

冬夜牋記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二姑廟（在城東南三里許吹臺上舊名二姑臺都人建廟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碧霞元君祠好見者翕然趨之觀風者毀其像改祀神禹稱曰禹廟亦稱為王臺焉又增建兩廡祀中古以來治水有功者魏鄴令史玘　秦水工鄭國　漢淮陽太守汲黯　大司農鄭當時　水工徐伯表　河隄使者王延世　待詔賈讓　樂浪王景　將作謁者王吳　宋潁川圖練使費翰　京西轉運使陳堯佐　判都水監張犁　戶部副使張燾　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司馬光　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　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張商英　元河南河北肅政廉訪使尚文　尚書郝懷　御史劉廉　太師恒陽王謚文貞屯仙不花　河南河北道僉事　河魯撥憐　集賢大學士賈魯　太史令郭守敬　丞相脫脫　明工部尚書安然　少保太子太傅　兵部尚書謚肅愍于謙　戶部尚書謚恭定年富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璟　河南右布政使王亮共十有九人為河患也）

石靈公廟（在相國寺橋之西汴河南岸相傳汴京之南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頗著怪異汴人因立廟以祀稱曰石靈公廟）

洞微志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為怪人或過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院

福田院（在望春門外東北唐太宗貞觀二年創建後為兵燬）

皇建院（在土市子街東南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以潛龍宮為皇建院遣沙門清興居之元末兵燬）

畫論　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墨遒爽善為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其真跡

萬歲院（在望春門外東北周顯德二年創建金季兵燬）

道者院（在新鄭門外五里許建隆初建每歲中元節十月朔設大會道場焚錢山祭陣亡孫魂金季兵燬）

師友談記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左蓺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蓺萵苣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項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建一寺足矣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

定力院（在蔡河東水門北元末兵燬）

江行雜錄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

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曲洧舊聞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清異錄　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於寺院懼不測主僧誓以身蔽上受禪賜的乳三神仙

王氏畫苑　京師王靄奉詔於定力院寫宣祖及太后御容梁祖真像亦在焉又於大殿西壁畫水月觀音及於景德寺九曜院殿西壁畫彌勒下生像末年與東平孫夢卿畫開寶寺大殿後文殊閣下東西兩壁夢卿以東壁讓之尊靄聲迹識者以為當然所畫南方毗樓勒叉天王像高丈餘及金槍道菩薩相皆筆力精邁思慮殫竭來世之典刑此而已

啓聖院在宜秋門內街北本晉護聖營太宗誕生之地也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啓聖元末兵燬

東京記　啓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聖於其地興國中建院

石林燕語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廄隙地有二岡隱起為是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於其間而難於言仁宗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光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退朝錄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藹

寫太宗聖容於啓聖院後玉清昭應宮範金祖宗像餘多塑像

戒壇院在雷家橋西北本慈孝寺國寶元二年僧文且創建戒壇慶曆五年賜額金末兵燬

佑聖院在豬劉二隅街西北元末兵燬

寶聖院在蔡河北寺橋之南僧錄直兩創建景祐元年賜額元末兵燬

寶相院在右街

維摩院在相國寺內

等覺院在安遠門外西北乾德六年創建金季兵燬

墨林快事　等覺院記宋初所建惟時書學未經諸名家變體尚習唐五季之餘字以清健秀拔為上太素

之名雖未大諱於世亦一時之彦也想帝京繁華高
良奔集弘剎豐碑峙立相望何如其盛不旋踵遭金
元之亂僧散於飢寒石碎於砲火荒榛砂礫勝蹟一
空今日之汴梁雖稱雄於千里之内視昔日之光怪
逝其遠矣余居在近邑攬古之餘不勝悽惋幸所收
碑記原搨差可追憶錄於古帖之後聊以志盛衰之
感

旌孝院 在安遠門外西北天聖元年改名[illegible]寧金末兵燬

三學護國院 在南薰門外西南慶曆三年賜額元末兵燬

鴻禧院 在戴樓門裏東北端拱二年創建元末兵燬

報恩院 在戴樓門裏咸平三年創建元末兵燬

法雲院 在固子門裏金水河灣之西南大中祥符三年創建金季兵燬

開化院 在固子門裏金水河南白鶴橋之東大中祥符三年創建金季兵燬

淨居院 在閶闔門外西南寶相寺之北元末兵燬

淨慧院 在閶闔門外西北南唐主李煜歸宋賜第於此煜卒後為寺元末兵燬

開聖院 在裏城西南隅天聖間創建元末兵燬

觀音院 在麗景門裏街北元末兵燬

續文獻通考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廉氏子嘗
經鳳谷深林忽覩珍寶捨去不顧詣投子子問昨夜
宿何處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

至此豈動耶投子默許之周太祖世宗潛龍時每登
方丈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號淨戒大師

四聖院 在麗景門南金季兵燬

淨因院 在宜秋門外金梁橋西汴河南元末兵燬

宸奎閣記略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
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
大覺禪師仁宗與璉答問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
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
甚英宗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遂歸老於四明之
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

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
本藏焉

崇行錄 懷璉漳州人皇祐中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
成殿稱旨賜號大覺禪師璉持律甚嚴上嘗遣使賜
以龍腦鉢盂璉對使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
食此鉢非法宜無所用使者回奏上嘉歎久之

續文獻通考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龍溪陳氏
子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出須臾隱去人以為吉
兆後仁宗詔住淨因禪院賜以龍腦鉢謝恩畢曰此
非吾法宜焚之中使以聞帝悅賜號大覺常賜御頌

英宗時歸本山
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字伯祥古田戴氏子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衣袍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神宗上仙又召至福寧殿說法賜號淨照禪師
六研齋二筆　東坡書畫記烏絲界紙字方一寸用李泰和行法而雄毅振掉處稍滞閒筆欵云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於淨因方丈書之
妙貫堂餘譚　大覺璉禪師仁宗朝留住淨因院既久乞還山作偈進呈云千簇雲山萬壑流閒身歸老此

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云堯仁況是如天潤乞與孤雲自在飛
興德院在金水門外金季兵燬
揮麈錄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改齊州為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千頃
印經院太平興國八年置印經院熙寧中廢其院改為三司使宅以諸經印板賜顯聖寺
傳法院太平興國五年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正義堂自是每誕節必獻經也八年改為傳法院
續文獻通考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立譯經傳法院於東京如唐故事宰相為譯經潤文帝製前序詔普度天下童行為僧不限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汴京遺蹟志　按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太宗置傳法院亦隋翻經館之遺意也
圖畫見聞志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興國寺之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晉公延見之嘉其敏慧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真宗問其所欲但云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座下尋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剎帝

利姓善畫嘗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此方所畫絕異
冷齋夜話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住京師傳法院以梵學著聞景靈宮鋸傭解木木既分中有蟲鏤文數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潤經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開堂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審視逾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右璫恚曰大師宜領上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蟲文稍可箋譯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當鄭公每遇客曰

此人誠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節不苟同於人孰謂異教中無人耶

退朝錄　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為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寖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閑堂

湘山野錄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詔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如此

乖崖語錄　陳晉公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長編　天禧三年以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議者非之

覺照院（在東水門外）

燒朱院（在相國寺內）

畫墁錄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以上皆僧院俱廢久無一存者矣）

興國院（在大寧坊第五巷即將軍鄭恩之佛堂施舍為尼寺明永樂元年尼僧義和重修已廢）

崇真院（初在北初坊後以迫隘徙城西隆安坊即俗稱七公主院是也初太宗女衛國長公主誌願出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進封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九月出居是院已廢）

湘山野錄　太宗第七女衛國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請延聖寺願捨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衛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院落成近戚及掖庭嬪御願隨出家者凡三十餘人普度天下尼僧詔兩京送於寺賜齋餞傳宣各令作詩惟陳文僖公彭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

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梵聲纔
學誤梁塵從茲黯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山嶽

嘉興石韞周　城緝

夷山

按一統志夷山在安遠門内以山之平夷而名也

汴京遺蹟志　夷山在裏城内安遠門東以山之平夷而得名一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處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而安遠門乃城之北門今北門内地勢頗高似是夷山而司馬氏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徙不一今莫可考矣

艮嶽

按艮嶽在京城東北隅景龍門内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建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喜甚由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政和七年十二月命户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峯高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東有夢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磴攬秀軒龍吟堂山南則壽山嵯峨兩峯

並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雲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蕭森二亭右有麓雲半山二亭北俯景龍江引江之水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真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清虛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

迴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為供奉道像之所其北又因瑶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以山在艮位更名曰艮嶽而自為記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以是年為宣和五年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

夭矯者名曰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為棟復為梁夾輔我皇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峰曰卿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凹出雲表其後群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勝紀四方花竹奇石悉萃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於艮嶽之萬壽峯又改名壽嶽一曰壽山嶽之正門曰華陽故亦號華陽宮迨靖康北狩金宣宗展築汴城命取艮嶽之土為北

面城垣改景龍江為城濠而池沼悉平遺址無存矣

御製艮嶽記略

傳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為功不可書乃命太尉梁師成董其事遂以圖材界之俾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瑶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

龍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
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
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
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
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
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
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
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
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
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

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
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
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
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畔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
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
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
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
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
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
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

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
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
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
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水流注
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真
觀圌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虛閣北岸萬竹
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
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迴溪
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
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

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
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
郛郭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鬼化非
人力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爾

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
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卒萬人
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
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
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瘿藤雜以黃楊對
青蔭其上又隨其斡旋盤曲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

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絶頂增高榭以冠之復遠方珍材盡天下良工絶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腳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得赭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

坡從東南植側柏萬數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結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闢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木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絶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洲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

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中央建八角亭榱桷窗楹皆以瑪瑙石間之琢其地為龍渠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園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其旁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崖磴道絶險窄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峰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

花閘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就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囿而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皆大石林立百餘株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磐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灑宸翰碑高三丈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衆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儼然而立或奮然而起或巽然超群或竦然危峙或若傴僂趨進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書刻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群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衡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烟彈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跨龍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於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屏小峯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烟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黄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置於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於蕚綠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避兵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

陽宮而民廢之矣元老大臣所以圖書詩頌名記人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宮室臺榭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玩蔽堯舜之明為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變色取禍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為先誡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昶閲宮中物有寳裝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蘖剏業之君所諱也於虖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尺茅茨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崇大苑囿結怨四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外患安得而内傷之耶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親覩其興廢後使後世思何圖記以考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艮嶽記略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倘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於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内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

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卒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

朱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兵至汴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千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

楓窗小牘　艮嶽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蕚綠華堂

家大夫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珊辟戌車裁瑛作壓龍馭崑邱鳥發玄圃笑月光徹香雲色阻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遊豫乃構椒房用當金字碌碌宜階琵琶為戶碧落森沉青霞塘堵小臣獻頌庶叶萬舞

容齋三筆　萬歲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步亭堂樓館不可殫紀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金兵圍汴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笆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餉衛士

容齋續筆　宣和間朱勔挾艮嶽花石之名以固寵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毛髮不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令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物或未即取而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發行必撤屋抉墻而出人或有一物小異即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復出為惡不能絕也

五侯鯖　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絶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縦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桯史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籞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遊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籞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矣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為山未見顯著至宣和間艮嶽之役與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僻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工人皆出於吳興謂之山匠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旁奇故四方之為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老云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外復以麻筋雜泥裹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

愚見紀忘　艮嶽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複道禁中每歲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艮方也號艮嶽又稱壽嶽夢華錄云京城北辟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邱門中曰景龍門乃大內城東角寶籙宮前也次西曰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曰安遠門俗名舊封邱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安門至正間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留五門然徽宗命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艮嶽的在宮城東北景龍門內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命尚書术虎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艮嶽之土般築以為北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為城濠諸池沼悉皆

填平止有龍德宮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山兒或若以
為艮嶽遺址實為大謬龍德宮徽宗潛邸也在景龍
門西離寶籙宮遠矣

雲烟過眼錄　錦川石長五丈餘蓋在宣和後苑門所
謂艮嶽前河梁也石色紫碧相間皆成文理近世罕
得

清溪寇軌　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
豫大之説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於蘇杭以製
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
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運綱旁

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櫓日夜不絶篙工柁
師倚勢貪横淩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
能運則取道於海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
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
限慘刻無間寒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
須焉

農田餘話　汴京艮嶽元朝常有回回人於内取雄黄
數千觔爐甘石數萬觔蓋雄黄爐於巖穴地道間可
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烝蒸
然以象嵐霧故於中築二物焉

異物衆苑　政和間靈璧縣貢一巨石高二丈餘周圍
輔是舟載至京師毁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
奏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上親灑宸翰云卿雲萬態
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
刻至苑中

宋稗類鈔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者怒曰立於
前靈素問爾何能道者曰無所能靈素曰無所能何
以在此道者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
宣問實有何能道者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
取可以有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者種於艮嶽之趾

仍遣衛監送於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翼日視艮
嶽茴香已成林矣

宋史筆斷　初朱勔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
致黄楊三四本上已嘉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
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十
百萬故花石至京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
緡此花石綱之始也既而作萬歲山運四方花竹奇
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群樓
觀臺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之中也又令苑囿為白
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之景及聚珍禽異獸以

實其中象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此花石綱之末也徽宗於是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逆旦以燕以遊將為終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東風詔屏逐之至於舟兵皆之群聚為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然後罷花石綱使般運糧道於時雖有罷之之名而實無絕之之意蓋冀盜息而即復之耳

宛山堂外紀〇 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譴以寓調笑徽

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蔭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弗怒

書蕉 艮嶽八芳曰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妙貫堂餘譚 泊宅編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繫城壞橋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節度使而封石為磐固侯鹽官縣安國寺雙檜唐師悟空手植勔亦遣使臣李彌取以供進大者由海道舟遇風濤檜皆碎折小者自漕路入既獻鐫轉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論者謂石雖大不能鎮四海之安檜雖古不能延八方之命貴此何用而竭民力費貲財至以官賞下逮輿臺賤獲而取之耶名器濫而進奉繁宋德之所以頹衰也書曰不寶遠物又曰所寶惟賢有國家

者曷其念諸

宋東京考卷之十七 全

嘉興石韞周 城纂

河渠

黄河 按物理論河色黄衆川之流蓋濁之也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自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乾德二年遣使按行將治古

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黄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穎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

不為災六月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洊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閲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古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

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黄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瀕河之民田廬荒圮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退朝録　唐時黄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

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也

水議　古者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漑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任其官至武帝時尤增重之於是乂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是以泰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晋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晋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大舟卿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

資治通鑑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熙寧十年七月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

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徽宗時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於黄河獻以為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於金明池

治河通考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據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

封邱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邱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淤溢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向東南流經封邱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

張秋入海今皆淤為平地其自滎陽築隄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自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為平岡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東南二十里中牟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丹鉛總錄　宋太祖曰要居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河決為失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既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水衡記　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

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二月名蹙凌水冰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歲時廣記　黃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顏師古漢書音義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漲泮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老杜詩云春岸桃花水又云三月桃花浪注曰峽以二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王摩詰詩云春來到處桃花水歐陽公詩云桃花水下清明路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東坡詩云河水渺綿瓜蔓流

續文獻通考　按當時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

勢之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氷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隴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氷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亂花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

二月斷氷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經窊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汩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

之物稍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千餘萬謂之春料詔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紏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

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皆以蹙水勢護隄焉

祥符縣志　黃河應天漢而出崑崙禹導之自積石歷龍門至華陰始入於中土其勢汎濫激潰不可測制古今以神目之禹時入北海至周徙於南故道寖失而宋元以來入於淮今去汴城四十餘里自西北氾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年河決汴城自安遠門入渰沒官民廨宇甚衆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下東南流經汴城東北

五里遂成大河下達於淮而故道遂淤洪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邱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渰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灤東入黄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為平地矣天順五年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黄河不入汴城百有餘年矣

日知錄　黄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

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

汴河

按汴京遺蹟志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也源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京城內合蔡河名莨（水經注作浪一作浪）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歲漕運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産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輙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為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

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
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
馭遂捧薪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
勢稍定帝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
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詔問侍
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後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
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隄皆為所淤而水入蔡河洪武
二十四年黃河改從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
前有小甎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矣河兒

水經注 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蕩
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
月彌廣門閭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
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理水形便景陳利害應
對敏捷帝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
帛後作隄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漢書作吳）
治渠防築隄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
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
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役費以百
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
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
秩一等順帝陽嘉二年又自汴河口以東緣積石為
堰通古淮口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
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注陰溝即蒗蕩渠也汳受
旃然水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故蕪
丹水之稱河沛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
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
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陳留風俗傳云
浚水逕其北者也（按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東南至

下邳淮陵縣入於淮）

地形志 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

張洎集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底柱
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皋是也
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
貝邱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舜陽縣東引入漯水
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
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環隄水勢不便流溢夾
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絳水至於大陸絳水
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於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蕩渠出自滎陽五池口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

故世謂之石門渠渠水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之北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渠水又東經滎陽北而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絶惟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泰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兩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為通濟

渠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末河南採訪使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有波濤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於淮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巳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不復經泝淮之險朝議將行而

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惟汴水橫亘國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叟然集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兗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

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
光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
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
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
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
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表曹
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
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
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

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
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
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
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
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入渠南
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
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
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
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
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泗州凡高十九丈

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
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之幹尺量之不能無
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
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
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
高下之實

泝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
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
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
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

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
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
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
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
而下即鼓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翔自天子建都而
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
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穡
或言復蘘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也

退朝錄　唐時汴河不開有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為
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

宣武感化節度使屣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徐州也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垻閘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稽則訾何校甚者劾舉以次被謫州縣官降勑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東齋記 錢俶進犀帶於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宋東京考卷之十九

嘉興石匏周 城緝

河渠

汴河

談圃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為留趙灣至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讖也

玉壺清話 周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糧斛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為都會之壯上許之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上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云其蹟貨同上如此

文獻通考 神宗熙寧十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為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聞見近錄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

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舸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悉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袋棧子謂之外添裏補河身奔駛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

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止齋集　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為最重

揮麈後錄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為浮屋元祐中方達源為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隄岸疏入報可遂免渰溺之患

東都事略　徽宗時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戶部侍郎唐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踰旬而水平

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壁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隄

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蓋指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隄間多卧古峯石空嵌秀潤蒼翠可掬亦有甚巨者相傳謂宋營艮嶽取石於靈壁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勝浩歎云

一統志　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汴城內又東合蔡河名莨菪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於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沒無跡而汴河自汴城中牟縣入黃河

矣

蔡河

按祥符縣志蔡河舊在縣南九十里貫注汴城爲都人所仰蕙閔水洧水溴水以通舟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於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鄢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溴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穎歷鄢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澗故植木横棧爲水之節啟閉以時建隆二年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疏浚南入穎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由廣利水

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閔水繚繞城内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鎮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沙河以通陳蔡汝穎諸州之漕運元至元二十七年黄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水亦入於蔡河後以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襄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處以通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黄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内東西有河積水沸澗不復通舟楫矣是以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廵撫治所也

國朝會要　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爲閔河東南爲蔡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爲惠民河

九域志　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

資治通鑑注　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浚儀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

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穎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

楓窗小牘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來自濟鄆由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川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墻遮擁入大内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破槽頗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

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
中而槽廢

金水河

按一統志金水河在鄭州西南二十五里宋時引入汴
京故名

汴京遺蹟志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黄
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
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
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絶於汴設斗門入浚溝
通城濠東滙於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

貫皇城入後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
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
輪激之南注晉王第大中祥符二年詔供備庫使謝
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繞太
廟入后廟皆甃以礱甓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
為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下
水竇入於濠京師便之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
礙上下汴舟遂求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
水北入於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於蔡以源流
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天源先是舟至啟

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宇坊引洛水
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
然舊惟供洒埽至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
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内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宣
和元年復命藍從熈孟揆等增隄岸置橋槽瓃牐濬
澄水導水入内内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
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絶汴南北築隄導入天
源河以助之自金元以來淤塞無存矣

大黄寺河

按大黄寺河一名塌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黄河

之支流也

五丈河

按汴京遺蹟志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
入白溝接注湛渠以通曹兗之賦因其廣五丈故名五
丈河即白溝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顯德四年疏汴
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汴六年浚五丈河
以通漕運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
夫數萬以浚之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
奉巳朕不忍為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
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陳承昭於京城

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壕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陳承昭護修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磑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則名白溝由善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後更名廣濟河金元以來累經黃河泛溢淤塞

沂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

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事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永式

道山清話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丈河數處波浪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埤雅廣要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備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汴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宜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一官為縣去

六丈河

按河南通志六丈河在城北封邱門外世傳宋時恐河水為患故開此河以殺其勢

祥符縣志　諺云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是河也

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黃河泛溢淤塞焉

伯俞河

按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漢孝子韓伯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水口入黃河盖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河雖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祥符縣志　韓俞字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知母之力猶壯故受而不泣今母之力不能使痛知母力已

衰受而輒泣乃以母老將至也今縣西南八角保有
伯俞河南有伯俞村即所居之處此河亦以孝而得
名也

掣水河

按祥符縣志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其流東
一在城東揚州門外其流南二流奔至東南相合為一
南至赤倉保鍾家岡達於黃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至
永樂二年因河水為患城之内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
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故
名

沙海

按一統志沙海在城西北十二里隋文帝疏鑿舊跡引
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
莫詳其處

戰國策　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為日久矣

升菴詩話　戰國策暉臺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
海孟浩然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
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牧澤

按牧澤在城東南吹臺北一名逢陂累經河水淤平真
宗時即其地鑿為池曰凝碧池

陳留風俗傳　浚儀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
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
蘭蒲土多儁髦今帯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
澤

湛渠

按一統志湛渠在府城外唐載初元年引汴水注白溝
以通漕運久經黃河泛溢淤為平地矣

白溝

按汴京遺蹟志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
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内殿崇班閻光澤國
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
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
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
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
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
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熙寧六年都水監
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
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工料

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濬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焉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璯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灘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工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

以白溝不可為而卿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舍曜門外白溝河閘堰放水仍舊通流

溝洫

按汴京遺蹟志汴都地勢廣平頗溝洫以行水潦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磑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疏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洫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創置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凡溝洫上廣一丈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勅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詔令須行熙寧元年三月都

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工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遍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滌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濶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河南通志　張君平字上衡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

戰沒補官遷右班殿直權閤門祗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兵百餘萬從之夫聖帝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卒論者惜之

宋東京考卷之二十

嘉興石鉋周城緝

岡

奉聖岡　在城西南十里許以其地有奉聖寺故名金章宗時有二鳳凰率諸鳥飛集於此人遂稱為鳳凰岡亦曰鳳城岡

青龍岡　在城西南十五里一名杏花岡

牟駝岡　一作毛駝岡在城西北十五里天駟監牧養御馬駝騾之所後黃河衝激圮塌平夷矣

世史正綱　靖康元年春金將斡离不統鐵騎南馳攻圍汴京屯兵於此

堂牛岡　在城西南十三里汴城形勢如臥牛狀登是岡以望之則居然可見故名春月都人遊賞於此

牛尾岡　在封邱門外東一里許俗以汴城為臥牛城而此岡則牛之尾也

百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有土堆百餘因名世傳宋文帝元嘉中檀道濟與北魏戰粮盡而返魏軍躡之道濟於是夜唱籌量沙積至百數以給之魏軍見之果退道濟全師而還

狼城岡　在城西三十里

侯家岡　在城南十八里

霍赤岡　在城東北二十里遼主耶律德光滅晉嘗屯兵於此

藥局岡　在城西二十里嘗為朝元宮藥局

堠子岡　在城南六十里

井家岡　在城西南十五里

七里岡　在城西南七里故名

八角岡在城西三十里

白墓子岡在城南二十里

萬龍岡在城東南五十里一名望龍岡

祝岡在城東南五十五里

蘇村岡在城東南十里岡下有蘇氏聚族而居因名

獨樂岡在城東十五里每人九日於此登高

汴京遺蹟志相傳有一富翁居此男女婚嫁已畢不問家事日邀故舊飲酒為樂徽宗微行見之羨曰斯人其獨樂哉後因名其岡

毛岡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鷄村岡在城南五十里昔命畿者養鷹鷄於此因名

黑岡在城西北二十五里其土黑色故名岡下有池多魚今涸又名涸魚岡

太平岡在城東二十里

沙窩岡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長腰岡一名長茶岡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仙遊岡一名牽牛岡在城東北二十五里昔有二老人牽二牛過此岡人異而尋之忽不見故名

鐙家岡在城東南五十里

赤倉岡一名關頂岡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東家岡一名北神岡在城東北二十五里

南科岡在城東北二十里

縮頭岡在城東二十五里

角橋岡在城東北五里

邊村岡在城東五里

殷家岡在城東十里

白石岡在城東二十五里上有石皆白色故名

胡岡在城東二十五里

傅家岡在城東二十里

楊子岡在城東北二十里

槐疙疸岡在城東北三十里

兔白岡在城東北四十里

蘇家岡在城西五里

獅子岡在城西三十五里

樊家岡在城東

廟兒岡在城南三十八里

茭沙岡在城西北永安保西

春神岡在城南

以上諸岡累經黃河衝決存者無幾而土人猶得指其遺跡焉

堆

青堆有二一在城東宗務保東北一在城西南[illegible]保西

申家堆在城西北永安保

大營堆 在城西南八角保東

王家堆 在城西南毛保東南

坡

蒜天坡 在封邱門外李綱嘗敗金兵於此後為河水衝平

胭脂坡 在城西北來和保西劉蒜斜暉照之宛若胭脂俗呼為紅沙岡

陂

晏候陂 在城西南十五里朱仙鎮保

好草陂 在城西南十五里朱仙鎮保岳武穆聚金人在此陂牧馬草生極茂故名

傳講雜記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鏖糟陂土人惡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陂

葦蕣陂 在宋門外因水中多生葦蕣故名权燈後都人探春於此

寒陂 在城西南關店保北

牧兒陂 在城西南關店保西

練子陂 一名留子陂一作劉子陂在封邱門外西南周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於此

青頭陂 在城西南關店保西

隄

滲隄 按一統志自城東至歸德三百餘里世傳漢梁孝王從都睢陽時所築今俗訛為參隄

金隄 按括地志一名千里隄漢順帝陽嘉中自汴河口以東緣𨻶石為堰曰金隄

續文獻通考 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于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嗚呼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懋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攣之見或有取於吾言爾矣

隋隄 一名汴隄在汴河上按隋煬帝大業三年命尚書左丞皇甫誼發西通濟渠作石渡門引河水入汴水入泗以通於淮築隄樹柳御龍舟行幸以達於江都人稱其隄曰隋隄

山堂肆考 隋煬帝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街道樹以柳名曰隋隄計一千三百里

智囊補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時都水丞侯叔獻涖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使人急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揚州鼓吹詞序 隋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楊柳謂之隋隄隄今不復可考然記稱一千三百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青空有長條繫人亡國之恨耳

落蔡隄 在固子門外西北因其地生落蔡故名

接岡隄 在城西北永安保西接沙岡

護城隄 離城三里一名三里隄西北接金村遶城圍抱東南直抵蘇村蓋築以防水者後被河水衝圮明正統間巡撫侍郎于謙因河水泛溢侵逼汴城虔誠致禱誓以身殉河遂消縮乃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範鐵犀勒銘其背以鎮永遠景泰二年巡撫都御史王暹複築南面與東西相接凡四十餘里號大隄天順五年侍郎薛遠因河水入城乃於歷景門置石閘以洩內外積水

滂㳌小品 黃河之隄莫壯於開封余考宋初黃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運河有長隄遙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故看來開封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既猛隄若徑直全當其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即宋藝祖剪紙圈築都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甚如何禦水即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得衝決之水惟度其勢之所至預設埽以待可以徐徐斡轉

橫隄 在鄭門外南接大隄北抵接岡隄

婁隄 在城東婁隄保南北約十里餘

高門隄 在固子門外西北西遶蔡隄固在梁惠王古城高門之北故名

金村隄 在城西北西接高門隄因在金村之側故名

十八里隄 離城一十八里故名西北接開封縣界東南抵密縣保太平門築以防水後被河水衝圮

夾隄 在固子門外築以夾護金水河西接中牟東抵外城後圮於河

汴護隄 在城西舊汴河北岸

金水隄 在裏城外西至固子門東抵城濠

閘

小木閘 在裏城外東南

惠濟閘 在陳州門外

獨樂閘 在城南白蔡子閘東

赤倉閘 在城東南赤倉保西

萬龍閘 在城東南赤倉保南

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末廢壞明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塞無存

洞

桃花洞 在曹州門內西北即上清宮道士所居之處環植以桃故名桃花洞

潭

蓮花潭 在城東十里

清水潭 在城西三

龍潭 在城北四十里南北兕口有左右二潭歲旱禱雨輒應

赤倉潭 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以上洞潭諸蹟俱湮於河

瀆

杏花營渡在城西南十五里路通中牟縣

八角渡在城西南三十里路通中牟縣

白墓子岡渡在城東南十五里路通咸平縣

赤倉渡在城東南三十里路通咸平縣

梁家淺渡在城南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在城東南二十里路通尉氏縣

善善李渡在城南二十五里路通尉氏縣

清水河渡一名清河口渡在城南三十里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以河徙而廢

泊

刺史泊在城東南鄭店保南固唐刺史鄭公種葦於此故名

楊岡泊在城東北雲赤岡保

楊六郎宅水泊在襄城內西北本楊六郎宅外湖泊故名

龔家泊

冉家泊

牛家泊俱在城西南八角保

以上諸泊俱湮於河

關

臨蔡關在城東南赤倉保周顯德中浚閔河入蔡河令水軍焉戰艦沿潁入淮以伐南唐置關於此金

季關廢土人仍呼其地為關頭

通津關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埽頭河周顯德四年疏汴河水入五大河以通齊魯舟楫於此設關元時河漲淤塞

橋梁

天漢橋唐名州橋在府治東南一里許正對大內御街與相國寺橋皆低平不通舟船惟河水平舟可以青石為之石梁石筍楯欄及近橋兩岸皆石鐫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過並辟離御路也

癸辛雜識　汴京天漢橋上有奇石一大片有自然華嵩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後閣移置文廟中作拜石

浚儀橋在府治西南

興國寺橋一名馬軍衙橋在府治西南

相國寺橋在府治東南

龍津橋在府治東南蔡河上又名新橋

觀橋在五嶽觀後故名

宣泰橋

橫橋子

高橋

西保康門橋

太平橋

鞽婁橋

第一座橋

宜男橋 已上八橋俱在陳州門裏蔡河上

四里橋 在蔡樓門外

虹橋 在東水門外七里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艧宛如飛虹其上下土橋亦如之

上土橋

下土橋

順成倉橋

便橋 以上四橋俱在東水門內外

太師府橋 在府治西南丞相蔡京宅前因名

金梁橋 在東水門裏

雷家橋 在府治南蔡河上龍津橋西

小橋 在南薰門內蔡河上

宣化橋 在府治前

西浮橋 在宜秋門外舊以船為之後用木石改造

小橫橋

廣備橋

藥市橋

青暉橋

染院橋

朱雀橋

白虎橋

五王宮橋 以上諸橋俱在宜秋門外

念佛橋 在曹門內內諸司軍營皆在曹門侵晨上直有替者在橋上念經求化故名

板橋 在新鄭門外稱師遺昳金人於此

洗馬橋 在新鄭門外

得勝橋 在城內

雲騏橋 在麗景門外迤南

白鶴橋 在固子門裏

駱駝橋 在鄭門外

以上諸橋皆在京城內外汴蔡二河故道上

陳橋 在城東北四十里即藝祖為眾擁立處也

玉照新志　陳橋在京師陳橋封邱二門之間藝祖欲還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邱門抱關吏望風啟鑰逮即帝位斬封邱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

井

花園井 在府治西南朝元萬壽宮相傳謂楚項羽御花園井

閤門井 在文德殿左較東上閤門之東其水絕佳山谷憶東坡烹茶詩云閤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

空誤書

相國寺井 有二在聖容殿前東西木工甚浩壯有井亭極其精巧為相國寺十絕之一

海眼井 在安遠門裏上方寺內相傳泉源通海故名元末寺燬於兵而井失其跡

八角井 在城西南水苦不可飲劉敞詩有雜甃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泉甘常不竭泉苦更永年之句

三眼井 在安業坊井口一石而三眼故名

義井 在東水門裏金梁橋南相傳元時邑民劉道源因往來人眾遺亭於上設汲水之具遇盛暑則汲以濟人故名

汴京遺蹟志 國朝洪武中即宋故宮遺址建周王府乃太祖第五皇子諡定始分封之國城中井水悉苦鹹難飲惟周府太廟前井水甘蓋宋大內舊井也

陵墓

倉頡墓 在城東北二十里時和保俗呼為倉王冢旁有倉王城世傳倉頡所築按禪通紀倉頡居陽武而葬利鄉路史云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或曰利鄉疑即時和保之墟也

真珠船 述異記倉頡墓在北海俗呼為藏書臺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即古之衙壽光即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按方輿勝覽倉頡冢亦載有數處又皇覽冢墓記倉頡冢在馮翊衙縣利陽亭南道傍高六丈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梁王墓 在城西八角保高三丈廣百餘步無碑文可考世稱魏陵八鄉地名梁園蓋即魏侯罃之墓也

段干木墓 在城西北二十里

信陵君墓 在城東南揚州門之南魏公子無忌卒葬此

朱亥墓 在城西南俗呼為屠兒原蘇軾詩有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過故國大冢屠稱兒之句

壓史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祀之出於人情也

老學菴筆記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天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尚友錄 朱亥大梁人勇俠隱於屠肆侯嬴薦之魏公子無忌使奉璧謝秦秦王怒使置之虎圈亥髮上衝冠瞋目視虎虎不敢動遂以禮遣後使亥袖四十觔鐵椎擊殺晉鄙奪其兵符退秦存趙

扁鵲墓 在閶闔門外西北菩提寺東原在子城內唐元和十五年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徙葬於此相傳四傍土可以為藥禱而求之或得丸如丹劑

張儀墓 在城東北七里儀魏人也為秦相卒葬此

趙王墓 在城東北母寺保漢趙王張耳墓也

昭靈陵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馬尾崗保漢高祖母昭靈后陵也其地即春秋宋之黃鄉陵寢累經黃河淤平

陳留風俗傳　小黄縣者宋地陽武之東黄鄉也因黄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黄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宮水經注丹蛇作丹旋云於是丹旋自木濯洗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一一作髻焉故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

東觀漢記　虞延字君大陳留人為都督鄴世祖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栢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蔡邕墓在城東北四十里

單卓墓在府治北劉敞詩有蓋蒿道旁冢云是晉時賢名聲與陵谷共盡亦千年之句

李衛公墓在城西南閻店保唐李靖葬此墓旁有祠

段志賢墓在城西南閻店保之王家莊

單雄信墓在望春門內西北隅旁有單將軍廟明初為左護衛軍營

陶穀墓在東水門外

畫墁録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闢其間空無一物因諷寺僧為之掩覆僧曰屢掩屢闢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為人輕檢嘗自言頭骨當珥貂蟬今則髑髏亦不[illegible]矣

紺珠閒録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為晉相李崧叔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致赤族之禍後穀死葬於覺照院墓門屢掩屢開院僧復為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闢無一物矣

堯山堂偶雋　太祖之受周禪也百官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意希大用及范質拜相穀草制詞曰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於太祖由是薄其為人終身不獲大用

李駙馬墓在城東北二十里南神岡尚太宗女獻穆大長公主左龍武軍駙馬都尉累遷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贈中書令謚和文李遵勗墓此

石林燕語　祖宗時駙馬都尉宅主薨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麗甲諸主第園池尤勝號東莊和文好賢樂士以楊文公為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遊宣和間復取以為擷芳園後改寧德宮以居寧德皇后云

國老談苑　李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為記云

幾億卒

李留後墓（李留後名端懿駙馬遵勗子也官至寧遠軍節度觀察留後祔葬於父遵勗墓側）

宋稗類鈔　李端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簡曰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如此無乃太不均乎遂不與卜

王旦墓（在城東大遼村旦本大名莘縣人父祜知開封府因家焉卒葬此）

容齋隨筆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祭祀悉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為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公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

欲削髮僧服以殮何所補哉魏野贈詩云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矣歐陽文忠公作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公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獨有此者功名之際人所難耳

劇談錄　魏野咸平景德閒隱士和易通俗人樂從之遊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閒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

資治通鑑　旦臨終遺令削髮披緇以殮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廉吏傳　旦疾甚遺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柩中帝親視疾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謝之藁末復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即舁至內閣詔不許

湧幢小品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閒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

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為晏臨菑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射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丹陽伯墓（在城西南八角保大營鋪南丹陽伯葛景先葬此）

呼延贊墓（在城西南朱仙鎮東北原上咸平三年贊掌護元德皇后園陵儀衛還卒葬此）

尚友錄　呼延贊太原縣人累功績官至康州團練使有膽勇徧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

周令公墓（在城西南關店保）

永泰縣主墓 在城西南開店保

祥符縣志　永泰縣主宋太祖從孫女性慧孝勤循女誡年十四歸右班殿直梁于才克執婦道事舅姑孝謹夫亡時年二十二哀毀幾殞諸族欲奪志永泰以節自誓終身不渝初封共康郡君元豐中加今封以襃榮之

向太夫人墓 在城東北二十里向文簡公敏中祖母葬此

宋稗類鈔　向文簡公父欲葬其母時開封府城外有地讖曰綿綿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園中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

民以向橫訴於府尹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年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曹仙姑墓

在城西南開店保按仙姑碑遒冲字冲之其
先宰晉人襄悼鄭國公利用之族孫也父宗
詰欽州蜜山縣主簿母石氏五代香之後初鄭國公
章聖時和戎有勲賜第都城因居汴仙姑自扶出能
言使辭文字五歲詔屬文十五歲古令載籍所記
極博家人息其乘毆輸墨印登屋獻詩書遍為泥洞嚴
諸教皆得其要妙香閣處世居家均在獎籠不願嫁
適悅身遷去二子一歲隱於少室山下單峯栖神單
氣者十條年家人踪跡之則究轉潛端齊人張公疎
議知其異度為女莛因遂措青州達道觀張飛真為
師既而受籙於闕阜山飛入京師衣足蔬鏈食便充
廣麻容勝之此訛然與鶴大同路御人供饋者有隨
栢摩多所不納官不能抑學以旅予不茹葷血但日
市以食猫大戎詰其故曰無他教其欲殺者而已或
謗其肉食者即臥以對曰於道何宗但不欲耳殺
宗召對無時齡金牌二聽赴行在與諸池是無得米

止廷見異教莫與倫比詔加清虛文逸大師初名希
蘊至是始賜今名又加遣真仁靖先生並為起第乃
避想牢辭不得已僅受數楹以奉三清晨夕焚修用
祝君壽詔名其室為寶籙堂又為營保慶泰寧宮於
其側將落成而尸解上為之
惻然贈號希元觀妙先生

宋東京考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城撰城號石匏嘉興人是書前有雍正辛亥王珻序稱城客大梁三載隨境討蒐以成此書其凡例有云建隆以前東京非宋靖康而後宋不東京蓋專紀汴都一百七十年之遺蹟而作也每條皆援引舊書列其原文蓋仿朱彝尊日下舊聞之體然多引類書其博贍殊不及彝尊又多載雜事務盈卷帙如所引宋稗類抄二近侍爭辨貴賤由天一事因首有仁宗御便殿一語遂列之宮殿類中然則一代帝王何事不在宮殿內豈勝載乎他如造字臺吹臺繁臺卷中所引各書皆謂一臺而數名乃於繁臺則併入吹臺又別立造字臺名之類多彼此牴牾無所考証其精核亦不及彝尊也

鵝湖講學會編十二卷

〔清〕鄭之僑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述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鵝湖講學會編十二卷》提要

鵝湖講學會編序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誠以天地閒義理精奧而是非得失所在爭毫釐閒此審問慎思明辯之功不為殺關則講學尚矣漢唐儒者功在註疏大約訓詁之學居多至宋濂洛關閩始以道學著淳熙中晦菴朱子偕學建安而金谿則有陸子靜之學共時議論各持其見東萊呂氏欲通二

家使歸於一由武夷取道信州相與會於鵝湖此講學所由昉也及會所論不合遂罷去其後兩家弟子因而成之由元入明草廬一派金華一派竟劃然立兩門戶嗚呼道一也講學以闡道亦一也何呶呶焉各標赤幟以相非皆如此講學又何非聖人之所憂哉之偏學術淺陋不知朱陸之所以異又安能測朱陸之所以同但思理

道之會稍隔針芥之微先賢所不敢不辯析致詳者蓋恐疑似之見流禍於世道人心不小隱然如孟子好辯深憂孔子之道不著其一片愛道苦衷正欲向頁友前一剖素心耳不然尊德性道問學無精粗無內外豈陸子之尊德性也不致功於學問朱子之道問學也不以尊德性爲主耶朱子知南康軍時立學規於鹿洞以教學者延陸子靜講義利章即爲避席稱謝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夫鵝湖鹿洞一講學也以爲同則皆同以爲異則皆異矣呂柟有言曰聖門教人每因材變化如顏子問仁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蓋隨人之姿質學力所至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語也善哉其即考朱陸異同之謂乎學者誠能

先諸書勿揣擣圭角以私意自生畛域底就其往覆辯難處推究其功力之精詳并徵會其用心之邃密則南海北海可以共貫異同之見化而講學之道得矣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僑之以講學會編名四賢書者取此意而已矣是爲

序

昔

乾隆玖年歲次甲子臘月上澣後學湖陽

鄭之僑東里書於鵝湖之述堂

凡例

一四賢文集語類甚極浩繁凡修己治人之理無一不該而是編但從刪節僅採登彼此酬答之書蓋以此書獨存其講學也故於包顯道項平甫周子充等諸酬答概不載入祇凡以守鵝湖之會訂而已

一鵝湖會講語無可考撮酬答諸書要指爲異同之辯似屬鄙陋不知兩地往來之書語多同異總欲剖晰至理歸於一是務俾後世學者有傳燈耳故講學之編其類可推昔于異中求同今不必于同中求異若設以謂立彼我較勝負焉識當年之心事哉

一是編四賢問答俱是辯疑難剖奧理其於吃緊處亦應節次圈點以顯前賢下手工夫然恰當道理正在人所共見共聞初閱之似異論雜出而靜觀之自是同條共貫故不敢僭加圈點評論者欽前賢也

一纂輯是編凡有關理學淵源者十之八九其爲國計民瘼與夫儀禮制度亦兼收其一二冀以羽翼聖經輿夫救弊維時俱是讀書本領必倡化有實蹟斯不徒爲影談也

一是編雜著不錄內郡又附四賢詩序記跋并行狀祭文等篇以其悉屬彼此酬贈并先賢梗概所傳故不忍遺究非揭西山藏成點鬼簿以爲學者一時檢閱之遂省也

一書院之設所以培養人材也不有條教以約束其心志則學術不明誑妄日滋將正誼明道之所漸洽爲浮囂奔競之場矣茲纂四賢講學編而并載入鹿洞揭示陸子講義呂子學規俾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章立體致用於鵝湖之學庶幾日興云

一先賢條教簡而能該學者之標準莫備於此之僞學術奔淺而狠以俚語附載是編亦誠不自知其鄙陋也然共之於心宜之於口言之而是則聽之言之而

非則改之理道非一人之私勸善實生平之志故行爲學規說并示以法戒總期共相切磋以不負先賢講學名義

一書院係四賢談道之所後人瞻慕遺風數百年於茲矣謁祠之下或依原韻續貂或另有新篇感慕志觸香之誠奚啻萬水朝宗哉且附院左右山川因鵝湖名境俾人覽勝慨多延類吟歌之詞亦均略有採者存表微之思也

一鵝湖書院一曰文宗書院一曰會元堂又一曰四賢祠歲比兵燹屢修屢廢至康熙五十八年閩撫而

慨擴之旁列號房以為士子肄業之所而規模至此
宏廠茲載入歷代藝文雖於道學無與然披閱之甄
廢昭然俾知捐貲修葺者其功亦不可沒也

一有書院必有書田垂久遠也相傳前租共有四百餘
石而邑乘不載故藏垣廢毀并即其租之從來而亦
茫不可考茲載田畝山塘土名坵段四止并畝數多
寡佃戶姓名附於講學編末雖係星雜記而總使後
人有所稽考不致湮沒而已矣

之僑謹識

鵝湖講學會編

受業門人姓氏

溫朝榮 冠賢 石城
周孔從 自亭 寧州
葛天申 仁山 貴溪
蔣 垣 黃綬 鉛山
張紹枼 笠墅 鉛山
李天植 厚山 峽江
劉世寧 退菴 新淦
張映諒 文光 鉛山
黃子淳 孕堂 廣昌
裘應奎 宿亭 吉水
鄧錫禮 悔菴 萍鄉
虞詢岳 政和 鉛山
李疇敘 禹書 瀘溪
涂錫穀 穆軒 奉新
李宗海 朝宇 鉛山
張蕙儀 艮元 鉛山
熊瑞龍 亦騰 貴溪
瓛 之 嵩山 奉新

辛廷芝 晦堂 萬載
楊舜鵬 步衢 鉛山
張汝虬 飛朗 鉛山
周大球 守箕 鉛山
周睢鶴 石溪 安福
童步鰲 滄洲 弋陽
葛天寶 學山 貴溪
師家駿 冀良 奉新
楊錫綬 紫章 清江
詹兆辰 及山 鉛山
楊鴻舉 登進 鉛山
王焜 耀南 鉛山
彭良番 晉生 南昌
龔合光 協渭 貴溪
李渠 晉舫 鉛山
鍾維墉 魯邨 鉛山
葉向榮 木人 上饒
李士晉 詠六 寧都
姚元棟 文淵 鉛山
路從升 叔道 弋陽

詹之棟 宇資 鉛山
萬雲臺 膺昇 鉛山
黃問雲 力山 瀘溪
鄒熙載 亮工 臨川
祝元祥 瑞三 鉛山
舒之森 伏介 鉛山
韓復祥 考之 鉛山
張蘭渠 貞元 鉛山
黃道明 毅明 鉛山
彭復祥 旋吉 鉛山
祝海寧 一清 鉛山
方心戩 四港 鉛山
周日頌 詩元 鉛山
劉鏵 發坤 鉛山
李穆 輝漢 貴溪
劉道成 坤任 貴溪
詹大鵬 雲騰 貴溪
徐士旒 九山 鉛山
楊龍標 宮雲 鉛山
鄭先登 文遠 鉛山

溫鵬遠　雲翔　石城
査克樞　汝中　鉛山
姚學煉　淳夫　鉛山
鄭白　廷焯　武寧
陳聖瑞　啓來　鉛山
孫霖　沛臣　寧都
方心遠　志上　鉛山
侯堯國　寅工　鉛山
萬雲梯　階升　鉛山
葛天麟　曙山　貴溪
余若稽　鶴汀　貴溪
張大本　學士　鉛山
李讓　遜齊　貴溪
彭立木　有原　貴溪
方明　上東　鉛山
張時杰　謙光　鉛山
張汝鯤　鵬化　鉛山
陳曾鐸　先上　鉛山
貢鼎鉉　北園　鉛山
張尚珣　璧華　鉛山

鄭彥士　廷偉　鉛山
鴻儒　鉛山
査翰　含英　鉛山
劉承謨　敦三　鉛山
劉晃　軼羣　鉛山
萬方　流福　鉛山
貢瀟　遂川　鉛山
豐檟　炳麟　鉛山
貢淮　長源　鉛山

鵝湖講學會編目錄

鵝湖野眺　薛天錫
秋日費太僕招遊鵝湖　金光弼
瀑布泉出鵝湖山　朱統鉐
遊石井泉出鵝湖山下三首　朱子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朱子
次韻擇之發紫溪有作　朱子
宿寺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　朱子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朱子
遊石井和朱子韻　夏言
和先賢石井詩三首　鄭之僑

石井和韻　葛天申
題鵝湖山　范巨卿
鵝湖院　張濤
登鵝峯　鄭之僑
鵝峯　葛天申
前題　溫朝榮
荷湖橋　周道欽
荷湖　溫朝榮
濯纓橋　溫朝榮
半嶺亭　溫朝榮

章巖　朱子
次韻擇之章巖　朱子
題鵝湖　洪錫
登鵝湖　王大卿
遊鵝湖山　李夢陽
遊鵝湖書院　江旱
和先賢章巖原韻　鄭之僑
和先賢章巖　楊人傑
瀑布泉　溫朝榮
遊鵝湖山賦　劉俶璉

卷之十一
會元堂記　詹載采
修鵝湖書院記節畧　劉日寧
文宗書院記　汪偉
重建鵝湖書院記　李奎
鵝湖書院記　胡夢泰
蔡士英重建書院記　安煥
文宗書院記　李光地
鵝湖書院祭祀　白潢
鵝湖書院六經圖序　雷鋐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

後學瀾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鵝湖書院圖

鵝湖山在鉛之東北鎮山也諸峯聯絡若獅象犀猊最高三峯挺秀鄱陽記云山上有湖多生荷故名荷湖東晉人龔氏居山畜鵝其雙鵝育子數百羽翮成乃去更名鵝湖唐大曆中有禪名智孚者在鉛山中雙鵝復還山麓有仁壽院亦禪所建今名鵝湖寺宋朱子與呂伯恭陸子壽陸子靜三先生於此講學遂建有鵝湖書院

山川之不朽也以人人顧有因山川而愈不朽者道繫之亙古之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帙秦人心賞於斯遂留爲異聚謂人目眼中無天下奇山水其爲文亦兒女語然則名理之關心者人名人之矚目者境境雖不以山川勝要非山川之勝又何以爲名人地乎僑考豫章名區鵝湖俯仰觀爲竊恨未得躬覽其勝迨庚申春奉命來爺于車聯即訪先賢祠宇陟其背後之岡崎嶙直上丈東望懷玉西矚象山巖秀密匾草木榮茁殆不減何長康之答人言者昔賢之聚斯講學亦無意歟夫峰頂似冠幘直而峻石井之水似醴淡而迸蒙茁於流畤間

者境之參差異致也而道寓焉自秦焚以來尼山泗水
之脈幾不克延一綫宋代周濂溪出得不傳之妙於遺
經作爲太極圖說易通等書屏離畔別贋眞歷歷較如
黑白特衍繹多而精義微言未易得其津涯也詩云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大道中之奇疑賞析舍友不爲功
四先生鑑輿杖藜只擁席兹土琢切之下均以斯道爲
已責故其論多峻直意更淡遠峻直而少所狥以發淡
遠而多其類以形此所以百轉千迴若草木蔥蘢霞蔚
雲興而不一其態異同之說所自來矣卒之衆巖競秀
脈自同衆壑爭流源自同巖壑之衆楠森森根自同岡

先生盛年之功異至晚而盡趨於同道焉有二其說者
二其說者釋氏之道非吾道也釋氏之密諦問學尚只
經德性尚慧悟滅倫類守虛寂窮巖深壑枯槁於荒林
此幾無復有人境故冠幘之露猶道之巋然物望也醴
之出猶道之味而甜旨也卉木之參差猶道之推以盡
利變以盡神此眞爲萬古無窮之佳境山川以人不朽
人乃以山川不朽賞心明目學參異同者必有以辨之
願與天下後世士一遊情勝境焉

四賢本傳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後改仲晦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遊
宦入閩居建州故爲建人少讀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
是非人也既孤僑於崇安十九歲成進士主同安簿之任
徒步謁李侗於延平往來從之者累年精思實體所造益
深孝宗即位應詔上封事首言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深淵
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
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
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覘吾力之
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三言斯民休戚係守令

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無非
宰相臺諫之親舊顧陛無從知之耳明年召對入見復陳
三劄大抵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授武學博士待次
乾道元年促就職丐祠去三年除樞密院編脩待次明年
崇安大饑民奪食幾挺變朱子乃假官粟六百貸之人賴
以濟其後歲一斂散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弛半息甚則盡
蠲之行之十有四年贏餘多遂歸元粟於官而用所贏爲
貸貸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不復取息以故數十年邑無饑
饉患所謂社倉者也三促就職力辭尋丁內艱自始死至
祥禫皆酌古制行之川成喪祭禮因推之冠昏作家禮復

召改宣教郎主祠四辭逾年始拜命淳熙二年除秘書郎
再辭居武夷送呂伯恭於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
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焉（後人祓南師之立鵝湖書院蓋肇之）五年差知南康
軍四辭逾年始拜命復白鹿書院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
所疑誨誘不倦立學規俾守之明年有旨監司郡守條其
利病朱子上言郡縣賦重由於供軍請覈兵籍底也田練
民兵以省坐食之軍使郡縣事力稍紓然後可禁其苛歛
責以寬恤卒復極論近習竊柄援引奔迪之弊疏入上不
悅乃乞罷黜又以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祠者五皆
不報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待次尋錄救荒勞晉直秘

閣以南康所募納粟人未受賞義不獨被恩命三辭不拜
會浙東大饑調爲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
奏事之任及至闕納粟賞行乃受直秘閣入對延和殿所
奏七事辭皆剴切其一二事言災異之由與近習之弊則
手緒以防宣洩因乞推行社倉上爲下其法爲諸路方拜
命時即檄旁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部客米已大集乃
單車屏從按行存郵鉤訪搜問所至人不及知官吏憚其
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権酤役法有不便
民者悉釐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經畫爲經久計猶以前
後所請多見抑挫而從者率稍時後事發憤抗疏言之且

移書政府曰朝廷愛民不如惜費明公憂國不如愛身然
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
一傾不可復振九年以賑濟勞晉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
仲友者宰相王淮姻戚也遷江西提刑未及去朱子行部
至台按得其姦贓劾之時久旱疏出而天雨淮匿不以聞
朱子申章益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
子不拜請祠去淮大憾乃用陳賈鄭丙協力以攻朱子詆
爲僞學之禍於是朱子作武夷精舍奉祠不出者七年嘗
時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辭不許
值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刑獄輕重失宜甚至于涉人

倫亦從流宥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卒乃極言陛
下天理未純人欲未盡故便嬖得被腹心之寄柔邪得竊
廊廟之權公議有時而不容讒說有時而誤聽欲報讐恥
而不免苟安欲養生靈而未免愁怨願於一念之頃謹而
察之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有壅閼苟人欲耶則
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於路謂正心誠意
上所厭聞戒勿言者朱子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安敢回
互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直寶文閣奉祠未
踰月復召初入奏時迫於疾作口陳未盡乞具封事以聞
未及上至是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凡數千言大要言

天下大本在陛下一心而其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已疏入夜漏七刻上就寢亟秉燭讀之終篇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意爲燕翼謀益加嚮用會執政詆道學者遂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立除江東轉運使辭改知漳州之任即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又揭示喪葬嫁娶之儀嚴禁男女傳經之會俗爲一變適朝議欲行漳泉汀三州經界朱子常病經界不行間命即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

旣而寓公豪右果競沮之遭嗣子喪丐祠除祕閣修撰了祠去而漳州經界竟報罷矣三年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乃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辭不許會長沙有峒獠之擾遂拜命至則遣人曉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湖湘士子故知學爲之崇獎教厲四方人士畢至孝宗升遐朱子慟不自勝適汝愚以太皇太后詔尊上爲太上皇而奉嘉王即位主喪遂爲相薦朱子先是彭龜年爲嘉王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稱善問爲誰說對曰朱熹也自後每講王必問朱子說云何而翊善黃裳亦嘗言於光宗曰欲嘉王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當求天下第一流人光宗問爲誰以朱子對故上之知朱子也久至是遂首召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朱子行且辭於道聞南內朝禮尙闕近臣已有用事者遂因辭章微辭以諷諫疏再上不許乃乞帶元官奏事首言天運艱難國有大咎然有可諉者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充未嘗求位之心可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懷可以致溫凊定省之禮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既對面辭職名不許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說書上報以手札乃拜命每進講務積誠意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繹既數次講則復編次所講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時太上意未釋然上未即還大內將葺東宮居之朱子具四事以諫不報又議承重之禮以爲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禮皆斬衰自漢文短喪天子遂無三年之服爲父且然則承重可知壽皇至性自天獨執通喪宜著方冊爲世法程間者陛下以世嫡承大統一時倉卒遂服漆紗淺黃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請將來啟殯發引仍用初喪之服及孝宗將祔詔集議迭毀之次初太祖旁僖

順翼宣四祖之廟宜本僖祖爲始祖治平間議者以僖祖無功德世數寖遠遷於夾室未數年王安石復之是時趙汝愚獨不以熙寧中復祖僖祖爲然復議祧之而奉太祖爲始祖朱子乃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且擬爲廟制以度伊川程子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其本敬自僖祖安得謂無功德狀上宰相持不以聞徑劄別廟以奉四祖上頗聞朱子有狀召問內殿朱子具劄及圖以進上然之命即欄前撰內批首罷其事朱子乞再令集議而於是朱子之議竟不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朱子辭且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仍煥章閣待制予祠朱子既去明年韓侂冑遂罷汝愚謫永州朱子自以身事四朝雖退閒猶帶侍從義難苟默乃草疏萬言極論奸邪蔽主因以明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交諫不從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焚諫草自號遯翁因六辭職名詔仍祕閣修撰是時侂冑勢益張大與僞學之禁臺諫爭承風旨排詆萬端至欲擠之於死二年遂落職予祠報至朱子方爲諸生講論畧起既復坐講論如初於是繩趨尺步從游之士皆屛伏郎竄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非黨而朱子方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是冬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舍菜禮於先聖

先師以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配五年以年將懸車致仕六年三月寢疾猶日爲諸生講太極西銘及爲學之要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句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入問疾曰天下之疾革矣萬有不諱當用書儀乎不允用儀禮乎亦不允然則參用之乎乃頷之遂正坐整衣冠揮婦女勿近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時年七十一嘉定二年追謚曰文淳祐元年上幸學詔以周子二程子張子及朱子從祀孔子廟

呂成公

呂先生名祖謙字伯恭右丞好問之曾孫也先爲河東人自好問始居婺先生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少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朱子及張南軒講學益精初以蔭補官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母艱居明招山墓側四方之士爭就之關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時張南軒爲嚴州守也復名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乞廣攬英豪使確陳經書先後之實然後與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而張南軒亦自嚴陵召歸爲郎因得同巷而居召試館職先生平日喜陸九淵之文而未識其人比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

小陸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鑿丁父艱歸諸生復集劉子澄陸子壽來淳熙元年移居明招山墓側五月如三衢陸子靜自臨安來是年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年如武夷訪朱子留月餘朱子送之於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時先生以朱陸議論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適從及會議論不合止旬日而罷今鵝湖書院並祀之三年復會朱子於三衢名為祕書郎兼脩徽宗實錄書成進對曰治道體統內外上下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卷為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

故家猶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植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嫉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忽遠

大之計勿疑於近而忽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芥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維持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以未疾丐祠除直祕閣主管建寧武夷山沖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

脩官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淳熙八年卒於家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之學以關洛為宗心和氣平不立崖異一時皆言道理無窮學者先不得有自足意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猛然有省一時意氣皆平自是終身無暴怒朱子每稱學如伯恭方為變化氣質嘗與朱子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原凝聚浮畜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功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

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其論史以爲論一時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終始則編年不如紀傳二者皆不可廢至觀史之法於事之利害時之綱患必掩卷思所以處之乃爲有益朱子嘗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說將以開物成務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建麗澤書院以爲會友講學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與朱子編近思錄同止寒泉精舍分類抉微一月而成又嘗脩讀詩記大事記未及成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學者稱東萊先生

陸文達公

陸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號復齋撫州金谿人與弟九淵互爲師友追琢講貫和而不同當時稱爲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推孔孟是崇是信當秦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先生獨尊其說成進士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鄉衆欲奉先生主義社以備寇門人不悅先生曰古者征伐公卿卽爲將帥文事武備一也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誨勸引翼士類興起丁繼母憂歸既闋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謚文達

陸文安公

陸先生名九淵字子靜九齡之弟也生而穎異四歲時問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聞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大覺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聞人誦伊川語輒深自省以爲若傷我者與兄相爲師友切磋琢磨獨尊二程之學成進士調靖安主簿丁繼母憂歸既闋除爲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刪定官先生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大畧益知武事利病形

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形如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進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嘗謂學者曰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平時雖號爲士人其實何嘗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狥情縱欲汩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於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無不有益者又曰千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只是一實又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未無欠缺不必他求要在自立而已大抵所以誨人者只是令人求其放心其有志於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只言語文字爲意令人嘆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性情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或勸以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於是朱子方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聚學徒教育其中先生過訪之朱子率僚友延登講席先生乃講喻義之旨懇到敷暢聽者莫不竦然動心朱子爲之避席稱謝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焉光宗立差知荊門軍荊門在江漢閒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西當光化夾陵之衝舊無城壁先生請於朝而城

之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力竭工倍二旬訖築自是邊防益固因罷關吏譏察而減其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其爲政凡訟訴無兼弁皆直造庭下令自持狀以進被訴者無不應期至其有干涉人倫輒使自毀狀以厚風俗於境內官吏貪廉人民善惡靡不周知有訴盜竊而不知其主名者先生出二人名捕訊之卽伏盡得所竊還訴者吏民驚以爲神每旱出禱輒雨郡人異之期年政行令修民俗丕變諸司交薦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而歿今吾亦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諡文安初先生與兄九齡

嘗與朱子會於鵝湖辯論所學以歸於一其後九齡深知昨見之非幡然求益惟先生終始自信持論不移於太極無極之說與朱子往復頻數而卒不合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今鵝湖書院並列祀之

四賢贊

晦菴朱子

道若大路曲折萬端辯析毫釐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百世不刊

東萊呂成公

偉歟東萊氣象融融相門事業元祐中公益闡以大問學

磨礲其學伊何萬折必東

復齋陸文達公

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承磨惟孔所安此意敘參令我心醉

象山陸文安公

卽心是道勿助勿忘變視敬兄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明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鵝湖倡酬詩

鵝湖之會呂伯恭以朱陸議論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適從及會伯恭問陸子壽別後新工子壽誦其所作

詩曰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
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
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

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比中子靜子
靜曰在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
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更浮沉欲知
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元晦聞之色變大不懌而罷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鹿

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
到這裡負愧何言後乃和詩以寄懷云（鵝湖之會淳熙二年朱子知南康軍淳熙五年）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
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
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之儀謹按鵝湖辯論其言不傳今觀倡酬三詩則異同
之見從此始也但考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陸子僅
三十七一日之意見未足為終身之定論且異於鵝湖
者何獨同於白鹿洞耶後之紛紛置喙者試於往來酬
答諸書反復尋繹之則自異而同之道理可以默會矣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

答呂伯恭書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果然不敢不竭所聞以求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

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睿而行之不爲異端虛浮誕之說所遷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概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慢人自慢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強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此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矣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

所安也大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驅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此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

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即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
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
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
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
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錙銖尤爲猾猾似亦
當罷之若祈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
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書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
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

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
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
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
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
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
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
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
之中以獨撫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個
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殆

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
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
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
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
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
與上蔡論武異處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
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大
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
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
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大文

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
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文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
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
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
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
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
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
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
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
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

漸漓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取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乎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舉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徹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能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而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于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尚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工夫處備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恭伯書

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向往然恐非孟子意也故使不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辯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爲務爲攘斥無歛藏持養之功而不

敢爲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迴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通由之說亦不可廢蓋以其理言之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强焉又自各有所主如通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未了然何耶豈非向來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比再觀之方以爲病故別爲說以今報今以來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大嘗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則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體義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楯杌隉之甚乎

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爲靜恐當因此更加
究察所謂仁者似不專爲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書

昨自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問登勝何仰比日冬溫
伏惟道味有相尊候萬福熹杜門如昔無足言者昨附去
中庸大學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
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
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爲此功夫不知規摹次第如
何此間頗若難得人商量正雖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
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

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
速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
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何如爾所欲言者甚衆此便又
遽不及究一二春秋卽治溫台之行承教且不遠矣向寒
伏冀爲道自愛不宣

答呂伯恭書

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卽日兩寒伏惟尊候萬福熹正
初復至鄣武還走當沙上祟安四旬而後歸將爲發源之
行未及而韓丈名還道出邑中寄聲督叔必欲相見不免
又出山一趨疲戊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
而未敢前未知所以爲決且夕上道却徐思其宜耳叔昌
寄示所作貨文曲盡其爲人之梗概讀之令人隕涕也何
兄誌文語病誠如所喻前此固已疑而改之矣它所更定
尚多怱怱未暇錄呈草本告收毀之也子澄已對未所試
言者想亡子細詢較大祇今日發口欲其暢已而不失時
義之中此爲難耳尊嫂葬事想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
諸書以惠後學甚善然亦願早下手也熹所欲整理文字
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
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
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

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
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
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
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
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
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
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
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
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
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

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㮣為高深
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
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
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
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
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
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
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藳首以寄
呈求是正也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
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資只看得一經或論孟

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
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
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季通行
計久未能辦近復有同母兄之喪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
入淛擬之已去今想到彼久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
不盡懷子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此熟蒙收教舉家知
感恐其嬾惰未能頓革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餘惟為
道自重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當是時士皆尙質實則人於中尙釋老而不自知祖宗
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為學者不過
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
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
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
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為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變吏之議蘇公初亦與聞
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
者為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
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
禍而以當時舊俗為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
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為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　止　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
伊川所識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
未為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為不知道此
則為大蔽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為卑明道而小之則可
以為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
高卑大小之辯也

關洛緒言　止　詆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為成德者言也
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致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辯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由只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諭其曰區區濟之者又恐辛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段本為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為濟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繳其風禁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為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

明道劄子後即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須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逮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于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道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將變而道矣此語草略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為可否若只如所示卻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為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書

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慰負臨風哽愴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吾兄為同此懷也援筆至此為之涕洟痛哉痛哉祭文真實中有他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蓋欽夫

向來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竊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敘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未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有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命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為何為自苦如此故非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欲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

思剛堋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
念又爲狂妄之舉準備竄謫尤不敢爲久計身寄郡舍而
意只假蕪之巢於幕士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揮條具
民間利病亦半意思過當遂殺不住不免索性說了從頭
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不敢草草然人說亦多
過處乃與熟子所論諸爲政刑相似然欲一切姑息保養
姦內只撥良善而沽流俗一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恥
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論荊州從遊之士多
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今自循省乃
是自己不曾得力此尤爲可懼也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

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
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郡主人耳
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
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
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元
範立碑之說向曾見告嘗語之云甚間不足道但恐人笑
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爲之聞之令人汗下幸
已蒙喻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
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
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

答呂伯恭書

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
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只及今春
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交符而
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若人事紛冗老幼病
患不能有好況然大概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
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
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
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
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

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
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
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藥救之即不
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
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閑字邪字
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
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
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竊也來喻十
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
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

某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所訶以為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謝南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倘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諸見相與劇論尤佳候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敬夫遺文不曾勝得候旦夕略為整次寫出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居仁體寄得新刻欽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應不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歸熱幸免化廢到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以蒙恩已是朝廷愍勞恤養之意見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嘗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遺將來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絲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官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有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厠友朋而之責已不勝其喋喋況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為塑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辯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邪況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鶩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賤不忍以身致此弊為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懇之春因書更為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賛廟堂因其辭遜早為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及取譏訶則拙者之幸也又況如老

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蒙用而使此老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惟覺親勝己資警益之樂為無窮何時復奉從容盡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雖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早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辯不甚痛說此固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

冀之責耳

答呂伯恭書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元善歸承書少慰其後曾丞經綠亦道存問之意爲感然久不致問訊雖聞遷進之寵曾不能一致賀領此亦未足以慰其所望云爾比日斯喜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喻莊誦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今取政之藥屢進未効其他小小調平可口之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歔欷私憂輒復及此惟高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收初夏問書云其子病難聞者耗殊悲果

爾殊可念也林仲到必已久子重時相見否叔度兄弟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此亦得與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脩舊說訂正爲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日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爲櫽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意已執其外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照目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後司去取之權者其所繫當亦不輕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只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却欲添人說郭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果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近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會丞說劉醇叟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行邪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論耳子約昨

聞欲過湖秀今已歸否埜等拜起居正遠千萬爲道自重區區至禱

答呂伯恭書

便中辱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端多納福祐熹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再走尤溪逼歲方歸而目前俗冗事狀殊迥殊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向所附去諸說幸反覆痛箴藥之區區猶有望也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頁不易且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産本末雖殊然功譽其說於寸漆之

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
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
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
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
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
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秦
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立俟未
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自愛亟是所願
望

答呂伯恭書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
為愈聞嘗有所整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快其事亦可想
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為有補若課試末
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
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
習益以澆漓重為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
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逆詳考之似以
密為祕密之密察為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
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毫釐之間一一有
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
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
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為得耶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
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
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
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氣象耶不審高明以為
何如

答呂伯恭書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
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
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

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
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略
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
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
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
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
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
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
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鄙謂此說正所
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

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卻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書

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為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宿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說雖於義理為長恐文義不安貼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胸中因有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然則非為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卻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為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

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如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經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書

熹僭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拜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來幸示及兒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書不知為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選錄古文之意不知作語之否此間與時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姦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樸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

波以助瀾也明者以爲如何尤川新學二刻令兒子持納
求教幸爲一觀記文之謬千萬指示也

答呂伯恭書

便遅奉教感慰之深即日春和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
追慕何窮然儼然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然前辭未報
惕息俟命未知所以爲計也承問感感衢州文字幸早留
意昔及横渠文集此有一寫本比此冊多數篇偶爲朋友
借去俟取得寄呈可作别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喻講學
克己之功哀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
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事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日俱到

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
言學問思辯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
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
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
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
二段已說破此病近有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
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
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因便
附此不盡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卷二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

答呂伯恭書

奉八月六日手教開警良深信來踰月秋霖爲冷不審涖
候復何如伏惟德業有相起處多福熹前月至昭武見端
明黄丈旬日而歸幸粗遣目無足言者黄丈端莊渾厚老
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
不覺心服益自愧其淺之爲丈夫也伏承誨諭辭受之說

甚詳蓋一出于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
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恨其聞之晚也然中間亦
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又覺有杌隉處遂復
以狀懇辭而甚婉其說但昨以書謝韓丈及此并懇廟堂
則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廣者悉已陳之矣諸公
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熹亦不爲有隱於今日
行脈一行蓋非所惜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
則反有所激以爲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崇書道
其所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别有所制非復諸公所
能斟酌矣然月末再狀已行度旬月間必有決語亦恭以

俟命而已復何說哉儒釋之辯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辯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衰熄而忽防微之戒哉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有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臨風惘惘子約兄未及別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板昨汝聪書來云夜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

事試煩商訂恐未有益而無損也本承教中正惟以道自重爲禱

答吕伯恭書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康健放杖徐行又有間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嘆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僚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當頻失成之喻敬聞命矣諸喻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遣請祠者不欲稽留之則得奉扣耳塾蒙收拾教訓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作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近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忽忽作此未及詳唯爲道珍重

與吕伯恭書

再祭敬夫之文語意輕脫尋亦覺之則已不及收矣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

便論分數然自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

答吕伯恭書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愴不能已且審反虞之久又慽不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即日霜寒伏惟哀慕有相孝履支福熹窮陋如昔比復遭叔母之喪憂悴之外無可言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句誦說之間亦未見一安穩處所欲相與講評反覆者非書札所能寄也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密矣累得欽夫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甚多少冗不能詳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略已成書欲俟

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莽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因便附此復因韓丈致之未由承晤千萬以時節哀爲遺禮自愛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書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爲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爲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爲有

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無以報箴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因來及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事曲折少釋憂懣想賢助之力爲多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大率致意此語尤切當然想已有成規更願凡百毖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了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書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暑氣浸劇伏惟道養有相尊候萬福易傳六册今作書託劉衢州遞至有此書今數處有本但皆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喻書肆令子細校此際寫勘覆數四爲佳曲折數條別紙具之或老兄能自爲一讀尤善也前書所稟語錄渠若欲之令上版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僞假眞之說肆行而莫之禁凡見婺中所刻無非日新之書尤誕幻無根甚可怪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悲懼而已不知老兄以爲如何因書幸語及前此附便所予書至今未拜領也未得承教萬冀

以時爲道加重

與呂伯恭書

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欽夫遺文見令抄寫其間極有卓越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鮮印稍往哭之小洩此哀也遣人迓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昧矣未即承晤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答呂伯恭書

便中伏奉近書筆蹟輕利觀前有異深以爲喜比日春[illegible]伏想日益佳健蒸疾病痒不至劇饑民亦幸未至流徙[illegible]

食想可支吾比連得雨雪麥秀土膏人情似有樂生之心
矣予邇不來可恨吳守度閏月初可到到郎合符而南多
去年之旱非常幸賴朝廷留意得早諸處奏請悉皆應副
故得不致大段狼狽此於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
間卻是劉參政調護之力爲多也欽夫遺文俟抄出寄去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
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
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
也荷說大事記便中切幸垂示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前
正遠切冀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書

前月末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轉致近教
獲聞比日春晚尊候萬福慰慰深矣熹屏居如昨近出展
墓遂登廬山小菴在孤峯絕頂之側少留旬日舉目雲山
盡數百里是以猶滌塵滯它無足言也懇辭未報若不遂
上則不若不報之爲愈今幸如此且爾偷安耳示喻專心
致志之功警發孜惰爲幸甚矣但年來浸益多事雖存策
功夫亦不能得相接續此爲可懼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
人大抵氣習已偏而志力不強殊未有只慰人意者門墻
之下來亦有其人乎誘接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
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爲正法耳
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溫公家儀係之尤淺欲刻未及而濟
間取去今已成書納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盡
所存只此矣如可付書肆摹刻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
教只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
幸早留意見了荷教誨舉家感刻昨深慮其絕義疏闊今
得略有條理甚幸甚幸新茶二十夸謾到左右因便附此
草草不宣

答呂伯恭書

昨承枉過得兩月之款警誨之深感發多矣別去怨怨兩

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亦已祝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
已清伏惟尊候萬福熹還家數日始登廬山之頂清曠非
復人境但過清難久居耳歪彼與季通方議目北之行忽
得來教爲之惘然卻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鵝湖追逐
入懷玉深山坐數日也損約收斂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
前好事有不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甘損四五矣自此剗
裒灑漸整治庶幾寡過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也
綱目草藁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向後但亦
作功程卻亦不至勞心也向來之病非書累人乃食躁太
發而然今當就此與作節度庶幾小瘳耳拜丈夜字尸諸

寄之矣韓丈近得書問滿說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
穩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唐裴之說此亦多知其誤柰
官制此欲救其小而不知其一于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
未究所懷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答呂伯恭書

前書所論仁愛之說甚善甚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學
者有所向望而施涵泳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略之弊耶
因來喻及幸甚幸甚劉帥上志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
間所已有者且夕錄呈切告揀此只訪其所無與時成得
一書亦學者之幸也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令兒子

帶去試一讀之只爲與程門諸君子較高就下也以一言
語及爲幸長沙此兩三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
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
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煩有可疑處不知
今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
盡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相聚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
書一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別紙幸早
垂教也

答呂伯恭書

[illegible]承遣訪幸數日款語別暫長多別忽五六日雖在道
途不忘向仰乍晴漸熱伏惟尊候萬福熹十二日早達婺
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
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思向來涵養功
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强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
衆病非一而其原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
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
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
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
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
之也近思錄近市讀之尙多脫誤已改正並叔度處橫渠

諸說告早補定即刊爲佳此本既往無只應朋友之求假
但得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幸甚精義可補處亦望
補足見寄（只爲所補假字注云入某篇下）精義或以屬衆望刊行如何熹
書中已言之矣聊所聞趙公時曾有敵使到闕事想已得
之此人固幸批示前日過拜石門舉下甚使慷慨也因便
拜狀草草正遠惟爲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書

久不奉問向來微恙計已平復矣著庭議幕之命相繼而
下外不可曉不知果輒起承上意否熹衰病日益皆托荅
不堪應事目下民間雖未苦饑然盜賊頗已有聞日多

餘不知所以為計惟望同情之果遂耳昨得丈報甚飭而復不然造物之意果難測也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幸如此也趙景昭官滿過此甚款意思甚好 今日如此等人亦難得也勢到復何如近得叔度書似亦許共歸此番破城差人借請殯費今私不少也下歲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人可以轉見費力幸為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為望元範歸偶違日究甚夜作此書未暇他及惟千萬為道自重

答呂伯恭書

前日專人拜狀若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慰喜而區區私計亦遂從欲者以欣幸諸公皆早知用此則無如許紛紛矣若兄憂時之切惓惓不忘竊計裂裳裹足不俟駕而就途矣所願恪然以身任道無所回隱因上心之開明及時進說以慰善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所憂鄭自明之舉愛之或縱其為安危禍福之機有不容息者今得賢者進為少寬畎畝之憂矣意亦未知差劾在甚處想諸公必已發來或尚留彼告為早取附便也大兒方幸依託不知今當如何欲便遣人取之又以懇叔度催早報事更俟其報皆只此歲衰病未能便喚歸也然老婦之病日益進深以此事為憂得并為一言達之千萬幸甚因貴德行附此

草草自此不欲數以名姓入都苦問不得數通矣千萬為道自愛

答呂伯恭書

自發鉛山後一向不聞動靜殊以為懷到此始得叔介書知已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可知也比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休養既久計日覺平復矣熹去月之晦已交郡事邀負夙心俯仰愧歎重以衰病精力昏耗驟從吏役尤覺不堪尚幸地狹人稀獄訟絕簡少然猶治事終日不得少休亦緣乍到不知事之首尾綱紀文書廢弛諸邑無復稟畏極費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少勞心力更旬一二日後加何若更如此則往不得便須告歸若能少定則或推遷至夏末也始至首下書訪陶桓公靖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跡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并立周像祀以二程先生尚未成也四五日一到學中為諸生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他不能盡報熟必能略道之或有未當幸日授了約細條盡見教為望千萬至懇廬阜絕勝粗慰鄙懷瀑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每至勝處輒見向來鵝湖之約為之悵然令妹未有遊之日但願早脫此羈縻亟往問訊庶獲款教耳未間千萬珍重

答呂伯恭書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鵝
湖斯文有相益何乎復燕到此切不自料欲小立綱紀為
民整頓一二久遠弊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是介請祠
矣卻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
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丈子李公擇陳了翁
祠迺傍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
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
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
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人鄰人附此於汝昭兒弟處書到
切望便為落筆却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嘉已行即徑

送陽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
略到令人嘆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
無陶公一篇殊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漫錄呈想已自見
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不妨
運思假假只為品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
來所譜謝者之流恨恨失計輕去山林蹤跡於此如坐針
氈之上也相見頗為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
得此祠堂有得廬山耳然非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
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
郡徑走谷簾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是其少獲
鵝門之蹟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欲
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尊
愛為禱不宣

答呂伯恭書

昨已具前幅而使信差池便中又辱況書慰感亡量聞攜
書入山本勝處想課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兒亦得從行荷
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所論吳才老注經之意切中其
病然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學記深造自得之
語初亦覺其過欲改之則已刻石不及矣以此知人心至
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李習之在唐人特然

知中庸之為至亦不可多得然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
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為無意似
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
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
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
家語乃知所疑不謬耳夫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喻似
只天地為積而言於人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
幸見教他所欲請者甚衆臨書怱怱忘之顧未有而論之
日茲為悵悵耳

答呂伯恭書

久不聞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涼竊計尊候益輕健矣熹
昨懇求祿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爲幸恐
熹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隆興書浼子約借精義補足橫渠
說定本欲與隆興刻板亦乞爲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於
與彼中黃教授可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處見
楊教授說有便旋作此不暇他及亦不暇作叔度昆仲書
幸爲致意懿亦不及書只乞喚來以此示之餘惟爲道自
重爲禱

答呂伯恭書

乃者人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進長

著廷有贊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熹所請不遂諸公意
則甚勤但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來疾病
益侵前日欲暑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
支然尚未敢出門戶也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
宦今亦無可奈何且一面呼逆兵爲輿病獨往之計萬一
臨行不堪勉強又當別致情懇且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
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恐今日致
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熹故遂使大倫
至於墜闕故願乞其痛繆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遂盡此餘
年且萬一不免復有新命仗老兄力爲主張使不至大
段狼狽也子約得替否亦甚爲熹憂此行蓋此理灼然況
今又甚於前日耶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書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關徹矣比日清秋伏惟尊候萬福但
久不聞動靜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今當洗然矣願更加
意飲食起居之節以壽斯文區區之禱非獨朋友之私情
也熹在此不樂求去不遂無以爲計近因輒用劉子奏劄
相事爲廷議所折已申省自劾矣祠祿不敢冀只得罷逐
而歸亦爲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稍不費力但所
治無非米鹽瑣屑之事殊使人厭苦得早去真如脫兔也

汝玉竟不免彈射此亦仁鳥增逝之秋矣前書拜懇記文
千萬勿拒便付此人以來爲幸千萬至禱因遣人弔叔度
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書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中夏久雨伏惟純孝感格體力
支勝熹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愛予
甚厚比年以來闊別雖久而書疏相繼獎厲警飭皆盛德
之言感激銘佩何日敢忘區區尚冀異時得奉几杖於寂
寞之濱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聞訃悲咽不能爲
懷而山居深僻無交友之便以故至今不能致一書以道

此懷且候左右哀疚以來與疑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左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戶之寄朋友之望實不爲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伏紙增涕

答呂伯恭書

伏承近告竊審已經祥祭追慕無窮尊體神相多福貫茶人書尚未領當是已經之府中矣謝遣學徒杜門自治深爲得策所造詣想日深矣恨未有承教之期爲悵恨耳但爲衆子輩抄錄文字流傳太多稍其所徹似亦有可議者自此恐亦當少訶其出也如何如何禮運以五帝之世爲

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擬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書

自冬來五被誨示出入多故復苦少便都不得奉報豈勝愧仰昨聞幼弟之喪復遭功衰之慽伏惟悲痛何以堪處而營治襄事亦不能不勞神観區區尤劇馳情比日歲窮伏惟侍候萬福熹碌碌粗安無足言但叔京自冬初與邵武朋友三兩人來寒泉相處旬日既歸卽病十一月末間千書來告訣得之驚駭卽走省至則已不起數日矣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極可傷痛然其病中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弟者語皆可記所與熹書幷令致意諸朋友令錄去一通度其意於當世之慮不無望於伯恭當亦爲悵然也然不必以示他人爲幸熹聞正當復往爲料理其此來甚覺衰憊不堪奔走然不得不爲一行也兒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千萬幸甚昨所獻疑本末倒置之病明者已先悟其失不知近來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次第復如何因來見告爲幸機仲擴之來皆未相見擴

之過此日熹往邵武未歸但留書云老兄有所見教一二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略說遺書不須刪定與來書似不相照不知果如何然渠閒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便中亦望批喩也渠託於縣半之館誠似未便聞老兄亦嘗警告之并俟其來細與商榷令去請教也脩定書說甚善得幷程書詩外傳等節次見寄甚幸前書託求本政書約漸閣子論事錄等望留意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幷補足成一家之書也欽夫書來及其爲政之意甚美令作脩舜廟碑文題目不小勉强成之不及求教爲恨今亦未暇錄呈它時當見之耳間

更欲脩葺廟此其勢必當屬筆于老兄也熹近讀易覺有味又欲脩吕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爲貧富可通行者若多出入不能就有根地違無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改行也所懼自修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爲無助耳季通昨欲出浙竟不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旦夕相見當致盛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懷願言爲道自重以對大來之亨區區至望不宜熹頓首再拜

吕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

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頽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快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兒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已卯新安朱熹序

跋吕伯恭日記

觀吕伯恭病中日記其翻閲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凉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内省蓋非有血氣所能移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爲深根然於

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
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
書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從伯恭父於鵝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
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
竊惟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
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
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
不起疾則其微詞奧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

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鋟木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惟伯
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從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
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
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
者伯恭胡爲又至于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
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
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

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
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
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
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
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表義以飭躬而恥爲
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
自人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滂清
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
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
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

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
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
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
左圖而右書閒道遠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
瘳幾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
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
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期
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
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懍計車而偕至孝

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倘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後學湖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

答陸子壽書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

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攷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
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
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
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廟亡而士大
夫以下則又不可攷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
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
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
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爲文之昭
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
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

今者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
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
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
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
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
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
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
此熹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
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
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
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闕併及
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壽書

豪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審然猶謙遜博謀及
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攷之矣
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
復何說况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
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
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
禮之制蓋其意謙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

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
氏說凡祔已反於殯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
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
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
說大詳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
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
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温公之說次序
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容率兒今已如
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
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

然後徹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
以爲如何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
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
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
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
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於卒紛繳於
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
逡巡而旋返恨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

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宿
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
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盍暱歲以索居儻尺書
之兩通則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
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
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
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嗟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
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
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
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答陸子靜書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
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
鄙哉言乎此甫凡陋沈溺俗學者其爲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
爲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
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
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
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
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
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
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
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尙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
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
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
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辯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

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
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
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曾見本當止同旨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
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
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詳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
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

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
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
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
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
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
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

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猶明白似
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
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
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
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
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

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
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
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
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
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
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
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
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

如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三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顧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執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告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造次而不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强生分別曾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大傳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

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它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陰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辯方各自

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

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卿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予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蓋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謂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illegible]

宛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它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

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

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答陸子靜書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温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

私弟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猶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顛躓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假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

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

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縕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

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
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
二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
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
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
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
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
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
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情不

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
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
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
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
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
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
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
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
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

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
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
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
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
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
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
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
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
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

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
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
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
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
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
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
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
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
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
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

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更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寄陸子靜書

奏篇亦不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難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書

聞荊門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熹

猶後來更得何人頗道得書云嘗謂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斫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書

稅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恨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季子甚不易如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日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

翁模質頭無前多勞擾耳

答陸子靜書

學者病痛誠如所諭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卻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答徐子融書（子融名照然爲湖士也從朱子講學朱子稱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能及之）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决故所見亦如此向快直截無支離繳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

切處推求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爲高談難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會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且就一唯餉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書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若從初心不向裏故雖攔人處坐閉君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在背筆畫如同來所論雖抱邪事才睹便取個言以為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類之實偶爲高略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雖不合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爲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君合眼也想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不北門之辯至于詞氣俱厲妹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于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于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緘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許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

頭若只似目前做功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劃地不是矣此蓋目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辯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書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題筆揀難底問意若絡當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謂

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
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
所問率然荅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駉不及
吾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詰
若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
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
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
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
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

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
一物而與性竝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
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
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
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
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
不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
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了融亦
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

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
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
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
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
蓋繇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
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
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非獨周程張子之
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
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
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

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有此性即如來喻木燒
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
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
種推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
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
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
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謂不然則請
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
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
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

徹需得此間文字言說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到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徐子融書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今節後方能强起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衰老境如此無足怪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猶省亦有可令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憾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末云性有昏明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何如

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庭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而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絃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已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縣山度材致用而偏役於其屬主簿若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嚴堂廡宏敞神位清嚴祭用畢脩門吏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捨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儲舍日給弟子員二千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嘖嘖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簿若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之其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於是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

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有以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行力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

雜學之士阿世狥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
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彞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
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
當若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是
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至矣蔣侯名億字仲承材高志
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笞兵萬里為
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
切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
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某位朱熹記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呂成公

與朱元晦書

某竊承祖道但獨學困惘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視
迎之後遂復未果僕亡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
論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鋟板
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子澄之書云宋今於貧之丈處假尋人
并請致舉暫付去介與特埽得面納也廻行燙遽姑以幅

紙問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某官丈執安與宮無爭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
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
來教所謂見千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
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遠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
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徼悟固後輩流至於
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安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
不至若存若亡負尊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
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

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非因其論說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為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黨正之耶或者因辯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恐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末截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

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並喻科舉之習於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舍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為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為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鄉中有力麵為之尊賢堂之類但嘗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掌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為校觀標注示及當令再脩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濂溪門牆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與朱元晦書

某前日復有教官之除方俟告下乃行而張丈亦有召命且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聞示涵養進學

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論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為至論書合惡離之病於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倘未論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辯審問愳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

英偉明駿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為樣轍回捨縱低昂之
用為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
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荒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辯
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
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辯邵氏載
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
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論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
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諺謙厚士人隨正繳呈和且恰
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
徑附置來臨安侯刊改斷手即寄印數本拜納吳呂與叔

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
考正兩邊棄地始末以治行倥偬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
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
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
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其舉
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
墨能究

與朱元晦書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
久闒茸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
其責於人也開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尚
欲請諮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轉對
適在一兩日間不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
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鄰
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為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
所望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與朱元晦書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郎日秋署未艾恭
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
力淺薄觝觸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

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
咨扣為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嘗不乏
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
甸輪對對劄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
疏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
動耳易傳聞婺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諭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本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當相致本欲
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往
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草此拜稟向者承
問數條俟稍暇續當詳致曲折也

與朱元晦書

某官下粗進學淺力薄覩識增觀諭雖不敢苟循自
怨然殊未能大有所植正耳至於隱匿誹試之末則固未
嘗深校也張丈鄰牆日夕相過講論士子有志於此者亦
有一二輩切摩工夫初不敢滅所積又時聞來諭業所警
省者殊多但皆不盡意終不若侍坐鵝難疑答問爲親切
可惜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輒皆謂異
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
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爲
此懼閑先聖之道舊說以閑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

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閑習吾先聖
之道爲急先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不知
吾丈以爲如何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合儒釋異同不辯
但恐尋意外擾而內脩處工夫或少耳向來所論智仁勇
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
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
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
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智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亂
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皆所
言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
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
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兼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
義矣必兼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
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知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
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諭初非以爲
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
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杌隉之病析
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
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

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遍山之說誠爲奇險非子思本
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爲程文時欲觀新論創見耳有
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
此當力掃除也發本易傳綱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謨字皆
已改但目錄粗細行數疏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據正耳
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
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爲正間且夕亦畢
工矣二程先生集欵曲亦嘗令婺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
子所爲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爲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
望一報見所寄張丈所論將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與

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illegible]時與[illegible]
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illegible]
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illegible]
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言痛加砭治乃所[illegible]
望

與朱元晦書

某以六月八日離都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
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
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間以漕渠淺涸伺潮灌蘇常間今
當已泝江而下矣某既畢亡婦祔事即還婺女城中脩葺

甫合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
下遂得辭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令試之命已復申前
請矣倘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致迫而出亦當以
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
世故揣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
益難于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
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乃附
關漕收帆行繳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遞足可
往來爲推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
源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正當潛之又潛耳大

[illegible]羸解非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
也山間游從者爲講月工夫第有可見教者更惜批諭

與朱元晦書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
賦之類竊謂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
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
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
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或成功則天本
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則不可不
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與朱元晦書

某可祠兩請而堂帖要下遲勉復爲此來昨日方條對姑
置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荷向當
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
輕搭出塊然索居殊以爲悶第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

與朱元晦書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何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泝江
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內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
氣陽氣微落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
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称前輩謦欬言語以備口而

行則不倫焉媢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豈以媚侮吾道絡
與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
上之辯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衆日皆是恐尤須謹嚴
也

與朱元晦書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稱頃從爲兄姊宗葬耳示
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
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人之說非敢固執但其有未安要
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
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

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
以見牛殷發齊王之良心乎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
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有先制度則或逆疑其
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如何知言疑義亦俟
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
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與朱元晦書

某官次粗遣爲學固不敢荒廢第微言躡奧世故崢嶸益
知進步之難偷蒙時賜方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
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
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
涵養之功矣其日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
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
之惟是遠門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親切可知
言疑義此與張丈所正者既已刪去今復有改商推者謹
疏於後來論以道生一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
指爲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
誠如來論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
失蓋除去私累純乎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
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

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
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
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耳若
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
吾見是性此遂釋氏之詞耳非許釋氏爲見性也若後章
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
釋氏之病然識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喻謂不
見下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並進然若
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

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槩舉知言本文却從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却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

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是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丈傾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删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

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近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試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强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至意耳

與朱元晦書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思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更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凝滯不免煩擬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受而歸全今此示本以受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并望批教

與朱元晦書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月未復至家先人既以已午間易簀酷痛究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蘸陵之歸自處極安裕尚甚飲食皆勝往時違侍方未半年遂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餌没不聞訃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葬

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斁扶力布謝鈐鍵氣結
不能多述喪禮鄉無老時要減傷今一遵典制毋參以臆
禮令不敢有進祭禮數年來尤勤惟惜竟不及裁定誤著
退亦欲稍稍講討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
暇更爲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精苦危迫粗
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未能
詳求講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爲韓丈附達遲速未可料
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與朱元晦書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心

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
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
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
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偏厚
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
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繇親承誨語的實
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曏
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今抄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
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祈爲斯文保衛

與朱元晦書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爲學固不敢
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若
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愳主一無適誠
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
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出觀時歲誠當
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爲一起旋盡所欲言者積久之
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
愛亦不虞於觸駭機也太極說謹有高安便當屬于澄收
其板精義此間却不鬻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
實卽當如來喻作洗濯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謾以

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擿誨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凡
有可砭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
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違私居遣介頗費力故也

與朱元晦書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誨飭屬者甚備玩復數四如
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兩則猶未之領不知其
間別無他說否卽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
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罔殖殊無生意也示諭
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
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關理熟處心平者一出庶或

有齊耳荷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懇懇摯趣許悚
而忽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為趣則甚矜信之意加
於前日矣勉為一行以致吾義焉書前意而稍不合泰而
慎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別紙批論一
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
可輕此真至論蓋著排奉合輕議下觀之病學者每每有
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
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
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其中
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驅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

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
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使過用處分數稍
多更俟深思熟看當門所未聽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
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知過
庭所聞其益良多但爽十日欄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
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嚮亦皆
不凡近渠兄弟素奔奔歸心於講例前此累欲通書而未
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種種之費渠所居相
去甚近往來為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強且為人介甚
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近切之過而無寬縱客養之病諸頂

處執丈喪極致哀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
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
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問也泛舟楊帖幸檢至義
為刊精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與朱元晦書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爲舉而
未鋟板已循義烏相識者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
托也然姿本例貫商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
能毎維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
即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

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竟龐
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
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
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
於自恕而徒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
真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假為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
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當深玩也

與朱元晦書

某往蓋倚廬哀苦自劇為學問不敢自怠然塊處寡若無
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愚耳仁說及往來議論要皆玩繹所

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直與愛合[illegible]
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却恐意思多侵過用上緊其用處遺
其體並言者雖未有此病而與聽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
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惻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却
無病大于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
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欵渠甚願承教而無由也今嘗告
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
悉劉贊大祭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卷附稿
帖

與朱元晦書

某閭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
日用間視向來雖不甚廢惰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却
無漸獲計功之病每取程子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
漸覺少向來　　摳摩之失儻蒙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
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
其子懲昔敢望附達薛士龍歸塗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
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却甚知難雖尚多當講者處然
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
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
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

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監聞嘗有所是正
亦既鋟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與化潘守經從云
專欲求見匆匆附此起居他所厚為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某待盡偷生衰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之端
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
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
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此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
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
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諸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

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嘗往商推也合
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尚留膝下或已即路若遂成此行
與渠中質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贊
大祭誌上丙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
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與朱元晦書

某衰若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
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明受之義獨處亦有
嘗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育之者蓋多矣爲
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則名愈高而禮愈加

學時有難君者耳君子之謀始終會舉之要須審處也舍
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傍書室疑處不憚其來問
脅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illegible]
務實相處當有益叔昌亦白丁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
前嘗爲太學解魁近三兩歲來却都放下舉業專意爲學
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寄程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
弟偕來不許過它齋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市間
不得不如此過防又衆中人亦多端恐志不定或易遷耳
自餘應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疏論只不欲
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

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肄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
論語方借看俟從遣此兵時續續求教此間方刊橫渠集
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若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讎校昨見劉
子澄說饒州方欲用書自可徑從渠令鈔本也洙泗言仁
未合處因便望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與朱元晦書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急而工
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
殊自思耳引辭皆得報否不爲已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
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縣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
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
經須先從此歷過俟後令看古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
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
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語解有得平實有工夫
進亭何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勸
勤積步及升其極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探賾殊不
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闔中不知復何似此間
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寨有
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奔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
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

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疴癢惻然動心蓋仁之
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
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
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與朱元晦書

某哀若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序經書之類却頗能誦
憶但程文未入律令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
赴試恐終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渠深知當於經史選
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讀書相兼務則便可止得
失皆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夢

祀不給假尚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只數不起極可傷其爲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獨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與朱元晦書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即作韓丈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書皆

領旦夕即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亦當屬陳君舉章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錄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祭禮闊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與朱元晦書

某罪逆不死倏復禫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他不足勤齒記猥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達然以日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向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言一答謂之無意節氣味則不可然歇滅間斷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合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論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爲幸

與朱元晦書

某衅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酸鮮生意今歲以韓丈來此

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訴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他事但與有志肖爲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處甚多向來悠悠直是爲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爲舜禹湯爲少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斐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尊致思否

與朱元晦書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遍受之及兩舍弟過墳劣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跡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稍閒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假貸但相違未得質正冷諳為根耳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廢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枝葉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故發良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究極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緊乎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辯之必力其發亦有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為

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為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猶其所敝誠為至論此等文字自是只往決不復再拈出并特諭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言但胡氏以此為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傾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雖因文字之常然聞不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倍人分上所以相期政當損偏就實耳大抵論義理遂治道闕異端則不當有一毫迴避循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斂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等微極有益但季翱似不足言而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與朱元晦書

某荼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可飼令猶復稍留也雖生業甚渺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關則大善耳愧處為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樂齋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却不至疑沮自此庶幾稍滿不為虛辱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尚貧窶甚可望政坐譾薄無以發之用

力於平易明白而將警策之右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哀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要皆之矣弟子職女戒温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閫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帙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後學瀏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呂成公

與朱元晦書

竊承進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若類爲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藏擯諸公竟不見置眞所謂舍蘇合而取蛣蜣之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變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思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敎誨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疎闊故不欲攜行只令還過叔度書院不知合且歸侍旁唯復留婺一聽財處也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攻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甚惓惓且欲除職却赴諸

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鄉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正未易居惟覬深圖所以進德脩業副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爲之官計度郡前可到輦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他未暇及

與朱元晦書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酬酢粗定但徽錄已遍進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即屏置他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淸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枝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處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裁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邃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與朱元晦書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他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途諸公無所親疎蓋鄙見偶與來

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畢集若又擯逐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緣會晤敢乞厚為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歲前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啓悼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令弟轉致諭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怏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襍患失之病豈能有所争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目洗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閤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上如此則須遷延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為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都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與朱元晦書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沉衆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致慮淺薄無以動聽耳有可徹尚者因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姻之喪亦費料理而彌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若為之煩亦冀有可節省者否精神氣力衰賦要有限亦可為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與朱元晦書

某到官行且半載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繆牒簡牘外此無所關預祇循隨衆殊只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所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嫂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倘茹蔬此殊非便切須稍肉食以自輔養也史丞相來日渡江將泊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與朱元晦書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皆欲不展盡致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覆藏從為阿喏次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侯曾所論史格竟為群議所格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打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遂了為善近事邸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倘值政有一番出入否

緊少留略此間承起居它萬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某兄介二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鉛槧事業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自來善士間有一二還班列進對者亦略聞其言但力微質弱終莫能有所軒輊此變薦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始力請去遂得祠請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湍度夏想為兄甚適但或者傳者遽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為善劉淳叟若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事往求教敢望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

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謀篠是天語須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若不必廣示人為幸淳叟到延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某官次粗遣邇來同舍例權郎偶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禮典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知何息何地留菴去山大近歲務益薄要非可久處之地郡是寒泉平曠於度者為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其道所以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歎慄

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二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樸實為先去夏與令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捄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群索居尤易得頹弛惟覬繼此時賜砭治不勝厚幸右丞表儀仲時相見丁丞已請得假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即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靡靡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脉不斷耳

與朱元晦書

某備下祿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早送官旋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繙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淳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日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愛不即釋之慮在淳者蹤跡素疎既無緣與之深語從此一二公又復力不逆心滿懷惆悵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鉛槧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報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逕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意苟其子弟羸力撫它日往之尚方官無害也某居必書中適乎間暇而小謗難知旋即下龕遇獲寬已經行香

體認凡方謝告欲還天台而有春嘗之懇又須與一番
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與朱元晦書

某兄食冊府已十閱月空發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旬雖懇慮所及不敢當藏但慮學識膚昧試意淺薄不能有裨益耳間復逓甚劬竊謂變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充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只進道言之亦須平行寬暢然後充大長秫也靜江近復喪偶甚可念諸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與朱元晦書

某兄食館下行已及菲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少雖私懷發不卹辭之變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苟氏孀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强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偶後頗無況求去見郤勢須申前請耳

與朱元晦書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若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之望然羅猶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大抵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為郡乃前輩常事而平日地望不高無辭卑居賤之嫌遠方事事日如可門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帖可受況吾丈平昔惓惓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顧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間隨其力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況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儕輩之上地亦何離臨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覩至秋滿不待督禮起居何似前道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為天下痛惜不知旅櫬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郎之官矣□惟厚為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繼乃是見次諸

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郤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道也

與朱元晦書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有撥從勑令上納且俾作書敦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穩帖蓋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俾用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惓惓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起既可以承顧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日不輕也昔艱衰微元氣寖消稍有萌動政當扶接滋養如孔

[illegible]首者未有不學[illegible]能[illegible]者[illegible]則者任
固在我也旨前相識作輟無能行志者不少苑學力之深
寂理之積上下自應乎信亦何難斷之處耶若意未能已
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安受命不可至於
再也苟想前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將有
脈蔣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息亦可
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原爲道義護重

與朱元晦書

某完日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既下又許徑
之官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擬又云

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爲已甚恐須勉爲一
起以承須上意況今陳相爲師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器
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都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
少紓疲察使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
反如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紛切乞
深入思慮爲幸近觸鹽劾訴康發刑遷延不發迄更并乞
龍趣赴任皆得指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庶此事勢雖雅志
倦於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却是
熟事甚易爲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
察者轉見牛狼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貢圖如欲

寫當一面爲抄文淵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前渡前盡不如
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錄拜呈以逝中略此
拜稟它祈爲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聚皆在目前工夫半熟歷
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有而難得本告論
與書者令多發有條本至此爲作序引中說魏晉及近世
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川門人處如伯夷伊
尹與顏曾等語却似節节太露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
善蔡子賁在流輩中頗樸厚對策病痛前此固嘗面論

之矣委曲之說誠切於近日學者之病計較避就真是私
意此看易無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
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
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却多牀處
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露影等十數語何句
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條恙切望不可一毫
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與朱元晦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等意與此相近亦不可
[illegible]傳或稍了語脈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孫與夫除

以出之恐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者如此乃易
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不知是否陳同甫近一二
年來却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為學其心甚虛而於門
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必專
往求益也長沙却當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與朱元晦書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
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改前商量處若信
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他人則褫錄行於世者同多有
所不暇辯也

與朱元晦書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
貫玩索固為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句工
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彷彿然終非實有
諸已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詁之際頗當存
此意大學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孝弟
有志實下工夫者日常使之剖析商榷精講細論不可留
疑如初學年人者假本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却恐其
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只致知為緩但示之
者當循循有序耳

與朱元晦書

話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登以為高躐前却
不多見蓋異教桀黠者皆藏而上人多陷在荀且委靡窠
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未必
如向時之熾然也

與朱元晦書

淵源錄事昔嘗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
但永嘉文字要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
之也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
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闕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
備也汪丈說高抑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
不肯借人已許為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
此類言之則毋惜更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
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
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也橫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
近得張丈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
太遽之失也

與朱元晦書

某病體萎痺雖無加損却無他擾為兄亦甚安適也猥九
十丈遂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逆手足厥

洽茂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次序然却無一字粧點做造也所愿復不允勢難再煎迫諸公又日前亦無太剛韻可次大抵莫若暫爲小安計將頓挪事爲善其詳口授舍弟并稟它乞厚爲道義護重

與朱元晦書

隨付後者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每常條陳利害文字乃盡後來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宜付等執略看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撥及新務皆常於榻前詢議只近何觀之縱使無人洞識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

過以爲好名耳比得撫耳易氏書云嘗得來教徵及有所建白之意如易氏之靜密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審贊聰明者以俟命之意至於播揚指摘吝尚所不論緣此望深以爲戒也又印之後既不過三季若郡中別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爲之整頓郡計俟終更覓家然後請祠最爲穩當鄭景望自寧國歸過此來亦是未滿前任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間此決自可用也保養慈兒以撥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念致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人境內皆便之此氣象若霜雪勝而雨露則不可也陸子靜近日間此[illegible]

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玄微便不待遠自應得朱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門[illegible]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去人太近不撥廚廳之東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兩廈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祭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爲祈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撙節耳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非其族材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界之後來看得兩位雖然却無條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撥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

人主之令力行得數月須俟數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刊向聞刊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却不復翻閱如詩力整頓到東攻蓄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發聞是士能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能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尚子充人恭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尊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俟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敬告之又兄擕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付其少於渠門戶非小

稿也王信伯集初謂印版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固具矣
矣今復還夫

與朱元晦書

可嗣雖未槩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然
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毀比之全不分皂白者
亦有間矣張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塗令從其請者
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師
與小軍無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乃不誤事
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衝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
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篤論

甚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諸為之泣然至於南康地既非
要害民又非浩穰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旦夕立
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將摩疲民稍稍成頭緒子重繼之
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為無補也今去終
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
或未終更別有除改中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
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
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荊州之赴深
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祀得
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

知其他從游者何故乃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
為如某之專愚毋它其教誨乃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
聽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
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商
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祇就一本送示
欲揭壁間觀者耳視者間多相勉撤去書冊固知此理但
昔所偏皆未能頓去近亦十載耳六矣如將支却不曾與
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令弟輩為之點檢也

與朱元晦書

某病體亦中粗無他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

氣漸假完閉杜門甚靜亦甚有味也奏封出於忠憤懇切
固不可遏上客受讜言亦不以為忤但以鄙見言之不若
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張丈十丈祭文前
月已見初本今又復得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
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寬任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
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與諸方冊皆可以為
後學模楷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便消磨得九分
氣稟退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喻
得所下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與游
從者聽講論觀依容所務亦莫不深著矣不識高明以為

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秖增愧怍它
石刻皆已領盛熟不能多作字謹以授舍弟拜稟他祈為
斯文崇重

與朱元晦書

捐不上記政劇頗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懽昔勢此
度不知封內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第
常小郡患於呼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為民
而循至誠懇惻無疑外人細商推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
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為君子愈扞格不可入耳
其他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為獻也再祭張五十丈

文本以告逝者復何所嫌弟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
蓋謂世長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
脩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
示喻日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爾旬
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望也新
參非無惓惓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論之熟矣比
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也

與朱元晦書

受之以其僅解事雅尚志鄉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亦未
嘗不盡區區也某近體只如故但無求於望愈之忠更歲

[illegible]不覺費力省思慮之取效不假服尤延之說祭文極
是蓋嘗竊傷感之意多自為迫切耳詩說止為諸弟輩看
編得訓詁其詳其它多以集傳為据只是寫出諸家姓名
令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
受之當能道已詳諸之矣餘乞為道崇重

與朱元晦書

某病倦稍不上狀惓惓第有傾鄉救心荒政關極勞瘁然
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務而不獲使有歸諸其人之義不
必耗損神氣所繫蘇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
新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遂請而郡中漸可

文非為儀民少留亦君子之志也但報狀中猶未見得請
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嘗發疥又加疲薾脩昨日忽被
堂帖還故官病廢如此尚未能出門戶況仕宦乎但[illegible]
除書為愧耳聞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挨欲以示善
意　前日自刻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
仲俞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此子和易知自愛却可與語也
匆匆未能他及問與唯祈斯文崇重

與朱元晦書

某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來辱手數日能道近況之詳
極以為慰荒政既粗可枝梧又諸公略相應訓日無辭求

去只得爲民少紓以須終更也某葙疾方安尊被除目不
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相諒既見聽矣但傳
聞猶有參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赴得又須費一番書札
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
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繫也痛痛張五十丈遺文告
趣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
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
知其可貴重也言之淚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唯爲道義
自重

與朱元晦書

某方作書畢劉子文轉教賜誨悉尊常雖未嘗負此事只
吾丈之誨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
間倘見有可者當關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已相訪
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自是渠事大
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爲工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
枉與説話也

與朱元晦書

某手疏未及拜書嗣音幸已得請自此遂可免愧矣解結
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面論最爲上策切不須求謝懇
諸公意不過別有陞改卻是自引惹也

與朱元晦書

使中伏領教字矜以尉悴前日見邸報右丙之命固猶不
爾政闕是可促亟求志想甚稱愜也某病體萎痹雖不可
復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傳來覔弛舒情
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疾病又錮而背之徒
雍風詩歎而已前歲聞疾之詳日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覬
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月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
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
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丈分上卻是急

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
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
闕取細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
識其小者耳子靜許相訪終當請之也長沙之行須籍
新治不如不以爲嫌否定要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峯皇
王大紀及正蒙内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學家
歸五大匆匆上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
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惻而已
它祈爲道義甚重

與朱元晦書

某比因病療人行拜狀當既呈徹亦聞有令妹之戚乎
之重何以堪任雖覬勉自開釋至抑而乍還用處釋縛
領之勞爲兒忍甚妄釋病廢無用陪侍猶惜閒暇之矜顧
以自寬耳毛脒所附于教已領此帶舊雖相從作舉業不
登門久矣他祈爲斯文甚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承書及所欲借取通鑑綱目且錄兩
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注不須字數亦不多也
與朱元晦書
某不閒動止惓惓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
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

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七筋緊衣帶入夏來頓覺可
牽强衣服飲食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閒無事讀書
亦粗假有味但塊然宗居無從質正憂寐間疾之語始以
因爲歲月長五十丈遺文想已抄錄得付此介甚幸定叟
書不知已附便否匆匆布稟它祈厚爲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欲傳
大字此便仍先錄戰國兩漢者小字數亦不多也
與朱元晦書
某病體瘦弱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實仰
人但是勉强積習僅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猶自如耳若

比平人不爲快便蓄萎痹已成沈痼非湯劑所能料理也
所幸閒中讀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尚遠未爲
歸久要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
家姓名雖有增補亦祗堪曉童蒙耳大事記只不敢勞力
宗致有明取編選者看有孔子游不堪點檢且欲往于再
看頓若言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述旋錄數段行
求教也鄭供望不赴亦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君體仁
道亦送癸軒論語來此癸巳本益復穩當只此尤欲見曉
子論通刊定畢并與元粲送示爲幸受之近日肆習稍勤
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

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雖無由陪
談賞然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覬杖屨一
臨之也文鑑以趣辦去取不當必多有大悖理處因筆望
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發省爾匆匆拜稟他祈厚爲斯
文崇重
答朱元晦太極圖質疑
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
太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多系焉兩字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
道也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

靜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而動而生陽爲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爲成之者性恐有分
裁之病通書正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渾全
太極道也陰陽器也
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論然似有形終太過之病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
太極無不立之時立之一字語恐未瑩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
一其性則各具一太極而氣質自爲陰陽剛柔又自爲五

行矣
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已各具
太極亦似未安深詳立言之意似謂物物無不完具渾全
竊意觀物者當於完具之中識統宗會元之意
有無極二五則妙合而凝
二五之所以爲二五者卽無極也若有無極二五則似各
爲一物陰陽五行之精固可以云妙合而凝至於無極之
精本未嘗離非可以合言也
妙合云者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乎其中
陰陽五行非離性而有也有爲之主者　又有經緯錯綜乎
其中者語意恐未安
男女雖分然實一太極而已
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其實一太極也
此一段前後皆粹中間一段似未安
生生之體則仁也
體字似未瑩
靜者性之貞也萬物之所以各正性命而天下之大本所
以立也中與仁之謂也蓋中則無不正而仁則無不義也
中則無不正仁則無不義此語甚善但專指中與仁爲靜

却似未安竊詳本文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
靜者用之源而中正仁義之主也
五行順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人道之所以立也
五行順施恐不可止以地道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
似不必加中正字立人之道統而言之仁義而已自聖人
所以立人極者言之則曰中曰仁義爲文意不相襲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
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無極二五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之語恐不當用於此

中則正無所取非仁則義無以行

未詳

陽也剛也仁也（）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也物之終也

後章云太極之妙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動靜相循仁義不偏未有截然不相入而各為一物者也此語甚善似不必以陰陽剛柔仁義相配

與朱元晦中庸集解質疑二則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

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察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子論始終條理似不類

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前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無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一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答朱元晦所問

脩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同否其說如何明道伊川說脩道自不同呂楊游尹皆附明道說古注亦然但下文不相屬又與明誠處不相貫不知如何

脩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也教字本同但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教不必設道不必脩惟自誠明者不能人人而然故為此脩道之設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至於誠也使道之不脩設教有所偏則由教者亦必有所蔽安能自明而至於誠乎二程諸家脩道之說或主乎設教或主乎為此而設教其歸趣則一而已

仁字之義如何周子以愛言之程子以公言之謝子以覺言之三者孰近程子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為仁

又曰或謂訓人訓覺者皆非也然則言愛言覺者皆非耶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以為言仁之功無如此者其說安在且程子以為性孟子以為心其不同者又何如

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為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為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為乎性耳

與朱元晦論白鹿洞書院記六年二月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

侯熹行眡陂塘竝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
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
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掃
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
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
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
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
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
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
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阸學者尚寡海內

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
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
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
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
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
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竝
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
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攷熙寧初明道先
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攷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
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也建

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翦滅
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
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
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
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揆先儒淳固慤實之
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
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
於攷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課若李渤之之遺跡固
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縮損其舊十
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部群正

所記者皆不書

與陸子壽墓誌銘

陸氏出媯姓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為田田氏有國宣
王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為陸五代末有占
名數撫之金谿者曰德遷蓋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孫也德
遷生有祥有祥生演演生戩戩生居士賀以學行為里人
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壽於次為第五幼明悟
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
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
心焉入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

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從歸結茅竹傍講習兼晨夜不
怠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裘
陵許公析在道淸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
所賓接一見先生敬折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
公卒□部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
降典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齊齊爲先生言不
厭所以爲之者厚矣既歸益大肆其力於學廣攬博咨深
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求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
齊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
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衆以爲學錄先之以身

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兒鶩謾者退亦心服不如
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
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集滸
萃游技官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坐儼肅衣冠如臨大衆
勸誘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
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九月戊寅享
年四十有九母隨氏繼母鄒氏用先生覃慶諸恩封太孺人
娶王氏知通州瑊之女而元豐右丞之曾孫也子男之女
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例當士習
德不試宋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釋先志
而脩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祖禰以僚燮闔門千指男女
以班各共其職儉而安非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舊者不
敢踰屬樸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
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
慶而不之曲而暢之遜遜發越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
矣先生兄弟皆志古者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閨閨衎衎
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
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
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
鄙乃矢爲武夫末藝蔑惡多剽刼或欲睥睨垣墻曹耦亦

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犬吠之驚廬陵
管有茶寇嶽搖蕩郡聚落皆入保旋令民走郡請先生主
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師五兩
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
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士者彼乘是取必於里
閭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闔習申飭皆可爲後法其
在興國學嘅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攷先生爲覈實催
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所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
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間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
條皆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遠物而非意曰不能云

簡直不獨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墜既塞胸料縲轇轕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撩夸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疢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滑適中其病源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于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發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圖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竹絫之阻雖積

九仞之功不敢遂有豪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邦立四顧非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晚歲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鬚額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荊州牧廣漢張公栻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尚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雖然求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楚有日其友呂某為銘二十九字識其墓曰

嗚呼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隆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承保之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後學溯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陸文安公

與朱元晦書

黃易一生歸來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沱之劇不得嗣問候又經歲日深馳鄉間已赴門人事何日對敬伏想大慈素蘊爲明主忠言動嘗淵衷以幸天下根本得即開諸除沃比傾渴外間傳聞嘗中講讀不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徽盧

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飈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淸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往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腦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鵝湖然猶券內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

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尙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辯也蓋通

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蹶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

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閒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

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太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辯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知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

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

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
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辯也不
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
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
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倘何論之可立否
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
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
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
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
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常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

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
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
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
氣稟寬緩觀書未常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
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辯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
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
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
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
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
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

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
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
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
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與朱元晦書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附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垂為駭嘆
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
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入至奉十一月八日書
備承作止之詳慰沃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名命不容辭免
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

哉前日而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
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
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
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
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
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豈
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洪道非道洪人
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
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
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
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
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
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今古治亂
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
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
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
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

當可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
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
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
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
勝恥負者所能知哉非明非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
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
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
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
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
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

黑白之易辯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
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
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
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
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
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
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
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
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

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
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
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
於子貢者尊兄誠未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
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遂回舊
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
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
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
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
上之床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

首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
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
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
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
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
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
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
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
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
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
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
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
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
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
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
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
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

者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
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
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
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
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
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
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
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語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
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
為不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

尊兄最號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
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
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
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
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
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
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
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雖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辯而失要領概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

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諸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遂以爲揭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大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

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繋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謂不遜吾門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諫在高明正所望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達惟爲國自愛

與朱元晦書

往歲辨難之際士類皆慶延跋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

起賢之詔使人重爲慨嘆新天子即位海內翕然想行
陟黜幸多人情之所未諭者乎小夥有而驕氣息怫然諒
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廟日拜荊門之命命
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時黃元章闕前三年半願有以
教之者在借兵之還伏蒙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
惟其不度猥獻愚忠未嘗詳察反成肖笑謙耶非情皆過
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挑若令兄遂斷
來章之戒深只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鎖
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遂作
此語其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
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於末光以卒餘教

與朱元晦書

外臺之除貴所以處育德名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
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衙而已豈抑自此
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
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人賢哲將使旨則幣車何當九縣
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爲之一新矣竊料辭免
之章必未僉允願尊兄勉致醫藥偷慰輿情縱筋力未?
但力疾臥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

戸有養奸惡知其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飯泉石
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
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昭映之爲益又不細矣

與呂伯恭書

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
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
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
而賢人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
居母夫人憂元獻偕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
之遊者多有聞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戸

外之屨亦滿前爽棚下惠孟子雖言其理至所願學則孔
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歉
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
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
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
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
賊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行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若
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
心不勝至願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緊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
流俗前作見之靡不畏待外模如愚中徹鮮儷府肯致侮
彰或招忌織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達識
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徐摛辭綺靡
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顔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
益厲約偱猗乎乘兆蓄粹玩心黄中處身自貴停滀衍溢
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瘳貽逮其
向瘥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
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
君子槃槃奪之天乎何意荆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

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
天乎胡不是卹踰川夷陵忽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
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旣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
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
知非他士公之藻鑑斯已可矣公遺大故余忝末第追歸
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尙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
値公適衢浹日至之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輻尺
姝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診其非每不自制公賜長箴
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
不肖往往失隆竟勤公憂抱以沒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
軏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悛勵以受
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
比一二歲兩獲從欵言符心契冉疾顔夭古有是比嗚呼
天乎胡甯於是後齋之䘮不可無紀幽鐫之重豈敢他委
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卽揮賜琅琅之音河奔
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由罷駑重以奔踶惟不自休
黽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
曩昔蘊心浮氣徒致參辰莫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劘
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旣訃音東來心裂
神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卽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

新阡未獲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屩擔簦胥不能來所痛
其來棺藏幃徹誰謂及門紼翣已遠足跡塗泥追之不逮
矯首蒼茫涕涔如霖不徽不武將以誰罪及其旣虞几筵
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藏聞乎不日神其如在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嬀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
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爲氏通曾孫烈
爲吳令豫章都尉旣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沂亭子
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希聲論著
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罷郊隴華三

叛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謚曰文文公六子次子紫生德
遷德成以五代末避地於撫之金谿解橐中裝買田治生
貲高閭里德成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爲金谿陸氏
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爲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
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爲第四
子四子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產四
子先考右士君賀爲次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代究心典籍
見於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
州里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
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

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衆爲文優
贍有理致老成嘆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右上游時
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
留意學校聞曰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
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
將至先生聞其皆黃老言脫略儀節慨嘆不樂賦詩見志
歸往華齋從父兄講古讀書閉門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
不苟時右士君欲懸傳家政乎日紀綱儀節更加嚴拓使
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許弱冠造吏部外郎許公忻許公居
閒久安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辟先生

來右士君亦敬其四方之慕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公
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與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
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昔在昌言復延先生於
學從遊者益衆尚自謂平生所會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
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校有云文辭近古
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
此先生覽書無滯礙豁闢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
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歲在己卯始與衆造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
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

庚辰春省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寶爲司業
月試輒右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
當惟先生之文擴經明理未嘗徇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
之先生曰足不可改先生覽稽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
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右士君憂乙酉升補內
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
不駭異嘗有小吏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因
先生問其人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
館於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
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日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

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已丑登進士第授廸功郎桂陽
軍軍學教授丁辰當赴廷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
生以桂楊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廸侍陳乞不赴甲午
授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
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謂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擾
相次犯州境謂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頼焉
至是謂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於郡時先生適在
信之鉛山間暫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
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
先生將許之或者不說謂先生曰先生御內備宗將復規

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
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
而爲將帥凡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宋國無道三
綱將淪旣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假至問陳其
傾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
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
羊茁壯長使靈公舍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
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趨步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
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而受邊寄[illegible]

後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illegible]
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
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
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
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郡
守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又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專
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必取於閭里何所不
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
無補守禦因爲剽刼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誘我者
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

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
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反欲
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
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
之爲師也今又涅夾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
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逹剽刼踐蹂狼
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猶令可去扶八九十
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圖
之曾子而非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illegible]
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illegible]

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務雖不至而鄉縣倚以為
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
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闢僻弦誦希闊
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措諄重規模雅正誠意
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斥拾茂異而遠近願
來親依者日衆富川學廪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
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
乾沒其間簿書亂絕莫不稽證先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
法甚簡而便自鄉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
書具正負者樂輸儲廪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

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悵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
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
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
先生雖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
晨興坐於床間疾者必當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
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學術人才為念病中言語每每在
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鬚髯翛乎瞑
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倚
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
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

悠釋稱其善者往往各有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
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
脩潔清白之質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
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
賤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為師其於釋老之學辯
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於
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敷析本
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
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識固有難以口
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

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
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視愛之情者乎雖朋
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
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大小苟解所益者小所
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蓋言
之力言之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母
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魏
公曾孫通州使君域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
先生臥病間計制服成禮隸遣祭襚悉皆自經畫子長之
年十三女人皆幼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

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啟
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二月乙酉塟于鄉萬石塘謹
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
月既望弟某狀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白鹿洞書院規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
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
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
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
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

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
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
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
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
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
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
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
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
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

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為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
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一朱子論定程董學則（程名端蒙字正思董名銖字叔仲俱江西德興人）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值日一人主擊板始擊成起盥漱總櫛衣冠
再擊皆著深衣或凉衫升堂師長率弟子詣先聖像前
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
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
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
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
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凉衫
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
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論及
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毋輕易放肆毋粗豪狠傲毋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毋為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
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
得飲酒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
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記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
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
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凡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檯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輪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直日以帚掃去塵
埃以巾拭抹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汚穢悉
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以字勿以爾汝
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長坐定值日擊板請生如其服升堂序揖
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
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
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
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

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之矣
謹不違人理不外事故古人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
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
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
業修而暴慢放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
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
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
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
哉淳熙十四年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朱子讀書法

程端禮云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如左

循序漸進

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

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著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

熟讀精思

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二百徧時自是強一百徧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所以不如古人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其熟讀精思之學如此

虛心涵泳

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旣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豪杜撰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却將聖賢言語來湊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如何能見得聖賢本意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

切己體察

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

著緊用力

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

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
居敬持志
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
要方無事時敬只自持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
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
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都
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
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
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
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
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
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
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
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朱子童蒙須知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
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
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

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
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
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
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絛或帶束腰
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
端嚴為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
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為塵埃
雜穢所污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
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卷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虱不即敝壞苟能
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
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
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諠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大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閧爭鬬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

按釋名弟訓第謂相次第也某丈者如云張丈李丈某姓某丈者如云張三丈李四丈舊注云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忘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

凡眾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為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呂東萊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 箕踞跛倚諠譁擁并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 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

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如賭博鬭毆蹴踘籠養撲淳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闕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呂東萊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凡業當有常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疎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又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止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學際天人及仰府合用台候神相百拜過呼官職之類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

一通書止許商榷所疑自敘實事謂自敘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為信玩謂圖畫及几案玩具物謂研為几什物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弔慰仍具書尋便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仰連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其為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冒犯刑法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遞相傳報遵守

年月日掌儀位關

陸象山白鹿洞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

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

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

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後學瀏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鵝湖詩說　　並敍

乾隆八年七月余返自江南取道鉛山暫遊武夷而歸錯山令韓江鄭君之僑余門下士也振興鵝湖書院躬課諸生余與俱至鵝湖瞻仰
祖宸翰拜謁四賢畢諸生環侍鄭君請一言以示訓余曰講學之旨先儒備矣唯在心體而身驗之奚容贅雖然宋陸異同聚訟至今始于鵝湖之詩試與諸生言之當日朱子從呂東萊先生至鵝湖東萊約陸子壽子靜二先生來會子壽賦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孟子指出人人本心所固有使知警識而擴充即如築室之有基成岑之有址子壽此詩大何間然但只築室成岑正有結構積累之功非即以基為室以址為岑也聖經賢傳辯別是非邪正只開牖人心胸正恐鹵莽滅裂不得其精微之意耳傾謂傳註可不留情精微

可不著意乎當日謝惕章句翻榛塞著意虛玄更墮沉則得之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偽先須辨只今子靜此詩首二句即子壽引孟子之意子壽未說到功夫子靜斡旋之故曰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今諸人只一涓之流可成滄海一拳之石可作泰山雖三尺童子亦不信之滄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辭土壤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正如是也如謂自有易簡功夫則孔子好古敏以求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亦為多事殊不教人以易簡何也且易簡二字只可說道體說不得功夫乾只易知坤以簡能道體本如是人不盡生安之質不用致知力行日積月累如何信得為理皆具于心唯當日切實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則皆切學者為功不小益朱子之學非支離世之學者徒務辭章記誦目朱子之學實多支離浮沉一生枉費心力眞可惜也若能幡然立志汲求為己則眞偽之辯明自下升高非一蹴可至正有多少功夫在朱子三年後乃和詩以寄懷云德義風流夙所欽此指

朱會將言也別離三載更關心此指徵別後一日也俱
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此追憶當日相會
時事也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此探問
別後功夫也因子壽脫離傳註子靜自矜易簡恐關
踏空之弊故曰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厥後朱子答項平甫書云近世學者務反求者只傳
觀為外馳務博觀者只內省為狹隘左右佩劍各主
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又云子
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
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朱

子之心虛公廣大所以為萬世儒宗子靜白鹿洞講
義利朱子深取之謂其足以發學者隱微深錮之病
今若此斷打不破倘敢開口辯朱陸之異同乎凡陸
先生兄弟之學固不可因鵝湖二詩定其生平朱子
答呂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
見之說東萊與朱子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
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又云陸子壽不起可
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朱子祭子壽
文尤深痛惜謂其降心以從善豈有一毫驕吝之私
子靜與曾宅之書云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
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
從俗浮沉與世俯仰徇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
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
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勵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
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
書冊此段每讀之令人通身汗下陸先生未嘗教人
廢書冊亦即此可見今之主張陸學者尚自謂僅在
心豈藉書冊為有無其弊不至不立語言文字不入
禪學不止豈陸先生之教哉即曰在人情事勢物理

上做功夫豈非頓悟其不至師心自用臆見自遺者
幾希哉
聖祖仁皇帝頒賜鵝湖扁額曰窮理居敬示萬世學者奉朱
子為正宗我輩惟在屏去俗學如朱子所謂讀書則
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而
已矣鄭君之為令政行事舉人皆信服幸以此教諸
生使鵝湖由于正學得與人才日出則豈特有功于
是邑已哉講論之餘因書此貽鄭君俾諸生互切磋
焉

朱陸異同論　鄭之僑

道學之聚訟惟朱陸異同爲始五百年來學者莫不傳爲口實不知聖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學聖人之道者或從知入或從行入及其知之一行之一則無有異也學者多言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夫尊德性道問學一理而已矣蓋德性者仁義禮智之謂也尊之云者涵養擴充而擇之一而守之非學問易由盡其功爲故夫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與人故與新學與禮皆德性之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其溫其知其敦其崇皆問學以尊夫德性也如此則知與行合矣擇與執合矣戒愼恐懼貫乎其間矣夫舍德

性而言問學則失之支離舍問學而言德性則入于空寂理無精粗學無內外又何有異同之可言卽陸子之學以求放心爲主而云不廢學問之事朱子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是朱子之學未嘗失之支離陸子之學未嘗失之空寂且正心誠意四字朱子自言生平得力在此學者誠由此深思其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或謂草廬一派實是尊陸者也金華一派實是尊朱者也兩家高弟因而成之後來各尊其師遂至紛紛攻擊不遺餘力然陸子之學盛于姚江朱子之學盛于薛敬軒胡敬齋

敬軒敬齋之學以主忠信爲主以求放心爲要而以存誠主敬爲歸若姚江倡道于虔自云從萬死一生中悟出于孟氏良知二字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無所依傍而不得其師說者遂至流入禪宗因歸咎於子靜之多偏夫禪宗之說棄人倫遺物理極其弊必至流爲天下國家害苟陸子之學而果若是也謂之禪可也今觀陸子之說謂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又謂心有未明安能明經實見夫誠意正心以至治家國平天下原本於致知此正與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若合符節矣而姚江之辯禪又以其遺棄人倫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

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有不可得而遺者至敘象山文集曰陸氏之學孟子之學也亦卽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之言以證其心理合一之說而已矣朱子云心者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朱子之學可知陸氏之學亦可知而紛紛以禪訛陸子者尚得謂之尊朱者耶卽姚江致良知之說會其意其始亦未可厚非蓋論人生之初渾然無物而其一段藹然真機得之不慮不學中來者卽所謂良知也貫此而培養之擴充之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其功不

欲其序不索飾所謂致良知也可味其從萬死一生得來一語明明背後回頭勘破得許多人情物理磨鍊了許多人心世變千迴百折乃始得此學問中大覺悟此非一促倖至與空無寂滅者迥別所以當日經濟氣節文章三者兼備數百年來一洗吾儒生論廷疎之詬者惟王文成一人而已文成之功偉矣哉雖然論勳業足為功之首論聖學未免罪之魁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致知在格物聖經明言以示後學入德之序姚江高明不濟以沉潛大約聰明自用語無歸著胸中雖極乾淨而辭

氣殊生幻誕一自無善無惡之說出而為之徒者若心齋若龍溪輩竟喜其圓融以為易簡不務格致空談良知并不識良知徒弄精魂猖狂妄行一鳴百和率天下人心事業無一不歸於虛無寂滅其害可勝言者哉夫朱子萬世儒宗者也姚江之學亦可希心於一致而乃指朱子為楊墨此不特無以謝天下後世之口而直可謂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者矣令再試考陽明之年譜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

覺呼躍從者皆驚是又未嘗不從念慮人也及經宸濠之變語人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直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於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又未嘗不從事為人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無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是未嘗不從文字人也一日遇湛甘泉于京師皆為文作別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于釋老久之乃游周程之說而求為汲汲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

毅然若不可遏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朋友之助發當不少矣是又未嘗不從講論人也是則陽明之所致知仍不外朱子之所以格物也而陽明何詆毀朱子為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顏子之四勿曾子之忠恕何嘗強人以頓語上哉後之指良知為宗倡者當使聰明好高之士毋因此而輒希頓悟是指宗立教者之過也今至就朱陸異同之說呶呶置喙至使道學之壇鬨為鴻溝能善自得師者又何然過分門戶若此且夫門戶之說出堂奧而後名也有堂而後有門有門而後有

戸門戸不一而光明正大之堂則一也聖賢之道始
如堂然而或以知入或以行入此即入堂之門戸也
得一門戸以入堂雖有先後之異勞逸之殊而總是
以窺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何至如異端邪學舍
大道而旁趨曲徑以至蓬足荊榛哭岐荒落哉苟於
入堂之後同得其道或以澤及生民或以教傳四方
其分出之門戸又若一隨其人之所遇一因其資稟
之所領而究之仍是堂堂正正一脈無分彼此此即
如聖門中或以知悟一貫或以行悟一貫推之德行
言語政事文學各隨諸賢材質萃聚一堂使如後人

肆三尺之喙各相詆毀不幾使子貢之穎悟與曾子
之篤信固守其先攻擊於杏壇之上哉即陸子曾有
言曰張敬夫似明道朱晦菴似伊川明道伊川兄弟
也一則德性寬大一則氣力剛方何嘗至如冰炭之
不相入而朱子又曰南度以來八字著脚做著實工
夫者唯予與陸子靜二人予嘗敬其為人未可輕議
其短相推重如此然則朱子陸子人德各異而造道
則同朱子之學徹上徹下之學也陸子之學弗即下
靜之謂乎學者苟得其門而入毋作聰明毋執臆見
博文約禮交致其功斯為善學道者矣孟子曰夫道
一而已矣此言可定為朱陸異同論

鵝湖學規說

鄭之僑

鵝湖書院先儒講學之所也登其堂者慕其風而思
其德庶感發奮起而實學出焉庚申歲之僑集生徒
肄業其間勤勤懇懇日以實學望諸生者亦顧謂紐
而切也諸生索求學規於僑以為讀書準則僑曰學
規者所以範其身乎抑所以範其心乎夫心者身之
主也範其心而身可治昔朱子白鹿洞規條諸生嘗
之熟矣僑又何敢贅及但人生讀書全在體認不在
浮詞全在當境力行不在咿唔佔畢若口誦而心不

在無論諸子百家雖以強記即日誦四子書日過心
志於身心性命終無一點裨益如志道一章諸生誰
不讀過試肯反身而體察之則所謂學規者不在是
乎

一曰志於道

朱子云心之所之之謂志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
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
矣

之僑謹按端其志向學人第一緊要關鍵盖人禽之
分賢不肖之別儒釋之異途道德功利之各出全在

念頭之初發出于此卽入于彼差之毫釐失之不啻千里也昔孔子以喻於義者爲君子喻於利者爲小人聖凡之界判如脊淵而陸子說出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於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義志乎利則所習必在利得心之論直破後人之迷塞學者先宜於自家心地上見得明白打得乾淨然後可與言聖賢之學近見世之學者初進書齋亦昂昂然頗知向上奈世途一染功名念切未免利慾薰心不曰讀書效法聖賢止曰讀書博求富貴求富貴不得則搔首怨天噴氣尤人多方營求百般僥倖此卽得一

官受一爵甯肯以百姓之脂膏償秀才時窮酸之債行苛刻以肥己謀祿氣以欺人安得砥礪廉隅端風俗而安民命此自暴自棄其禍可勝言哉其志不幾壞而可惜哉夫聖賢之道原非高遠而難爲孟子曰人皆可爲堯舜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人不可學堯舜獨不可學孝悌乎誠能於綱常倫理日用常行之事前去身體力行則胸次卓犖識見高明宇宙間第一好事莫先於此宇宙間第一人品亦莫大於此又何必區區專心科舉與流俗相浮沉爲雖然科舉之學今日不能廢就講科舉之學亦莫不依道學爲表裏

蓋文所以載道也體乎道而爲文則言皆有物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華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也欲學時藝者倘有愛親敬長之真心週旋見在前和其氣婉其容徐行後長不慢不敖久之和順積中英華之氣潛消由是發爲文章有雍容大雅之風無凌厲慘刻之習太和元音卽在此也本此以事君卽爲忠臣推此以交友卽爲良友功業彌綸天地仍是實行端在一已本實學爲科舉科舉亦何嘗累人人自負科舉耳諸生亦知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便爲下民伊尹致君于堯舜試思其耕莘

樂道者是何胸次諸葛孔明扶漢衆于既傾試思隆中抱膝長吟者是何氣象古人德業何一不先於立志決之耶而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汩庶幾可以言讀書矣此卽志於道之謂也

一曰據於德

朱子云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之脩謹按綱常之地德性所關人生最樂之事莫要於此試思吾有君吾能極其忠愛不必論其在朝在

野為臣為民而一團雍穆固結之意恍然太平景象樂乎否耶吾有父母吾能極其孝敬不必論其或富或貧或貴或賤而依依孺慕一堂和順其樂不可名言也吾有兄弟念同氣之親敦手足之誼由此而和宗睦族饑寒相周疾苦相恤而刻薄寡恩可不設是念矣夫婦風化之始夫婦和則家道昌夫婦乖則家道喪吾能相敬如賓不押不慢則情義正而德業成但見于此至於朋友之在五倫如五行之有土相助處正不可少總要從道義上推求不伐同黨黨不依附營勢則在朝可以同寅協恭在野亦可以相觀而

善由此觀之所謂躬行實得者莫切於此而已矣然躬行之道全要真實無妄夫真實無妄者誠也而以守此真實無妄之誠者敬也世間讀書者誠敬二字為膚套不切之事卻或強勵又未免有束縛拘抑之苦不知人之一心萬化所出一念可欺何事不欺一念可放何事不放漸之物欲牽引邪雜紛擾返之身心全無實得將從前所讀之書不幾一失而俱失耶朱子曰為小學者不由於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

民之功也然則存誠主敬學者切要功夫所謂誠者止欲念念皆實事事皆真不敢昧己以欺人不欲為名以敗德而所謂敬者亦止是整齊嚴肅收其放心使起居語默以及酬酢應事不失此主一無適之本體蓋誠敬之道修己治人應事接物莫不兼該聖學所為徹始而徹終者此也諸生於誠偽敬肆之關辯之無不可體驗而有得矣

一曰依於仁

朱子云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

之流行矣

之辯謹按事物當然者謂之道躬行此道於身心間者謂之德全體此德於無間者謂之仁仁者統道德而立其體者也生人之初渾然無朕而其一段為然真淨處含有許多生意者即謂之仁從此而培養起來便有妙用不窮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此自然而然無待勉強仁也由是而一堂和順同氣相關做出綱常名教道理出來非所謂道耶德耶再由此而推之由一己之愛其親亦欲使人之各愛其親由人人之各愛其親並欲使天下後世皆得其所此

充之四海雖盡此道德之華而要何莫非當然之仁
所推暨也今世之人乎日之氣誰是懲滅但求道而
懷自利之心謀理而難勝狗欲之念大同一心也無
所爲而爲者公也有所爲而爲者私也有所爲而爲
則私意一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即同室視戚之人
亦且疎若胡越豈非不仁之甚哉昔孟子教人識仁
體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一事指點人皆有惻隱之心
可見此心隨事而發見隨時而觸動隨人而體驗不
假強爲不外他求即天地生物之心是也蓋仁是生
生之理譬如桃仁杏仁一般方其結爲種子生意內

含充滿不露此時人亦忽過及加之以栽培滋漸而甲
折漸而發生再漸而開花結實至結實後其仁猶是
且只一仁可得數千百仁而是萬爲一之道理桃然
可見而仁不可勝用矣諸生秉天地之心爲性即應
體天地生物之心爲心隨其所做皆有不容已於天
下之事隨其所遇皆有不容已於天下之人則南海
北海同此心理疲癃殘疾各具生機由仁民而愛物
而依仁之道不在此乎或名曰依仁名存心養性之
謂也然吾儒存心養性與禪家逈不相入不可不辨
釋氏因悟見性不思善不思惡只悟本來面目自以

爲定中生慧究之滅倫絕理心性亦枯寂而無用不
曉得是麼道德那認得是麼仁若我儒則知我性中
萬理備具必戒懼慎獨以養其性戒慎愈加性量愈
充充之不已萬善由萬化行其道至於彌綸天地曲
成萬物此可見合天地萬物以成其身者其人乎處
天地萬物而各當者其人之仁乎而至論今日求仁
之功尤以強恕爲切要蓋仁天理也天理全從人情
上推勘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疾痛痾癢返身可見
以人之欲間己之欲則安全周恤困心自然此等心
胸行之一人即可行之數千萬人行之一日即可推
之數千百世聖人所謂萬物一體先儒所謂滿腔皆

惻隱之心即可於依於仁驗之也諸生其加意焉

一曰游於藝

朱子云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朝夕游焉以博
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之備謹按養性陶情古人合一功夫蓋古人德業文
章根之於性而後發之於情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
之理森然具備而無朕兆可見者性也體也及其既
發而天理萬物之理沛然形之於外者情也用也情

得其正卽爲性之無偏而取材千古附鑄百家措之
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皆當此經世實學有體有
用者此也乃近今學者旣不能養其性情乃欲專工
詩賦博涉技藝遂以爲名家此猶不務培養其根而
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甚至佻達之輩忘却聖賢
道理一味遊山玩水以爲放曠不羈而目之所接口
之所吟無非一種淫詞豔曲自謂玩物適情不知此
流蕩忘返直是放其情戕其性其於綱常名教豈可
問乎又有一等過爲拘牽不省人事終日閉門靜坐
不學得嘲風弄月亦不曉得筭法書名問以錢穀刑

名茫然不解叩以人情世務懵焉不識此又是禪家
之羈制其心與趣俱滅絕了而枯木死灰究屬何用
之物昔胡安定設教分經義治事爲二齋而遊其門
者皆能有所成就此誠不失游於藝之遺意也諸生
可不取法乎蓋諸生生聖賢之後當求爲有本之學
根柢乎孝悌忠信以端其本講究儒先性理諸書以
驗其實參考乎諸史百家以疏其材涉獵乎射御書
數以博其趣大如是胸次灑然不染俗累卽或臨流
賦詩可悟出活水之源頭登高作賦花鳥禽魚仍是
天人性命之借喻人情天理到是一串非有二事卽

如今人逢場看戲苟能會出忠孝節義凜然如生處
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勃發難已其於讀書本
領未嘗無濟奈世人不識專欲於醉月偷花處尋却
意味則情之溢者性必乖其汙人行止者豈淺小已
哉是以君子不貴無益之事亦不貴無用之文誠以
治其情者正以養其性其爲人心世道風俗計者至
深切也諸生其知所尙哉
朱子云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
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
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

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
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之倚謹按古人讀書必以立品爲要而立品之道莫
大於修身欲修其身又必涵養德性栽培仁心大如
是所學有得而又窮究於名物象數以廣其識而練
其材則以聖賢道理處天下國家事而沛然裕如矣
今世學者徒事口誦與一已身上全無干涉卽沾沾
學得八股文字却就功名廹身孜孜然苟可以應主
司之賞足矣而於聖賢爲學之根本用功之次第不

以為空談即以為迂論此豈有人不可學哉夏以世俗浮沉其志不立耳茲就這章書與諸生玩索之志於道句端志向以正其趣也據於德句主誠敬以存其心也依於仁句密操存以養其性也游於藝句博窮物理以盡應物之用也先後不躐等本末不偏廢大學之道即在於此諸生誠能脫俗學之陋以求聖賢之理則四子書那一篇不是教人方法那一句不是現身指點何必處處求學規為

辛酉戒諸生八則　鄭之僑

一戒因循

為學之蠹莫大乎因循蓋因循生乎苟安苟安生乎怠惰也曾子謂毋自欺而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朱子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此可見為善去惡古人何等勇猛何等直截正所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貓捕鼠者乃近今之士口誦聖賢之書並不知聖賢之力緊做工夫處退縮因仍日甚一日悖人則明照已則昏責人甚勇責已甚怯豈不可嘆陸子曰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嘗為志聖賢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狥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之逝而有哀然與

草木俱腐之恥孔子曰吾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為不能者是自賊者也有志之士聞之能無省悟

一戒嗜利

利之一字其引人也最甘其害人也最酷至明之人遇之而昏至剛之人遇之而衰此一中乎利而心術世道日相沉溺而不可言者夫人生在世仰事俯育利亦不能免倘過矯焉謂袁安可雪臥范丹可餓麼是亦不近人情之論但大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孔子曰以義為利此可見合義則利不合義則不利之甚

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斷學者打破此關頭勿貪求勿苟得則砥礪廉隅推而行之以利濟蒼生者在是以義正萬民者在是諸生試看古人造利字以刀立其旁始有深意放而行者多怨專而有者必爭象齒焚身誠千古之龜鑑

一戒妒忌

刻薄者妒忌之謂也妒忌者伎求之所由生也同此儕類視人如我視我如人在已之不足何妨在人之有餘借人之有餘正以補我之不足天地間至快至足道理莫切于此昔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子路不忮

皆未但為之恥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
聖為志自為不能者是自賊者也有志之士聞之能
無省悟

一戒嗜利

利之一字其引人也甚甘其害人也甚酷言明之人
識之而皆至剛之人避之而嚴此一中乎利而心術
世道日相沉溺而不可言者矣人生在世仰事俯育
利亦不能免倘過嫡為謂衣安可至臥地外可飢塵
是亦不近人情之論但大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聖人
曰以義為利此可見合義則利不合義則不利之法

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過者事便勞斷學者打破此
關頭勿貪求勿苟得則砥礪廉隅推而行之以利濟
蒼生者在是以是正為其者在是諸生試看古人造
而事以刀立其旁始有深意放而行者多怨專而有
者必亨象尚其身誠千古之龜鑑

戒妒忌

刻薄者妒忌之謂也妒忌者忮求之所由生也同此
儕類視人如我視我如人在己之不足何妨在人之
有餘借人之有餘正以補我之不足天地間至快至
是之尤切于此昔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子路不忮

不求何用不臧此心大而有物皆道心公而萬物皆
我一體矣乃今世之人聞人之善則妒之見人之才
則忌之既不顯為妒忌而外借忠厚之名內挾攻訐
之術背後排擠隱微摘伏直至其善不成其美不濟
而此心纔覺乾淨此刻薄之尤猶己乃以害人而
害人亦適以害己殘忍生機忍害心理總不肯少留
地以自處甚將見于門內恩絕義乖于鄉黨衆叛親
離不特不可入於聖賢之道直流至為妨賢病國之
小人而已矣於一己亦何裨哉諸生亟宜戒之

一戒鑽營

窮通得失有命在焉俗語云有意栽花花不秀無心
插柳柳成林此雖淺人之言其實便是安命之說也
乃世俗專尚鑽營謂科名之得失官資之崇卑祿產
之厚薄必先依附權門而後彼此照應諸事可以稱
心嗚呼如此存心則一心為勢利所役其不至植黨
行私爭竊名器也幾希蓋性也命也二者合一道理
其求之而得也乃命所固有而多此一求則我性已
失光明正大之體其求而仍不得乃命所本無而又
多此一求則性更以求而多乖世之學者誠求辯氣
消通關節及一旦敗露而身名與之俱喪亦獨何哉

是言心誠不可解也

一戒欺妄

忠信二字學者入門之始亦即學者造道之終蓋聖賢道理真真實實莫非一段藹然懇切之處不容欺亦不容妄乃近今學者臨日講張總以誑人之聽聞此有意欺人而人終不能為我欺則畢生所為祇自成其虛僞而已即使無意欺人而捕風捉影相尚浮譽將心術日浮穩性日壞而人心風俗亦日波靡而不可返司馬溫公無事不可對人言後語劉安世只立誠之要則曰自不妄語始此欺妄之戒古人已於

此兢兢也諸生立定主宰當無為不忠不信之小人也可

一戒賭博

賭博賤行乃市井無賴之所為讀聖賢書明禮義自守謙不至放僻邪侈一同市儈奈今日之士大夫輩打馬吊鬬混江呼盧博奕每每習之而好好之而為不可解不知小賭博者即是大賭博之漸也偶一失足濟賠失事廉恥喪而人品失皆由於此矣夫士君子在一鄉一國見夫與大賤隸間或有為於此者尚當有求之教化之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奈何躬自蹈之是於發當堂正正之身於輿夫賤隸之輩也是可恥也昔陶侃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願諸生絕不犯此事為幸

一戒好訟

訟者不得已而為之事也學者讀書明理必須平心養氣方能責己恕人大凡橫逆之來正可急求改過只講之即不然亦必深思省察以求我所以致人不平之由則無論事之大小詳亦化為烏有矣昔呂東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猛然有省一時意氣皆平自是終身無暴怒朱子稱為能變化氣質

好訟者知此則由忿爾以漸至於深恨便曉得學我替人別人容我包含許多體面調養許多精神夫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能內自訟則無暇訟人矣此言可三思

一戒誹談

便佞口給聖門所惡蓋人生各有難言之隱自問不不可以告人而徒愚一日者說人之是非訐人之短長此不特己之行事有虧而其設心先有不可問者矣夫朋友之道尚須忠告而善道之況屬在外人其閨門之隱父子兄弟之事以及謀猷機務此亦何與

負友朋或觀人論事亦必存一片平恕之心以全公正之道不爲已甚之詞昧失本心不爲過情之論人傷厚道而乃全生朋議攻發人之陰私摘破人之隱行遺害生事而至汚人行止而後遂此皆爲人情所不堪而禍患已生於肘腋矣嗚呼口舌之禍慘于刀鋸乎

以上八則皆切今時之弊倫有用以自警因爲衍說以告同堂其相砥礪祛俗情除遠而人道乃可行矣

翁云

壬戌示諸生十要　　鄭之僑

入道之方其編著於大學其旨暢於中庸之僑寡陋無知亦何能窺其萬一但思四子書在在皆修身體道之要一句有一句之益一篇有一篇之益學者身體而力行之則成己成物之道備矣姑就所見覆衍數條以示我同志

一學以知本爲要

讀書之道全在明善復初吾性中萬理具備而總以孝弟爲本蓋天性之初發最爲親切從此培養起來便有許多妙用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可見愛敬既積於中自有藹然與萬物相關之處將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次第推行直至天下萬世方是以竟其量堯舜動華事業仍是孝弟做出卽其樣子也試觀論語首章學而時習之先論爲學之全功而次章卽接以其爲人也孝弟可知明善復初之道莫切乎此此處若不吃緊認題縱是終日誦詩讀書亦歸無益何也以其無本也

一學以體認爲要

世人讀書全是口耳之學不肯反身體認如學而時習句人誰不忽過卽訓詁家亦每以誦讀溫習知行分貼了事至問其如何致知如何力行是說古人致

知還是說自己去致知是說古人力行還是說自己去力行無不茫然難解不知註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云云可見吾性之初萬理皆備粹然至善但氣禀容有或偏物欲有時而蔽必須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知所行無太過無不及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而全乎爲學之本量試觀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正效法先覺之所爲以盡我性所固有者學者從

聖狂賢不肖之別只在天理人欲而已天理存則人欲退人欲勝則天理亡君子小人無中立之勢天理人欲亦無共途之理學者須於此省察之使發念皆實無一毫之寬假無一毫之僞妄則人欲從此而絕天理從此而復矣但方寸之內萌每每發於不及持此正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地耳夫既爲獨知則眞情發見良心難昧不當天地鬼神之環視父兄師保之臨於吾前昔顏子克復之功曾子無自欺之學不過於此處加之意而已矣諸生欲體認天理當問事之公不公欲知事之公不公當問心之安不安從

此內照欲自欺而有所不能况欺人乎朱子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時時檢點則所謂省察也邢恕一日三點檢程子以爲可哀是以君子必愼其獨斯言誠可味也

一學以存誠爲要

聖賢之學以存誠爲第一事眞實無妄已盡乎誠之義矣世間學者往往看誠字不親切一假外面強捉來的不勝其矯揉拘束之苦是以視存誠工夫一如釋氏閉目靜坐空守一個念頭虛無寂滅於天下國家毫無干涉不知所謂誠者正欲把持一點懇切眞摯之心以貫乎處事應物之際念念皆實事事皆實不妄思亦不妄動夫無妄思妄動者敬也敬者所以涵養本原主一之謂也一則進於誠矣誠則無不敬矣昔周子教人以誠而程子教人以敬誠以敬之眞誠理本一貫爲一心之主宰亦爲萬事之根本徹始徹終無分內外有志入道者所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朱子曰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學者誠能收束其精神志慮使視聽言動之際無頃刻之惰弛無絲毫之虛妄則所謂居敬者在是而所

謂存誠者即在是矣

一學以益友爲要

師嚴道尊此不必說矣而相觀而善相與有成者則莫如朋友蓋朋友之於我意氣相投凡是非曲直緩急甘苦在在可以心照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易之隨曰出門交有功禮之學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其於朋友何兢兢也乃今學者多以浮夸相尙絕不以至誠相與凡遇二三友朋飲酒徵逐視之而如兄弟及至問其同甘共苦卻視之若水炭之不相入即日用往來總是一片偏黨之私遂至

爭各務利各分門戶不特不收朋友之益且有各受
其害於無窮者不知讀聖賢書只求爲善無過而已
朋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則成就我無窮之學問表
白我隱伏之愆尤讀書本領莫大於此諸生誠從綱
常德業上細細體會則責善規過一日有一日之益
同寅協恭終身有終身之益彼此相關有非泛言聲
氣者所可道矣語曰賢師不如益友諸生須知留意

一學以程課爲要

學有一定之候功有一定之節將有一定之序日有
一定之程然後按節而趨依程而赴循序而行計候

而進歷之終身而不倦工夫自然接續將日自不至
虛擲今之學者不是姑待因循即是進銳退速爲學
之功終歸於雜亂而廢弛今宜量才質之敏鈍以定
所學之多寡早間讀何書午後讀何書燈下讀何書
逐步檢點逐步精進如或本日有事不得按刻完功
則宜於夜間補之蓋夜氣之存即清明之根此時用
功智不鑿而神自清所以息人心之動而貽學人專
功之地者此也昔袁了凡稍讀書冊每扇編十二八
每月列三十日每日畫一方格方格內作三分如清
晨修業無曠即用筆抹上一分午間無曠即抹中一
分薄暮無曠即抹下一分曠則空之諸生誠仿其法
而各置一簿以爲日記功課則綱目營心工夫之勤
惰各可自驗也倘或本不用功而妄自塡抹是自欺
以欺人也其於致誠致行之志安有存哉豈不可惜
豈不可恥

一學以讀史爲要

十三經之傳也久矣孔子刪述後可信者惟六經
國家制科試以經藝近來淹雅之士固多通經矣而至於
史學不特泛涉焉而少貫通甚且皓首而不解其何
書夫歷代帝王將相各有經濟之猷詳內而略外非

聖賢明體達用之學也中庸言知所以脩身則知所
以治天下國家矣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
治天下非徒一修已了事而經世之術濟變之方實
莫備於史讀史者驗古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以長
一己之材識以擴一己之心胸如看涑水通鑑只及
紫陽綱目看某帝畢即須從頭檢點記其大因革大
得失宰相何人幾人賢而忠幾人奸而佞閉目思之
如在目前然後再看他帝閱二十一史如看某人本
傳畢亦須從頭檢點某人何時出仕做何功業終於
何官歿於何年統計一人之終始如在眼前而後再

分簿恭照監部林下一分臨則本之諸生誠仿其法
而各置一簿以爲日記功課則觸目警心工夫之勤
惰各可自驗也倘或不不用功而妄自填註是自欺
以欺人也其於設誠致行之志安有存嗇豈不可惜
豈不可恥

一學以讀史爲要

十三經之傳也久矣孔子刪述後可信者惟六經
國家制科試以經藝近來淹雅之士固多通經矣而至於
史學不特泛濫焉而少貫通茫且昧省而不解其何
若夫歷代帝王將相各有經濟之猷苟內而略外非

聖賢明體達用之學也中庸言知所以脩身則知所
以治天下國家矣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
治天下非徒一修已了事而經世之術濟變之方實
莫備於史讀史者驗古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以長
一己之材識以擴一己之心胸如有諫水通鑑以及
紫陽綱目有某帝畢即須從頭檢點記其大凶若大
得失宰相何人某人賢而忠某人奸而後閉目思之
如在目前然後再看他帝閱二十一史如有某人本
傳畢亦須從頭檢點某人何時出仕做何功業終於
何官歿於何年統計一人之終始如在眼前而後再

及他條如是識其是非究其利弊通其時勢卽不能
熟記全史而於善敗得失之規模已可瞭然心目也
至於
御纂性理精義簡約精粹尤足以佑啟後學誠於濂洛關
閩諸書身體而心驗之則親切有味俱從自己身上
理會是性命精微之理與脩身用世之學又同條共
貫者矣他如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等書昔人謂爲
深邃雅置之案頭於心氣甚有裨補諸生當亦隨其
才力之短長以爲誦讀之多寡也可

一學以儀度爲要

士子讀書樂道澹泊寧靜恂恂無華亦何必修飾衣
冠以至騖外而鮮實然衣冠者所以攝其心志也衣
冠不肅心志之惰慢可知矣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也朱子註云文章威儀文辭皆是也可見一
身威儀動關德性故威儀定命傳所謂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乎試看孔子言仁說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又曰居處恭執事敬此中之齋莊嚴肅一
心自收斂而不放居敬之道在是存心之道亦在是
諸生誠體察於此以禮樂持身凡一行步必安詳序
重不至跳擲奔趨一待立必端莊靜定不至欹斜

倒一衣冠必潔清整齊不至醃臢邋遢一瞻視必靜
正安閒不至搖頭弄尾如此動靜語默無不端正而
有體平日所學俱知深沉不露矣詩云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此正所重相期者也

一學以體裁爲要

文章一道隨風會爲轉移體格不同要不外韓呂黎
所謂惟其是而已自制藝取士以來傳者甚衆而歷
久不可磨滅者總惟此理法之兼備蓋文章如禮樂
然苦無高下中乎律文無煩簡中乎度故理衷其是
雖神而亦醇法就其繩雖變而亦正王唐瞿薛數公

固同是一燈相傳即至大樂五家奇思雲湧如論泉
生總不一語寄人籬下不一語勦襲前人而字句無
蔑那一一俱有來歷此奇幻悲壯之中仍寓光明正
大之理所以可貴也今之爲文總不肯出自機杼其
淺者陳倣士甍觸目生厭其頗知自好者又專蒲冷
稿喪其近似之言掉弄筆頭故爲險怪以欺人此且
艱深文其淺陋效習舉業者或指西江派爲戒豈不
可惜大文章代聖賢立言不獨理解宜根據詮疏即
取材亦宜原本經術今日所作之文即爲異日升獻
之資其勁遒高邁者心地之俊偉可知其博大昌明
者其氣度之宏遠可知昔王沂公賦梅花詩識者謂
此人安排作狀元宰相後果光輔太平功名與李文
靖相埒其明驗較著如此也諸生涵養德性漸至古
之立言者得之心而昔之紙既和且平上鳴
國家之盛於此深有厚望也夫

之俯竊觀書院之設原以教育英才非以能絡華氣
諸生讀聖賢之書自宜體聖賢之道蓋古人之一言
一行皆爲我而設古人之所譏所刺皆中我之疾痛
也試一邊讀書一邊體認那一字一句不是與我相
對照故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處處皆湊到身

上來倘過失叢滋懶無以相長益祇衆目前之切近
簡易者日相勉勵庶諸生皆知循理遏欲不失鵝湖
本來面目也已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詩

鵝湖書院朱陸韻　　費宏

仰止鵝湖敢弗欽來遊因悟聖賢心一源活水通寒谷幾片閒雲度遠岑能向天機求動靜肯于世路較升沉誠明兩字難偏廢古訓傳流直至今

遊鵝湖書院次先賢韻　　雷鋐

學脈傳來只一欽揭掀事業總根心都緣舍筏難航海還是憑階乃陟岑萬派源同流浩浩三秋月朗夜沉沉古人往矣名山在仰止長懷慰自今

鵝湖書院和先賢原韻　　鄭之僑

名儒風遠愈相欽百轉徘徊望道心除去荆榛通戶牖常來花鳥度雲岑堂遙愛士成書辨奇沉逃禪免墮沉不是千年宗一派緣何俎豆到如今

鵝湖和先賢原韻　　楊人傑

敞開講席後人欽須識先賢辨論心鑑水有原涵太極浮雲無意度遙岑天機活潑鳶魚見理境晶瑩隱怪沉萬古光分長不夜考亭一燭照于今

前題　　蔣垣

名賢事業後人欽性學傳來只一心看水有源終入海尋堦無地不登岑草花堆徑香猶在風雨敲窗響未沉每過巍祠瞻道範余懷渺渺到於今

鵝湖書院次先賢韻　　葛天申

道範千秋誰弗欽過祠參謁慰余心臺前細草高低級門外青雲遠近岑滿室香多花隱隱半湖秋在月沉沉自從瞻對羹墻後不盡尋思直到今

鵝湖書院和先賢原韻　　溫朝棨

講堂道脈代相欽入院追尋慰素心苔石編開遺舊路煙樓青散出遙岑湖平春雨流無限竹滴秋風響未沉勝境盡隨人領略山川良會古猶今

鵝湖步先賢韻　　劉祖年

青冊千言敢弗欽還于靜處省押心細蔓野草開幽逕挺立孤松掛遠岑子夜未分時息息黃鍾初動韻沉沉一發無極歸真宰古樹寒鴉噪至今

謁四賢祠感作三首　　吳世良

風神冰骨遺祠古曉陟春岡日破嵐想潤源涵沂泗水振鐸鎮擬岱宗山要揮理窟交義旦訣透心齋會孔顏龐洞嶺陽俱薜蘿半生仰蹟動淒潸

又

靜界紅鵝去不回悠悠千載白雲堆壇留鴈塔連宗嶽院落龍章映上台江國逕回鄒魯脈山齋勝擬麓嵩臨風貰酒瞻遺像庭艸窻梅春露培

又

飄迷南國成絲鬢登拜遺祠感興長堂倚雲限連鳳翥院涼含壁煥龍章荷封斷徑經秋雨松隱頹垣掛夕陽千古溪山留勝會幾回夢裏論羲皇

謁鵝湖書院　王翰

池近鵝湖二會通昔賢講道坐春風遺容瞻拜丹青裏故址荒涼烟雨中水泛落花流古澗山排翠闕聳層空行行徧讀殘碑罷滿樹蟬聲夕照紅

謁鵝湖詩　夏正夫

紅鵝飛去碧湖空積翠高巖在眼中有木三間起書屋無香一瓣寫愚衷斯文下地未千載元氣在天真數公潸嘆出門來去馬蕭然林樹響悲風

謁鵝湖書院　費寀

諸老高風迥莫攀巒光著翠水潺湲乾坤一會存吾道祠宇千年重此山碧草春深猶自好紅鵝雲遠不知還摳衣莫問當時事落落殘碑半蘚斑

謁四賢書院　沈思永

仰止鵝湖謁四賢千秋道貌尚巍然春風化雨歸沂泗魚躍鳶飛見性天斷碣半藏苔草字餘香猶對御爐烟高樓更見龍章在抑起書籤紅日邊

謁四賢祠　沈貝寧

翠抱山迴綠樹風先賢祠宇仰宗工登堂默認談經處拱武神遊講座中功在詁箋于聖合理歸德性一源通後人枉自分旗幟朱陸於今豈異同

謁四賢祠　鄭之僑

一代文宗百代傳登堂猶見舊山川凌空岫勢千峰列底湖心一片大樓閣窻開紅日近宮墻碑老繡苔綠幾回尋取倡酬處風雨瀟瀟古寺前

謁四賢書院　溫朝榮

千岡萬巷趁門墻相集名儒定有鄉疎樹嚦鶯朋友在古湖寒鴈弟兄行餘來風氣花三徑分得秋光月一堂瞻仰魏祠今半載故山回首路茫茫

春日臨鵝湖書院　溫朝榮

莽蒼水樹繞閒居便到鵝湖興有餘魚種泮池經雨緒竹移苔徑補花疎竹催詩倩寒谷內又扶酒廢燎閣初未識他年留此者登堂一望更何如

遊鵝湖書院感作　劉昔蕃

山行須另覓歸途宿約原期謁大儒行入荒祠餘鹿蹟謁來峻嶺盡鵝湖黃花未放看霜葉白鳥孳飛入畫圖廢寺僧堪留客坐輿人爭報日將晡

鵝湖書院　張仲明

不到鵝湖又幾年溪聲山色尚依然捲簾淑景逢三月入戶春風仰昔賢盛世功名雙短鬢平生心事片青天無情花鳥如相戀客裏行藏暫息肩

前題　高明

鉛山東路入鵝湖絕巘凌空勢最孤千載厚坤儲秀氣一

朝亨運集真儒精專功到活潑地往復書談太極圖若使九原今可作摳衣願爲斷蒸樵

前題　費宏

一從無極分明後荒徑鋤茅見講堂自古乾坤惟此理至今山水有餘光庭空蔓草憑誰薙澗滿香爐欲自將祉蓋追尋恨遲暮却愁猿鶴笑人忙

過鵝湖書院　甘京

翠微山色點雲根萬木驚霜落葉繁俎豆古今崇聖學辨香朝暮愧禪門一時持論多同異千載斯文幾廢存在昔趨庭嘗竊問至今空谷與誰論

鵝湖書院　丁道遠

義利分途幾最微鵝湖濟導發天機開窗納月花流影滴露研硃柳染衣茅草不除穿澗瘦稻粱勤耔出田泥山光照耀文光煥塔頂懸燈接日輝

擬鵝湖講學詩　詹如錫

爲憶鵝湖舊講堂四賢遺像尚餘芳石頭似虎藏崖下松檜如龍列道傍性理淺深涵活水心傳引躍現天光當年同異今猶在一道宗風萬古揚

鵝湖疊嶂　龔敦

疊嶂雄開野水濱白雲生處少風塵丹崖翠壁偏宜晚竹

塢桃溪總是春禽鵲稻粱秋社節陰陰桑柘晚歸人烟嵐草樹真如畫一幅丹青萬古新

鵝峯聳翠　李奎

鵝峯聳翠插蒼冥曉日蒸霞映畫屏樹色遠含千嶂碧湖光倒浸數峯青香生深谷幽蘭綻聲度修林好鳥鳴朱陸先賢曾會此令人千載仰雄名

鵝湖山　鄭日奎

一徑蹈來幽意増出風迎客快攀登苑逢好友嗟遲暮似讀奇書得未曾溪浣落花仍片片雲封古寺一層層去留此際渾常事相較余深愧老僧

鵝湖懷古　費元祿

崔嵬祠宇接天河霜冷秋江落翠荷勝地每因人倚重名山從此亦稱鵝月移松影穿簾入風引濤聲繞座過嶽麓千年興仰止登臨已覺倍摩多

鵝湖道中　蔡經

鵝湖山下春可憐野梅含雨柳生烟游絲細細駐林杪谷鶯悠悠飛水田物候催人如過客溯雲回首忽經年征衣何挪紅塵路悵望鄉關落照邊

鵝湖野眺　陸天錫

十里蒼松對寺門四圍翠滴路紛紛湖心水滿通銀漢山頂鵝峯化白雲玉井芙蓉天上露瑤池雪浪月中聞石床茶竈如招隱還許閑人一半分

秋日費太僕招遊鵝湖　金光湘

平湖曲曲快登臨況復秋風動客心晶閣浮光鷗鳥上碧山撲翠落波深清霜未斕楚楓葉暖日猶垂枯柏陰幸有窮交公輩在鵝峯千載此同尋

瀑布泉 出鵝湖山　朱統鍇

疋練飛懸鷲嶺迷嵯峨勢自瀉前溪長拖玉尺千尋下一片銀鈎百丈低絕壁聲喧垂霰亂遙峯倒影落虹齊我來應識游流意洗盡根塵任品題

遊石井 泉出鵝湖山下三首　朱子

一竇陰風萬斛泉新秋曾此弄清漣人言湛碧深無底只恐潛通小有天

其二

聊倚君登泉上亭黃塵雙眼想堪明籃輿獨向溪南路悵恨不成同隊行

其三

泉嵌側畔一川明水石縈迴更有情聞說近來疏鑿好想應仍是舊溪聲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　朱子

幾月高堂闕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誦君兩[illegible]思親句也信從來取友端

其二

行盡江湘萬壘山家山猶在有無間明朝漸喜登閩嶺澗水分流響珮環

次韻擇之發紫溪有作　朱子

明日振衣千仞岡夜分起看月和霜久知行路難如此不用悲歌淚滿裳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　朱子

谷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兩超越不

知底是斷腸聲

其二

空山中夜子規啼病怯餘寒覓故衣不爲明時棋吝繇久

知岐路不如歸

其三

空山後夜子規號斗轉星移月尚高夢裏不知歸未得已

驅黃犢度寒皋

鈴山立春六言　朱子

雲擁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嶺水

南流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水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脚今朝先到

柴門

遊石井和朱子韻　夏言

山下潛通一脈泉幽花碧石映清漣千巖深黑幾無底卻

有神龍隱洞天

和先賢石井詩三首　鄭之僑

湧出雲根絡石泉嵌空一竇響風漣不從深處窺流注又

信能藏古洞天

又井畔有亭

石角盤空一小亭鵝峯倒影倚分明誰人描此清幽趣

烏山雲落澗行

又　遊井有古寺

水歸深院月池明木石天然盡有情爲聽泉流登古寺牧

童笛過舊江聲

石井和韻　葛天申

古夜流聲由下泉登澄玉洞漾清漣緣何深處空如月石

髓骨開一線天

題鵝湖山　范巨卿

綠垣千尺秀峯環臺殿參差杳靄間更借西湖一千頃爲

君題作小孤山

鵝湖院　張濤

見說鵝湖昔未經入門山色競相迎誰知布襪芒鞋底只

有青山不世情

登鵝峯　鄭之僑

北上峯高舉目齊境幽難畫又難題回首城南十五里爲

綠如煙望已迷

鵝峯　葛天申

翠峯高下漫春雞雨後雲生石壁多入到名山尋勝境底

風不獨憶紅鵝

前題（周廻四十餘里晉龔氏家此峯故取名）　溫朝榮

漫天絕壁樹重重六月寒生落翠峯四十里山樵客路犁鵝丁處白雲封

荷湖橋　周道欽

光透雲根分半鏡影涵波底結連環千年鰲背堅逾老百尺龍門夜不關

荷湖（水面昔有荷生後因紅鵝浴此更曰鵝湖）　溫朝榮

誰向天邊闢碧湖碧湖秋水見花鬚紅鵝浴處香猶在負此荷風酒一壺

濯纓橋（距寺數武古碑勒名尚存）　溫朝榮

不是橋邊扣寺扉客纓猶寄釣魚磯科頭愈笑風塵老髮鬢絲絲瀾底飛

半嶺亭（在鵝湖山腰去峯頂半里許）　溫朝榮

一岫經過一岫雄孤亭壁立翠微中莫愁此去樵無路半嶺停驂負老翁

章巖（在鵝湖西北）　朱子

谿爾天開宇谺然夜不扃閒雲任棲宿密雨斷飄零破屋偕常住高軒客屢經古今題字處大半蘚文青

次韻擇之章巖　朱子

驅馬倦長道投鞭憩此巖來疑六鰲載跡是五丁劖泉脈流青潤林稍擁碧巉老禪深閉戶客子且征衫

題鵝湖　洪錫

萬松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鵝下空遺碧澗橫佛扃傳縹緲仙馭度崢嶸道釋分殊境籃輿許我行

登鵝湖　王大卿

獨上最高處幾經著力攀遙嵐千里地俯矣萬重山瞬息關河外飛騰羽化間倚崖應可至到此自優閒

遊鵝湖山　李夢陽

山到東南極溪鄰閩越分亂峯晴冒雪交木暮蒸雲石象空遺跡湖鵝尚作羣古寺荊棘裏駐馬慟斯文

遊鵝湖書院　江皐

講席何年盛風流祀勝遊人傳南渡後地枕北山邱明邱孤峯月疎櫺萬壑秋前型猶未墜憑弔倚岑樓

和先賢章巖原韻　鄭之僑

古洞何須鑿空門自不扃巖深防雨密徑老識秋零冷石光指鏡（巖心有石鏡）澀陰濕上經只緣山壓處煙起一樓青

和先賢章巖　楊人傑

剜巧天成谷撐空戶不扃長觀月皓潔莫慮雨飄零拭鏡開珠匣磨崖刻不經遠峯雲樹杪數點佛頭青

瀑布泉　溫朝榮

壑谷天如雨層巒下碧溜一痕煙霧散半澗落花紫風裹
鳴絃急石逸碎玉寒何當孤院坐寂聽客心酸

賦

遊鵝湖山賦 以商量邃密培養深沉爲韻 劉俶聯

丹鳳遊兮朱鳥翔白鷺燦兮黼鵲黃一步百息兮山之間
千廻萬轉兮見湖光湖兮湖兮綠波揚隆索萬斛兮根不
長中多赤鵝兮排鴈行自飼自投兮難天章煙波雖闊兮
限無櫂荷有蕖仙兮徜徉良朝韓芝草兮夜刈菖菰米瓊
粟兮儲不窘雛乳期育兮意徜徉上冲雲漢兮下滄浪至
今蹤跡兮付微茫將之不來兮誰與商乃陟金微涉瀟湘

尋巫峽泛天潢問姮娥乞羲皇覓當年之片羽望湖水之
汪洋轉轉求之而不可得堅攻絕壁徙默默以思量乃爲
之魂欲斷心如醉況陰晴割曉晦屬嘹嘹鶯喊嘰嘰松喬喬
竹翠翠頂峯飛背倚巒側銳雲觸石而透陰風洞浮光而
寶幽邃至若傾峯絕石千尋屹立無岐可尋無隙可覓倏
忽而奇境天通旋之而靈區地闢危矻星樓石厂石室架
雕丹青厨藏秘笈仙人之奇蹤難近陰符之神工罔識太
古之渾噩不雕至道之精微愈密則有傾倍奇俠詣出齊
諧一嘯而千山響應一唱而萬木聲哀鶴和之而嘹唳雲
雁之而徘徊小於溟寸一兮大卷石于崔嵬遊斯山也爲
之擴千古之胸臆築百壘之瑰瑰又有沉潛性命結自仙
胎心根月旅足躡蓬萊修眞有祕作賦多才綻頃刻之琪
花造遼邈之玉臺翔步而蛟龍起舞咳唾而飛瀑喧豗遊
斯山也爲之會天地于靈對脫筌蹄于形骸更有胸羅斗
宿掌握風雷白虹日貫赤幟風開蕩湖波以習戰聚陣石
以成堆前僞之雲橫勢振役師之霧隱鋒埋千峯戟攢刻
玉將軍之武庫萬嶂闔合蝸漢諸葛之風臺遊斯山也爲
之仰青天之澗滸種白楡以栽培若夫四賢一堂九野別
壤書出豐肥心地平廣綠薺旋繞以爭鳴著辯排立以聽
講紙貌青蛙之聲變斷野狐之想勤問學以周行陶德性

以涵養其存心也活活潑潑而融古今懇懇切切而闡幽
深山之高兮道範嶙峋湖之青兮性海靈明水雪只淨雪
筵走精蹤凡山之絕巘兮日是遊人之不登臨因而垂之
曰赤鵝飛去人青冥石貌猙獰似老人手攜藤杖摘星辰
少微移在紫微庭百丈光鋩煥帝京禪封五嶽間邦寧萬
世河山抵掌平雅調賡歌誰與聽虞絃一曲韻沉沉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終

後學瀏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記

會元堂記 淳祐庚戌賜名文宗書院皇慶二年又建為會元堂 詹轍采

書院舊剏于鵝湖山四先生講道所也混一後假道人闖過其山風泉逸響如奇參聞不能不以之興懷會惟齋趙令尹獲聞大概謂舊講堂廢令遷之縣治西北隅謂曰韓文公嘗守潮陽郡人思之廟于刺史堂後元祐五年徙于城南七里子瞻作記謂公之神猶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然則堂之剏要不過以記後人之遐思耳蓋學無常師以道為宗道無定體以心為主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何莫非道之所存而可以其地閒之乎先是鄉士僧達于市東有書樓鵝湖對峙煙霞蒼翠在窗几間高山仰止流風宛然皇慶元年太守資公下車之初恭先謁奠登斯堂也領略務稱大觀非獨銳意新之時樂平黃謙為此山長偕在學吳先生師道承侯之志鳩工庀材不兩月而堂遂成危樓兩廡輪奐翬飛高明爽塏視昔有加不廢而辦嘗有鄰溪地租為豪猾所據侯徵黃[illegible]

入倍增外有二都寄莊田四百畝歲收租百四石侯核實而歸之比常歲之所輸又益四十石焉繼自今來遊來歌之士亦孔之厚矣侯諱汝舟燕山後保定人也

修鵝湖書院記 節畧 劉曰寧

余行鵝湖山下拜謁四先生祠見祠宇傾圮以告邑侯唐公相與捐俸剏修祀春秋焉既竣慨然曰斯非朱陸之癸卯那年譜志明和詩與論對序無甚相左唯是尊德性道問學兩語若不相下後人遂以為壁壘過矣夫紫陽未嘗離德性平居踐履學固無弊也金谿傳註之說似公子提臥內符入魏軍一何勁而然而古者爻象不四更韋編不三絕耶且夫人之能問能學者又屬何物無非日噫非鳳邪即金谿未嘗廢學問也下至討論學問無弊也紫陽九經諸疏學者以為津梁為扃鑰過耶功耶晚年論定豈不廓然見乎生平謂金谿取逕蔡嶺不無稱枉者譬赤水有元珠至杳冥矣世有駿而去之爾兩人相與治舟楫沂江漢積而用之一人循循無忘舟楫一人若不知有舟楫嗟嗟驪龍之領亦水之藏千百年來無人探取此兩人者功相得也年譜志門人諸說不足深信

此與東西諸侯不帝齊秦者何異呂氏于朱陸在鼬蜀幾爲調停大道何異耶在易有之不謀不介繇有天符不同之同所以大同自此義不明致廓然共由之路劃爲鴻溝不歸孟子道一之旨辯之不可不早辯也康侯諱應翁少有志學問仁明廉幹三年貽由

大治萬曆庚寅記

文宗書院記　汪偉

文宗書院者以祀晦翁朱氏東萊呂氏復齋象山二陸氏者也宋淳熙間四君子嘗約講學于鵝湖山皆不遠數百里至止相與極論不合罷去而繼以書劄

往復辯難勤盈卷帙後之人重四君子之道而仰其平生因即其地祀事焉景慶淳祐間請于朝賜名文宗迄今中間廢興遷徙不一最後移于山之絕頂正德辛未冬十有一月提學副使關西李夢陽按縣臨袞登謁歎險危峻人跡殆絕屋且壞乃下詰故址則已鞠爲荊榛久矣慨然興懷顧縣尹秦禮曰先哲遺躅在是奈何去之而以奇險爲哉吾欲復舊觀何如秦侯曰此禮夙心也乃議去毀礫剪除宿穢爲屋若干楹仍扁曰文宗書院落成舍貲如規視四君子周旋一堂而聆其謦欬使來求記惟晦庵倡明道學

而上承伊洛東萊和之獨陸氏兄弟若自立門戶有終不能同者古人非好爲是紛紛也不肯苟同以求公是而已今晦庵之書列于學宮固家藏而人誦之而陸氏遺言微旨亦並傳于世讀者以爲如聞震雷驚走焉則其所自得而自信要有不可泯沒者晦庵嘗稱陸氏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欲棄短集長以自立則夫同異得失之際豈末學所敢輕議哉其合而祀之久而不能廢者固亦人心之公也李公以節行文學表見于時其督學江右專以存心窮理爲教化首務而不拘拘文字尺度間于先哲過化之地表章尤

力所以開塞風示後進意甚盛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斯道其將復明乎敢敬記之以告登斯堂者秦侯舊有惠愛在民及再至益修前政是役也成于篁興詰畚之遺喞嗟而辦民不知費其亦知急先務者歟

重建鵝湖書院記　李奎

大江以西古稱文獻之邦書院之建不知有幾惟鵝湖之名與白鹿並傳于天下自宋迄今彰彰如一日由道學之在人誦習景仰日不能一日而或廢也夫朱陸之在當時皆以性理爲學然陸氏重在存心以

簡易自高朱子則先致知而後存心鵝湖之會反復講論終不能挈而合之無極太極之辯尤不免後世之公論厥後集諸儒之大成繼列聖之道統有功爲世者朱子也待氏得四明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推崇獎翼其學亦光大高明與朱子異趨而並立以西江二陸比河南二程東萊承中原文獻之懿親友朱子往來講辯造詣益深著述博議發明春秋嚴謹之旨殆無餘蘊蓋以聖賢之學自任有志于道統之重也然書院廢于宋季兵燹寥寥三百載間寒鴉古木荒蘚殘煙過客興嘆莫有能創而新之詎不有待乎昇

泰四年春郡守四明姚公堂按行屬邑道經鵝湖尋訪舊址惟見朽柱一楹屹立叢棘中顧瞻慨嘆亟欲興復適都憲姑蘇韓公巡撫至郡首以爲請公曰此盛舉也尙教崇賢有司之首務容可緩乎遂授以成算涓吉興工創以祠堂後爲寢室兩傍翼以廊廡中肖四先生像前構樓又前鑿泮池不踰月靡不奕然以新仍以鵝湖書院揭其扁示不忘舊也

鵝湖書院記　胡夢泰

天生人以形即賦人以性而四德具焉學問者所由復性之路也有徑捷之學焉則直從德性以入有積累之學焉則謂隨事隨地不可輟功太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有赤子之大人有大人之赤子赤子始之大人終之如錄啼笑而後有言辭有舞蹈而後有拜跪即此口體不即此啼笑舞蹈此朱陸之學未始不一而實互相爲用今讀其詩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是哀敬不自廟墓有也則德性之說也若竟將問學撤却則是臨墓可不哀入廟可不敬矣今鵝湖書院目擊頹燬而置之不修毋乃類于臨墓不哀入廟不敬與殆甚憶天啟年間閹婺孕子盜任冠帶時怒督與之角者無他人東林講學諸君子也閹怒諸君

子力竊詔毀天下書院鵝湖書院亦在毀中吾鉛諸多士憤然舉起而爭之曰有四先生而夫子之道大明毀書院撤宮牆之藩也是將驅天下士入禁室有死不可時邑父母船于多士之議卒得不毀四先生之像巍然今見此則諸生之德性常存而其從事于學問之功不可誣也思乾坤之所以久者德性爲之維也德性所以尊者學問爲之維也人四先生之祠瞻四先生之像討四先生之說思四先生之功恍然見德性焉修之與毀所係豈渺二月初不孝泰山唐縣行取至都門纔二日即聞先子之變扶服奔歸水

陸梗阻五月末始得抵里八月吾師機部楊先生訪
泰鵝湖山下瞻拜四先生像見階砌茂草蓬為變新
愴然久之曰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啓
多君子吾昔悠闕拜衛四先生士之盛勇之甚豈不
毀于豐而毀于怠泰愧謝曰幸生四先生講道之地
不能討論體行于日用之間顧此茅塞不除剃以風
雨令人廟者同墟墓哀誠不可厠身名教歸而謀諸
邑父母邑父母亦以為義之不可已但屢額于費之
無從出也邇來軍興賦棘俎脊彼于催科祠中故有
祠田六十畝大半皆石田棘壞里中奸黠者復以旂

糧賠入其內自輸賦外不足供歲胙求諸庫鏹又上
下出入不可問乃與同邑文學張子公佐遂心二難
往課學之三先生皆聚從若問梅余先生尤敢從吏
曰此吾夙志也而此有夙緣吾先司鐸于湖則若家
安定先生之舊皐比也今再任鵝麓為四先生祠下
韓氏曰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此實吾事敢不率先
多士共襄此舉昔者武城弦歌之聲達于四境藹有
吾假之為倅抑其時正當僧子為之師而且有澹臺
滅明為之士也聞之子羽賚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
璧二蛟夾舟子羽怒斬蛟沉璧三沈而河伯櫛受以

璧子羽毀璧而去可見古人于義之所在貨非所[illegible]
也始也劫以威不可得既也服其義棄如擲而況于
夾介先賢樂衛道脈諸多士之義當不後子羽可知
也捐貲不期多寡覩其貲之所有其于高山仰止之
心則一也猶之入道不期頓漸惟其賢之所近其于
證道復性之歸則一也然則豈徒是哉將與多士循
墻造門升堂入室相為質疑辯難切磋琢磨求所以
尊德性者一念之間一事之微懼流入于汙下而不
可返也求所以道問學者一念之間一事之微懼鶩
夫邪徑就大榛塞而不自覺也行見性體湛然道力

堅定原始要終不岐天人知行之旨出則處貞不迷
利害邪正之關諸多士賴有四先生與四先生賴有
諸多士與

蔡士英重建書院記　　安　煥

鵝湖一山自閩來走逆于三百餘里為鉛邑巨鎮東
望懷玉西瞰象山北挾東岫秀聳翠積蕩浴水溪寓
內之所推崇不徵中西江也昔賢呂東萊當宋學盛
時首與朱晦翁陸復齋象山四先生會講于茲參同
訂異往復辯難不一卷而足後儒高其風流景仰道
止爰為四賢堂以祀之然遞廢遞興時不一代去[illegible]

一人總之古聖薪傳先儒道脉必有賢人君子維持繫屬其間如日月麗天江河亘地經剝復歷晦明越終古而常存也詎一兵興若殘人謝故院鞠在荊榛

閩部臺蔡公以

皇上定鼎之四年假道人閩道其山風泉逸響如聆昔賢謦欬之聲愀然以修復興舉爲念會九年公節鉞豫章討叛服逆興廢考度雅歌被服之餘亟命吏庀治鳩工爲四先生重修壝宇焉凡書院租田清復指劃之計不遺餘力于以贍歲祀資後學悉如舊志而更增之其爲繼往開來興賢育德至不淺矣顧昔人謂

晦翁倡明道學上承伊洛而東萊劉之陸氏兄弟不自苟同以求至是故其微言遺旨並傳于世學者以爲震雷驚霆焉則夫異同得失之際古聖相傳唯此靈光不掩耳今公以從龍之彥起自東北結髮從征攻城掠地奕奕豐功固已勒旂常鏤金策而敦詩說禮造次必于儒者雖倥偬于未釋卷其篤學力行純忠至孝與朱呂正心誠意致知存心之學若合符節而光明洞達宏懿易簡則又陳同甫所爲推倒一世之智勇擴開萬古之心胸非耶先儒未同之論公殆將兼之宜其亟起而修明表章惟恐後也予謬綰東樞悔來之晚然猶見鼎新之始嘉與屬邑諸貝助成盛舉鏤之金石垂不朽焉異時竹帛椒槳禮讓後先于其堂仰四先生之道詎挹四先生之容止將公之籩豆于祀教鐸靡窮者固已登濂洛之庭入聖賢之域矣昔人云有世道之責者本其有聖賢之心有聖賢之心者宜先存諸士子之養若公者可不謂之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歟是爲記

文宗書院記　李光地

鵝湖書院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道處也昔東萊呂氏與朱子交善又于陸子有場屋之知見二君子

平日議論有不同者故約爲鵝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兄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爲書院以祠四賢起于宋淳祐間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千古者配祔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講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爲不可及白鹿延講朱子爲之避席稱善陸之于朱則有泰山喬嶽之歎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工夫者吾與子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辨往復之旨一則慮玩心高明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真二者于末學誠皆有

弊焉雖朱子亦謂宜合短集長庶無墮于一偏也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爲訾警二程張邵相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詞今諸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敘道統淵源並以周程張邵稱獎稍合不背以其小不同者爲病然則朱陸之異俎豆于一堂也而又何病乎今

天子衡量道術一以朱子爲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在學者誠宜禀皇極之彝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潢絕港之蔘也而又當知張邵及陸之于程朱其學雖微有異同而實

相成非若水火氷炭之不可入毋悄于楮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横議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癸亥歲逆藩變亂西江適在其衝兵燹之餘舊宇蕪圮康熙癸亥前令潘君士扁曾一修之今又頹廢榭鄉施君德洵以名進士來尹是邦政修人和百廢具舉惓惓名跡力爲更新介諸士恳皆留意文事故請于撫報加以懇獎規撫既備落成有期適余以丙歸經過侯與邑之人士邀請瞻謁而以祠記相屬余惟程政者首訪邦之明祀勝跡緇而修之右之君子皆然況夫孕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聽諸荒榛乎且夫書院之建實與

國家學校相爲表裏李渤高士爾講院之廢朱子猶惓惓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崇修江右故理學地必有遊于斯而俯乎興起以紹前緒者得明者之功于是爲大故不可以無書是役也施侯倡率任其勞費同力敦事則有衆人劉懋煒貢監生鍾如琨吳宗錦詹志魁生員潘掄奎士鵬韓心琦詹洪程遂許士龍張宗銓等例得並書故爲記

鵝湖書院恭記　白潢

康熙五十六年秋七月潢奉

命巡撫西江

陛辭日

特賜

御書鵝湖書院扁額一面楹對一聯額曰窮理居敬聯曰章巖月明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潢以九月詣其州越明年夏四月賫至書院懸挂訖衣冠士庶扶攜來觀鳳翥鸞翔光騰霄漢西江之士請爲文以紀其盛潢竊惟

宸藻輝煌有目者共覩而窮理居敬一言尤學者所宜盡玩也蓋理無形而著于事事至賾而統于理大而天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小而食息起居顯而禮樂兵
刑微而鬼神性命莫不各有其理學者于凡事之來
隨其大小微顯究其所當然更窮其所以然河南夫
子所謂或讀書以講明義理或尙友以鑑別是非或
應事接物以審其當否皆格物以窮理之事也敬者
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敬德之聚也君子莊敬日
強安肆日偷靜時不敬則昏迷紛擾無以立天下之
大本動時不敬則懈慢放肆無以行天下之達道故
學以存敬爲基作室無基則棟梁何寄爲學無基則
身心何依敬之不可須臾離也新安夫子所謂持其

志則氣自滿明學者當猛省此心則羣邪自息也大
哉
王言以四字統學術之全學者于此盡心焉士希賢賢希
聖聖希天參贊化育無難矣夫太平興國二年驛致
九經于白鹿洞考亭東萊亟稱之以爲德意良美惟
恐隆失兀于我
皇上親灑宸翰揭爲學之要昭示學者其敦化育材之意
固有什伯于太平興國者乎此邦之士相與博窮事
理以盡致知之方朝乾夕惕以端力學之基由博而
約自下而高以答揚

聖天子樂育之德則無負于學矣蕃崇躬際其隆爰因郡
人士之請謹拜手稽首而紀之

序

鵝湖書院六經圖序　　雷鋐

六經將以致用而其本則具於一心自其辯析精切
博通淹貫之後融而會之萬事萬物之理豈有出於
一心之外哉然日用飲食宮室車服之器數歷代帝
王治亂興亡之事蹟以暨乎天地日月之行度星辰
之次舍山川形勢之險易雖在上智豈能懸虛而索
冥坐而悟此古人左圖右書爲格物窮理之實學朱

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蓋徹內外貫始終而究極言之也知行並切
如目視足履交致其功或者乃疑一旦豁然貫通而
後誠意正心將終身無誠正之日可謂刻舟求劍拘
墟之至矣厥後世類以記誦辭章誇多鬭靡爲事即
講究經世之務而身心性命或反置諸膜外用心於
內者遂矯枉而過正謂萬事萬物之理取之一心而
自足將率天下而爲師心自用之人此學術之大弊
也廣信學官原有六經圖石刻備學者窮經稽古之
資吾門鄭君東里宰鉛山每至鵝湖書院與諸生講

論經學按圖指劃患其校訂未精訛舛間出爰細加
攷正凡易象天文列國疆域一字稍差即陰陽異位
南北殊方莫不燦然各歸其所明堂之制禘祫之禮
積為聚訟悉纂先儒成書折衷定論更融會六經之
源流漢唐以來之著述小學皆以各經之大旨石碑
體製難於展閱易以梨棗剞劂精工東里之用心有
益於經學厥功鉅矣今之為令者簿書錢穀日無暇
晷東里之治鉛山政通人和成效不著復有餘力俯
與剖廝汲汲如諸生時宜乎榕門陳中丞稱之為兩
江第一賢令也東里以是書刊發久屬以序余識見
譾陋不敢援心學以自逃願學者由經以求道體立
而用行庶天下有真儒學術無歧趨也是書所見與
天下學者共質之

鵝湖書院六經閣序　鄭之僑

六經皆經世之書也而實治性之書蓋治性體也經
世用也大體立而後大用行易兼四聖書備六王禮
兼三代詩列四始春秋明三綱九法聖人之精蘊盡
聖人之真性出矣見聖於經何如求經於性厥後莊
列申韓之徒異喙爭鳴而偽者奪真矣由漢及唐劉
向馬融陸德明輩解詁博引亦未免附會支離乎百
年來其洪勢勢六經之傳微而性道不幾幾乎熄乎
迨宋中葉周程開其宗朱子集其成明體達用而六
經始大明於天下此後世六經源流咸歸朱子者謂
其明善治性自有真也我
聖朝右文敷教經學大備
詔飭士子學務為己由聖賢之言以體聖賢之心之僑仰
承休明而致知格物之功不知所以用力遑由而治
鉛山民俗膠益甚辛酉春尊恢鵝湖遺址道範袁然
始覺異同之辯後人自紛意見而治性之功宗旨若
合符節益悟六經皆我注腳一語親切有味僑因以

朱陸之同自諸生也諸生若信若疑問出所藏六經
圖對明其系摹石於信州學舍披閱便檢編次上溯
位置井然先儒表章聖經厥功鉅哉迺細按其奇偶
之分日星之度疆域廟堂之制車服禮器甲兵之際
殺以逮鳥獸草木之名舛錯頗多不知者竟以蒙偽
誣其真本是誣賢以誣經也嗚呼偽之誣真漸可長
哉夫禪家之空心滅性儒者之存心盡性是真是偽
辯之宜早儒者端嚴敬慎隨事精察不敢浸為則心
存而理得禪家寂滅無理屏絕其思慮使心不得出
以致虛靜而已及羈制久而此心慣熟亦不定作主

心具萬理應萬事渾然皆備者性也反羈制如此比
其所以歸於空寂不識陰陽生成之義不曉人心道
心之別情性梏而不舒儀威乖而失當至於微言大
義又以爲非慈悲妙門其心死矣性滅矣而且以釋
學爲妄誘絕天下後世之真性噫差之毫釐謬之千
里僞爲心性憂僞何得不爲釋學憂乎麥公餘挑燈
披覽求矩于自夢書於碑碣之訛者正之其姓缺者
補之參稽諸儒集說歷數寒暑而脫成只質諸生諸
生以爲有禪初學請付剞劂僞愧一物不知一器莫
名何敢以浮夸者爲心性害而諸生曰勞之亂苗莠

之奪朱以其相似也舊圖久傳訛於世亟正之以醒
人心且況左有圖右有書古人遺意記曰禮器是故
大備大備盛德也是圖形制班然詮解詳明於奇偶
見陰陽之道焉於門牟見天文之象焉於疆域見王
制之均焉於廟堂見君臣之位焉於服飾見文物之
盛焉於車旗見三軍之勇焉於氏族見商賈之施焉
於鳥獸草木見育物之仁焉請之至再因鋟木以公
同人唯相與因圖考象其曉然於本真之不可僞爲
耶抑僞更有進者焉陸子謂六經皆我注腳而僞謂
學庸論孟又爲六經注腳學者因學庸論孟以尚夫

天地鬼神之微禮樂教化之原人情風俗何以不書
是非邪正何以不死依象數而人之徹神髓而出之
性之既治雖不言六經可也雖勿問六經亦可諸曰
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僞可與其助也又曰治民之術
無逾六經僞又可以自助也是爲序

鵝湖書院課文序　鄭之僑

文載乎道古今之離道者亦文質之亡也文斯外鶩
而已有從乎內英華節質之流唐虞三代特淡不
以文名者深於其道心之聲處皆文也自漢迄唐宋
撚瓢家馳驟變化軼跡百代獨董仲舒王通韓愈歐

陽脩諸人以道歸之惟其質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
其文粹然出於至正周似經程張似子朱集其成皆
後人相窺本原之論說者謂道不文不著毛嫱之姣
脂澤而容亦詎有純粹澗其質者哉僞本
命宰鉛四載挹其人文風氣明宋之遺來陸象金以沙固
王以璞藏珠以淵意其有先焉者余得發見於世而
珠玉亦永耀於時矣乎鵝湖四賢祠宋代坊以文宗
大賢獨爲文也坊者衛書之暇間與邑之紳士講求
斯道諸生背火撰採義而不足仍指蕊非餘俸資之
時時躬任督課蓄儲異人之質者大異人之文言

定有木也夫不朽其傳者道文不必其盡傳必傳不
朽之謂文則月賦有嘲岳陽樓記非之在後又何能
一乎人心者否則染翰腐毛何地無文娲西江風骨
道上月之而焚筆硯者累累哉文之體式不一其品
尚豈齊氣任翔躍艸色淡遠陸離索韻蒔香剪紅刻
翠初未可一格準者要有道衡其中腋聚千狐絲絲
萬繭期乎達意而止劌心怵目島瘦郊寒亦不以登
錄俚鄙乖乎體製學者泚筆業業乎根董王韓歐洎
周程張朱相闡之道文亦與傳也僑素有文癖暴庄
苦吟半硃之攻務麵心則何能刻翫也爰於諸生之

文詩閱付梓非敢必不朽祇冀多士存心於斯不磷
乎道他年流藻相投上佐
絲綸胥有實學以光
邦國其將為一鳴之先榮也夫是為序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一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二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鵝湖書田志

鵝湖講學會編悉先賢脩身體道之書而附以田畝
租數得毋其類不倫乎非也書院既設而無歲租以
贍之青士之意何此其義可知也其類不可忽也鵝
租四百餘石久侵沒於豪民猾脩欲除而奪其所有
恐積久者殆不可復乎僑寔儉無力不能捐請俸置
學田惟時存此作養人材之至意於爭墾不休者置

於官於好義樂施者實於官財以新產可計二頃有
奇統合康熙五十一年以後大約得歲穀肆百肆拾
餘石運貯官倉一以給本齋山長俸錢一以貲諸生
膏火自是講學行禮多士日奮興也雖然世遠則易
忘法久則獘生後之視今不亦如今之視昔耶爰附
於講學之後俾知都鄙有別者按籍可稽也東西南
北有界者慮豪强兼併也載以佃戶姓名穀數者俾
人查察不至有名無實也後世有力君子能續承而
光大之庶斯文厚幸之僑之厚幸也已

田租

一田坐落四都一啚共四十八畝五分其土名有九一曰井亭塢南止路北止江姓山東止查姓山西止唐姓山計坵共一百有九計畝一十六畝三分佃人郭隆認耕歲交租八石二斗五升一曰祠門前一塅共十坵東止祠墻西止塔地南止祠山北止祠路計官三畝四分帶租一石有五斗一曰寺門前大小十二坵東止水圳西止僧田南止路北止鍾李二姓田中有水圳帶租五石一曰鵝湖坪共十二坵南止張姓田北止蕭姓田東止路西止張姓田計官九畝七分帶租七石五斗俱佃人郭隆耕納也一土名曰大湖

庄一坵南北與西俱止鍾姓田而東則止曾姓田計官二畝佃人鄭四九耕歲交租穀一石二斗五升一曰諸家門前分二塅共九坵其上塅東止鍾姓田西止港南止港北止陳姓田其下塅東止鍾姓田西止港南止祠地北止水圳原額計官一十一畝四分內被水冲塞僅存一畝一分佃人暨光正耕種交租止一石五斗又一名諸家門前一塅大小十三坵東南止港而北則止陳姓田西則止查姓田原額計官五畝九分被水壅塞成地佃人董光鳳種麻交地租銀八錢五分此易穀以稅也又一名曰潘家山底原田

三畝九分被水推[illegible]地東止港及路西止祠田南止港北止陳姓軍田僅可種麻又一名四賢祠地計官一頃四畝一分內二塘計官六畝南止山北止路東止寺西止塔俱佃人姜如珍認納歲交地租銀叁錢除納銀外統計歲穀所入共二十五石此自康熙五十一年僧民互訟斷歸書院以平其爭也

一田六十一畝五分坐落六都分黃泥灣社公背周家隴楊門嶺牛崗塢榴石嶺荒田塢塘邊塘口黃竹塹劉茆塢十一處而黃竹塹又析分爲五劉茆塢析分爲二承種之者則佃戶邱萬生楊正發辛必賢三人

也邱萬生名下耕到黃竹塹田共一塅大小六坵南止路北止楊姓山東止祠田西止僧塘計官一畝五分又耕到黃竹塹田共一塅大小一十六坵南止彭姓山北止張姓田東止劉姓田西止本祠田計官三畝又耕到劉茆塢田一塅大小共二十四坵南止盧姓山北止楊姓山東止魏姓田西止本祠田計官三畝共交歲租七石九斗楊正發名下一耕到荒田塢田一塅大小二十四坵東南西俱止費姓山而北則止彭姓田計官四畝五分一耕到塘邊田一塅大小一十一坵東止楊姓山西止塘南止山北止路計官

一畝五分一耕到黃竹塹田一大塅大小一百有七
坵東止俯塘西止張姓山南止張姓山北止楊姓山
計官一十七畝五分一耕到猫石嶺田一大塅大小
共五十三坵東止陳姓山西止大路南止周姓田北
止魏姓田計官三畝七分一耕到牛蘭鳩田一塅大
小十二坵東西南北俱止吳姓山為界計官一畝五
分又耕到社公底田七坵東南俱止張姓田西北止
周姓田及大路黃泥灣田三坵東止路西止魏姓田
南止詹姓田北亦止魏姓田黃竹塹田二十七坵東
南與西俱止本祠田而北止楊姓山共計官一十三

畝三分歲交租穀共四十二石也辛必賢名下耕到
黃竹塹田一塅共四坵南止路北止本祠田而東西
如之計官一畝二分又耕到周家壠田一塅共四坵
東南止俯田西北止程姓田計官一畝五分又一耕
到塘口田一塅二坵東止俯塘西止周姓田南止周
姓田北止鄒姓山計官三分又一耕到劉坊鳩田一
大塅大小共二十二坵東止嚴姓山西止周姓田南
止周姓山北及劉姓田及本祠田計官六畝又一耕
楊門嶺田一塅大小二十四坵南止塘北止嶺界止
拱姓山西止彭姓山計官三畝歲交租穀共一十二

石合三佃共租六十一石九斗此康熙五十五年編
吏假官誣田共田仍歸官也
又一公置田坐落七都計官一十三畝五分土名有三
一曰翁家壠南止奈姓田北止奈姓田東止張姓田
西止劉姓竹山介新開共七十五坵一曰丫家源南
止胡姓山北止詹姓田東止陳姓田西北胡姓田共
計五坵又一曰丫家源之尾背東止詹姓田西止李
姓田南止李姓田北止程姓田共三坵佃人余士章
認耕共交歲租一十八石五斗
一康熙五十八年清出三十五都十四都田共一十一

畝二分有寄者皆士民爭變所致也三十五都之田
土名曰穆家丁大小六坵東止詹姓田西止任姓田
南北俱止周姓田計官二畝二分六釐七絲八忽佃
戶鄭漢升認耕歲交租三石七斗三升○十四都之
田土名曰油岸而油岸則細分為五一塅一坵計官
四畝東止大路西止本祠田南止倪姓田北止本祠
田一塅二坵計官三畝東止路西止本祠田南止本
祠田北止蔡姓田一塅六坵計官七分五釐東西俱
止本祠田南北則止江姓田一塅五坵計官七分五
釐東南西俱止江姓田而北則止本祠田一塅一坵

計官五分東南俱止本祠田而西則止范姓田北則
止空地佃戸祝有旺認耕歲交租九石此一十一畝
二分有谷之田共交實租穀一十二石七斗三升
一十四都之田又有歐瑞奇首報匿墾査出一十四畝
七分五釐也亦一坵土名油岸坂東南止水坑西北止周
姓田計官二畝五分一坵土名横板有二股一股一坵東
止大路西止蔡姓田南北俱止本祠田計官三畝一
股大小六坵東止范例田西止周姓田南止蔡姓田
北止本祠田計官五畝二分五釐佃戸余輝生認耕
歲交租穀一十四石七斗六升

一田坐落二十六都㨿原册計田一頃七十六畝六分
九釐共細分之土名一坵土名烏泥坑東止下㘭西止水
坑南止社公廟北止虞姓田計官一十四畝二分五
釐一坵土名香爐坵共二股一股東止路及本祠田西止
水坑南止本祠田北止山石嘴計官二畝一分四釐
一股東止山及虞田西止山南止路北止山計官三
畝一分三釐一坵土名下坑口計七股一股東止山西止
本祠田南止山北止本祠田計官二分一釐一股東
止山西止水坑南止本祠田及水坑北止山鳥計官
九畝五分八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山南止山嘴北

至水坑計官一畝八分五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山
南止山嘴北止水坑計官六分二釐一股東止山及
本祠田西止水坑南止下㘭北止本祠田計官一畝
一分四釐一股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南止山北
止山計官二分五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本祠田南
止山北止山計官三畝六分二釐一坵土名硐前計四
口田一十六股一股硐前之坂頭東止本祠田西止
山南止山北止路計田二畝谷七釐一股硐前之坂
頭東止本祠田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田北止行義
田計官二分五釐一股又硐前之坂頭東止行義田

西止本祠田南止行義田北止本祠田計官八分六
釐一股東止忠發田西止本祠田南止忠發田北止
路計官九釐一股東止行義田西止行義田南止行
義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二分二釐二股東止忠發田
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田北止行義田計官二分二
釐一股東止忠發田西止忠發田南止忠有田北止
忠發田計官六分三釐一股東止行義田西止行義
田南止本祠田北止路計官三分九釐一股東止園
地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九分
五釐一股東止山及園西止忠發田南止忠發田北

止忠發田計官三分四釐一坵東止山西止本祠田
南止塘北止忠發田計官三畝二分一坵東止忠發
田西止忠發田南止本祠田北止忠發田計官四分
一坵桐前之園底東止山及路西止菜園南止行義
田北止路計官一畝一分七釐一坵東止港西止忠
發田南止山北止路計官八分八釐一坵桐前之對
門東止山西止本祠田南止路北止本祠田計官六
分二釐一坵亦桐前之對門東止本祠田西止墈及
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九分共塘則
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

計官一畝二分也一曰門前共二坵一坵東止路西
止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水坑計官二畝六分九
釐一坵東止本祠田西止山南止本祠田北止山計
官八分五釐一曰社公前共二坵一坵東止山西止
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二畝零三釐
一坵東止本祠田西止水坑南止本祠田北止水坑
計官二畝零六釐一曰塘鍋前共三坵一坵東止忠
發田西止忠發田南止本祠荒田北止水坑計官一
畝八分七釐一坵東止水坑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
田北止行義田計官七分三釐一坵東止水坑西止

本祠蕭田南止水碓北止忠發田計官[illegible]分三釐一
曰後門塢共十坵一坵東止水坑西止山南止水坑
北止水坑計官一畝九分一坵東止忠發田西止山
南止忠發田北止忠發田計官一畝一分四釐一坵
東止行義田西止行義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
計官八分八釐一坵東止本祠田西止山南止山北
止山計官一畝八分五釐一坵後門塢之滸沿東止
山嘴西止本祠田南止墈北止山計官一畝一分三
釐一坵後門塢之爛泥壠東止水坑西止水坑南止
水坑北止水坑計官七分三釐一坵亦後門塢之爛

泥壠東止本祠田西止忠發田南止水圳北止忠發
田計官一畝又一坵後門塢之爛泥壠東止行義田
西止山南止山北止[illegible]田計官四畝一坵門後塢之圳
邊東止山西止水坑南止水坑北止水坑計官一畝
六釐一坵門後塢之磡邊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
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計官四畝六分三釐一坵
後門塢之版上東止本祠田西止忠義田南止山北
止本祠田計官二畝一坵亦後門塢之版上東止水
坑西止碓南止山嘴北止本祠田計官二畝八分七
釐一曰楮碓塢共一坵東止本祠山西止本祠山南

止水坑北止本祠山計官一畝二分一曰荒田塢二
股一股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山南止行義田北止
本祠山計官九畝八分一股東止忠發田西止忠發
田南止忠發田北止水坑計官四分一曰大路椰背
共一股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路計官四畝五
分一曰橋頭竹山背共一股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
北止山計官二畝五分一曰塢尾共一股東止山西
止山南止小路北止山計官七畝五分一曰末塢壠
共一股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圳計官三畝四
分八釐一曰大荒坪二股一股計田四畝七分一股

計田一十畝東西南北俱止山爲界一曰中央塢亦
二股一股計田五畝五分一股計田五畝五分八釐
東西南北亦俱以山爲界一曰細荒田塢一股田一
畝共東西南北亦以山爲界一曰茶山塢三大股一
股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南止水坑北止山計官
一畝七分一股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山計官
一十二畝一股亦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山計
官九畝三分一曰南塢共二股一股東止山西止山
南止路北止山計官四畝七分一股東止山西止山
南止山北止山計官八畝三分二釐又一曰烏泥坑

外一股東止路及山西止水坑南止山石嘴北止坑
及山嘴計官二畝七分五釐此係康熙五十九年匪
類羅追入官撥歸書院有闔民曾元魁熊招生等認
耕歲僅交租穀四十六石或違而廉之或吳而隱之
未可知也

一乾隆元年知府陳世琯斷課娶民婦爲妾罰贖銀三
百兩發買七都民田八畝五分地二分五釐二都民
田一十三畝一分二釐五毫十九都民田七畝共七
都之田一土名下塢大小十三坵東止程姓田西止
葉姓山南止葉姓山北止葉姓山計官一畝五分一

土名大塢七坵東止胡姓田西止縣姓田南止山北
止山計官三畝七分五釐一土名柿樹塢一坵東止
程姓田西止路南止程姓田北止程姓田計官一畝
五分一土名庵塢共三坵計官一畝五分南止葉姓
山北止本祠田東止葉姓山西止本祠地共地東即
本祠田矣而西則止葉姓山南與北俱止本祠田計
官二分五釐佃戶余繼祖認耕歲交租穀一十一石
五斗五升二都之田一土名畤田坂大小一十一坵
東止廣姓田西止鄭姓屋基南止祝姓田北止港又
一土名絲家坑一坵東止祝姓田西止貢姓田南止

貢姓田北止鄭姓地共計官一十三畝一分二釐五毫佃戶王茂蓮認耕歲交租穀一十三石一斗十九都之田一土名西塢壠大小一十二坵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傅姓田北止山計官二畝一土名羅六塚一坵東止傅姓田西止路南止傅姓田北止傅姓田計官一畝五分一土名水袋隴田一坵東止坑西止傅姓田南止楊姓田北止楊姓田計官二畝一土名正官坂田一坵東止吳姓田西止楊姓田南止范姓田北止張姓田計官一畝五分佃人張志英認耕歲交租穀八石四斗統計價買田共二十八畝八分七釐五毫計歲租所入共三十三石零五升統合前租則二百一十一石九斗四升而實田則共三百五十四畝七分二釐所謂舊租也至查幾得所載者則已沒不可考矣乾隆五年三月僑治茲土越五載或勸捐或新墾共得新租二百一十九石五斗其畝數都分佃戶姓名再為細列于左

一乾隆五年冬二十四都民人劉序若遺失荒地土名曰鄭家港尾經僧承慶報墾互控訴歸書院只息其爭計坵段一十有二東止楊樹林西止大河南止大河北止大路丙田計官一十五畝三分三釐地計官四畝四分七釐原墾人詹承慶認佃歲交租穀二十五石

一乾隆六年查出漏稅田八畝坐落二十都三啚去處土名臼到底窟計五坵東止王姓田西止水坑南止山北止路佃人蔣文達認耕歲交租穀一十石○同都查出匿墾田一畝七分五釐土名上西若共六坵東西俱止山南北俱止田佃人傅九三認耕歲交租穀五斗○查出三十八都田七分土名池圳沿東止李姓田西止水圳南止陳姓田北止李姓田佃人陳世堯認耕歲交租穀一石共田十畝四分五釐共入歲租一十一石五斗

一乾隆七年軍丁許繼仁開墾二處願歸書院一處坐落四都一啚土名沙凹裏大小三十七坵東止大河西止軍田南止麻地北止大河計官十畝一處坐落十七都一啚土名馬橋頭大小四十四坵東止大河西止港洲南止大河北止高塆計官五畝紫溪佃人陳仁元陳仲隱認耕共輸租穀一十四石○生員周仕鵬等爭墾歸公清丈出田四十九畝土名老港洲分二股一股大小九十坵一股大小二十五坵東止小港西止大河南止乾港北止大河中有崖基佃人

林信義吳國粱君之共認耕歲交租穀四十九石○
五月清出甕田二畝五分坐落九都土名紗帽石大
小六坵東止王姓地及路西止八都六堡塅東止胡
姓衆田北止紗帽石佃人胡九嘉認耕歲交租穀五
石○又冬十一月查出熊招生曾元魁等盜賣三十
六都官田二十九畝三分五釐土名茶山塢前坪等
處一賣與劉宗茂茶山塢田一十二畝東止水坑西
止山南止水坑北止山及路鄧着劉宗茂認佃歲交
租穀一十石一盜賣與鄭秉先田一十二畝土名亦
曰茶山塢東止山脚西止橫山南止水口大坑北止

周山及橫路仍着鄭秉先認佃歲交租穀一十石一
盜賣與熊德華田二股土名前坪上股東止山西止
水坑南止水坑及山北止山下股前坪之水口東止
山西止水坑南止山北止坑共五畝三分五釐仍着
熊德華認佃歲交租穀五石蓋以盜買者認耕杜欺
隱也共得租穀九十三石

一乾隆八年勸貢生范帝謨捐助書院田五十畝坐落
十五都土名分十四處一曰社公背田一坵東止山
西止程姓田南止山北止山計官三畝一曰鄭家嶺
田二坵一坵東止路南止水坑西止程姓田北止陳

姓田計官二畝一坵東止大路西止水坑南止山北
止鄭姓田計官三畝一曰門前田一坵東止大港西
止小港南止趙姓田北止大港計官二畝五分一曰
孫前東止山西止陳姓田南止水坑北止水坑計官
三畝一曰沙亭嶺東止鄭吳二姓田西止大路南止
鄭姓田北止高塅及李姓田計官三畝一曰楊家壠
田二坵一坵東止俞姓田西止山南止俞姓田北止
吳姓田及路計官一畝五分一坵東止鄭姓田西止
山南止鄭姓田北止鄭姓田計官一畝五分一曰茶
樹塢田一坵東止山坑西止山南止山北止水坑計

官一畝五分一曰沙嶺雞巷并廸寵子山黄沙嶺共
二坵東止高塅西止吳姓山南止水坑北止吳姓山
計官共九畝一曰黄系橋田一坵東止屋基西止小
港南止邱姓田北止陳姓田計官五畝一曰瀨山背
田一坵東止大路西止鍾姓田南止山北止高塅及
大路計官一十二畝一曰虎背坑田一坵東止山西
止山南止山北止水坑計官一畝一曰門口田一坵
東止大路西止小港南止趙姓田北止大港計官二
畝車路佃人蔡元秀杜十三呂玉秀杜仲茂共認耕
歲交租穀五十石○又勸歲貢生曾鏞義助鵝湖書

院田一十五畝三分一釐弁塘一口坐落四十七都
土名一円下塘塢分二股一股一十六坵東止姚姓
塘西止姚姓田南止曾姓山北止姚姓山一股計八
坵東止姚姓田西止姚姓塘南止曾姓山北止姚姓
山計官一十畝五分內塘計官三分一釐佃人鄭元
重耕種交租穀一十石五斗一土名曰仙人塘大小
三坵東止五龍庵山塝西止大路南止曾姓田北止
五龍庵田又一土名曰裤襠坵大小三坵東西南北
俱止姚姓田為界上下計官共四畝五分佃人陳如
玉耕種交租穀四石五斗○又自捐俸價買吳伯勝

田共二十坵東止吳姓山西止木祠山南止水坑屯
止王姓山坐落十五都黃沙嶺去處仍佃人杜仲茂
杜十三認耕交租一石以其荒而輕之也合兆曾所
捐則六十六石

一乾隆九年春撥入義橋田歸入書院共八畝五分五
釐坐落二都土名一曰華家塢東止山西止山南止
劉姓田北止本祠田共五坵一曰硯家山又曰入口
源東止葉劉二姓田西止劉姓田南止水坑北止水
坑上下共六坵一曰天井塢二股一股東止劉姓田
西止劉姓田南止水坑北止劉姓田一股東止山西
止尹姓田南止劉姓田北止劉姓田共二坵一曰招
公源二股一股東止尹姓田西止劉姓田南止劉姓
地北止馮姓田一股東止馮姓田西止馮姓田南止
馮姓田北止劉姓田共二坵一曰庄塝背二股一股
東止萬姓田西止墻南止路北止陳姓田一股東止
水棟西止劉姓田南止王姓田北止劉姓田共二坵
一曰黃十五橋東止劉姓田西止劉姓田南止水圳
北止劉姓田一坵原佃人王繼承認耕歲交租穀
二十石○生員丁毓祉遺荒田被劉君佐佔墾願歸
書院可得田六畝有零坐落二十七都土名庵山底

東止江姓田西止山南止劉姓田北止饒姓田大小
共十一坵仍予劉君佐認佃歲交租穀五石○民人
江雲偷賣伊族賣丁梭田丈溢五畝壹分叁釐愿歸
書院以資膏火坐落二十五都十保土名一曰楊林
洲大小六坵東止江有倚田西止軍田塝南止新港
北止本祠田計官三畝四分九釐七毫五絲一曰倒
港底大小八坵東止塝西止江姓民田南止祠田北
止祠田計官一畝六分三釐二毫七絲併尚認佃歲
交租穀五石二斗○同墾劉伯欽劉洪福於倒港底
墾田二股一股大小二坵東止劉姓田塝西止江姓

荒地南止港北止祠田計官六分伯獄認耕歲交租穀六斗一瑕大小三坵東止祠山西止港南止祠田北止胁計官五分三釐洪福認耕歲交租穀六斗○又生員陳寶鑑與民人侯發生爭衆供斷歸書院坐落五都土名下李尾共二瑕一瑕東止陳家地西止祠田南止陳姓老田北止港計官一畝四分三釐三毫付陳鑑認耕歲交租穀一石五斗一瑕東止祠田西止史家洲地南止水圳北止小河計官一畝二分二釐七毫付發生認耕歲交租穀一石五斗共計歲穀三十四石四斗合之五年以後所增則實田共二

百一十四畝八分七釐七毫帶租穀則二百二十九石有九斗也

山租

一山計官一十一頃一分一釐坐落四都一啚土名大源坑産雜木東西俱止山分水爲界南止山頂尖爲界北止劉觀類山爲界雁木交租佃人郭隆看護郭隆即書院門斗也

一查匯類伊姓山計官一頃三十八畝一分撥入書院坐落三十六都去處土名一曰桐前共二障一障東止十六都界西止嶺南止大坑北止大嶺分水一障

東西南北俱止本祠山爲界一曰烏泥坑東止虞姓山西止嶺分水南止祠前北止嶺一曰黃泥嶺東止石際水坑西止水坑南止荒田胁北止田一曰桃袑塢東止降分水西止嶺分水南止塢坑北止嶺分水一曰雙坑口二障一障東止嶺分水西止港南止山北止田一障東止虞姓山西止水坑南止嶺分水北止水坑一曰光頭嶺東止上坍塢中西止水坑南止嶺分水北止港一曰南坑口東止夏姓田西止嶺分水南止乾坑門北止田一曰雙坑口西邊共二障一障東止降分水西止水坑南止嶺分水北止坑一障

東止嶺分水西止水坑南止靦姓山北止夏姓山一曰龍潭共二障東止山分水西止大坑南止路北止大降缸下一障東止嶺分水西止水坑南止港北止水坑一曰上畴共二障一障東止水坑及夏姓山西止嶺分水南止嶺分水北止塢口一障東止十六都西止港南止墓地塢北止港一曰墓地塢東止水坑西止墳山降南止夏姓山北止墳門此山雜木茂林界連官田佃人熊招生曾元魁看護每歲催交租銀三兩一錢

一乾隆八年捐買十五都吳伯勝民山一障土名黃沙

嶺東止與姓墳山西止山買南止大水坑北止王姓
山界佃人杜仲茂杜十三看護竹木偷木交租

房租

一乾隆七年捐俸價買房屋一棟三間附于育英堂後
暫歸入書院歲收租銀四兩

一乾隆八年同首士鍾　發等於橋之東北蓋造店屋
五間內鋪戶黃淵蓮認租店屋三間歲交稅銀十兩
鋪戶張志學認租店屋二間歲交稅銀十兩於橋之
西北蓋造店屋四間內鋪戶丁天章認佃一間半歲
交租銀五兩鋪戶丁天章認佃一間半歲交租銀五

兩其餘一間鋪戶吳政先認租歲交稅銀二兩又於
橋南之坊門內蓋建店屋東西合對共二間鋪戶許
登榮頼俊共租歲交稅銀五兩於橋上接搭蓬店二
間馬日秀方老三租排雜貨共交租銀四錢橋東外
之東蓋造店屋一間鋪戶程元華認租歲交稅銀
兩五錢橋門外之西蓋造店屋一間鋪戶何其美認
租歲交稅銀二兩於橋中與鋪戶議以信認租歲交
稅銀五錢其於鈞官實店屋原非公產因移官基之
碑以便已照歲交稅銀二兩統計租銀所入共四十
三兩四錢合之首捐房稅則四十七兩奇四錢也

以上增田二百一十四畝八分七釐七毫合前田共
五百六十九畝五分九釐七毫增租二百二十九石
九斗合前租共四百四十一石八斗四升也置店租
銀四十七兩四錢合山　稅地租共五十一兩而奇七
錢五分也共田畝輸將之數俱載四都一啚支宗戶
內歲額糧銀共二十三兩二錢一分三釐額徵畝米
共七石九斗八升九合田多賦少者以開渠爲公物
也故減之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　終

鵞湖講學會編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之僑撰之僑字東里潮陽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寶慶府知府鵞湖爲朱陸講學之所今其地屬鉛山之僑官鉛山知縣時因作是編首卷爲之僑所作圖傳贊考二卷至八卷皆四賢問答諸書及學規條約講義九卷爲之僑及雷鋐所立條約十卷十一卷皆自宋迄今詩文之有關於鵞湖者而之僑所作亦並錄焉十二卷則之僑所作鵞湖書田志也書中大旨多調停朱陸之異同其意蓋欲附於講學然實則惟以書院爲主故題詠名勝諸作亦皆收錄今仍附之地理類焉

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

〔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涵芬樓輯涵芬樓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湖繁勝錄一卷》提要

西湖老人繁勝錄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杭字韵

歲節四更諸廳人從各往本廳請官糾內前待班閣子內坐待大內門開文武百官入至殿階列班法物儀仗羅列禁衛待班齊邀聖駕登寶殿大臣幷金國奉使奏賀玉殿金階時有南番諸國貢寶進象到京朝退駕輿謹按輿原輿百官出內賀宰報每日常朝諸百官僚亦是四更至和寧門等候門開入內至垂拱殿下待班齊朝班或有奏事者了畢各退往各衙門治事

街市點燈　慶元間油錢每斤不過一百會巷陌爪札歡門掛燈南至龍山北至北新橋四十里燈光不絕城內外有百萬人家前街後巷僻巷亦然掛燈或用玉柵或用羅帛或紙燈或裝故事你我相賽州府札山棚謹案夢粱錄作山棚三獄放燈公廳設醮親王府第中貴宅院奇巧異樣細燈教人覩看

國忌日分有無樂社會初八日十二日十三日　恃田樂　喬謝神　喬做親謹按原本做親節結親杭俗謂今循之　喬迎酒　喬教學　喬捉蛇　喬焦鎚　喬賣藥　喬像生　喬教象　習待詔　青藥社　喬宅眷　穿心國進奉　波斯國進奉

禁中大宴親王試燈慶賞元宵每須有數火或有千餘

人者　全場傀儡　陰山七騎　小兒竹馬　蠻牌獅豹
胡女番婆　踏蹺竹馬　交袞鮑老　快活三郎　神
鬼聽刀
清樂社（有數社，每不下百人）韃靼舞老番人　耍和尚
斗鼓社　大敦兒　瞎判官　神杖兒　撲蝴蝶　耍師
姨　池仙子　女杵歌　旱龍船（船原疑缺）福建鮑老一社有
三百餘人川鮑老亦有一百餘人
車駕詣景靈宮朝拜祖宗外百司迎駕　中書省　尚書
省　門下省　後省　樞密院　祕書省　御史臺　諫
院　吏部　禮部　戶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太常

寺　太府寺　司農寺　大理司　宗正寺　將作監
軍器監　國子監　榷（榷原疑榷）貨務　雜買場　惠民局
料糧院　審計司　勅令所　玉牒所　安樂所　轉運
司　臨安府　激賞諸酒庫并三學學官前廊諸僧及在
城寺觀僧（僧原疑生）道兩縣耆老各立起居幕次香案花瓶爐
爐香燭迎聖駕起居駕頭到兩邊各有閤門一員坐馬上
前有班直喝班到起居拜再拜畢唱喏平身立閤門方行
馬次日駕過太一宮拈香畢方回沿路前後奏樂駕頭用
朱紅圓兀子一隻以繡袱蓋閤門捧於馬上二邊各有從
人扶策內諸司官吏引駕早夜紅紗梔子燈二百椀照過

知閤門事　閤門舍人　閤門宣贊　閤門簿書　閤
門看班　閤門祗候　修內司　八作司　儀鸞司　翰
林司　皇城司　軍頭司　內東門司　禁衛所　御服
所　絲鞋所　軍器所　符寶所　日曆所　講筵所
造作所　文思院　御馬院　車輅院　官誥院　登聞
檢院　進奏院　騏驥院　御輦院　御酒庫　左藏庫
內藏庫　南廊庫　封樁庫　閤子庫　祗候庫　內
軍器庫　御機房　畫院　天章閣　太醫局　國信所
逍遙子須用金龍內用乾紅羅緞金龍御座百花搭揺
十六人輦官擎擡前有人員招引兩邊有等干欄前近有

圓子簇護
諸殿屬　緝熙殿　垂拱殿　睿思殿　資政殿　觀文
殿　皇后殿　貴妃位　淑妃位　婉容位　美人位
才人位　婕好位　後苑　閤下
二十四班　行門班　殿前左班　殿前右班　內殿直
班　御龍直班　長入候祗（祗原疑缺）班　金鎗班　銀鎗班
弓箭班　弩直班　骨朶直班　招箭班　新舊班
東一班　東二班　東四班　東五班　西一班　西二
班　散直班　散祗候班　散員班　散都頭班　禁衛
天武班　皇城司親從官　上一指揮　上二指揮　上

三指揮　上四指揮　上五指揮
親事官　下一指揮　下二指揮　下三指揮　下四指
揮　下五指揮　外三指揮　黃院子　皂院子　司圍
御輦院　正供奉　次供奉　下供奉　御前中佐軍
頭引見司　押番十將　內等子　環衛官十員　帶御
器械四員　靜鞭警　步帥太尉　殿帥太尉　內知
省太尉　平輦　步紅漆輦眞金鈒龍釘鈒前後竿金龍
頭乾紅番羅搭擋兩　把兩羅傘二柄掌扇紅門簇帳
御九重禁衛　駕後官　中貴帶御器械四員　閤門
執傘執掌扇三員　從駕官單行馬　丞相　太師　吳

興郡王　樞密　知院　參知政事　同知樞密使　簽
書樞密使　雙竹馬　左尙書　內翰　給事　侍郎
諫官　右親王　承宣　觀察　防禦　刺史　殿前司
十軍將官兵士捌花　前軍　後軍　左軍　右軍　中
軍　護聖　神勇　王選　策選　遊奕　數萬人隨駕
一一恭謹低聲止有快行數隊脫膊各有執把　或執黃
羅傘　或執青羅傘　或托金香毬　或執黃羅扇　或
執馬靴　或執七寶劍　或執押衣刀　或執弓箭　或
執金壺　或背弓箭　或金洗嗽之類　內等子將拳捋
袖　高聲　觀瞻聖駕官員幕次密密相連宅眷珠翠

盈滿家家人物如堵以後每日酌獻　祠山張王生辰排
口上廟
七寶社　珊瑚樹數十株內有三尺者　玉帶　玉椀
玉花瓶　玉束帶　玉勸盤　玉軫芝　玉絛環
玻璃盤　玻璃碗　菜玉　水晶　貓睛　馬價珠
奇寶　甚多
香藥社　相撲社　川弩社　遏雲社　同文社　同聲
社　律華社　錦體社
梓潼　帝君生辰　蜀中士大夫寄居都城遞年諸社
陌上吳山沖天觀梓潼帝君觀酌獻設醮

霍山行祠　正賽長生馬社是諸王府節騎馬　或用
金鞍　銀鞍　繡鞍　養鞍　金勒　玉勒　烏銀勒
玉作子　碼碯作子　箱篋作子　透屏作子　七寶作
子　玉作子　玳瑁作子　沿路迎引到廟上露　臺
上相撲拌正殿妓樂社火酌獻廟前擁挨橋馬盈路多有
後生於霍山之側放五色烟火放爆竹廟東大教場內走
馬打毬射弓　飛放鷹鷂　賭賽叫　老鵝打綠　告天
子　番吃嘴　青菜　畫眉　賽諸般花蟲蟻　鵓黃　百
舌　白鵓子　白金翅　白畫眉　白青菜　白角全
眉　白青頭　蘆花角全　蘆花畫眉　鵓黃相思　紫

鵝綉眼　金肚鈿甖　蔡吉了　倒掛兒　留春鶯　寵尤非細　社火內有魚兒活擔上有　金龜　金鱗　金蝦[illegible]金鰍　玳瑁龜　玳瑁蝦　白龜　金鯵　金田螺之類

開煮迎酒候[illegible]所有十三庫十馬上馬　每庫有行首二人戴特髻著乾紅大袖選像生有顏色者三四十人戴冠子花朶著艷色衫子稍年高者都著紅背子特髻每庫各用丫[illegible]鬟五十餘人執勸盃之類或用臺閣故事一段或用羣仙隨時裝變大公專知各反[illegible]犒賞官會銀椀疋帛官員子弟沿路用人托諸色菓木蜜煎勸酒

後因搭滯禁之

上眞生辰　殿前司在京十軍各有社火上廟酌獻燒香諸處有廟唯殿前司衙內與遊奕軍廟燒香者人多士庶燒香紙不絕街市亦有社陌或遇望上出郊駕出錢塘門惟用禁衛人亦不搠巷容人觀瞻却禁西湖或往集芳園或在聚景園[illegible]降旨買市募士取索進上賞賜金錢銀錢駕泛御舟入四聖觀之看園內景物有瑪瑙坡　秦朝檜　六一泉　和靖先生墓　賞翫至晚方回鑾[illegible]降旨令諸門夜深方閉恐踏傷人之故

清明節　公子王孫富室驕[illegible]民踏青遊賞城西店舍經營[illegible]輻湊湖上開張趕趁

酒名　玉練槌[illegible]思春堂[illegible]皇都春　中和堂　珍珠泉　有美堂　雪腴　太常　和酒　夾和　步司小槽　宣賜碧香　內庫流香　殿司鳳泉　供給酒　瓊花露　蓬萊春　黃華堂　六客堂　江山第一　蘭陵　龍游　潘葑　府第酒[illegible]慶遠堂　淸白堂　藍橋風月

起店　鋪羊　三鮮　炒雞　桐皮　澆皮　䰞生　蝦燥三刀　棊子　火燠　經帶　鋪雞　造羹　鹽煎飥餼　混飩　帶汁煎　羊泡飯　生熟燒

食店　海鮮頭羹　三軟頭羹　江蟠柱　大片腰子松花腰子　燥子決明　二色䲁兒　江魚玉葉　鱘魚拖灒　羊頭鼃魚　鍋雞鼃魚　奪眞元魚　蒴花饅頭

蒴羊事件　葷素簽　鍋雞簽　雜菜羹　蟾蜍簽𦎧羹羊　盞蒸羊　羊炙焦　大包子　羊血粉　龜背大骨　乾京果　南京棗　番蒲萄　巴欖子　御斑圖　松陽柿　蜂兒榧　藥滓魚　錦荔枝　大圓眼頂山栗　蜂兒乾　蓮子肉　糖霜　梨花　梨條　梨

肉　桃條　大蝦巨　蟀鮚乾　大鱘魚　人面乾　江
蟣肉　芭蕉乾　大決明　沙魚線　鰐魚乾　銀魚乾
荳蔻花　索菓　餅菓　饋子　孔酥　時果　羅浮
橘　洞庭橘　花木瓜　餘甘子　賞花甜　亢堰藕
青沙爛　陳公梨　乳柑　鵝梨　甘蔗　溫柑　橄欖
匾橘　香棖　海鮮　江蟮　青蝦　白蟹　香螺
竦螺　石首　蝤蛑　鰣魚　烏賊　鰛魚　江魚　鰭魚
蚶子　蛤蜊　淡菜　鮮蛤　白蝦　車螯　水母線
蜜丁　比目魚　望潮魚　火珠魚　蚵蚾魚　河魚
白魚　鯚魚　鯚魚　鯽魚　鯉魚　銀魚　鯖魚

青魚　白白類　鮎魚　螃蟹　黃螃蟹　鱘鰉[illegible]魚
肉食　入爐炕羊　窩粽　蠶豉　雙條劃子　皮骨蠶豉
猪舌頭　涷白魚　白爍雞　白燠肉　花事件　八
糟鴨　炕雞　炕鵝　燠肝　肚肺　糟鮑魚　犯脯鮓
醬　紅羊犯　影戲犯　箏條犯　皂角鋌　線條兒
肉瓜虀　雪團鮓　鱘魚鮓　春子鮓　黃雀鮓　荷包
鮓　玉版鮓　桃花鮓　三和鮓　大魚鮓　旋鮓鹹鮓
鵝鮓　削脯　苷脯　松脯　切鮓　飯鮓　茶果仁
兒　榛子仁　括子仁　松子仁　橄欖仁　楊梅仁
胡桃仁　西瓜仁　蜜煎　蜜金橘　蜜木瓜　蜜林檎

蜜金桃　蜜李子　蜜木彈　蜜橄欖　昌園梅　十
香梅　蜜棖　蜜杏　雞纏茶果　糖煎尤多　擔杖擣
木架子　香藥灌肺　七寶科頭　雜合細粉　水滑糍
糕　玲瓏劃子　全鋌裹蒸　生熟灌藕　水晶㵾子
筋子膘皮　乳糖魚兒　美醋羊血　澄沙糰子　天花
餅　皂兒膏　宜利少　煎鴨子　韈栗子　蓮子肉
爊肝肉　望口消　蜜棗兒　兔耳朵　酥棗兒　重劑
棗　糖壽帶　酸紅藕　寶索兒　玉柱糖　澤州餳
玉消膏　烏梅膏　韶梅膏　薄荷膏　香根膏　橘紅
膏　糖烏李　楊梅糖　法豆　輕餳

關撲[illegible]螺鈿交椅　螺鈿投鼓　螺鈿鼓架　螺鈿瓶
物　時樣漆器　新窰青器　乳窰楪碟　桂漿合伏
犀皮動使　合色涼傘　小銀槍刀　諸般斗笠　打馬
象棋　雜綵毬毬　宜男扇兒　土宜栗粽　懸絲獅豹
土宜巧粽　杖頭傀儡　宜男竹作　錫小筵席　雜
彩旗兒　單皮鼓　大小採蓮船　番鼓兒　大扁鼓
道扇兒　耍三郎　泥黃胖　花籃兒　一竹竿　竹馬
兒　小龍船　糖獅兒　蓍前樂　打馬圖　鬧竹竿有[illegible]
細用七寶犀象裝成者趕趁船　賣客弟子　攝弄泥丸
鹹酸蜜煎　旋造羹湯　唱耍令　學像生　弄傀儡

般雜班　紙撥酒　點江茶蔬菜　關撲船亦不少
寒食前後　西湖內畫船布滿頭尾相接有若浮橋頭船
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檻船搖船脚船瓜皮船小
船自有五百餘隻南山北山龍船數隻自二月初八日下
水至四月初八日方罷沓渾木撥湖盆乇都皆無　節日
大船多是王侯節相府第及朝士賃了餘船方賃市戶
岸上遊人店舍盈滿路邊搭蓋浮棚賣酒食也無坐處又
於賞茶處借坐飲酒南北高峰諸山寺院僧堂佛殿遊人
俱滿都門閑夜更深遊人轎馬盡絕門方閉
春教　馬步軍都總管京尹節制本府廂禁軍副總管數

員路鈐路分正將監押帳前統領撥發官隅官帳前使臣
六局提故二百餘員錢塘縣尉司仁和縣尉司城東都巡
檢使城西都巡檢使外沙巡檢茶槽巡檢海內巡檢管界
巡檢南蕩巡檢硤石巡檢赭山巡檢許村巡檢黃灣巡檢
東梓巡檢奉口巡檢各帶土兵一二百人入都轄總轄組
捕各有鼓樂各用馬軍受宣軍員驍騎呈武藝大軍合教
終日犒賞畢放教於路各施呈武藝正近遇婺（[illegible]）
（[illegible]）除燒香都城自有百餘社各迎引
東嶽生辰　都城社陌甚多一廟難著諸社酌獻或在城
吳（[illegible]）山行宮燒香或在城南壚山燒香或在城北臨平

行宮燒香或在城東湯鎮行宮燒香或就城西法華山行
宮燒香諸廟皆如此社陌朝拜錢旛社至日開正陽門獻
錢旛三五十首高者有二丈長獻物在外　孟夏　車駕
詣景靈宮朝獻同前
遇補年　天下待補進士都到京赴試各鄉奇巧土物都
擔戴來京都貨賣買物回程都城萬物皆可爲信
混補年　諸路士人比之尋常十倍有十萬人納卷則三
貢院駐著諸多士子權借仙林寺明慶寺千頃寺淨住寺
昭慶寺報恩觀元眞觀太學武學國子監皆爲貢院分經
入試每士到京須帶一僕一萬人試則有十萬人僕計二

十萬人都在都州北權歇蓋欲入試近之故也可見都城
之大
佛生日　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設醮祝延　聖壽作放
生會士民放生會亦在湖中船內看經判斛放生遊人湖
峰上買飛禽烏龜螺螄放生諸尼寺僧門卓上札花亭子
幷花屋內以沙羅盛金佛一尊坐於沙羅內香水中扛擡
於市中宅院鋪席諸人浴佛求化亦有男僧不佛（[illegible]）不
入人家求化
天竺光明會　遞年浙江諸富家捨錢作會燒大燭數條
如柱大小燭一二千條香紙不計數目米麵椀楪匙筯扇

子蒲鞋篠箒掃箒燈心油盞之類俱備齋僧數日滿散出
山
或遇進書　五府隔夜觀書次日習儀夜自祕書省前燒
秖盆密布到內前至五更引迎前用香案綵亭法物儀仗
紅紗梔子行燈二百盞兩行列親從禁衛兩侍中道數十
朱紅匣盛書在內用銷金龍圖袱蓋百官從行五府在後
入內進呈　聖上觀看畢午後方回祕省奉安
端午節　撲賣諸般百索小兒荷戴繫頭子或用[illegible]綵
線結或用珠兒結初一日城內外家家供養都插菖蒲石
榴蜀葵花梔子花之類一早賣一萬貫花錢不啻何以見

得錢塘有百萬人家一家買一百錢花便可見也酒果香
燭紙馬粽子水糰莫計其數只供養得一早便爲糞草雖
小家無花瓶者用小罎也插一瓶花供養蓋鄉土風俗如
此尋常無花供養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無花供養端午
日仍前供養角黍天下惟有是都城將粽揍成樓閣亭子
車兒諸般巧樣開鋪貨賣多作勸酒各爲巧粽茉莉盛開
城內外撲戴朶花者不下數百人每妓須戴三兩朶只戴
得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卽上宅院亦買戴盆種者官員饋
送諸府第嬌馬遇重午都戴合色頭髻荷花開納涼人多
在湖船內泊於柳陰下飲酒或在荷花茂盛處園館之側

朝鄉會亦在湖中或借園內
過[illegible]少年當殿唱名麗正門喝出狀元來三人第
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郎每有個各有黃旗
百面相從戴羞帽執絲鞭騎馬游街武狀元亦如此前名
人黃旗亦有多騎馬迎引富者雖各項亦如此迎引名[illegible]
[illegible]後者多乘轎旗亦少惟
狀元邇入期集所狀元局執事尤多
福州新荔枝到進上　御前送朝貴遍賣街市生紅爲上
或是鈸色或海船來或步擔到直賣至八月與新木彈相
接

六月初六日崔府君生辰廟在湖上湧金門外顯應觀者
是社火亦然有燒香者不少金橘團最盛
諸般水名　漉梨漿　椰子酒　木瓜汁　皂兒水　甘
豆糖　菉豆水　蔹[illegible]蘇飲　縮脾飲
滷梅水　江茶水　五苓散　大順散　荔枝膏　梅花
酒　白水　乳糖眞雪　富家散暑藥冰水
盆種　荷花　素馨　茉莉　朱槿　丁香藤
白殺雞頭　美醋姜蝦　薤花茄兒　甜瀣海蟄　椒醋
犯子　紅瀣乾鱔　抹肉瀣淘　銀絲冷淘　百花棋子
蓮藕瀣　瀣油兩　麻脯雞　芥辣蹄　紅薑豉　栗

米粥　蜜薄脆　糖瓜灌　寬焦餅　夜市賣七寶姜粥
殿司諸軍水教於白洋湖中各呈武藝如在平地御前軍
頭司內等子每晚演手相撲今有劍棒手數對打熬明堂
年大軍修啟自太廟前器路至內南門大禮年直置邦郊
臺下人之唱歌聲曲兩司不時犒設兩岸居民亦有犒賞
街市撲湔合　生絹背心　黃草布衫　苧布背心　撲
黑傘　花手巾　涼傘　涼簟　涼枕　紫紗裙　涼鞋
　暑月多於寬闊處避暑納涼
十三軍大教場教奕軍教場後軍教場南倉內前杈子裏
貢院前佑聖觀前寬闊所在撲賞并路岐人在內作場行
七聖法切人頭下賣符少間依元接上畨鐵子呑劍取眼
睛大裹捉當三錢教魚跳刀門烏龜踢弄金翅覆射斗葉
猢孫老鴉下棊蠟觜舞齋郎鵪鶉弩教熊使棒相棒王宣
弄麵打一丈方餅唱涯詞只引子弟聽洵員蓋是村人打
硬底擘破鐵橄欖　戾家相撲獵戶　寶山風藥鋪虎皮
　虎頭　虎爪　黃顯貴沒眼動滑樂　林週仙聖花撮
藥　天武張擊石毬　花馬兒撥石墩　廓介酒李一郎
野呵小說處處分數別亦有促頭消息撲弄箇瓜張上桃
婺州角兒　孟秋行幸仝前
御街撲賣摩侯羅多著乾紅背心繫青紗裙兒亦有著背

兒戴帽兒者牛郎織女撲賣盈市賣荷葉傘兒家家少女
乞巧腕巧乞上字原飲酒
促織盛出都民好養或用銀絲為籠　或作樓臺為籠
或黑退光籠　或瓦盆竹籠　或金漆籠　板籠甚多每
日早辰多於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鬬者鄉民爭
捉入城貨賣鬬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若生得大更
會鬬便有一兩銀寶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酥蜜裂食天下無比入口便化　撲賣時樣翻騰養喂促
織盆　諸般11籠　生餡饅頭　鵝鴨包子　相銀杏
炒椎栗　方頂柿　鹽官棗　玉石榴　紅石梅　晚橙
　紅柿　巧柿　綠柿　欖柿　雪梨　水晶蒲萄　太
原葡萄　木犀盛開　東馬塍西馬塍園館爭賞
或遇宣鎖仝番快行脫膊或宣內翰或宣給事或宣中書
戴紊帽執絲鞭騎馬快行簇馬直到禁中
錢塘江　城內外市戶造旗與水手迎潮白旗最多或紅
或用雜色約有五七十面大者五六幅小者一兩幅亦有
掛紅者其間亦有小兒在潮內弄水
中秋日使府教水軍并戰船打陣子於江內安撫在浙江
亭上觀潮弄潮人各有錢酒犒設江岸幕次相連轎馬無
頓處錢塘知縣并城南都廂彈壓幕次官員亦有錢酒是

夜城中多賞月排會天氣熱宿湖飲酒待銀蟾出海到夜
深船靜如在廣寒宮內　秋教迎新同前
外國進大象六頭駱駝二頭內有一雌象叫作三小娘子
於薦橋門外造象院頓之每日隨朝殿官到門前唱喏待
朝退方回前有鼓鑼各數隊雜綵旗三四十面象背各有
一大㲲帽執鑁著紫衫人從都著衫戴帽路中敲鼓鳴鑼
引入象院
大禮斗合用五格差五使提舉一行事務　大禮使　儀
仗使　禮儀使　鹵簿使　橋道頓遞使　差帶御器械
非環衛官權門外都巡檢便全裝衣甲內外巡警待　駕

宿太廟內六班戴帽子帽子上戴五指潤乾紅羅頭帶騎
馬帶甲著錦繡衫上著打甲包或緋或綠馬亦帶甲次班
亦戴帽帽上有鬧五指紫羅頭帶著錦衫或有帽子有珍
珠（非原作誤）姜芽帶者御龍直裹眞珠頭中巾瓜角兒尋常從
駕裹乾天角幞頭捧渾金紗（原誤全沙）羅　金洗嗽　金提量
玉柱斧　黃羅扇之類　行門擊　靜鞭　騎御馬
教駿　籠御應馬　御廚使　進御膳　後苑供進泣繁
（二字不可解）五格　玉輅　金輅　木輅　革輅　象輅　前
一月濂車車上一人鳴鼓始初以一千斤鐵壓車添至一
萬斤方住纔出玉輅閃試輅下拽索班直戴耳不聞帽子

著青羅衫青絹襪頭袴著青鞋裹紫羅頭巾內著緋錦襖
衫全似大神手扶青綿索拽玉輅　四輅不進呈惟有玉
輅進呈內試至日絕早輅下一行職事官率住車輅院頭
玉輅直至太廟前諸職事官登輅少立下輅四人御樂於
玉輅上御座側左右侍立玉輅復回入麗正門進呈立殿
門外　聖上垂簾殿門上看畢駕興玉輅回車輅院行禮
日隔日日有輅於太廟前輅屋下許萬民觀看來日駕幸
景靈宮回宿太廟是夜自太廟前燒杴盆直至郊（原誤壇）臺
沿路一作法物間杴盆一箇兩件一般幕次不容針職事
官往來盡著方心曲領法服都戴貂蟬冠次日主上乘玉

輅至郊臺青城殿候三更上壇行禮事畢駕復回內至曉
　主上登門放赦近侍邀　聖駕禁衛簇擁樂官前引一
派樂聲遞至麗正門上登御座龍直捲簾擡起黃羅傘五
府立內侍團遶看十將搶金雞大理寺臨安府獄子押戴
花枷罪人至內門下待閤門讀赦書畢獄子奏　聖躬萬
福山呼謝恩了開枷放罪人罪人叫快活赦天下駕興宰
執退百官出一派樂聲前引禁衛駕回鑾　冬孟　駕詣
景靈宮同前
駕出三日比尋常多出一日緣第三日駕過太一宮燒香
太一殿謝禮畢賜花自執政以下依官品賜花幕士行門

快行花最細且盛禁衛直至捌巷官兵都帶花比之尋常
觀瞻幕次倍增乾天門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鋪錦乾坤吳
山坊口北（作東比北）一望全如花世界

諸殿閤分　皇后　貴妃　淑妃　美人　才人　婉容
　婕好　國夫人　郡夫人　紫霞帔　紅霞帔大內樓
檐外約有五百餘乘轎到宮先回入內於位次中待駕回
看戴花

預賞元宵諸色舞者多是女童先舞於街市中瓦南北茶
坊內掛諸般瑠棚子燈諸般巧作燈福州燈平江玉棚燈
珠子燈羅帛萬眼燈沙河塘裏最勝街市撲賣尤多紙燈

不計數目清河坊至衆安橋沙戲燈馬騎燈火鐵燈進餓
架兒燈象生魚燈一把蓮燈海鮮燈人物滿堂紅燈燈火
盈市撲賣到元宵小春盆花奇巧葉兒　寧宗聖節金國
奉使賀生辰畢觀江湖玉津園射臨射時二人叉手立於
垜面前係招箭班急來祇應專一挨箭奉使以爲神人射
射畢出山於錢塘門外西湖邊更衣亭換番裝緣奉使以
下到驛都著本朝賜服著錦絡縫錦盤領大袖帽子上亦
用錦貼正伴使相伴中節人行並馬（上兩是班直行馬下
兩是番人行馬）遞之指點回頭看城內山上人家層層疊
疊觀宇樓臺參差如花落仙宮下節步行爭說城裏湖邊

有千個扇面不曾說我北地草木都衰了你南中樹木尙
靑蓋江南地煖如此蔬菜一年不絕此月有臺心菜　黃
芽菜　矮菜　甘露子　菠菜　芋頭　芋妳　山藥之
類葱韭尤多
一陽節近　都城鄉風擡𥓨翟淳大蝦栗子郎君糞之類
多撲十淳三文一撲撲一隻鬪雞饒兩貫會或饒一貫伍
伯文足拗一鏝饒三撲攔街鬪撲
過雪公子王孫賞雪多乘馬披氈笠人從油絹衣氈笠紅
邊湖岸骿骿湖中船內亦然人多南山大小院有三百餘
寺諸刹鐘樓佛殿似粉裝酥飾園館亭臺如銀鑲玉碾深

冬冷月無社火看却於瓦市消遣
瓦市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　惟北瓦大有勾欄
一十三座　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
解元背做蓮花棚常是御前雜劇趙泰王芬喜宋邦寧河
宴淸鋤頭段子貴弟子散樂作場相撲王僥大撞鉎山劉
子路鐵板踏宋金剛倒提山賽板踏金重旺曹鐵凜人人
好漢　說經長　嘯和尙　彭道安　陸妙慧　陸妙淨
　小說蔡和　李公佐　女流史惠英　小張四郎　一
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
小張四郎勾欄合生雙秀才　覆射女郎中　踢瓶弄椀

張寶歌　杖頭傀儡陳中喜　懸絲傀儡爐金線　使棒
作場朱來兒　打硬孫七郎　雜班鐵刷湯　江魚頭兎
兒頭菖蒲頭　背商謎胡六郎　教飛禽趙十七郎　裝
神鬼謝興歌　舞番樂張遇喜水傀儡　劉小僕射　影
戲尚保儀賈雄　賣嘌唱樊華　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
郭四郎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　喬相撲黿魚頭鶴
兒頭鴛鴦頭一條黑斗門橋白條兒　踢弄吳全腳耍大
頭　談諢話蠻張四郎散耍楊寶興陸行小關西　裝秀
才陳齊郎學鄉談方齊郎分數甚多十三應勾欄不閑終
日團圓

內有起店數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只不用頭蹄血臟遇
晚燒晃燈撥刀鐃皮骨壯漢只喫得三十八錢起喫不了
皮骨鐃荷葉裹歸緣物賤之故起每袋七十省二斤二兩
肉賣九十省一斤城內諸店皆如此鐃皮骨大酒店用銀
器樓上用臺盤洗子銀筯蘇[illegible]菜糟藏甚多三盞後換
菜有三十般支分不少兩人入店買五十二錢酒也用兩
隻銀盞亦有數般菜
城外有二十座瓦子錢[illegible]湖門裏勾欄門外瓦子　嘉
會門外瓦　候朝門瓦　小堰門瓦　四通館瓦　新門
瓦　薦橋門瓦　菜市門瓦　艮山門瓦　朱市瓦　舊
瓦北關門新瓦　錢塘門外羊坊橋瓦　王家橋行春橋
瓦　赤山瓦　龍山瓦　餘外尚有獨勾欄瓦市　稍遠
於茶　中作夜場　街市舉放風箏輪車數椽有極大者
多用硃紅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輪車者多是藥線前後賭
賽輸贏輸者頃折三二兩線每日如此寬潤處踢毬　放
胡哱　鬪鵪鶉　賣等身門神　金漆桃符板　鍾馗
財門　有百餘家賣春貼子有十數般春旛春勝錦背曆
日　夜市撲賣　狼頭帽　小頭巾抹頭子　細柳箱
花環釵朶篋兒頭帑　銷金帽兒　羅木桶杖　諸般條
作　瑠璃炮燈　銀絲合子　時文書集　猪胰胡餅

掛屏頭屋兒　烏木花蘂動使　行燈　香圓　杏子
畫燭　魚鮮　頭須　煠藕　紅邊糍　蜂糖餅
御街應市兩岸術士有三百餘人設肆年夜抱燈及有多
般或爲屏風或做畫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駈邪
鼎佛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合底板簇諸般采
果斗葉頭子萁豆市食之類亦有中樣合裝者名爲消夜
果兒乃京城鄉風如此
雪夜貴家遣心腹人以銀鑿成一兩半兩用紙裹夜深揀
貧家窗內或門縫內送入濟人日間散絮胎或紙被散飯
貼子無數　朝廷每歲常例散軍民賑濟不時以米賑濟

羅州府又散燈油於閙張店舍安撫提領支犒賞舞者錢酒蠟　府主例散客店內錢　帝輦驕民常霑聖恩不時皇后殿散新錢俱無科役保用之援

諸行市　川廣生藥市　象牙玳瑁市　金銀市　珍珠市　絲錦市　生帛市　枕冠市　故衣市　衣絹市　花朶市　肉市　米市　卦市　銀朱綵色行　金漆卓凳行　南北猪行　青器行　處布行　麻布行　青果行　海鮮行　紙扇行　麻線行　蟹行　魚行　木行　竹行　菓行　笋行　京都有四百十四行略而言之

閙慢道業　履歷班朝　風箏藥線　膠礬斗藥　五色箭翎　銀朱印色　茶坊吊掛　琉璃泛子　粘頂膠紙　染紅牙梳　諸般纓令　修飛禽籠　修罘（罘眼眼骨）匾骨　成套篩兒　接象牙梳　諸般要曲　札熨斗　丁看牕　修砧頭　照路遺　掃金銀　錫襪紙　造翠紙　乾紅紙　簡笏袋　幞頭籠　腰帶匣　讀書燈　筆硯匣　牕子匣　了事匣　黃草罩　修合溜　淹猪丈　醫飛禽　接舊條　修破扇　醋碗兒　丁鞋絡　掩漆子　搭羅兒　面花兒　香菓合　截板尺　印香脫　畫眉篦　造槐簡　開科套　教蟲蟻　剔圖書　起魚鱗　攀膊兒　手巾架　頭巾盤　蛤粉桶　花夾兒

肥皂團　淋了灰　茶花子　出衣粉　做課業　注水管　舊鋪吊　木仙宮　字牌兒　洗衣服　鑽眞珠　賃花檐子　解玉板　釘魚帶　碾玉葉　賃茶酒器　錦褥子　髮駝兒　煙突帶　扇牌兒　織鞋帶　錦臙脂　七香丸　穩步膏　鴈牌額　開先牌　鵓鴿鈴　葫蘆笛　牛糞灰　湯茴孫（粉壯細三繩字蓋不欲腳）細扣子　閙城兒　消息子　撚金線　眞金條　香餅子　香爐灰　打香印　賣朝報　金蓮子　竹夫人　篘子簡　食罩兒　食辟子　白及末　解粥米　熟水草　選官圖　批刷兒　鰍魚尾剔　供席草　賣插藥　寫文字

紙畫兒　提茶瓶　花架兒　賣字本　笛譜兒　小螃蟹　蛇蚪兒　便橋　試卷　試卓　交床　試籃　拄杖　粘竿胡梯　水草　風袋　使綿　劈柴　炭墼　捉漏　担帚　釣鈎　緒底　拂子　冩粉　占坐　歌舞　歌琴　歌棊　歌樂　歌唱　棕索　髮索　螂蟧　金麻　蛤蟲　端親　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衣海

南瓦卦山卦海　中瓦南山南海　上瓦人山人海　下瓦

西湖老人繁勝錄跋

甲寅仲冬下旬六日斠勘行都故事臣里遺聞桑海之餘獲覩祕籍益不能無盛衰興廢之感矣錢唐悔餘生識

右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自永樂大典第七千六百三卷杭字韻錄出方言世語多有不可通者經吳子修先生校勘一過類多是正今爲注入當句之下加按字者毓修覆校語也乾隆間館臣亦有輯本名西湖繁勝錄四庫附列存目惜無從覓得與此一校也宋時紀錄行都之書如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

舊事皆有行本而此則僅存大典中著錄家見之者尠矣作者姓名闕焉不詳以書中慶元間油錢一條考之則其人當生於寧宗時耐得翁書据其自序成於理宗端平二年老人生世當先於耐得翁也考高宗駐蹕臨安謂之行在乾道中周淙修臨安志於宮苑官署尙著舊稱潛說友咸淳志亦因之然官書稱謂雖守此例而偏安日久民間視爲定居行在之名習而忘焉此書止名繁勝錄絕無都城之稱其書當成於耐得翁之前夢粱舊事皆作於滄桑之後一二遺老徒以怊悵舊游流傳佳話惟老人此書得之目覩後來諸本踵事增華終不能越其範圍宜其亡而不終亡也丙辰長至節無錫孫毓修跋

西湖繁勝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西湖老人撰不著名氏考書中所言蓋南宋人作也宋自和議既成之後不復留意於中原士大夫但知流連歌舞笑傲湖山故是書所述大抵嬉遊之事以繁華靡麗相誇蓋亦耐得翁都城紀勝之類而瑣屑又甚焉

廬陽客記一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楊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廬陽客記一卷》提要

廬陽客記序

廬江山水奇人物尤奇古名郡也然去蘇閶餘千里洪濤峻嶺隔限險阻非豈閒居者夢想所到哉前歲太守馬汝礪以舊約來迓感其勤至遂赴之留凡四月由夏涉秋始歸故於風土大略頗能記憶暇日因載之華札命曰廬陽客記客者自謂也其書有則書無則闕所以作者不欲虛廬人之餽穀與謝馬君焉耳然予昔者猶有蓬之心在故於是行不能辭所幸放舟大江見見聞聞獲廣諛謝雖乏穆生之高而全於陵之志亦足以自快不悔矣馬君名金蜀西充人予同年進士博敏好文禮予良厚惟著書則鮮合云然亦安知非予之陋耶

正德三年夏五月前進士吳郡楊循吉序

吳郡　楊循吉叙

姪可梓行

郡邑考

廬州府介江淮之間古廬子國也

國朝洪武元年開設直隸京師

府親領縣三

合肥縣夏水出父城東西至蚍與淮合故名合肥（出前漢書與歸同出曰肥）

舒城縣故舒國舒鳩姓子爵

廬江縣本漢龍舒縣也

支郡二

無為州本巢縣城口鎮宋始置州領縣一

巢

巢縣古巢伯國

六安州虞皋陶所封先領縣一英山增縣

一霍山

英山縣英布封

霍山縣漢武登封之山

形勝

漢合肥亦一都會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湏（前地理志）

魏南臨江湖北達壽春（滿寵疏）

吳濡須重鎮山川險阻東關高峻險狹實守阨之所（郡縣志）

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最為險要（薛氏論）

晉舒六之貢利盡蠻越（伏滔正淮論）

唐淮海之郡廬為大（羅珦德政碑）

廬為淮西根本（崔琳撰田侯廟記）

宋一道都會地大以要（葉祖洽三至堂記）

淮西重鎮（口封證王百戶亦數萬計）　鄭樵文

腹巢湖控渦潁膺濡須枕潛皖（韓元吉風鶴亭記）

淮右襟喉之地江北視為唇齒（吉明之新城記）

淮甸沃壤（王應麟地志考）

元所治據淮西上游地大俗賓（吳澄碑）

廬大郡其南沮澤之地大而有名者三十六（余闕文）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城隍廟碑）

國朝淮西名郡（楊榮郡學碑）

畿内之地亟湖帶江廣袤千里　王英序文

畿内望郡江淮之衝　曹爵序文

所謂福地　劉定之文

城

府城之建在昔莫詳其始當是廬子有國以來所築廬在春秋時爲舒舒爲楚與國楚嘗稱霸而會哀公十二年公會吴于橐皋橐皋廬近地也（在今府東南八十里）當時宗盟會同之盛其來尚矣秦併六國置九江郡廬以列城爲合肥縣漢興因之多屬王國東都以來食于徽侯自獻帝建安

五年曹操以劉馥爲揚州刺史使安輯東南時漢刺史治在壽春已爲袁術所據馥顧合肥有空城乃單騎馳入建州治招來流亡爲操居守及孫氏國江東數圍合肥操乃以張遼爲將備之遼出奇計用八百人破權兵十萬威名震一時實在此城既而益增兵爲重鎮明帝青龍元年以滿寵都督揚州諸軍亦鎮此太和六年寵以城近水（城南至巢湖無五十里有水渠直通至城下）權兵往來浮便表請退移西北三十里以弊之名曰新城今雞鳴山傍近廢城是已（在白石港北肯二小山前帶肥水而舊壘宛然）見存正與昔合故知新城無疑表云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達壽春敵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敵然後圍解說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徙見城以固守此爲引兵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乃聽築城孫權累至以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將去上岸耀兵以示有餘寵伏兵擊權失利而去終權之世嘗爭新城竟無功而魏與吴皆以此爲重晉既東元帝以祖逖鎮合肥於是又爲重鎮大興二年秋七月又以戴淵爲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自是梁陳皆用爲鎮以距北虜者凡五代而梁武帝始即合肥置汝陰郡及南豫州又改合州以韋叡爲守魏人畏之如虎不敢南犯然其城新

舊無考唐制合肥縣在廬州西北三十里即新城可知而州自爲城不以縣附疑當時故城尚存初不廢也（今新城在白石港者人猶稱合肥縣城不知何時而廢）然古城皆土築不甃貞元中路應求爲刺史始加甃州城（拜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剌廬州又甃其城人不識若應求先以著作郎刺虔州嘗甃城也）歷五代至宋皆州治高宗紹興四年立帥府禦金人名將張浚劉光世楊沂中劉錡相繼屯守光世嘗與劉豫子麟戰于城北藕塘沂中錡亦及兀朮戰于城東柘皋悉敗之卒無所侵皆是城也（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屯廬州冬

十月劉豫糾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淮西子麟由中路趨廬州光世棄城引兵趨采石浚淮西閘之遣使馳往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州與楊沂中張浚等合兵禦之戰于藕塘麟自順昌引去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兀朮渡淮入廬州詔劉錡自太平來援錡與沂中及金人兩戰青溪皆捷兀朮以拓皋地坦平利于用騎因駐師錡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陳使兵士曳薪塞河翌日諸兵皆至分軍為三渡河擊之兀朮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使萬人持長斧如墻往斫敵敵大敗錡進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紫金山既而兀朮復[illegible]戰店埠錡等益衆勝之兀朮遂北還復廬州孝宗乾道間郭振以奉國軍承宣都統制帥淮西始以鎮大城小開展令大即今城是蓋已非復古遺規也厥後守臣若王希呂陳規胡舜陟杜庶相繼

修葺度宗時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俾守楊羅堡備元將伯顏貴棄師還州城屢詔不出竟降于元於是貴年八十餘矣文天祥作詩詬之以為老而不死是為賊夏貴既失長江惟恐合府有成不所此罪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為將有功總統兵已上日夜幸其敗覆詔府既潰歸廬州棄不出閫廷屢詔勤王若罔聞知卒以淮西全境獻北為已功為此文公集序如此詩借閫大將淮後出塞戰骨當速朽前出塞送舊同所歸誅懷水花共白首送二硃使南海而城以貴厚賂於元者將百年至正末兵起城圮甚倉卒為木柵以守淮南僉事馬世德白其帥國族宣讓王名撒敦封菜五食邑于此及憲使高昌公斂公錢十萬

貫盡脩所圮未幾為左君鄉僭據是俞通海以巢湖水寨先詣和州歸附我天兵來征圍一月將下會陳冦軼境引而東於時師隨收廬君鄉棄城遁去

國初歲甲辰誅左江淮行省以通海為平章掌省事既而獲君鄉以為廣西右衛指揮僉事

開國功臣二十四人

虢國公俞通海　　蔡國公張得勝
永康侯徐用　　安陸侯吳復
戍安侯郭亮　　宣德侯金朝興

武安侯鄭亨　　六安侯王志
楚國公廖永安　　富陽侯李讓
永嘉侯朱亮祖　　汝陰侯高顯
合肥男徐明　　合浦侯陳文
蔣國公楊璟　　東海侯陳清
永義侯桑世傑　　雷春侯孫世
平江伯陳瑄　　征虜前將軍巫凱
征西將軍郭雲　　鄧晉金斗輔
帳前都先鋒周顯　　大都督府僉事羅通

贊曰昔元氏末運天造草昧

真主興淮上豪傑景附雲從廬閭近壤宜為率
先故一時功臣若虢公以水寨来歸卒下西
浙恢
王畿既昭顯矣其他宣忠效力者匪一而足莫
不依憑風雲有功當時而蔡國江上之役故
老相傳與紀信類斯其為尤者耶既而羣陰
消而
太陽麗圭蟬煌煌咸列公侯斯蓋天啓
聖皇舉宇宙而汎之而跳附奔走誠不能無資
於鷹揚之衆焉顧茲廬土乃與有數人以用
集大勳于千萬年永先史冊盛矣哉

牧守題名

廬江郡前漢已置而牧守不見班史東都明帝
時始有王景其後累見至數人然其時地兼灊
皖潯陽之境與今疆域不同而合肥故在管内
逮梁置合州始真設刺史歷唐宋至今雖地有
廣狹與夫官名之異而其治不易也然六安在
漢嘗為郡無為於宋以州與廬埒而元總管府
又轄和州則其分合又如此今捧吏胥之賢者
著于篇以見艱厥人云

漢　廬江太守

王景 永平中教民犂耕　郭稚 成帝時有清名
羊續 大破黃巾　陸康 靈帝時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破安民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

晉　廬江内史

華譚 平賊有功加綏遠將軍封都亭侯　郗鑒 安西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合肥

梁陳　並合州刺史

韋叡 輔國將軍鎮合肥
裴景暉 封都亭侯

隋　廬州總管

韓擒虎 平陳於此治師

唐

朱敬則 以廉稱　羅珣
李翱　鄭棨 檄卻黃巢僖宗嘉之賜緋魚袋

五代南唐　廬州節度使

馬仁瑀 政廉平

宋　知廬州

劉鈞 政尚簡嚴　陳堯佐 二至方嚴而恕
馮京 安於治郡甚得民心　馬亮包拯 皆郡人知
孫覺 明恕　傅堯俞 不附王安石尊論折決
劉錡杜杲 並安撫　趙葵 以直秘閣通判廬州

宋 知無為軍

楚建中 陳瓘 米芾 楊次翁

附司户叅軍一人

李公麟

元 廬州路總管

塔海 開廩賑饑飛蝗

今制 廬州府知府

潘傑 洪武初任建府治 蘇敏 有惠政被而見思

揭稽 閩縣官至兵部侍郎 朱鏞 有大修志克公

李崘 清廉愛人已上知府 許榮 國初任同知

論曰夫名得之則壽箴之則朽是以自古之士莫不務之夫好名豈足以病已哉傳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可見已廬有郡自漢迄元上下千載曳綬綰章者非不有人至於垂光竹簡指可屈數以此知立名之難然名有難有不難何也士當窮時抱聖賢道不得施自酬禽犢蟻外力無能焉故曰難一旦依風雲躋霄漢積官至大郡心所欲濟千里几席故曰不難蓋名視功功視地其勢然也故士苟得位矣不患無名患無志志之所在若大小遠近崇卑廣狹名必與之俱其無志者卒亦無名然則位以行志也志以植名也二物交資而志為其尤古何人哉希之則是可不勗諸

官箴上 牧

禹畫九州淮海惟楊有郡曰廬實拱
帝鄉既粟既馬擅其雄強爰設守臣俾牧是方厥重三輔弗與他諸侯同惟茲廬民有朴有勤亦有惰嚚轉俗移風在守一人故治水者求源栽木者培根苟正其身衆罔不遵矧茲同寅明農清旅祥刑司厩淋憲靡常程式惟守守或匪材四境貽咎然則下民雖愚乃有好憎聒聒口議恒以是為吏憑有去而惠利闔郛咨嗟久益致思有怨詈稱述厥彖不遺故政不可不仁民不可不畏奉公持平爾澤乃沛守臣司封敢告有位

官箴中 佐

翼翼環衛設于
神畿人不能無奸
國不可不威或謂廬六並置地有險易山林阻深盜賊出沒咸在厥西六宜不遑寧而廬可恬

嫭不知二師連壤輔車相依古有格言安不忘
危且鷹揚五千年餉歲直憧憧道途勞瘁靡息
筋窮指殫尚忍措克盍民不自生必衛以兵兵
非民不飽民非兵罔寧出粟効力表裡互成故
秣馬屯耕列營如星寔以蕃民不以供使令撫
綏愛養屢著
國程勿謂世吾役或可弗矜苟乖其方擲脫躧
驚衛臣司武敢告執旌

官箴下　屬吏

廬介江瀆千里為封方州大邑各收其邪惟廬
自挈（合肥廬江舒城為邇屬部）惟遠界州（巢英霍為遠縣無為六安）南帶
廣津西控林丘文書往來日不停置郵萏居上
難居下不易禮莫大於分刻于圖治設恃險遠
以慢自貴匪特悖厥度抑爾有民且亦效類然
則邈邈疆土風氣懸殊有所弗洙其情感愉豈
曰我強幹以刑為拘豈曰我博愛流於墨徒惟
廉與公稱乃克勦而良苗以舒故古政在嚴急
事在寬毋惑衆口而講摄妄言凡厥食祿大夫
郎官事崇臨卑攸責孔繁牧臣司境敢告侍旃

山

府治環郭諸山
治合肥縣境　已下序山悉本合肥
山總一十有九
有高峻　有平遠　特多流泉
鎮山一　大蜀（遠見二百里）
名山一　浮槎（歐陽公作泉記）
府東諸山
東巢縣境
山總二十有六
紫薇觀秀麗類餘杭西湖
產靈藥　有溫泉
名山一　金庭洞天
又東南無為州境
山總三十有八
濱江皆山山寨多
州居山中　民淳朴
古蹟一　濡須塢（三國時孫權築）
府南諸山
南左偏廬江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山多深曲而類不甚高大
產礬 出美泉
名山一 冶父
南右偏舒城縣境
山總一十有五
山高大產材木
有泉堰灌田萬頃
名山一 龍眠 李伯時有書堂
府西諸山
西六安州境

山總一十有六
高峻險阻 多野獸林木
又西南霍山縣境
山總二十有二
或直起如華或曲折通水或黃或白或並立水中
名山一 南嶽 一名天柱峯高七千七百七十丈
奇境一 潛臺 石山如臺有河冲波
又西南英山縣境
山總八

勢多尖峭奇險 亦有溫泉
奇境一 石險 有太石絕流而生三孔注水

水

巢湖周圍四百餘里納諸水而注之江自府以南至東皆主之
其西北為合肥縣界
合肥之水凡六其四源 肥水源李陵山派河源大蜀山金斗河源鷄鳴山麻埠河源圓嘴 其二輸 三河茅埠河 其七歸 一歸淮一歸巢湖五歸含山二
其西為舒城縣界

舒城之水凡四皆有源 南溪桃溪七里河石塞河俱發源邑西陽山 其一輸 七里河挾溪通湖 其三歸 並歸巢湖
其西南為廬江縣界
廬江之水凡十一其八源 會市河源馬檀山清野河源冶父山繞溪源馬檀山石槽河源礬山尾洋河源秀山沙溪河源大門山黃數河源礬山黃泥河源秀山 其三匯 沙湖黃陂湖白湖 其一輸 沙湖 其十歸 歸巢湖二歸沙湖一歸黃陂湖三歸江四
其東為巢縣界
巢之水凡四其一源 柘皋河源浮槎山 其一渟 濡舒水 其二輸 天河黃洛河 其三歸 歸湖一歸江二

其東南為無為州界

無為之水凡十五其二源（東河源青檀山水　安河源白石山）

其八輸（運河　馬腸河　裕溪河　口泥汊　三溪河　直阜河　朴樹河）其四

入（奥龍河　夾江河　一背河　獺港河）其二後出（奥龍河　交河）其七

歸（皆歸江）

自府以西至南凡一州二縣水惟兩支

一支六安州及霍山縣水入淮

六安之水凡五其一源（白沙河源天柱山）其五流（三為分淠三澗二為平流白沙河馬欄河）其一歸（白沙歸淮）

霍山之水凡二異源（淠水河源羅田多雲山　皖山河源英山縣界分水嶺）同歸（皆歸淮）

一支英山水入蘄

英山之水凡三其二源（英山落梨同源分水嶺北澗源馬數）其一輸（北澗輸英山）其一歸（並歸蘄水）

廬士問

廬士問曰夫郡以山為勢吾廬之山前俢而後紓何耶客曰吾館廬未踰十旬而其山巳歷歷胸中矣大蜀廬鎮也郡既主之矣若夫諸山則有廬江舒城列吾前而左無為右六安是為三寨皆不遠千里来為我賓所謂以寡制衆信乎廬之美也於是有巢湖焉其客浩浩而惟中是處譬猶腹也能無裕如乎士又問曰雖然姑舍是而談水可乎曰夫水必有源也而又有歸也然後克利而無害不然不涸且溢雖禹不能為功焉今是湖也其瀉之不及則匯而渟焉其得道也則滔滔而往焉大槩不過之乎江而巳耳之江則之海矣夫壑莫大於江海而廬之水率以是為歸豈非天地自然之道哉曰西三支之水如之何曰六霍注淮英注蘄地勢則然固不必皆橫然罔不朝宗于海焉抑可以見水之非一而稱富矣士曰然則子之為志也厥要何先曰山先紀水先脉若是焉耳子毋庸詰士乃歸而卒業以客為知廬之事

水利

田平用塘陂高用堰壩塍低用圩

是之謂三農

合肥縣前奠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

舒城縣南西皆山尤多美田山泉之利稱稱胥陂獨不濵湖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並平

衍故有塘

廬江縣南有山東濵湖而平田居其七八故有塘有堰有壩有蕩湖山並資以為灌溉而是歲鮮不登

無為州雖多山而近江其地平衍與江水相任昂又為巢湖諸水之所出故多圩田其大者有千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蹈其害

巢縣西濵巢湖東通大江多圩田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壩而塘之大小雜然相望然當隴阪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僅僅不足旱則耕農先憂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

六安州皆山田故多塘堰而無圩然其民不專事樹藝若山谷所生菜藥蜜漆之類舉足以自給其利又多在山

英山縣山益多惟有堰田

霍山縣多山其半為平田有湖有堰有塘

物產

廬之壤抱湖而吞江水澤所及環亙千里其民以是工於農而務五穀歲逢豐穰則粒米狼戾轉輸他售者車舟不絕焉蓋吳楚間上下千里皆資其利而境內不事窖藏遇荒則多饑無所救大抵廬所產多稻稻水禾也一歲一稔視雨澤優縮為豐歉占候故其民逸

稻有二有早稻有晚稻春種夏熟者早稻也夏種秋熟者晚稻也晚稻玄穗而脩芒雨不足則藝之又有秫亦數種以用釀酒麥來麰也豆菽也高坂生焉

巢湖多魚其利常擅於濵湖之人魚不限於湖而兼於江故也方春雪消水漲江流來入魚之方乳者如鹹如苗泛泛棄波而至湖水甘而宜魚或更序驟肥不啻倍尺暨秒秋而水復于江魚方以湖為樂也則不去天既寒矣相與潛伏於深淵之中不食而處漁人則求其跡而綱之一舉或盈掬焉操奇贏之術者每交冬輒來鹵之以去所售歲亦不貲是一方之大利也

巢湖又有菱芡之實可以充腹芡蘆菰米莫不適用芡則屑而作餌若常飧焉

自六安以西皆深山大林或竟日行無人跡至于英霍山益深材木之多不可勝計山人不能

斧以昇估客至作筏數歲不一遇涸溢則不得下然以其致之艱率不能挈全木鋸而編之其長尋丈而已而其餘雜樹悉以為炭蓋東之利水西之利山

府西諸山多產漆良又多茗荈亦以名聞英人善作紙搗楮皮為之六安多蚕多蠟姥山產栟

廬江作礬三下釜而後良

舒城之竹節長皮細任作箄

郡城釀法用嘉平之月以秫麴而法諸缸俟其熟以澆而蒸之泥以大甕可經歲不壞其味微苦是為上醞矣次有一等尋常市酤色黃而苦取應壓井逐旦夕之利早作暮酸飲之則泄然訓城皆用之又次投丸藥為白醪又次以麯炊糯粕溼其汗為燒酒性大熱焉

綿布無山澤皆種花農餘輒謀卒歲俗不工織名僑工為之所至然也三冬堙户亦足禦寒婦紡而已惟天旱花儉則不免購諸市城然後衣江南之縷

葛布出英霍有絕細者山所饒也

綿絲亦常有餘傳布出境

民間舊不行銅錢惟以銀為幣然用久亦滋弊惡故老言往年銀色十參銅三猶未極也既而市井謀利之徒競為紿欺至七其偽於是時守始大禁惡銀下令民毋遏錢久之如故悉逮繫犁儈棰楚荷校俾通良銀竟不變未幾守易其年弘治十四年銀忽良好錢亦間有用者而貨幣始通蓋出於自然也

物有珍異則志之不書其常

水禽 鷥鶿 翠 振鷺

野禽 錦雞 白鷴

藪澤之鳥 天鵝 鴻鴈

林棲之鳥 鴝鵒 鵓 戴勝

山谷所產 麋鹿 於菟 兎

玉面貍

欄檻佳賞 牡丹 芙蕖 薝蔔

桂 鞠 葵

百合 木槿

籩實果 梹杏 梨栗 棗李

柹榴 瓜 蒲萄

菜 蔓菁 韮 瓠

茄　諸蔬

雜考

孔子回車閣在萬家山南行適楚至而返

范增井在巢縣廳傍云是其故宅

曹公演武臺在郡城東門內高二丈餘

湯泉巢縣舒城廬江英山皆有之

米芾洗硯池在無為州治內

李公麟讀書臺在舒城山中

包拯誥并笏一枚䩞鞋二隻俱存其家

孔氏子孫二家一在舒城一在英山

俞闕墨扁并宣靖王石蓮花盆俱在五星寺

許榮授同知　國初勅牒在舒城家藏

金朝興神像在店埠金府家藏大帽纓子窄

紅蟒衣

張得勝像子孫家藏今世襲指揮同知

程順子孫在英山

蘇軾子孫在六安

劉鸞塑老子像在白鶴觀又塑閻王在府東

廟中

誌樓銅壺在十字街

日天池一匣　夜天池一呲

平寶一座　分水臺一座

萬水壺一座　水海一座

婁景真人一軀　銅學一座

銅荷葉酒三間　玉箭三萬

箭箭二十四枝

廬陽客記終

右書正德元年太守馬汝礪來請撰郡志

客其地凡四月竟以議不克合而辭又明

年始裝舊稿作是書於家馬君名金蜀人

也　前旅人東吳

楊循吉序

廬陽客記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畧已著錄正德元年循吉同年進士西充馬金爲廬州守請循吉修郡志以議不合歸後二月因採其風土大概進爲此編凡十一目簡潔古峭頗有結搆蓋借此以馳騁其筆力然漏畧太甚不足以備考證也

閩部疏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閩部疏無卷數》提要

閩部疏序

瑯琊次公以督學之暇疏閩部成裒一編寄僕吳門曰往余不嘗序足下荆溪疏乎蓋無言不讎請受報於子僕文不足當瑯琊公下駟其曷敢以為報然平生交於閩之人也夥故稍習閩事閩故多君子嫺於辭又多佳山水饒物產海陸之珍甲天下每恨不能名取宦游其間其次客游無舌賈游無裝獨游又無濟勝之具閩人言荔子輕紅徒有瞪目垂涎安能縮地而南日啖三百顆令齦齶皆廿也夫督學使者行部坐襜帷中尊嚴如神明旙旄蔽天鼓吹震山谷衛尉簪郎負弩矢而將迎者千騎遮道塡

一

擁不得前即有青巖壁馬首噴瀑濺人面閉目俛首莫敢左右視既入臺寺藏難之鎖扃其雜樹蘿抑棘游徼千揪而譟諸生離蟲之技雖黃甲乙有同嚼蠟惟恐一不得當仰屋檢首者幾矣何嘗褰帷伏軾指麾顧盼而談游觀之盛哉次公此疏其模寫宛盡叙致曲折思

若凌雲言若霏雪述山川如父文之繪壁陳險要如伏波之聚米論風土如弘之之纂荊州陳詞賦綜名物又如稚川之襍記西京事大要其旨簡以移其才博以豐其文霏靡以蒐蒨使覽之者恍似經歷淡探武夷泛九鯉陟七臺往来紅薰綠袖之下聽泰吉了鸜鵒聲左

手擘丹荔右手拈碧觴嗽螭唇哂蝌蚪與幔亭僊侶相拘浮丹茲其文非所謂翩翩散人辟丹青巖壑者耶若夫荊溪蕞爾荒邑其視閩部曾不比於函谷一丸泥以儗既若序而較次公之模其相去亦猶此矣丙戌秋日王穉登序

閩部疏小序

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遍者惟督學兩使者而已世懋束髮官遊多歷海內名山大川而恒以未識閩越吠生荔枝爲恨歲

甲申

詔起爲閩督學使者以是歲十二月入部過武夷山雨中酹先大夫祠而去弗及遊以明年之正月從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畢八郡既已低首日夕校士而居恒慎儉不好市閩物不羅致珍羞餽餉然頗有揚子雲之癖時時齎筆從輿人問乃輒卑所録耳報記赫蹏上久之成帙其言徼萃複雜都無銓次竊比於蜀雜川鄙之

例云會倦遊且歸鄉人又每從我徼閩事者懶於口授手一編示之庶幾人得臥遊後有宦遊茲土者當知予言之非謬萬曆乙酉冬十二月損齋道人王世懋書於蕭之念白齋

閩部疏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門人 王湛 馬焱 同校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治行省三重樓北視諸山羅抱龍從西北稍衍處過行省小山坐其中烏石九僊二山東西峙作雙闕其外托則東山高大蔽虧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迤邐稍聳狀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則印山若屏為南案似人巧湊泊而成者然猶未觀水所經宿已登烏石山望則大小二水歷歷在目大江從西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南稍折而東北南臺江水合之注洋瀰漫東下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猶謂方山稍西俗名五虎迫視有猛勢以為微缺陷處然予謂即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愈顯則根愈淺愈巧則局愈小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綿亘數十餘里形甚恠偉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浮志言九龍鼻案之入不足

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樟二樹相樛結而生鬱然干雲因為堂以嘉樹顏之余與王林俱有詩

福州府布政司前多甃甘泉土人効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每大比五魁多為泉人所占以為泉讖也改顏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愜然每放牓泉士褒然如故

行省鼓樓高絕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也古蹟多在建南諸郡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獸南平之王臺驛最顯驛以此名有越王古墓在第未知是何王耳閩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興泉間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近民居不斷橋跨江中怒石踞立䑴舟鱗次亦一勝處

也過此山行數十里間荔枝龍眼夾道交蔭丹楹綠蕉蠻斐間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峽浩渺洶湧望江勢滔滔赴海擊楫而生壯懷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為靈濟宮即京師所奉二徐真人也本駐兵此地宮亦　勅建至今禱雨者往焉南十餘里為大田驛其間有流泉水碓豐原美植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

清縣屬特多崇岡壯岳峰骨怒立巒岫皆欲飛舞五虎一臺陡懸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思嶺以南山皆南向獸此嶺北拱遂為閩縣屬水東北流矣二縣所由界也

諸谿合流至水口以東汪洋巨浸大似浙之富陽江經芋原西峽蓋瀾流入長樂大海潮汐上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統志所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鎮孱之令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為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鄰多高山大嶺行甚嶔崎連江號有人才盡此境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與建安接瀕海多魚鹽檣航之利民富而鬭知禮觀風督學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絕龍眼名荔枝奴真堪作奴耳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又有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柚大而酸柑橘中最下品也福延間多有之花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最好南平三月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麓拱之蒼鬱可愛芋蕉洲獸多土人雉擔城市貨之頗不登盤

蔗有二種飴蔗節疎而短小食蔗節密而長大凡飴蔗搗之入釜徑煉為赤糖赤糖再煉燥而成霜為白糖白糖再煅而凝則曰氷糖

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所而絲之是爲蕉布其實大都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瓣有露無實此囊生纍纍可乾食耳然味甜無韻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翫蕉花猷盛余廨中以盛冬發一紅瓣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閩地罕少楊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園池邊間有一兩株作長條拂地不能拱把

閩地最饒花獨杏花絕產亦一異也

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虛得名耳余往閩何以曰蚶不四明蛤不揚州蠏不三吳余大以爲然蚶大而不種故不隹蛤乃車螯非蛤蜊也蟹之別種曰蟳螃吾地名黃甲此名海蟳特多此種而蠏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眞蟹也猷興化數里河中有蠏形味俱似吳中而土人不之重覓日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蟳次之西施舌本名卓蛤以美見譽出長樂灣中

閩俗重歲晉民間不閉正戶慶節後即相率拜墓挂紙錢一如清明迎春日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坐嬰兒高槊上兒皆慣習飲啖自若了無怖懼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呼跳舞勞以曆書惡少輩多舞猥猊求索尤甚即藩臬長無奈之何士女傳觀塡街塞巷自玆春事日盛尤重元宵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

立表一表輒數燈家聯戶綴爍若貫珠如是者至下弦猶不肯撤有司禁之縉紳先生不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舟以待往往毆擊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其俗成不能革也

興化古莆中景物亦大佳第國狹而貧耳江口渺漫漁舟宿步始見海氣東北多良田廣陂畝直三十金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瀨溪

道旁多古木穹碑皆　先朝大臣彭惠安韶
賜塋之所令人肅然興仰止意
興化背太平山而城以壺公爲案兩山皆峭
拔木蘭陂出壺公下登城北山望東南大海
浮空檣帆皆見
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九鯉湖其地非
歘以夢靈著異也飛泉九疊下滙爲湖浸浸
欲過蘇門百泉豈以瓌境故爲仙靈所託耶
福清縣石竹山亦有九仙靈蹟其山亦宏麗

在宏路驛大道傍土人祈夢者以襁往九里
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僊離宮爲行
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
不入縣
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瀰山被野樹極婆娑可
愛亡論丹實纍纍驛甚宏壯中庭六株荔子
色皆參天
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少之柑
橘以漳州府爲泉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最然實不如長樂勝畫
肉厚而味甘當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
狀元香風味
閩地頗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
者獨泉之惠安最多八十里間北不能過楓
亭南不敢度洛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捕
殺治蠱者幾盡其妖至今畏之以橋有端明
祠而楓亭僊遊屬端明即僊遊人也土人之

莊事端明如此
自惠安以南山漸培塿以到海脉竆也而特
多巨石林立棊累多不可名狀或臥或起恒
若位置嘉木蔭之居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臥水
上蔡端明眞神人也近南岍一山皆大石倭
亂時城其上而樓之扃鑰甚固倭不能過洛
陽之南晉江虎渡二橋亦稱鉅麗
吳中雖盛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

西閩溪中篙師不知吳楚閒有篙石撥船也

泉州城大於福北負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山而城堪輿家謂爲三台山入卧水故多搢紳去城東北五里一荒山纍纍諸墳本瀚澤也而名曰官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父多塟其上卜利後人遂令逝者體勢如鳳

泉州城大而七曠士大夫皆散處余以六月行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肩輿過其下嘉瓜四垂朱槿熠爍綠柚扶搖於短垣之內丹

荔點綴於碧葉之上真令人目不暇給

泉之南北奇石尤多有名紗帽者有名馬頭者有名鼓者有名青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巨靈斧擘五丁負置四十里外一石龜聳坐磐石上宛若蹻成遂以名郵

昔聞長老言廣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閒扶搖道傍狀若榛荊迫而視之即綿花也時方清秋老幹已着殘黃花矣然不可呼爲木棉木棉花者高樹丹花若茶吐實蓮蓬吳中所謂攀枝花也楊用脩具載丹鉛以爲異曰雲南霑益州有之閩嶺廣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載此樹名爲琴柱花楊乃曰斑枝花與吳中攀枝花蓋三名一物也花品不當繇花僅堪絮禱耳

漳州羅萬戶良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所殺其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往來見巨石道旁皆鑿羅萬戶重生父母其

爲漳人愛戴如此入泉境兩巨石亦有鐫書一曰攀轅石一曰臥轍石意字俱不雅問知是俞總兵大猷駐兵處其門下人侈而書之然俞亦近時名將也

漳州氣候最煖艸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嚴廨中盛有所植盤盌閒頗不乏味崇蘭桂子茉莉薝蔔一時並開荔子蕉黃猶倚新李同案而薦紫茄帶於陳根王瓜枯爲蘼草誠寰中之異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酸驟食之能損側生聲價

鷰窩菜竟不辯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鷰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

海味甲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泉漳間皆有之而若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鰕置盤中猶蠕動長可

一尺許其鬚四綠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頂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擱若真奇種也

泉漳間燒山土為瓦皆黃色飈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似黃屋鴟吻異狀官廨搢紳之居尤不可辯

陶方伯景熙爰談堪與家余偶為言武夷山谿中景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為勝景熙擊節賞歎以為知言此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閩一大奇也初余夜宿廣信而雨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晴且二日矣忽望雲中挂數峰尖皚皚作白色私自怪豈其有蔥嶺雪山而在此地問舁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界也余猶疑之登紫溪嶺則已嶢嶢峻絕舁夫陟巔喘吁乍息而分水關正當西出其峰聳削天扒白雲澥之峰頂隱見頂刺萬狀或作菡萏或作連環或作青螺或作金剪真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妻稚子無不稱奇矣飯車盤易舁

夫冉冉徐度背扶踵接如是者十里許皆遶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皆作蔚藍色已稍迫視故雪也然尚不自意為殘雪中人稍上見民家茅舍滴水心始異之更上則積素鱗集山砌矣山中人言使君大福祿相昨度此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巡檢閩屬也遠迓頗言此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關下輿回望峯尖尚在晻靄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果身度之度不能到者此峯尖耳從此迤邐東

下山勢皆如龍翔鳳舞水從雲中下墜百十丈輿逐之行琤錝灌木間彌下彌瀏是謂建溪源矣蓋以一水分為二山以二山分為二省人從空中作地界何必堪輿家始稱奇也

一統志以東溪為建溪大非且云合武夷諸水更誤東溪從浙之處州來何與武夷古人所詠建溪險者即西溪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證

建寧西南垠有山曰鐵獅從溪南渡歷數招提始至其山左分為赤芝右分為雲際寺曰開元閣曰丹青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上浮圖歸焉登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鱗集建溪流其下作雷霆聲蓋亦粵壤也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有定開府極宏麗門以鼓樓為門令移入二百步許猶朗朗可觀後圃有竹樹池沼臺亭之勝細泉溝流溢為方沼其源直從處州龍泉來抵此始入溪

園多大樟皆十許人合抱一樹中空可容九六人坐槎枒下壘儼如巖洞不知為樹也

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城東北甚敞麗以上命稱闕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青衿時有二十許人合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間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墳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比文翁文似相如常丞相之為名宦歐陽博士之為鄉先生閩東又首善地也

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不亭近視始見蓋施柱高甚上覆視卑橋下石林立險甚輿過其上轟轟恒若霆擊不辨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復建為費鉅萬

建溪之險黯淡灘稱絕去延平五里而遙舟行者多登陸避之余性狎水夌晨直下灘苦無紆曲非長年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建瓴波濤奔湧珠絲迸濺人衣亦一奇觀也灘之

上有神宇豈宋人疏鑿時所建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兩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府之順昌建寧府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東西大溪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來經南門而西會兩溪直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而交溪考亭溪諸水西来流經南門而東會東溪直下大都如梓人尺左右用之耳皆會合有面勢順昌雖合流一從正東一從東北會於城之西南似少縈抱故不如

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間是閩西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豊美饒裕叢落相望烟火不絶夾溪面衡人家時有數百於特二月將盡躑躅始放梨花未殘海棠金爵叢以樊圃山花野卉多不可名真令人應接不暇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名大溪從兖澤以西来甚遠樵水出邵武樵山下細流貫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今誌亦不載
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来東流至順昌合邵武水又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而南下爲劍津舊傳化劍處也將樂溪甚大城南三華橋長與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云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縣水源從汀之寧化縣經清流城下透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順昌水合

水迅灘惡爲閩中第一險處一統志所云沙源是也
邵武山多作石壁下映澄江然苦無奇瓌之觀
上四郡大都山郡路皆逐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巉巖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馬舟多三板薄裝延津而下才有官舟紆行矛戟間有觸立碎而長年狎習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兩山壁立中行一水〻間巨川細流中皆悍灘怒石撞擊澎湃其傍隙地壅爲畎畝千塍百圩僅如盤盂之行登頓山麓忽開暫見曠土漫川柳塘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福延之間建溪之陰爲尤溪口入可四十里有山童如鋼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山氓鑿得鐵即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還鐵不可煅余始不然再問知果爾政自難解

閩中水碓最多然多以木櫃運輪不駛急溪中壅激爲之則佳順昌人作帋家有水碓至造舟急灘中夾以雙輪如飛舂聲在舟余戲謂此洞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糞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爲糞以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奇陸行遇燒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巳見躑躅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灌木互相掩蔽綠波外揚丹崖內聳鷓鴣啼畫眉弄舌殊不知巾車爲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於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行入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閩鹺政統於福轉運而汀獨食廣鹽

汀州地大而交於粤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瘴聞栗太僕云其屬邑永定與漳之龍巖接境處有洞奇甚意此類尚多没蠻落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清流與延之將樂沙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內雅多奇觀余所遊有獅子巖滴水巖而滴水巖爲最勝見余賦中其東接將樂則玉華洞出焉西抵清流則玉華西洞巋然道左盖其地實靈巧所鍾也

玉華石出將樂然不產玉華洞中近益艱得滴水巖大勝宜興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

有水洞耳王華洞石色不如宜興張公洞而迤邐可七八里中小洞幽巖無慮數十滴水成井溢井成河粤敞各適無張公偪仄之苦故爲勝之

汀郡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宗子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多朝斗巑差遠而幽餘皆近城

汀人多種李二月時田園碎白滿野時間紅桃繽紛可喜入延境絶不見李而特多梨花尤壯雅殊令人寄情閩中梨稱建陽爲佳產故當不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麓間多種茶而稍高大枝幹槎枒不類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非茶君謨貢品也已歷汀延邵愈益彌被山谷高者可一二丈大者可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可鐙可膏可釜閩人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爲第一閩之人能別其品

自崇安周八郡驛路三千餘里而遥路皆甃

石獨漳泉間稍因剛土耳一望盤紆脩潔可鏡擔夫行子屩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公堤杭之蘇公堤以兩公橫得名耳以數計之蓋萬尋方寸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虞旱建溪南輸福人賴之泉漳間山薄無泉海近易泄故其地喜雨而惡旱田中多置井立石如表轆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開府以下惕惕憂恐益漳民饑則易動也然民皆航潮米而食不專恃本土

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

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皆衣被天下所
仰給它省獨湖絲耳紅不逮京口閩人貨湖
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
閩山所産松杉而外有竹茶烏臼之饒竹可
紙茶可油烏臼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
海錯飴餳實稱利窟
延平多桂亦能作瘴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
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
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

子此木樨也
延福以南有竹叢生涉冬抽萌慈竹類也而
長刺密大者拱把吳越慈竹迥出其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若美於江東白苧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
聲自福至泉缺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
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
求甚工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爲不貲以舶
海爲恒産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埒三吳武

則輕生而徤鬬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
也
漳人既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儁童每大比歲
都蝇集省下覬所謂大績遺才者不得復留
以就武試又材官多能操觚伸紙作經生語
故牓出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
設亭亦由水性不卞也不然洛陽晋江詎能
施南北二虹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坳細澗皆以巨石梁
之上施榱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
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
重重木壓之中多設神佛像香火甚嚴亦厭
鎭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端明名幾與
此橋不朽矣
地氣莫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
飛霜所不灑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北
僅兩程許荔枝絶種矣余以盛冬入福州芭

蕉葉無凋者辟中美人蕉纈紅鮮甚外出過
殘平已入春而蕉葉始放乃知二百里外蕉
無冬葉矣然吳中蕉三月始抽萌視延津尚
遲兩月

閩之南有木焉非檜非栢厥名水杉非竹非
稷厥名桄榔皆美植也

榕賤木也材不中器爨不生焰至福州始多
故以名城然至漳泉間更多而鉅扶疏旁出
根如流蘇下垂着幹即抱負爲一輪囷連拳
好作怪狀其根盤地崚嶒蚪卧恒亂許多根
故易茂而難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
晦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堪輿之屏翳行
子賴之以爲憩息之嘉庥豈所謂無用之用
耶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荽食之輒死山谷
中在在有之民間不能勝服之令妾子扶
而之怨家死爲其妻子利之亦不甚禁也怨
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
惡其事爲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錢第令致
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久而鮮然不能
盡除也解此毒者首以糞灌之已復灌羊血
吐出可不死

鳥之異者曰白鷴鷓鴣八郡皆有之白鷴最
有文彩土人不能馴每以飣餖筵間鷓鴣斑
而善啼可籠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鷓
鴣麞海食馬鮫鯧若白鸚鵡五色鸚鵡秦吉
了倒挂諸異禽皆舶海外而來偶一有之非
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盛產黑
羊白者曠見耳八郡歉汀不產羊每遇祭祀
貴價從它郡貨之其餃餘與隸皆棄而不食
生不知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
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
時潮方落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
連石不可動或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

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蚌比也後漢書蟦魚註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即以狀蠣房何所不可南蠣比鰒故是造化介生別搆

瀕海諸郡以蠣皮代杓歲省鉶千餘斤以蠣房代灰真石灰乃以配蔞葉檳榔啖琛若食品

鱟之為物介而中坼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銳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笱而逝或得其雄雌亦就斃

由莆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閒壺公挺其鉅麗萬玉標其餘秀黃石竆其曼衍塘下一鎮冠蓋所居陂水環迴如玦如帶真天下勝區也弘正之間人才甲於八郡實鍾斯美嘉靖末城破於倭黃石巨家煨燼砂礫迄今未能盡復士多糊口四方人才從此衰為二十年後休養生息當還舊觀矣從黃石東行六十里而遥為平海衛從南行六十里而遥為吉了巡檢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黯黮一點青為烏坵倭夷所經行處也天清時小琉球亦隱隱可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為震動堞皆西靡殊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戰艦可舶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汛時託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殿罷將士皆留信宿頗稱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鱆魚及寄生鱆魚即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

海上枯蠃殼存者寄生其中載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白石狀似杏仁兩擘兩瓣腹有文如魚向無知其異者兵人守青山於沙石中拾之蹤試貯之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之曰雌雄石

亦曰相思曾得四瓣試之果爾惟醃則行易
它物則否竟不解所以志所不載也
海中蟳有冬春間生者蚌蛹類也而色瑪瑙
斗殼作猙獰斑斕蓋似盾頭土人名之曰虎
蟳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蘭以建名而福與四甌尤盛民家無大小皆
傳種之然絕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來大都
以玉甑爲最四季開者爲珎又寒蘭蔓生樹
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埒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來滙而堰之立石紀小
西湖三字字適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
以閣臣出守故能破文濃行已意然亦被謗
書鼓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它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葉略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
實纍纍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躑躅莫盛於豫章餘干安仁境內紅
有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躑躅未
盛開時有一種紫者先開多在泉石邊亦甚

麗豫章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黃者
亦此地所閒有
滇茶不實珠而色鮮好嬌於實珠茶其大如
盌瓣有重臺交覆可當芍藥莆人林大輅中
丞官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朵
豔發綠葉掩蕻大是佳卉
按余記閩部而獨詳於莆以分守所駐地也
故以終焉

閩部疏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傳已著錄是書記閩中諸郡風土歲時及山川鳥獸草木之屬亦地志之支流蓋世懋曾官福建提學副使記其身所閱歷者也

淞故述一卷

〔明〕楊樞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道光間南匯吳氏聽彝堂刻藝海珠塵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淞故述一卷》提要

南匯吳省蘭泉之輯

攸縣賀鑾仁堅校

淞故述

楊樞撰（樞字運之江南華亭人明[illegible]子科舉人官江西臨江府知[illegible]）

雲間九峯隱寶為二峯其土宏樹人爭取[illegible]矣定庵曹公時中擬以辭山補之有九峯補亡詩山頭日月長吞吐山下亂石難名數小者臥伏如羣羊大者蹲踞如虓虎牛材中矢因得名十笏天留給孤土慈山合補九峯亡後世觀今應作古又以盤陀石雨花洞玉竇泉[illegible]簳竹為四詠各有詩先是鶴灘錢公福嘗作檄小山補之然小山叢橫雲之餘壤也故又名小橫山勢不可二辭在諸山之北與鳳凰對峙進辭亦之於義亦協

湖泖之水皆發源蘇之太湖故每風自西北來則水患暴溢治水者惟浚吳淞江入海浚白茆以入大江太湖之勢分則松無水患夏忠靖公嘗試之矣正德辛巳冬李司空充嗣復浚二水動三郡之衆費巨萬當時頗有訕者今十餘年雖雨浹旬而無大患皆其力也司空西川內江人

山東未息馬山西尙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茆河海
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擊土如齧山河
邊死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城通將
軍不得驅鬼工平地遂作魚龍宮鬪誰愛民如愛子蠻
亭盛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舊非汝身爲白茆鬼盛
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此滿江貝公瓊贈盛彥
忠白茆歌也彥忠廣陵人元末年爲華亭丞
通海易塞海難請君反復思兩端爾賜惣坍致澇乾此
與時政還相于人力回天亦良艱惟是築堤護圩田此
築若與人心安單舸寡從相周旋東西偏閲陌與阡佚

道便民省督鞭低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補綴令完全河
以清湖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論非腐酸前
元特設水監官仁發姓任號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令
君奇胸萬卷蟠取用不竭如淵泉縱橫曲直珠走盤但
厚民力毋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古人陳迹亦踏筌吾
君吾相聖且賢將與廢墜起跛偏和氣充塞位兩間堯
水湯旱非所患側聞西潭過高軒移時不出吏候門外
日緣我詩稿看感君西臺舊歲寒不惜千里披心肝此
西潭陳公章寄硯水部詩也弘治甲寅工部徐侍郎貫
治水江南議開白茆港洩水于海時西潭貳瑞州聞而
寄之錄備一說
西潭公以刑部郎中謫佐瑞州府太守尙縉適滿任庫
有餘銀幾至萬兩將自入公至守知不可隱乃欲以其
半行公公不可卽請于上官而附諸籍門人錢福誌其
墓不及此用表出之
僉憲許公璘致仕日里人有被誣者以五十金託蒙古
鐵氏子丐公白之公知其誣直于官得釋而賷竟匿其
金不以酬後里人以賷面貫於公公謝有之前輩學德
如此
宋太史濳溪先生嘗作松隱菴記有云今之細民竭三

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
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于大雄氏之教則因
果之說然者甚可懼也其論甚正而足以爲緇流之心
今志不載此碑當命其徒刻而傳之亦不爲無助
王少參珪以戎籍入金山學與羅義爲友並有時名景
泰庚午羅魁南畿有司表其閭珪嘗不第不過其門癸
酉珪舉于鄉甲戌第進士人稱其有志性剛介成化中
郡守有恣科罰者珪佯立券貸之守慙而止有縣令酷
暴者珪使人持其杖歸暴亦少減前輩剛直之風今亡
矣夫

府志稱布名吉貝按南史外夷傳林邑國古貝樹其華成時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布不殊則知所云乃北方之詞而松人遂以爲布之名誤矣

西郊笑端集序有曰皇明初松江之善詩者御史袁景文爲最列官陳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僉事蓮長史處士吳子愚輩亦相頡頏會稽楊廉夫避地而居松其才贍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往往高古不逮詭怪層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後漸入纖巧初學蔑之識者惟宗景文焉雲航稿序有曰顧謹中有四壞奇簡知高皇而有經進錄行世袁景文在野集之渾

厚含蓄識者謂逶迤盛唐當時敏蚓竅集之淸麗優柔謂可與袁方駕他若張樞張璧吳孚愚輩亦各成家有足傳者按二序東海張公筆也雖爲良史公至言而國初淞江詩人之評則蔫在是矣

鐵崖先生字廉夫則維楨字當從木而往往見其眞蹟有作禎字者以爲疑近偶以其所識歲月求之始得其意蓋國初諸王有諱楨者先生之從示皆入國朝書也推此亦可以驗其書之眞僞

漳州府志有王源者字啓澤龍巖人同知松江府事奏罷重額糧三十四萬餘石逋負糧三十九萬餘石蘇民朱保等號五虎饞害鄉里源以法繩之五虎害思刁民稽路等誣奏二百餘家謂以左道惑民逮繫甚衆恐平反之以母老乞終養民遮留不可得留其靴以去今按一統志源以甲申應吉士歷職方郎知潮州府而不及同知前後松志止載源姓名而不著治績此獨見於漳志頗以爲疑然松志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勅減本府稅糧共計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玆固朝廷之德意蓋亦必有先者且知府況公豫是年始任則此爲源所奏減無疑及讀杜宗桓所上周文襄公書謂兩奉詔書勅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悉皆停徵則源

所奏蠲逋負之糧也夫源功在松甚大而今無有能道之者矣嗚呼世固有爲而弗傳獨源也哉

浦江鄭珠字彥平元至正中任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旣隸所中而都水使者及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珠爲開于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萬餘斛上下共利之衙以爲常珠至即命悉還于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珠聽乃計家口數分之登門而拜者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穀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而珠日糴于市處之猶貧人宋潜溪先生銘其墓

載其事甚悉按元季籍沒朱國珍管明之田以與丞相脫脫故立稻田提領所掌之而江淮財賦府則領故宋后妃之田以供太后者也噫處權門爲之下而能免復賦之田當貸利羨餘之會而能守不貪之寶古之所謂能吏廉吏蓋兼之矣可無聞也乎

宋顧忠如皐人元季嘗爲張士誠守松江丙午冬俞通海兵臨太倉崑山嘉定等處皆附獻忠知天命有在以城降後守文州死節贈鎮國將軍見功臣錄而統志則繫于揚州按府志丙午年王立中爲守則所謂守松江者蓋閫帥之寄也

元末松江屢罹兵火經史子集無遺而教事幾廢矣甲辰王立中來知府首務興學延五經師訓迪子弟購求十三經註疏等書藏于學士習一新自是科目人才甲江南立中三子璉吏部主事汝玉春坊贊善汝嘉翰林侍講君子以爲善政之報

景泰中饑郡守賑濟多申而少給識者謂此人必無後已而果然孰謂天之視聽遠哉因並表之以爲長民者勸

唐陸宣公贄松故無專祀正德庚辰推官周公佐始毀靈順宮爲之祠請祀于朝其略曰臣並祀典國之大事古先哲王生於其鄉沒則廟食于其土所以崇德報功風厲天下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宣公贄世傳嘉興人稽之載籍錢起送贄擢第還鄉詩有曰鄉路歸何早雲間獨擅名華亭養仙鶴指日再飛鳴則贄之生于華亭無疑時縣方爲鎮隸于秀州故贄爲嘉興人而廟在焉元至元中縣始別陞爲府且易今名而贄之祠在故郡者因弗徙由唐以來殆且千載桑梓故墟獨未有爲之祠者贄之鄉與陸遜父子雄峙也遜裔孫吳而三賢有祠春秋致祭贄之在唐學究天人志存經世偶遭遇德宗屬時多艱謀謨帷幄剪除羣兇功在社稷文章節

氣師表百世先正謂其功業赫然心行不戾於聖賢之道其視陸遜父子以智謀翊戴偏方不啻碔砆之與美玉一祀一否輿情未愜非所以示褒崇之道昭勸戒之方府治西南有曰靈順行宮乃郡人以奉五顯靈官者臣嘗因其爲厲毀其像設而廟固存迺上白巡撫改立贄祠肖像其中第祀典未昭有司無所承命以供祀事乞賜詳定犧牲籩豆祝帛品數致祭永爲遵守疏奏下禮部部乃令翰林撰文官府于春秋紱丁致祭按松嘉二郡之士各以爲宣公生于其鄉而不能決周公此疏誠斷案矣

樂宗䂬浙仁和人以進士同知府事乾隆戊申署上海
事食河豚而美既徵問有餘則侍枰餘食之矣更烹以
進倉猝不熟下咽而死卒僮從其屍艤廚中以自昆宗
茂政事有可觀者特以其自經也舉以貪人饞腹者之
常目之亦寃矣

河豚之美惡前輩論之詳矣予鄉有廚姓者與九人共
食而死其八人竟無恙夫蚤人每以過毒歸罪于修治
之不佳而不知人有虛實犯毒之不同故有死有不死
且人參藥之美者也而人亦有不能勝者況毒人之物
哉養大君子不食可也

定菴先生爲雲南僉事時分巡所屬必有題詠書僕問
比反則屬和殆盡詞翰首可觀先生問之始知爲從行
指揮某也後某以罪譏當褫職先生特釋之及以覲歸
某持三百金爲報先生卻之復請益百先生厲色曰吾
惜汝才耳豈有私耶竟不受

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者頗自矜炫後因歸
省東海先生作文贈之其略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
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鄉人榮之沂公王曾
及第歸青州郡守箪師卒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
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于一端觀之亦
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爲以
誇市鄽婦吾嘗竊爲世俗歎今君賜告歸省將其聞之
仕于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公之事望之亦
挽流俗之一機也觀此前輩直諒之風猶可想見

默易臺鳳山朱應祥讀易之所也應祥性迂狂嘗謂錢
文通公曰予在默易臺讀公詩之不善處恨不得長筆
一擊公頭也應祥子文通公爲後輩而其放言如此

夢菴陸潤玉之女名娟自少穎異授以書史輒憶不忘
長亦通敏不妄言動有索其父送行詩者父不在爲代
作云津亭楊柳碧毿毿人面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

一葉載將春色過江南父歸責之自是吟咏絕不及門
外事及歸馬龍姑亡事舅至孝舅沒託以二女乃留淨
室與之同寢處者十年既嫁始復夫室無出爲夫買妾
而生一子將卒以所作稿悉焚之曰非婦人事也夫婦
人事筆硯者恆有于天下而有難能之事如陸者豈能
得哉夢菴之孫稔厚交于予故聞之詳

定菴先生西涯文正公門人也八月十五爲先生初度
日壬申歲先生壽八十一西涯寄詩壽之有曰八十一
迴秋月圓自是每歲必寄有八十幾迴秋月圓之句且
謂當另起例西涯既殁松之士大夫猶循其例不廢辛

已先生壽九十而以初度前五日卒詎非讖歟

府學鄉貢題名石同知王源撰文知府徐季書篆按前後郡志皆逸徐姓名然與王同官則其官亦當在趙公之前

華亭丞俞仲爀志逸其名獨見於清江集之霜林說且曰仲爀蚤歲讀書績文有聲吳越間其去而家于九峯也人且以其抑鬱無聊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爲況則知動心忍性從其所已悔而益所不能矣仲爀會稽人蓋亦因官而居於松

鄉貢進士許璦府志止載姓名而他無所紀惟東海有

送許廷玉復任序按廷玉宰封邱縣瀟泉皆考其廉愛以不能事權勢乞歸當道不許故復任則其人亦有可述者

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者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宦駭問故對曰松民之財多被官府搬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謝宦愧不能荅

李宗伯至剛之子源舉進士其孫桓方髫齔出見客曰令尊新進士桓應聲曰家祖舊尚書客有戲之曰兩猴解木於山中小猻猻也會劉鍇桓應曰一馬陷足于沙內老畜生安敢出蹄時人稱爲李倣對後領鄉薦仕終

知府

近見唐飭軒所藏黃汝申憲長手評宋仲璧陝東文書二條各與二筆法酷類蓋學昌黎樊宗師墓志云

錢文通公嘗爲其先人築墳北山官役民助之有昇土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在黃麻使墳上取土來故遲耳公默然呼公之宰木今亦幾盡矣

松江學無專志而其因革附見于府志樞嘗欲輯記所闕未果也然廟學科目書器之類具有可稽而學之官遷代無恒不可無述謾具如左

學官表

松之守令咸有題名而學官獨缺焉豈不以其職之卑畧之耶然刑範之地其重於守令均可無監觀哉作學表官表

	教授	分教
元	張夢應二十二年在任	
至元		
元貞	馬允中二年在任	周囦二年在任學正
	劉蒙	唐純二年在任學錄
延祐	沈德舜元年任	
	薛鐵七年在任	

重紀　林聖予
至元
至正　倪駿九年任
施璘宣州人
陳仲微
高志道通州人二十一
年任
馮恕字仁伯會稽人二
十三年在任
陶植錢塘人二十五年
在任

孫成直學
胡存道十六年任訓
導會稽人
錢瑩字伯全華亭人
十七年在任訓導
張莅海昌人十九年
在任學正
張肅松陵人十九年
在任學錄
張節華亭人十九年
在任直學
王文澤字伯雨華亭
人訓導
邵亨貞字復孺淳安
人占籍華亭以下訓
導

國朝
洪武

林洵字季文浙江台
州人占籍華亭
貝瓊字仲琚嘉興人
至正二十四年任歷
國子監助教
楊基字孟載蘇州人
歷陞山西按察使
全思誠字希賢上海
人召爲文華大學士
兼左中允
邱民字克莊歷陞禮
部侍郎
王報字伯純維揚人
十一年在任
張樞字夢辰上海人
明經
曹睿字新民永嘉人
占籍松江
王彥文華亭人歷嘉
興教諭

桀原白錢塘人占籍
華亭
馬涞會稽人占籍
華亭
楊斌華亭人官至淸
紀郎
魏驥字仲房蕭山舉
人在任十二年歷陞
南京吏部尙書
韓陽字伯陽山陰人
歷陞布政

吳襄華亭人舉人
瞿遂元年任
王溥元年任

宣德 鄭與宗元年在任
孫鼎字宜鉉江西廬
陵人舉人九年以浦
江教諭陞任滿九載
荐爲監察御史總南
畿學政

劉獄

正統 王禮江西人九年在任

陳仲仁

徐景
江漢字朝宗建陽人

成化 葉粲江西進賢人九年
在任

胡昇福閩縣人
周復江西吉水人

因禮舊志作周
魯璵山陰人

弘治 朱仁和人五年任
蕭雅
陳惟卒慈谿人十年任
鄧敏
黃琮
汪集餘姚人舉人十五
年任
王文華

唐珪
朱鏸
陳新

正德 宋隆趙州人己未進士
闕與
五年以同知降任彭鍊
楊齊
江西舉人六年以學正
周瑄鄞縣人
陞任九年憂去
趙僎
譚瓊廣西桂林人舉人
林汴莆田人
廿一年以教諭陞淮府
孫濟
王慶臨海人癸未進士
胡相浙江永康人

二年陞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
程範江西南城人舉人七年任十年陞鹽城知縣

高明湖廣巴陵人
胡慶山陰人
魏寶廣西桂林人
倪澤鉛山人
王特莆田人
王僖福建龍溪縣人
劉祖震湖廣華容人
羅斯吉水人六年任
李文廣西馬平人舉人八年任

華亭學聚奎亭弘治辛亥縣令汪公宣所建也明年東江顧先生清魁南畿龍山張先生弘至第五人嘉靖壬午韓公豹葺而新之東江先生有詩云三十年前慶落成白頭重見此崢嶸江山不息英靈氣星漢遙瞻日月明謾學稽八歌在泮敢先周彥試吹笙天機未欲分明說夢裡泥金有姓名先生嘗有興夢故及之明年徐內翰階賜及第

府學天藻亭已丑郡守長沙熊公宇建以藏敕一通教授程公敞書扁

讀書堆舊有大樹成化初猶存九峯曹先生泰有詩山中古木長松樹剝落龍鱗大十圍涉歷冰霜心獨苦藏爭風雨勢將飛白雲留影落僧榻金粉團香點客衣四十年前曾見說于今飽看坐忘歸

九峯過黃浦詩月照黃龍浦水黃南飛烏鵲夜茫茫晚潮天接海門近秋草城埋滬瀆荒道上人家金井塌縣中官酒玉缸香秋來直欲通宵飲消得先生醉幾場中二聯逼盛唐矣

碩利賓過松江詩吳淞三萬六千頃震澤與之俱渺茫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為霜秋風漫引漁人笛落日偏驚賈客航三十年前此來往塵纓猶未濯滄浪

利賓鎮江人洪武中仕於朝

成化中有楊推官者素疾一吏常欲寘之法弘治庚戌知府鄢陵劉公入覲而吏適役于吏部銓劉曰銓曹有言有司之不職者必曰松江推官人對宜慎及審官至楊名而劉不能對遂至落職吏不暇較而責備之論亦有偏矣

正德壬申流賊從山東諸郡江南震恐松城四周故有市廛有司悉命撤之復欲鑿四濠之梁民甚不便龍國威爵有詩曰人情洶洶語浮囂腹裏于愁未易銷戰艦未收河朔賊居民虛斷浙西橋天須向闕星初滅樹必

經秋變始驗不但十年前遺況青樓明月與吹簫此詩紀一時之事而其命意亦不淺

衛文節公尊祀于崑山其祠堂記云墓在湖州今玉屏山之旅祖傳衍衛狀元之遺蹟後人附會云

嘆嗟歌代誌有賢令也姑緝麻婦紡花丁男在田女在家夫率不下鄉官無橫科差老幼弄兒孫逐影向壁縫東鄰酒西鄰茶從朝至暮笑呵呵布穀啼夜鳴村村穉桑麻不違農作時今年落秧早愛民如子縣令心無事擾民如此好夫撒秧妻採桑農事已興蠶事忙大麥尊尊秀小麥萃萃長茶花半稀青間黃今年縣官好民寧

藝海珠塵 天 滋故述 六

不下鄉田家得安業出入無驚懼日力豈敢嬉夜共燈燭光催了機上布便是囊中糧飢寒庶可免逋負亦可償不患心頭損新肉只要眼前醫舊瘡此歌蕢良史所作不知賢令為誰然國初松之吏稱民安可想

約菴陳公潮以乙榜受學職後陞知州致仕張都憲蘅其門人也正德乙亥御史來視學時松人欲入學者爭干於公千金可坐致也張就訪于家見垣壁不治意甚憐之公曰祝做秀才時則已過矣張徐曰入學案猶未出蓋若導之言也公曰予所不敢道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競之風三也張起拜曰受教矣公之介類如此而且始終不渝有足重云

一川張君其性東海之孫也歷考後樂公副憲廣西駐兵平樂而殉有通判某箱帳下得餘金四百兩勸性取之性曰父死而因以為利可謂人乎毫釐無所取後從甘泉遊明理學為盛德君子茲其一節云

傾曦字東暘松之老儒也博學能詩其弔朱端常墓曰玄堂千載寄榮阿石馬無聲蔓草多故里尚傳前代事浮華應落逝川波野人夜照偷金盌山鬼天寒泣翠蘿莫問人間興與廢夕陽回首自興歌東江先生以是西涯公公曰不意山林乃有此作

藝海珠塵 天 滋故述 弍

顧東暘能通數學嘗攷曆度之數纂輯成編冊未須歷可預知來歲節候宜忌之詳一日出示客客曰此私歷也得無犯禁乎始懼而焚之老儒博學而不知世務如此

元伯顧盛曰上海有俞俊者賦清平樂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偏落日發皇猶昇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河海襟懷休教白鬢播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後仇家以其詞訴于官序詒獲免而因以破家然則君子豈可易其言哉詳具輟耕錄

青龍大盈之間多荒田彌望皆蘆葦之場甚至數十里

絕烟火雖有召募之令無有應者正德中內江喻公來
知府事銳意講求乃議分設賑給使民聚貨貨通則田
易售治田塹治則可以首園郡包賠之苦甚良策也規
畫已定而天不憖遺今未有續而終之者
尚書伍公文定竊禱郎中以操江蒞松有揹推當郡此
縣糧米陳陳沿十萬之句東江先生曰詩雖不工而
實將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治末年
也而猶有十萬之積況周文襄時耶今之所以無者其
弊有二逋負也侵欺也逋負固奸頑之常態而亦有出
于不得已者猶可言也若侵欺則極爲可惡何也起運

之外存留以備賑濟文襄之良法也自易銀之法行而
濟農之倉虛設矣積年之書手慣役之糧長毋于領米
易銀之際則虛開姓名報官名爲關米大戶而實自入
以肥家至有一人而侵欺至萬石者積弊相仍莫甚於
此樂郡計之其麗不億此與文襄之意相戾甚矣牧民
君子苟揭此弊自足濟農何必爲勸借之令以速怨哉
庚貢鄉守長沙樊公字顯究茲弊痛懲其尤者三數人
時論快之然竟亦未盡革也
宋潛溪先生嘗爲上海夏宗顯作壙記夏諱洪武中糧
長也記稱其爲謹好禮田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

惜細民銖兩無所取以長厚稱夫先生之文實錄也敢
述之以告鄉人長賦者

藝文籍

自言游得聖人之一體而吳是以有文學浙吳之一隅
也漢晉以降亦藝爲耳矣然興元一詔下悍卒之淚開
解一疏寒奸臣之心謂皆庶乎進乎茲道不遠已作藝
文籍

渾天圖漢鬱林太守陸績著
二陸文集晉平原內史陸機清河內史陸雲著按志
機著文章三百餘篇雲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

十篇兹集所載無幾矣崑山片玉皆奇寶也惜乎
四川清論散騎常侍陸喜著借諸葛孔明以行
玉篇輿地志待瑞圖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家表外
宣公奏議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著
集梁黃門侍郎顧野王著
谷陽文集宋進士朱之純著
柳文音義進士潘緯著
洪範九圖九說進士陳伯達著
華亭百詠許尚著
靜庵集進士胡据著

雲間志迪功郎林明卿直祕書省林至尚書朱端常
同華亭令楊潛著
釋騷林至著
小醜集淮東提舉任蕭言著
後樂集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衛涇著
禮記集說直寶謨閣衛湜著
學易蹊徑四書說約田疇著
莊子詩高子鳳著
樗齋詩集朱允恭著
秋聲集常州守衛宗武著
袪疑說儲泳著
通鑑筆義進士葉汝舟著
湖山汗漫集趙孟僩著
讀易管見進士衛謙著
古木風瓢集元凌烏著
王泰來集中庸管見聚疑原孟夏侯尚玄著
九峯清氣集陸朋著
百苦百忍二圖邵天驥著
易象發揮易孟通言童子問知吳江州陳宏著
原俗篇知新喻州羅鑾著

水利宣慰副使任仁發著
藝經畫斷餘譜莊肅著
水利論說副墨集東山高蹈集震東稿教諭曹夢孫
著
乾坤關闢天地生成陰陽變化山川流峙四圖費爵
之翰著
尚書制度圖纂自立齋詩文稿訓導王文灝著
松鄉集安定書院山長任士林著
東白集任瓏著
古漁唱陸厚著
史補斷丹崖夜嘯金聲錄玉露吟符隱生著
田家五行陸泳著
醉漁集草堂集馬麐著
續松江府志韻府羣玉拾遺國朝錢全袞著
春秋敘事教諭曹宗儒著
五服集解盧子聰著
兩鄰笑端集按察僉事董良史著
蛾術稿訓導邵亨貞著
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
歷代史鈹補正三史綱目寓麻人物志麗則遺音樂

府上皇帝書勸忠節平嗚璵臺洞庭雲間邢上五
集東維子文集前儒學提舉楊維楨著
四書備遺書史會要圖繪寶鑑說郛輟耕錄陶宗儀
著
在野集御史袁凱著
上海志訓導顧彧著
雪齋明鑑錄潞州判官王熙著
滄螺集國子司業孫作著
雙溪集紀行詩給事中杜隱著
八音圖彭溪稿王震著

獨叟稿訓導曹睿著
九峯一叟稿杜桓著
砥齋集紀善錢驥著
詩傳旁通教諭王彥文著
蚓竅集長史管訥著
灌畦稿周彥才著
筱庵集參政任勉之著
經進集太常典簿顧祿著
五倫詩孝經旁訓沈易著
滇南稿醫籲稿西清餘暇自樂稿翰林學士沈度著

律解辨疑副使何廣著
樗菴集太常卿夏衡著
慎齋集焦伯誠著
杏園稿張年著
鳳城稿尙素齋集封中書舍人金鉉著
瀼東集教諭黃蘅著
壯游集按察使黃翰著
講餘集教諭錢復亨著
桂樓集范鼎著
夢菴集陸潤玉著

約庵集封監察御史張遜著
雪航集王恒著
大學說太學生張正宗著
瀛洲稿使交錄歸榮集南京吏部尚書錢溥著
雲間通志承事郎錢岡著
文翰類選長史李伯璵著
使黔紀行集備遺錄交游錄史詠布政使夏寅著
定菴集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著
易髓學正張瑛著
鳳山稿進士朱應祥著

一九三子集進士曹泰著
調言長語教諭曹安著
雪牕詩稿上洋吳爰著
鶴城稿天趣稿面牆稿清和稿慶雲稿東海手稿東
海文集知府張弼著
宜晚稿續稿宜晚文集按察司副使曹時中著
西邐詩集知府陳璋著
學吟稿拙庵稿楚游錄滇南雜稿副都御史唐瑜著
雪岑藁知府孫遠著
續通鑑綱目廣義訓導張時泰著
三江水學金鑾著
鶴灘稿翰林修撰錢福著
東江文集松江府志南京禮部尚書顧清著
玉屏山顧廷儀先生家弘治中生瑞竹定菴有詩地鍾
靈秀幾經年造化從來本自然出土一根元瑩玉凌風
雙節欲參天未論板蕩成臣節絕似夷齊讓國賢春雨
滿林還有作兒孫頭角看駢駢
袁方伯幼依外家受其恩外家故軍籍也及舉進士不
忍貳之登科遂從其籍後竟以此隸籍戎伍不可解
黃憲長勿時嘗以事干于郡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

一棒耳守怒令作水上一棒詩徐吟曰誰把長竿杖碧
流一聲驚破海門秋千層玉線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
收鷗鷺驚飛紅蓼岸鴛鴦催起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
釣急急收綸別下鉤守改容禮之
正統中松有兄弟進士顯仕者素不相能兄嘗題竹云
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其
弟知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淡蕭疏不耐看直須種
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其相激如此
松人烟火之技載在通志東江有詩萬變神奇火一絲
假師當日未曾知賣王流落浮空下香女輕娟隔霧披
明月上時雷礮發暗塵驚處火輪馳詞臣正憶鼇山勝
為報寬寶緩緩歸此詩殆識其變矣
研江金廷桂嘉靖丙戌歲貢廷試第一冢宰廖公紀以
其鄉無賢能授東光訓導丁艱疏請學官由貢者乞倣
會試例從所在鄉試許之遂著為令有御史至學問其
名令無避對曰願天下之為學官者皆無避時論偉之
張鳴鸞字世和正德初會試寓京時張文冕方蘖逆璫
官錦衣氣焰赫然燕鄉之與試者窮極奢侈以示得志
鳴鸞獨不赴識者尚之任止金華推官
張文冕得志時有司立坊曰文武聯芳以其父衍嘗第

進士既敗乃徙苏于府學文廟之南曰大成宮嘉靖甲
申樞與長谷徐君獻忠午江錢君思周倡議謂以叛臣
之故物而列於聖人之門非以妥神靈示瞻仰也請于
巡撫東湖吳公廷舉亟命撤之
丙戌歲長谷徐獻忠宅上生瑞芝九莖郡守愼德何公
鑑扁其堂曰開光
盧墓割股古人謂非中道諒其志亦不失爲孝子但不
可爲訓耳定菴先生嘗廬墓感白鳩之異西涯李文正
公有贈言檜溪陳泰嘗刲股肉愈母之疾錢文通公爲
誌其墓皆松之獨行也可泯泯乎

松人屋後多植護居竹經幾年而茂密如簀可蔽風雨
故名志稱哺雞竹誤矣
佘山有黃巢洞凡十八所今多崩壞間存甃磚相傳爲
黃巢之亂避兵者
費榮敏公墓在鳳山之陽東海翁墓與之鄰今張氏子
孫以配享后土蓋義起云
雲間通志載木棉花詩爲熊澗谷作松江府志因之然
此詩乃見于方正學遜志集中按通志爲正統間錢尙
所修時正學文字尙有禁而集未行于世尙或諱之而
託之熊歟必有能辨之者

一統志曰李象賢台州人徙籍華亭明春秋贍文詞洪
武舉任本府訓導子至剛博學能文亦舉明經累官禮
部尙書兼左春坊大學士預修永樂大典出知興化府
卒于官又曰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德量寬宏吏民化
服在任若無所爲而一郡之人翕然大治夫一統志本
諸國史宜無不公而前後松志于至剛之事皆畧之豈
錄紹之辭先入之歟然紹所許十人劉衡其最下者而
猶競死節交趾得贈謚則紹亦不長于料人乎
顧奮孫永嘉人元時以醫名于松蓋亦託而逃焉者程
守樸游奉命採訪江南華孫辭以詩有曰率土豈無臣

語工而意亦深婉
麓堂詩話云張東海自謂文勝詩詩勝草書英雄欺人
耳蓋不以其言爲然冰東日記云前輩謂游藝當先有
迹者學文勝詩詩勝書書勝圖畫則知此蓋古語而東
海嘗稱以教人人遂以爲東海自評也不然則東海嘗
有吾死草書增價之語而不及詩文曷又自相戾也
神山舊名仲鼉伏首引尾形肖鼉故名相傳是山歲出
圓石一爲蟲開後人鑿石其首遂不復出今其麓累累
多巨石云山之陽有崇眞院院有神鼉仙館其扁相傳
爲呂洞賓書家宗垂露筆法古雅而中款回品書亦流

逈可愛神仙君子所不道技其緻固神品也眞迹爲太
守吳黄洲持去今榜蓋臨本云

跋

右淞故迹爲余祖母舅細林楊先生所撰也先生諱樞字
運之細林其別號云學窺二酉文擅兩都親教其子中
丞朋石及余父學憲公俱成巨儒博學雄文顯天下嘉
靖戊子舉於鄉仕臨江郡丞卒於官後以子貴贈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先生遺集頗多是迹其一臠也迹之詳
載先生自敍中余生六歲一山公與先生密戚並家九
山閒嘉靖庚寅五月手錄而輯訂之存諸笥中爲家藏

書公字維敬官興國縣尉致仕家居杜門著述以博雅
好古聞于時有樵唱集他纂書不下數十種是錄亦其
一也周楊家多故中落向未付梓邇來吾鄉樂義之士
不啻古人償肯捐貲鋟傳以補松志所不逮其有功于
前修後進良不淺矣敬陳巔末敢告長者萬歷乙未八
月周紹節識

修志備覽附錄

藝文

一山樵唱　江西興國縣主簿周禋著憲副定菴曹公
爲序　言史慎餘　淞故迹　火餘襍著　雅歌譜

傳心數學　蒙養正訛　俱江西臨江府同知楊樞
著　學道紀言　叔夜先生集　俱廣西提學副使周
思兼著

西堂日記　楊朋石遺稿　俱巡撫都御史楊豫孫著

墓

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副使楊溥墓在蔡成涇之原子
輸福建延平府推官欽祔　汝爵世德墓在蔡成涇
素處士周榆子江西興國縣主簿禋孫誥封工部都
水司郎中雲鶴祔太僕卿鳳峯沈公尙書孫支簡公
誌銘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臨江府同知楊樞
墓在蔡成涇之任淇浜之大理寺卿豫孫祔少師徐
文貞公誌墓萬歷辛巳三月提學御史蘄水李公時
成給銀[illegible]伯兩修墓委松江府推官范公守已府學
訓導陳[illegible]董其役　廣西參政楊銓墓在廣富林
八曲里宗伯陸公誌墓　提學副使貞靖周先生墓
在蔡成涇太僕卿鳳峯沈公愷前刑部郎中袁公福
徵誌銘嘉靖丙寅正月巡按直隸御史昌邑孫公夢
豸表之題其墓曰[illegible]
賜[illegible]廟在蔡成涇[illegible]臨中秩大士像靈異鄉人

爾於歲首一日竭誠齋禱拈鬮以卜歲之豐歉無不
顯應

周陽浦讀書處在楊店萊峯與胡石兄弟競爽龍溪旅閒
辞發一時

一山書屋公諱經字維敬號一山博雅好古以詩文自
娛簡意山水之勝築室于周家草與同郡顧少宰東
江胡憲副定菴孫山人東岑結社觴詠其閒

無瑕和尚彈琴處在佘山禪堂周學憲萊峯聽琴詩云
山寺人迹絕西花春正妍獨行入深山所求貴真詮
忽聞弦上聲使我心悠然此聲不在指彼聲不在弦

聲聲韻無困不在絃指間思之若有悟惟與靜者傳

宋道人

不知其名傳行人初不識字嘉靖四十一年四月自言
忽於紡紗時性真發見到九月有童子報以示寂之期
在來年七月四十二年正月至佘山禪堂謝去塵緣四
月間始謁府縣子人傳言滿廣七月五日周萊峯蒐陽
爾往見之問以輪迴之事道人云劫外修行方免得不
輪迴一住性迷前事差寧可有足無眼不可有眼無足
又問作心切不可靠他此是凡心若是性真廣大無邊
不過是正路我從前苦拜師與不是白去年忽然見性
之後方才曉得陽衙問圓滿未曾曰問滿了問曾打破
虛空否曰打破了問消息的當否曰的當明日恐不能
來曰洗身去萊峯問定心之法道人指其心曰這個怎
麼也不思想在這裏做工夫怎免得輪迴因指其上曰
在上頭做萊峯問如何做得曰這箇那裡照不到正是
廣大無邊問何不在家脫化却到此曰有人言十方所
在有人相送與曰我相接甚定不得心問去後認得今
日眼前人否曰總然認不得問火起時痛否曰就如燒
箇木頭七月六日辰時沐浴畢登山拜謝天地放火自
焚安然而化時大衆萬人皆相顧驚異合掌禮拜而散

王孝子節

居任滨浜業農嘉靖辛酉年父疾危甚節不告于家人
以刀割其左股作羹進之父疾旋愈楊公豫孫表其廬
曰白華遺響

災異

正德己巳庚午歲北鄉大水渰没田禾周一山作憫農
詩太息吳民當此刼迭罹凶歲肝腸裂去年七月禾將
成大雨翻盆盡傾没水深半壁屋已摧男婦赤脚行淤
泥一冬柴米真珠玉留田售屋來充饑今春鬻女翻鋤
遍又賣兒來將犢牛誰知五月苦淋滲洗蕩廬舍無一

岸九山乘雲欲化龍樹林積雨昏濛濛新漲滔滔渺無
際周遭稼穡沉無蹤東家嗷嗷西家泣何求花穗供耕
織寂莫蓬門盡日扃冷竈無烟米無粒紛紛餓莩塡溝
河萬姓活少亡猶多總然勉强幾家在屋漏那有薪來
爨鶴髮鶢翁觔力竭皤顏老嫗泪垂血今秋滿擬慶豐
登却變郊原河洲瀾老稚轟屛欲救甯償否不足形容
憔桔槔聲斷斜陽裏水衝坍岸徒爲勞荒郵漸覺人烟
少落日空聞蛙鼓鬧風生畝畝泥聲喧鬼燐熒熒相照
耀嗟彼蒼生圖苟延天意如此何由全寄聲憂國憂民
相亟爲瘝療解倒懸

隆慶三年僉事鄭公元韶奉勅丈田均糧天游居
士朱大章作均糧篇悉中時弊附錄

均糧便願均糧當塗體國細平章皇初奴屬崇議輔區
畫宏規奠此邦夏公稱土定科稅開公籌算協高皋按
籍魚鱗供指掌飛科升斗成邊疆民訟存糧近斜蜉無
糧皋土落何方法久弊滋思變法失調琴瑟待更張均
糧他郡米均松引領顒顒望相公相公歸來遮道訴乞
賢監司奏九重九重軫念特監茲奏書論薦鄭當時豸
繡分衙督糧事超拜綸音降玉墀均糧得請慰蒼生久
旱廿稔衙塾明從此兒童皆了了掃除隱射稅糧輕去

年不黍半登入督責丈量星火急限步畝均二百念尺
寸成規那不得弓梯新須索價高號紙虛名供是實都
人供役到村中爭辦酒肴竟迎接機織拋空明復來夫
婦相看有憂色畜縣鼓掌意揚揚小民束手如綿羊民
間一草禁勿犯糧箱蘇求竟不妨大牙偃月在相抱町
畦横縱難較量稚朴農家那習算印蹶算子總茫茫熟
成孔方移曠獲由他丑類變滄桑久佃官田頂納價放
舟河面亦收糧幕宾飛籌聊復較吏胥假手肯參商報
稱公正皆持正檢閱良民果皆是各來科制出忠郊盡
驅此輩人西旅廢中書算聚蠹昔官府文彩森蜩毛食

指萬餘廒廒東提編三藏審丁徭徭銀敵盡册求造朝
夏夕改轉分換敗筆成印空紙鋪公私困弊日嗷嗷城
西魚肉迹好尊可憐魚肉是民膏辛勤造册値炎天惶
懼鄉民少送錢鄉里乘風那敢後摩肩揮汗道途遑走
向廒門怕呵禁隔深月落猶遷延禰袴典價稱月息稍
棹頻欹損苗田照前田額科增重愁嘆歸來夜不眠糧
水尚鋤晨起早又聞下令縣排年排年貸要至新公家
最患窮充役差點偏教貧作貧賊愁千頭田萬頃一丁
不役非王人坐擁數畝戶瓜分傍午追呼動比鄰貼地
稿飛餘劫草淺池水涸斷纖鱗掛畏檢田應下淚石壤

更分不與周爲圖貢賦松邑便艫舳横江充轉漕其穀
亦尤官殮殮豈知鴻鴈告劬勞呻吟病口顚扶床臥病
所精始脫方果樹歲深蝕蠹藤郭駝發舊福無傷君不
見青蓮法界迷洞房細柳垂楊戶豈瑩列肆羅綺休稅
課僧樓蝸所應坊廂庭除不治尤難織絡盤焉能剔垢
藏君不見上中下等界三鄉一鄉肥瘠又三鄉畢伉兩
鄉偏勞早中鄉平衍稍相當請向廠灣庭上坐更陳損
益與欣提君不見揚灰砂債欲蘆葦收庭沉波菱藕香
十萬石入賈此地率赴千戶者爲强君不見田聯海若
皆拋濁坍飄陽侯混積荒平土稍難皆納稅夜冊選鑿

豈等當君不見團竈丁男不記場屯田卒伍半逃亡今
産役來空簿籍歲輸耗減苦追償君不見吳淞吞泄貫
三江變作陂田半插秧苦龍維鎭通海舳河流湮塞罷
耕桑皆爲吳興可淵厰旱疏禹績報君王福星一路照
江南閭閻交慶每停驂與除利病公私便簡策昭然共
可探明明天子大夫賢致效芻蕘奏短篇看取田疇歌
子產在紙經術矣臨川時隆慶己巳季夏望日懷古叹
吁書于抱膝廬中

天游居士朱大韶字南禱少司成文石弟也少爲博
士弟子博學能文章試輒高等及壯以盲目廢棄子

業讀書扱倩人誦之即强記至老不忘所撰詩文殊
著不下千餘篇惜以無子俱湮沒無傳是篇洵恐利
弊亦其一觸也

淞故述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楊樞撰樞字運之自稱絅林山人華亭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至江西臨江府同知是書乃所述松江一郡遺聞軼事以補志乘之缺畧者松江本以吳淞江得名明初因地多水災故去水旁以禳之此書標目則猶仍其本名也書中於地理人物行誼藝能文字題咏以及詼諧瑣屑之事無不備載其藝文籍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例載陸績渾天圖以下凡百餘種悉其鄉人著作可爲徵文考獻之資至於元楊維禎之名或從木或從示諸書參差不一樞以歲月求之謂字本從木入明後以諸王有諱楨者始改從示其言殊臆測無據又李至剛在永樂時以善於附會深蒙傾險之譏而樞信明一統志之虛詞反目以德量寬宏惜松江舊志畧而不載亦未免涉回護鄉曲之私也

秦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錄一卷》提要

秦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關中多高原橫亘大者跨數邑小者亦數十里是亦東南岡阜之類但岡阜有起伏而原無起伏惟是自高而下牽連而來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級而登葬以四五丈不及黃泉井以數十丈方得水脈故其入稟者博大勁直而無委曲之態蓋關中土厚水深川中則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源之義人性之稟多與水推移也

南山謂終南山也脈自大散關而度左渭右漢黑白兩龍江注之其東出者自武功太白牽連而至商洛皆是南山如太行在燕代隨處異名耳太白極高上有積雪盛夏不消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鳴鼓角則疾風暴雨立至今乃爲盜據而竄之游人莫到使山靈受汙武功亦北述太白與之並峙太華削成四方高五千仞自回心石以上仰躡四十里少華三峰副之終南面亘藍田盩厔中對長安登者經樊川杜曲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韋乃安石別業

杜則岐公墅而孫牧增爲者二曲爲長安林泉花竹
最勝今皆荒落自此入山走深谷大壑郎三四百里
不能窮中多修道求仙人數百歲者雲水游人往往
覓得之子午谷去城南百里路自南通北正對長安
故名然止單人獨騎可行昔魏延請孔明出軍貴妃
飛騎進荔枝皆此

長安爲周秦漢隋唐所都歷代位置亦非一處然皆不
出五十里之外周后稷封邰在鰲城今爲武功縣其
後不窋失官竄於戎狄則慶陽有不窋城公劉徙邠

緊邠州太王遷岐緊岐山至文王遷豐始近今長安
之境緊鄠縣豐水出其谷爲靈臺基趾尚存又東則
爲鎬水武王都鎬緊與豐東西對峙相去二十五里
名宗周也諸家皆言漢武穿昆明池鎬京故基淪入
于池秦始保西陲至非子居大邱當是畜牧之地緊
今興平始皇改名廢邱示周廢不復興也孝公始作
咸陽築冀闕而都焉其地九嵕之南渭水之北山以
南爲陽水以北爲陽故曰咸陽然史記黃圖云始皇
都咸陽引淸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則是跨渭水而都之漢長安城在龍首山上周豐鎬
之東北也龍首來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濱
乃始折而東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爲基故宮基
直出長安城上建章昆明皆在原西而秦長樂離宮
漢修之亦東西峙焉其後以居母后名東朝三秦記
曰此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
尾低可六七丈色赤漢旣據其上立未央宮矣而山
勢尚東趨唐大明宮又據其趨東之壟故含元正殿
高平地四十尺也若此山方北行未東之時垂波東

下爲龍首原原有六坡象易乾卦隋包六坡爲都城
大興宮殿據第二坡應第二爻唐建都因隋無改止
易宮名太極至高宗風痺惡太極下溼遂遷據東北
山上別爲大明宮至山勢盡處引水以爲蓬萊山池
因名大興爲西內大明爲東內又於別建興慶宮爲
南內此五代都長安大略也咸陽有三秦城在本朝
縣東三十里隋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唐城在渭水北
杜鄠館西鎬京東遥磁石門乃阿房之西門名郤
門冀以吸　人隱刃正在鎬水入渭之處漢都長安

其城在渭之南而秦咸陽之東南也故項羽自霸上而入秦都皆円西上咸陽也隋都亦在長安實漢城東南十三里今西安府坐龍首山南十里未央東南十四里則今城正當大興舊址

長安宮殿惟秦漢最盛想當時秦壟大木多取用不盡若今嘉靖間午門三殿災萬歷間慈甯乾清災動費四五百萬金府庫不足取之事例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開礦一木之費輒至千金川貴山中存者亦罕千溪萬壑出水爲難卽欲效秦漢百一未能

也始皇兩朝崖略秦始皇所造宮室多在渭北每破侯國卽放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以所得美人充之起咸陽而西至雍規恢三百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複道相屬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三十五年別度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宮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車行酒騎行炙記其繇亘則閣道八十里直抵驪山表南山之闕以爲塞絡樊川爲池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度魏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其他萯陽棫楊平陽橐泉長楊新年諸宮不暇殫舉漢修長樂周二十里又起未央宮周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百尺深百五十丈高三百五十尺至孝武以黃金爲壁帶文杏爲撩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飾青鎖丹墀又作建章宮於宮西跨城作飛閣搆輦道以上下爲千門萬戶前殿下視未央別作鳳闕對峙井幹樓樓閣俱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而左鳳闕北員闕則高皆半之甘泉宮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他如集靈五柞回中北宮長信不暇殫舉黃圖曰秦北至九嵏南至鄠杜

東至河西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三百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

長安稱關中蓋東有函關西有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而長安居其中其他如大震關之在隴右瓦亭關之在固原駱谷關之在盩厔子午關之在南山蒲津關之在同州豹頭關之在漢中設險守國皆在名義之內

余偕叔祥遊鴈塔問曩時曲江皆云相去僅一舍許今遺跡第若溝渠中又無水荒烟野草一望無際所謂江頭宮殿鎖千門者無復可求矣訊之故老亦不究所以比閱賈氏談錄云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爲耕民蓄作陂塘資澆灌之用每至清明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觀此則桑田滄海當自不虛若今日卽泛舟之處亦爲子虛烏有誰能問天寶全勝日耶

陝田十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二十三頃八十五畝零

夏秋二稅共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　絲緜三百六斤　絹九千二百二十一疋　緜花絨一萬七千二百八斤　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二匹

行太僕苑監所屬馬共五萬七千七百餘匹

洮州河州西甯三茶馬司課茶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漢中府屬及四川保甯府屬茶課易番馬四千八百餘匹

稅課魚課鈔共一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二十六貫九百七十文零又小麥二千四百九十三石四斗

額徵工部四司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兩零

陝西鹽課司（領靈州一司漳縣西和二鹽井計行鹽鞏昌臨洮延安河州靈州）額辦鹽小引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課三萬八百五十五兩西漳二井額鹽七十一萬二百六十八斤該銀二千五十九兩內徑解（甯夏年例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兩延綏年例銀一萬三千七百十四兩零本軍門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兩固原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

始皇陵倚驪山下作者刑徒數萬雖其璧玉爲星辰水銀爲江河金帛機械無所不備業已下錮三泉然登

陵望之正當渭水反弓之處卽以堪輿論固當二世而已

陝惟西安鳳翔二府深藏三窟自西北汧隴一窟沿邊城二窟外各鎮三窟二代前以王畿求中則居鳳翔秦漢後欲就四方則居西安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項羽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爲閒道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爲險道漢高祖諸葛亮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自秦入蜀有三谷四棧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襃谷南曰
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
謂駱谷儻谷同一谷襃谷斜谷同一谷非是其棧道
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
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襃
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
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
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語見何仲默三秦志
中然志稱同一谷者謂襃城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襃

洋縣谷南口曰儻北口曰駱

華山與長河會處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
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
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淵可渡河至蒲州河
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至龍門
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
平陽也

延慶平涼民悍勇若邊患臨鞏鄰接羌番鳳沔復多回
種幸羌人仰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然河套失守
莊浪弃地三邊懸隔

南山東西通接商洛汝鄧漢鳳襄沔山深谷密緜亘數
千里內多巖洞盜易潛匿宜預搜索

靈臺寧夏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上郡北
地安定三部土廣人稀饒穀多畜

關中郡邑最遠者如鞏昌府成縣去府東南六百里兩
當縣去府東五百六十里階州去府南八百里皆白
馬氏所居武都故地延安府葭州去府六百里神木
縣去府九百里府谷去府東北千一百里皆周環河

套之內

余行漢中過禹廟問漢源因見大安河自略陽來其流
尤大不知當時何以表漾爲源也心疑之及讀丹鉛
總錄始知有東西漢焉今引而記之總錄祝穆曰天
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
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
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
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
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瀦者其源出於西河州徼

外經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經大安利劍
果合與浩水合入於江

藍田關卽秦嶢關圖七賢過關者卽此蓋是春雷初霽
張說張九齡李頎李白鄭虔孟浩然共訪輞川王維
也當時鄭廣文自爲圖有詩曰二李才名壓二張歸
鞭遙指孟襄陽

澄城縣山崩初爲一山至是東西分馳三四里遺播乎
陷艮爲一奇此嘉靖丁未六月也唐武后臨潼縣因
風雷湧出一山初高六尺漸高至二丈因名慶山以

此知古稱穀洛水鬬信乎不誣宋紹興十四年亦有
樂平水鬬有司奏言河衛里田水中類爲物所吸聚
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
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壁破
樓二水鬬於杉墩且前且卻十餘刻乃解正德中又
有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
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楞有穴後數日流賊過人多
避其中山川且然況人物乎以是知造物之奇無所
不有

愛陽綠邊入善蠱術有爲稻田蠱者能使其人腹中有
土一塊中出稻芒穿腸而死樹蠱者則出樹枝橕腸
是亦挑生之類然則是術不獨粵中有之

寶雞以西蓋屋成以板用石壓之小戎曰在其板屋自
古西戎之俗然也此地流渠走水依稀江南在關中
稱沃土

自古稱棧道險今殊不然慶年修砌可竝行二轎四馬
其褒斜二谷俯黑龍江咸乾灘亂石不知漢張湯何
以欲轉漕於渭嘗古今陵谷星淵至是其站皆軍夫

以百兵爲殿罷是軍無餽糗惟自種山田數畝而已
今軍日消而往來之絡繹如故是宜有以處之入川
如秋林富村古店諸站丁庶而富其氣象又與漢中
別

會甯鮮流水源泉土厚脈沈泥淖斥鹵卽鑿井極深亦
不能寒冽居民夏惟儲雨水冬惟窖雪水而飲峨眉
太岳頂上無水亦然

大隴首山系連六七百里其上多鸚鵡行人過此困頓
欲絕故樂府曰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

巖絕崆峒山有元鶴洞深無底中有三元鶴時出飛翔雲際遊者見之以爲瑞鳥鼠同穴山則飛走相爲牝牡此最異亊鳥曰鵌鼠曰鼵

無定河河名也此地浮沙善陷與人急走急換足不則陷矣故名

甘涼處原中國地昔涼州志云周衰其地爲狄後匈奴使休屠渾邪等王王月支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南隔距羌而斷匈奴右臂以前漢據故張騫通三十六國班超復定五十

餘國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魏晉後通者不過二三國耳古燉煌今嘉峪外地也卽晉之西海郡居延等縣元爲亦集乃城蓋在肅州東北五百里瓜州蓋在今肅州衛西五百里卽古西戎地漢爲玉門關沙州城蓋在衛西八百里漢月支地漢又有龍勒縣卽壽昌地亦卽唐陽關西北去又數百里爲伊州桑遠縣又西去數百里爲蒲昌縣又北去數百里爲唐安西府交河縣其地又遠而太宗所置伊西庭州高宗所置龜茲于闐四鎮總之在玉門之外而天寶以後河西隴右始陷吐蕃耳本朝守嘉峪棄玉門以外大都甘州西去五百里爲肅州漢酒泉郡肅州不及百里卽嘉峪若河西諸郡皆在甘州行都司之內甘州卽漢張掖如甘州東北百二十里爲山丹亦張掖地東五百里爲鎭番東南三百里爲永昌五百里爲涼州南九百里爲莊浪皆漢武威東南一千三百里爲西甯乃古湟中卽漢破羌縣屬金城郡古賢如張奐張芝之索靖索紞父子咸燉煌人

涼州稱涼者以西北風氣最寒而名也五六月白日中如雪皚皚而下者謂之明霜

河套雖古朔方之地但漢唐來棄之已久起甯夏至黃甫川黃河北遶二千五百里卽南自川至定邊亦一千三百里以圖徑求之當得縱橫各一千二百里餘其中皆蕪野荒原惟鹵可就水草住牧安得中國人居之卽遷人實之從何得室廬耕作所謂得其地不足田得其人不足守幸而曾議不成耳卽成費國家金錢數百萬取之終亦必棄爲鹵復得惟是銑出身任事之臣一旦爲奸臣所搆陷身首異處不能不令

志士髮上指冠也

固原本稱腹裏宏治中因火篩入寇適當其衝始改縣爲州即州治爲鎮城以固靖蘭等衛隸之與甯夏相脣齒稱重鎮焉鎮迢遞千餘里地當四衝賓兎諸酋及海濱生番諸部迭出剽侵不能制禦自臨洮設而西無海寇之虞聲援易及自松山復而北無靖邊之警城堡相聯藩籬既固堂奧漸安矣東起蘆溝抵甯夏石空寺界西至靖邊抵臨洮蘭州會甯界新疆東北大小盧城塘抵臨洮三眼井界

臨洮衛舊屬固原鎮箠長難及萬曆二十三年始設專鎮蘭河洮岷階文咸隸之又拓松山地三百餘里屯戍相望爲金城以南保障東自會甯抵固原靖邊界西自宏化寺抵甘肅鎮莊浪界迤北至松山永泰川邊牆迤南由黑城子洮民二衛抵四川松茂界

延綏舊治綏德撥千戶屯治榆林附近諸衛所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設榆林衛余都御史子浚復擴衛城增東西中三路營堡塹山堙谷另爲一邊因移鎮爲東達牛心之堡西截河套之衝包收米脂魚河一帶地三百里拓王既多控扼亦要鎮東由黃甫川至定邊營接甯夏之花馬池計一千二百里花馬池北抵横城三百二十里横城亦甯夏堡也而達諸黃甫川則本鎮邊境共長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屬河套

甯夏邊境東接延綏西抵固原計一千八百餘里繇横城堡渡河而西是爲鎮城繇鎮城之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紆迴繞之山之後皆　住牧又繇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

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之預望城又在黃河之內矣黃河東自臨洮府蘭州經中衛南過峽口一百里峽口距鎮城四十里兩山相夾河經其中塞北一勝槩也河東修設始於巡撫徐廷璋而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花馬池一帶邊牆鹽川東西三百餘里藉保障焉

甘肅鎮所轄漢河西郡地也國初定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界自莊浪歧而南三百餘里爲煌中地置西甯衛自涼州歧而北二百餘里爲姑臧地置鎮番衛

又設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皆屯兵拒守全鎮幾二千里惟一線通道西控西域南鮻羌戎北捍胡　稱孤懸重鎮云東自松疆阿霸嶺抵臨洮雙墩子界西至嘉峪關邊長一千入百餘里境外北有松　流　瓦剌南有火永海阿歹諸酋及諸番住牧

松山東抵黃河北抵賀蘭西亘莊浪南綴蘭靖延袤千里國初設郡隔絕胡　翼護羌夷實斷匈奴右臂自款市招引賓酋盤窟其中棄我三暦墩臺就近築邊

莊浪僅成一線萬歷二十六年出兵恢復割大小葫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洮岷阿霸嶺大靖域上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黃河索橋至土門長四百餘里而蘭靖莊涼俱稱內地云

秦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思孝字繼山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多載陝西諸郡形勝風土間引經史諸書為証其論復河套事極以曾銑之議為非未免有所回護云

晉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錄一卷》提要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　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　絲五千斤　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　稅課四十四萬七千六十四貫七百九十文　額解太倉銀六百七十七兩六錢　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綾絹一千四

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計行鹽西安漢中延安鳳翔歸德懷慶汝寧南陽汝州平陽潞安澤沁遼

額辦小引鹽四十二萬引　餘銀解太倉一千四十七兩一錢解宣大山西三鎮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代府祿糧四萬三千一百十三兩零　本布政司批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山西號爲內地然自　據東勝而甯鴈衝據河套而偏老震甯鴈入則由代岢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入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甯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

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
緊接綏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
東連紫荆倒馬逼近朔州威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爲
甲乙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援入
角堡內維岢嵐尤爲緊關故總兵初治偏關後移鎮
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砰界西至娘娘灘過河
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

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上窖穀粟入窖經年如新
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即浥爛惟隔歲開窖避
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遇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
藏要亦以避虜入遇窖不敢入惟積草薰之然多其
歧竇即熏烟有他竅出不爲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
之每每長里餘嘗與他家穿處相遇江南洞在地上
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
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
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壞虜遂直抵鎮城是以總
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

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
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
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　東起天城抵
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井砰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
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平陽府蒲縣）以塞臨晉（蒲州臨晉縣）韓信爲疑兵陳
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罌渡軍襲
之

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境入太原之保德
岢嵐州興縣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大
甯吉州河津滎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芮城
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

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
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棗故
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
多黯黑而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
堅勁而少溼鬱微腫之疾地有洞故其虜至可避爲
有件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歒暑炎爍之時日則

捉扇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强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為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為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為夥

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屬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為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鬲釜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團純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經岳陽澤州穿太行出覃懷入於河觚首諸經云界水則止太行縣亘龐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滹沱清濁漳皆穿太行而東當黃淮汛溢時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衛以分河勢不知河入中國受涇渭瀍洛汴泗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險阻不能引而之衛若沁可入衛則河復禹故道當不難矣諸葛孔明曰識時務者在俊傑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

下匯而為池又前行數十步流漸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澄徹為晉中勝景其西為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為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為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剎并州之南疏請臨軒敕名奉聖銷鷙氣以慈航斂雄風於寂境蓋異人天資則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卿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

驢西湖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大同右衛軍馬坤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為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後隆慶間有李良雨者又化為婦人婦妝見客不羞今萬歷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臨產輒自言欲脅出其人懼求從穀道神嫌穢不肯再三求之請以香水數斛澡之乃從澡畢遂滅形不知去向

路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

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縣衙素有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胥吏輩羣然走避之以為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廢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源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圮於河別置河東寶歷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置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俺答為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眾可十餘萬中國百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為俺答造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塞之禍終潰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皆殖利於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朗陵見羊羣過者羣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箠隨之或二三羣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肩酒殽者日隨行剪毛以酬

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驅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晉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所載多邊障形勝及防守扼要之處其田賦鹽課諸條與明會典亦畧有同異至敘黃河所經州縣及太原晉祠則大抵習見之文

長溪瑣語一卷

〔明〕謝肇淛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長溪瑣語一卷》提要

長溪瑣語

晉安謝肇淛

出福州井樓門外三十里許爲北嶺孤高險絕迥出雲表在蓮花峰之左郡城開元寺鐘聲至此嶺表猶隱隱可聞云

過北嶺四十里爲潘渡舊有橋名惠政圯廢日久宋寶慶中忽中流有斷石湧出刻安利二字衆異之其後里人鄭逢辰募貲重造郡守黃巖王居安名之曰安利始符前讖金華徐澄爲之記金橋亦圯僅餘址存

連江縣陀市北十里許有朱公橋相傳朱公者織草履爲生毎艱於過渡取草一日掘地得窖金數萬遂造此橋橋下有石笋崛起如男子勢里婦妊者取石子遥擲之中必生男也

未至羅源縣十里許有白塔寺相傳臨水夫人子乗紙驢過此爲寺僧所辱怒而焚之寺迄今不能興塔僅存二級耳寺外有石突出如倒崖上鐫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寸許當是慶曆間蘇才翁爲郡守時所題今半爲糞壤塞矣

羅源縣西有山九峰挺然秀色縣人鄭姓者墓其下同時兄弟九人皆爲顯官後有妬之者誑曰墓中有怪其中發視可驗也不信試聽之果聞塋內魚躍聲亟啟之得石鯉九枚自是破敗俱盡今故宅基及下馬橋尚存云

過羅源縣之北爲三層嶺延亘十數里又有覆舟嶺巨石蹲道周若覆舟狀上有題刻皆漫滅不可辨

白鶴嶺距寧德可十里高數千仞自羅源來者初不覺峻旣造其巔下視茫然一氣海色際天孤城如斗四面羣峰伏而無敢賓者其北有懸崖空洞容百餘人旁有龍湫焉

出寧德東北行可二十里有趙公橋宋淳熙中縣令趙善悉所造其時有扶箕者神書云趙公橋未成狀元何處生今既成矣余復何言後紹興元年邑人余復果大魁天下

石馬橋在寧德縣十六都元時里民一女紡績聚財搆石爲橋石長逾二丈厚尺許既成有道士過曰石長而薄恐易折衆笑之道士曰我試行石果折衆怒欲毆之道士以足挑石折者至今不墜行其上令人毛髮灑淅也

西陂橫截海支廣六尺許長三百餘步舟巨浪掀騰往來衝擊亦甚抓危下有數門通水故雖急而不崩潰按志是宋元祐間土民林奎與聖泉寺僧養譽所築

過西陂十里爲東墻渡二十里爲金垂渡又二十餘里爲黄崎渡又三十里爲虎灣渡然皆海支耳橫亘不能十里惟鹿灣二十里而遥廻環山趾間直抵鹽田然無風濤之險也飛鸞渡從羅源縣東北三十里發舟一晝夜達鹽田過二海洋歷福安寧德福寧三境行旅多由之而間有覆没

過金垂渡三里許爲界首嶺絕頂有關隘云是寧德福安之界又過爲南浦嶺小梨嶺而大梨嶺尤極險絕石級插天三千餘層土人謂之磨鼻嶺此與白鶴最爲難度者也

黄崎鎮在海壖孤城數十家周遭巨浸至此適暮風雨淒然茆舍燈火熒熒然耳畔惟聞波濤聲宛如東坡所云夜行迷道悞入田螺精家中景象也

楊梅嶺距州可五里許舊産楊梅故名鳥道嶮崎不下梨嶺嘉定中知縣楊志始甃石砌道以便行旅因名楊公嶺云

溫麻晉名也長溪唐名也福寧元名也亦有名秦川者不知其由傳記諺曰未有秦川先有池林蔣薛唐末已有是名矣州地又有秦嶼秦溪秦澳宋楊復亦自稱秦溪人說者以爲東南僻壤避秦之人居之恐屬附會

白鶴嶺之半有井甚甘洌宋樞密曹輔爲縣尉剏亭於此議引澗水以飲行人忽地中有泉湧出遂甃爲井迄今大旱不竭人名曰曹公井

順濟夫人廟在州治西門外亦名順懿宮夫人
姓陳福之古田人也唐元和中嫁長溪民劉
杞會天大旱有詔祈禱夫人方孕語嫂曰吾
當脫胎應詔愼勿泄也嫂以爲狂竊視之其
孕果殤遂登壇作法大雨如注有司以聞詔
封順濟其事既泄竟以産難終臨死訣家人
曰吾爲拯世被難死猶生也廟後化生數十
每歲清明州中婦中踏青必至宮祈孕嗣什
百爲羣悉掇嬰兒之首以去

元王薦州之赤岸人事親最孝父疾爲禱於天
願以身代父絶復甦曰適見神人傳語曰汝
子孝上帝賜汝十二齡後果十二年卒母病
渴思得生瓜時方盛寒遍覓不可得行至溧
嶺祈天而哭忽見石巖上青蔓離披引之得
二瓜以奉母母病立瘥　太祖皇帝御製孝
順事實中有論并詩賜之

南峰菴在城南門三里許曲徑嶔欹跨澗爲橋
橋旁二大榕樹懸根出地圈成門焉行人從
此出入後有小臺豁然北向龍首諸山障其
前左梅嶺右松山城郭阡陌盡在目中第不
見海耳一僧老病不可與語復無主人遐眺
獨賞凌雲而歸

雷笋聞雷聲而發者其味倍佳

水精魚俗名爛錠類銀魚而大肉熟而不結如
水精焉骨惟脊上一道嚼之鬆而不碎炙乾
更佳

彈塗魚俗名跳魚常跕躃泥中長二三寸味極
佳

土猪腸長二寸許狀如腸無面目鱗甲

土索狀如小蚯蚓

沙蟲殼小如箕而有尾極脆美稍大者名土飯
匙

劍蟶似蟶而小殼白瑩如玉其形類劍故名又
有馬蹄蟶

蝛乳無甲狀如覆鐘紅綠相間亦有純紅者土
人羹而食之

崎乳大如指一端有小足如刺十數傳崖石上
取者出其不意剗之即落若觸之牢不可脫
且有白沫射人目立腫羹之脆美大者如栗
名崎肉丸
蠘甲蟲也一名老婆牙上有大殼如鰒魚而下
又有小殼簇簇然故又謂之簇末有小鉤如
蠣殼可燒灰土人以雜蠣灰
大足螺狀如蟛蜞而二螯長三寸許大過其身
有五彩文
泥魚似跳魚而大常在泥中
土筍亦似蚯蚓而短色紫肉脆
蝦蛄形似蠶大者廣三指長五六寸味極佳寧
德頗多
七聖宮在朝天巷宋開慶間有自蜀奉香火至
者州人因爲立祠元至正十四年州大饑神
化爲賈附米舟至松山謂舟人曰此中米價
極貴可售遂以所持扇畀之約明日來迓是
夕耆老咸夢曰米至松山矣衆咸往迎及視
舟人所持扇則神像手中物也今每歲二月
朔日州人設香燈百戲賽詞焉
松山出州東可十里島嶼如屏獨當一面阨塞
舊海水環注今則西向流沙湧合成路矣相
傳讖云東去無邊海西來萬頃田東西沙徑
合朱紫出其間國初移烽火寨於山下有石
堡環繞居民數百家皆以捕魚爲業刳木爲
舟作女履狀緣山左行沙際矖網如櫛繞至
山背大海茫茫一望際天火燄一山屹立水
中而大金君竹長標短標嶺山諸峰浮沈波
浪若明若没須臾潮抵山脚諸魚舟百數隨
潮歸集如鳬鷖泛泛棹歌容與亦一奇也山
右道出萊畦間數百武爲三官祠又百武爲
宣贊二侯王祠無復人煙對岸則鳳皇山也
慶元間朱熹以僞學之禁避地至長溪相其山
川迴合臨危不危臨險不險遂至於武曲朱
氏託宗人之分爲題文章華國詩禮傳家一
聯於門又爲一農家書水雲長日神仙府禾

衆豐年富貴家皆有石刻後爲一州守取去
當宋元之季及嘉靖末倭亂他縣殘破州獨
得完朱子之言驗矣
長溪宋元間名賢著述甚多屢遭兵燹無復孑
遺詢之士人多有不知其名者聊志於後以
備遺忘
州有易詩書春秋論　韓柳辨疑　孟莊子內
篇已上俱宋林維翰著　槃隱集宋林湜著　悅堂集宋楊輯著　誨鑑
著　五經講義　四書紀聞俱黃蘇著輇字尙賢州人朱子
門人　策府五十卷　易詩書解　中庸發題五
十卷　浩齋稿三卷俱孫調著調字和卿　自觀文集楊輿
宗著輿宗字似之官湖廣提學　易說　詩文二十卷俱王宗已著宗
已字子由官朝散郎　張叔振奏疏詩文集叔振字振之官知信州
四留銘　韓昌黎集音釋俱王伯大著伯大字幼學官叅知政
事　五經解疑　梅墅集俱鄭君老著君老字邦壽　王維倡
和詩集維字魯山任國子學正　金書館集黃館著館字經叟　鳴琴
集元陳天錫著天錫字載之官知福清州　四書附纂　時事直
紀俱元黃寬著寬字洵饒　棣萼集元陳陽至陽盈陽復陽純陽極兄弟五人
著　樂天集元陳英著英字義叟　五經蠡測五卷元木靖悌生著悌生字仁叔
福安有儀禮圖十四卷　祭禮十四卷　家禮
雜說附注三卷俱宋楊復著復字志仁　易說十卷宋林子雲
著子雲字質夫官融州教授　墨莊先生文集宋張泳著泳字潛夫　禪
幄集宋趙萬年著萬年字方叔官武德大夫　春秋講義　仲山
集俱宋繆烈著烈字允成官福州教授　論孟周易解頤齋遺稿
四川形勢論俱宋劉季裴著李裴字少度官秘閣修撰　歸田集
四十卷宋劉自著自字從聖官朝請郎　鳳渚集宋姚瀛著瀛字山任教
職　書解五十卷　詩講義　存齋錄俱宋陳經著經
字正甫官奉議郎　春秋衍義十卷　左氏辯證六卷
俱宋謝鑰著鑰字君啟繆烈之壻翺之父　睎髮集謝翺著　諸經釋疑
諸史節略　宜拙集俱宋王士奇著士奇字顏叔官奉議郎
寧德有律曆志解　和稼軒詞　默齋集俱宋陳成
父著成父字玉汝　洪範講義宋鄭師孟著師孟字齊卿　鷄窗叢覽
一百五十卷　詩集傳解三十卷俱宋高頤著頤字元
齡官知東安縣　龔鄭雜著鄭字曇伯　鳴和集宋李鑑著鑑字汝明官廣
東提舉　四書句解鈐鍵　學庸旨要　孟子纂

圖　四書五經講義　書傳補微　易經解
注　易說　渾天儀論　天象賦　咏史詩
斷（倶陳普著普字尚德時稱石堂先生）百將詩　出疆酬唱集（宋高準著準字平一）
（倶宋林仲虎著仲虎字景瞻官右驍衛中郎將）東南銷忠書
易書二十二卷（宋王宗傳著宗傳字景孟官韶州教授）觀過
錄（宋張翰著翰字雲卿登進士）江東十論（宋許叔度著叔度字端大）禮
經類說（宋余復著復字子叔紹興元年大魁）翠微集（宋張安修著安修字孟堅）
皇鑑前後集　源流至論（倶宋林駉著駉字德頌）黃
履翁別集二十卷（履翁字吉父以源流至論未定而作此）定齋
集（宋鄭仕懿著懿字從之官知武岡軍）提年錄　燭勵詩　胖
軒集（倶宋黃昔著昔字景仁官知慶州）韓氏遺書（元韓信同著信同字伯循）
起興集（元陳自新著自新字貢父）鄭忠家訓（忠字伯直號南澗）

西菴在龍首山之趾跨澗為亭山泉奔流衝激
石罅菴湫隘不可廁足稍上為盧將軍別墅
泉林池館亦自幽致舊有泉瀉漫巖石上作
水簾狀盧塞而改注之入地無復天然之趣
矣盧名文鳴

由西菴析而上徑路巇嶮二里許為龍王楊舍
人廟廟亦隘狹門外一亭南向下視村落雉
堞歷歷可數大海從東來茫然無際之聖水
遊者恆於此憩焉

聖水庵在龍首山巔僧　所新建也新松夾
道綠篁成陰朱門碧瓦丹堊輝煥方丈雖狹
雅飭幽淨庵前有井甘而不冽相傳飲者可
愈疾故名聖水今僅堪亭岩名耳庵雖修整然
苦為四山所束無曠豁之觀遂從庵從攀磴
而上行荊棘中鉤衣盡裂又二里許越數峰
始達絕頂南面州城阡陌若撒米布沙南峰
大金諸山屏翰在前其最高且遠白雲飛起
如炊者為洪山也迤東則長標短標宛在水
中海門斷坼杳無涯際而昨所登松山僅僅
水面一培塿耳東北為赤岸為江口人煙蟻
聚時從山隙見之斯為長溪第一觀乎山椒
有煙墩承平日久荒草翳之矣

玄妙觀在城北門外背枕一山翼然實州之主
山也嘉靖己未燬於倭萬曆初復建壯麗倍

昔

福緣庵俗名小庵在玄妙觀之左門徑紆折佛堂數楹亦自幽致

從小庵折而東百步爲石澗堂有澗一道從山脊直下山門一亭豁然南向舊堂已燬新構未就求所謂迎董亭芙蓉亭皆不可得矣堂右臺址猶存相傳即芙蓉臺云

城隍廟在城東衆戎署之右按志以爲祀西漢御史周苛不知何據萬曆甲辰夏六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城邑簸動忽霹靂一聲穿廟屋而下碎城隍之首冠服俱灰而他物几案俱不焦灼夫苛生爲將既遭烹死爲神復被震亦大不幸矣

資壽寺在城西南隅汙下迫窄僧衆零落萬曆丙申吳興錢行道來訪州守錢士鰲寓此壁上有題詩云竹徑琳宮淨松城壁月孤向人空按劍無地可投珠髮以心勞白顏從肺病枯五湖歸未得魂斷杜鵑呼依人之不得意一至於此近來遊客之困甚於叔達者多矣

龍泉庵出城東五里許居山之趾脩竹成逕翠藹參天而多横斜及斷根枯蘖布地僧云去歲秋爲颶風所擊損其十九庵亦隘陋有泉瀰漫庵後薦茗亦不甚佳東西二小樓僅容膝耳

出龍泉庵而左即上高岡嶺逕逶迤犀峰廻合五里始達瑞巖寺小橋流水松竹交加琳宮殞殿頗稱宏敞中堂以石爲柱金身輝煥後殿數楹漸就頹圮蓋己未壬戌之寇郭外禪宮所不罹祝融者獨此耳寺後隙地百畝竹栢萬竿一望如雲一巨榕樹挐之八百圍其根中空可容十餘人坐枝梢寄生枇杷大皆合抱最爲奇勝詢山上疊石及仙人跡僧無知者蓋恐一開端遊人接踵爲累耳寺田七百餘畝而主僧俗惡殊甚食肉蓄妻女即榕行勝地皆以籬固障游者不得時至非殊之不開扃鑰亦此山之厄也

泰平臺在州城東南隅初城外有泰和橋倭至嘗趨橋下以薄城隆慶二年復有倭警知州陸萬垓同知王守中慮其難守也拓城址至橋外築爲臺廣百餘武以橋之名名之復建樓其上名曰籌邊綺牕四闢山海阡陌城郭川原四顧皆在目中其東北西北二隅皆有敵樓而湫狹不足觀西北樓近爲張參將試火花所焚

關武安王祠在教場之左隆慶六年三月三日神像忽自搖動遠近駭異聚觀三日乃止越歲廣寇直入境內大肆刼掠是其應也

自正月晦日抵長溪即苦霪雨連旬面壁客孔淒然二月望稍霽出城而雨作踉蹌返爲行人所笑歸邸中作詩詛雨既二日乃大霽遂攜崔茂才徵仲周山人喬卿以十九日發過台州嶺稍巇嶫不可前午飯嶺下既復與過數嶺石磴紆迴不絕新晴困人瞢騰思睡耳畔惟聞寒瀑颭颭風雨聲及鉤輈格磔雲中響應耳既過胡坪値畬人縱火焚山西風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靂輿者犯烈燄而馳下山回望十里爲灰矣日未落宿楊家溪與喬卿徵仲緣溪流竹徑中行窮於蕉徑而返主人促客拒戶防虎也夜挑燈徵虎事十數聞山腰咆哮聲各咋舌就寢翌日度錢王嶺指路左岐路云是走天台道也至三佛塔稍憩張郡幕憲周追至相慰勞久之復度頭陀嶺望海上羣峰歷歷可數而秦嶼一枝垂水面如芙蓉走阪而下是爲太姥洋矣緣田塍跨澗而登嶺路陡峻幾不能步五里許達玉湖庵庵偪側就圮惟是檜栢參天日月蔽虧竹木幽翳石澗潺潺而四面羣峰千遭百匝固茲山一幽絕所也庵前舊有湖山僧墳塞爲禾畦宋龍遂令千年勝跡永絕意甚恨之時日未晡憲周銳欲至巖洞衆各有難色苦要而上二里許迷不得道廻大椰擒而返復從間道走國興寺寺剏於宋祥符故甚宏麗今其

道址猶存旦日由玉湖右折過澗詰屈數里過彌穿石石上老梅迎暖盛開又百餘武爲七級浮圖石硱磳推塞路已窮矣迺從一懸石底穿入高二尺彊上蒸下潦過此豁然別一世界是爲巖洞石壁羅立平圜半畝窣堵樹片石上曰太姥墓似藏舍利所耳僧流以爲肉身坐化乃卒不知太姥何人墓何氏堯耶漢耶未可知也墓右穿石拱爲小龍井古藤如柱蟠蜒絕壁井後一洞窅渟不可進窺之似有微明命二小奴入焉墓後里許爲觀音洞竹徑蒙密無復人跡而石牀流水依然在也墓前越眠牛石度石門由小橋折入庵中石龜蟾蜍二峰東西對踞庵後竹園石屋二小奴從此出云洞中軒豁有石級上下一線微明跡之至此余大咤爲奇事憲周爲余言是山幽巖祕壑甚多他僧率匿不言獨是庵僧如鏡者饒勝情可偕也遂挾之出至半嶺巨石側立小逕尺許如鏡授杖先入衆從

之得一洞削壁夾立如巷長數十丈墜石半空塞之因名墜星洞云從墜石下匍伏出歷數石頂頗甚艱危石斷則編竹接之竹朽幾殆凡度三竹橋始達竹園復由園南升嶺道穿二石洞直出林杪海上島嶼歷歷可數矣衆憊據地稍憩復從墜星出二百步得大盤石廣數十丈下俯竹林遠控大海而疊石玉匣蟹鈐石屏諸峰左右羅列於襟帶之下亦鉅觀也又進里許岐徑折而南下鑿石爲級登降欹巇既出山背則石門石象九鯉鋸板諸形像一覽而盡然大率就其形似彊名之耳山之奇勝固不在此是未易爲俗人言也既越山麓披荊榛中荒穢尤甚狐蹤虎窟令人毛豎又半里得二巨石對峙成門稍進懸空石洞方廣倍前洞前小庵已廢僧云此小巖洞也此與墜星觀音三洞並從來人無至者遂返過石天門滴水洞一線天如棋枰如谷臂如蛇行道如入水府石磴百級上窺星

漢益至是而山之奇殫矣僧俊導之龍井攀
援數石踐藤根握樹枝手挽足移蹝跪殊甚
未至百武而路窮人以繩自縋而下余不能
也踞而俯視徵仲等三人纍纍相接若獮猴
洞口皆黑秉炬以行幾曲折始達井口巨石
如龍頭上覆從其頷下梯而入二丈許踐地
地皆沙洲前後二井諸泉奔匯崩騰如雷久
之陰風颯颯衣髮洒淅悚然亟出余笑謂驪
龍方蟄故容君輩覗其宮不爾將為虀粉矣
僧言往年有新戒墜井中三日浮屍官井洋
而出以後遊人覓者率以小龍井誑之今幸
而不顛越耳談卒若有大懼者遂相與入摩
霄庵偃卧有閒從庵後直上山椒拜摩尼宮
登石船憑高四望海色際天而崙山寨與諸
島出沒波心若鷗鳧泛泛耳山僧指示余是
謂浙之温台是為廣之惠潮是為晉安之閩
安五虎余謂以地度之想當然耳吾閩謂鼓
山可望琉球蜀人謂峨嵋可見匡廬論者呶

呶不已要以達人之觀須彌芥子皆在目中
是耶非耶何足深辯復由庵左渡澗觀洗頭
盆仙人足而返約以昧爽觀日抵夜則松濤
震撼萬壑怒號比山巔霜霽而義馭已高矣
詰旦過望仙橋從西折而北叢薄樵逕依稀
可辨循澗道四五里編籬環水翠然修飭者
為天源庵其左百步茅舍敝壞一衲棲止者
為圓潭庵而向張叔殷所稱詩僧碧山者則
已示寂五載矣已復沿溪而上溪流詰屈乍
東乍西不知經幾灣但聞山中玉蘭香逆人
鼻又六七里始達白箬菴仰視摩霄之背政
當其前僧言夜來郎君峰頂語聲歷歷可辨
也庵口為小觀音洞湫隘殊不逮又前有羅
漢洞十八曲阻於水不可入遂返至金峰庵
錦屏當前秀色可飡三里至疊石庵修篁百
畝翠雲欲滴然皆人世間物無復夜來巖洞
幽怪之致矣日未嶮巇遂取道將洋歸焉大
都玆山東從巖洞達摩霄以水石勝而苦攀

陟之多艱酉從摩霄下疊石以竹木勝而患
一覽之無餘但道非子午人乏許椽進賢之
游率避險阻而初至之客惑於多岐僱人憚
於遠昇而緇流恐其累已坐令靈境湮滅不
傳即圖經紀載何寥寥也是行也人皆同志
天假新晴而後得如鏡為之指南足力所至
差為無遺憾矣然山川無窮杖屨有限政恐
後之眎今亦猶今之眎昔也徵仲名世召寧
德人喬卿名千秋莆田人憲周名世烈州人
萬曆己酉二月二十四日記
長溪距晉安僅五百里而氣序相後不啻兩月
余以二月末游太姥山中梅花方盛開時距
清明數日耳石鼓茶已出市而金峰白箬荈
芽未有發者獨玉蘭海棠開時不異此又得
氣之先者也
環長溪百里諸山皆荈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
支提太姥無論即聖水瑞巖洪山白鶴處處
有之但生時氣候稍晚而采者必於清明前
後不能稍俟其長故多作草氣而採炒之法
又復不如閩葬收貯一經梅伏後微變而味
盡失矣倘令晉安作手取之亦當與清源競
價
盛福字伯祈長溪人宣德間任上虞訓導服闋
赴闕上親試端陽閱武詩福援筆立就云藝
苑天開紫禁中　聖皇親閱武臣功追風駿
馬騰金電繞日驤龍絢彩虹毬擊半空星錯
落楊穿百步氣豪雄華夷際此昇平日天保
賡歌四海同大稱旨擢國子學録仍降勅褒
獎
宋林駉字德頌寧德人少年領鄉薦時江古心
漕帥江西駉往謁古心試之曰盃以一至十
為賦破乎駉應聲曰四後五六一先二三七
八九而至十奇偶位而摽參古心大加稱賞
所著源流至論行世
宋鄭昌齡字夢錫寧德人弱冠舉進士有才名
秦檜欲羅致門下令客諭意啖以美官昌齡

謝以詩云先生傲睨辭官傍不免蹉跎入醉鄉來書恐是夢中語使我大笑譏荒唐檜雖恚而不能害也

宋州民楊孝寧妻徐氏十九夫亡守志誦經自號無住道人逾五十將逝留偈云五十年來一夢同臨岐撤手疾如風鐵牛掣斷黃金鎖踢倒虛空事一同遂端坐而瞑

福安縣譙樓鐘乃唐時文殊院中所懸廣明中黃巢欲取之烹牛鐘忽飛入龍潭潭塞後移六與江每風雨晦冥則與江濤出沒其聲如雷頗爲行旅患咸平三年忽出浅土衆競迎致屹然不動難嚴寺僧一舉而起遂置寺中正德十六年移譙樓上不時鏗然有聲無何爲礦徒侵縣擊碎

宋丁大全爲長溪主簿因旱令人以銀瓶乞水於百丈龍潭既出乃一瓦瓶歸告大全疑之復自以銀瓶投入復得瓦瓶因祝之曰神龍有靈幸示異相龍乃露爪水面取水歸果得大雨大全後爲相奏封龍王建亭題詩有龍從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來之語

大金所在福寧州南萬曆癸卯二月內海外忽突起一山浮水南下延袤約百餘里須臾漸近其中峰巒林樾宮室樓臺歷歷可數絕無海中烟霧氣海民相率環視自巳至申依然不改有好事者刺舟欲就之乃漸遠漸滅焉疑蜃氣所幻也

萬曆間福寧民劉姓者家畜一馬已四五年矣劉往會城馬忽斷銜越廄而出劉母年七十餘往逐之至圈中馬反嚙母仆而躪之立死馬仍入廄家人不知也及殯四肢百骸皆寬解可轉摺狀意骨皆虀粉矣往廄視馬啼吻血痕凝焉劉歸殺馬祭母投身入寺

福寧人韓姓者世居梅洋村萬曆戊申年治舍掘地三尺得一巨甕灰實其中覆以磁盆二器色皆似玉然俱鋤破韓疑他處有物命工緩掘之又得一椀色瑩倍前視其中隱起龍

馬鱗鬣牙爪具備雲氣蒸蒸從之置水梳中
恍惚飛動後爲一逢掖生持去

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福寧颶風大作初自東
北起旋轉而西震海撼山伐樹拔屋自辰至
午大雨滂沱州治前譙樓轟然摧仆教場中
有二輿者連人卷入雲際不知所之諸海澳
官民舟數千頃刻簸蕩盡爲虀粉商漁溺死
無算四山巨木竹石摧仆以萬萬計然風至
寧德漸微至羅源而止連江以南天朗氣清
絕無纖塵微雨也

嘉靖戊午年七月間福寧州前忽有一鷺白色
大倍於鶴徘徊市上傍若無人市人環塞觀
覩不敢逼之移時忽冲霄而去翱翔雲中久
之復向龍首山飛下好事少年百道蹤跡之
竟無所見

萬曆庚子二月五日中夜福寧州忽異風自西
北起轟雷閃電崩簸異常雨雹大如拳石擊
人家屋瓦盡碎時有一道士整衣夜起向北
焚香已而開窗正視見一龍挂簷際五色熠
爍從東南飛去雨雹尋息

萬曆庚寅福寧州四十五都民媍獨宿中夜忽
覺有人同枕駭而問之曰我妖也名矮哥自
爾有宿世媍大喚不出聲手足如束遂爲所
淫自是不絕白晝往來媍獨見之飲食言語
無異於人夫歸知之亦無如之何妖每外出
歸輙持米荳糖果之屬遺媍後利其有毋勸
之出歸輙有遺一日夫告妖曰矮哥爾通靈
如此財寶皆可得何吝而不與我也妖曰財
寶天物也非有福者不與爾命當貧吾何敢
盜天物然時時以錙銖遺之家亦藉此頗足
居一年後竟去

萬曆丙戌福寧州東門趙家一童子纔八歲與
羣兒戲道上偶而失足仆地腹中遂作人言
言時口輙閉聲韻清越如擊鐘磬父母詈之
輙指摘其夙時隱諱事有以未來事卜者扣
之無不應驗其門如市家遂致富至十四歲

知人道遂不復言
萬曆巳丑二月福寧州鼓樓東角鴟吻有烟出其口如噴筒狀直上數丈移時乃漸漸隱滅是年七月州中大火官署庫藏倏忽盡爲煨燼民居燒燬無數存者三分之一而已
嘉靖丁亥六月福寧州西門外民薛姓者以染布爲業一日方縣布於市有二白布忽飛去蜿蜒如龍飄揚半空約高數十丈自辰至午復飛下至南門外而止主人隨而蹤跡之竟不可得或云入南禪寺井中爲龍矣
福寧州演武場舊有水溝隆慶間溝中忽湧出珍珠數斗圓淨純白比南海生者尤覺粹美居民一時競拾歸家藏之過數日色漸枯萎旬月後入手卽碎如粉矣
萬曆間定海所地中忽出猪毛長二寸許黑白相間數日後平岡連麓皆與草卉雜生月餘乃不復見
萬曆丙午年四月寧德縣民牝猪生子得六頭中有一象長鼻深目平蹄薄耳牙出吻外綵白如雪半日後竟死聞之縣官置縣前一日乃移去
大金所一民婦懷孕彌月家中偶抹傀儡演五顯傳奇場中扮一鬼使藍面獠牙頭生二角婦見之忽驚就寢所產一兒異形怪狀與適所見分毫無別落地卽作鬼聲叫喚跳躍婦恐怖亟呼姑姑引鐵椎擊死之堂中戲場猶未終也
萬曆辛巳七月初八日霖雨不止福安縣溪水暴漲高過縣城城市室廬流崩過半男女溺死者六千餘人縣治前鼓樓亦漂去獨縣堂高倚山腰乃得僅存先三日有一人在縣前負大瓢乞食高聲叫曰食得少留得多且行且叫人皆不悟至日見僧坐大瓢中泛泛水中而去
葛洪山距州南可二十五里而遥絶頂凌空遥望大海如在足底温台惠潮諸境歷歷可數

相傳葛洪煉丹於此今山腰石洞內屏几牀
灶皆石為之渾然天成無復斲削之痕石上
篆文今亦磨滅有泉云通海眼然荒山叢棘
無蹊足之地故游者絕少即州人少有能識
其路者

霍林為三十六洞天之冠名列仙籙上真所都
而僻處海澨輪蹄罕至其或耽慕焚修忘情
丘壑又率取便支提而止遂使清都化城湮
滅弗稱幾於見秋毫而忘其睫矣萬曆己酉
三月十日偕周山人喬卿從太姥歸銳意取
道霍童輿人咸有難色而余先已問途於崔
徵仲莫吾難也從金垂渡右折而登嶺路頗
嶔崟歷水淙至銅鏡凡渡水者四涉水者三
日晻曖矣抵霍童村憩焉矯首四十八峰迴
環簇向翠色欲滴喬卿一一指問玉人應答
如響所恨鶴林宮闕為陽侯漂蕩僅餘灰柱
苔礎縱橫狐兔之穴耳旦日相與附蘿蔦循
樵徑至仙墩觀石棋枰覓所為霍林洞者迷
不得道乃返輿者謀所適未決而支提寺旭
比丘來迎眾喜甚遂為鄉道登嶺至小支寺
歷大小童峰山路雖峻然石級斬然綿亘二
十餘丈陳計部長兇捨貲所砌但多紆迴轉
折突石偃木干胸觸趾輿人汗且喘十里許
至紫芝峰竹籬精室僧明啟所剏者啜茶少
憩振衣峰頭東望海門悠然長嘯覺松風蓬
蓬起肘腋間欲凌八極翱九垓不難也過是
逕路稍夷緣石磴而下白石齒齒曲澗粼粼
古木飄花子規凄怨大覺不類人境又十餘
里逾霍童之背折而西下萬山迴合眾壑環
流紺殿巋絕鐘聲杳靄知為支提寺矣明啟
等率眾出迎入寺禮拜周環縱步瞻　聖母
所賜金身蓮座大藏經及　文皇帝所賜天
冠千身琅函寶冊紺碧照耀知非人世間物
也偕具齋十二樓中齋罷出山門折而南抵
白龍潭三里至金燈院為真受上人淨室時
真受業入晉安講蓮華經坐化於芝山寺而

所闢祇林尚蓋茨未竟俯仰之間邈若山河雖空門無情未必便能遣此又五里至南峰爲僧眞燦淨室規制稍狹亦自幽飭設新茗坐談久之雲氣四合雨脚飄絲亟促輿人返入寺而雨如注夜雨樓上老僧指西南諸峰示余謂聖燈不時現空中今幸庶幾一過之余笑曰吾自有白毫光無煩佛照也晨興雨色不止兀坐方丈吟小詩撥悶諸比丘衆競出箋索書奚奴磨隃糜半許不給久之紙筆

俱罄乃罷夜據繩牀不寐四山猨嘯客思悽然又翌日停午稍霽遂別寺僧南行過印池天燈巖里許度龍潭崗叢薄蔽虧仰逗日光兼以積潦腐葉潰汙涔淖輿人十步一蹶已過爪籬窩華嚴嶺十餘里抵說法臺又進爲袈裟巖峭壁萬仞上插雲表從腐木彴度澗二里許爲辟支洞巨石倒覆結寮其中廣僅容膝僧樵雲者居之近已他出僅一苦行沙彌茹草眠雲問其名曰道源莆人也與之語

亦稍有見解山色且暝遂亟返又三里許越峻嶺跨崩湍仰視懸崖張口若箕深廣數百尺是爲那羅巖矣巖之中爲殿五楹爲樓十楹而香廚庖湢不與焉雖五丁之力不及此自非心王慧眼元表神通何以知東南震旦有此洞天福地也夜與脊卿宿巖中簷溜叢瀑嘈嘈作風雨聲旦日取道翅多嶺而下僧顯光送至西鄉始別去薄暮抵徵仲齋中具雞黍道故久之因訊余二山之遊所得孰多

余謂太姥巖壑磊砢探歷無盡固已昭灼在人耳目而洞府仙都化城佛地列眞受籙之區龍象布金之所豈遽遜藍嫗而顏行之惟是丹丘紫氣既已厄於陽侯而靈表勝名又復掩於蘭若遂令九十九峰烟沈於斜陽蔓草之區即生長斯地者不能舉其熒況穫恣遊人之杖屨乎蓋山川於此又有幸不幸焉要以羽化無想空門無諍彼其爲海爲桑爲灰爲刼自是天地尋常事非余所敢知也余

知余遊足矣徵仲曰善
楚雲者秦川名妓也自恃才色擇配而偶與武
林申生歡有伉儷之約無何生以省試還家
姬亦逼於父母願弗克諧追送至臨因渡辜
袂脈涕哀動路人姬爲詩贈生曰仙舫雲裝
不忍看一聲去也下牀難春歸忽憶花無主
鶯語應憐柳易殘枕上淚痕湘竹冷鏡中人
影楚雲寒因風掩泣遲遲笑歌扇何時製合
歡生亦答以詩曰茫茫滄海渡不及兩情深
紅燭相逢淚青衫欲别心山留愁黛色鶯學
子歌音枕上鴛鴦約重來未可尋從此遂絕
時人多傳誦之

菩薩嶺在支提那羅巖之下　成祖文皇帝時
鑄天冠千身賜寺中遣太監鄭和航海而至
中流颶風大作舟人懼取其半沈水中及舟
抵寺而沈水者已先至矣先數夜時遠近村
人望見冠蓋數百鱗次登嶺若傀儡然光采
星常及是始悟故又呼傀儡嶺嶺傍又有曬
衣臺則皆沈水者曬衣其處迄今寸草不生

支提寺西南里許爲金燈峰天冠諸佛說法其
中入寺不時有天燈隱現萬曆二十七年
慈聖皇太后遣張中使齎鍍金毘盧賜寺中
宣勅之夜有燈熒熒然從空中下寺衆頂禮
奏大法鼓迎之須臾復幾爲三已久乃散次
夜復至珠幢寶蓋至數百盞照耀如晝嗣後
每歲降二三次詢之近寺居民亦恒有遇之
者

嘉靖十二年六月內寧德民鄭二家忽有蛇聚
大小不等以千萬計堂室廚廁滿地皆遍日
漸加多蜿蜒蠕動狎人不傷一家驚惶無如
之何月餘始絕又數年其家門首高崗大樹
忽頹其下有蛇卵數十石皆已蛻去始知蛇
之所從來也

石堂先生陳普七歲時坐田間適有白鷺飛止
一士人坐其旁戲語之曰爾能作此詩乎普
應聲曰我來這邊坐你在那裡歇青天無片

雲飛下數點雪士人驚異知其不凡

寧德林莊敏公聰九歲時邑宰包姓者來謁其父公侍側有白犬當門包顧公曰兒能屬對乎曰諾包曰白犬當門雙眼睜睜惟顧王應聲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包大稱賞

宋政和間三山李舒長遊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無水盥手方折草接涉忽有一人捧銅盆盛水舒長盥畢又進手巾見其手青面白舒長不覺爲異顧之而笑其人亦笑已忽不見始知鬼物

元至正末陳友定據閩入寧德過棲雲忠烈祠入謁叩已當爲天子神懸筊書詩云將軍何事訪山家火冷爐灰謾煮茶若問聖明吾豈敢只能療病與驅邪友定不懌而去

嘉靖癸巳八月福寧知州閔文振坐厰中以箕召神須臾神至自稱青雲仙客題詩曰羊腸六六碧雲間山外重重又見山白鶴鳴時千壑應青鸞起處一朝還世人都向甘盤路羽客能過老子關秖爲雌雄雙劍化金莖臺上覲天顏

蔡景榕者寧德縣諸生也頗能詩嘉靖辛酉五月倭破縣城擄之歸至海西道薩摩州鹿塢郡髡其首奴使之困苦備極求死不得閱兩月賣與肥前州商得錢八千文而去至八月朔隨往松源山南林寺寺老僧佼可異而詢之景榕書大明秀才示之僧因試以芙蓉詩景榕援筆立就曰風來翠蓋動露滴霞杯濃不與春芳競秋江獨逞容僧乃留之寺中命錄諸經典及太平記倭國玉篇等書逾年景榕求歸甚切僧與衆議欲妻之且給以田景榕題鴈詩於便面曰金風蕭瑟碧天秋淺水平沙亦甚游萬里青霄終一去野鳧無計漫相留僧知其意不復彊之然倭頻年入寇無便可歸癸亥春乃潛命蓄髮甲子秋有漳州通番船至懇於僧得附歸聞於官仍復諸生後以歲薦官至隨州廣文

長溪瑣語終

長溪瑣語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觽已著錄長溪今之福寧府是書雜載山川名勝及人物故事間及神怪蓋亦志乘之支流也

西事珥八卷（卷六配清鈔本）

〔明〕魏濬撰

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事珥八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人也倦一

劣于記而聞丶

論梱掌而譚ㄒ

縉紳大夫居粤ㄱ

所忽忽私心闕然夂

自苦塊中得

蒼水魏先生所著西事珥讀之暢然甚遠于心也先生才雄而志篤雅好編蒲織栁其于丘索典墳漁獵殆盡庚戌從司徒郎表命視西粵學正閱三

士類宗之彬彬顧仆積廣屬之餘間舟車所凡所見聞薈撮點綴帙序臚分脫諸穎楮付之剞劂所論著者多山川文獻徵風致俗之言旁及鳥獸草

木僳源釋派奇蹤異事要其風致則晋人也經術則漢儒也博物強記則百六公也弔古憂時則洛陽治安也璨璨落落各極其視夫華林王海襍目碎金

魯無裨經濟者直行官僕隸耳是編也于先生為班于粵為全乘粵之山川文物得先生之文章而加重先生之文章藉粵之山川文物而益奇異日著

聖天子倣周秦輶軒還奏故事思得讀書人而顧問之又何事不熟識而風辨焉先生華國鴻猷垂世大業固自有在是編其㠯一也吾粵將賴之[illegible]矣

萬曆癸丑孟夏[illegible]

賜進士第廣東布政使左叅政前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文選考功稽勲員外郎治生文立緒頓首拜撰

西事珥引

昔人云不出戶知天下若居其方不辨其山川道里又有居室不知牖戶之譏余軺車所至好咨問土地志與今古先[illegible]之事錄

置篋中常再以[illegible]出顧非久輒代席未及煖今嶺右稍文校勘有餘力簿牒稀簡遂隨事録記得二百餘則篋中總雜無倫次因倒篋稍加彙次存之昔

周秦間歲遣輶軒使者採異代方言還奏藏於秘室又攬俗采謠亦使者事也兩者皆非余任第丹鉛舟車之餘聊以遺孫鬱銷晷爾或用之而[illegible]一於道

佚誦說于丘甲[illegible]於緼賾觀者間有所取余之心原不至是壬子秋湛盧山中人魏濬書于道署之學半齋

西事珥前目

卷一

西事珥卷一

建溪魏　濬纂

五嶺考

五嶺考見丹鉛錄臺嶺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則西粵已得之三矣而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其說頗異淮南子以爲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然粵西薪米之外皆仰給東人所謂犀角象齒翡翠明珠未有一焉及考其地則鐔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南野餘干在豫章大抵隔絕嶺表之路爾惟番禺一軍軍於越地故謂之處謂之都亦中外維絡控制使不得動之意非必利其所有也又唐置五管廣管桂管容管邕管瓊管屬之西者亦三

按桂陽今郴州是有黃岑山在州之前一曰黃箱山卽騎田之嶠其枝曰折嶺者楚粵於此分界

萠渚嶠在富川縣其與楚之江華爲界水南北分

流

始安嶠在湘灕二源間相距百餘步即越城之嶠

又臨賀嶺一曰桂嶺今謂在桂林者誤

漢兵入越

漢武帝元鼎間以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湞水發十萬師討南越故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越馳義侯遺別將

發夜郎兵下牂柯咸會番禺獲其王建德相呂嘉蒼梧王趙光降遂以其地爲蒼梧南海九真交趾等九郡蓋伏波樓船兩路爲正師戈船下瀨攻蒼梧使自救而夜郎以備應援與秦五軍之意大畧相似又按秦使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糧道睢殺西甌君吁宋不能安輯越人越人皆入叢薄中與鳥獸處莫肯爲秦者卒爲亂乘間殺屠睢久之王翦乘伐楚之勝始能畧定其地漢盡平而郡縣之威畧過秦遠矣

八桂

海內南經所載桂林八樹在賁禺東賁禺即番禺今云桂州是則賁禺東在何處

三江

府江左江右江謂之三江府江本灕江東南注經平樂出梧江昭州即爲郡從郡名府原無別義翁憲副周庭定以陽朔而下龍門而上屬昭州者爲府江謂不如從灕江桂江之名爲雅左江發源交阯徑麗江朗寧橫貫出潯州而右江則自牂柯入粵逕融柳烏泥西來注之又逕象武與左江會於潯合流而東予

初不解左右之義閱地形則左宜爲右而右反爲左後詢之知者乃得其故兩江處粵西南極陬入者多由東粵或下灕水皆遡流而上從遡流者分左右相沿習有此語故不覈爾又邕州自有左右二江之號左出廣源右出峩利會於合江鎮流入橫州是爲鬱江鬱江左江也右江又曰黔江

交廣建置事畧

書東漸於海西至於流沙朔南訖聲教朔方北荒之地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南即南海也江漢

之詩亦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宣王命召虎疆理淮
濆遂至于南海南海蓋古交廣之總名禹時聲教訖
之而已周則疆理之矣至楚與秦而始尋干戈漢遂
夷爲郡縣夷性弗馴時勤覊伐事平輒圖善蓋于是
建置分合與事俱遷秦漢以來更僕不能悉數予性
劣記稍撮其遷改變易之故約畧存之以俟更端
秦以任囂趙佗爲將發諸亾人贅壻賈人爲兵畧取
南越陸梁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以任囂爲尉囂死佗
行尉事秦既敗滅佗遂擊桂林象郡而兼其地漢初

立佗爲南越王高后禁不與南越貿易牛馬田器佗
疑長沙王害已數伐長沙邊越郡邑高后命隆慮侯
竈將兵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高后崩
兵亦罷佗因以兵威財物賂遺越西甌駱役屬焉佗
以桂林象郡地令王其子光治蒼梧漢武既平南越
蒼梧王趙光降封光隨桃侯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儋耳朱厓九郡置交阯部
刺史治蒼梧吳晉以後或分荆交或分交廣史罷不
一吳徙交州治龍編乃析合浦以北蒼梧鬱林[illegible]

皆屬廣州治番禺已又析荆之桂林及高涼高興寧
浦附焉晉初又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屬廣州宋泰
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治齊高帝建元元年初置桂
州蒼梧屬焉此粤分爲西之始也而隋復置廣循桂
三總管皆受持節之號貞觀初置嶺南東道嶺南西
道東道領韶廣連循及雷廉瓊崖等凡二十州而西
道領桂郴宜昭梧潯邕諸州又開邕州以西諸蠻峒
置羈縻州數十後遂因之雖偶值變亂間有析合而
要東西之分自此定云

建武中交阯女子徵側反馬援平之至建安中移治
於南海孫權以交州地遠乃別置廣州而徙交州治
於龍編龍編今龍州也六朝因之唐初既分東西道
遂於西道置安南都護其後土豪自相雄長攻篡五
代時有丁部領者自領交阯事稱萬勝王以其子璉
爲節度使交阯之別於中國自此始宋初遣使來貢
太祖封部領爲交阯郡王數傳後爲黎桓所篡黎氏
傳八世無子女昭盛主國事後避位於其夫陳日煚
日煚十二傳至日焜爲黎季犛所弒殺戮陳氏殆盡

永樂間誅季犛求陳氏後立之不得乃置交州都布按三司統治郡縣未幾交人數亂至黎利者猖獗尤甚將帥不得其人我師屢失利官吏陷没其中者甚衆久之利自表請罪遂以利權國事利死子麟嗣封安南國王後數世爲莫登庸所簒嘉靖間　上銳意誅登庸大師臨境登庸懼率其屬徒跣尺組繫頸入關款降降封安南爲都統使所屬海陽等十三州皆置安撫司俱都統轄之

牂牁

牂牁亦作牂牱華陽國志謂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至且蘭椓船於岸趨步既滅夜郎遂以椓船處易名牂牁按牂牁繫船杙也一作牂戕史記注謂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下即所謂夜郎豚水者漢擊南越發夜郎兵下牂牁會於番禺牂牁既會番禺必經粤右粤志未定指何處或以烏泥當之非是椰子庠詩林邑東迴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又曰牂牁水向郡前流蓋牂牁入粤與龍江會融江北來注焉遶龍城會象江出潯州與左江會又東會桂江始入番禺謂牂牁即廣數里殊爲未確

烏泥江源

烏泥江源出曲靖澂江通海諸水皆會於阿迷遶貴州烏撒出泗城皆稱盤江水多伏流或落深輒數十百丈飛流濺沫十數里夾沙土渾濁似黃河故曰烏泥當其平流處則通舟楫楊用脩盤江行可憐盤江河年年瘴癘多青草二三月綠煙生碧波行人好經過盤江過泗城又遶東蘭州出來賓與牂牁會入於南海

甌駱

廣州記交阯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安陽王治封溪縣趙佗攻破安陽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所謂甌駱者是劉昫曰唐黨州古西甌地漢屬鬱林郡又唐貴州鬱平縣古西甌駱越所居又潘州亦曰西甌駱越地

兩銅柱

伏波銅柱有二一在憑祥州屬思明府南界一在欽

州分茅嶺則交阯東界也

洮水

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註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於湘水漢別將擊英布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舊與長沙王吳芮婚兵敗南走從長沙王故也又杜佑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湘源今全州也

秦城

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爲始皇發卒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灕灘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

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縈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越爲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之衿喉在此稍南則不可以宿兵也

愚溪鈷鉧潭

愚溪原名冉溪亦曰染溪柳子厚改曰愚溪柳序云灌水之陽有溪焉北入於湘水或曰冉氏所居故爲冉溪又或謂其可染謂之染溪水經註觀水臨賀郡之謝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又西北注於湘灌古謂之觀而子厚初得西山謂坐法華西亭見西山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已又得鈷鉧潭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曲折匯而爲潭則愚溪鈷鉧原相去不遠通志稱全州有吳曾記謂在州西誤矣全灌雖古零陵地然既分別地之不屬者不應載之以滋惑也一統志永全俱載有鈷鉧潭尤屬無謂

九疑

文穎云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越裳

越裳氏在交阯南按武帝平南越置南海蒼梧鬱林

及日南九真交阯等九郡而交阯部刺史治蒼梧交阯之南則占城真臘暹羅瓜哇諸夷俱扶南屬國周公錫越裳使者以軿車五乘指南常爲先導由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則又由扶南南行然扶南諸國至海而地盡矣况堯治曆分命羲仲宅南交則交南亦自古人迹常至之處即自此而南何用朞年之久若循海岸而西則車指南不指西又考志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中初女子葉柳有其國徼外國人混潰者汎海至遂妻葉柳據而有之今謂

老撾即古之越裳氏未知是否然大要在南方之極西處必自滇州外境取道不則亦道黔歷滇正取西南行蓋車雖向南亦如海船上用鍼惟其所欲往不必盡從南也姑記之以俟知者

葉榆葉梛

葉梛事其說不經未考所自按滇中有葉榆河禹貢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注云西洱海與葉榆澤相貫正趨南海又漢志滇池即葉榆地又水經注云葉榆水過交阯麋泠縣東逕封溪又東逕浪泊正扶

南事今志亦謂西洱海即葉榆河地與其人之名一何相類若此又樊綽酈道元皆謂葉榆河水黑似榆葉漬之而名此說義亦非順皆未敢信按司馬相如略斯榆舉苞蒲注云斯音曳又史西南夷傳北至楪榆又後漢楪榆楀 楪諸種皆作楪遂真以葉義訓之亦臆解也

崇山

崇山舜放讙兜處沈佺期有從崇山向越裳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

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欹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峯夾水直上千餘仞諸僊窟宅在焉楊用脩以為當在交廣之域似亦未確今志亦未有及之者

金麟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用脩謂金麟之麟當作潾水經注所云金潾清渚是也然吳都賦金鄰象郡之渠郝

是鄉字

崑崙關

狄武襄以上元夜奪崑崙關破儂智高關扼賓邕兩界水於此南北分流勢不甚峭而險亦難行騎者亦以為苦旁多岐路與諸夷通若據崑崙須防閒道

鬼門關

鬼門關在北流西十里兩石峯對立如關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故沈佺期詩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此地無人老遷流幾客還蓋謂此[illegible]直詩人

[illegible]中危萬死鬼門關[illegible]千岑問君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唐宋遷謫海外及安南者皆由此去瞿塘最險處有灘名人鮓甕

象山

象山即灘山卓立桂水之南爲諸江砥柱宛如象俛首東北向鼻垂下處陽江出焉所謂水月洞也高十數丈廣可方數舟如城門曠厰水漲時舟楫從鼻中過

立魚巖

立魚巖在柳州西南數里山小而勢挺拔似魚上升之狀腹間有洞深廣乳液凝結作玉色間似舟碧柳州山水可游者記內有載

究

伏波平交阯徵側走入金谿究二年乃得之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

虞山堯山

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嶷則信以爲即今之蒼梧矣而戴記止謂葬於蒼梧之野其說辨者甚衆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山今陳留平丘有鳴條而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遠合之孟子此說近是但以舜嘗有南巡之事桂州遂名山爲虞而建廟以祀舜貴縣發於虞山之後亦曰皇澤灣皆以舜得名遂因舜而有堯山以其與虞山正相望也尤可異者灌陽遂有禹廟嶺右禹貢不載廢跡實所未至古人遺跡都自一人附會後遂轉相滲訛率多類此然三聖精神如水行地何所不在使夷鄉知所欽仰亦佳事也

武侯祠

寶積山有武侯祠靈川大象山亦有之然考志武侯未嘗入粵恩恩令蕭鳴盛言中州有武侯故蹟云武侯南征嘗屯田於中州之城門村壅流灌畝遂成沃壤土人猶呼之曰丞相閘中州距楚之五開及貴竹黑茵必武侯號令所及非其親至也中州東與靈川接壤祠或起此

思荔界上有異杉壓覆土中不知年數夷人候其地有紫氣穿土輙得之紫色堅類牛角拔之水中則沉

材中題湊之具第根短薄耳土人亦云是諸葛公相所埋者

句漏

句漏洞天在北流縣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忽開平野數里洞在地上不刼登陟外微敞豁中有暗溪穿貫而入與北流水合結小桴坐其上命篙師撑之詰曲而行水淸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㶁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稔

葛穉川未至句漏

葛洪初求爲句漏令日非欲爲榮以有丹耳遂將子姪俱南至羅浮止焉居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䟽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䟽踉蹌往別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洪實未至句漏云

梧州總府

梧州有總府其右爲總督制府而總兵府在總府之東北謂之西府故事元戎乃一勲侯與制府俱於總府涖任後始至其府行祭門及祭於[illegible]廳堂後有同心亭葢取文武同心之義征勦調發則會同於此出令其重粵事如此

榕樹門

榕樹門卽古桂州南門相傳唐時所築上有榕樹一株兩根垂下跨立門之左右人從根下行闢至正閒其樹忽悴平章唐元公祭之枝葉復茂予庚戌春來粵見樹分三柯端正圓滿皆扶疎濃靄是秋大雷雨忽摧折其左柯今止兩柯矣

壺城

牂柯旣與龍融二江合過柳州宛轉環遶如壺形謂之壺城葢水北來還轉向北東處如壺之領城則居其腹也柳山迴互交錯而水從之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者又太平亦稱壺城其北皆曰壺關但較龍城差狹耳龍城葢五石之瓠而太平則觚甁也

城上蔭室

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顧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梧州城周環俱作室其

上又柳城舊亦有室不知何年毀之今尚有存者猶
相傳云柳城號曰龍城宜室如龍之有鱗也此說近
迂但有室寔利於乘陴者居守爾然宋李曾伯言廣
右城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寇則又似非爲
居守計者吾閩福州城延袤俱蔭以室視此中尤壯
偉正以地多浮土半雜瓦礫及螺蚌殼之屬遇雨輙
陁故然然皆他處未嘗見也

火山

蒼梧有火山山火三五夜必一見或謂水中有寶珠其

光上燭或言南越王佗常藏神劒於山夜騰焰故然
語皆附會予登泰山州人語予云山常放光多於溥
晲候之物類相感志稱山林藪澤晦明之夕野火生
焉所謂陰房鬼火青是也素問云澤中有陽焰騰騰
起於水面今西湖氾光相傳皆有之凡積則火生焉
野火草木之積也陽焰水之積也土積成山自宜有
之如峨眉落伽及南嶽聖燈之類皆是予嘗赴東庄
偶宿一山寺小樓上夜半啓窻見火光熒熒而過彼
中不以爲異殆此類也又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
出謂之熒臺

佛燈

崇善白雲洞每夜靜有光如燈出入洞門土人謂之
佛燈又隆安火焰山有泉六七月間時常火光焰發
山以此名

華巖洞

華巖洞在靈川西南二十里高數仞廣可容數榻清
泉迴繞洞前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
石壁上有詩云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

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槎浦

槎浦晉咸元間有枯槎流至此横於灘上枝幹扶疎
堅如鐵石色黑如漆光瑩可映其上有浮槎館秦少
游嘗寓此

龍門

灘以龍門名者宇內甚衆而府江亦有之輿地志便
謂在賀縣南魚躍過此即化爲龍其說淺俚殊足資
嗢噱縣河津有龍門事附會之耳其地今爲舟楫衝

尾之處近以鐵瓶繫於遠流處蓋皆灘礁石舟鱗貫而上不復爲苦後之爲龍者當愈衆矣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云是其舊宅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後人以巨石壓之女生雖麗而根竅遂多不全者

松陰月色

入西界夾道長松落落皆千霄合抱予行雨中四十日始抵境過全湘將至興安時暮春六日也是日晚

煙乍收夕空漸出而篝火者羣導於前車從喧闐愈甚意殊不懌所謂松間喝道兼之月下照燭矣因令篝火者遠去遂下車步行從騎及輿人俱稍後止以二三人自隨時雨初止地尚濕間有積水未落月從枝稍間透光而下清陰曨蕩宛如行翠幄中而枝柯盤糾飛舞若欲下搏人者影歷落縱橫地上林外諸峯微吐尖杪皆蒼翠欲滴有白氣橫攔其足作銀色望之如在戶外澗泉漱石淙淙有聲從人解予意舉止甚輕不語若銜枚者境閒寂不似車塵馬足之間夜行得此清況亦什事也行數里遇水不得渡始登車索炬而去

峯巒洞壑之異

予初入粵作字寄所知云入粵千峯崒嵂神工鬼斧莫可名狀車中環顧瞻眺且駭且疑不知造化融結何故作此一段奇詭偏着西中居常歎美武夷爲異此之爲玉女幔亭兜鍪接筍者不可勝數不知可當幾百十武夷而其中之瓌瓏窈窕洞房瑶室與夫乳液之所凝化爲仙佛龍象禽魚草樹之屬千狀萬態

時尤未之及也已得吳武陵陽朔縣壁記與李渤玄巖序讀之中各一段極其模寫記云陽朔孤崖絕巘森聳駢立三峯九嶷折城天柱者凡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脩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嘯如陣將合如戰將潰灕江荔水灌織其下蛇龜猿鶴焯燿萬態序云屏外巘崖爭麗競竦曳煙孕翠迤邐如畫左連幽野田園雞犬疑非人世僊窟比石室參差谽谺延景宿雲洞室之中乳溜凝結詭形奇態俯視之如傘如輦如欒櫨支撐如蓮幕藻井左右瞰又如簾如

帳如偃松歊竹海盪雲鶩玄井玉池嵐迴飈錯迷不可紀兩段形容畧盡因録置篋中異時偶懐想憶取出一覽誦之神應飛越如遊諸峯間也

陽朔道上諸峯

自陽朔至白竹路漸坦平道上諸峯環列簇擁端立於平地之上各自爲體都不連接山形峭瘦聳特並相肖似如市人羣聚觀場肩相挨摩各舉其首又如千軍隊立肅然静聽號令無敢譁者

初過陽朔道上異之夜抵白竹書此後見陽朔廳壁記云如陣初合如戰將潰因歎古人語簡絶愧予之費辭也

獨秀山

獨秀山在　靖江府後臬署望之正迫近東南角上孤峯卓立林木蓊鬱蒼翠而重樓飛觀碧闌丹牖出於樹之顚杪磴道曲折一一可數宛然一幅着色畫日日對之殊覺不厭

棲霞兩洞口

玲瓏透剔桂之山也桂山諸洞鑿鑿足舉目洫然可駭然要以棲霞爲最棲霞宛轉奥邃深可二里許如隧如窔如襽如戶如室之有窔閣之有複分去而爲支洞者甚衆足之所履鍧然若叩鍾鼓蓋洞之下又有洞焉石乳滋凝化爲物象者數之不盡而最異又在兩洞口初入洞下磴道數折仰視高敞七八丈如幄綠蘿蒼蘚毵毵垂覆常向夜回望洞門如濃雲盛霧輪囷擁集之間忽露半規月影其後門卽玄風洞洞内一灣流水莫知來去水上跨一小石橋有數石如蓮花狀鬚瓣皆具垂垂倒映如欲墜者度小橋晚霞正射壁上有石田可二畝許塍壓壓如畫碁局良異境也

玄巖

玄巖南去城四五里旁諸洞聯貫不勝記而白龍爲最仰睇龍跡夭矯蜿蜒其長竟洞然巖之妙在外矚西臨大野諸岫爭奇競奥掩煙曳翠野色綿絡窈窕疑非人世東眺灕江波静如鏡隔江山軒翥飛舞而下見諸林巒如在牖外試評棲霞如讀騷經轉入幽玄巖蕭散有遠意似南華秋水又棲霞如入竹塢

陰霾有寒氣玄嚴如泝花源曲曲見奇愈尋愈有清適兼快望眼如遊眇莽曠寞之野尤幽人勝士所宜也

陽塘

桂州四望皆山森列迴合如城然澤國也灕江陽江西湖白竹環郭諸水不具論即城中揭諦梓潼華景西壕無不深澤澄匯崖花泉藻交錯併映而惟陽塘最勝陽塘東西橫貫中東以橋如重湖又似胡盧之腰東曰杉木西曰蓮花澹滟演漾各數百餘畝臨水

人家多搆亭榭於岸粉牆丹牖相錯如繡其西頗迫城闉陽水入焉茂林脩竹晻靄蔽蔭殊不覺其近也波光上下風細雨穀月練晴綺四時皆堪描畫而夏月藕花盛開芬郁激灔尤爲勝絕征蠻將軍幕府與宣城書院環帶北岸南則貢院及鎮守舊府背水居焉以故岸帶樹陰洲連芳杜在闤闠之中而不辱於糞土沮洳濤泚澄泓無異野外每過輒憶三吳遊舫中境象至於四山森竦巉嶫如芙蓉萬朶倒蘸其影於水中又其所未有也

桂州諸山

桂州千峯環聳皆石體卓立地上巉嶫森秀柳子厚云海上千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作身千億散在山頭望故鄉黃魯直云桂嶺環城如鴈宕蒼山平地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峯何俱狀其峭拔而且多也讀此二詩山勢宛然如見予亦效顰一首云欲蹋羣峯頂上頭青霜紫電萬枝秋縱教鸞鶴難停翼只學盧敖汗漫遊

韓柳詩對

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陸道士云柳州海上羣山似劍鋩惜二公當時不相會恰好作一對予嘗爲之對曰繫闕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路傍異石

邕州南至黃范及洛青道上路傍多奇石形狀詭異皆伏於草土之中而露其脊疑所謂天祿辟邪眠蒼苔者不特金華之羊北平之虎莎柵之兎爲可異也

西事珥卷一

西事珥卷二

水隨氣升降

水隨氣升降盈縮因之如潮之應月理極可據然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與東萊膠西潮信時候有異已不盡如其說若連州斟溪之一日十溢十竭安寧潮泉之三溢三竭貫竹漏汋泉之百盈百涸與刻漏應此尤理之不可詰者通志載湘水巖一曰聖水廣數十畝其水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或謂酈道元所云朝夕塘者蓋即此又靈川西峯雷廟有泉

亦一日三漲三落雖起神禹與二亥詢之當亦莫解其故也

泉呼即應

泉有呼之可出者富川有犀泉坎深丈許長三四丈橫可七八尺雖陰晦霧覆蔭坎上觀者呼之泉應聲即出須臾瀁溢盈坎又思恩縣婆娑泉欲飲者呼之飲盡而止又潯州白石山有漱玉泉尤異每鍾鼓動則湧噴而來聲息泉亦隨縮涸竭如故

臘月多雨

予臘日山行詩有趁墟旅客驚年暮羅市居人苦雨多之句燕中友人見之謂非實境蓋未覩南方物候故爾西中臘月之雨尤甚又不獨蜀之有漏天也按爾雅名十二月為畢塗月東方朔與郭舍人諧語令壺齟老柏塗狋吽牙下云塗者漸洳徑也則塗為雨濘之義豈西周之候亦有然邪

老柏塗注匹加反柳詩齊諧笑柏塗正叶押麻韻古人用韻之精如此

春半如秋

南方地氣暖冬樹多不脫葉而榕樹至二月新枝欲長時其葉一二日盡下滿庭飄舞柳州詩宦情羈思共淒淒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蓋紀實也

晴候

南中多雨詰旦將霽必有晚照倒射而足晨重霧四塞日出反遲唐人有云重霧報晴天又云積陰春暗度將霧霧先昏二詩皆可補雜占之闕

攬龍

賓州馬潭上有神祠以虎頭投之即雨按此謂之攪龍法龍虎能動風雨以其類激之使龍怒也東軒筆錄云景德禪院前有白龍潭龍伏於此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攪龍事告太守用長繩繫虎骨縋下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繞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錫字

沈佺期詩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劉禹錫謂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因讀毛詩有瞽註乃知六經註惟此一餳字有瞽注云簫編小

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然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餳字疏云飴屬一曰餦餭又楊雄方言亦有之古人用字無任意下者其重九不敢題餻字亦是此意第餻字周禮疏實有之夢得未之見耳按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云今之餈餻

菖蒲酒有毒

藤州民某家有五口二壯者二童穉一嫗值端陽節飲菖蒲酒皆極醉頃之迷悶暈地嫗及二穉俱死壯者氣尚勃勃藥之則痰涎壅塞不能下逾半日亦死人謂蒲根下必有毒蛇穴處發之無有也識者曰菖蒲極熱酒又熱皆有厚毒恣意多食焉得不死壯者氣方盛故遲之爾予謂炎方暑候火氣熾然飲蒲酒太過如火得膏熏炙悶鬱而死固其宜也

五瘴

宋梅摯守昭州時有五瘴之說其三為賦租刑獄貨賂皆屬政事其二為帷箔飲食凡害生未有不為民疵者姑舉身患為愚之易破也聞之土人瘴一歲數發其名有青草黃梅新禾黃茅之異蓋槩舉四時物

候皆乘草木蓊勃日氣烘歊所成而青草黃茅尤為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謂之青草秋冬之交草衰而黃謂之黃茅唐人有云青草瘴時過夏口青草言瘴時則不可指為湖名正言其候也又云望盡黃茅是海邊蓋其氣候不常蘊隆或至重衾殘臘間亦揮扇惟此二時變態尤甚咄嗟欻吸冬夏便分靜女貴人猶艱調攝若驅馳原野跋涉草露饑飽勞逸不得自為節制未有不中之者諺有瘴脫瘴着之說蓋謂此也然天有六氣淫則主疾六病斯氣應之生長中

原未有犯六淫而不死者莊周所謂人所取畏者飲
食之間衽席之上豈必瘴癘所使哉
昔人謂甘味者厭飽則休慕色者得倦而止是政事
之三瘴尤宜更甚醫家言左腎藏精營血之所出焉
右腎藏智志慮之所出焉過用之皆能有損牖戶不
閉使候失令形神銷沉猶不自覺故曰衆人之用神
也躁躁則多費又曰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悅道不勝
猶日肥日臞況泛名航浮利海驚颶毋而斷之維葦
而得全者蓋亦鮮矣

瘴母

嶺表錄或見物自空下始如彈丸漸大似車輪遂飄
撒四散人中之者即病土人謂之瘴母又聞瘴起時
望之有氣一道上衝如柱少頃散漫下似黃霧人皆
伏地俟其過方起
溪中忽有氣一道升於水面水作一小旋渦亦謂瘴
氣此非也水屬陽氣伏於內乘暖而升惟冬春晴和
之日有之南方溪澗中所常見不爲異也

治瘴說

宦粵西者聚間多談瘴此亦一最急務氣候旣與
中土有異若膠柱平常治法誤人寔多梅昭州李待
制王容州皆有說西來者不可不知也因節略其義
記此
炎方土脈疎而氣外泄人爲常燠所蝶膚理不密山
水草木之氣感而相薄大抵人行草間爲氣所燃爍
昏眩雖渴體常多汗上脘鬱悶虛煩而下體常冷吐
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升降陰
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

熱試之屢效又俗食檳榔取其下氣消食去痰一時
快利然臟氣疏洩一遇當下之症則虛羸而不能堪
如大柴胡湯及麻黃金沸草散青龍湯之類皆不可
輕用　右梅昭州摯說
予紹興間寓蒼梧土人感瘴者多不起詢其所服率
麻黃柴胡龜甲及白虎湯諸藥予亦染瘴特甚舉家
臥病悉用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藥及灸中脘氣海
三里治皆不損二僕病胸中痞悶煩燥一昏不知人
一惟乞清涼利臟腑予辨其病皆上熱下寒以生薑

附子作湯令溫冷服之節日皆醒翌日各予丹砂一粒空心吞下遂能食粥後用正氣平胃等藥漸皆愈復數十日無一失者凡病煩燥但問能食水否若反畏冷皆上有虛熱非真熱也皆宜如前治法沈存中治瘴方用七棗湯烏頭七顆七泡者治法正與此同若脉實非上熱下寒面色白睛赤黃則不可滯也時惟一鄭防禦病熱身無汗脉洪數以小柴胡湯服之而愈蓋數十百人中僅此爾 右李待制璆說

方書言寒熱往來類瘧者謂之冷瘴冷瘴不死重

者蘊熱沉沉如臥灰火中謂之熱瘴熱瘴久而後死又其甚者一病失音謂之瘂瘴瘂瘴無不死者即傷寒失音及中瘋不語之類也熱瘴俗謂之中草子宜速治遲則血凝不可爲矣其法用鍼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楮葉擦舌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亦遂應手而愈冷瘴或寒多熱少或熱多寒少亦有間日疊日之異及愈瘖發於唇者是本非重病但診其脉息極微元氣果虛則予附子川烏等藥或誤投寒劑所謂乘氣入胃陰盛乃亡者也若脉洪盛症狀實熱且服和解之藥而徐治之或投以熱劑則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是已大要節生冷則脾胃自壯省酒膩則胷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慾以固真氣如此調攝必然無恙 右王容州棐說

氣能勝氣

物生於氣之中者必其氣有以勝之此說良是金蛇白藥生於毒而能治毒牡厲蜆蛤生於濕而能治濕皆取其氣之能勝以勝夫不勝者然不免爲氣所囿如雪之有蛆火之有鼠與湯山溫泉中魚鱗鱗可數

又貉不涉濟汶橘踰淮而爲枳江海之魚交入輒死終不能出於氣之外若不生於氣之中而氣不爲害惟人能之醉飽之餘不畏霧露喜怒之極至起沉痾乘氣之盛以制氣故能不爲物變若蘇與屬之收瓶北海上洪忠宣之冷山爲悟室教兒馬伏波之在西南浪泊間上霧下濕又劉器之在瘴鄉神氣愈爽是皆氣定而制其勝能變物而不變於物者也

定風波辭

王鞏字定國以蘇軾黨貶賓州既歸出侍兒柔奴進

坡酒坡謂柔奴麗質是不好答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坡因作定風波辭贈之辭曰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廣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便吾鄉

墟上詩

柳子厚詩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兩語寫墟事甚工余初行部自梧之邕道橫永間墟集皆無草舍值雨就雨中貿易蓋所創見因作詩云箬籃

雙放籃頭安却坐林邊解竹簞欖葉結衣宜避濕青紗裹額不憂寒婁根對語時還嚼車騎來過亦聚觀此去茅村應未遠滿蹊澀勒翠團圞因憶劉禹錫詩所謂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麏鹿則今之蠻人見官使又稍習矣又一首云迂迴巖逕轉嵯峨笑問蠻家第幾窠入市毋衣芷木布出門時唱浪花歌峒丁樹笞殲泒矢種女能拋織貝梭墟散盡投歸路去斷煙半朧胃荒蘿

齒黃齒紅

嵇叔夜養生論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晉人好食棗寘之懷袖間食無時故齒黃嶺外人食檳榔配以蔞子蠣灰含之頤頰間對上官嚴客亦時時嚙之齒盡作紅色唾淬於地如血亦當云齒居粵而赬也

雞卜

雞卜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畢遂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再祝左骨為儂儂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所占事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筳長寸許徧

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斜或遠骨者反此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祝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之厚薄以定凶吉按漢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用雞卜蓋時方平越初得越巫異之而適有祠禱之事原非典禮之正故爾然以中國而從夷俗瀆神鬼之說謬迷至此亦一異也

蠱有神

畜蠱之家以五月五日聚諸蟲豸之毒者並寘器內自相啖食最後獨存者爲蠱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桃生一曰金蠶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類置食中令食者不覺旣歸毒發而死魂至其家爲之力作或云死者之家物皆潛移去蓋蠱有神主之以攝死者之魂每夜出有光熠燿如曳彗流入人家爲祟飽昭吹蠱痛行暉吹蠱飛蠱也按周禮士訓掌道地圖道地慝注謂地慝若瘴蠱疏云瘴卽瘴氣蠱蠱毒人所爲也周時荆楊不入職方而王制

言南不盡衡山則西北亦必有此矣又國語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似謂女之惑溺人如蠱使人形神俱喪精魄爲其所役故凡惑溺甚人悅而耳之者皆曰蠱國語蠱女從欲左傳女惑男曰蠱或謂蠱投食中味美異於常云

又記蠱事

予前記蠱事近聞平樂有捕獲者其說稍異云有蛇蠱蜥蜴蠱蜣蜋蠱皆從婦所爲鄉劍亦甚惡之得則羣執埋地中出其首積薪煅之令灰乃已恭富邪[illegible]

間皆有之中者[illegible]薺皆可解又云用白礬及細茶等分爲末每服五錢新汲水調下得吐則止

白蘘荷

子厚有種白蘘荷詩注白蘘荷蕁苴也春初生葉似甘蕉根似薑而肥其根莖堪爲菹治蠱毒按本草白蘘荷主中蠱服其汁併臥其根卽呼蠱者姓名予抵龍城詢此物未有知者然柳種白蘘荷乃永州時事松江志謂卽茸露是茸露生麥地中形似蠶蛹又名地蠶葛洪方云根傍生筍可以爲菹皆與注所云不

合一曰似蘼苴而色白蘼苴色紫花生根中未敗時可食稍久卽潰葉闊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柳州詩云芬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此說似近之

西事珥卷二

宗衆蚤宜計處

諸王孫投揭剌皆稱某號某名此亦一異然命名之字既出新構則別號之記憶識別亦甚便也其中賢者以書史及花鳥泉石自娛既無別想蕭然物外風韻甚遠然作姦扞罔者亦自不少有司莫之誰何食祿至三千五百餘人歲入不支冗賦者每至仰屋然請名之際多非其實又或命名者一人受秩者又一人至於宗婦之骨已朽而籍猶存宗女之髩已皤而齒尚孺龍孫既多蹊跌南陽又不可問失此不圖計將安出蓋嘗槩觀天潢之派麟振麟趾綿方升未艾所謂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圭削彌繁肘衿愈見況乎有磐石之固無价藩之託更三十年厥數又倍易窮則變雖欲株守故事而不可得者往他藩嘗自陳願從四民之業時不能從即丙午詔書亦許取應赴𦒿閩中州多已收入宗學學臣較取餼廩應試此中宗學久廢求推宗正皆不樂就檄取應試無有應者又或謂就四民之業即當治以四民之法疑與

祖訓有悖且禍始亦爲禍先故莫肯任之爾嘗歷考封建罷廢以來宗室之絕跡仕途拘牽文法未有若今日甚者漢時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宗室之賢者皆得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而李程李肱皆爲舉首他如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俱冠絕一代宋初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師養之以高爵厚祿久之生齒漸蕃歲祿不給始有裁損之議諸宗忿鬬爭譁王介甫以親盡亦祧析之熙寧以後遂詔許應舉出補外官乃設爲

進士任子特恩三途以待之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及員外之任任子與庶姓等惟進士之科每遇秋試就宗正寺投牒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而用之有限於時尚有竊位素餐無所自效之歎顧雖不甚進用大抵皆有官方常祿不煩別餼南渡以後流離飄落攻苦食淡與寒素角進嘗見宋時登科記以天潢入試者皆稱玉牒籍一榜之中注玉牒者嘗數十人隆興間趙汝愚舉廷試第一一時詫爲盛事舉進士者第不令官兩制及居政府師儒外任不靳也今忠良

博雅之儒工文學精吏治者不少其人授之以事寧謙庶姓愚謂宜彷熙寧故事開設一途別定人數兵賦要地勿令參與如開寮佐幕與師儒學職次第授之以秩滅否陟降一如庶官例脩職不暇寧有他虞又其貧甚者用非所任祿亦虛懸亦宜大解其禁農工常業聽其自擇有司得以法行等諸庶姓但應貢舉者未必遽叨祿仕而轉於南畝亦非能即有常田可耕圖議經畫須十數年而後定及今計之不爲蚤矣語曰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此固事之非

常者也

文告

夷性不畏死而甚畏官不識字而樂文告有亂大抵吏不善撫之耳隋史文帝時桂州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爲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溪峒魁渠自相謂曰前總管惟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遂相率歸附先是州縣梗亂長吏多寄治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又唐高祖以李靖爲行軍總管尋務招慰延見長老宣布德音嶺表悉平雖至誠忠信可行蠻貊亦足見樂於休息而厭苦兵戈夷漢之情未有不相若者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非直戎車嘽焞之爲功也

郤金

隋史又稱蠻夷酋長以金多者爲豪儁遞相攻奪梁毗爲西寧刺史諸酋以金遺毗毗置之坐側慟哭語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遂盡還之於是蠻夷感悟

遂不相攻今夷情亦然控馭失策其病源正坐此所謂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噫安得梁毗數輩置之郡縣又何患盜

治盜責令

宋蘇頌提點開封諸縣鎮公事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魏盜賊日滋攻討不息國用耗竭辛雄上疏言夷夏之民相聚爲盜以守令不得其人民

不堪命故也宜及□時曲加慰諭郡縣由來共輕
貴苑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
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内
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强暴息矣予謂粹吏宜用
蘇策而勸吏宜用辛策誠簡廉能之士以爲州縣之
長重之事權寛其文罔請以六年再考爲斷不次超
拜若盗賊充斥不能禁制與匿盗不以實聞者不論
年俸深淺即加降斥務在得人不妨數易安車食肥
豐囊厚載豪駿之流方用爲恥于將在手無寧盤錯

一試往亦間常行之非久即罷常調既不足以處豪
傑而數年勞勸委諸塵土名才勝流攢眉縮足莫不
人自擇地惟狐睽撲愿與詿誤調除之人處焉何以
使之有勸

洪武間馬平主簿孔性善言溪峒猺獞雖爲盗賊亦
有良心昔陳景文爲令時猺獞皆應差役賦役撫字
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
亦當革心向化

上嘉納之命吏部凡臨溪峒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
之此事柳志不載令簿皆逸其名

官司治猺獞不如土司能用其衆

諸夷與民錯處一有梗亂輙調狼兵爲其林莽深篁
鳥獸駭徙不定而登山歷險爬剔窮搜不得不借力
於狼兵耳狼兵非夷人哉素馴服於其酋長能令胆
頸可捐湯火不避則漢吏傳舍其官而土酋家世其
有也猺獞而善撫御惡雅其不如狼兵者大槩土司
之形頗似季周列國區分盼埒死力拒守雖有暴寡
凌弱殘殺畧奪則有之終莫能越其尺寸其主或幼

弱寡昧則頭目用事亦畧似三家六卿之類獨其人
驁悍鄙俚無禮樂文章以飾之耳要之竊中國之威
靈以能保其土地其貧弱甚者間或割村爲質亦如
諸國割邑割城之例然有年限數盈則反非如猺獞
讐殺驅逐輙盡其畜産廬舍之屬據而有之者漢法
能行於土司不能行於猺獞何者力不專情不急也
韓襄毅移上隆知州於藤峽置武靖州及五屯之設
土吏目周冲等司設副巡檢王文成不欲廢田州又
置九巡司令各以其俗自治皆有深意令與類所盤

據至百數十里全無戶　有錢者亦自不少誠立之君長署為部落使自為政而受令於司土者可以省郡縣羈制之力可以需征勦調發之令其業以為吏便諸葛武侯平南中皆即其渠帥用之悉收孟獲等以為官司云吾欲不留兵不運餉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爾武侯所謂粗蓋其最精者也第須乘大舉之後或衆望推推或勞勩最著於平定安集之時圖之令固未易語此爾語曰夷狄之有君嗟乎志深哉胡端敏條論兩江事宜其說甚備

用姦治宄

昔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按在內曰姦在外曰宄治宄利用德治姦利用刑不蚤戒而及於亂則用姦治宄亦以毒攻毒之法如朱博之詭責豪强虞詡之三科募士尹賞置魁宿而輕黠精於追捕鄭渾賞自盜而黨與轉相寇竊較之凡吏得效尤速夷人故多頑蠢大抵逋亡廝虜與商藝流人為之指導分受鹵獲胥吏㑥蔽而姦豪魁桀與田主招主之類窩穴其中比於外府扞牧圉者原無長慮貪其貨賄縱舍蔽匿

以至橫恣猖獗甚者攻城堡掠官府罪惜盈貫及至征勦之議興則椽房軍吏無非賊目土酋狼丁暗開一面鉦鼓甫鳴而摩牙吮血之輩旋已為入窟之兎高飛之鳥矣真盜既不可得反妄戮無辜以掩罪非但玉石俱焚且石完而玉碎可勝恨哉唐貞元間容管黃洞蠻為亂屢征弗戢韓愈謂自用兵以來經二年所前後奏報誅殺計不下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又依舊明是欺罔此言可慟然夷情須此曹得之最真彼豈真有私於夷人者鬼谷子所謂不肖者易懼貪者易誘也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寬之使自贖羈之使自效機神迅密縱操得宜向之姦人皆吾搠痤之刀錐洞腸之芒石矣朱博虞詡二傳所載方畧甚衆觸類而長智者圖之

招降制敵妙算

交賊陷欽州東省徵兵攻討中丞蔡公以萬人往戒令勿殺第於境上要害處分布守有自投入者則招之東師追寇寇與東人之避亂者俱奔而西遂招撫得萬餘人而真賊受偽銜者八十餘人[illegible]之

此非直全活生命甚衆亦制敵一妙算也漢兵伐南越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樓船先至陷尋陿破石門乘勝而前以萬人俟伏波伏波至同力進攻越樓船居前伏波軍西北樓船軍東南樓船數敗越人伏波遂大開營下令招降降者卽予以綬縱之還令自相招樓船攻城急縱火燒城奮力斫殺降者皆趨伏波營越人無鬬志城遂陷禽建德及嘉戈船下瀨與牂柯三師未至越巳平矣藉令兩師夾攻士無生路必死力鬬鬬

則漢兵必多損失或虞衡突曠持時日事且有變豈能若是之速嘗觀爭利致失倖敗爲功覆轍往往可數壘陣未合敵巳從中起矣兩軍分道入越其勢原不相制然樓船先入伏波不妬其爭首功伏波鬬降樓船不疑其收後利如捎果樹一手搖之一手收之齊厭心力摧敵之求亦後之爲將者法也

夙兼豫速二義

解之繇曰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夙須兼豫與速二義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也又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算不勝未可輕言拙速也諸夷巢窟在兵法九地中多爲圮地法曰圮地則行又曰圮地吾將進其塗總言不可停待之意又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治夷人之亂有大征鵰勦二策鵰勦時行則大征可以不用而其便有二一玉石有分一敭功無壓蓋夷人出沒不常出則狼奔入則虺結須乘其搆禍方深黨援未合之際熛舉電發盡覆其巢顧其所竄穴皆崇岡複嶺嶔欽屼嵂

直上則足半垂斜行則肩左擔深林絕箐歧復有岐近愈巧黠每遇窮追皆踉蹌散走飄瞥岡嶺我師勢不能分又艱跋疐兼之旁有匿兎之窟後多走擴之路非熟得其出入險阻聚散離合之情一旦搶襲舉事計短機泄如田無禽詎能有獲鬪先事有賊良人以掩罪又有斬一病夫而還者舉棋不定弊故至此故嚮導不審機事不密將士不習有一於此皆非必獲之算非夙義也姚平仲欲襲金虜數日前洛人皆知之豚勛不異兒戲焉得有功

治貴無事

粤右民風愿樸少機事獄訟既簡財賦亦稀吏茲土者但能撫恤猺獞處置土酋有法行之以無事真可臥治予厚謂印紋生綠經旬含硯匣留塵蓋目封又曰訟庭閒寂棘候吏走麋鹿此景使人思之不置今吏之下者不具論其賢者不治近而治遠籠豕以豹麋鹿以纓勢必不行秖爲狡猾溪獷者借資耳而輒自夸毗曰除其弊興某事招某夷當事亦遂信之以爲能此老氏所謂與之爭者春春多事恒必繇此此所爲貴悶悶之治也又郭橐駝傳亦云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適以禍之河東治郷之概於此可見

墾田之利可興

予從潯州登陸歷橫邕賓柳目之所及殊多壙土皆饒草萊足水泉可施畚钁銚耰者甚衆詢之知者云諸處壙土皆類此嘗見唐時徵關東卒戍京西經費不充李鄴侯議市牛及鑄農器糴麥種分給募戍士耕荒田關中土沃久荒所收甚厚戍卒獲利應募者

十五六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誠彷其意行之令郡縣審視高下原隰與其衍曠遐邇之處咸籍記之使附近戍士分布墾種願耕者官給牛種田器俾自於其地稍擇爽塏伐木刈茅結爲田舍耕穫之際以二番爲率一番在伍一番在田所收之粟歲科其十二輸之於官羨餘聽其所有初歲償還牛器之費暫不責科不足者次年輸較如此則兵樂於耕數年之間自有餘蓄餉可淩省是或一策也或謂今之耕兵正古屯田遺意然予所目覩率冒裝鋌而爲甲冑畚僭钁以當劍戟久且兵化爲農併寓兵初意盡失之矣是非耕不利兵不力也所耕之地無多歲收不足果其腹綫襖錢鎛之餘卒惰慢偷窳以度時日彼力能挽强技能擊刺者皆不樂就設有緩急望其一鼓作氣爭先死敵不可得已計莫如益授之地所益授者亦量徵其入土博則利興彼父子兄弟可聚力以從事於此久之而父子兄弟皆兵是又一策也至於兵力之所不及與所不便則招募流人與土著之失業者耕之亦官爲治具多方撫綏招徠使得從容田畝以

食其土之利官賜之帖仍爲永業亦許私相鬻易使
鐵基於公室而安脩積於私家宜未有不欣然趨事
者是又一策也又唐史載嶺南俚人舊輸半課劉延
祐責令全輸遂至爲亂今獞賦較民正減其半然每
爲田主侵利數倍心極苦之第畏公庭如赴湯鑊豪
人多方恐嚇終莫之悟近見有投牒自願出里輸賦
從民例者舍輕就重是豈人情彼中亦有知人事請
漢法者令以此意諭其親屬鄰里族類轉相告語使
知官司意在保恤原非有所苛責其貧而無可資者

皆得出村擇便墾種官先治具以待應者使安其利
心必無畏趨若流水田舍相望便成村落則令推擇
稍有智力者署以爲長如所稱獞老猺老之類使自
相訓戒約戢夫時其饑飽違其怒心雖異類猶媚養
已者順剔猺獞亦人也甘心於被草木掘狐鼠蟲豸
以延喘息夫豈不知食粟衣帛之適徙以賦更所不
及縣隸所不至取自便耳茲既習而安之遠者聞之
漸皆嚮慕舉日皆我生齒亦必安爲我使設有梗亂
卽招募以爲嚮導因以制之省力自倍昔趙充國以
屯田坐困先零謂排析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以
貧破其衆羌虜之勢聚故爭其肥饒而貧破之猺獞
之情散故授以肥饒而安利之亦因事之形而反用
之之術也是又一策也今西方財賦紬甚天不雨粟
捉衿肘見豈有他繆巧可圖充實獨此策爲計頗遠
於民亦無所擾所難者縣令刑賦是急視此爲迂又
墾土垂就吏胥瞰其有利且將攬而擾之且事既創
見難以責成旦夕必假專力需之歲月嘗觀古之募
民屯田與開置營田者郡縣皆設田官專任其事西

方事簡惟須以同知一人領 屬加之墾田名號予
以事權視墾之多寡興廢以爲殿最縣令之不實心
舉行者胥役之誅求開墾者與豪強之占欲兼併者
皆令察之士伍自有紀律墾者候之無致失業至於
流人獞人本無根蒂聚散甚易尤宜極意慰藉大要
如飼病鳥毋驚之使不安如養逸獸毋擾之使欲去
寬其羈紲而不奪其錙銖行之二年端緒自見彼不
啻行者之赴於家豈必招之而集哉此惟因人力之
有餘開地德之未竟兵食有藉戶口亦充五穀時登

生事漸廡蕭條貧殊之狀必且為之一變第須如昔三年之艾鑿絕淵之泉堅持而力行之爾昔樊敬侯欲作器如梓漆之類必先種植人皆笑之後咸得其用愚公鑿山算及孫孫子子誠得樊侯先之愚公之子孫繼之事未有不濟者也

諸夷慕學

粵西學臣勅內獨有教習獞童一款令州縣立社置傳歲以所教成者聞頗諳文理者收之黌序雍容濟楚不異中華用夏變夷此為上策但入選既易巧詐

者或擬名籍中以希進取毋貴檢校又兩江諸土酋子弟猶慕文風尤甚來試者曰土童亦從恕收於中實有聰敏能文可與中土頡頏者然多流徙之人納賕土舍謬為舉任頗非久滯之老生則名都之棄士觀其文理居然可辨此曹濫與之進恣其桀驁子毋算緍力能扼取且機巧播弄雖夷人亦厭苦之又能教猱升木乘為吏民之患最宜慎其始進毋令濶冒諸夷惟獞最衆獞生在在有之富川桂平多㺜種來試者謂之㺜童又鬱林有狼生數人夷兵稱目狼兵

蓋守戍之夷久而占籍者謂之土狑非狼又有猺之一種也

險地以車馬勝

後漢楊璇守零陵會蒼梧桂陽賊衆攻掠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灰載之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轂弓弩及戰令馬居前順風揚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併發鉦鼓震天賊披靡駭走追斬無算梟其渠帥按桂陽在臨賀東臨賀屬蒼梧郡蓋賀盜而為寇於瀟湘者然萌渚騎

田之間地勢險阻車馬本非所宜璇蓋用馬車衝突而兵車專轂弓弩鼓行而前使賊自亂步兵但乘勢追斬而已用車馬於難用之地出於賊之所不料亦一奇也

秦與蠻盟

秦時與蠻盟有云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其辭似嫚然夷無他猾黠惟利中國財物如漢武時初通西南夷亦不過多以漢物啗之使自相結約不為亂耳非必褎衣冠而繩之以漢法也及後

巴蜀道通南越初定遂皆郡縣其地而設漢官以治
之夷人不安其性驚疑數叛時時殺漢吏歲發南方
兵卒誅越叛者常萬餘人費皆仰給大司農初擊胡
大司農賦稅盡以奉戰士有擅賦之法至是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所過縣給僅能毋乏而已不敢復言擅
賦法矣

諸猺納狀

宋乾道間范成大帥廣西以恩信結諸猺為開博易
場諸猺納狀云某等既充山職當鈐束家丁男持棒

女打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
成驢生女成豬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暖上山同路
下山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
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予嘗觀書稱五百里要
服謂以要約羈縻服之非盟於神及周衰而後禨祥
之說盛行始有就神誓以為要結者如秦人詛楚亦
以楚俗尚鬼冀以此動之也今粵中諸夷將有讐鬭
輒殺牛聚衆對神盟誓嘗其一臠者不敢易念其法
使人忌死雖刀鋸不辭一聽其命於鬼愚亦甚矣詐

謂神之聽之好是正直豈神之在蠻中者亦為沴氣
所染悅太牢之饗而遽忘正直之好哉

木夾

蠻陷交阯虜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疏屬蠻
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高駢辭極驕嫚又嶺南節度使
辛讜遣徐雲虔使南詔南詔待之甚厚授以木夾遣
還按桂海虞衡志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
管通信聞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之木夾
據此則唐宋間西南夷皆用木夾遞文書矣又宣和

書譜章孝規為路鼻聽書木夾宋白續通典稱諸道
州巡院傳遞勑書皆有木夾是木夾唐所常用不必
西南夷也

木刻

夷人交易無文券止用木刻此意殊古然夷人信誓
信神交易必就神誓故無敢爽易者又夷人有讐欲
復及掠其村約某日集衆舉事先期[illegible]衆刻木插於
山之高處謂之插脚徧知者亦得豫為之備

剡木為舟

易翼稱刳木爲舟今西方多有之取大木長一丈四五尺以上虛其中裁削首尾若槽形亦有昂首而銳其末者廣二三尺所受四五人或至六七人村民用以往來乘載小溪中無官渡之處遇輿馬則方舟而濟

西事珥卷三

西事珥卷四

鬱林太守外

鬱林太守外光武曾祖光武立四親廟於洛陽四親則舂陵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都尉回南頓令欽也按長沙定王發生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其族往居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國除而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仍居舂陵未從徙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南頓娶樊重之女生縯仲與光武少孤常育

於從父良縯後起兵發舂陵子弟得六七千人以從長沙舂陵之派亦繁盛矣又更始戴侯之曾孫於光武爲同高祖兄弟更始即位以族父良爲國三老則縯兄弟所從育者也

伏波銅鼓

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其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許面徑可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弇其口似今人家竹焙籠體絕薄紺綠色紋甚精古面環蓮作蟲迹十數昂首如欲跳狀中

受擊處亦平但器厚如鏡耳已有斷裂痕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好者近爲稅監獻之　内庭所懸木架尚存堂之左右有銅鑄很機數柄倒於地製亦精必非近時物矣制府廳事左右亦有銅鼓兩架徑之小可減半而製作色質無異出入遥見之欵識之同異不得就而辨焉

嶺表錄異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蠻酋塚掘之得銅鼓其旁多鑄鼃黽之狀正與今總府所見者合當是原有此體製今銅鼓兩粤

滇黔皆有之又或以爲諸葛武侯者不必盡伏波也

夷俗最尚銅鼓時時擊之以爲樂土人偶於土中掘得輙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相所藏者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即至百牛不惜與售贋骨董者亾異

伏波字學

馬伏波誡子書見文學之工然亦精字學嘗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誤遂下大司空盡正天下印章且如銅柱六字能令交人至今培護不敢移動傷損莫之界終古不亂智識大非尋常可及

薏苡

薏苡南方在處有之而桂柳之間覓之甚艱度崑崙而南見有生道旁小澗邊者土人亦莫之采也伏波懼功之不成而死想上霧下濕鳶跕跕墮水中臥時多餌此然北土不濕載之數車何用又嘗謂丈夫當纍骨沙場欲以馬革裹屍骨既暴矣何必裹之而歸或謂如子贍言劉伶忘死未忘骸者然邪顏平原握拳透爪纍中丞斷索前行則骸亦未可便謂無知但不必作有觀耳

西嶽書

李衛公少時憤隋之亂作書上西嶽語甚激昂後爲桂州行兵總管時嘗手書刻於石上今訪之不得其處

象江石

滎陽鄭播自象江得惟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又一空而隱外若癭癃殃疝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緋水而理平漫彈之有好聲播爲象江守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

後還長安無家寄止人舍下計聳六石費俸錢六十萬播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李義山記之如此但不知寄止時六石置之何處

鬱林石

陸績為鬱林守歸舟輕於岸上取巨石壓之人稱之曰陸公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輩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為之記又甫里白蓮寺亦有石名鬱林者尚在鬱林象江二守俱清德然象江鮮聞而

鬱林之名更著亦嗜好者之為累也

哭劉蕡詩

劉蕡字去華當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人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於柳李商隱時依桂管觀察鄭亞府為判官哭以詩云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聞又曰已為秦逐客更作楚冤魂其詞悲切之甚商隱又有詩上帝深居閉九閽巫咸不下問含冤廣陵別後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龍城錄非柳州筆

龍城錄所記止二則是龍城事其一云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初不之信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乃為文醮訴於帝自是邪怪遂絕其一羅池北役者得白石上有刻文可辨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此錄或謂筆力衰弱乃王銍之偽作然其敘事間頗有韻不俗今趙師雄梅花夢明皇廣寒宮及趙昱斬蛟諸常談皆其所傳者

梓人傳

梓人傳以喻相之任人文亦絕唱按周禮攻木之工五梓人其一也梓人為筍虡之屬又尚書若作梓材惟其塗丹雘皆言作器又莊子梓慶為鐻見之者驚猶鬼神鐻即虡也義取作室則梓人之義當正

趙清獻自警

趙悅道嘗判宜州劉器之曰余謫嶺表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君實言比人處烟瘴惟絕嗜欲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

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警自偃臥於下而使父母
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嘗見他處載清獻悅一營妓命
老兵往召之巳復遣促至再徘徊燈下以待久之忽
大聲曰趙抃不得無理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
入公問曰汝何爲尚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
往爾清獻悅厚賜之胡澹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
等謫嶺外後編管昭州移衡州飲湘潭胡氏園意侍
妓黎倩剩之者有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
情之句澹菴之正氣剛腸老而彌篤未可輕議第此

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蘇典屬娶胡婦或以重宗祀
爲解班定遠娶婦而去之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
贛姬侍滿前自起兵勤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
事火炎熾然之時忽轉一念煙消燼滅此非易事昔
人謂人生於情焉能無情其發不諱其去如脫正其
可告天於夜而與夫飾節昭昭者也

鄒志完母

鄒浩志完初以論劉賢妃不宜立除名編管新州後
召還徽宗首及諫立后事深加獎歎詢諫草安在對
曰臣久已焚之時有識者謂志完之禍自此矣後蔡
京用事遂使其黨僞爲浩疏激帝遂安置昭州浩初
除諫官入白其母母以盡忠勉之在昭州亦見詩有
還家知有時及用爲祖母壽之句則志完之出謫固
自有爲非謂嶺海之外能死人也志完在昭州居僊
宮嶺下迫江江水不可食嘗數里外汲之甚艱所居
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會赦還泉亦涸

昭州儋州別詩

志完又有別昭州詩江山本無情別去亦何語向來

爽氣中食息三月許來非吾所求去非吾所欒回首
謝江山吾今若輕舉此應與謫時垂涕之意客同籠
羽鶡魂歸林縱翼不覺意之適而聲之和情同應爾
然不如蘇子贍別黎氏詩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
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趣味悠然覺更長也

黄魯直作草

黄魯直不輕爲人作草在宜州有求無不得者或問
之憊曰昔在黔安園野人有以疾告者輒出囊中上

藥予之或曰良藥可惜以醫庸人笑而應之曰有不
庸者可引來用者絕倒然非戲語良醫治富貴人及
聰巧者鮮效而治庸人常效古法書之得意者蔡草
書上如蘭亭及祭姪文郭僕射爭坐位之類是也予
嘗謂作字書壁不如展卷醒而不如醉後對客揮毫
不如幽窗自運茶頭禿毫煤墨任意偶作數行快甚
爲人題卷軸即遠不如神弗全也又聞王荣老嘗官
觀州渡觀江風濤大作父老謂此江神極靈公舟中
必有奇物當獻之乃得濟因取素所珎玉麈端硯諸

物投之皆弗止惟有魯直書韋蘇州詩視之曰我尚
不識鬼寧識之耶即投之風息水平一餉而濟鬼猶
愛其遺墨宜州索書人識字豈不勝江中神物也

魯直書范滂傳

魯直嘗大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飛動後趙忠
定得之寶置篋笥遇名流輒求題跋魯直初編管宜
州僦居城西趙氏州倅余若著爲之經理令僦趙四
年有南樓之厄因爲若著書此蓋憤黨錮之禍也患
定寶之後亦身罹此患遠死瘴鄉推其氣象之[illegible]

似爲之兆者

宜州僦舍

黃魯直言余謫宜州半載官司謂不當居官舍中乃
抱被入宿於城南所僦舍上無兩蓋下無風障市聲
喧聵人以爲不堪余家本農使不從進士通籍士宦
則田間廬舍正亦如是亦何所苦

方滋

胡澹菴編管昭州時士大夫多輕蔑不爲意不則亦
畏避恐爲所累有方滋者本檜黨待之獨厚澹菴以

爲德檜死其黨盡斥逐滋入京求一差遣不得旁皇
旅次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云此君子也與
館中諸公訪之滋遂由此進用

不談風月

羅大經初掾容州後爲范旂叟幕客一日旂叟會僚
屬謂之曰今日之集不談風月亦不論文章且說政
疵民病衆皆唯唯大經從容曰若談鄒魯孔孟之文
章洗以光風霽月之胷次施之於政當有本末先後
旂叟善之此語即宋人所謂有吾與點也之意[illegible]

夫病良是佳事但強作此見玉屑金沙終爲眼瞖智故
故紛起障礙滋多非行所無事者也

狄武襄遠見

儂智高敗積尸於城爲京觀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
金龍楯於傍衆謂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狄武襄曰
安知非詐寧失智高不可欺朝廷以貪功也近滇中
阿克鄭舉之亂俘有與克貌肖者彼中遽以上聞已
而克舉獲於蜀中乃知武襄之見甚遠

程大中投妖

程大中珣皇祐間知襲州時獠歐希範爲亂就誅怨
傳其神降當爲我立祠衆信之迎其神於襲珣詰之
皆曰比者過潯潯守以爲妖投之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禮焉珣立使投之順流而下其妄乃息

藤陰夢

秦觀少遊紹聖初謫監處州酒稅復削職編管橫州
嘗醉宿海宗橋人家作辭云喚起一聲人悄衾冷夢
寒窻曉瘴雨過海棠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
半破椰瓢共酌覺傾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後

又徙雷州放還至藤州觀嘗夢中作辭云山露添花
花動一山春色行到水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
面化龍蛇夭矯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
時觀已病是日偶爲客述之因索水水至不能飲笑
視之而卒

文信公後裔

鬱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
生佛生環生前後相繼天殁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
弟璧之子陞爲嗣寄璧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

兒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
無不知又何所指也璧既以城降元陞後亦爲元學
士使望海道卒弔者有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
各君臣之句

元順帝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嘗被讒徙高麗居島
中一年復移廣西靜江不得立立其弟寧宗寧宗崩
帝年十三皇后命中書右丞相闊里吉思迎帝于靜
江會燕帖木兒專國遷延數月事皆決于燕帖木兒

奏皇后行之燕帖木兒死乃定議立三十六年我
大明兵克燕都遁歸沙漠

初帝既居靜江大圓寺舟過劉家山有三猢猻拜于岸若有所獻者帝接取之皆山果也因載至寺放之後山每日令人飯之輙引羣而至人號之曰猢猻寺猢猻者謂非大猿蓋戲語也圓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還爲胡兆已先見于此

遜國記

建文帝既遜國削髮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蜀歷

滇最後來西越居慶遠西竺寺時有親衛篆彭英者曾侍衛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訪之心知其爲帝也嗚咽不自勝饋蒸羊起作偈繞而誦之乃食英復多所贈帝解所乘馬酬之作偈云𨇤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帝去馬悲鳴跳躑而死既而居橫州壽佛寺凡十五年人莫知者常親書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又去之思恩州後自思恩出驛送還京號老佛居之西内壽佛有其遺詩閱罷楞言磬懶

敲笑看黄屋住圖𨽻南來瘴嶺千尋險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已換袞龍袍百官侍從歸何處惟有羣鵶早晚朝又風塵憶昔忽南僊天命潛移四海心鳳去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夜自沉遙想禁城今夕月六宮猶望翠華臨或謂此詩後人附會爲之非帝作帝既削跡淄流不應自露䠂徑然遜國記稱建文君秀頴能詩　高祖使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則帝之始未盡此數

語矣帝繼體守文實爲令主而任用非人變易舊典削奪親屬以致前徒倒戈削緇奔播天命有歸若或使之夫豈人力也哉

程濟

又建文時有程濟者朝邑人爲岳池諭通術數常上書赴期言北兵且起帝因之後以爲翰林院編脩䕶諸將軍金川失守帝急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濟從帝歷遊滇廣數遇險皆以術脫去既隨帝還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則謂訣之

側必有齊在今不可考矣

初徐州之捷諸將勒石叙戰功及統軍姓名一夕濟遺人往碑下設祭人莫測其故　文皇過徐見碑怒令人以鐵椎椎碎之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適當椎處其祭碑蓋禳之也

平田州碑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于田復手書于邕管書院之壁舊以紙格覆之予初行部至邕謁公廟貌未知之

也既而間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邕州大雨雹城中屋瓦皆盡間書院尚未葺治校畢趣往謁令啓格觀之見其端勁古峭絕不作華媚態而溫潤含蓄之意自溢於柱掠波磔之表使人肅然起敬不敢狎視不知當日親炙光儀又當作何狀也然祠像乃肖先生之容而成者予得再瞻禮焉典刑具在不可謂不幸矣聞公書時掘地使深以運筆勢其用心如此今字畫頗爲雨漏所駁間已有不辨者予語宣化令孫君宜作一善計令護持可久聞蘇子瞻報恩寺僧堂壁書僧厚衣以紙毀于厲禁之後得以獨全予往過泉州寺見先生壁間作寺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蔽顧終歲不啓與篋中之鹽何別然蘇壁宣和間舁歸內院卒燹莫考此壁近百年與先生儀範煥然如在則先生之威靈自爲呵護無勞神物也

平田非文成本心

王文成平思田事後多遺議翁仁夫云公將薨時對其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然按公謝恩

一疏極言兵不必用二豎不足誅土司不可去是其畫蚤已先定故入境即遣人招之按公以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邕從容十餘月蓋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人謂公假此縱敵意必密有指授公辯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時蘇受業已俛首聽命爲小人索賂遂憤恚疑沮公不得不曲意徇所請二酋終受纓縻至用其犄角之力以平藤峽八寨此一着不幾稱完局哉公去而繼之者控馭不盡如策盧蘇驕縱弒主稱兵變實張佑開之

制府成之政以賄行動皆戲局遂任其縱横摽掠幫衆
手而不敢問則所謂不鞭其後者也第予萌三廣江
右之師久集兵勢張甚以公之威畧乘之宜其取二
酋若狐兎從後事遡之謂當日之失誅爾譬之盜伺
于垣其兄感以恩信招而入之因得其死力圖報捍
逐他盜兄死而弟處之失宜盜復為亂不能禁制遂
追而怨其兄曰是胡不于當時亟殺之可無今日之
患又如武侯既虜南人復反亦將曰是胡不于七擒
時誅之也故蘇盧之猖狂再逞于文成之殁與孟獲

之不反僅止于武侯之身是皆不鞭其後者也
文成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情一體安
在時湖廣兩宣慰侍列所部兵頗驕恣公因云如無
故壞一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顧惜便見良知同體及
私欲錮蔽雖折人房屋挖人墳墓猶恬然不知痛癢
此是失其本心宣慰聞之竦然

貪詐難使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知
文成未有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惑自沮文成
有小侍見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晨亟使
人語蘇毋為人所惑久始受撫已又納龍州趙楷之
賂為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遂為亂後數
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之伯高崇賄之
跡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之其故謂何使貪
使詐即機畧若文成猶難之談豈容易哉

邊城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麿
尫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

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屑襤褸
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
隘多出其力已叙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
其福薄聽之犒之亦無多取文成殁不知所終初城
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
滸見有向江中慟哭者問之曰予官其縣簿攜家歸
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
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為汝取之其人亦駕
一舟隨之去至其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

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其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于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鈀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鈀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鈀打其魁下水遂揮鈀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窻牖及僦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

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

子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于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從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傳志之

龍光貌類文成

吉水龍光宦官縣丞其子㑹辟從文成公游光遂亦執贄焉其人故豪士而機謀迅發允轉不窮貌古異多鬚髯類文成擒濠時出奇寔多田州之役公復檄

原缺

西事珥卷五

孝穆太后

孝穆皇太后賀縣人幼入宮在御妻列憲廟御昭德宮幸之有娠萬貴妃百方苦楚胎竟不損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痞報遂誕　孝宗悼恭太子薨而萬貴妃未有子太監張敏紏結貴妃宮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告我遂啓上召見厚賜太后徙居永壽宮逾月赴貴妃觴飲未幾薨孝宗即位尊謚爲孝穆皇太后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太后本姓李訛爲

紀有李父成李父貴者冒承太后族先後授官賜第及金帛莊田奴婢甚衆久之事敗論如法於是封太后父爲慶元伯母唐氏伯夫人立祠桂林西郊外春秋仲丁遣官致祭按此與宋李宸妃事畧同太后受萬貴妃觴病而薨荆王儆亦謂宸妃死於非命第孝宗未嘗子貴妃仁宗子劉后而不自知其爲宸妃子以劉在中宮故也劉子仁宗能容宸妃於既立十年之後亦可謂賢矣元儼謂其死於非命蓋必有說瑣綴錄稱萬貴妃請孝穆子母還宮未幾廷臣遂疏

請正位東朝　憲廟未許時孝穆已有疾矣　上命院使方賢等視治貴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則孝穆之薨又似無可疑者顧其所生皆得一代之聖主此其爲尤異也

陳長孫經術

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所駁左氏義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抉瑕摘釁掩其弘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厭難將軍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同時而各自爲家三輔決錄謂左氏春秋

遠在蒼梧蓋指欽也元繼其業元荒陋素士能用經術崛起與東觀諸儒頡頏諸名宿不能屈漢世表章經學網羅道廣野無伏賢殊令人可想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顯

馮當世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冑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之抑貴冑而獎寒素若此

當世及第時尚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以女妻之不從力辭出守遂以將作監丞出通判荊南軍府事已而妻富鄭公女試知制誥避鄭公當國嫌拜龍圖待制知揚州久之始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

兄弟夙慧

王應宸與安人慶元間以能誦九經作春秋語孟義兼通子史貢於禮部時年九歲後數年其弟應申亦九歲貢入前後試國子監中書省試俱充文解

兄弟盛事

蔣文定公冕以大禮不合移疾　上賜馳驛歸優禮

特厚令有司月給祿米輿隸　上素諒公忠誠故不以忤旨爲罪也公之兄大司徒昇操履純白終始無玷二公天性友愛壎篪間雍雍肅睦至是優游林臯之下怡怡歡洽花萼輝映又皆以品望翕然爲當世所推重不獨名位之尊爲希覯者此宜爲西中數百年第一盛事

陶方伯平盜方畧

陶方伯魯以父任除縣丞累著平盜功官至廣東左轄傳稱其每行兵兵不先知或前半年調兵食或前

月集兵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守兵所謂多寡無常者也賊不能測賊懼爲之備或遯兵即不進稍懈弛或久不得耕間歸就食即數路兵進亟掩之賊往往不能戰亦不及走不移時盡殲之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始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皆畢會所征之盜無能遯者

馮中丞還妾

馮中丞俊剛明寡欲能任大事爲廣東方伯時西省有張姓者流寓其地夫人吳氏廉知其有女念俊無

姬侍欲爲置之而憚於發言偶俊詣梧州謁督府遂以厚禮娶之盛爲治奩飾比俊歸將入寢見一姝侍側驚問故夫人從容曰吾不能早暮事公特置此侍巾櫛幸今夕吉辰也俊曰夫人意甚善但今日吾尚有事請少待遂出宿於庫明日召女之父母以其女歸並薪資奩具俱畀之令擇婿改嫁父母感泣而去

韋侍御

韋侍御廣宜山人去官家居郭外村落有故人按部至命駕訪之方自漁于江前導者問韋御史家安在

廣指曰前村是也騶從既過乃登岸疾走從後入衣冠出肅客客曰公何汗甚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亟走歸力疲爾左右竊曰好似江邊打漁人

節記吳司空二事

吳司空廷舉字獻臣令順德時潔己愛民强項執法雖兩臺指無所徇御史汪宗器者尤惡之邑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俱論死鄉大夫故以廉直聞公遂生其少子榜門示辱後此人改行爲善士遂撤其表御史捕此人令自誣行賂欲以坐廷舉此人答曰死自盜

分不敢誣廉令鍛鍊垂死終無語事遂釋後量移同知以去廷舉初在太學與南城羅玘善兄事之玘病痢僕死廷舉日煮藥餌飲之身負登廁上下晝夜十數反玘既瘥遂同舉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後皆獻臣生我也

私財賞功

沈希儀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賞之能得士死力故屢著奇功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博官我以貨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舒太史三生聞見

載籍所著輪迴事跡甚衆但取奇異駭聽不無附會如楊大年之為武夷控鶴仙人蘇子瞻之為西湖壽星寺老僧皆其自語然固事之必有者舒太史弘志再生其事相傳不一壬子春有名弘慈者來應里選名在録中余召而詢之則果太史後身也太史以乙未辛于濟上時司馬公治河駐南旺未及視含次年丙申那地州極邊有屬東蘭土目分轄彼中者厥妻孕將就蓐前一夕夢有貴宦乘車黃繖羣從甚衆導

至其家云借住數日當即去質明舉一子右臂有青紋似墨跡甚明云尚書舒應龍之子其人故蠢獃不識字抱兒就上舍辨之舍云此漢字也聞省中有貴宦是此名姓者遂以報州長州長頗知太史已化亟馳報司馬公公令人往視事果實因聞于當事令人抱兒至其家見字跡宛然遂擇保母乳之命以今名初司馬公候代真州代者乃楊公後山公令人齎符勑往是夕楊公夫人夢有少年宦客盛容服入揖之云老父之事惟老伯能明之楊夫人惘然莫知所謂

因云衙衛森嚴汝何從入答曰吾隨勑印來爾次晨夫人以告楊公楊公甚異之遂作書以報司馬子詢其尚能記往事否答曰不知也聞其三歲時值太史忌日司馬公及夫人莫畢感傷哭甚慟忽從傍應云不必哭兒在此又聞全湘古有讖云菩薩去狀元來會湘山妙明塔災寂照禪師遺蛻俱付鬱攸未幾太史登第皆傳為妙明再出雖其名第少有中眉之根然聞其生而寡言笑少嗜欲無俗情及仕宦態信非上德具有宿根者不能及此也則太史來去了然蓋

三世矣此予得於聞見之真者故備志之

陳丞公全城蹟畧

陳丞公名文明潯之桂平人以明經太學除松溪丞時嘉靖壬戌倭分道入閩有三千人自温州登陸所經福安壽寧政和三縣不二浹旬俱攻破遂以十二月初一日抵松溪勢張甚意可蹂而入耳令王公懼欲棄城去公謂松城頗完固今場圃初畢城中有餘蓄勢自可守何忍棄之乃集邑中諸豪計事咸願死守且戰遂分布乘陴而公自分北面蓋城三面臨溪

瀾惟比面距山可乘也分旣定乃以間出兵數與賊戰殺傷兩相當倭長在鳥銃伺間擊城中人而城中人亦用强弩毒矢射倭持數日令君議與倭和𢰅民間金三千兩帛二百疋以諜往說倭倭佯許曰須張宴宴我縣官盡出陪坐先以名刺來投諜還報公怒謂吾堂堂天朝命吏豈與賊奴會宴者與典史區公俱不肯署名遂止以令名往初十日張宴城東洲上隔岸設坐募男子有威儀膽畧者僞爲令騎從導出陪之諜將庖人往治庖用竹簰來還白事賊笑不食

先是賊攻政和政和丞督兵與戰戰敗父子皆被執是日賊取丞父子出反接洲上遥語曰是政和丞也曾以兵拒我者遂剖其肝生食之意在公也旣而進金帛不受酬以倭刀一公曰是欲屠吾城藉令不幸如政和丞爲賊所嚼食亦分也誓必死時時激厲邑衆皆感憤出涕會募遂應坑兵及溪源鄉兵各數百俱集賊覘有備佯緩兵爲欲去狀而陰治攻具作雲車雲梯成以二十二日未明詐以別梯緣南城而擁雲車自北進城上爭投下石及竹木之類拒令車不得傅城賊于車上作轉輪飛梯未至數丈輒𢱢梯城上揮刀登陴閃爍炫目衆畏懼稍退公執刀前曰退者先戮之適張德者奮巨斧斫一賊下一賊繼上又斫之衆讙呼而前賊氣沮遂下毆石折其梯收民間竹燈籠數千燃之擲出車上竹受油漬久火熾不能卒滅遂灰其車二十六日專用連梯齊附城而上遥以鳥銃擊城上人先日奮勇者皆遇害公豫令煑糞汁以待使人杓而潑之賊皆潰爛墜自相壓礮石亂下擊死者甚衆遂不得上二十八夜用大發熕擊賊

營賊倉皇驚擾遯走久之始定于是力屈有去意會募浙之栗陽兵三百人至其兵進退有法紀律閒整正月初二日戰于西嶺殺賊數十人賊忿以爲自海洋登陸未嘗受衄若此初五日中夜拔營遯去仍由政和故道趨海上城獲以全是役也城圍三十五日建中無隻矢來援非公奮不顧身誓衆鼓厲諸豪無所統一勢必不能堅持松旣失守建以西延以南人性緩弱輕脆驚之易動時莆陽之變猖獗甚人無固志南北聲勢相應閩事倍難收矣公功不獨在松在

閩也當事既不急松又無援師故畧其事公以明經遷一小邑令長是故應爾所謂戰勝而履舄者非耶初力策戰守予從兄涇伯兄源皆從公親履行陣從子杭戰死家丁遇害者數人先奉政公嘗數謂澣曰非陳丞公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令安得女曹偷餘魂相保以有今日也孺子其無忘之萬曆己酉予得命西中間道過里取邑志考之及閱禦倭錄俱止載廣西人父老亦莫能名其何許人知其陞縣令以去亦莫能名其何縣比歲校閱所得諸郡志多未備而

潯梆皆未見志以聞蹤跡之亾所得此念未了會遣僮歸里命兒曹細訪之冀有知者久之所聞如故僮還報有日矣友人金善夫賈達事人也亦嘗極意尋訪所居前有古井過者暑渴則就飲坐磐石少憩乃去以為常一日善夫方解衣盤薄疎籬之內見一老者就井飲飲畢坐石上笑語同坐者曰有一異事吾少時常事舊丞陳公今老矣昨偶夢公來此善夫亟披衣出問之曰汝云何老者起曰予夢所事舊丞陳公與之故爾善夫曰舊丞為誰老者曰陳公名文明

吾為蘪金也少時為公門役事已五十餘年吾亦七十往矣昨夢見之問公何為來此公曰命吾來管兵耳善夫語之故老者曰公潯州桂平縣人居在郡城中夫人馬氏郡鉅姓有一子尚少吾嘗送眷至其家焉公後為瓊州府感恩縣知縣善夫喜甚遂作書報予邑中一時閧傳以為異謂公功德在松血食饗祀于此神靈猶依依不去寔陰佑吾松人也予近教士至梆王司訓敦化桂平人因以其事詢之業不知其邑先輩有此人矣久之來報云公號靜軒在感恩縣

以子幼拂衣歸歸數年卒子繼亦夭歿今無嗣餘俱與所述同

帥府老隷

震澤長語載總帥府有老隷鄭牢性直敢言韓都督觀嘗醉後殺人牢度不可殺者輒不殺俟其醒白以不敢遽殺之意觀甚重之山忠毅繼任有以牢告者山進而問之牢曰大人初到如清潔白袍一有沾汙終不可洗山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心懷疑忿若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

廷畏蠻子邪山笑而納之子謂此隷當與宋御史臺閣吏執梃者同傳信廝役中亦有人也

三烈祠

三烈祠者銅仁劉時舉之姊辰秀及庶母張氏郭氏時舉父仁赴梧州別駕行至大塘病卒泊舟昭平堡時猺賊公感聚衆橫行江上劫殺得辰秀辰秀以緹囊投啗賊脫身赴水死張繼之郭又繼之賊怒盡殺其婢僕拽時舉以去時舉時年十三事在正德辛巳初金谿張賓𧟌與別駕有夙期及至知別駕已故家

口遇害之狀泣曰死者長已一孫尚在何以脫之乃以金錢遣諜往贖時舉公感釋時舉從山後間道出當事義之給傳俾載櫬車與其孫還銅仁有司以其事聞久之得旨旌之棹楔令昭州祠三烈以勸時舉後舉孝廉再遷爲平樂同知正其遇難之處衆咸咤爲異云

姑姪雙烈

萬曆辛亥春陳氏部原道殁於京邸其配計氏痛哭觸棺不死遂不食逾二日卒少司徒孫公具其事上聞 上令棹楔旌之先是有計貞烈者即計氏之姑也適王憲副化憲副先令平遠以貞烈寄壽昌會田坑賊起憲副與賊戰於黃沙大勝之賊懼遣間至會昌謂王平遠亡矣貞烈聞而信之即沐浴更衣以六歲子納妾懷中伏劍死事聞上亦賜棹楔且令春秋祠祀兩節俱奇而出於姑姪則尤異也

寄衣詩

宜山吳某妻鄧氏夫以罪被逮赴省鄧以衣寄之作一絕云欲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翦眼模糊可憐寬

窄無人試淚逐西風灑去途此與裁成先與小姑試者情又苦矣又嘗題畫菊云良工妙手任安排筆底移來紙上栽葉綠花黃長自媚等閒不引蝶蜂來風韻殊自可想有凜然不可犯之意非但閨中之秀然淑媛也

西事珥卷五

西事珥卷六

占城稻

占城稻一名畬稻唐人詩五月畬田收火米是也田之亢者及高原皆可種西中在在有之即所謂刀耕火種者予鄉常有流客挾妻孥入深山中擇人所不耕之地墾而種之以自給鄉人亦呼之曰畬客但其米甚小而味頗澀硬不較美可人口鄉人水稻自足食不樂為之近稍有學種者雜之水稻中以售賈人然宋祥符中曽遣使就福建取三萬斛給兩浙江淮

以資田之苦旱者則此種蓋江以南槩有之矣

嘉禾

永樂間宋村嘉禾生禾結一石大如鷄卵人以金飾為酒盃後在鄧指揮家人猶有見之者今失所在

火耕水耨

漢武記又有火耕水耨應仲遠謂燒草下水種稻稻與草並生高七八寸因盡芟去復下水濯之草死稻獨長謂之火耕水耨江南多用此法西中人情惰嬾草與稻長無芟耨之者又燒田而種曰畬野燒一曰畬火

蒟醬

蒟醬本草注即檳榔蔞子楊用脩以為非謂注檳榔蔞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與蒟醬不同余觀廣州記謂其花實即蒟可為醬又謂扶留有三種一曰樸扶留其根甚美一曰南扶留一曰蓽茇俗皆呼曰蔞今俗所常食者皆蔞之葉蓋南扶留也而桂昭間冬春則食蔞根復有香蔞柴蔞之別辛香尤甚云來自右江諸土司按記則此當為樸扶留若蓽茇宜自為

一種但似蔞爾

按史記王恢使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唐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師古云枸緣木而生子形似桑椹長一二寸味辛又唐本草注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實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之辛香調五藏李心傳謂師古說為蜀本本草注說為廣種又云其苗似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唐蒙所見則廣生殆蜀本也然云似浮留藤則浮留又為何物又云蒟醬之味大似蓽茇今人惟用蓽茇故鮮

知菊者則菊與華茇殆非一種今亦未聞以菊為華茇者

貢鮮茘枝不自天寶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自茘枝來止知天寶間馳貢以悅妃子亦有謂妃子病齒為食茘多所致者然所貢皆蜀產也前人辨之已悉越中茘枝之貢其來寔遠漢和帝時南海貢茘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茘枝必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然又非始於和帝初獻

茘枝蓋自趙王佗若生致則漢武破南越因起扶茘宮茘枝併生故稱扶茘連年自交趾移栽宮內竟無活者而實歲貢不絕郵置道路罷敝極為民苦至安帝時始罷之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害馬翠眉須側生即茘枝也左思三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茘枝害馬見莊子治天下亦去其害馬者而已

桂子不為異

西湖志天竺桂子之說謂起於唐然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相傳是月中下者又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於南土南方月路故也其說甚怪南方桂樹實皆有子子結以二月道署中十餘樹每歲結子滿枝形似橄欖而小與圖經合但味不中啖未有緣樹覓之者俟其落始見之殊不為異也然圖經亦謂自月中下豈桂之有子者自一種類以非所常見而異之耶若靈隱所記謂其繁如雨備五色殼如芡實與今所常見者不類又張君房為錢塘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云

桂子下塔遠起望之紛如煙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與靈隱事正相類此蓋所謂雨婆羅子者乃祥異偶值如雨粟雨珠雨麥雨魚之類寺僧不知遽以桂子名之爾

桂薪

蘇子言米貴於玉薪貴於桂謂桂之芳馨不易得以喻旅寓之苦而唐人詩則曰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俗呼沃土皆曰魚米乎亦常有鰕蟹作蔬魚作飯但應海熟即豐年之句蓋為居海壖者紀實曽行部

外郡偶一日所進之薪半雜桂木因知山芳桂是樵
亦非虛語

末利

末利一曰抹厲一曰没利又曰末麗番語相傳而譯字有不同者耳西中有寶珠末利番末利寶珠末利圓小而重瓣色不甚白其葉微黃番末利枝葉扶疎可愛花瓣畧闊似海石榴跗不起脊無刻房而脊之之芳烈無異也佛書稱末利曰華鬘謂可用飾髮故子瞻在儋州見黎女競簪之詩云暗麝香人簪茉莉蓋謂

此又梁草隱詠素馨詩細花穿弱縷盤同綠雲髻素馨似末利差小二花皆可為髮飾者予嘗賦寶珠及番末利二首聊記於此奇葩曾向藥宮栽移種疑從合浦來碧浪乍浮瓊瀑濺蠟香微點素紈裁露華不共鮫人落靈佩空隨漢女回每把花心傳暗麝幾番剖破蚌中胎 右寶珠末利 不與天魔隊女羣還來漢殿獻清芬何年仙姊臨瓊觀是處佳人會碧雲素質似因天上散幽香只合月中聞自從恨失馬支後笑挾胡姬醉不醺 右番末利

伊蘭樹蘭

賽蘭花如魚子又如金粟芳馨郁烈所置之處香數日不散楊用脩謂佛經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栴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蘩蒲伊蘭伊蘭即賽蘭也佛書又云如牛頭栴檀生伊蘭叢中伊蘭臭若胖死食者發狂而死是惡草亦有伊蘭之名賽蘭芭生草屬西中有又一種樹生者枝幹稍葉絕類梔子而花之狀則與賽蘭無異芳烈不讓土人謂之樹蘭

桄榔樹

李德裕詩桄榔樹葉暗蠻溪桄榔身似椶櫚而色綠似竹亦有綠自裏薄似絺綌高七八丈亭亭直上葉大如掌皆攢於樹之杪甚濃密其杪抽絲蔓千百條長丈餘垂下如縷毿毿可玩土人云高二三丈時剡其心粉之作麪甚美南中樹此種形之最異者張九齡詩里樹桄榔出謂其特高出羣木之表也

娑羅樹

舊云潯州官圃有娑羅樹一株甚巨每枝生葉七片

有花穗甚長而黃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予詢之莫知其處李邕進娑羅樹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重陰比月之丹桂連枝即影對天上之白榆東澣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蓋異樹也佛書一曰菩提樹一曰波羅樹又月中樹影皆曰閻浮山娑娑樹影所映一樹而異名爾

瓊枝

木綿樹一名瓊枝大可合抱高數丈花紅似山茶而

蕊黃色瓣極厚春初葉未舒時花開滿樹望之爛然如錦又如火之燒空既結實大似酒杯絮茸茸如細毳半吐於杯之口與江南歲藝者異唐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蓋其盛開之時正與春社相值又李商隱木綿花飛鷓鴣啼則花盡葉長春已老矣

木蜜

枳椇一名木蜜義疏云樹高大似白楊在山中有子著枝端大似指長數寸赤如珊瑚啖之甘美如飴入九月熟謂之木蜜本從江南來或曰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為柱則室內酒皆薄即圖經所謂接骨木也

越駱之菌

呂氏春秋和之美者有越駱之菌莊注朝菌欻生芝也朝菌一曰雞菌即今滇中之雞㙡是集韻㙡土菌也㙡者鳥飛而縮其足菌象之故名然菌之類甚衆無如香菌為最香菌一曰香蕈粵中頗多皆地自出者有土氣不甚美予家閩浙之界里人有業此者以人力為之其法入深山中擇木之美大至合抱以上者斫而仆之用斧細斲如魚鱗仍以枝葉厚衣其上

三年葉潰盡蕈始出五六年而盛九年十年盡矣常以首春入山中摘取焙而芭之以售浙貫蓋雷發聲菌始出也近黠者於冬至後潛往擊木之兩端則臘初早出盜取以去今土人亦先期往守之予常見有大如笠而厚至四五寸者然古人用以調和非專薦食也

玉枕藷

嶺外藷蕷甚美多發深山石谷得之根梢駢屬有重至數十觔者味極甘馥名玉枕藷又曰玉延文公云

欲付王延無好語

石髮

南中水底有草名石髮隨月盛衰每月三四日始生如髮至八九日以後可採食月晦潰盡次月復生

五月菊

予鉤校至溽時已近午節署階前列菊二盆開花甚盛詢之云郡學博齋頭數十盆獨此二盆忽花非常種也異之為賦一詩記此五月能開九月花最憐尖日有寒葩閒看華槿休爭麗靜伴畦蘭併茁芽傍節

未須愁乏酒落英還取弔懷沙從來仙種多靈幻不與人間管歲華

班竹

班竹有紋如人指上螺世謂二妃泪痕所漬唐人詩湘竹舊班思帝子然猶志楚事也桂州實多此種檀弓舜葬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焉洞庭君山遂有湘妃墓已為訛謬況嶺右又南狩之所未至者乎予問之土人竹生有綠蘚綠之久而竹漸老蘚綠處遂成班紋須洗刷去之紋始出

簞竹

南越志簞竹一曰丹竹大而薄節長丈餘按禹貢瑤琨篠簜疏云竹闊節曰簜簞竹即簜也土人用以編簞故名簞竹簞粵人謂之笙以桃竹為之謂之桃生

篾簩

篾簩亦曰簩篾舊云出思牢國又一名澀勒質薄而空大者踰二寸澀可挫瓜久則以漿水漬之還復快利坡詩倦看澀勒暗蠻村謂此又李商隱有射魚詩云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奴三虎力則簩篾亦中

箭材矣

良馬

紹興間廣西進馬十匹上留一匹餘付殿前司謂輔臣曰朕所留一匹不減代北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盡西北也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馬皆取之國中而已今必於所歷之地求馬則馬政不脩之故也高宗此論可謂得馬之情矣然西中實多良馬歲所貢以朱提代之而官司民間所畜皆駑材衹充下乘惟諸土司之雄桀者不難購以重貲往往

有之四五百金者然不以供上馴備法乘而祗以貲踐踏蹂躪助鴟張之性與辱於奴隸之手何異是亦馬之厄也

象畏犬鼠

南人言象忌犬瞀獵者每裹糧登高樹結巢伺之象過作犬吠象悉舉鼻吼叫立守不復去經五六日困甚倒其下因殺之予聞之川南貢象者云象極畏鼠每貢象作船令僅容一象船前别竪一檣檣工懸一木鼠用機運之伺象欲動時輒下縋鼠緣檣而下象

遂凝視不敢動蓋象一動則舟覆矣一云象目細畏火村落民酒熟則尋香而來破壁入飲居人苦之且所過亦害禾稼常以長竹竿夾火逐之象輒去

虎鱷斷罪

槮神記稱扶南王范尋養數虎於大雲山以罪人投之無罪者虎不食乃赦之又於池養鱷魚十數頭投之如大雲法嘗記玄奘西域志謂夷國有罪者使象殺之象垂涕不忍以鐵錐刺象象不勝痛楚乃鼻吸取其人高擲空下以齒承之身首殊異衷中或有此

法然樂府有虎欲嚙人不避賢豪之語鱷每以尾擊岸上人而食之豈敢擇理之曲者果爾則觟䚦神羊亦不謂之異矣

虎不嚙人

梧志載靖康丙午有客來博白時虎未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棄而走客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懼從籬傍叱之視猶犬羊從流寓日衆浸傷人且嚙人矣豈民俗由淳而薄虎亦由馴而獷惡耶有村民語予

民有二子一年十六一纔十歲同上山拾橡忽有虎至幼者輒前撫弄之虎不動既而呼長者長者顧見虎踉蹌走虎追之適山下暮樵羣歸齊聲喊逐乃去二子得全虎不嚙弄者而追走者何也物之制以氣而感以機機動則白鷗不下機息則猛獸可馴氣勝而欲搏之與氣不勝而欲避之皆機也利害趨舍滑亂其心有不為單豹之養者鮮矣

智不如麝

他書言麝之香在臍人逐之急則抉其臍投諸奔逐

者趨焉因逸去令尹子文曰人以賄亡其身何智之不如麝也予詢之獵者云麝食香草至冬而香滿入春則臍軟急癢悶跳躍不可禁故剔去之耳剔出之香甚難得其處草木皆焦今所得類殺而取之者

茅犀

文王繫辭於卦下曰彖彖豕之大者耳濈濈大如掌行則搖動鼓播自颺其目有歡悅發揚之意一曰彖茅犀也狀似犀而角小善知吉凶交廣間有之土人呼曰豬神

糖牛

糖牛嗜鹽土人以手裹鹽入穴探之其角如墨夷人用以為甲

州留

鬱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如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讎水牛之為州留其名甚異

山獺

山獺性淫毒凡山中有此物諸牝獸悉避去獺無偶其骨能解箭毒研其骨少許數毒處立消有抱木而枯死者其功尤速峒獠甚貴之一枚值金一兩私貨出界者罪死又為補助要藥土人號之曰挿翅春時獠女數十歌嘯山谷採藥拾菜獺聞即躍抱其身次骨牢不可解因扼殺之驗之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輙趯然而動蓋為陰氣所感故耳他處人多以猴胎鼠樸僞為售之

山羊

山羊出平樂深山中其血能治撲跌傷損及諸血症以一分許調酒飲之神效土人云見人則决驟而去

跳躍颷迅非足力所及須密布繩草間罥其足始能生得刺取其血乾而藏之亦甚貴不易得也

鳥欲盡人

南裔異物志云翠為高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移巢稍下子長毛羽又益愛之更作下巢人因就而取之翠以羽亡而自愛其羽特甚東坡謂禽鳥太遠於人其子必有蛇鼠鳶鴟之患人苟不殺自樂與人親就其不敢近人者以人之甚於蛇鴟也翠之屢移下巢亦欲近人之意不知人之為蛇鴟更愈急爾

翂翂翐翐迫脅而栖其近人尤甚於翠而人與之忘何也愛其羽忘其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古人於此三致意焉良有以也

鳳凰

南漢時邕州鳳凰見然博白有遠村號綠含者皆高山大樹人跡少至斗米僅值一二錢以深遠險峻不得出也村民嘗自謂其山多鳳大如鶩五色有冠而尾甚長平居大樹之巔晴明則雙飛而出所過諸鳥斂翼俛首伏不敢鳴者久之又太平亦時時有見者

俗呼為大頸鳳謂飛則羽聲鼕鼕若轉輪又至正間宜州迷昆鄉有鳳見羣鳥千餘隨之其一飛去一為獞人射之首大尺餘羽毛五色獻之帥府久而愈鮮是其見亦未便為瑞也古謂鳳凰生於丹穴信然

白州鳳

又鳳事記此宋景德間白州有三鳳自南來飛入城中羣鳥隨之至萬壽寺前棲於百尺木龍樹上身長九尺高五尺備五彩冠似金杯此與綠含村人所云體狀巨細頗異鳳之種如所謂鸑鷟鵷鶵之類元自不一但為羣鳥所擁護與所過輒斂翼俛首信羽族之王也

鳳即鵬

華陰有鳳居山唐開元間鳳逐二龍至此龍墜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僧以石函其骨瘞之山巔壘石為塔覆之景泰間鄉民取甎石築城函遂露啓函鳳脛骨長二尺股骨長一尺五寸色如玉鳳之食龍僅見於此按鵬元古鳳字記他處有謂鵬即鳳而解為魚子者莊周故多寓言南溟正謂南海也然釋典稱

翅鳥必下視龍命之將終者始搏而食之則鵬之為鳳亦一據也

鳳充饌

鳳之充饌事鮮見大畧仙經道書所載有之不足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有云肉之美者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山海經云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則鳳亦有常食之者

烏鳳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頭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垂二弱

骨各長一尺四五寸鳴聲清越如簫笙能變曲妙合
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甚難得

孔雀

孔雀鳥之麗而貴者其麗不以朱黄而以青翠又金
光閃爍獨異諸鳥尾叢出甚稠時展之大如車輪畫
所不能盡其呼音曰都護
一曰孔雀性極妬雖馴極久見童男女着錦綺必趨
啄之山棲則先擇有可容尾之處若天雨恐濕其尾
珍惜之不肯騫舉遂爲羅者所獲又驚者山雉也其

尾亦麗每臨水自映久而眩暈往往墮水中

鸚䳇能言

唐武德間有於藤州得馴鸚者能言語歌舞獻之上
歲餘不語上恠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中父
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令送鸚還鵡禽
屬亦知思親良可深念又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䳇
能言對上自訴苦寒會新邏進二美女魏徵謂不當
受上曰林邑鸚䳇猶苦寒思歸況二女遠別其親乎
遂令發遣來使皆歸之

鸚即秦吉了也聞有畜秦吉了者鬻之夷人吉了曰
我漢禽也不之夷地遂憤而死一小鳥性之慧烈如
此

鴆

鴆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鴉差大黑身赤
目聲如羯鼓遇毒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於穴
外步作法有頃石裂蛇出呑之秋冬間羽脱人以銀
作指甲取着銀瓶中不則指爛墮矣著人立死集於
石石亦裂凡有鴆之處草木不生廣志云大如鶚毛

紫綠色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曰運目雌曰陰諧陸
佃曰以鴆羽櫟酒飲之殺人惟犀角可解故有鴆之
必有犀此天地所以制殺氣也

鱷齒

鱷魚尾有巨骨如鉤伺人行岸上以尾擊而食之李
淳風感應經河有恠魚乃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
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齒還更生又鱷一
名忽雷

鰅鱅

潛牛魚類能上岸與牛鬬柳詩桂江秋水露鰐鱸大招亦有鰐鱅短狐王虺騫說文鰐鱅狀如犛牛皮有文似即此物

婢妾魚

太荒山中有魚似嬰兒有帶長三四尺搖動有光號婢妾魚其狀甚異此即孩兒魚土人不識為此名爾然魚實有婢妾之稱者用脩謂江海間有魚每游必三一前二後名曰婢妾楚辭魚鱗鱗兮媵予指此予玩楚辭之意是河伯饗畢將去而魚隨之非謂魚之

自相隨而為媵也楊說似鑿又唐人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雁連行號弟兄魚不獨行每游泳必羣出詩稱眾雜魚矣魚之稱妻妾正猶雁之號弟兄非又別有一種弟兄鴈也易稱貫魚以宮人寵亦是此意必江漢間原此名其所指者特常魚也偶因其名之類故及之

鬼魚

鬼魚似鱷獞人雖殺取是魚以禱於鬼則勝醃而與人食之輒死有覺者亟請蠻人曲呪乃得蘇

蚺蛇

蚺蛇一曰髯蛇見淮南子嘗見小說志橫州事者謂官司索蛇膽則命土人善捕者捕之以竹篝篝至公庭就膽所在用刀刻取之仍縫其創令合畀歸山間放之今殊不然得蛇以為能除風恙則覺而食之矣蛇長八九丈人力不能制惟投以婦人衣則蟠伏不動或謂蛇性最淫故然蛇有三膽一附於肝者一水膽液不作甚色一膽隨月擊其處則隨至謂之護身膽惟此膽最佳記他書又謂膽剜取之後傷瘡復合

或捕者追之急則仰示其創以明無膽捕者因遂舍去蓋蛇狀甚異人疑其有神不敢殺爾古事之不可執於今多此類予嘗作滿歌行有云脩蛇仰瘢以全其軀蓋謂此也

短狐王虺

大招鰅鱅短狐王虺騫王虺一曰蝮江北謂之虺江南謂之蝮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雄虺王虺也首大如臂背青腹赤有齒極毒嚙人立死短狐即蜮也淫女氣所感而生一曰射影亦曰射工唐人云射工

巧伺遊人影博物志射工麼濆有至四者詩如鬼如蜮謂其物至小能隱形以中人象胥小陰害如慘甚於顯爲毒者或曰似鼈而三足玄中記云長三四寸鴛鴦鷺鷥蟾蜍皆食之

瓦壠贊

海物志異名瓦壠贊云擴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內渠按南史何胤與周顒論殺生云獷殼外封眉目內缺贊語本此

蚳醢

粵人於山間掘出大蟻卵用以為醬謂之蟻子醬甚貴貴之非重客不以嘗按內則腶脩蚳醢即此

錦襌子

舊云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品疥者皮最美曰不可脫去錦襌子退之與子厚詩極狀蝦蟇之不應食子厚蓋甚好之故謂其甘如豢豹然自云後亦能稍稍則退之亦嘗食而美之矣蝦蟇之種甚多俗槩呼之曰蛤水蛤不可食今所常食者皆田蛤惟山蛤最美體稍大而股長膚白滑類猳子皮黑色多疥所謂錦襌子者蓋山蛤也

蛙臺抱芋羹

桂人有為御史者或謂之曰公所居之臺當曰蛙臺蓋譏其食蛙也御史曰此月中靈物用以奉養不勝黑面郎哉黑面郎謂豕也一云百越人宴會最貴蝦蟇先於釜置水次下小芋俟湯沸即下蝦蟇一一捧芋而熟呼為抱芋湯此說太異食蝦蟇必殺之去其腸胃乃中吻焉能抱芋

鬱林布

南史齊武帝乘龍舟游江中紵越布為帆結綵絲為帆繂以鍮石為足榜人皆着鬱林布作淡黃袴舞估客樂齊鬱林屬所轄甚廣然今西中絕無佳布不知當日所衣者何物

吉貝

吉貝有紫白二種亦有諸色相間者夷人多衣之班衣三子與斑衣者女皆所常着故以此名劉禹錫蠻女鉤輈音蠻衣斑斕布蓋謂此榜人所衣或即是物蠻方所貢亦誇示其異以為戲爾

按禹貢揚州厥貢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卉草也葛越木緜之屬木緜之精者謂之吉貝言其色之斑駁似貝萋兮菲兮成自貝錦亦言錦之紋為貝也麄則為卉服精則為織貝精故篚之粵雖未入禹貢然織貝之上供其由來遠矣

龍鳳葛

鬱林葛南方稱為佳物機誕而縱長五六丈然質頗重厚似不甚宜暑原貢額不載萬曆十五年始令貢千疋已又令貢二千疋工部覆奏定每歲百疋近內

監敎之織為龍鳳紋獻之葛之有龍鳳自此始

八蠶之繭

張文昌桂州詩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按廣州記日南一歲八蠶言其地暖蠶一歲八熟也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觀文昌此詩則桂州蠶桑故盛不知何時廢之粵人寡生理淫僻易滋能以此力倡之亦生計民風所賴也

石鍾乳

崔饒州言石鍾乳以土出為良子厚辨之甚晳鍾乳實產於石石體精麄疎密尋尺便異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其依而產者性固不一也本經注以始興為上廣連澧郴諸州次之范成大云桂林接宜融山谷中出遠勝連州蓋凡石脈湧處乳林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出如鵝管水乳且滴且結以竹管仰承之久而成質折取之最良子厚所謂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折者然饒州好餌鍾乳卒以鍾乳敗石性礦悍久茹之水枯土裂心煩體燥未有不憤悶壅閼以夭者饒州亦一鑒也

雄黃

泗城州出雄黃近貴州安南衛界土人擒出市之李僉憲文鳳謂其自滇歸道經其地親見有市雄黃屏風一護衣十屏風高尺五闊幾二尺護衣俱精緻以道遠累行李不能致土人又云其北有雄黃牀并卓面亦有堅可搆衣者聞宋時有得雄黃徑尺盌以為異以此觀之則亦彼中常有物也

青精飯

青精飯一名南天燭用以染飯作黑色謂之烏飯社

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今吏人以社日相餽遺
烝又有染作青黃赤色以相雜者謂之五色飯社時
草木茂長隨其色之可染而與飯相宜者為異爾

西事珥卷七

張丹霞

張自明建昌人宜州教授攝州事後授知州風流文雅宦蹟多可紀者一日集士民謂曰吾將入關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光景殊別有石碑題云宋刺史張公之墓鐫磨宿構公飄然而入浮雲乍捲洞口漸合今其洞門僅容一人可進此與王喬玉棺降庭之事無異然既云仙去尚須棺與墓何也豈仙眞游戲假此以幻世眼邪抑莊生所謂猶斯須者也自明游七星清秀諸洞有詩七星云玉洞沉沉鎖碧虛月華曾伴日華居刀圭影觸金丸彈蟬蛻形留錦鯉魚舊隱已荒三徑草儒人忽授數行書丹霞自有棲真處十里松風可跨驢清秀巖云甲子循環各一時又逢青犬護巖扉金墉城鎖瑤池遠蒼玉樓鋪錦地衣萬里天風生木末數聲湘雁叫雲歸明朝天上秋期近問訊河邊織女機皆飄飄有雲外之致

自明黃太史祠堂記云初度地有細民宅其旁夢有人云此非汝所得居亟去之及鳩工祠旁又一民夢

曰汝輩勿汙此坎星陰地數尺有器以錫汝民如言
坎地得一古磬

盧德洪

自明寓京時有一僧來偈曰余姓盧名德洪宜州廣
化寺僧聞君任吾州故來謁遂留談授一履而去云
至宜以此履覓我自明游南山問德洪所在衆僧愕
然云本僧不知去向久矣自明焚香祝曰汝有靈以
香引我已而香拂山左右室往觀之有竅燈光微明
德洪坐化於內一履在前與所遺卞二始知其異

湘山

湘山寂照大師俗姓周名全眞郴州人初游吳越謁
師於雙徑得安樂法作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繼游羅浮最後訪勝得
湘山筍布臺因住持焉會昌汰釋氏師一夕生肉髻
髭髮併長乃衣紫霞衣入覆釜山結庵而居刺史韋
宙迎之四門各見其入莫辨其孰眞也示寂時年百
三十二歲其遺蛻在湘山妙明塔萬曆初燬於火師
蛻初塗以漆今諸蘭若塑其像皆作漆色亦可笑也
以色求師卽蛻且幻又況漆乎然所稱無量壽佛經
者著師生平行業及道教於中不乏精義然多其徒
之膚淺謬俗者附會成之如淨光菩薩儒童菩薩之
類不足置一喙也

寂照以壽多人稱無量壽佛考之釋典以明而覺者
曰熾盛光佛以文而覺曰無量壽佛則無量壽自有
別義佛之壽不以年也

鼇山道人

鼇山道人嘗臥州學諸生見而叱之答曰莫欺閒客

也會作詩諸生授紙筆令吟之曰家住鼇頭最上山
偶然蹤跡到塵寰不妨名利場中臥忙者自忙閒者
自閒出門不知所之

賀州道人

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州持約好延方士有
客敝衣大冠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邀顏出城外
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名酒同公一
醉袖出瓢取兩杯共酌各飲十四五杯其瓢纔受升
餘而終日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可教然方

居邊諭當有以給朝夕即取書一編授顏圭峯長老宗密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有化汞爲銀法試之果然後居廣州毎詣海山樓買魚鰕放之朱丞相章彦時爲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不多何以繼此曰吾得一暇汞法今數爲之道流過我者館之或經年須其自去以其餘爲放生之具此外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齋戒逮旦而往索水銀十兩置釜中取紅粉末刀圭糝其上以炭燃之少焉汞汁躍出高數寸乃復下如是再三於四面施炭鼓鞴扇之俄青焰

上騰曰可矣鉗出擲下地稱之得銀十兩無少耗焉

僧景淳

僧景淳桂人元豐初獨居豫章乾明寺不畜侍者終月閉門聞鄰寺齋鐘即造焉諸剎皆敬愛之陰雨不出則爲送食積二十年如一日淳詩如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傷立草際一螢飛之類皆經機語似不可以詩僧目之者

月華君月華君

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上桂一日步栖霞洞遇二道士揖俱入坐石上相與對飲奏樂飲已將辭去各贈以詩詩成道士曰方今四海鬪爭諸雄角立重斂賸兵甚亦天數王喬許遜之徒皆臨官即升道果汝其勉之出見二樵問洞中酒樂何如汝識之乎乃日華月華君也行數步已失所在冠卿遂絕名利退依馮乘壽至一百四歲

居思娥

思巖山在貴縣南七十里山中有居思娥者人入山

恒見之不知名姓世代問之則曰此山中人也人號之曰思巖異人山多奇花異果味與常別取懷之輒迷不得出

三界神蛇

三界廟有小蛇十數背青腹赤目有火暈緣神身及蟠繞藤香上人以手接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嚮有祈願越期未賽者蛇輒至其家人驚曰神索願也初弘治間有許三界者平南人採樵自給偶登山得一衣非布非褐而渾身上下皆無縫因衣之歸衆

見駭之曰必仙衣也已能言人未來事禱晴雨輙應信奉之者甚衆制府聞之以爲妖懼其惑衆使人逮至覆之鍾下令厚環以薪舉火煅之徹夜次晨發鍾無有也三界夕已抵家謂其人曰我去也無爲若曹累遂不知所往

李龍宅

元至正間興業大李村有姓李者素好脩煉一日與妻自外家醉飲回至途中忽謂妻曰我體癢甚須過前溪一浴汝姑待之少頃風雨驟作妻趨前覘之則

徧體鱗出矣囑妻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糕祀我語畢欻然變爲龍騰空去後果歲一還其里里人禱之雨澤需足禾稼豐稔人呼其宅曰李龍宅

龍母墳

龍母墳在容縣南二百里白花村沿澗而入層崖濺瀑飛下數十丈瀑之左羣巖盤竦稍夷處儼成一月堂龍母之墳在焉墳之東偏有小石池容水數斗石壁如削下臨懸湍不能容步羣流奔瀉百數十步乃匯爲深潭渟泓莫測龍蓋蟄伏于此初猺人婦入山中久不返衆往覓之則爲龍所據陰雲罩羃既歸所居常有寒氣人莫敢近婦不自覺也娠歲餘産一龍胞中無血止下水數升頃之雲霧交集騰舉而去婦亦無恙後數歲婦以病死方殯忽有龍自空中下盤旋蜿蜒數四遂擁其骸以去衆隨之至其地石忽自裂龍寘骸隙而入焉石復合後龍常至其家飛繞屋前後久之乃去

木客

平樂縈山高二百餘仞險不可攀山有木客似小兒

行坐衣服不異於人時出市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子瞻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志謂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意山高絶深廣人跡不到別自有此種類非鬼也又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此說亦屬附會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塵囂還山弄明月

野黃婆

邕宜以西有獸名曰野黃婆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一嫗上下山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若犢鼻

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爲所竊者羣罵不絕口亦
便還之其頰皆雌無偶遇男子輙負去求合健者詭
誘擠之大壑中展轉不能起因集衆刺之至死以手
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非雕
鏤然莫知其何用也

彭將軍祠鬼

成化間宜山諸生韋鼎與數友宿齋中夜半忽失去
而門窗關鍵如故徧求亡所得越三日於都指揮彭
瑛塋寢得之數日始蘇語云是夜有二鬼拽之從窗

櫺出過雉堞塜眼内出城入彭將軍祠置我於案鬼
不知所之云

山㹭

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羣聚歌舞或吹笛戲方
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闊三尺餘披髮鳥喙背
有二翼俯觀羣童爲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腹羣童
顧見大驚皆反走其人能夷語呼曰合合勿去仍歌
舞吹笛以樂羣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人喜拊手
大笑聲震林樾已而復垂舌久之始去

青妖

西志多載嘉靖丙辰間黑青之訛此事自大江以南
皆被其惑相傳有黑氣入室或爲飛蟲鳥獸聞覺𧕚
有聲遭者輙迷悶不省擊之則火光迸散旋復合成
一火毬衝簷而去氣盛者力與之摶若損皮膚流黃
水不止則死用兵伎刺之卽反自傷又云其至必先
作硫黃氣或如燒布絮氣予往聞之親中其害者云
見陰雲中擁一馬首向鼻間旋繞數四細聲作人言
云馬騮精人所爲馬騮精人所爲遂昏迷久之聞鑼

聲始覺又云郡中捕得一道士用馬毛數莖撚結吹
入人家門内其㹭便作不敢寘之法止逐之去而已
然患亦隨息按嘉隆聞見記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
烏鎮民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
幻飛走異狀擊之則刀杖傷人夜魅魘人至死其黨
毛鍫等數十輩誘惑愚民約以九月甲子起兵事洩
叅政劉燾督兵擊賊追及南潯盡殲之獨祖師以術
逸去事在丁巳九月此妖蓋其黨分之四方惑衆者
粤右民風尚鬼宜其爲害獨甚也

神爲虎

總兵趙輔征廣西時多虎出飲溪中輔引弓射之中一最渠者虎遯去明日還卒於古廟見所主之神袒箭箭在脇間趙以爲神令新其廟事見客座新聞

誠虎文

楊叔寶爲荊州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摩崖大刻誠虎文其畧曰嗚呼爾彪出境潛游云云後改官鬱林州以書托知軍趙定蔵虎文數本言嶺俗獷悍欲以化之荊門如敎遣人往搨次日郷者申摩崖樹表大

蟲出齧殺打碑匠二人遂止以者狀報叔寶

龍異

巖淋在太平之樸村入巖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野龍潛伏其中村婦每欲見之則盛飾唱土歌入巖龍乃出馴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盤伏良久乃去間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爲獲神之貺若侮褻之卽雷雨驟至士人游觀則龍伏不出亦一恠事也

蛇異

嘉靖初慶遠府署守宿者見一長人驚怖羣呼役[illegible]乃去尾之徐行入右江道古榕樹下遂不見次日知府王顒高親至見樹大十圍蔭廣數畝諦視榕根有竅出煙如縷乃令人伐樹得巨蛇十數殺之恠遂絕

木中笛聲

余靖知桂州時州境僻處林木陰茂凡數里月盈之夕輙聞笛音絕淸遠土人云有此聲已數十年不詳何恠也使人夜聽之自一大栢樹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弟欲窮其恠命工解視則木有文理正如人吹笛在月下坐雖

善畫者不能爲也重以膠合之遂不復有聲矣

飛來鐘

太平飛來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沈希儀遣舍人劉勳往相之欲捷取其銅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

鐘與龍闘

鐘與龍闘之事古所載不一金木之精相戰理或有之象州淸規院池中有龍居焉寺鐘常夜飛入水與龍闘勝而歸則聲振林木偶一夕不回僧往視之見

龍雄踞鐘上寺隨廢水落清徹猶見其影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神一產十鬼朝產暮食之或曰今蒼梧鬼姑神是

樂將軍廟

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時西原賊反詔命郎中裴俞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源與副將二人往傳詔命源儒者有氣誼賊帥喜留宴悅其佩刀請之源雖自愛念欲招懷之不可拂其意遂解刀以贈賊帥酬小婢

二人副將誣源以軍中虛實告賊裴郎中大怒源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移書式方式方心知源冤陰勸其逸去源以無罪不肯式方畏郎中不得已灑泣厚致酒饌竟寘之法源將刑召妻子與別謂曰可置紙筆棺中當訴于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源曰吾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明年四月殺裴郎中因舉頭謂執刀者曰爾愼勿折我頸折之卽殺爾其人不聽拉其頸殺之忽驚蹶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副將以其日昏時纔得心痛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軟使忽語曰樂源何爲來此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曰我知汝冤而竟殺亦我罪也遂不能語舁入州夜死今桂州南門外源死處方丈無草人因爲立樂將軍祠之

雷誅不孝

曾鑾宜山人事母不孝每食母惟少與之母常不得飽歲時祭享肉雖多皆不與母日與其妻罵詈甚至笞之數十母溺愛忍受之一日風雨驟至雷火焚鑾居室左右鄰俱無恙母髻掛一笆壁笆盡灰髻獨無

恙鑾夫婦懸半空中髮直上所居地裂一縫雷似豬形鑽入裂中者不勝數須臾雨止鑾夫婦隕墜昏倒本府以其事聞禁數日方死

藤縣民

藤縣民某失一雞疑爲鄰婦所攘疾聲罵語侵鄰婦鄰婦憤恚自縊死數年矣民偶過一處見有野蠶吐絲樹間往欲覓一物收取忽見鄰婦馳來罵之曰汝何得盜吾繭民驚懼仆地少頃甦歸使人往覓之則鄰婦所埋處也越數日其人死

隱山六洞

桂之西則隱山六洞爲最備載吳武陵記予嘗從二僚友往值雨而歸屐中之緣亦自不偶因取吳記删錄存之儻山靈不妬猶得一窮歷其勝云

西出門里許得小山山下得伏流北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如室淸縹若繪上有石窻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廻三步得巖下有水泓然色累綠巖北壁半穴如門出門有潭袤三十步潭有菱荷潭北十步得溪溪橫五里徑二

百步可方舟渺然有江海趣魚龍潑濺鷗鷺浮泊如泰歷石門東南越小嶺石林危嶠夾聳自崖下十步得東巖自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淺沙細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其白擁雪自巖西南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盆二乳竇滴下可以酌飲又陟梯九級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間有水香甘自然可飲十人還自石盆東北上又十二級得石堂乳穗駢垂擊之鏗然作金玉聲自堂北出四步直西南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畫頂上方井弱翠極綠便如藻繡自洞南下

御瞰東崖有凝乳如樓如門如人如獸自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爲棧曲折繚繞三百步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飛梯九盤及水水北崖石閣峭甚綴以欄檻適可宴息自石閣還上絕壁西十步又得小洞僂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鍾乳或垂或滴壁窮有石室多白蝙蝠出小洞北上二十步得外洞壁下有石數十其面砥平間有凹鐏琴薦厥狀甚怪游人列坐肅若氷霰洞北七步臨西石門石門又西去三十九步得西洞洞深九十尺北崖有道可容一

航崖南有水若鏡纖鱗微甲悉可數識自西洞口南去一矢得南洞洞西壁可讌數十人其東有水輕風徐來微波蕩漾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羆劍者鼓者笙竽者墳笼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蘿萃於西北

水月巖

水月巖在鬱林東南二十里張七澤云生平所窮歷以此爲最謂兩山欲合未合之間上露一道天光光晻晻如昧初曙下有淵流紆折廻環與天光相應入

行右岸上而諸石若獅豹龍象奇詭萬態皆隊立蹲伏於岸之左予聞之津津色動後閱梧志有記更詳因就志刪去其緐者錄存之以當臥游水月東距勾漏洞三十里骨脈嵌嶔斷續至水月則石體愈疲而峯峻更覺巉削西北首清澗縈洄曲折跨野橋渡澗入洞虛明爽豁坐可數百人石乳倒懸若瑯玕瑲珩錯布澗水徑其下奔激滴瀝有聲由巖右轉遵澗行爲陰洞秉炬入見水石盎恠削爲芙蓉仲爲仙掌渦爲盤立爲柱飛翔變幻流泉紆鬱若蒼壁下懸石若銅

鼓擊其兩面作雌雄聲石竇出澗中水半坎火燭之魚鱗鱗可數已攀巖而上轉數折則出巖左西南向有峯拔起地草木森蔚洞在其腹是曰天馬洞中馬蹄跡莫紀其數皆入石二三寸許由天馬西行度兩峯抵釣天天洞洞門在山之半石廉利不堪步捫蘿傴僂逶石行手援足徙臨一小潭越潭始至洞臨潭水有石如頹雲垂垂下叩之鏗然若考鍾復有石磬戞之則哀然若鳴玉洞之下復有洞撞之皆鏜荅有聲已陟石登上洞軒豁敞朗天光入焉其廣可列數筵令人下擊諸石皷鍾迭響金玉間發飄飄乎真若坐九霄而聽鈞天之奏

寶圭洞

寶圭洞即勾漏正洞石室中玉宸道君及葛眞人石像五季時迎自南海者寶圭在石室東秉燭而入有丹竈牀几盤甕碾臼詭形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所有約半里至水涯循梯而下棹小舟以行波光澄明蒸藹溫暵嚴冬如三四月時擧首見一道光如長虹出天表乃石罅透日影而下捨舟躡梯攀蘿上曲磴

飛棧如瑶階玉墀小石細碎羅列如杯如斝又如楊梅荔枝充滿堘疊莫可名狀轉入僅容趾步直穿太陰洞後出山腹則寶圭之東洞中室曰蟠桃廣三四百步仰視高處不見其頂西小室洞朗外竅自然石榻平鋪疊架可眠可踞與東洞對正如兩掖

西事珥卷七

西事珥卷八

歷朝羈縻之法

按嶺嶠之西三代以前是爲荒服所謂南不盡衡山也至秦始置郡三漢置郡九然兩江谿峒之間羈縻夷酋尚未見諸載籍唐太宗既平突厥諸夷内屬始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得自傳其子貢籍不上戶部皆屬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其隸嶺南者爲州九十有二而廣西桂林邕州二都督府所轄三十有二又有岑州黔州都督安南都護蜀

爨撫水等州後又置横山環州暨平樂與都諸郡皆蠻峒地尋廢宋皇祐初平儂智高因其疆域參以唐制分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凡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爲守領籍民爲壯丁以藩籬内郡防捍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予世官分隸諸寨而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設知寨主簿各一掌諸峒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横山掌諸峒煙丁以官兵護之有知州權州知縣知峒皆命於安撫若監司給文米

記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於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提陀猶言百姓也峒丁有爭各訟諸酋酋不能決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決訟諸邕管次至帥司而上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督兵馬使僅比徽校智高之亂峒人立功始有補班者元豐以後漸任中州官峒酋多寄籍内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詣闕陳獻利害至借補閤職與帥守抗禮馬官者尤與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

下巳先知之輿騎居室服食皆擬公侯如安平州之李棫田州之黄諸皆有强兵矣其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於官宋初規模猶大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峒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峒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皁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參寨官皆横挺自稱某州防遏盜賊大抵事知寨如里正之於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於主將視邕管如朝廷望經畧帥府若在天上令行風靡隱然保障厥後諸峒不供租稅兵力

卑弱威令不行寨官非惟𦡁不舉職且日走峒官之
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間
有自愛稍欲振舉諸峒必共汗染之使以罪去甚則
醜焉原其始皆由曷犯獅利漸靡使然故事經畧安
撫使初開幕府須鹽菜徧犒首領以公文下叙大畧
使倒守邊界存恤壯丁云時宜州亦有羈縻州縣
十餘法制尤疏幾同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特命其
首領爲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于時邕州所
轄四州十一監峒慶遠所轄十州一軍一監又從平

等州十三廢置不一熙寧間以章惇察訪經制蠻復
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
討廢堡砦棄五谿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於是定
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令
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謂招
致非便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元以左
右兩江羈縻州縣俱屬南寧帥府分司管轄左江二
路轄州二十六右江三路轄州三十一縣十九外慶
遠南丹谿其安撫司轄州十七又有思州軍民安撫

司轄州十三及諸團蠻其土轄舊有四道儂氏[illegible]
黃氏撫水安化蒙氏南丹莫氏儂黃之外又有韋氏
周氏而黃氏最强智高平儂氏之良許從宋姓故多
姓趙者唐威制三邊中國兵未至嶺南以故西原黃
峒久遺邊患宋急西北嶺南不暇宿兵故撫水安化
數爲寇鈔如廣源之亂又不可勝言矣元都北方加
息尤甚夷俗狃於讎殺往往侵盜邊境雖有土地人
民未嘗少獲其用我
朝洪武初平章楊璟參政朱亮祖等取廣西左右兩

江土官皆遣使齎印章納土歸款請以戶口稅糧悉
登版籍每三歲遣子弟奉方物入貢　朝廷嘉其忠
誠復因舊疆置各府州縣俾仍爲知府知州知縣等
官許子孫世襲凡勘覈請授悉由巡撫藩臬若土官
嗣絕本族無可承者及叛逆誅夷始銓流官代之太
平一府以流官郡守領州縣至十有九大率土狹而
民少其酋無所怙恃勢亦易制雖有一二不逞平定
而更置之易於反掌今皆勒兵輸賦鮮有作慝干紀
者矣

胡端敏論兩江事

兩江地延袤二三千里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頃餘年來有屯聚侵掠以爲州縣梗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與民錯處者雖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之地間亦有之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所謂巡檢又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謂今日制馭服之策莫要於立土官請用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

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今猺獞與民雜處但彼山箐以居耳若特勅内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土官例俾之子孫世享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衞所之制既受投詞不須勘實即給以官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其處俾自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給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彼受朝廷爵命必知[illegible]而同類咸尊敬之有不服者得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皆慕悅風教自知殺掠之爲非况官衆設則勢自分足以相制不能爲亂若自相爭訟須申上司奏　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兵戈可以不用特所慮者地界不明異日不能無爭爾須乘初設之時即遣官會集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有民地錯入彼境者即以

外地未税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土酋所領地令其認納税糧定爲額數使異日不能有所增加如此處置必永無患

此法永樂初嘗行之黎人久始廢漢法不治民而治吏故能無亂今以有司治猺獞而不得咆哮跳浪勢蔓且衆既無鄉都什伍又不成其部落不立之長誰爲統領沈希儀謂割界附近土司慮正及此第土司得此勢且愈大又與漢官錯治如鳥附攻毒不無一時暢快尚慮蘊火愈厚此策不治吏而治酋使酋自

爲治聚善嘯峒之徒皆就戎索追捕令下朝徼夕至其法更爲簡易第患官旣設須籍制有術斯可久爾

析置邕牧之議

古之部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與其道理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臨制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比盡乎宜柳之境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此所謂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谿峒可以馴服兩江旣治雖以南畧交趾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

爲廣西曰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逹乎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此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郡道桂柳諸郡綴附廣西幵故所轄桂昭梧三郡繞之其封畧故爲不小矣今荊湖地理闊遠行部使者病不能徧歷或議欲析而衡間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屬之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爲嶺服安危計慮久宜更無出於此

張襄惠公序南寧志中有此論與秦置桂林象[illegible]分荊交之意畧同唐設桂林邕州二都督府而宋平儂智高後邕州太守特兼經畧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近百年其效可睹矣異日西南多故必有行其說者

林勳比校書

粵西墾田之利可興予旣具譚其畧後見宋高宗時林勳比校書謂桂州地多遺利本政不脩勳賀州人爲廣州教授建炎初作本政書十三篇上之語多不

錄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勳至桂又作比校書三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十萬八千人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千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

之故朱元晦甚愛其書陳同父亦謂其考古驗今思
慮周密動生長宦歷粤右其言如此必有確見定非
漫語因以證予說之可行亡足疑也
考萬曆二十二年桂州一郡丁田之數田倍於比校
書所載而丁口加之十二按紹興元年全灌始改屬
廣南西路未幾李綱奏仍屬湖南勤所云在全灌未
改之先則今之丁田實未能有加於宋也入我 明
來惟弘治間厥數頗盈此後惟桂州一郡稍增於舊
通計全粤實惟日減長民者不可不深求其故也今

錄其數於後觀者或有感焉

戶口

洪武初戶二十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四十
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一
弘治十四年戶二十五萬九千六百四十口一百六
十七萬六千二百七十四
嘉靖元年戶一十八萬六千九十口一百五萬四千
七百五十二
萬曆二十二年戶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口八
十二萬七千二百一十九

田地

洪武二十六年十萬二千四百三頃九十畝
弘治十四年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八頃一畝七分
嘉靖亡考
萬曆二十二年九萬七百七十頃三十畝二分七釐
一毫

夷風記畧

蓋觀於諸夷而知聖人之功大也古者穴居抔飲茹

腥衣卉狉愚嗤蠢之民亦猶是矣君子生而樂得其
性小人生而樂得其欲今之居中華而服禮義者何
其殷殷也蠻夷之人不異狐狨麋鹿竄身榛莽鳥獸
爲羣不敢一瞰都市何知教化至於襲漢官而擁部
落兄弟父子蹀血相尋雄則虺蹇敗則豨烹抱頭顱
而齒利劍者跡相踵也嘻亦可哀已夷凡十數種雜
處諸郡縣山野閒大抵入蠻之屬獞最後入粤而生
齒最繁又最與民近藤力黔鬱之間猺人窟焉騎田
萌渚以南亦多猺種餘俱不及也今合所見聞者雜

志之

猺 白猺黑猺生猺熟猺 狑 狙 俱猺之類

獞 生獞熟獞 犵獞之類 大良 似獞

獠 㹨 狪 俱獠之類

斑衣山子 斑衣種女 蜑人

西原蠻 廣源蠻

猺 一名莫徭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皆有之藍侯胡槃四姓而槃氏居多自謂狗王之後家祀之即劉禹錫所云時節祠槃瓠者凡祭先

則雜魚肉酒食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而舞謂之踏猺相樂則男騰躍跳踴負其女以去

其俗椎結斑衣兒時即燒鐵石烙其跟蹠沁以油蠟重趼若鞹登山履槎棘險峭步馳不傷始生稱之以鐵如其兒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之以牛仰刀牛項以肩負之一負即殊者良刀也

婦人黥面爲花草蜻蜓蛺蝶之狀嫁則荷傘懸履以示行色

祭有鐃鼓胡盧笙竹笛之屬合樂則競鬬跳躍擊竹筒以爲節

諸猺性好殺輕生憨悍難曉俾見官府必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强號曰招主而自稱爲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耳目漏透緩急朝發夕聞

山田墝埆十歲五饑急則猋突漢界攻剽村落踉蹌篁竹間飄忽往來莫可蹤跡拒敵則比偶而前執鎗者乍前乍却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援射矢盡即投弩挾刀與鎗俱奮

狑人 雕題高結狀若猩狒散居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薯射狐掘鼠雜齧蟲蟻蜈卉衣血食言語侏㒧雖四姓諸猺亦重譯莫能通也

獞人 與猺雜處習俗畧同而生理一切簡陋冬編鵞毛雜木葉爲衣唐人所謂鵞毛禦臘縫山罽者饑則摶飯掬水而食居室緝以茅而不塗壁衡板爲閣棲止其上下畜牛羊犬豕謂之麻欄子子長娶婦即別欄而居

女日其女即還父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野合

三四俟有娠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乃稱為
婦也
少婦於春秋時三五為伴採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
唱為樂男亦三五羣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
衣帶相贈以去春歌以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以
中秋節而三月之歌謂之浪花歌尤無禁自稱極樂
云
喜作羅漢羅漢者惡少之稱也
貴少而賤老斑白不留鬚

聚而成村者為峒推其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
豪汰相勝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為室與之
居號曰入寮用鼓樂導男女至寮盛兵為備小有言
則兵刃相接成親後婦之婢媵迕壻意即手殺之能
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不則以為懦而易之半年後
始與夫俱歸
善為毒矢射入獸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又喜為
桃生金蠶諸蠱投之食中中者心腹絞痛而死亦有
數月經年乃死者

雞卜有二雞雛卜其骨理之瑩卵卜其厚薄主卜者
曰雞匠將戰必就之卜臨陣雞匠大呼三聲而作又
父母死擇葬地則以雞子投地不破者曰此佳也兆
本類相讎雖纖芥之憾累世必報或誤殺人則以牛
畜為償曰人頭錢或數十頭至百頭者流劫及攻打
別村則糾衆而起亦有渠長從者先給其家曰鎗頭
錢所攻之村民棄田廬以避即占而有之性極耐饑
啖鹽數顆則凡草木皆可噉食兵至即遯匿深箐絕
嶠登陟如飛追之莫及

大良與獞同類而性稍異有戶口版籍較民更淳愿
租稅樂輸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醴任飲啖不
厭後為獞所占殺逃散之城郭村落為人傭耕樵採
猺俗大畧與猺獞同而甘嗜殺戮尤甚居無酋長版
籍依深山窮谷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為活雜
食蟲豸取鼠胎未瞬未毳通身赤蠕者淹以蜜飣之
筵上盤內躡躡而行夾取嚙之唧唧有聲謂之蜜唧
以為珍具
村中推最有力者役屬之名曰郎火餘止曰火亦曰

提陀提陀華言百姓也
歲首郎火以土杯十二貯水按辰布列禱之經夕啓視有水則其月不旱以大木一枝埋地作獨木大樓丈覆苨閣板男子歌唱夜歸則緣宿於上名之曰羅漢樓
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面鼻飲赤裩白衫之屬二十一種
父子有隙輒操戈相刃若殺父則走避於外得一狗謝毋乃歸毋亦不恨此頑冥之尤甚者

猺人之歌必以槳彈胡琴吹六管歌則閉目搖首頓足以舞
亦間有苗種其女善爲漢音楚歌生女則還毋家曰一女來一女往
斑衣山子散處橫州震龍六磨諸山谷中無版籍定居斫山種畬射生爲食夫婦欲交則就山僻處揷青於路以斷來者人誤入卽張弩射之其交類獸與人異善撫之能以夷人出沒之情來告一曰莫猺
斑衣種女與山子類短裙及膝坐則兩膝齊跪地以爲禮
蜑人所祀神宮皆畫蛇像相傳以爲蛇種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惟捕魚食之不事耕種無土著亦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以知龍之所在故又謂之龍人
莫登庸蜑產也父子流寓安南以漁爲業安南人號之曰萍謂其無定蹤蓋戲語也
西原蠻在邕柳之西及宜融溱昣處皆是唐黃洞蠻黃少卿卽西原蠻又廣源蠻在邕之西南儂智高廣

源酋也二蠻聚落甚衆今左右江溪縣之外羈縻州峒皆其地

姓氏之異

諸夷盤姓者自云槃瓠之後又訛槃爲盤按槃瓠種今五溪蠻是粵西夷多其種類此說似不爲妄左右諸州郡士族亦間有之蓋其類之散布久而習爲華也又土州諸岑姓不一皆稱岑彭之後有爲子弟乞附博士籍者自云先代上應列宿畫像雲臺遥遥華胄不知何自而起諺云思播田楊兩廣岑黃皆族姓

之大者也又宋時有四道儂氏安平武勒思浪七
四道黃氏安德歸樂泗城田州蒙氏撫水安化莫氏
南丹西原則儂黃之外又有韋氏周氏儂智高亂後
儂氏之良許從宋姓趙氏偶坐間有談及粤右多異
姓者歸而披閱諸志及弟子員籍錄其鮮所經見者
於左
全州俍參軍富賓別駕成章督別駕應元經僉憲彥
采廣文彥宣○灌陽土明府燦卿孝廉朝賓廷彥○
賀縣陀明經肇○郴屬閉進士復亨文天祥楊灌孝

廉宗義胥別駕規朗司務清居別駕鼎緒明府東山
東周栢孝廉永芳葵別駕弘宇登太守鳳翔脫廣文
世穎○梧屬袞賢良奮坦進士中庸油孝廉鳳頓孝
子琦陀孝廉超孝廉盛植明府克儉家明經澤婆明
經富栩明經可義阮明經車沙明府龍少明經象堯
明府以謀○邕屬農進士爽閉進士悌長孝廉輝喬
別駕璜粟副郎秋典孝廉賓零孝廉經孝廉暢能明
經濼明經鎏鈕明經昇亦參軍淮○又弟子員籍諸
遷外柳之銀曾原麿王利平樂之侯脩藺梧之連敬

潯之鄒寧央邕之閻莫大平之禹羅皆姓譜所鮮載
者

南選

唐初嶺南州縣不由吏部選除委都督擇土人補授
高宗時令京朝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偕御史一人
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考志弘正以前兩江人與
桂梧平三郡錯爲州縣長吏者甚衆嘉靖以後始絶

元祐黨籍

龍隱巖石壁上刻有元祐黨籍文臣曾任宰臣執政

者二十七人曾任待制以上者四十九人餘官一百
七十七人武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九人爲臣不忠
曾任宰臣者一人乃慶元間刻蓋欲存其名以明公
論故摩崖鐫之子考崇寧元年壬午九月蔡京籍元
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
等武臣王獻可等官者張士良等共百二十人爲姦
黨請帝書之遂刻石於端禮門次年癸未頒之州縣
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又次年甲申重定黨籍刻石
朝堂凡三百九人此其重定者也然賢不肖混淆亦

有詆訾元祐之政者濫厠其間凡處元長趣舒[illegible]
目爲姦黨又元長與章子厚交惡内亦多章黨五年[illegible]
丙戌正月以星變從劉逵之請即夜擊碎其碑京次
晨始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噫名信哉不
可滅矣按此碑刻纔年餘即碎且無問後世公論也
是刻云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蔣又鑄寶鼎列元祐
諸臣之名於上以當魑魅金人入汴始擊而碎之今
錄龍隱刻於左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賞刑元祐害政之
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
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刋之石置于文德
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
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
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
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

司馬光故文彥博故呂公著故呂大防劉摯故范純[illegible]

仁故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故蘇轍王存鄭雍故
傅堯俞故趙瞻故韓維故孫固故范百祿故胡宗愈
故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陸佃故黃履故張商英蔣之
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劉安世范祖禹故朱光庭故姚勔故趙君錫
故馬默故孔武仲故吳安時故錢勰故李之純故孫
覺故鮮于侁故趙彥若故趙卨王欽臣故孫升故李
周故王汾故韓川故顧臨故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
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故楊畏鄒浩陳
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故上
官均葉濤故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
服

餘官

秦觀故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堯老
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衡鈞兗公適故[illegible]
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illegible]
端脩李〇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illegible]

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馬漸張鳳鮮于綽吕
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故梁安國王古蘊逈檀固何大
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故种師
極韓治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綍何大正吕彥祖梁
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十
肇黃邃莫佚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
居李脩逢純熙高遵恪黃才曹盟佚顧遺周遵道林
膚葛輝故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脩劉吉甫
胡潛董祥楊瓌寶倪直儒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

王陽張裕陸表氏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湯𧼈故
司馬康故宋保國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
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
庭堅馬涓孫鍔故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史王畋吕希
績故吳儔故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故李茂直吳處厚
李積中商倚陳祜虞汸李列李㴨李之儀范正平曹
益楊綝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衮洪羽趙天佐李升晁
克故張恕陳并洪芻周鍔蕭刓趙越滕友江洵方适
許端卿李昭比向紃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

一李夷行彭醇梁世能

武臣

張巽李備故王獻可故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
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故王庭臣吉師雄
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李琓劉延
肇姚雄李基

內臣

梁淮簡故陳衍故張士良梁知新故李倬故譚扆竇
鉞趙約黃卿從馮說曾壽蘊舜民楊稱梁弼陳恂張

茂則故張琳裴彥臣李偁故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
明王化基任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祜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惇

公論天地並大日月並明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脈
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元祐黨議徽宗固
隨高宗亦繼昭宥觀國史謂實錄人論公家儀寺書
大氐有致慶元戊午備○未始始獲識左丞梁公之
曾孫府鈐○律愛其有前輩風度相與甚○朧攺日

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石便報傳夫前此一
時之屈而後此萬世○○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焉計
淺之爲丈夫耳非所施于昔賢特碑○無恙彼小人
者所有○惠其汗蟣君子本以利已浮○定罪惡反
○○○○○○○○死貽鬼○○至○其邪心○
必少悛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月日吉川饒祖堯
敬跋

假道幹腹之謀

理宗時忽傳虜有假道幹腹之謀謂或入思播以窺

沅靖或由番部以窺南詔入思播必踰蜀界而由番
部則行吐蕃界中邐迤南詔所謂梁州外境亦曰徼
外路不經蜀蓋謂虜謀好從間道意在南侵嚮導入
廣於是嚴備與右令體探動靜由邕宜探大理由融
州探思播然道路既阻聲息甚遥茫然不知要領諸
蠻又相顧驚疑所結營寨每遭燒燬虜性不能南處
隆冬草枯盛夏蕃出即當及此踰蕃部南詔必須多
歷時月滇黔之間岡嶺敧折胡馬不能長驅必要據
南詔乃可東向又得廣交以窺吳楚是謂仰攻虜人

狡黠豈其不諳地利當時何故發此迂計謀國之茫
其畧可覩李曾伯所謂亦用備蠻非專禦韃耶以固
吾圉則可爾所陳輯約溪峒團結民兵二事實爲長
計故删錄其畧存之以見當時之事體如此
廣右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曰團
結民丁令檢前牘所謂輯約溪峒類是損濡沫之禮
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炸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隘糾
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
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栅寨屋屢立蠻猺即焚前

師嘗以惹事端爲慮令輯約使之不爲我梗諭令自
保鄉井姑爲籬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
結民丁則沿邊民丁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爲多
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
往時邊州綱紀脩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
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况今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
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今官司
團結其間散在猺峒號召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
悉非容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乃可賴其丁壯之力

以姑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爲吾用也
今所部尺籍既虛此二者亟爲討溪峒在邕州則團
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二十八隘又新置古細等
一十九隘宜州則結約天池蘭那等州峒一十二處
融州則結約所部諸款或遺以銀牌監錦或假以養
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
則協力勦逐若民丁在邕州者團結兩江諸州峒丁
壯右江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具
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而本州民丁皆不在

其數宜融兩州亦有團結舊籍宜州土丁民丁保丁
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而犄撞一項可用融州
則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而款丁一項
可用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illegible]老弱或冗雜
不過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戰鬬如藥箭如標槍皆
其所長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
禦之憂前項溪峒民丁纔有施爲卽生疑愕似於無
事自擾若偷安循習又失於先事之防如行下三郡
各照已申經司之舊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

[illegible]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illegible]
[illegible]加覈實以疆壯而補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
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
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
及經漕兩司卻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劄下邕
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狼兵不足恃

田州土官㭴氏與其孫男岑大壽大祿應調征倭督
府以屬俞大猷　上喜賜銀幣甚厚然狼兵能死力

向前其銳難犯而不辨地勢時倭據川沙漥柘林爲
巢新倭復集狼兵至人心稍安趙文華以望祀海至
松江欲徼奇捷遂厚犒狼兵激之使進與倭遇于漕
涇戰敗績頭目鍾寅等十四人俱死賊知狼兵不足
畏於是猖獗愈甚狼兵貪殺不返顧然驕蹇難制屢
以此敗不足恃也

華林謠

江西華林峒賊反檄田州土酋岑猛征猛兵沿途剽
掠民皆徙村避之爲之謠云

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
家九家羅柴棘

藤峽謠

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蠻相
通互爲死黨力山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頂環
眺遠近數百里若可舉足至急則竄匿林中不可蹤
捕兩出虜劫商船得人則殺而剚其腹浮江中人爲
之謠云
嵡有一斗米莫沂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

永通峽謠

藤峽平後至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
禦人莫可禁制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爾
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
就江滸受去道稍通金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永通
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因緣征索無厭稍不愜輒掠
殺之必賂求乃免滛人爲之謠曰
昔永通今求通求不得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

獻芝

嘉靖間廣西布政使許應元進芝二十本
上命採芝令於玄嶽龍虎三茅齊雲及五嶽諸[illegible]
採之有徑至尺八寸有光者有輪菌如山嶽者皆方
士佞倖及民間採進以徼金帛至於方伯督撫又至
於巡方之使嗜甚矣初 上問禮臣吳山山對謂本
草載芝有赤白青黑黃紫其味亦異文選云煌煌靈
芝一歲三秀漢官儀云芝有九莖綠葉朱實夜有光
又黃帝內傳云王母遣仙人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
芝圖十二卷王充云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生然世

不常有服食之法亦不傳 皇上體道奉玄芝必應
時挺生遠近必有獻者稱說援引甚辨然非典禮所
載宗伯所掌媚旨承順所謂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後 上求法秘應元又以二十冊進

景泰易儲

景皇帝易儲之事倡於思明土酋黃玹玹知府㺬之
庶兄正統中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都指揮
使時㺬之子鈺以不得襲怨其父玹思奪嫡因援鈺
計稱軍門徵兵糾心腹驍悍數千人結寨府城三十

巳外夜突入城執瑚及均支解之納甕中瘞於[illegible]
引衆還寨次日報至鈇佯驚哭仆地遣人告玹椷[illegible]
玹使其子灝陽聞之官欲發鈇罪瑚有僕福童藏屛
處見玹父子殺瑚狀走訴督府督府坐玹當死玹謀
之侍郎江淵潛遣人入京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
濬爲皇太子　景帝大悅謂萬里外乃有此忠臣命
禮部會廷臣議如玹奏於是　憲宗出就沂邸大
臣皆進官行賞初議時吏部尚書王翺不肯署名爲
政府所强至是頓足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

夷耶玹遂蒙大赦原免復職進都督而前督撫罪玹
者皆罷免次年見濟殂　英皇既復辟　憲宗
復正位東宮時玹死矣乃發棺鞭其屍
按黄玹一醜孽爾初心不過避死何知朝廷大計孰
敎之造此謀者可勝誅哉荒徼犬豕之儔上窺宮庭
而肆其所欲廟堂之上唯唯聽之恬然而不知恥尚
可謂廷有人耶向令　東朝不易見濟非久即世
景帝大漸之後　東朝請於　皇太后奉迎　上
皇復辟詞正勢順劃然天地闔闢君臣如故何至前

鬧易位之謀後啓奪門之釁邀功弄國播戮忠良貽
尾之毒憯於鮮規之獸嘻可以觀其世矣

岑璋誅岑猛始末

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田州平璋猛婦翁也
初猛聞大軍至抗兵自固督府姚公鏌將進兵患璋
以姻故黨之召沈希儀計事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
憾猛而千戶趙臣者雅與璋善召臣策之臣曰鎭安
世與歸順爲讎公第遣臣徵兵鎭安臣間道過璋佯
以好故泄語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檄鎭

安兵臣過璋所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
來耶臣不言佯爲不懌者璋叩之不答頃之復太息
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懌若沉思者璋疑
益甚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鄰壤有所訴且逮
勘耶臣皆不應因挽臣入臥内跽叩之臣泣下璋亦
泣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
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臣檄鎭安兵襲
君我不言則君死我言之君爲自脫計臣以洩機死
矣璋頓首曰君實生我不言我死不悟也猛奴覘君

吾欲圖之久矣臣曰君誠有此意盍自列於督府璋乃留臣遣人馳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佯追臣返以其事白督府乃不備璋督兵專逼猛猛子邦彥守上堯隘璋遣千人助之實爲間也璋密報希儀曰已遣千人內應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及戰歸順兵允呼敗田兵驚潰希儀遂斬邦彥猛窮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達南安再圖興復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走歸順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而報兵退以寬猛一日謂猛

曰天兵雖退非陳奏事不得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何如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印所在乃持鴆酒一盃獻猛曰天兵索君急不能相庇也猛大怒曰悔墮此老姦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併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督府上之撤兵還內臣鄭潤總兵朱麒各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𢹂獲聞而璋與趙臣之功皆不著璋恚恨遂遜職於其子瓛而託之辟穀黃冠以老

田禾叔言粤事謂書生無遠畧有司洽小覺誌[illegible]

汝許已則避泥食言威令不行於土司十九[illegible]璵璵戚戚興譏參嫉靦面不顧寧恤軍計又曰察察汝汝罔上遂私槖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養名矜勸展轉摘疵文致徵兵禦宄甘言餂誘罷役論功變顏食約長傲誨侮此其愚尤迨乎逆節滋萌僵屍蹀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案驗虛相叱咤安可弭也予細徵舊事三復斯言大都以貪啓釁以輕聽舉事以反覆猥㒖失夷心語曰衣與繆與不女聊又曰何以怒許不與推挼亂本固不在夷撲此熾彼又何惟

焉

擒黎蒼詔辭

永樂間擒黎季犛黎蒼父子[illegible]三司詔梟其罪有云以文武不足法周孔不足師孟子爲盜儒程朱爲剽竊又云自謂聖優三皇德高五帝不知此何等語用爲荒徼小醜罪也信然則不但猰㺄其性而狂肆妄僭又從古裔夷所未有矣禹稱三苗侮慢自賢諒不若是詔中書此非體正如數人過并其夢中吟[illegible]之言亦記上殊與犬羊跑嘷躑躅本相不相似也

棄安南

棄安南事世多咎楊文貞文敏失策且謂宜更遣[illegible]輔駐師境上覘可取則取之不可取則責黎利盡歸官吏戍卒與華人之在交趾者乃從其請此皆未細求其事之本末予考之猷兵乃 宣廟睿慮屢云是 皇祖初意二楊因而贊之爾諸將屢衄之後即令英國又往保非强弩末乎乃其始蒙厥有所自交州新土夷情未安獨一黃尚書福極力拊循得夷人之心別求一任延賈琮便不可得而州縣之吏多

兩廣滇中歲貢生乞遠方者見之黃御史宗載所奏上少制馭之畧下惟繭絲是圖既而馮貴聞賦珠之議馬騏盡錙銖之取土官州縣不勝苛斂怨恨華人深入骨髓一夫作難羣夷蠭起芮[illegible]享喬昌江俶馬諸敗既皆覆沒過半而華人之在交州者遂乘其猖獗之勢殺戮垂盡考之黎利奏云官軍征討除已死傷外止存軍官二百八十人民官及吏一百五十七人旗軍一萬五千七百人護具名籍給餉備船併家口送還訖後屢奉詔諭雖極諄切荒徼游魂終無可遠嗚呼其亦可痛也已許交人之請命正諸將之失律所謂畧治人而詳自治王者事也交人之護送黃福也利聞之曰朝廷遣人使人人如黃尚書交人不復反矣嗚呼安得人人如黃尚書哉

交南納土疏

莫登庸逐主篡國實欲假 天朝名號爲重屢使求通當事失策皆不爲遣謂其二十年不貢勤兵遠討反致拒命惟張襄惠得其情曰祇岳一檄之力足矣後竟納地請罪素衣繫組率其衆入關受命觀其納

土乞封二疏懇切縟至使人忿恚俱消又勝於趙佗蠻夷大長老一書矣茲錄其納土疏見夷中亦有工辭命者

臣荒徼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遙瞻北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潤知中國有聖人久矣臣惟先國王黎氏末運迍邅相繼淪喪及至黎𢥡攝國未幾亦遘危疾歸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臣臣又付子方瀛未及奏聞委屬專擅惟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遣

阮文泰等齎表乞降并所處分俱出誠心別無虛詐
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聖聽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嘉
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子方瀛不幸病亡國人
狃於舊習欲以方瀛長子臣福海代領其衆臣慮前
者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徇所請負罪益重臣
與福海惟有執恭以俟朝命項者大將專征重兵壓
境臣猶圈豕何足以云惟是國人亦驚危朝夕幸承
軍門檄問備奉天言拊膺流涕切念臣登庸有罪黔
首無辜聖慈不忍以臣之故而駢戮羣黎臣何幸以

羣黎之故而苟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小目
阮如桂杜世卿鄧文值耆人黎焌陳氳阮聽蘇文速
士人阮經濟楊維一裴致永等於十一月初三日恭
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庭稽首輸款投降臣登庸本欲
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臣長孫臣
福海方在衰次不能遠離臣謹遣親姪莫大明并先
國王舊臣許三省阮簡清小目阮延祚等詣闕待罪
亦見臣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非有詐謬伏
望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乞

依順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以內屬永世稱藩乃臣
照列藩事體歲頒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共奉正朔臣
先國臣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悔悟之
餘已經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命臣又聞廣東
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澌凛金勒古
森丫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臣唯命是聽本
國先年缺貢即應類補及以後續貢方物臣不敢遽
言者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慮不得耳又臣與國人
欲照先朝故事辦代身金人銀人獻上亦慮唐突惟

以投降聽處實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臣登庸
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

封黎存莫始末

福海卒子宏瀷方五歲而登庸義子阮敬擅權次子
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遮阮敬以兵逼之正中文
明率其家屬奔欽州奏發肇慶清遠安插宏瀷叩鎮
南關請襲登庸臣黎伯驪合黎寧臣鄭檢攻宏瀷宏
瀷奔海陽不能赴關受封久之宏瀷卒子茂洽以萬
曆元年三月襲都統遣使謝恩及賀即位貢方物如

儀黎寧初爲登庸所攻走占城其弟黎憲與鄭惟悅
近寧歸清華後棲漆馬江寧死鄭檢立其子黎寵寵
死無嗣檢子鄭松立其宗人黎維邦次子維潭十九
年黎起兵攻茂洽茂洽奔嘉林松遁土民裴文奎等內
叛襲殺茂洽奪其印親屬多遇害莫敦讓奔防城告
急督府陳蕖以聞松復擒敦讓茂洽子敬恭奔思陵
州而莫敬邦起京北有衆十餘萬攻走黎黨未幾爲
黎兵所殺莫敬璋敬恭敬用竄憑祥龍州界趣土司
爲列狀而維潭亦叩關請通貢輒用國王金印撫臣

陳大科疏畧曰蠻夷易姓如奕棋然不當以彼之叛
服爲順逆惟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斯機權在
我矣顧維潭將恢復是圖而茂洽者故職方之貢臣
也安得不請命於朝憫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
不可以不問也莫氏孑遺之緒不可以不存也儻如
先朝故事命大臣致討方聽其款關棲莫比諸漆馬
江以不翦其祀其黎氏牘中世次與故府所載稍異
命印從何授受擅用以請均宜詰問部覆如所言既
而敬用遣人請兵而維潭亦遣官請罪求款副使楊

寅叔討之曰不拒黎不棄莫吾策定矣已得敬恭願
處高平狀而維潭請款再三督府允其請款有日矣
以處莫高平不欲遂宵遯去已又自明非遯謂至關
不得入云仍請款時皆疑款事不成且多害款者惟
寅秋持之益力於是維潭以四月朔抵關外又明日
遣人出關傳譯語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曰以復讎
之急不皇請命乞矜其愚次維潭曰世孫也其祖黎
暉一名鏳天朝曾錫命焉次鄭松曰隸臣世以衞黎
非目黎也然則何宵遯乎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遯也

天威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無二金印何在曰權傚
爲之立銷矣至安揷猶佯對不決復譯諭曰均貢臣
也黎昔可以漆馬江莫獨不可以高平乎且分土既
定以法相守庸何傷杜禮等語塞還報維潭許以兵
衞從授以款關儀節使習之初十晨開關黎維潭率
其士人黄廷愛等衞而入望　龍幄繫組纍伏命解
其組諭指如莫登庸故事事在萬曆二十四年四月
黎莫交讎已累數葉莫既塞黎黎復逐莫黎曰恢復
莫曰貢臣似皆有辭蓋自封黎存莫之後交患稍寧

於時高平僅稱殘莫茲十年生聚厥力漸充而黎主徒擁空名鄭氏世執其政奄奄仰息而已祿酋獗張數虐龍編浸擾漢界如犬相信痰瘵不已行且及人語云夷狄交攻中國之利然與否邪

誅陸佑韋達禮

陸佑黄尚俱思明頭目時知府黄應雷孱愞不振佑尚專政會思陵知州韋紹曾不善撫御其衆衆多怨之韋光縉欲奪其職周佑爲紹曾掌記嘗以姦諂事爲紹曾所逮及其子保俱收繫欲置之法佑素結交

祿州夷官韋達禮而陸佑亦拜達禮稱爲乾兒先是佑尚圖植光縉佯約達禮互市故負其牛畜價揚言事由思陵欲激怒達禮周佑父子亦陰附光縉至是密投達禮佑尚爲之慫慂達禮惑於鷊牛之說方欲釋憾思陵遂統兵象萬餘直擣思陵攻擁入州就獄中釋周佑父子擄紹曾及卿太掠人口財畜而去以紹曾愛妾葡萄賜周佑陸佑乘紹曾被執遂與黄尚發兵納光縉思陵稱爲新主已而達禮知其謀悔爲所賣亟送紹曾及印歸陸佑嗾州民告逐紹曾又嘗

以舊事憾張同知乃集目兵爲亂闖入官衙起殺官傷衙衆無數周佑旣歸達禮而故習交州事知黎莫爭長未定遂諛達禮有奇相且曰不黎不莫可收鷸蚌之功教令屯兵儲糧據險結寨達禮從其計因假稱內附誣交南者目逆慕與絶貢道以圖擧事督府聞之大駭以其事聞責鄭松令禽達禮周佑責黄應雷令禽陸佑等調江州等州官兵壓思明境上以待鄭松得檄卽遣其子鄭椥統兵象疾馳入祿州禽達禮達禮聞之先期逸去止獲佑保等以夾板公文從

便道獻官兵旣入思明境至風門嶺應雷亦獲黄尚出獻陸佑阻兵抗命遂逐應雷而奪其印率衆與官兵拒戰官兵失利乃浚城堅壘時出刦鹵鄰州財物招集兵衆左江大震於是議調集東西兩省漢土兵分四道並進賊出戰不能敵遂大敗佑自刎死獲其子宋等歸達禮之遯也依鬱莫㳄居久之官兵旣罷去擕知交人不急已乃潛回舊穴招兵聚衆據險自固會黎維新請襲乞都統印督府因令人詰責鄭松縱惡令必相機擒捕達禮方允其請松慮維新不得

封乃畫策授計密令其弟韋德慶以間刺殺達禮
其酋獻之於是維新受封領印如故事方陸佑拒命
時達禮獲農儇等密帶佑求助安南一書來獻內云
天朝思明府掌兵頭目陸貞謹肅書奉安南平安王
殿下云達禮以紿逐紹曾臣之故獻此書正欲問安
南爾佑么麽叛目安南助之何故不知佑於安南交
契何如而望平安之助其逆也初讞疑其非眞良自
有見惜諸帶書人未得其情而駢死箠楚之下耳書
內有云暫遣兒曹將四寨雄兵相敵各兵已散再限

四五月內大調兩江兵臨攻此理必虛但用銀贖罪
而已又云其事亦不爲小不下一萬銀費願恤難中
加助一二此爲何等語也可發一笑

擒都該

潘都該者殘莫之黨因戰敗無所附聚衆行劫海上
先是上思有故順州知州林瑞芝罷官歸素貪狡多
橫暴把持州事村民農光等租田爲豪所奪官判歸
學瑞芝以家人名承佃收粒自肥仍壓令光等服役
衆拒不從遂誣光等叛亂私執送繫州獄挾州官內

誘梟之以令衆會光夜兜牆越獄遁去瑞芝復誣稱
羣賊二百餘人踰城入攻獄劫取農光捕官亦欲自
脫遂以劫獄請加征勦已又秉州官公出假稱上司
檄調部兵誅賊擅使其黨黃道獻林仙境統衆劫殺
共口答丰諸村掠其財畜乃殺死六十餘人光等憤
懼不能自申遂走海上句引都該賊衆共爲嚮導突
入上思境內大肆劫掠初達禮既被刺殺而遷隆故
負馬價德慶向兆基索取兆基無意償之佯曰汝境
方多事不如以遷隆爲外府德慶信之已而更授馬

價屬令多市好馬兆基發受之俱不予馬德慶恚怒
甚遣其酋韋福才等統兵攻遷隆馱丘等村鹵其人
畜財物以去事在三十四年正月次年三月復統兵
來遷隆境內屯住鹵劫藺馬等村遷隆與上思壤相
錯正與都該之事會遂疑傳德慶夷兵連犯上思兵
使者聞之調集土漢官兵合討都該遁去督府移檄
切責安南令擒獻德慶德慶自明犯上思者乃都該
願截禽自效已而德慶攻都該取回女口十六牛畜
七十餘以獻已又獻出兩歲所鹵馱丘藺馬等村人

口當事以牛酒勞其悔過且責必生擒都該方許自贖德慶密結都該妹夫該婁爲內應佯屬都該代鬻鹹魚給兵食使人肩空籮往受魚因藏兵散處居停舍內俟其出內外夾攻遂令都該以獻梟斬之

上二則予初至權司事時由有紀結之獄猶與聞之兩役皆以此酋之力終驕心浸長然終制其命於鄭氏以尺檄往輙可得其要領交州君長仰息 朝廷咸命終無異意此酋要人於路夷漢往來皆令解衣摉索諸道梗絕響息不通及腹之鞭既非長用在蹄之綫焉所密旋鄧氏鱗而斯奮定計於鮮茲其時巳

西事珥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義古象通已著錄是書葢其官粵西時所作一卷多言山川地理二卷多言風土三卷多言時政四卷五卷多言故事及人物六卷多言物產七卷多言仙釋神怪八卷多言制馭苗蠻之始末雖不立地志之名然核其編次固地志之類但不列門目耳其考訂頗不苟敘述亦爲雅潔無說部沓雜之習然如載舒宏志轉生之類稍涉荒唐明惠帝程濟諸事亦相沿訛謬也

泉南雜志二卷

〔明〕陳懋仁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顔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泉南雜志二卷》提要

泉南雜記小引

甲辰季夏

國家除吏余不類乃以駑蹇從時都門大雨積五六浹辰無少息選人有糜於棟撓者余家三茇壞屋不肉幾希觸熱衝泥始領茲幕陛辭之際猶行水中冬杪抵役更知太守、太守拂衣遽撤我庇嗣後良雖在御鞭策弗加虛秣櫪草無以送日曰出費書抄摘孔翠無録所遇掇

小引 一

於麓塵逾年羅歸榛之浮數百條而泉事居二詮為此帙命曰泉南雜記淺近無裨非敢睎諸好事聊之壟上與田翁共談曰此不俗事但子畀吏也可欲不欲好惡不好違

衆居默難與語通襆被疾還亦既章矣余媿謝翁已捉耒去迪功郎陳懋仁識

泉南雜志卷上

檇李陳懋仁無功著

泉州有浯江郡志云晉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又名晉江余謂江既以晉得名何當時人文遺事無一可稱豈簡冊逸而無徵即避地事亦傳聞耶晉書地理志武帝太康三年置晉安郡統八縣晉安一也然則武帝已舉晉名其縣或不待元帝在建業而始以晉名其江也載記苻堅封慕容垂泉州侯此泉

州乃漢昭帝改燕國為廣陽郡統縣十之一今幾輔涿縣地非閩之泉州也閩泉乃隋文帝以豐州改今晉江則唐玄宗以南安分置

泉之人文至唐貞元中始得歐陽公詹按唐書公與韓文公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是科知貢舉陸宣公也自公之後名賢繩繩遞我　明文章德業之盛不特凌往代已也

萬安橋乃宋蔡忠惠公所造世謂洛陽橋是也

落成公自爲記曰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絫址於淵釃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

記所作勒於岸左公自書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蓋公之功在百世大矣而記僅一百五十三言可見古人不肯擅美如此又聞之父老云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探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放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聲時與江濤兢響也俗傳公造此橋限以濤勢不能絫址乃檄江神得一醋字公云廿一日酉時爲之今公記中無是說也王遵巖曰登其顛見江之

洪流濆虛以擣實其役有足駭人者昧者驚焉而言之異亦以賢者之所爲與事起利人樂其成而賴其功故托於神以美之耶又宋釋太初謂前記多三字至今傳其言也

盤光橋曰洛陽橋東接鳳嶼嶼在江中央上多腴田稠民居舊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宋寶祐中僧道詢募貲作石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比蔡端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百餘尺闊多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

蓋以人重也雖然貴賤異等若道詢一行腳耳無藉勢位而功力過之則其名胡可泯泯且洛陽橋尚有百五十三字之記此獨無之意當時道詢不欲居其功以垂後名耶抑本有記而歲遠湮廢也

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於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驚惕發之卽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余按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亦少

師氏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眞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於族秘匿不返至於構訟於是各繼木刻足之分爲兩部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模亦皆割裂逓更遞失矣惟蔡少塘憲副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甚爲難得欲得莊刻之全與蔡之所藏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莊少師者不知何名攷泉郡志有莊夏者登淳熙八年進士歷官侍郎封永春縣開國男卒贈少師有文名他莊無仕少師者故知是帖復摹乃莊夏也

泉州察院堂左有宋太宗戒石銘碑乃黃山谷作擘窠大書其下有高宗行書跋語云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與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楯以草花爲守爲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跋後有一丙守乃高宗御押也又其下有小楷書呂頤浩題疏云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太宗皇帝文以撫之是時闕字五民亦于新去湯火哀矜闕乃發大訓垂諸庭石如雲漢在天爲光昭回其施在下則爲露爲雨民涵斯澤豈其有極而更歲久或不知誦斯文矣皇帝撥亂受民規橅祖宗乃六月癸巳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賜天下使日見

而知戒焉嗚呼此盛德大業之本豈特謹正觀政要而太息哉臣等材駑不足以佐爲分而知贊且屬蓋不獨郡邑之吏洗然於茲賜也謹味以書於左方紹興二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左通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荊湖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庾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闕字二特進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
淮荆浙諸軍事臣呂頤浩一謹題按是銘非
太宗御製也四川通志孟昶著官箴云朕念
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
異道在五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
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
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罔不仁
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太宗第取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四句移後一
何若前以爲銘便自簡當意完而無累滋之
氣

又有高宗御書耤田碑云朕惟兵興已來田畝
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能警流
徙復業朕親耕耤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
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庶昔漢文帝頻年
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
租光于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

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其下有小楷書牒云
泉州紹興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准行在尚書
禮部符准祀田關四月八日准紹興十六年
四月六日敕中書門下省臣僚劄子奏欲望
聖慈勅令郡邑以近降御筆耤田手詔模刻
立石於聽事所如戒石之銘俾朝夕省覽罔
敢隳失庶有以廣聖志承天庥蒙豐年與
嗣歲之應天下幸甚取進止四月六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奏牒州施行本州今恭奉聖旨

模刻立石于聽事所者紹興十七年三月
日立左從政郎司法參軍權察推臣曾汪右
從事郎節度推官臣余麟右承議郎簽書節
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臣方開輔右承議
郎添差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
借緋魚袋臣王鑄右承議郎通判軍州主管
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韓習左朝
散大夫知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
賜紫金魚袋臣陳康伯立碑在戒石銘碑之

右石俱精瑩燁燁有神氣

衕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枝上有纚纚垂下者謂是根也其高參天枝葉陰可三十餘丈相傳韓少卿國華爲郡誕魏公日樹杪爲吐烟霧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楠香

德化縣白甆即今市中博山佛像之類是也其坏土產程寺後山中穴而伐之綆而出之碓極細滑淘去石渣飛澄數過傾石井中以漉其水乃埏埴爲器石爲洪鈞足推而轉之薄

則苦窳厚則綻裂土性然也初似貴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謂開窰時其下多藏白甆恐傷地脈復掩之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群飛近汐沙泥有石處啄蠔蟹食有詢海商聞之土番云蠔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痢故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

泉郡荔枝雖鬱爲林麗然不若福興兩郡之盛絳囊翠葉明秀可愛蔡端明所謂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誠哉荔譜二四十種垂五百餘年品目雖存漫不可據今惟五月熟者曰火山肉薄而酸六月熟者曰早紅曰桂林曰白蜜曰狀元紅曰金鍾俱稱佳品七月熟者味甘酸曰山荔枝獨渴補髓多啖無傷韓

偓荔枝詩云封開玉籠雞冠濕葉襯金盤鶴頂鮮想得佳人微啟齒翠釵先取一雙懸又巧裁霞片裹神漿崖蜜天然有異香應是仙人金掌露結成冰入蒨羅囊可謂形容之妙矣蔡端明曰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荅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阯七郡貢生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

之害疏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
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繆論豈
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
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
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
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
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
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
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

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
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
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
夫真荔枝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
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
高而家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盖
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
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
工寫生稡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為倡始夫以

一木之實生於海瀕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
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
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殖而又
道理遼絶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
光采此所以為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荔枝才巳龍眼始行殼青瓤白核壯肉薄本草
謂之荔枝奴信然蓋荔枝飽啖之餘不堪咀
嚼如膏粱子居常醲膩一旦家落餔薄糜便
不適口

紅柑福橘之次者也橄欖青澀能消酒止渴樂
性賦所謂泉州橄欖能消酒是矣本草一名
諫果謂其始苦澀而回甘猶忠言逆耳世亂
乃思之也其俗取與子鹽和核搗碎醋料充
蔬

甘蔗幹小而長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illegible]其地
為稍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
稻米益乏皆仰給於浙直海販莅茲土者當
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惡後流漸

清源山茶青翠芳馨超軼天池之上南安縣英
山茶精者可亞虎丘惜所産不若清源之多
也閩地氣暖桃李冬花故茶較吳中差早
紅梅白菜一花三子曰品字梅紫櫻疎條非復
霜皮鐵幹可偶
芙蓉有産於山者余廨後手插一枝未半載扶
疎出牆名曰木芙蓉花最繁盛不下數百大
如碗其色有朝紅暮白者此則粉紅一色耳
九節蘭花易植不若吳中所欽靜守中雖若棋

列亦不甚香
余廨東所植茉莉甚高及檐當於暑夜設木榻
坐其下清芬郁烈可沾肩髮其地易生如吳
中插槿也按本草時珍曰稽含草木狀作末
利洛陽名園記作抹厲佛經作抹利王龜齡
集作沒利洪邁集作末麗蓋末利本胡語無
正字隨人意會而已末利原出波斯國移植
南海其性畏寒不宜中土弱莖繁枝綠葉團
尖初夏開小白花重瓣無蕊花皆夜開冉鉛

總錄曰晉書都人簪柰花即今末利花也
西施舌殼似蛤而長外色若水蚌殼內色如孔
翠肉白似乳形酷肖舌潤約大指長及二寸
味極鮮美無可與方古本有數肉條如鬚然
是其飲處
北方謂泥礴曰土坯晉江有介屬亦曰土坯綠
殼白尾其旁有毛
章魚清脆頗腴諸肴然其形酷似病痘小兒臂
指所切不忍寓目

龍虱如牛糞上蟲似黑而薄劈殼食之小有風
味
鱟魚碧血海中介魚也似蟹足十有二長六七
寸漁者臨其肉居人以其殼作水杓穆天子
傳黑羊白血以鱟況之則亦可信
蝦有長一二尺者名龍蝦肉實有味人家掏空
其殼如船燈佳佛前
鬪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鬪人家盆
畜之〈俗呼爲丁斑魚　張世南宦遊紀云三山

溪中產小魚單中兒蔡之前脐爲博戲信然
蛀蠣麗石而生肉各爲房剖房取肉故曰蠣房
泉無石灰燒蠣房爲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
蝍大而肥鮮美特異海物志名天𪇰鵰雅名魁
陸本草名瓦壠子離雜云問俎之味有瑚醬
鯤一名石鱗魚紫斑如纈錦生溪澗高潔處其
大如雞得亦不易厥俗兼皮食之有見僞者
余令人縱之野中左右臉胖不㘅曰此難得
之珍味也

泉南雜志〈卷上〉

泉州海錯品類最多余嘗欲就其所見記錄一
帙以與好事會稡命未遑也五代陳致雍作
記謂雍家於晉安日觀海族日有多品而考
其名實不同者則詳人之言異也是仿施徐
之產職方不入郭璞未詳張華不載沈瑩臨
海記顏之推稽聖賦崔豹古今注安州異物
紀載袁錄異山海經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
博物之例物同而名異者集在此卷號其方
言而正之曰海物異名記

泉南富家田不過五頃至十頃極矣爲山多而
巨姓繁耳上人廢穀不廢米爲易蓄也又米
多石屑米戶應官皷颺數四非經旬不得甚
而婦女手擇之余每齧石屑則默然勿念知
不欲難其所難也
造白沙糖法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煉成白劈鴨
卵攪之使渣滓上浮按老學庵筆記云聞人
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
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甘蔗汁煎用其法煎

泉南雜志〈卷上〉

成與外國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茂德乃宋
初爲刪定官余郡人也
蟻有數種能螫人廚中饌案以四木桶盛水滯
案腳於中夏雨夜入卧床雖帷帳周密但所
不免多至一二升最爲寢食之害蓋蟻爲濕
熱相蒸所致故居宇須疏風放水稍亦可除
白蟻尤能運土蝕木令棟易朽
乾清坤寧二宮告成需石陳設演中以奇石四
十擴分製作名標奇以進時歲己亥三月余

給事水衡目覽手抄附列篇左

春雲出谷○泰山喬嶽○神龍雲雨○天地交泰○各大五尺一寸○玉瓶出光大五尺○河洛獻瑞○玄嶂雲收○江漢朝宗○奇峰叠出○海山朝旭各大四尺十○錦雲碧漢○虹臨華渚○雪溪春水○群峰獻秀○麟趾呈祥○龍翔鳳舞○各大四尺○一碧萬頃○雪巖春霽○雲霞海曙各大三尺○萬山春曉○春山烟雨○百川霖雨各大三尺五寸○溪山烟靄大三尺一寸○壽

山福海○雲漢麗天各大三尺六寸○湖光山色○南關紫氣○春山烟雨○卿雲絢彩○雲霞海曙○雲霞出海各大三尺五分○龍飛碧漢各大四尺八寸○山水人物屏石八塊○山川出雲各大三尺九寸五分○烟波春曉大三尺四寸○白雪春融大三尺三寸○雲龍出海○槎泛斗牛各大三尺五寸○春雲出谷○海晏河清○振衣千仞各大二尺九寸

太守東山張公檄余盤德化縣倉穀盤少正額一千八百一石查出不入冊穀價銀二百九十三兩五錢又司李李公檄余盤府倉穀盤少正額四百九十八石夫各處倉穀缺額者多矣查盤止取倉收文具耳未有倒厫籌較報欠數多如今日者有之自兩公所命而余實始之蓋泉庾所儲晚稻也多蟀則穀破少蟀則芯留兩者皆可引蛀況漸以積之最易爲末倉蠹藉口甚有侵漁安得出陳易貯早稻使民髓不爲消竭也

東山公蒞泉甫五月以簡惠得士民心去郡日

號泣遮留者數千人徙步會城乞留不遂先是有吏欲自潤假公旨令余追未完贓鍰稱庫余疑非公意密白之公公駭曰貧百姓愛我如此我反累之耶微公言幾爲奸吏所蔽公亟示蠲之

泉俗最重堪輿雖以巳地營葬鄰家必嚴不相容一日有宦裔黃生乞地於東山公公以其狀屬余曰黃司農昔在南曹可[illegible][illegible]千金而不取致死無以爲殮今觀歸四年猶貧無葬

地清官安可爲予所乞二山果謂蹟或天畱
以埋玉未可知也該司躬涖一勘庶賢大夫
有馬鬣亦有司表墓之遺思也余往勘所乞
之山緊迫三墳適當其上三氏子孫所必爭
非寢丘可比且巖阿峻折靈輀有崎嶇之危
若臨穴鬪涯英魄虛入土之安要須無競始
利窀穸公然余言黃亦亟止少焉三氏之族
百許人轟鬨余廨余出成案眎之乃謝而退
泉之東門外有官山週數里爲貧家葬厝棺處

葬如棋布無若腳地然而科第標木森立其
間往往有之此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脉者耶
良由祖父無虧可營於德無損子孫憑藉雖
少外慕自絕惟知讀書自立故耳又聞之巨
室至十餘年未葬其親者以爲難得善地既
葬而子孫日見式微此豈當時不重堪輿不
邀地脉者耶亦由祖父居積豐饒陰下刻極
子孫多財益過不復好修外累相仍故耳余
故曰能盡天理則地脉可邀泉山之標作善
之報也

安溪縣伐一巨木充　冊封琉球海船桅木巡
泉徼余覆勘其責甚重余以民尺量長十丈
一尺六寸頭圍一丈一尺至八丈五尺處圍
三尺七寸九丈處圍二尺九寸後以官尺較
定若於內斲去浮皮爲數益窄蓋桅尾不及
三尺而望斗之下必連鑿數孔以栓桅餠風
帆縴繚所繫所重不知幾千鈞能任與否詣
從定式巳而閩用寧化一木其必大於此者

先是安溪山中出一大木運至漳界一噬而
斷余意必病木木理不堅致之耳不然千年
巨材豈一噬可斷天若不令苟全于陸以貽
危海上也者　國命非常故木神効職如此

泉城火熻盛行市販苦于資養同緣法不究弊
雖禁弗戢當事者謂坐皐須賊而不知熻銀
在爐炙手難獲適生搶奪厲階耳余乃辯傾
紋傾熻兩種磁碓迥然各異傾紋銀者直出
鎔色而乾傾熻銀者光潤帶黃而濕取碓比

查好可立見議出而人芟剎種積尚頗草大蘞

低假銀也

鷺鷥洲田本海沙漲出因業戶欺隱沒爲學田民佃輸賦以資膏燭頗爲有力所侵幾致激變監司檄余鹽莅以綏農人因思不日歸耕如淵明于下潠田舍穫釋鏵諒歌翛然自適無復作風塵面目看人眉頰也

德化九仙山有瀑布泉自雲際下朱玊簾栩噴詩有天插一泉聲漱玉地高六月夜凝霜之句

余廨西甚饒隙地綜事之暇遂首散帶率童僕種蔬於中所茹有餘尚可分給貧隸息力樹下見清源山縈烟斜照中如淵中別記所謂碧紗籠罩翠微﨑爲佳境因念我家仲子攜妻灌園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將於此俱可想見顧余事官鞅掌委形跼蹐然而時得二趣者聊欲寄閒情於勞塵簡清事於塵汗耳

清源山在郡北三里許高數千仞未至絕巘數百武有泉自石罅流出積於砥石凹處甘冽獨勝他泉好事者攀躋汲之冬夏不減其東有妙覺巖石上刻第一山是米元章行書

南臺峭拔摩空在清源山之右臺南有砥石嘉靖十三年譚鎰以鄉舉司李泉州建思樂亭於其上鎰有惠政善聲律樂於山水閒戶部侍郎顧珀爲之記泉志鎰爲崇德人吾郡志爲桐鄉人

遂昌雜錄言慧光庵尼無著爲張循王九世女孫以陋故不嫁而挾嫁貲故優裕清源文獻姓氏言尼無著平江府資壽妙聰禪師爲丞相蘇頌女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落髮蒼老余按二說不同因攷蘇頌爲泉州同安人後徙潤州相指宗龍閣學士紳之子也紳葬丹陽遂居焉丹陽去平江不遠則無著爲頌之女厭世無疑非陋而挾貲者不然王公貴家女苟非有道安肯以陋自退無著

嘗有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
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晨素
遺榮清空可誦挾貲者無此言
唐設泉州錄事參軍事一人掌政違失涖符印
司功參軍事一人掌租調官廨庖廚倉庫司
戶參軍事二人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
雜徭逋逃良賤芻藁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
弟司田參軍事一人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
田司兵參軍事一人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

禁管鑰軍防烽堠傳驛田獵司法參軍事一
人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司士參
軍事一人掌津梁舟車宅舍工藝參軍事四
掌出使導贊宋設諸曹錄事參軍一員掌州
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司戶參軍一員掌戶籍
賦役倉庫納受司法參軍一員掌議法斷刑
司理參軍一員掌獄訟鞫勘之事元則以推
官二員專治刑獄而以諸參軍為經歷知事
照磨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我　明因之經
歷掌文書出入知事佐經歷理司事照磨主
磨勘照刷設檢校佐照磨理所事而權日以
微提控案牘則又屬之藩司矣
泉志言宋真覺大師名添志姓陳氏永春人故
通直職佾兄也初住南安雲華巖後遊京師
元祐元年奉陳太后懿旨詔入內祝遂寧王
壽敕賜衲袈裟金環縧鈎搭宗御書云遂寧
王陳美人願福壽延長施長者真覺當來同
感佛果續賜制劄遂歲度僧天下名山福地

永遠居住初在福禪次住秀州福嚴著作佐
郎黃庭堅嘗贈之詩云蒲團木榻付禪翁茶
罷熏爐與客同萬戶參差寫明月一家寥落
共清風又贊云石出山而韻自生堅於不枯
而骨立氷霜令得雲門拄板打破鬼窟靈林
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故與三界
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山中故友任商量
刑部侍郎陳軒亦嘗贈之詩云車輪馬足走
風烟旋看成都萬炬燃獨我踏開庭下雪伴

師同坐一庵禪黃庭堅嘗為作蓮華巖銘又
書草庵歌贈之銘南安有碑歌刻廬山歸宗
寺余按福巖寺屬吾郡崇德縣郡志云徽宗
在潛邸時陳太后病適真覺在京呪水治疾
有功許其住持名山真覺乞來此賜金鐶磨
衲袈裟又嘉郡郲志言師有草庵歌黃山谷
為之書俱與前說異而略故並書以備互攷
出仁風門半里許為靈山其上有磐石可坐百
餘人中一圓石下不聯屬勢重薦約一夫撼

之輒動搖不止其勢就下若將彈丸走坂然
然而百夫撼之雖動不移也郡守周道光題
為碧玉毬又惠安縣有雲葢上有大石高廣
四丈許又有一石上廣下側高丈餘架於其
上恒有落勢併力推之不動以斧挺之輒動
故名曰危石二石之異若一轍焉
南安姜相峰唐相姜公輔謫為泉州別駕恒居
此峰石上刻姜相峰三大字是宋魏公蘇紳
書

高士峰在南安是唐校書郎秦系隱處有石刻
高士峰三字隸書旁有才翁二字按志謂蘇
才翁為漕使嘗行部至泉題晉江棲真院壁
疑此字乃蘇書也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昔有僧結庵
其上因山伐木但患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
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
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傭人挑瓦上山觀者
欲其速於作法爭為擲運頃刻都盡僧笑曰

吾飛瓦只如是耳或謂之智僧余曰此詭梵
然亦可與語權者
金石峰屬南安上有疊石其赤痕類丹書有石
刻金石峰三字
泉之山莫多於西南高絕者莫儷於船山群峰
列秀此山獨出於其上勢若一船泉人加以
福字故名福船山
韓昌黎言閩人登進士自歐陽詹始故知詹進
士第不但始泉州亦為八閩破天荒也

萬首唐人絶句中於吾郡及泉州有未收者余錄其詩于左以備補遺

答陸澧　張九齡 曲江人

松葉堪爲酒春來釀幾多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 見嘉興府志

張建封大夫奏系爲校書郎因寄此詩　秦系 會稽人隱南安九日山

久是烟霞客潭深釣得魚不知芸閣上遺校幾多書

十三歲戲答清源牧　陳黯 南安人

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

壺公山　翁承賛 泉州人

井邑斜連北蓬闕直倚東秋高巖溜白日上海波紅 以上俱見清源文獻

南安夕陽山真寂寺題詩　宣宗皇帝 居邸時遊于此

惟愛禪林秋月空誰能歸去宿龍宮夜深開法餐井露喜在蓮花法界中 見泉州府志

樂津店北陂　歐陽詹 晉江人

嬋娟有麗玉如也美笑當予繫予馬羅帷碧箄豈相容行到山頭憶山下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條然領得入將魂遊人莫道歸來易三不曾聞古老言

題第五司戶侍御

曾稱野鶴比群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驄馬不

騎人不識泠然三尺別生風

建溪行待陳詡

偕行䢼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憶麗詞能狀物每看奇異但相思 以上俱見歐陽文集

戴雲山　智亮 化麗于泉州戴雲山

戴雲山頂白雲齊登頂方知世界低異草奇花人不識一池分作九條溪 見德化縣志

戴雲山吟

人間謾說上天梯上萬千迴總是迷曾是老

人巖上坐淸風明月與心齊

答泉州薛播使君重陽日贈酒　秦系 見前

强欲登高無力也籬邊黃菊爲誰開共知不
是潯陽郡那得王弘送酒來

瀑布泉與唐宣宗皇帝聯句

黃蘗禪師

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 師 溪澗
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宣宗 以上俱見淸源文

獻庵溪詩話云唐宣宗微時武宗忌之遁跡爲僧遊方同安夕陽山黃蘗禪師與觀瀑聯句

泉郡志云東出海門舟行二日程曰彭湖嶼在
巨浸中環島三十六如排衙然昔人多僑寓
其上苫茅爲廬推年大者爲長不蓄妻女耕
漁爲業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剺耳爲記訟
者取决於晋江縣城外貿易歲數十艘爲泉
之外府後屢以倭患墟其地或云抗于縣官
故墟之今鄉落屋址尚存唐施肩吾島夷行
云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
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即其處也今
彭湖已設遊兵汛守焉

泉州市舶稅課云香之所產以占城賓達儂爲
上沉香在三佛齊名藥沉眞臘名香沉賓則
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脚腦又有水
札腦登流眉有薔薇木占城賓達儂三佛齊
眞臘渤泥登流眉皆諸番名

泉州志天順七年會闈大火焚死千餘人 上

憐之賜死者俱進士余意千餘人中亦必有
供事人員恐未可謂俱賜進士因查弇山堂
別集科試考是年癸未會試舉人死于火者
九十餘人主試官俱越墻免事聞贈死者俱
進士出身然則舍舉人外其他九百餘人乃
供事員役明矣又按名世類苑是年羅文毅
公亦在闈中賴謝大部出之公有詩寄大部
云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
再逢眞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庚己編則云

一峰先生遯回祿垣上一老人以杖挑而出時捐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招老人竟無所得愚謂垣上老人或即大韶被災人數亦各聚大槩故不同耳

泉之南三十里曰石龜峻壁上有石二丈許形酷似龜行旅望之遠近無異吾郡宋太守岳公珂所著桯史云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即其處也

有乍嶺王三瓌柳殘渡抱關丘斗五執之法也

然斗五乘酒毆三幾斃三之兄府吏丘斗仔斗五兄弟共毆屬余拘訊皆自哲讀書于也其兄斗仔殺然自認斗五曰毆三我也何與兄事余壯其義以傷者界調理曰好護之辜限外可無抵于是斗五家悉力調理乃不死此弟兄重義輕死吾故識之以愧夫因貲財而鬩于墻者

泉南雜志卷上終

泉南雜志卷下

檇李陳懋仁無功著

清源山一名泉山漢書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夫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乃可破也師古注泉山即泉州之山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泉州府志非其注云自師古時言乃唐貞觀初之泉州今福州也又謂北山之顛

乃東甌王避漢兵處然東甌王即東越王餘善爲漢兵所攻自所保之泉山南行徙大澤中繇王居股殺以降漢亦無由至此山也余按買臣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居大澤以爲易擊故請發兵浮海直抵泉山上列買臣會稽太守居歲餘與橫海將軍韓說等始擊破東越是漢兵未攻之歲餘前而餘善已先去泉山居大澤矣志謂餘善爲漢兵所攻而後去亦非也又按閩粵王傳故粵衍侯

吳陽及攻粤軍於漢陽及故粤建成侯敖與孫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所謂漢陽則又非泉山矣余登泉山及嶺五里梯磴頗夷不爲峻峭郎有險可守然皆側徑細路不能儲餉四面平曠因可立敵若陵谷已變遷則已如未變遷吾意餘善欲保守自固必不居此絕地是知非買臣所指之山明甚志雖表其非是然略而未備且有先攻後徙之外余故申其說以俟考焉

宋顯謨閣學士泉人傅伯成狀前嘉興守程公行實其略云公諱卓字從元徽休寧人開禧二年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疏請外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三年八月服闋以嘉興治最授朝奉郎權官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開國侯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又云倘李輔郡公以拙擇出守剖決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平恕或僞爲倅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務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覺覈爲奇貨謂無眞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倂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豈擾吾以安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喩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尋以內艱解郡按此則知公之澤被吾嘉甚厚乃吾郡志自元郡幕單慶學呼徐碩及明太守柳公遺公之名與帝之實後遂泯泯余讀清源文獻漫爲錄出以備補遺

泉自五代之際股田多屬寺觀民間其下者耳厥後漸爲勢佃轉相沉匿寺觀反累虛糧至今數百年來尚有淸查寺田找價爲充餉之用者余嘗奉差稽覈瀾不可了朱紫陽簿同安日有詩云輸盡王租生理微老僧行乞暮還歸空山日落無鐘鼓惟有虛堂蝙蝠飛是知僧寺糧累而貧來時已然矣

唐盛均泉人也嘗病白孔六帖疏略廣爲盛氏十二帖宋鍾璇亦作續白孔帖

洎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蔡襄造石橋
兩岍依山非也余嘗往來此橋及按蟠明自
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岍左面山非依
山岍右則去山尚遠也
宋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眞子
以城降于元考泉州府志田眞子昔江人文
天祥同榜進士爲州司馬蒲壽庚其先西域
人與兄壽晟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
寇得官壽庚頑暴寡謀壽晟爲之畫策密界

壽庚以興兄畏袁潛州降元今但知壽庚之
叛宋而不知壽晟之主謀也其子師文尤恭
悍嗜殺孫勝夫其黨也余按宋元通鑑云我
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不得
齒於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夾
之也又資治通鑑府志俱曰田眞子而薛方
山宋元通鑑則曰田子眞兩通鑑俱稱田知
泉州而府志則稱田爲州司馬名與官皆屬
互異故并識之不致賊臣瀾逃斧鉞也

衛民祠爲前守熊公設也公諱尚初江西南昌
人由吏員正統末知泉州剛梗廉勤有善政
時鄧茂七反據汀延遣劇寇侵掠泉界民甚
危之郡將王指揮觀望不武公曰吾當躬禦
不可延寇職吾城請師未下乃提民兵與晉
江衛史孟常陰陽正術楊仕洪拒戰于古陵
坡皆爲賊所執欲屈之公執不可迫取贖又
不可公氣愈厲罵愈甚遂皆死之繼而重兵
至賊走後錄其死事祠以祀之以楊史配萬

曆乙巳太守東山張公見其祠傾圮立欲新
之命余董厥事甫庀材鳩工有庠生共以其
父有近時說賊功欲塑像史楊之次余曰有
勞桑梓與死事並祀固與禮合但須論定當
事議許而後可會公解組去後無任事者祠
尚頹然蓋熊公以吏起至二千石爲民死賊
城得保全血食千秋神爽赫奕誰謂掾吏無
人哉公之外又有羅明以劍州判罵賊死曾
璉以連州判禦賊死鄧俊以榮山尉禦賊死

陳一道以蕪湖丞禦倭死俱蒙　恩蔭且立
祠焉嗟嗟此數君者甘殺身以成仁不求生
以害義故能心堅鐵石操厲松竹履危亡而
不顧飲刀斧其如飴是知蹈節捐軀不限人
地彼紆朱鳴玉者視死在前而欲成此徽烈
幾何人哉
國朝掾吏不但熊況兩公官太守俱稱名臣其
尚書侍郎卿寺銓司台省藩臬二千石府佐
縣令不下數十百人無論各省多有即以泉

與吾郡可指而數者泉州有張苗（南延政使）張瑚
（光祿少卿）劉仲修（工部主事）黃均（知縣）趙應賓（知縣加六品）黃
永（寧波湖州廣信三府知府）嘉興有殷汞（監察御史）陳宣（河東運使）
張翊（大理評事）顧琛（吏部郎中）業春（刑部右侍郎）張振（重慶知府）
金宗（禮部郎中）以上俱互見余州別集泉嘉兩郡
志蹠進取或有超資要亦有可用者在故知
國家未嘗不用異途特患頹靡不肯自立苟
有自立者出而不為群妒所射者少矣且當
事者不但不為振拔反疑而伺察之使含沙

得行閩猶共刈是非所以激有志勸後來也
東嶽行宮坊扁曰萬山第一是米元章書第一
山剌妙覺巖下者相傳一羽士臨出自書藹
字足之
余有米南宮寶藏二字刻于無為州者徑二尺
許大有神勢欲摹刻清源山中客有謂余曰
院司且經遊公位下未宜勒石余乃笑而止
庫貯敗鐵甚夥皆先後所收不堪軍器也余嘗
監收日擊可用乃兵于飾虛利在搭偷不論

堪否教毀解還余議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
營修理兼用不堪者作鐵與之於軍器銀內
銀七器三照額搭給解驗查盤一如新造之
法併散雨濕火藥而加硝提之計省二千餘
金即於倫銀內扣庫以抵下年額征節軍費
以紓民力計無便此沈都閫士弘力贊如余
言部司馬楊公司理李公欣然覈議各以陞
任丁艱行覛篆汪公因議具申乃當事者迄
覛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興化有海洋劇寇數輩俱黃與常惟賊首杜其
尚在逋逃乃興化海防同郡夏靖原公所部
事也中丞御史臺嚴限不獲一日公容札示
余曰此巨寇也幸加意緝之余始物色其人
僥於資善杭海又多黨與非計得不可乃屬
意諜者口幕君與夏多桑梓情能爲爾地來
吾爲若屬幕君圖之否則終爲他擒無脫理
爾卽走海如妾子家産何杜然其言果至余
乃縛送科結彻公之縛此賊久屬余最後偶

然耳不虞余得之如吹塵也乃知作惡者終
不能逃法網耳

余司干掫一青衿失盜稱明火强盜劫錢物數
百金在事駭曰城中盜至此極乎切責余往
勘盜蹤至則見一間矮屋門有火炙一孔若
將伸指探履屨者余不問所失第檢所存有
竹篋一羅傍匡床一統布被一舊敝一量碗
筯數器依床一桌而已余仰以開覆在事吒
而遣之余問青衿曰公此舉何居青衿答曰
賊雖無所得然生既貧反得所司例守槖容
故作此鬧事聊欲紿其比追耳

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兩兵一以
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
毆意在抵飾當事辭責司捕之弛於干掫也
甚厲余意視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
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僞作問諸左右曰吾
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獨泉地云何各曰此名
千里急余令取擣碎以二人塗如其處少焉

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獨
道絶而外容無所容矣按本草千里急一名
千里及藤生道傍籬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
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瘧蠱毒煮汁服取吐下
亦搗爛敷蛇犬咬不入衆藥錄不載此草可
染膚黑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粟湜爲泉州惠安丞眞文忠公守泉時引以自
助有擒賊功甚著公爲作墓誌郡志失其名
何也盖未見西山文集耳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遶刺桐往年城郭
爲誰封鵝鶘啼困悲前事荳蔻香銷減舊容
刺桐城今泉州緣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
桐城
宋王勺泊宅編云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纔
山壠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引谿谷水灌溉
中途必爲之磴下爲碓米亦能播精朱行中
知泉州有水無一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猶力
耕之詩蓋紀實也余曰否蓋余於泉嘗履畝

焉聽斷中多有爭水者其田謂之糞水田以
水源遠近爲價之高下如吳中上鄉下鄉然
港脉鮮少源流僅足一溝或積一潭各從其
派非其由者不得盜決支流田傍各濬土坑
蓄水遇旱置桔槔引灌夜則守之以防盜汲
朱行中所云水無一滴不爲用蓋在此不在
磴碓也余所經浙之金衢達建安始有水碓
田開山壠閩實爲多故余詩有滿中累石開
泉碓天半鋤雲種水田之句又泉志郡守無

朱行中元祐間有朱服改知婺州婺州即三
國時東陽也泊宅編謂朱行中嘗守東陽故
知行中或即朱服字也
宋陳復齋宓知泉屬安溪時各色錢不係上供
例歸縣官吏以例進公曰入縣即爲官錢私
有之則贓也良久曰此一例守壞了許多賢
士大夫
泉南遺文章之散而載籍甚少何也所見者惟
歐陽行周文集真西山忠經清源文獻泉郡

志敝由編王梅溪真西山兩公溫陵留墨蔡
文莊公集王遵巖先生集此外無聞焉或曰
藏書家秘而不行耳何怍菴先生曰蒲氏之
變泉郡縣遭兵火無復遺者又僻在一隅傳
播不廣習尚纖嗇梓刻不多地氣卑濕蠹魚
爲虐慨前人之苦心悲後世之澌滅故公集
清源文獻以表前人而引用諸書皆出家藏
也
有一婦因夫出賈便告離夫屬余鞫之余意賈

臣婦離夫謂其終餓死溝中故也經商非貧離之必有姦事陰遣人門外覘之果得姦夫輸詞科斷

余幕佐王君者以細故作瞋相余以釋提婆那與佛問答二偈解之其問偈云何物殺安樂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答偈云殺瞋則安樂殺瞋則無憂瞋爲毒之根瞋滅一切善王君爲之改容雖然悔奕攻中而怒不可救矣

泉濱海颶風時作客因曰此非雄風乎然不聞有謂雌風者余同僚山陰俞君善謔曰今內孺威作非雌風乎余笑曰雖然風亦有相偶者宋玉賦有大王風劉孝威詩有少女風風俗通有君子風北史有小人風

優童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鬢傅粉日以爲常然皆土腔不曉所謂余常戲譯之而不存也先是一鄉黨舉此以爲傷敗風俗建白當事據行之然而此種蓄於有力家雖禁弗戢第長鄉黨之風則曰吾言足以取信當事從而伺察人過動欲檢舉蔽機噬詐甲官黙細爲之不安余雖白府竟不我信已而果驗余言故凡建白須出耆老要亦事可施行假公濟私所當深察也

迎神賽會莫盛於泉游閒子弟每遇神聖誕期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索絢綺繪週翼扶欄置几於中加幔於上而以姣童妝扮故事衣以飛綃設以古玩如大士手提筐筥之屬悉

以金珠爲之旗鼓雜沓貴賤混并不但靡費錢物恒有鬭奇角勝之禍至於宵分散死寂然無聲便是人消物化境界富貴下場榜樣矣

雲間徐子丞贊晉江嘗問余曰律例果皆鄭侯作耶余曰漢高祖法三章蕭何增爲九章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篇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數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後世增刪不一我 明

附側居多凡遺皮則引側非律也　漢景帝
時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
罪乃更人然此代斬趾代截鼻非施之罪外
者也後世用竹爲刑具始於此不但施之罪
外甚則五下一更人笞去臀遂至於脊不曰
笞而曰打矣　古之五刑一曰墨黥其面以
墨涅之二曰劓截鼻也三曰宮淫刑也男子
創勢婦人幽閉四曰刖斷足也五曰殺死刑

也　今之五刑一曰笞用小荊杖決打一十
至五十每一十爲加減一等二曰杖用大荊
杖決打六十至一百加減等如上三曰徒拘
收在官以應用力辛苦之事一年至三年爲
五等半年爲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四曰
流流去遠方終身不得還鄉二千里至三千
里爲三等五百里爲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
之五曰死絞斬也絞全其肢體斬身首異處
凌遲極刑也

丙午旱饑爲虐米價騰貴兼一時私錢盛行郎
官錢縣亦不用議者欲減價平糴併禁私錢
百姓嗷嗷至於罷市余白府曰泉地米少不
比米多處可以定價今所藉以裕地方者全
在海商若一減價商必走他郡趣厚利泉雖
多財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聽市值俾海商
聞之俱來米既集而價未有不平者若私錢
新鑄也火色未純與官錢異第緝治以私鑄
之罪則官錢自復府然余言不決旬而海米

來集其價遂平錢亦復故

丙午夏旱署府別駕鄴縈縣之儀禱匝月而土
益焦說者謂南門宜禁不爲通者決旬百姓
皇皇絕於水火余曰南門閉則宜雨閉久不
雨則非南門之故何徙苦百姓爲當事始啓
門數日雨

余方轍雨異一書閱泉志至正十三年七月雨
白絲晝投旎中如得至寶

宋曾公亮晉江人少客京邸有隣生泣悲甚問

叔生歎獻久之乃曰僕因事負官錢貧無以償僅一女鬻商人四十萬償官行有日故泣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孰若售之我乎生喜即如數與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發舟以俟生如期往公解維已三日矣公歷官顯要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

許天華字君瀅晉江人其居鄉左戒云毋通要

路昔以務養節則俯仰不瀆毋豫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內外不擾毋殉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交則戚黨不棄而善類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鄙倍不爽而口過息毋逐纖嗜好以務養神則天倪不伐而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忮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談嘲謔以務養誠則不怨已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妒疾欺能以務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歆羨汰靡以務養嗇則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公　世廟時官方伯講學厲行以清白稱

蘇蹟晉江人嘉祐二年進士令博羅棄官歸號紫雲先生葆神鍊氣不與俗接一夕夢遊異境覺而賦詩曰夢乘鸞鶴到仙家侍女風流魏月華琥珀盞斟千歲酒琉璃瓶種四時花

金函藏錄文刊王石壁題名篆點砂一枕北窗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後數年端坐而逝

唐僧無等會稽人居南安延福寺盧刺史三請不至遣使紿云不下山取頭來無等曰身非我有況頭邪禪寂自若盧嘆曰空生之道一至是乎

宋魏國夫人陳氏晉江人龍圖從易之女內翰蘇紳之妻丞相頌之母三公皆當爲杭守陳

題杭鄭舍壁云吾少從吾父至此邦中與吾
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蓋閱江山之勝
歐陽公詹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詩有云高城
不可見況復城中人以此得函髻之謗何作
巷先生曰此樂府體黃璞乃謂公悅太原一
妓卒以殞身好事傳之不信韓退之李習之
李貽孫信璞何哉余按公詩有太原呈薛侍
御齊奉禮和嚴長官登太原龍興閣陪太原
鄭中丞登汾上閣上太原李尚書是皆所謂

城中人也故結句云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
親流萍喻聚散繫匏公自喻若思妓則安用
繫匏且太原妓函髻詩起云自從別後減容
光此乃鶯鶯句剽竊傳會其誣益見矣
張襄惠公巡撫江西時奉詔建嚴內閣迎恩樓
有司重復以請公曰供貲如式寢奉 明旨
批郤之又夏內閣築生壙使司議質信七縣
每縣措夫價一千金公曰範金為椰乎每縣
百金足矣夏謝曰愛人以德者固當如此

宋鄭俠福清人官司法參軍會大旱民流繪圖
上神宗致逐群奸徙英州元祐初東坡孫覺
薦起為泉州教授
韓國華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七月二日生魏
公於泉州州宅世言魏公居河朔故其狀貌
奇偉而有厚重之德見嬾真子
王文正公曾本泉州人八歲徙青州益都 本
朝丘文莊公其祖亦晉江人為小官於瓊州
因家焉

吳中人物志云元陳寶生母莊氏海鹽人其父
諱思恭泉州大商贅于莊一年生寶生甫四
月恭去商海上久以為死莊誓不嫁後恭還
及五年又浮海去遂溺死莊益守志恭有前
娶生子曰寶一在外家莊曰彼所生與吾所
乳均出吾子乃質田與之養恭又嘗假貸友
人五千緡友人至是負官錢繫獄莊曰不可
死有所負也傾橐償之寶生與寶一為兄弟
如同胞寶一死寶生為育其孤女是知莊善

彩之有素也寶生長好文與縉紳大夫游玄
言表揚丹節嘗建寒草堂奉母于太倉里第
余按嘉興府志海鹽縣舊志徐一夔贊序樂
郊私語但以莊爲泉人陳爲鹽人以商至泉
贅馬府志又言莊携其孤歸海鹽莊以壽終
高季廸作詩美之則恭爲泉人似無疑然三
書俱不載莊之僨僨及寶田養前妻子與寶
生育孤三事樂郊私語又言黄公望子久指
彦淵篤生觀濤陳流曰陽侯父仇也何怒以

怒服相見于久爲之動容不肴而返因作仇
海賦以記其事其觀濤事人物志亦不載故
並錄出

科第之盛莫盛於泉如嘉靖戊午鄉舉中三十
五人辛酉甲子各三十四人近科有及五十
人者若嘉靖甲辰科入試舉人八十餘人俱
下第此又一時盛衰之異也

眞文忠公於嘉定紹定間兩知泉州余讀公集
有祭金山詩云江浆方注之東海潮怒飛
日夕相撞春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
央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尺動鼻寃
冲融中黄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窗欞
雙桃伊軋破浪屋恍忽置我高龍從是時千
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顏
皴毛髮爾與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煙霧决背
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澥歛暝色袖裏岷峨吹
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
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正德間鎮

江推官史魯修京口三山志不載此詩今少
詩至於遺漏他可知矣

歐陽公曰晚唐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
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搆思尤艱極其彫
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
人口余攷朴吳人隱泉州安溪余有事過縣
經永安里周塘鄉其隱處後從福州黄巢攻
城得朴曰能從我乎朴曰我尚不仕天子安
能從賊巢怒殺之湧白膏起數尺

布衣黃孔昭泉州惠安人何作菴先生曰孔昭詩如入幽林長薄其間木皆世所有而鬱然蓊翳遂覺老蒼歷下瑯琊所稱盧謝米之或先

何茂先晉江布衣也陳衎身曰予讀人之文多矣至觀茂先之作多撫几流涕盡其孝弟之言動人殊深

泉人蔡元偉云孤舟孤燈聖賢爲侶眞有一日似兩日氣象

泉南布衣陳建勛年在耆老性好吟咏執操貞厲居貧若康嘗從何儀部研精墳典於歐陽行周讀書處超然絕迹可謂挺孤節於靡枝激清風於頹俗者矣

宋司農卿湖廣總領詹體仁淳熙間嘗爲泉州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伋相繼爲守尤加賞與待以賓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嘗提舉浙西常平謂浙右之有澱湖非止通饟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湖田之高仰者實賴之於是開灣渠灌練湖置斗門爲旱澇備眞西山爲公作行狀公於泉郡有善政於吾郡有開渠功泉志失之余爲錄出

守令族屬雖有崇卑而官制悉志之者昭臣服徵淑慝也間有遺落或承前闕爰採泉與吾嘉兩郡人官是邦者錄于左方以補未備其已志而并錄之者便類考也

泉郡人宦吾嘉者自潘泉外有

林瓊 晉江人正統十年任桐鄉令見嘉志 泉志作宣德間任由歲貢

林珏 安溪人歲貢正統間任秀水丞見泉志 嘉志闕

林敏 惠安人歲貢景泰間任嘉興丞見泉志 嘉志闕

蘇疇 安溪人歲貢天順間任海鹽訓見泉志 嘉志闕

盧昭 惠安人歲貢天順間任嘉興稅課大使 見泉志 嘉志闕

饒恕 晉江人監生成化十二年任桐鄉訓見 嘉興志、泉志歲貢

汪順 同安人吏員成化間任崇德丞互見兩 郡志

蕭韶 弘治癸丑任海鹽諭見嘉志 泉志作 博羅訓 嘉靖志由貢生、

林秀 晉江人歲貢正德間任桐鄉訓見泉志 嘉志闕

連桂 惠安人歲貢正德間任海鹽諭見泉志 嘉志闕

洪熊南安人兩郡志舉人正德八年任平湖訓互見

曾仲魁晉江人嘉靖二年進士給事中陞嘉興池州知府見泉志嘉志闕或未任

徐榮晉江人進士嘉靖癸巳任嘉善知縣互見兩郡志

溫學舜晉江人進士嘉靖乙未任桐鄉令泉志作海寧

李漢安溪人歲貢嘉靖間任桐鄉訓見泉志嘉志闕

陳道基南安人進士嘉靖庚戌任嘉善令互見兩郡志

張國謙晉江人進士嘉靖癸亥任嘉興推官互見兩郡志

田相泉人秀水典史

王用中泉人秀水簿

鍾信泉人王江巡檢以上俱嘉靖間任見海鹽舊志

蔡民望晉江人舉人隆慶庚午任嘉興同知見嘉志泉志作饒州推官

史朝鉉晉江人進士隆慶己巳任嘉善令互見兩郡志

蔡貴易同安人進士隆慶壬申任崇德令互見兩郡志

胡世華泉人杉青閘巡檢

駱世元晉江人杉青閘巡檢

王三陽晉江人進士萬曆辛巳任嘉善令互見嘉志暨縣

蔡懿晉江人進士萬曆甲申任嘉善令互見嘉志暨縣

薛喬登晉江人舉人萬曆丙戌任桐鄉令見嘉志

謝吉卿晉江人進士萬曆己丑任海鹽令見嘉志履歷

林夢琦晉江人進士萬曆己亥任平湖令互見嘉志履歷

郭日强晉江人萬曆甲午任嘉興簿

余嘉郡人官泉者自潞泉外有

劉昌海鹽人選貢洪武間任泉州訓見嘉志泉志闕

許珣海鹽人舉人正統間任安溪令見海鹽舊志嘉志作訓導泉志闕

徐忠海鹽人歲貢景泰間任泉州經歷見嘉志海鹽舊志泉志闕

王輔崇德人歲貢天順七年任泉州訓互見兩郡志

周絡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安溪典史互見兩郡志

鄭恂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晉江巡檢見海鹽舊志

汪順嘉興人選貢成化間任泉州訓見泉志嘉志作汪順

王浩平湖人歲貢成化五年任南安簿見嘉志泉志作湖州人

顧旭嘉善人成化二十一年任永春典史見泉志

周家顯海鹽人吏員成化間任泉州巡檢見海鹽舊志

沈慶嘉興人監生弘治九年任惠安簿見泉志

夏雄[illegible]歲貢任晉江訓導見嘉郡志

王筦嘉興人正德九年任泉志作泉州訓嘉志作教諭

沈鑨平湖人嘉靖五年任惠安訓見泉志

譚鎧崇德人舉人嘉靖九年任泉州推官見泉志嘉志作錢塘人
吳元海鹽人監生嘉靖十年任南安簿見泉志
孟鍾嘉興人吏員嘉靖十三年任惠安簿見泉志
俞吝伯平湖人進士嘉靖十九年任泉州知府見泉志嘉志官提學副使
仇俊卿海鹽人舉人嘉靖二十九年任惠安令見泉志萬曆志作推官
支大綸嘉善人進士萬曆間任泉州推官以下俱泉彭志安任
金枝崇德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李在公嘉興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夏建寅秀水人舉人萬曆間任惠安令

陸鰲來海鹽人舉人萬曆三十年任泉州通判以上互見嘉興志暨科歷
與余一時共事者有費和海鹽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南安典史姚宗堯秀水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晉江縣驛全余副使張化龍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同安驛金門余副使朱堯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三年任康店驛丞不佞懋仁則泉州經歷也
泉州朝天樓考志自唐貞元九年郡牧席相修後無有繼者四門博士歐陽詹序云脩層霄於阡檻納千里乎窗牖此郡北牖之近候樓也萬曆乙巳冬余董城工見其歲久傾圮居人兢兢焉慮有拉攞之患余亦念圮而後新則爲費鉅故欲易　六朽柱而正之不費官帑不煩民力止取於余所董城工之羨緡中經月可竣議白道府屬余經紀其事甫庀材而異議鼎沸有謂關於文風者有謂關於火災者又謂非千金非經歲不訖工者甚而曰有巨室重堪輿言嗾匠易制者余曰樓有二十四柱僅換六柱而舊制移如衆柱何監司句餘陳公司李故鄣李公拂群議是余言咸

出新俸助工於是議者不能難是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興工十二月二十五日安獸所費才一百有四兩訖工僅三十一日耳因請句餘公扁其樓曰三台拱秀云丙午八月三日海嘯颶作郡中石坊公署多所傾圮惟茲樓巋然獨存慰余始志是歲鄉舉三十三人明年成進士十二人與二人及第一人館選二人修城銀四百八十兩內節羨七十二兩庫余雖罷歸當事自出我繳必不累官事民也
清源文獻曰朱鑑字用明晉江人永樂十二年

舉人官至都御史正統己巳之變公涕泣憤
恨於君父之仇疏十餘上皆防邊大計其保
障雁門方略至今賴之黃河清曰詳公之世
有足除維祉稷動天地而感鬼神者惜彭惠
安錄本朝名臣於公偶遺也余考吾學編名
臣記弇山堂別集都御史表亦俱未錄余故
備書以俟補錄者按公初授蒲圻教諭以學
行擢監察御史按湖廣廣東俱有諭賊緝奸
大績權璫王振挾　駕出師公時陞山西左

參政上疏懇留極言虜勢　太皇太后讀其
疏泣下土木之變公勒兵勤王以過南侵令
諭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保障雁門要害
公涕泣憤恨以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上疏言
天位不可以無王神器不可以久虛宜急立
儲君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
杜權倖之門早黜內侍之政而造中興之業
雪前恥以圖後功　公在山西十餘年前後奏
疏皆防邊大計今多不錄所賜　璽書至五

十餘道石亨嘗以失機為公所劾憾公公遂
懇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壽八十八無疾坐逝
訃聞　諭葬弘治間公卿人王宣從祀鄉賢
議云公之為人雖所行未能盡合聖軌上比
孔庭然其精忠峻節餘韻流風自足以風勵
人臣楷範後學於是公遂列於烟豆矣王宣
者以鄉舉受業蔡文莊公之門義親不仕次
崖林氏曰先生俯視一世仰觀千古使竟其
所至必有發前聖所未發者後亦從祀因併

著焉
余廨在別駕廨前頗曠遠相傳是舊刑館改置
但郡志無此說或者以驄事舊聯有持三尺
肅若秋霜之類非幕官語故謂是司李署耶
安知非當時守法幕官所為也余以蹇鄙誤
忝非服因念汚則自下彩種潔則人栽妒根
故不為撓事利己之圖亦不能秕政罷獄獨
苦黔細因揭一聯曰憶齊家之道以從政推
愛己之心以及人扁其堂曰敬畏然然以奉

三尺稱時不容息以儀部何公賦七言律四首贈余行有官小獨持三尺法身不受一年氈之句

余所最知獨太守張公也公行後有書勉余云以足下而猶然愿服邑素王安得不錄簡今故方今操上和求經郎權處於此何能自見願足下如老僧入定一空無際毋令山鬼得窺其伎倆斯或逍于群妒耳公老僧入定數語爲余左契敢緣所豪錄以識媿

泉南雜志卷下

雜著辭神系以小詩云遂年竊祿媿皆參强欲從時苦求誥念自爲兒承母愛忍他獨子遂吾貪竊鉄以意顏無二投杼隨人至有三若欲泉察泉似貞六祝融災後葬江潭

泉南雜志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字無功嘉興人官泉州府經歷浙江通志稱其不以簿書廢鉛槧記泉南事多故牒所未備即是書也其所載山川古蹟禽魚花木以及郡縣事實頗爲詳具中如淳化帖尾無著等一兩條亦稍有考證其官山一條破閩俗葬地之說持論亦正下卷則多記其在泉所施設皆得諸身歷者然如泉人之宦嘉興及嘉興人之宦泉者俱縷列姓名即簿尉亦並載之此非天下之通例懋仁以嘉興人而宦泉州故兩地互記耳使修地志者人人皆援此例則罄南山之竹不足供其私載矣凡著一書先存一厚其鄉人之心皆至薄之見也